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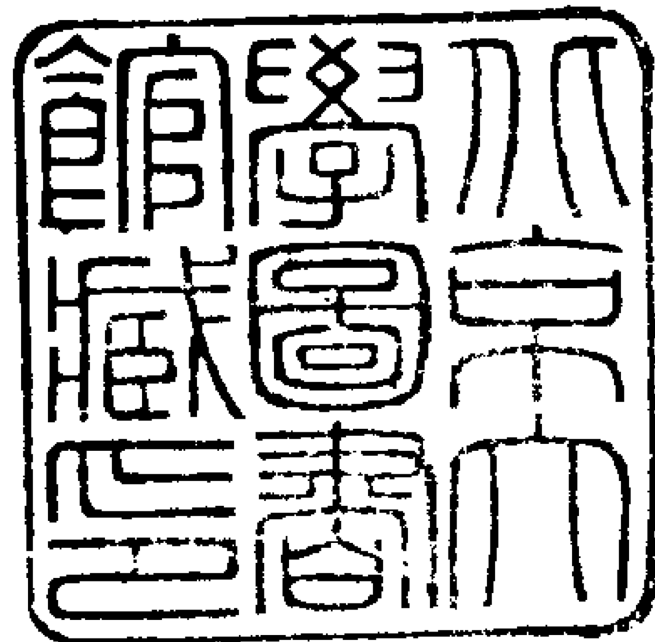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齊魯書社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20



齊魯書社

康熙陝西通志三十二卷 康熙六年丁未刊本

清陝西巡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賈漢復修、提督陝西學政按察司副使王功成等纂。漢復字膠侯，號靜庵，曲沃人。明季為淮安副將，入清隸正藍旗漢軍。順治十五年戊戌奉命出巡撫豫州，康熙元年壬寅奉調撫陝。按陝省通志，自明嘉靖二十一年壬寅巡撫趙廷瑞創修之後，再修於萬曆三十九年辛亥王光庭。及漢復來撫斯土，省志之不修已五十餘年矣。漢復以全省通志所關於文獻匪淺，而陝省久罹兵燹，舊志殘缺失次，且近代之事未經彙輯，恐世遠年湮，靡從紀載，爰設局

重修，始事於康熙二年癸卯，越四載而全書告竣，釐為三十有二卷。其為目曰星野、曰疆域、曰山川、曰建置沿革、曰城池、曰公署、曰學校、曰祠祀、曰貢賦、曰屯田、曰水利、曰茶法、曰鹽法、曰兵防、曰馬政、曰帝王、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孝義、曰烈女、曰隱逸、曰流寓、曰仙釋、曰風俗、曰古蹟、曰陵墓、曰寺觀、曰祥異、曰雜記、曰藝文，又或於各門之下別附子目，而圖繪列之編首。其書大抵因循前志，增補訂訛，粗具規模，搜集材料，亦較舊志為詳備。按志乘為古之圖經，輿圖尤為志地者之所重，是編首列圖考，於省屬疆域、山川分別繪製，頗稱詳核。建置沿革於歷代興廢沿革皆據代寔書，亦殊有体。屯田、水利、茶法、鹽法尤為斯志之最足覘人意者，足以窺見当時三秦社會經濟之情狀。惟疏漏之處亦往往而有，星野之說多出附會，是編乃衍為一卷，未免張大虞，其失者一也。疆域、山川居先，建置沿革居後，是未出省名先臚四境，其失者二也。秦封界接三邊，蒙古吐番雜居塞外，西晉以還，三雍內地盡成部落，舊志所載寔多其事，是編多為刪削，其失三也。人物之外復出孝義、烈女、隱逸諸目，一似孝義、烈女非人物者，張大複沓，殊乖志体，其失四也。藝文分目至二十八類之多，既非專論文体之作，則條分縷晰，頗傷繁瑣，其失五也。綜此諸端，胥屬紕漏，斯則未免可議矣。

光緒興平縣鄉土志六卷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鉛印本

清興平縣知縣王權修、邑人張元際纂。王權字心如，甘肅伏羌人，同治十三年甲戌，奉檄來攝縣篆。光緒中，朝廷檄天下府廳州縣分別創修鄉土志以上學部，王權既奉檄命，因以其事屬之邑人張元際執撰。舊志採訪新知，歷時兩載始克成書。釐為六卷：卷一為歷史、政績、兵事、耆舊上；卷二為耆舊中；卷三為耆舊下；卷四為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卷五為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務；卷六為國文。又或於各門之下別分子目。今考其書，分列類目，既乖志體，編次排比，又雜亂無次，且載其所不當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遺其所不當遺，疏漏之處，不能悉數。舉其尤者，約有數端：夫志乘之作，宜先詳輿地，輿地明，然後建置、食貨、人物可徵，而輿圖尤為志地者之所重。是編於斯邑輿圖既闕而不載，且以地理、山水列之編末，輕重失序，其失一也。政績一門，分興利、去害、訟聽三目，稽其內容，實即他志之名宦，按名宦宜附於職官之後，是編乃不列職官，但錄政績，未免疏略，其失二也。警察與兵事性質各殊，則警察與兵事不宜並為一目；學校與地理二者何涉，則學校與地理不宜合為一篇，附非其類，其失三也。縣志人物宜以邑人為限，是編乃旁及歷代帝王，頗乖志體，其失四也。

各門多列其事實，但存無論，又或於各門之首，贊綴數語，間以評論，有似帖括，其失五也。物產[illegible]及草木鳥獸，鉅細不遺，有似類書，其失六也。改藝文為國文，殊嫌其不辭，所錄詩文又頗傷繁冗，其失者七也。若此之類，皆其紕漏。雖世族、實業各門紀述尚稱詳核，然瑜不掩瑕，其書終不足取也。

崇禎醴泉縣志六卷 崇禎十一年戊寅刊本

明喬好善撰。好善字海岑，醴泉人，累官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是編蓋其崇禎十一年戊寅之所纂輯也。先是醴泉縣志，創修於嘉靖十二年癸巳，其後百有餘年，未聞有續修者，好善恐年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於是廣徵博採，纂輯成書，見為卷六，為志十一，曰制詞，曰圖形，曰地理，曰建置，曰祠祀，曰田賦，曰官師，曰人物，曰選舉，曰雜志，曰藝文。其書但列大綱，不分子目。此本現藏北平圖書館，惜已殘缺不全，自第四卷以下，皆已散佚，無從睹其全豹。今就其所存者論之，其分列類目，粗具規模，惟搜集材料，殊嫌其簡畧。按醴泉漢為谷口，後西漢至晉，則池陽地，隋又兼今涇陽縣地。是編於醴泉、涇陽疆域不分，是以故逞雜廁，多所附會。又昭陵陪葬凡百有餘人，是編僅寫名字，不究脈畧，考証之功，是有未逮。他如志山川則雜列名目，不能詳其脈絡；志田賦則但詳於今，不能觀其沿革；至於官師志之但錄文職，不載武弁，又無武備一門，以資調劑，則尤為斯志之錯漏。物產一門，所錄盡屬常產，非斯邑之所特出，雖名物雖多，亦奚以為？輿圖之後，附以八駿圖贊，且以制詞冠篇首，尤屬無謂。若此之類，皆其紕漏。按明代方志本多蕪雜，是編以一人之力網羅編次，雖疏漏之處不一而足，然其纂輯之功，亦自不可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醴泉縣志十四卷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刊本

清醴泉縣知縣蔣騏昌修，陽湖孫星衍纂。騏昌江蘇陽湖人，乾隆四十四年己亥，由貢生奉檄攝篆斯邑。時醴泉邑志自乾隆十六年辛未邑侯宮耀亮重修之後，已二十餘年未經纂輯矣。騏昌深以舊志疏略為病，方有志於重修，會大中丞畢沅開府秦中，重修省志，檄所屬修志以進，於是騏昌乃設局重修，延陽湖孫星衍主其事，書成，都凡十有四卷，釐為十有八類，首縣屬，次鄉屬，次山屬，次水屬，次水利，次陵墓，次廟屬，次官屬，次戶口，次賦稅，次學校，次兵，次縣人，次列女，次科貢等表，次金石，次舊聞，次藝文，次序錄，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成於陽湖孫氏之手，孫氏為有清一代大儒，尤長於輿地考據之學，以之任編纂採集之責，其書搜羅之宏富，考訂之精審，自不待言。而考其書敘論與跋，於言皆有據，其所徵引，皆一一標其出典，是深合著述之法。按醴泉環嵕谷口，後漢至晉則入池陽，池陽又兼今涇陽地，縣地舊志疆域不分，故是雜廁，是編悉為考訂，先明沿革疆域，理後敘是有徵，無所附會。又昭陵陪葬，凡百有其人，文獻通考及昭陵圖傳寫名字，皆不免脫略，宜乎舊志之疏漏，是編詳加考訂，無所遺漏。他如縣屬、鄉屬及山水各篇，於斯邑地理之沿革、方位、山川之脈絡，考訂皆極詳核，其於稽古，尤有所長。此其最足饜人意者。惟官屬一篇，間亦不免有所疏漏，然瑕不掩瑜，名家手筆，固自不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慶白河縣志十四卷道光八年補刊嘉慶六年辛酉本

清白河縣知縣嚴一青纂修。一青字選亭，浙江烏程人，乾隆三十九年甲午舉人，五十八年癸丑，奉檄來守斯邑，嘉慶三年戊午陞任西安府西郎通判，仍兼署理斯邑。按白河秦屬漢中郡，在漢為錫縣，魏晉以還，或隸上洛，或隸豐利，或隸均州，明成化間始立白河堡，旋改為縣，有清因之，無所更革。邑舊有志，創於雍正七年己酉，邑庠生管嘉善等蒐纂輯之，及一青蒞治斯土，邑志之不修，已六十餘年矣。嘉慶丙辰，教匪滋事，舊志散佚，一青深懼其久不修，文獻之無徵，爰於簿書之暇，設局重修，書成凡為卷十有四，為志十有二：一地理志，二建置志，三學校志，四祠祀志，五山川志，六寨堡志，七食貨志，八職官志，九選舉志，十人物志，十一古蹟志，十二錄事志。又或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篇首。其書分列類目，粗具規模，凡所引據，皆一一標其出處。按白河當秦楚之衝，明季屢遭兵燹，清季教匪之亂，其禍尤烈，是編建置一門，於增築外城之事，紀載獨詳，又特立寨堡一門，以見當時設險守禦之法，敘述頗稱有體。學校食貨合志，亦頗有寔錄。惟山川志乃列之建置學校祠祀之後，未免後先失次，風俗志附之學校志，亦未允，附非其類，是其可議者。

又考學校志下，有道光八年戊子，邑守朱斗南重修文廟記一篇，則此本蓋道光八年戊子邑侯朱斗南之所補刊也。

光緒米脂縣志十二卷 光緒三十三年丁未鉛印本

清米脂縣知縣潘松修，郃陽縣儒學教諭高照煦纂。潘松字筱洲，浙江烏程人。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冬，奉檄來宰是邦。按米脂縣志創始於康熙二十年辛酉，邑侯寧養氣纂修之。及潘松蒞治斯土，邑志之不修，已二百餘年矣。潘松以舊志遭回逆之亂，版片無存，且閱時久遠，人民治化，隨時變遷，不亟加修輯，文獻將散失而無可徵，於是設局重修，延郃陽縣儒學教諭高照煦主其事。書成，釐為十有二卷，卷為一志。首輿地志，次建置志，次職官志，次選舉志，次田賦志，次風俗志，次鄉賢志，次列女志，次物產志，次紀事志，次藝文志，次拾遺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類分列輿地、建置志中。按米脂雖有舊志，然遭回逆之亂，久已散佚，非復完本，故斯志之作，雖因而寔創。今考其書，綱目分類列目，粗具規模。各志所紀，大抵亦皆有寔錄，非苟而已。風俗一門，於斯邑方言謠諺，並詳載無遺，尤為有見。惟草陋之處，亦往往而有。志成於光緒末葉，方志學倡明之後，而輿地有星野，藝文與文徵無別，此其可議者一也。沿革列之輿地之後，是未出縣名、先臚縣境，此其可議者二也。職官不載任職年月，未免疏畧，此其可議者三也。風俗所載禮儀時令，皆各地之所同，非斯邑之特俗，此其可議者四也。綜此數端，皆其紕繆，然瑕不掩瑜，其書終不可廢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光清澗縣志八卷卷首一卷道光八年戊子刊本

清清澗縣知縣鍾元章修鬱林州舉人陳第頌等纂元章字霽庭廣西鬱林州人道光七年丁亥由進士奉檄來守是邦考清澗縣志創始於明嘉靖四十五年丙寅邑守阮孝再修於萬曆四十二年甲寅邑守陳汝元三修於清順治十八年辛丑邑守廖元發四修於乾隆十七年壬申邑守吳其琰及元章蒞治斯土邑志之不修又七十餘年矣其間陵谷之變遷政教之因革不可勝紀元章慨志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於是設局重修延鬱林州舉人陳第頌等主其事纂始於道光七年丁亥三月凡十閱月至道光八年戊子春而觀厥成釐為八卷卷為一志首地理志次建置志次祠祀志次田賦志次職官志次選舉志次人物志次藝文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序例輿圖目錄舊序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大抵合順治廖志及乾隆吳志增補訂譌而成一書舊志徵引各書皆不明言所本是編悉為考訂分別注明深合著述之法志疆域則詳其四至八到以周知地域廣輪之數志山川則窮源盡委以詳其脈絡又職官選舉皆用表以省簡牘年經事緯秩然有當亦深合志体惟凡例既稱畜三石耀州志不載星野之說其論甚允而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中仍存星野未免可議物產志若舊志之不備乃盡其所有常產皆臚列於篇尤為無謂他如學校列之建置塚墓列之祠祀亦立体之多乖者也

正德鳳翔府志八卷 正德十五年庚寅刊本

明鳳翔府知府王江修、郡人王埜堂等纂。王江字宗岷，自號海一居士，任丘人。正德十二年丁丑由陳垣外補斯邑，郡考鳳翔府志創於成化間提學臨川伍福，雖修而未刻。及王江蒞治斯土之二年，至正德十四年己卯，郡中士紳病舊志之缺略，因以重修郡志為請。於是王江乃設局重修，延郡人王埜堂主其事，未及脫稿而王江述職北上，及次年回任，志已鋟梓。此本為東方圖書館所藏，藍色精印版刻極精，惜已殘闕不完，自第四卷以上，皆已散佚，故其門類已不可知。據其所存者考之，卷四為扶風縣，卷五為郿縣，卷六為麟遊縣，卷七為隴州，卷八為汧陽縣。又於州縣之下別分建置沿革、城池、疆域、形勝、山川、土產、戶口、鄉里、公署、鋪舍、教場、學校、宮室、祠廟、壇壝、寺觀、陵墓、古蹟、名宦、人物、貢、武職、藝文諸目，稽其義例，蓋以府州縣為經，沿革城池等目為緯，体例尚稱精審，惜未能觀其全豹耳。按王江自序稱其書字跡脫誤，或世代失次，或褒貶乆公，而遺落之處尤不可悉數。如漢唐以來千百餘年，各志所記僅五七人而已，蓋與舉日迫，委任未專，宜其潦草如此。斯是故雖已刊刻，不欲行世，深冀後之識者有以訂正。是其書本非王氏定本，且觀其論，定深切是編之病，則吾儕亦不必論其優劣矣。

光緒扶風縣鄉土志四卷　北平圖書館藏鈔本

清扶風縣知縣譚紹裘纂修、紹裘善化人、賜進士出身、光緒中奉檄來宰斯邑、會光緒三十二年丙午春、部檄天下守土之官各撰鄉土志以上學部、紹裘既奉部命、爰設局纂修、書成凡四卷、釐為二十四篇、疆域、沿革、山水、鄉里、道路、橋梁為卷一、戶口、氏族、人類、宗教、寔蹟、物產、商務為卷二、賦役、學校、政績、兵事、古迹、陵墓為卷三、耆舊、列女、學門、坊表為卷四、又於疆域、鄉里各篇附以輿圖、其書体例大抵本之部頒鄉土志條目、然亦間有更易、如賦役為民生之首務、不能無述、故是編特立一門以紀之、又政績分興利、去害、聽訟三門、耆舊分孝友、睦婣、任卹六事、此為採訪之則、非分類之所宜、故是編皆合而次之、若此之類、胥軼部頒條目為有体、其搜集材料、亦尚稱豐富、疆域、山水、鄉里各編紀載亦頗稱詳核、且別附輿圖以補文字之所不及、氏族、寔業、物產、賦役各篇亦頗有寔錄、非苟而已、惟學校一門、僅載光緒以來新設學校形情、於書院、義學等乃闕而不錄、寔為鉅漏、學問一門為斯志之創体、揩其內容、寔即他志之藝文、必別創新名、以求立異、殊為無謂、至宗教編所述各教考、本為旗贅、兼復紕謬百出、尤為可已而不已者、總之其書寔瑕瑜互見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乾州志稿補正不分卷 光緒十七年辛卯刊本

清乾州直隸州知州周銘旂纂修、銘旂字楙臣、山東即墨人、同治進士、光緒九年癸未由鄜州知州調署是州、按銘旂有乾州志稿十卷、乾州志稿別錄四卷、乾州殉難士女錄一卷、已著錄、攷乾州志稿成於光緒十年甲申、方開雕而銘旂即卸事去職、十六年庚寅復典是郡、取前稿閱之、以當時秉筆倉皇、尚有采訪所未及者、爰補其遺漏、正其訛謬、又以文獻攷闕、未便任其散失、故依舊訂門類、分別編之、凡若干條、名曰乾州志稿補正、而以地輿圖、輿地表、及圖說等附之卷末、其書蓋所以補正甲申志稿之缺漏、故体例一仍志稿之舊、核其內容、增補正訛、大抵皆有關於文獻、職官選舉各志、皆補入光緒十年甲申以後近事、田賦志增入洋煙釐稅、金石類新增金石文字至十四種之多、人物志於志稿之所漏載者、亦一一為之增補、若此之類、凡其所增訂、皆有功於志稿、至於卷末地輿各圖、據銘旂志補正序云、出於左臣之手、左臣工篆刻、善鑒別金石及古名書畫真贋、尤精推步句股之學、能貫通中西法而有心得、乾郡測量儀器、皆其所自為、即僻壤窮鄉、莫不周歷、務求詳盡、則是編各圖、皆出寔地測繪、故比例開方、頗稱詳審、較之他志輿圖之略得形似者、固不可同日而語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光吳堡縣志四卷卷首一卷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刊本

清吳堡縣知縣譚瑀纂修、譚瑀字石甫、廣東南海縣人、道光元年辛巳舉人、二十五年乙巳奉檄來攝縣篆、按吳堡漢膚施縣地、隋唐為定胡縣地、宋置吳堡寨、金升為縣、明清因之、屬陝西綏德州、邑舊有志、順治十四年丁酉邑守紀克明寔創修之、嗣是邑紳薛藴芝、賈琦、李掄元雖先後補輯、或增修而未付梓、或刪訂而未成書、及譚瑀蒞治斯土、致念之沿革損益、人物之興衰、遞嬗湮沒無傳者蓋已一百八十餘年矣、譚瑀深恐不及時纂修、文獻之無徵也、因設局重修、書成釐為四卷、一為輿地部、以沿革、疆域、山川、古蹟、里甲、橋渡、風俗、物產等屬之、卷二為建置部、以地丁、城郭、衙署、驛舖、倉庾、學校、兵防、壇廟等屬之、卷三為人才部、以秩官、科名、武科、封贈、宦蹟、鄉哲、節義等屬之、卷四為藝文部、以疏、記、叙、議、詩等屬之、而以序文、凡例、衙名、目錄、繪圖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簡潔謹嚴、據喬三石耀州志之例、不載星野、又以此占驗之說祥彼之徵、於星野事同一例、亦悉從刪略、舊志風俗、物產紀載殊詳、然備陳時節之儀、析及昆蟲之細、未免繁瑣太甚、且為疆封所同、非一邑之所專、是編則僅標其要者書之、若此之類、皆較舊志為謹嚴、至其正舊志之訛誤、如舊志鄉賢、援引石州郝戭、案戭故里在黃河東岸郝家津、今山西永寧州境、距容附郭、是編悉為辨正、頗稱有体、惟里甲地丁、時有變更、宜並詳古今、以資攷核、是編乃但據當時情形編載、不能見其沿革、斯則未免可議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景泰雲南圖經志書十卷 景泰六年乙亥刊本

明中奉大夫雲南右布政使陳文纂修、陳文字安簡、廬陵人、正統進士、授編修、憲宗時累官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素以才自許、出任外官、頗著效績、既參大政、無所建明、卒諡莊靖、是編蓋其景泰間、出官雲南右布政使時之所纂輯也、按雲南古西夷靡莫之屬、遠在荒外、而禹貢職方之所不及也、漢武帝時始通中國、司馬遷史記西南夷傳載之舊矣、至元李景山始創為志略、嗣是而後、未聞繼響、迄今於有明景泰五年甲戌、朝廷詔禮部重修天下地理志、進士王穀、齎詔雲南、宣昭聖意、適陳文蒞治斯土、參共其事、於是設局重修、增訂補闕、凡四閱月而全書告成、分為十卷、卷一為雲南布政司、雲南府安寧鹽井鹽課提舉司、卷二為澂江府、曲靖軍民府、尋甸軍民府、武定軍民府、卷三為臨安府、廣西府、廣南府、元江軍民府、鎮沅府、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卷四為楚雄府、黑鹽井鹽課提舉司、姚安軍民府、白鹽井鹽課提舉司、景東府、順寧府、永寧府、瀾滄衛軍民指揮使司、北勝州者樂甸長官司、卷五為大理府、五井鹽課提舉司、蒙化使府、鶴慶軍民府、麗江軍民府、卷六為金齒軍民指揮使司、騰衝軍民指揮使司、外夷衙門、卷七為元詩、卷八為元文、卷九為今詩、卷十為今文、又於各府司之下、系以州縣、及安撫長官等司、全書除藝文之外、皆以府司為經、以沿革、至到、風俗、形勝、土產、山川、公廨、學校、井泉、堂亭、樓閣、寺觀、古跡、名宦、人物等為緯、而附載題詠以佐之、考其体例、蓋仿宋祝穆方輿勝覽而略有變易、其所載事實、太抵以李景山志畧為據、更質之前漢書西南夷傳、三國五代晉唐宋元諸史、及通鑑綱目、以正其失、訂譌補缺、粗具規模、如郡名舊志有所畧、是編則為之增形勝、舊志有所闕、是編則為之、又至到則循其實、土產則書其所特出、而刪其所同、公廨、學校、館驛、橋梁、凡建置之為舊志所未備者、悉為增補、風俗舊志以諸夷之故、總序於布政司之下、而於各府之州、但書諸夷之名而已、是編則各因其類之最盛於某府某州者、提其風俗之要、而分註其事實、以入於其下、若此之類、皆較舊志為有体、惟倉卒成書、搜集材料、未免疏漏、故其紀事、頗傷簡畧、又徵引皆不注其出處、使後人無從考核、且各類之下、既附載題詠、復於第七卷至第十卷雜錄歷代詩文、亦未免自亂其例、斯則明季志乘之弊習也、

滇黔志略三十卷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刊本

清謝聖綸撰、聖綸字研溪、自號靜齋學者、昭武綏成人、前後官滇黔十餘年、守黔之天柱凡五載、守滇之雲邑、及通判維西凡九載、是編即其歷官滇黔時之所作也、蓋以前賢記載滇黔、從無合編、爰就足跡之所遊涉、耳目之所聞見、隨時劄記、以備西南夷之文獻、肇始於乾隆十三年戊辰、至二十六年辛巳、請養旋里、復加校正、始編纂成書、釐為三十卷、自卷一至卷十六為雲南志略、自卷十七至卷三十為貴州志略、其為目曰沿革、山水、氣候、名宦、學校、風俗、人物、列女、物產、古蹟、流寓、軼事、土司、種人、雜紀、兩省大体略同、惟貴州志略、以氣候附之山水、風俗附之學校、種人改曰苗蠻、與雲南志略為畧異耳、其書采於志乘者十之三、采於子史集者十之七、定方位、審源委、其体例在地志雜史之間、蓋志乘之支流也、其中如以分野之說為不足憑、故闕而弗錄、又以田賦經費職官兵防等類、朝廷自有定制、郡邑並有全書、故但就滇黔與他省迥異者、詳加搜擇、其各地皆同、載在全書者、則略而不錄、若此之類、寔較普通志乘之駢韓因襲、張大複沓者為有見、他如風俗則循其寔、物產則舉其特出者、又種人苗蠻一門、於滇黔苗蠻種族風習、紀載綦詳、土司一門、特記始末、亦頗稱詳審、惟沿革上及神農顓頊、未免附會、軼事雜記二門、所載多叢殘小語、多無裨於文獻、是其可議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雲南備徵志二十一卷 道光十一年辛卯刊本

清王崧編纂。王崧舊名藩，字樂山，浪穹人。嘉慶進士，選授武鄉知縣，改教職，主講晉陽書院，淹通經史，尤長於考據。阮元深器重之。道光戊子己丑間，延纂雲南通志，以疾歸，卒於家。有說緯等書行於世。是編蓋其總雲南通志局事時，於編纂之暇，搜集前人紀載滇事之書，彙輯而成。阮芸臺宮保以其書與滇南文獻關係至鉅，因屬宛平縣查林及王氏門人杜允中等為之校讎。釐為二十有一卷，以授梓人。卷一為史記西南夷列傳，漢書地理志上，漢書西南夷傳，續漢書郡國志五，後漢書西南夷傳，華陽國志南中志，山海經海内東經，水經注，晉太康三年地記，晉書地理志上，隋書地理志上。卷二為蠻書，四庫全書史部載記類提要。卷三為新唐書地理志，唐書南蠻列傳上，南蠻列傳中，南蠻列傳下畧，新五代史四夷附錄。卷四為資治通鑑。卷五為太平寰宇記敘南西道，四夷徼外南蠻，桂海虞衡志志略，文獻通考四裔考南詔略，四裔考西原蠻略，記古滇說，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提要，宋史外國四大理列傳，蠻夷列傳，雲南志略。卷六為元史本紀，元史地理志四。卷七為滇載記，鴻猷錄，殺山筆塵，圖書編六則，曲洧新聞，緬畧，滇史略。卷八為南詔野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四庫全書史部載記類存目提要。卷九，明史本紀，明史地理志四，地理志七，諸王傳，沐英傳，四川土司傳，雲南土司傳。卷十為明史雲南土司傳二，土司傳三。卷十一為滇考上。卷十二為滇考下，四庫全書史部紀事本末類提要。卷十三為春明夢餘錄略，明史稿求野錄也是錄附錄，滇黔所採雜說。卷十四為續宏簡錄，滇黔遊記，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存目提要。卷十五為雲南蠻司志，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存目提要。卷十六為庭聞錄略。卷十七為雲南事略。卷十八為維西聞見錄。卷十九為滕越州志忠烈附錄，雲龍紀往。卷二十為續資治通鑑，平定三逆述略。卷二十一為滇繫事略，明黔寧沐氏世襲事略。其書博致群書，網羅載籍，上起兩漢，下迄有清，徵引之書，多至四十餘種。據其自序，稱志非廣徵文獻不能作，則是編之作，實為通志之長編，蓋所以備秉筆者之采擇，故不分類目，以相統涉，僅綴錄群書之涉及滇事者，彙集而成。今考其所引各書，雖大抵皆有關於滇省文獻，但亦間有涉及鄰封，而不知別擇者，若謂鄰省之事，往往互相關涉，則其所錄，又多掛漏，如錄四川土司傳，而不錄貴州土司傳之類，未免可議。且採集雖富，網羅仍有未周，如逸周書王會解，爾雅釋地，五代會要，銅鼓圖說等書，於滇事皆

未嘗無所記載、是編乃缺而不錄、疏漏之譏、寔所不免、然其書鈎玄提要、搜集之功、要不可沒也、

康熙雲南府志二十五卷 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刊本

清雲南府知府張毓碧修、雲南府儒學教諭謝儼等纂、毓碧湖廣荊州府江陵縣人、康熙二十九年庚午、由貢生舉徵來守斯郡、按雲南府志、創始於明萬曆元年癸酉、郡守黃原道寔纂修之、啟禎以後、兵燹頻仍、文獻散失、舊志莫傳、及毓碧蒞治斯土、郡志之不修、已一百一十餘年、吳毓碧既愍舊志之散佚、復懼文獻之無徵也、爰於簿書之暇、設局重修、延儒學教授謝儼主其事、書成、都為二十有五卷、分為大綱十四、首地理志、次建設志、次沿革志、次賦役志、次學校志、次選舉志、次官師志、次人物志、次封建志、次兵防志、次祀典志、次方外志、次藝文志、次雜記、又別分子目八十有三、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列之地理志之前、其書大抵因循通志、而參之以載籍、搜集材料、頗稱詳備、建設志於郡屬城池之興廢、關津之險夷、堤閘之通塞、皆據事直書、詳載無遺、沿革特為專志、於建置沿革、歷代大事、莫不畢載、亦頗稱有体、賦役一門、將舊額新額、分別備書、尤便考核、惟凡例既稱地與星野、爲多牽附、請壤界於滇蜀、雜躔度於井參、種種疑似、亂人耳目、乃地理志中仍存星野、不知於意何取、學校志中、增入聖諭注解、且並詮釋樂器、亦詳載無遺

未免張大複水舀之識、他如志物産則析及需產、不遺鉅細、志藝
文則雜錄詩文頗傷蕪濫、又凡所徵引、皆不注其出處、斯並立
体之未安也者

乾隆東川府志二十卷卷首一卷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刊本
清東川軍民府知府方桂纂、會澤縣丞胡蔚修、方桂字友蘭、
湖南巴陵人、雍正十年壬子舉人、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奉命來
斯郡、按東川舊志、自雍正十三年乙卯、知府同崔乃鏞創修
之後、迄今幾三十年、未經修輯、方桂既蒞治斯郡、惆郡志之缺
修、爰設局重修、延邑人胡蔚主其事、未期年而書成、都爲二十
卷、曰圖說、曰星野、曰建置、曰疆域、曰城池、曰學校、曰祠祀、曰戶
口、曰風俗、曰賦稅、曰廠課、曰鼓鑄、曰秩官、曰名宦、曰忠義、曰節
烈、曰物產、曰風岳、祥異、曰藝文、又於各者之下、分列子目以附、

而以序、凡例、目錄列之卷首、不入卷次、今考其書、大抵因循舊
任崔志、增補明訂、粗具規模、其建置沿革、考訂頗爲詳審、並附
土官祿氏獻土歸流始末、實於是郡沿革、頗有足徵、重者、銅爲
是郡特產、且廠課鼓鑄、於賦稅經濟、所關至鉅、是書專立一門、
詳爲紀載、實具卓識、秩官並附土官祿氏世職、亦爲有見、他如
物產方物一目、皆爲斯郡之特產、風俗並志夷俗、皆爲是書之
長、其凡有徵引、務志書爲注明、不泯前人之苦心、亦深合著述
之法、惟典禮附之學校、乃屬失當、且所記皆爲國家通禮、尤爲
無謂、戶口雖列篇之右、而於戶口、反無所紀、並爲方音、殊乖志

依、而賦稅大抵抄襲賦役全書、藝文多為聖旨奏議、於藝文文徵、猶未詳其分別、則其識趣可知、蓋成書倉卒、採訪考校、其功不勤、固難免於率陋之譏也、

道光廣南府志四卷　東方圖書館藏鈔光緒間補刊本

清廣南府知府李熙齡纂修、熙齡江右人、賜進士出身、道光二十八年戊申、由徽江府知府奉檄來署斯郡、按廣南府志、自康熙中郡守茹儀鳳始創修志略四卷、其後再修於乾隆中郡守單國光、三修於道光五年乙酉郡守何、及熙齡蒞治斯土、府志之不修、又二十餘年矣、熙齡既病舊志之缺略、復恐世遠年湮、文獻之無徵也、爰於簿書之暇、遠搜博採、設局重修、閱數月而蕆事、凡為卷四、為目二十、卷一為圖說、星野、山川、建置、疆域、城池、卷二為學校、風俗、氏戶、田賦、祭祀、卷三為兵防、郵旅、秩官、選舉、名宦、人物、古蹟、物產、卷四為藝文、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書大抵因循道光何志体例、則一以通志為準、按輿圖為志乘之所重、舊志多缺而不載、寔為疏漏、是編依通志之例、以圖說冠首、頗稱有見、又舊志各門多存空論、如策指冒頭、覽之生厭、是編悉從刪略、但存寔錄、且舊志各門缺略甚多、是編採訪考訂、悉為增補、若此風俗一門所載多斯地特殊之風土、種人一門、亦頗有寔錄、若此之類、是其優於舊志者、惟山川乃列於建置疆域之前、未免輕重倒置、學校志中詳列經籍、殊非一邑之所專、秩官一門、於有清一代職官題名多所遺漏、

亦嫌其疏略，他如氏戶田賦之不能並詳古今，觀其吏草，物產之析及草木鳥獸，有似類書，斯並酌裒之未當，而有乖於志体者也。

道光永昌府志二十六卷卷首一卷　道光六年丙戌刊本

清永昌府知府陳廷焴纂修，廷焴字午峰，瀛海人，鑲紅旗漢軍。道光三年癸未，奉檄來守斯郡，按永昌舊志，康熙四十一年壬午，郡守羅綸始創修之，越八十四年，至乾隆五十年乙巳，再修於郡守宣世濤，更越四十餘年，而廷焴蒞治斯土，深以志久不修，已往者漸沒於無可稽，而乾嘉以來，近世事又若於無可據，於是慨然以修志之事為己任，設局於府學之鄉賢祠，始事於道光五年乙酉冬，閏九月而告成，釐為二十有六卷，為一門，首輿圖，次星野，次山川，次建置，次事績，次疆域，次城池，次學校，次風俗，次戶口，次田賦，次祠祀，次兵制，次秩官，次名宦，次選舉，次鄉賢，次列女，次流寓，次土司，次仙釋，次古蹟，次物產，次祥異，次藝文，次雜紀，又或於各志之下，別附子目，而以序目，纂修姓氏列之卷首，不如卷次，其書体例，一仍乾隆宣志之舊，如類增修，益以乾隆五十年乙巳以後近事，其於舊志之譌誤，亦多所是正，如永昌非金齒也，金齒在永昌徼外二千里，古蒙樂山之銀生甸，綱目註云，金齒地接八百媳婦，其去永昌遠矣，元置金齒百夷諸路，而永昌則隸大理路，初不相攝，舊志乃以永昌為金齒，豈非譌誤，又南詔雖出九隆後裔，自細奴羅徙於巍山，其後

僭國吞併，滇在大理蒙化之間，事另見於各志，人無涉於是邦，若此之類，是編悉為辨正。他如山川為輿地所關，無論大小，皆詳紀無遺。疆域乃地土攸係，雖遠近無不詳載。惟以星屋下占人事，附會不經，是編乃詳為辨訂，殊屬無謂。山川乃列於建置之前，舛錯倒置，尤乖志体，斯則不免白璧之微瑕矣。

康熙楚雄府志十卷卷首一卷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刊本

清楚雄府知府張嘉穎等纂修。嘉穎，江南長洲人。乾隆五十二年癸巳，奉檄來補郡篆。按楚郡志乘，創始於明隆慶元年丁卯，郡守彭範再修於康熙二十七年戊辰，郡守牛奐，迨嘉穎來守斯郡，郡志之荒廢幾三十年矣。嘉穎既病舊志之缺略，復慨其文獻放失，爰於蒞任之次年，設局重修，越二載而告成。凡為卷十，為志八：曰地理志、曰建設志、曰賦役志、曰學校志、曰秩官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上、曰藝文志中、曰藝文志下。又於各志之下以類別分子目六十有五，而以序、凡例、目錄、圖考列之卷首，不入卷次。考其書大抵因循舊志，訂訛補缺而成纂輯而成。如地理志物產門所紀，銀、鉄、鉛、鹽等，概係斯邑之特產，復於產地、傾銷等情形，加以說明。其紀緞綳、蔴布、火麻布、香絲，用意至善，足資取法。又風俗門所紀，星回節、本為同族之特風，並說明其風向之由來，亦殊有見地。又秩官志不重職名，而所記皆能於府州縣各別紀述，並有序，書中凡有徵引，皆為注明出處，尤深合著述之法。惟人種附於風俗，有失畫一。若先有其風，後有其人者。又釋奠與祀典，附於學校，均非其類，有乖。尤以賦役志但於賦役全書、學校志並記國家通典，藝文志蒐

採。麗無職官志，但載文職，不錄武弁，皆難免于疎漏之譏也。

康熙新興州志十卷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刊本

清新興州知州任中宜纂修。中宜字弘文，號懷庭，浙江山陰縣人。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八月由歲貢奉檄來牧是州，五十五年丙申二月內陞兵部職方員外郎。按新興自元始置州，明清因之，屬澂江府。州舊無志，有之亦皆出州中故老私輯，未付剞劂，不可為信，且採訪疏畧，十不及一。及中宜來牧斯土，深感於州志之不可久缺也，於是設局創修，書成釐為十卷，卷為一類，首天文，次沿革，次地理，次建設，次賦役，次官師，次學校，次典禮，次人物，次藝文，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下，而以圖考列之

編首。其書目分列目類，粗具規模，搜集材料，亦尚稱詳核。其凡例稱纂志必先正地理，地理正而後山川人物可徵，故於歷代建置沿革考訂特詳，沿革史証一門，廣徵博引，尤為斯志之特點。山川名勝古蹟，紀載亦殊詳審。賦役一門，亦頗有寔錄，非苟而已。惟官師一門，雜以兵防，未免所附非類，有乖志体。學校一門並經籍祭儀樂章禮器等，亦詳載無遺，斯並國之通典，禮有常經，非一州之所專，是編乃牽連並入，未免可議。然創始非易，且其書搜羅宏富，徵引之書多至五十餘種，並蕭寺題梁漫碣，亦搜訪無遺，其纂輯之功，要不可沒也。

乾隆騰越州志十三卷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重刊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本

清騰越州知州吳楷等纂修。楷字式齋，江陰人。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由進士來官於滇，歷署永平令、永昌同知、彌勒州牧，補易門令，三十五年庚寅陞騰越州。按騰州志乘，明正德間騰衝司指揮使侯康曾延紳士易冀之纂修司志，嘉靖初改司為州，隆慶元年丁卯知州沈祖學復延州人吳宗堯易司志而成州志。萬曆四十二年甲寅，權州又李之任，復延州人張邦教等續修之。迄今又百六十餘年，未經修輯。及吳楷蒞任，更設局重修，歷十載而脫稿，未及剞劂。四十四年己亥，丁艱卸任職。嘉善朱錦昌繼膺斯任，仍未刊行。五十三年戊申，李威居述謙由文山縣令題陞是州，乃為之增補校正，至五十五年庚戌始行付梓。其書為卷十三，為志十一，曰建置，曰疆域，曰山水，曰城署，曰戶賦，曰學校，曰職官，曰列傳，曰邊防，曰雜志，曰記載。又於各志之下各分細目。按騰郡雖有舊志，實為存佚，故是書雖續實創。考其內容，蒐採之博，考校之精，實有足多。如建置志中沿革以及沿革表，考證皆極為精確，蓋尤以沿革者上下數千年，統系晦然，疆域、山水、城署等志，於一村一鎮、一泉一洞，亦能標房其周，不蒐羅而為之說明。戶賦志戶口一目，於學額、義田、學租、學田等皆附之，非如他志概歸學校，是其特長。邊防志於兵制、土司紀載極詳，且附緬考，於緬甸沿革考證尤精。惟建置沿革即他志之沿革，雖文有異同，然列之建置似有未妥。又山水志即他志之地理志，謂曰山水，而勝景、邱墓、郵傳、風俗、物產等皆附之，未免名實不符。且物產一門，亦未能舉是州之特產，無非臚列名物而已。寶石固為是州之特產，而物產志但紀出產，如物之產，是書附有寶井謠之詞，以識採寶之苦，既嫌失依，亦殊無謂。他如是書但志全州，未及屬縣，亦難免有玷白璧，瑕瑜觀其書，徵採綦難，掄其瑜。又考其書首有光緒二十三年丁酉知州黃炳堃、邑人寸開泰重修騰越舊志序二文，則此書蓋是年所重刊者也。

道光昆明縣志十卷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刊本

清戴絅孫纂輯、絅孫字筠帆、雲南昆明縣人、累官侍御、以詩古文詞知名於道咸間、有味雪齋詩文鈔行於世、是編蓋其道光中、遊宦京師時之所作也、先是道光十五年乙未、絅孫同里謝教諭瓊、以昆明為雲南府四州七縣之首、而舊無專志、因致書絅孫、勉以網羅散佚、絅孫雖有志而未遑也、其明年、得通志之重修者而讀之、於是嬰然載筆、屬辭於十七年丁酉之春、脫稿於二十一年辛丑之夏、凡五歷寒暑始克成書、絅孫既歿、其子丙傳孝廉、乃歸其稿於昆明、謀付梓焉、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呂心源司馬、共邑之士紳、始出稿付之剞劂、凡為卷十、為志十有八、曰疆域志、曰山川志、曰風土志、曰物產志、曰建置志、曰賦役志、曰學校志、曰祠祀志、曰官師志、曰選舉志、曰黎獻志、曰閨媛志、曰藝文志、曰祥異志、曰古蹟志、曰冢墓志、曰雜志、曰序志、又於疆域山川建置等志、各附以圖繪、其書大抵因循通志府志、而參以前人紀載滇事之書、擇從厥善、分列類目、粗具規模、文采既斐然可觀、故寔亦纖宏畢举、志疆域則辨其方位、明其沿革、志山川則分別枝幹、詳其脈絡、他如志藝文則倣班氏漢書藝文志之例体、但錄書目、不載詩文、亦較他志之藝文共文徵無別者為有体、又其凡所徵引、皆一一注其出處、亦深合著述之法、惟黎獻一門、為斯志之創体、然考其內容、寔即他志之人物、必別創新名、以求立異、殊覺無謂、風土一門、所紀雖間有斯邑特殊之風俗、如市集名曰街、以十二支所屬為街期、子曰為鼠街、丑日為牛街之類、然仍不免鋪陳時節、殊無異於他志、他如物產志一門、析及草木鳥獸、巨細不遺、有似類書、學校一門、並學宮書院藏書、皆詳載無遺、亦嫌其詞費、官師志一門、但列文職、不載武弁、又無武備志以資調濟、且逆回之亂、斯邑屢遭兵燹、是編乃缺而不錄、尤為鉅漏、若此之類、皆其可議者、然創始非易、絅孫以一人力、而成是編、其功終不可沒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雲南縣志十二卷 光緒十六年庚寅刊本

清雲南縣知縣項聯晉修、揀選知縣大理府雲南縣儒學教諭舒執中等纂。聯晉字錫蕃、江蘇阜寧人、同治十年辛未科進士、光緒八年壬午夏、奉檄來守斯邑、時雲南邑志、自乾隆三十一年丙戌、邑侯李世保纂修之後、已一百一十餘年、未經纂輯、及聯晉蒞治斯土、即有志於重修、適九年癸未冬、制府岑毓英續修省志、檄所屬修其志乘、聯晉因設局重修、延舒執中廣文總司筆削、始事於十二年丙戌、編纂伊始、會聯晉調署太和、未獲蕆事、及同任後、復賡續從事、至十六年庚寅春、而全書告竣、釐為十有二卷、卷首為志首、天文志、次地理志、次建置志、次食貨志、次學校志、次祠祀志、次武備志、次秩官志、次選舉志、次人物志、次藝文志、次雜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書体例一以省志條目為準、分列類目、粗具規模、地理志山川一門、徵之山水考、水經注等書、詳其脈絡枝幹、發源滙歸、條理秩然、較之舊志之但列名目者、殊為有体、舊志秩官題名頗傷簡略、是編悉為增補、亦較舊志為詳審、武備一門、於道光以來、回匪髮匪猓匪之亂、以及兵制武備、紀載尤極詳核、惟志成於光緒中葉、方志學倡明之時、而天文猶存分野、輿圖仍用法、他如紀風俗則備陳時節、且並文帝、倉神、魁斗星君等誕日、亦登於篇、未免有乖志体、又紀物產則析及昆蟲草木之細、志學校則並詳祭器樂章之類、既傷其繁瑣、且為郡封所同、而非一邑之所獨專、若此之類、是其酌衷之未當者也、

雍正呈貢縣志四卷 雍正三年乙巳刊本

清呈貢縣知縣朱若功修、儒學廩生戴天賜等纂。若功浙江武義人，康熙四十八年己丑進士，雍正二年甲辰由昆明縣知縣奉檄調任斯邑。按呈貢縣志明以前無考，清康熙十年辛亥邑宰何清再修於二十五年丙寅，邑宰沈璿再修於五十五年丙申邑宰饒啟心，雖屢次修輯，然從無刻本。及若功來宮斯土，上距康熙五十五年丙申邑宰饒啟心之纂修邑志雖不及十載，然深恐舊志轉載傳鈔，訛誤孔多為病，於是創議重修，設局於三台寺，延儒學廩生戴天賜主其事。肇始於雍正三年乙巳春，閱數月而書成，都為四卷。其為目曰圖考、星野、沿革、疆域、戶口、學校、古蹟、名宦、鄉賢、山川、人物、流寓、隱逸、忠烈、節孝、宮室、衙舍、官師、題名、祠祀、寺觀、兵防、物產、風俗、選舉、災祥、田賦、課程、經費、藝文、詩賦，又或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其書大抵因循前志，但分子目不列大綱，殊無如網在綱之便。且分列類目既參雜不倫，編次排比又先後失序，如鄉賢、隱逸、忠節、烈孝皆人物也，不宜與人物合編，山川為疆域所屬，不宜列之鄉賢之下，名宦不乃職官有功於斯土者，不宜分為兩類，若此之類，胥乖志體。又搜集材料殊嫌其疏略，物產一門鉅細不遺，有似類書，無

謂惟沿革、人物、田賦各門紀載尚稱詳核。又志載仙釋，多附會誕妄，是編悉從刪略，亦頗稱有見，則亦非無可取者也。

民國路南縣志十卷 民國六年丁巳刊本

民國路南縣知事馬標修、楊中潤纂。馬標字錦颿，湖源人，民國五年丙辰來攝知縣事。考路邑舊為州，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知州史進爵、學正郭廷選同纂州志四卷。迄民國二年癸丑，改州為縣，上距州志之纂輯已一百三十餘年，未加修輯。及馬標蒞任，始設局重修，延湖源楊中潤主其事，未期年而書成，都為十卷。卷為一志，首地理志，次建置志，次賦役志，次學校志，次祠祀志，次秩官志，次選舉志，次人物志，次藝文志，次雜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編首。按自光緒中葉以後，新政已漸推行，若自治、郵政、新學、議員、公債、勸學所、與夫警察、交通等，斯志皆未言及，是為鉅漏。秩官一門，但載文職，不錄武弁，又無武備志以資調查，亦未免疏略。物產志所錄，皆各處常產，千邑當同，殊屬無謂。他如水利列之賦役，風俗列之地理，亦嫌其所附非類，有乖志體。惟輿圖用新法繪製，比例、開方，頗稱精審。地理志物產一門，於斯邑工藝製造品，於輸出輸入貨物，皆採選地調查所得，列表以明之，足以窺見斯邑社會經濟之情況，用意至善，足資取法。沿革、秩官、選舉皆列表以省閱覽，年經事緯，犂然有當，亦深合志法。又其凡所徵引，大抵皆標其出處，尤便於讀者之參證。總之，其書雖瑕瑜互見，固不宜容忽視之也。

民國昭通志稿十二卷　民國十三年甲子刊本

民國昭通縣知事符廷銓纂，邑人清優貢生楊履乾修。廷銓字選卿，雲南文、宣威人。民國十一年壬戌奉命來攝斯篆。按昭通縣古為荒服地，夏商梁州地，周為竇地，西漢武帝通道，設朱提縣，屬益州，後漢為郡，至梁陳沒於爨，郡廢。隋復，改置曲州，大業初廢。唐為烏蒙部蠻所據。元初內附，置烏撒路，又置烏撒烏蒙宣慰使。明改為烏蒙府，屬四川。清改昭通府，隸雲南省，治恩安縣。民國廢府改縣，改恩安為今名。按昭邑舊志，未改縣前僅有乾隆間烏龍州牧戴兼副貢烏洲同纂昭通府恩安縣志，又題為昭通修志，僅係抄本，未付剞劂。自改縣以來，迄無專志。廷銓涖任，乃設局議修縣志，延邑貢生楊履乾主其事，期年而書成。都為十有二卷，為志十二：第一曰食貨志，第二曰方輿志，第二曰政典志，第三曰官師志，第四曰武備志，第五曰人物志，第六曰列女志，第七曰藝文志，第八曰物產志，第九曰人種志，第十曰風俗志，第十一曰祥異志，第十二曰雜記，附之書末。又於各志之下，以類各附子目九十有四。今考其書，自漢代迄於清末，所紀事實，皆係未改縣以前者，故以志稿為名。稽其內容，考証採訪頗稱精勤，如輿圖對山川、城鄉，以及鐵道、鐵路等，皆詳為圖表。食貨志於昭邑田賦，以及經濟情況，紀載甚詳，而尤以鹽法、銅運二目，所論頗能中其肯綮。政典志如學校、自治、警察、郵電等事，皆為光宣以來新政，是書各為詳述，亦殊有條。人種志於昭邑人民種族、宗教，以及外僑，皆有紀載，頗稱詳審。又方音一目，於同音方音，各有所述；方言則漢苗對照，尤有卓見。餘如風俗志於漢苗同各族之特風，紀載極詳，亦有足多。惟其書與圖雖精，而未有經緯度數，稍有缺憾。又凡例言之迄於清末，而食貨志所記戶口，以及田賦表所紀田賦，又為民國以後所調查統計，未免自亂其例。又如武備志戎事一目，所紀歷代戎事，圖甚詳盡，然於清末反正，則未記隻字，未免白玉之瑕。人物列女二志子目繁瑣，藝文志所錄詩文，亦嫌其龐雜。物產志有如類書。祥異志不脫誕妄。凡此種種，大抵志書之通病，無足責於斯志也。其末附雜記，錄烏蒙馬說、制化論二文，復附軼聞數則，雜亂無章，未免不倫，實不知其何所取意。若此之類，實全書之玷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呈貢縣志八卷 光緒十一年乙酉刊本

清呈貢縣知縣李明鑒纂，呈貢縣儒學教諭楊友蘭等修。明鑒字竹臣，江西德化人，光緒八年壬午由廪生奉檄來攝縣篆。考呈貢縣志明以前荒遠難稽，迄於有清則一修於康熙十年辛亥邑守河清，再修於二十五年丙寅邑守沈繪，三修於五十五年丙申邑宰饒啟心，四修於雍正三年乙巳邑宰朱若功。及明鑒蒞事縣上，邑志之不修已一百六十餘年矣。且舊志已燬於兵燹，明鑒深以年久不修、舊聞文放失為懼，會制府岑公倡修通志，檄所屬修其志，乘此於光緒十一年乙酉春設局續修，越六月而全書告竣，釐為八卷。其目曰圖考、星野、沿革、疆域、戶口、廟學、古蹟、名宦、鄉賢、山川、人物、流寓、隱逸、忠烈、節孝、宮室、衙舍、官師、題名、祠祀、寺觀、兵防、物產、風俗、選舉、災祥、異聞、田賦、積守、課程、經費、藝文、詩賦、水利，又或於各志之下別附子目。其書体例一仍雍正朱志之舊而增入雍正三年乙巳以後近事，定不過續修而已，故於朱志各門一字一句俱照原書刊刻，無所更易，而以雍正三年乙巳以後近事遂類附之。其後別題「謹案續修」字樣，以資識別，亦所以不沒前賢之苦心也。又其採訪有本之通志者，有得之外傳者，有考之碑記者，皆一一標其出處，深合著述之法。凡其所增補亦大抵皆有關於文獻，雖分列類目，不免先後失序，然其体例既一仍舊志，則亦無容議其優劣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民國元江志稿三十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 民國十一年壬戌鉛印本

民國元江縣縣知事黃元直修、代行縣事劉達武等纂、元直字碼汝、四川萬縣人、民國七年戊午由元謀縣縣知事調署斯任、按元江縣志創、始於清康熙五十三年甲午、郡守章人也纂修之、再修於道光六年丙戌、州守廣石如、民國肇興、時異勢殊、及元直蒞治斯土、志乘之不修、將及百年、元直深感於土地人民政事之紀、不可久缺、於是設局重修、書成釐為三十卷、其目曰地輿志、建置志、自治志、食貨志、教育志、武備志、職官志、祠祀志、人物志、列女志、種族志、藝文志、雜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目、而以序言凡例書目次、採用書目、修志姓氏、列之卷首、捐資興學、褒獎條例、褒揚條例、施行細則、元江歷年傳、列之卷末、皆不入卷次、其書体例蓋參照雲南通志、而加以變通、與舊修府州各志迥別、元江由府改州、由州改縣、疆域沿革、代有不同、故是編不限以府州縣之名、題曰元江志稿、以免紛歧衝突、其法至善、志乘星野災祥之說、多涉荒渺、是編概不相沿、亦頗稱有見、案自光緒中葉以後、新政已漸推行、是編大体仍用舊例、而於新政亦無不括、若地質、交通、自治、學校、種族等、莫不畢載、可謂善於因襲、又各志搜集材料、亦尚稱詳備、觀其採用書目、多至六十餘種、纂輯之功、有足多者、惟宗教列、祠祀、既乖志体、所述各教考、尤為贅疣、又警政附之職官、亦未免附非其類、斯則白璧之微瑕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霑益州志六卷 光緒十一年乙酉刊本

清霑益州知州陳燕等修、光緒六年庚辰科大挑一等分發江蘇即用知縣李景賢纂、陳燕字仲平、廣東廣州人、光緒八年壬午、由監生奉檄來攝邑篆、十年甲申解任、十一年乙酉復任、按霑益州志目、雍正十一年癸丑、州牧杜思賢始創修之、其後再修、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州牧王秉韜三修、於道光十六年丙申、州牧李杰、及陳燕來守是邦、州志之不修、已五十餘年、其間興廢沿革、事多可紀、且舊志迭遭兵火、已殘缺無稽、陳燕爰於簿書之暇、設局重修、延邑孝廉李景賢主其事、不及觀成、而陳燕因事調省、繼任江陽辭實琛復賡續從事、光緒十一年乙酉、陳燕再牧是州、始克成書、凡為卷六、為類二十有四、曰星野、輿圖、山川、建置、疆域、城池、學校、風俗、户口、田賦、課程、經費、水利、積貯、祠祀、兵防、秩官、名宦、人物、列女、古蹟、物產、祥異、藝文、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書大抵因循舊志、考其体例之所以異於舊志者、惟疆域類增五路歌、學校類增丁祭祀儀注、兵防類增改設練軍考、秩官類增群蠻、名宦類增循吏、人物增異聞、卓行、忠義、壽民、封蔭、准蔭、列女類增壽婦、古蹟類金石、祥異類增異聞而已、其他各類皆就舊志各門接而續之、條分縷析、聯絡成篇、或間於舊志略加增補、吾儕殊不必議其優劣、至於所增補各門、如學校之增學類學田、經費之增鍋郎、秩官之增群蠻、古蹟之增金石、皆有補於文獻、較舊志為有体、然學校類之增丁祭祀位圖、祠祀類之增丁祭儀注、則皆國之通典、非一州之所專、是其增補冥得失參半也、

民國蒙化志稿二十六卷 民國九年庚申鉛印本

民國署蒙化縣知事李春曦等修，邑人梁友樓纂。春曦字竹齋，民保山人。民國初奉命來守斯邑。考蒙邑明初因元置州，正統十三年戊辰升州為府，嘉靖間通判趙維垣、正邑人朱為弟剏修府志。清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同知蔣旭續修之。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改府為直隸廳。五十五年庚戌郡守劉曜延郡伸徐時行等再修廳志。其後道光間張小東續加纂輯，因士紳撓阻，事執書名擯絀，而未能梓行，稿尋因兵燹一散佚。鼎革以還，改廳為縣。迨春曦莅任，志之不修已百三十年矣。於是設局重修，

延邑孝廉梁友樓主其事，凡九閱月而告成。書分三大部，凡二十六卷。首天時部，曰星野志，曰祥異志，曰氣候志。次地利部，曰沿革志，曰疆域志，曰山川志，曰城池志，曰公署志，曰水利志，曰津梁志，曰賦役志，曰戶籍志，曰倉儲志，曰物產志，曰祠廟志。次人和部，曰人類志，曰學校志，曰選舉志，曰職官志，曰忠政志，曰兵制志，曰寇吏志，曰耆舊志上、耆舊志下，曰女貞志，曰屬賢志，曰雜志。又或於各志之下，間附細目，以類為依，而以輿圖分附之地利部疆域、城池兩志中。其書所志，但就乾隆五十五年以後以迄宣統末年辛亥為止，皆未改縣以前之紀載也。星野志力駁井鬼之說誕妄無稽，頗為有見。地利部如疆域、山川等志統系劃然，紀述頗稱詳賅，其賦役志中夫役表亦頗能得表格之長。又祠廟志於各祠廟之沿革以及奉祀等，罔不為之說明，亦有可取。又其人和部人類志，於是邑居民人種各為詳細之說明，並附記各種風俗習慣，頗能舉其特異風習。又其寇吏志，於歷年兵變之禍皆為之紀，亦殊有條椎。天時部既斥井鬼之說，復志災祥之事；地利部賦役部所記有如屬治賑籌，未免無味；尤以戶籍本為人事，乃亦列之地利，寔為不倫。人和部武職附於兵制，而不列於職官，亦有足議。且是書成於民國，而輿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圖猶不知用比例開方之法以求精密，其粗率可知。且同光以來新政漸興，是篇概無所紀，實為鉅漏。綜之，其書分天時、地利、人和三部，實不能周容並包。尤以人和一部立名尤為不妥。一邑之事，竟強以天時、地利、人和為分，分周難免乎牽强滑混耳。

道光雲南通志稿二百十六卷卷首三卷 道光十五年乙未刊本

清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雲貴二省地方軍務兼理糧餉趙慎畛等修、原任山西武鄉縣知縣王崧等纂。慎畛字遵路、號笛樓、常德人、嘉慶進士、道光六年丙戌、累官至雲貴總督、卒謚文恪。慎畛博覽群書、潛心体驗、所著有從政錄、載筆錄、榆巢雜識、省鑒室讀筆、讀書日記、惜日筆、及文詩集等。按雲南通志、始於元李京雲南志略四卷、明洪武十四年辛酉、平雲南、命儒臣考定為雲南志書六十一卷、明史藝文志著錄之。洪武二十九年己酉、西平侯沐英復命王景常撰雲南圖經志書、卷數無考。景泰六年乙亥、朝遣王穀至雲南、修雲南志十卷。厥後李元陽有雲南通志十八卷、包見捷有通志草、劉文徵有滇志、俱不詳其卷數。迄於有清、一修於康熙三十年辛未、總督范承勳、再修於雍正七年己酉、總督鄂爾泰及慎畛總督雲貴、通志之不修、又百有餘年矣。慎畛懼年久失修、文獻之無徵也、爰有志於重修、議未定而以事去職。繼任儀徵阮元、始設局纂修、延前山西武鄉縣知縣王崧主其事、經始於道光六年丙戌、至十五年乙未而全書蕆事、釐為二百十六卷、凡為志十有三、首天文志、次地理志、次建置志、次食貨志、次學校志、次祠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祀志、次武備志、次秩官志、次選舉志、次人物志、次南蠻志、次藝文志、次雜志、又別分子目、六十有八、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詔諭、聖製、列之卷首、不入卷次。今考其書之纂輯、雖創議於慎畛、寔成於阮元之手、阮元以一代宗師、史得浪穹王崧任編纂採輯之責、宜乎其書之精博也。先是王崧於纂修之始、即搜集前人紀載滇事之書、彙成雲南備徵志二十一卷、以為長編、故是編搜集材料、頗稱豐富、各志紀載、斐然於言、皆有據。其尤足饜人意者、約有數端、詳近略遠、志之通蔽、夫志書所以備一方之掌故、若詳近略遠、何以觀其沿革、是篇專稽載籍、悉心考訂、並詳古今、以觀其沿革、此其優於他志者一也。志紀一方典故、上下數千年、而其斷限則以地、滇之志斷不可涉於川黔、舊地志理人物、往往雜入川黔、是編悉加考辨、其非滇事者、皆從刊落、此其優於他志者二也。志乘貴乎繁簡得宜、最忌橫生議論、是編各志、皆據事直書、專引成書、不敢參入私議、不敢溷載出處、間有所辨、則加以謹案字樣、雙行夾寫、以資識別、深合著述之法、此其優於他志者三也。舊志輿圖、多視同弁髦、僅得形似、是編依內府所製皇輿全覽圖、用經緯之法、開方比例、極為詳審、此其優於他志者四也。鹽法礦廠、為滇南大政、鹽法

法之舊章新法、礦廠之採買鼓鑄諸例、皆志地者所必不可闕、舊志僅附之課程、未免失之疏略、是編特立專目、詳載無遺、此其優於他志者五也、凡此之類、悉其優點、他若志山川、則必究其脈絡源流、提綱於前、分目於後、頗稱有體、學校南蠻各志亦頗有寔錄、非苟而已、惟凡例既以清高宗著論力闢分野之說、於熱河志中芟去此門、為高出尋常、乃天文志中仍存其目、雖條舉而明辯之、亦殊為無謂、又列地理於建置沿革之前、是未出省名、先臚省境、未免先後失序、他如列祥異於天文、列風俗於地理、皆其有乖於志體者也、卷首所列詔諭聖製、乃並諸

尭出師、聖祖平定三藩、高宗受緬甸降諸詩文、亦錄之、尤不免虛張鄙帙之嫌、然瑕不掩瑜、考今日滇省通志者、其鈎玄提要、綱舉目張、不得不推是編為精審之作矣、

滇繫四十冊不分卷 光緒十二年丁亥雲南通志局重刊本

清師範撰、師範字荔扉、雲南趙州人、乾隆舉人、嘉慶中累官至江南望江縣知縣、性敏捷、潛心經史、偶然揮翰、動輒萬言、所著有金華山樵集、及是編行於世、是編蓋其遊宦江南時、以案牘餘閒、秘討冥搜、纂輯成書、經始於嘉慶十一年丙寅夏季、告成於十二年丁卯冬季、名之曰滇繫、其自序云、日月星辰繫於天、鳥獸草木繫於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繫於人、耳目口鼻繫於面、喜怒哀樂繫於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繫於音、以弈繫枰、以丸繫像、凡類此者、其所繫殆無窮也、書之繫滇亦猶

是也、此其名編之義也、全書釐為四十冊、不分卷次、凡為類十有二、第一冊至第二冊為疆域、第三冊為職官、第四冊為事略、第五冊為賦產、第六冊至第七冊為山川、第八冊為人物、第九冊至第十六冊為典故、第十七冊至第三十四冊為藝文、第三十五冊至第三十六冊為土司、第三十七冊為屬夷、第三十八冊至第三十九冊為旅途、第四十冊為雜載、又或於各類之下、別分子目、而以雲南輿圖、地表分野、辨星紀圖等、列之編首、今考是編、大抵以疆域職官事略等類為經、而以省府州縣為緯、各類之中、有圖有表、定方位、審源委、其體例在地志雜史之間、

蓋志乘之支流也、其書采於志乘者十之二三、采於載籍十之七八、其凡例稱閱書四百餘種、搜集之勤、有足多者、疆域賦產山川各類、綜合形勢、博考故實、較之普通志乘之體、特因襲大復沓者、頗稱有見、賦產一門、於滇南賦課、倉儲、錢法、物產等、紀載殊詳、按滇銅滇鹽實定一方利害之所在、是編於此、尤三致意焉、又滇省地處邊陲、漢黎雜處、是編特立土司屬夷、以紀其事、旅途一門、於滇省交通驛站、紀述尤詳、凡此之類、皆其足饜人意者、惟典故一門、似嫌蕪雜、使其言可用、何不以類相從、附之各類之下、使其言不可用、則連篇累牘、雖多亦奚以為、藝文一門網羅不可謂之不富、惜乎不知別擇、終不免於繁瑣之譏、是則白璧微瑕、不得不以責賢者也、

萬曆趙州志四卷　北平圖書館藏鈔萬曆十五年丁亥刊本

明趙州知州莊誠修、趙州儒學訓導王利賓等纂、莊誠四川成都人、萬曆間由舉人擢牧是州、按趙州故昆彌國地、唐時蒙使趙康居此、因名趙川瞼、置趙郡、尋改為州、宋曰天水郡、元復置趙州、明因元制、屬大理府、州舊無專志及莊誠蒞治斯土、慨州志久缺、文獻之無徵也、爰於治州之暇、博稽載籍、網羅散佚、設局創修、延儒學訓導王利賓董其事、書成、都為四卷、卷一為地理志、卷二為建設志、賦役志、兵食志、學校志、卷三為官師志、人物志、祠祀志、方外志、卷四為雜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今考是編、大抵因循郡志、其細目則倣於民風、全書分門別類、粗具規模、沿革、官師、選舉、皆用表以省簡牘、羣經事緯、類稱有法、風俗一門、雖嫌簡陋、然所紀如星野、回節、祭竈、斯邑特有之風習、且並其傳說、亦詳載無遺、較之他志之但存空論者、固自有別也、兵食志於斯邑兵數、兵制、兵署、兵餉諸端、紀載亦詳、他如建設、賦役各志、亦多有實錄苟而已、惟標集材料、不免疏略卑陋之處、亦往往而有、如物產一門、所錄皆為常產、且連篇累牘、鉅細不遺、殊為無謂、祠祀一門、所載祀典、祀、皆國之通典、非一州之所專、是編乃連並入選、僅可識其

為外之特立一志、尤嫌其輕重失宜、有乖志体、總之其書蓋瑕
瑜互見、創始之作、誠非易易也、

雍正趙州志四卷 雍正十三年乙卯刊本

清趙州知州程近仁修、賜進士出身鶴慶府儒學教諭授趙淳
等纂、近仁錢塘人、雍正十年壬子由貢生來牧是州、以趙州志乘、
創始於明萬曆十五年丁亥、州牧莊誠、自是而後、志乘之中斷
者、已一百四十餘年矣、其間雖奉檄令纂有抄本、皆未付剞劂、
及近仁蒞治斯土、深以文献缺略、未臻純備為病、於是設局重
修、延儒學教授趙淳主其事、書成凡為四卷、其為類曰天文、地
輿、建置、疆域、山川、城池、風俗、戶口、田賦、積貯、為第一卷、水利、治
職官、師、名宦、學校、為第二卷、祠祀、兵防、古蹟、選舉、鄉賢、忠孝、節
義、文行、列女、流寓、仙釋、物產、祥異、為第三卷、藝文、雜記、為第四
卷、又或於各類之下、別分子目、其書体例、大抵皆準之通志、而
略有更易、紀事則多因循萬曆莊志、而增補訂譌、多所是正、按
趙雖蕞爾小州、而白國為雲南開闢之始、建寧為楪榆故郡之
地、昆彌為全滇山脈之樞紐、是編繪成疆域、加圖說、寔為較
舊志為詳審、蓋深得古人左圖右史之意焉、又舊志沿革史証、
寔即他志之大事考、稽其所載、沿革師旅各事、似不宜與各類
並立、是編分載各門之下、以免冗複、殊為有見、惟天文星野本
出附會、是編乃斤斤辨証、殊為無謂、學校一門、並禮樂祭器、亦

詳載無遺，尤未免虛張郡帙之嫌。他如列名宦於學校之前，置兵防於古蹟之內，輕重倒置，殊乖志體，是則酌衷之未審，能為賢者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光趙州志三卷 北平圖書館藏道光十五年乙未刊本

清趙州知州陳釗鏜纂修。釗鏜，廣東南海人，道光十一年辛卯膺擢，教授是州。十二年壬辰季秋，言抵茲土，按趙州志，自明萬曆十五年丁亥州牧莊毓始創修之，至清雍正十三年乙卯再修於州牧程近仁，及釗鏜來牧是州，州志之不修，又百年。其間興廢沿革，事多可紀。釗鏜深以州志之年久不修為闕點，爰於道光十三年癸巳六月，設局於署前關帝廟後寢，遴選耆儒，重加纂輯，至十四年甲午三月，而全書脫稿。適阮芸臺制府巡閱來趙，見而善之，親攜副本，役方伯潘紅茶發省局細為校定。事竣，還釗鏜，復親加校閱，以壽之梓。考釗鏜自序，稱其書編為七卷，此本目錄考卷數書口分三卷，其為類曰天文、地輿、建置、疆域、山川、城池、民俗、戶口、田賦、積貯、水利、兵防、職官、師學校、祠祀、古蹟、選舉、坊表、名宦、鄉賢、宦績、忠孝、節義、文行、列女、流寓、仙釋、物產、祥異、雜記，稽其內容，蓋本兆與雜記二類，疑為鈔胥所漏，而非殘本。今據其所存類者之，其書體例一以趙正程志為準，所不同者不過三點：程志兵防在祠祀之下，是編則移在水利之下，此其一；程志名宦在官師之下，是編則移之坊表之下，此其二；程志坊表附之城池，是編則別立一類，此其三。

捨此類端，要同程志，其為益以程志所已詳者列之於各類之前，而增入雍正十三年乙卯以後近事附之其下，寔不過續修而已。按此類續修之作，但問其所增補者是否有稗於文獻，至其体例，純全與同類，固不必議其優劣矣。

雍正安寧州志二十卷 乾隆四年刻雍正九年辛亥本

清安寧州知州楊若椿修，戶部湖廣清吏司主事州人段昕纂。若椿字鶴齡，河南人，雍正七年己酉由捐貢奉檄來牧是州。按安寧州志明以前無考，自明崇禎八年乙亥一修於州牧王家鼎，其後清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再修於署州丁公，四十八年己丑三修於州牧高鈖，及若椿蒞治斯土，州志之不修已二十餘年矣。會朝廷方議纂修皇輿一統全志，命直省修志以資採覽，督撫內憲檄行各府州縣，命考較舊志而重新之。若椿奉檄，因設局重修，延州人段昕主其事，書成，都為二十卷，釐為二十類，曰圖說、星野、山川、建置、疆域、城池、學校、風俗、田賦、鹽法、水利、典祀、恩恤、官師、兵防、選舉、人物、祥異、藝文、雜記，又或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其書大抵因循康熙舊志而增補訂譌，於舊志之譌誤，多所是正。如舊志以州在唐武德元年戊寅，東川人阿寧牧牛舐出鹽井，特改連然縣為阿寧州，阿與安音相近，又改安寧。省志亦載武德間改安寧縣，又云河中沙洲形似螳螂，故名螳螂川。考南齊書改宋寧州為寧州鎮，領三十郡，即有安寧郡之名，即唐亦原未改為縣。州治南有唐王仁求墓碑，唐閻邱均之筆，有公安寧郡人也之句可証。至州之有鹽井，班固地理志

即載建然縣有鹽井、阿寧牛舐出亦非、若螳螂川之名、則起於戰國時之滇國、安寧即其地願、凡此之類、是編悉為辨正、他如山川志之詳其方位、鹽法水利兩志之頗有寔錄、皆其優於舊志者、惟學校志乃並配祀諸賢、亦登之簡牘、寔屬識典禮志、附錄亦多國之通典、千邑雷同、殊為無謂、藝文志分類至十有餘目、既非專論文体之作、條分縷析、嫌其無雜、又分列類目、往往輕重失序、如以山列之建置疆域之前、氣候乃附於山川之下、皆不免有非志体、是則酌衷之未當、不得不謂為白璧之微瑕也

康熙路南州志四卷 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刊本

清路南州知州金廷獻修、路南州儒學學正李汝相等纂、廷獻鑲黃旗奉天廣寧人、康熙四十四年乙酉由監生奉檄來牧是州、按路南唐為昆州黑爨名路甸、天寶末為黑爨落蒙所據羅蒙部、元初置羅蒙萬戶府、尋改為路南州、明清因之屬澂江府、州舊無專志、及廷獻蒞治斯土、慨州志不修、舊聞之放失也於是設局創修、延儒學學正李汝相主其事、成書四卷、釐為二十有九類、卷一為圖考、星野、建置沿革、疆域、山川、風俗、城池戶口、卷二為田賦、鹽法、物產、兵防、秩官、學校、選舉、卷三為祠祀古蹟、鄉賢、孝子、節婦、鄉飲、流寓、隱逸、仙釋、土司、災祥、卷四為藝文、雜異、又或於各類之下、別附子目、其書無所因襲、体例一以通志為式、通志門類凡三十條、是編以路南僻壤、未能皆備、故但就其各條有所者紀之、其無可紀述者、則闕而不載、但存其目、如隱逸、仙釋、雜異之類是也、分列類目、規模粗具、沿革、秩官選舉、皆用表以省簡牘、年經事緯、深合志法、鹽法司各類、亦頗有寔錄、非苟而已、惟水利為志地者之所重、是編乃缺而不錄寔為鉅漏、又方志人物、宜做史傳為詳、是編鄉賢孝子節孝各類、率皆列其事寔、但存虛辭、未免可議、且凡所徵引、皆不標其

出典、凡有乖著作之体、總之創始之作、固難免於率陋也、

乾隆續修路南州志四卷 北平圖書館鈔乾隆二十三年刊本

清路南州知州史進爵修、路南州儒學學正郭廷選纂、進爵陝西興安縣州人、康熙五十三年甲午科舉人、歷任西蜀什邡灌縣二十餘載、乾隆十九年甲戌之秋陞擢是州、時路南州志、自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州牧金廷獻創修之後、已四十餘年矣、經纂輯、及進爵來牧茲土、深以州志年久失修、遺者多、備不及今修補、代遠年湮、則舊志闕將放失而不復可考、於是設局倹修、延儒學學正郭廷選領其事、據舊遺編、採訪舊聞、缺者葺之、略者詳之、書成釐為四卷、卷一為圖考、星野、建置、沿革、疆域、山川、風俗、城池、戶口、卷二為田賦、鹽法、物產、兵防、秩官、學校、選舉、卷三為祠祀、古蹟、名宦、鄉賢、孝子、節婦、鄉飲、流寓、隱逸、仙釋、土司、災祥、卷四為藝文、雜異、又或於各類之下別附子目、其書大抵就康熙金志增入康熙五十一年壬辰以後近事、惟風氣日新、金志中有宜增入者、有宜兼指者、故斟酌繁簡、亦間有損益、其金志已詳者、則照錄於前、而續修者附之其後、別題續編二字、以資識別、亦所以不沒前賢之苦心也、今考其續編、第一卷為山川、城池、而立水利一門、卷二為積田賦物產、秩官、學校、選舉、而列三積貯、經費、書籍、學田、義學、封典、文學、七門、第三卷

為祀典、古蹟、鄉賢、孝義、節婦、鄉飲、災祥、而別立十類、並行、第四
卷為藝文、其他各類、則但錄全志、良以歲月有限、遷革無多、故
不必多所更張也、是其体例、雖間有更易、實不出全志之範
圍、此種續修之作、但問其所增者是否有補於文獻、至其体例、既
大体因循前志、則亦無容議其優劣矣、

康熙羅平州志四卷 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刊本

清羅平州知州黃德巽修、貢生胡承灝等纂、德巽山東萊州府
掖縣人、康熙五十五年丙申、由貢生奉檄來牧是州、案羅平漢
漏臥宛溫二縣地、唐天寶後入於蠻、名塔敝納夷甸、尋為羅雄部
元初內附、置羅雄州、明萬曆十四年丙戌、背叛撫鎮、請於朝討
平之、因建城於白蠟山之麓、改羅平州、有清因之、屬曲靖軍民
府、州舊無專志、及德巽蒞治斯土、慨州志久缺、文獻之無徵也、
於是設局重修、成書四卷、釐為十有三志、曰沿革志、曰天文志、
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賦役志、曰學校志、曰祀典志、曰官師志、

曰兵防志、曰人物志、曰風俗志、曰藝文志、曰雜著、又別分子目、
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凡例圖考、列之編首、其書網羅
舊聞、率多援引通志、分列類目、粗具規模、考其內容、大体尚無
舛互、惟搜集材料、稍嫌其簡略、藝文一門、已佔全書之半、故其
他各門、往往荒無故實、學校志所載禮樂祭器、祀典志所錄祭祀
典禮、雖極詳盡、然此並全國之通典、非一州之所專、紀載雖詳、
又亦奚以為、且藝文之外、別出雜著一門、所載不過詩詞而已、
夫詩詞亦藝文也、是編乃別立一門、未免重床疊屋之譏、但創
始非易、且地理建置各志、皆足用為研究之資料、又風俗一門、

所載多斯邑特有之風習，是亦非無可取者也。

嘉慶阿迷州志十三卷 北平圖書館藏嘉慶九年丙辰刊本

清石屏州知州署阿迷州知州張大鼎纂修。大鼎，浙江山陰縣人，乾隆舉人，乾隆六十六年乙卯，由石屏州知州奉檄調署是州。按阿迷之有志，始於明嘉靖間州人王僉事廷表，與蜀楊用修纂成之。其後再修於康熙十二年癸丑，州牧王民皞；三修於雍正十三年乙卯，州牧陳權。及大鼎蒞治斯土，州志之不修，又六十餘年矣。其間興廢沿革，事多可紀。大鼎深懼年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爰於簿書之暇，設局重修，書成釐為十有三卷。卷為一類，首圖象，次沿革，次建置，次疆域，次山川，次風俗，次丁賦，次學校，次祠祭，次秩官，次選舉，次人物，次烈女，又或於各類之下，別附子目。其書大抵因循陳雍正陳志而增補訂譌，其較陳志為有體。如陳志所載，有宜簡而詳，宜詳而簡者，又分類亦多未協。如圖而曰輿，是專指地理圖，而陳志乃兼天文宮室、鄉屯村寨、驛鋪、哨塘，乃疆圉之一類，不應列於山川之後。險要在形勢之內，何必分作二門。沿虞當在上溯唐虞，下訖有清，何以唐虞三代列建置內，而沿革只載元以下。城署倉廒，皆建置類也，何以列倉署而遺城郭。人物所包甚廣，乃以忠孝節義各分一門，多所挂漏。凡此之類，是書為訂正。惟以鄉賢附選舉，以土司附

沿革，以種人附風俗，以災祥附氣候，斯則未免附非其類，有乖志体矣。

康熙羅次縣志四卷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刊本

清雲南澂江府督捕通判兼攝羅次縣事王兼煌修，貢生梅鹽臣等纂。兼煌字松圃，海陽人，康熙五十五年丙申，來攝邑篆。按羅次漢益州郡地，唐時為烏蠻羅所居，元至元中置羅次州，隸中慶路，尋改為縣，屬安寧州，明弘治十二年己未，改隸雲南府，清因明制，無所更革。邑舊無志乘，及兼煌蒞治斯土，深以因革損益茫無所徵為病，適奉憲命飾取府州縣志，兼煌因廣為諮詢，得邑貢生楊倫所輯三成紀略一帙，復延耆儒，設局重修，訂譌補缺，成書四卷，釐為三十類，首星野，次圖考，次建置沿革，次往事考，次疆域，次山川，次風俗，次城池，次公署，次關梁，次戶口，次田賦，次經費，次物產，次秩官，次學校，次選舉，次典禮，次祠祀，次名宦，次鄉賢，次鄉飲酒禮，次賓興，次古蹟，次祥異，次人物，次孝義，次節烈，次隱寓，次仙釋，次藝文，又或於各志之下，別附子目，其書分列類目，雖粗具規模，然搜集材料，殊嫌其簡陋，志山川則約畧其詞，但知排列名稱，云某山某水在縣南幾里，在縣北幾里，於山則不能詳其脈絡，於水則不能究其源流，志坊表則但举其所在，而不能詳其建置年月，至於風俗則徒託空言，了無實録，物產則騈列名物，有似類書，秩官則題名則僅上

推至明成化萬曆間、田賦所錄則但載康熙一代戶口賦課也、如鄉飲酒禮、賓興宜附之典禮、乃各立專目、孝義節烈隱寓亦人物也、乃與人物分篇、若此之類、胥屬紕漏、惟創始匪易、其搜羅之功亦自不可沒也、

光緒羅次縣志四卷 光緒十三年丁亥刊本

清署羅次縣知縣胡毓麒等修、羅次縣儒學教諭楊鍾璧纂、毓麒浙江山陰縣人、賜進士出身、光緒十一年乙酉、奉檄來攝斯篆、時羅次邑志自康熙五十六年丁酉邑守王秉煌創修之後、已一百八十餘年、未經纂輯、及毓麒來守斯邑、適大憲纂修省志、飭府州(廳)縣採訪故實、毓麒因會學率紳、設局採訪、遵照章程、繕册申報、僅將新訪事蹟另册書記、雖經條分縷晰、尚未編輯成書、而奉調去職、繼任山右賈汝瓖蒞治斯土、愍邑志之久缺也、爰復賡續其事、設局重修、閱三月而書成、釐為四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体例一仍康熙王志之舊、凡舊志所有者、仍繕錄於前、而以續訪事蹟、各依門類、增附於後、然於舊志門類、亦間有增益、知建置沿革往事考之後、附增兵制、戎事、煉象戎事、公署之後、附增積貯、選舉之後、附增宦蹟恩蔭武職、祥異之後、附增循吏忠烈、藝文之後、附增勸戒民詩、是其体例之異於舊志者、然大體仍因循舊志、續入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以後近事、是雖有增益、實不過續修而已、按光緒以來、新政已漸施行、是編乃無一語及之、且其書成於方志學倡明之後、而輿地仍用舊圖、卷首猶存分野、其識趣可知、總之其書既一仍舊志、則吾儕亦不必議其

漫略劣矣。

民國良宜縣志十卷卷首一卷 民國十年辛酉鉛印本

民國署宜良縣縣知事王槐榮修、宜良縣勸學所所長兼縣視學許寔纂。槐榮湖北江夏人、清附生、民國八年己未、奉命來守斯邑、按宜邑之有志、由來久矣、據雲南通志藝文志考之、則斯邑志乘、一修於明萬曆間邑侯羅任、再修於康熙間邑侯高士朗、三修於雍正間邑侯朱千、至乾隆間、邑侯王調芬、李淳等復相繼增修、蓋先後凡五經纂輯、然據李淳縣志序云、羅東川書成兩卷、王蘭舟例列九門、而高朱二公不共為堂雪堂之疎漏歟、雪堂之志修於乾隆五十一年丙午、自是而後、邑志之中斷者已一百三十餘年矣、及槐榮蒞治斯土、深以國體更革、一切新政皆昔無而今有者、使無志以紀之、不特近年事蹟無所表章、即前代遺事、亦將湮沒而無考、因於簿書之暇、設局重修、延勸學所所長許寔主其事、未及觀成、而槐榮奉調他邑、繼任王嘉福、趙光燾復賡續其事、計自民國九年庚申七月始事、至十年辛酉六月、而全書脫稿、釐為十卷、卷為一志、首天文志、次地理志、次建置志、次食貨志、次學校志、次選舉志、次祠祀志、次秩官志、次人物志、次藝文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序、目、凡例、職名、圖、列之卷首、不入卷次、溯自國体鼎革、

舊志体例、多不適用、是編大体仍用舊例、而新政亦多已括、可稱善於因襲、地理志所附各圖、皆用新法測繪、據里開方、頗称詳審、惟天文志首載星野、藝文志濫錄詩文、此在有清中葉、尚屬可原、際茲方志學業已倡明之後、天文猶存星野、藝文乃與文徵無別、殊為可哂、又風俗一門、備錄元旦至除夕、一年之中歲時節氣、情所紀皆各地普通習俗、連篇累牘、毫無謂、物產一門、析及草木鳥獸、鉅細不遺、未免虛張鋪帙之嫌、至於列建置沿革於地理之後、則尤為稍知方志体例者、所必無之謬誤、此是其中之不足也。

雍正重修富民縣志二卷　北平圖書館影攝雍正九年辛亥刊本

清富民縣知縣楊体乾修、富民縣儒學教諭陳謨纂。体乾、北直邢台人、康熙四十一年壬午舉人、雍正八年庚戌冬、奉檄來攝邑篆、時富民縣志、自康熙五十一年壬辰、邑宰彭兆逵創修之後、其未經纂輯者、又二十年矣、体乾下車之始、即深以邑志年久失修、文獻無徵為憾、適奉憲檄飭修志乘、用是廣搜博採、設局重修、延師儒陳謨董其任、書成釐為二卷、其為類曰皇恩恭紀、圖考、星野、建置沿革、疆域形勝、山川、風俗、城池、公署、河防、關梁、戶口、田賦、經費、物產、秩官、學校、選舉、典禮、祠祀、古蹟、祥異、名宦、鄉賢、人物、孝義、節烈、隱逸、仙釋、藝文、又或於各類之下、別分子目、其書大抵因循康熙彭志、搜集材料、頗傷簡陋、編首冠以恭紀皇恩、已為無謂、指其所紀、如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之蠲免錢糧、康熙五十三年甲午之萬壽恩科、雍正元年癸卯之皇上御極恩科、或不專於一邑、或宜並入田賦選舉各類、是編乃特立一門、殊乖志体、又或簡而無次、如星野之惟從乎井鬼、山川之不究其脈絡、或浮而不實、如風俗之僅存空論、物產之但錄常產、至於志秩官則不詳其任職年月、志典禮則盡舉國之通典、則尤為稍明方志体例者、所必為無誤、又凡所徵引、皆不

摭其出處若此之類，胥其紕漏，蓋猶不脫明季志乘之積習，惟
田賦、經費等類紀載尚称詳審，網羅散佚，其功亦自有其不可
沒者。

乾隆琅鹽井志四卷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刊本

清雲南直隸琅井鹽課提舉孫元相修，賜進士出身原任雲南順寧府教授趙淳纂。元相字硯耕，山東諸城人，乾隆十二年丁卯由貢生奉檄提舉斯土。按琅之有志，始於清康熙五年丙午井司來度定創修之，再修於五十一年壬辰井司沈鼒，迨乾隆四年己未井司李國義復有志重輯，未得其人，因陋而就簡，不克成書。及元相涖治斯土，適井里士紳以修志請，於是設局重修，延天水趙淳主其事，越二月而書成，釐為四卷，其為類曰地圖、星野、氣候、建置沿革、疆域、形勢、山川、鹽井、古蹟、橋梁、道路、風俗、建置、設鹽賦、文案、經費、官師、名宦、學校、選舉、祀祠、鄉賢、文行、孝義、節烈、寓流、仙釋、祥異、軼事、藝文，又或於各志之下，別附子目。按琅為滇南九井之徼者，然井民煮滷代耕，歲供國課萬緡，其賦倍於州縣，是編以鹽為主，疆域、山川，紀井地也；沿革、建置，紀原委也；橋梁、道路，紀鹽路也；經費、課，紀其用也；鹽賦為井地要務，尤不憚詳核，興除原委莫不畢載，輕重疏密頗得体。又舊志小序多條條瑣說，編但取其典切，刊其繁瑣，亦殊有見。惟學校增入釋奠源流，此國之通典，千邑宙同，未免無謂；又物產但紀井地特產，因較他志盡錄常產，鉅細不遺者為有見然。

附之風俗之下以隸其所附非類有乖志体人物所包甚廣是
編乃以鄉賢文行孝義等各立一類不列總綱以資統涉亦未
免多所佳漏斯則智者千慮終必有一失矣

使滇紀程不分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楊懌曾撰懌曾六安人其始末無考是編蓋懌曾道光十年
庚寅奉命派往黔滇鞫獄自閏四月初一日由都門啟程至九
月初北旋七閱月中所紀行程也其書不分卷惟按日為記今
考其行程蓋自閏四月初一日由都門啓程經保定定州內邱
順德廣平磁州過漳河至豐樂鎮入河南彰德境更經衛輝轉
蘭儀抵河南省城復經尉氏洧川許州葉縣裕州呂堰入湖北
界經樊城荊州入湖南界經澧州安鄉武陵常德辰州沅州入
貴州界經玉屏鎮遠黃平貴定而抵貴陽復經清鎮安平安順
普定鎮寧郎岱安南入雲南界經霑益馬龍尋甸嵩明而止於
昆明時七月三十日也獄既定復於九月初啟程循原路北返
書中備紀途中所歷縣郡山川建置古蹟名勝而於黔滇兩省
紀述尤詳其於山川景物之足供眺望遊賞者尤再三致意描
寫景物宛然在目品題臻鑒殊多意趣文筆亦古雅有致使讀
者低徊慨慕於其間而不能自已雖間亦徵引典籍考證故寔
然大抵皆簡核有法非若恃才者流之旁徵博引使讀者如墜
五里霧中要之凡其所記皆言簡意賅質而不俚惟全書所紀
行程不盡標其日月於體未純是為小疵然瑕不掩瑜可謂言

之有物者矣。

滇遊日記不分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包家吉撰、家吉錢塘人、其始末無考、是編蓋其從幕遊滇時之所作也、先是光緒元年乙亥七月上浣、家吉在陳寶渠（福勲）幕府、適寶渠奉欽差查辦雲南事件湖廣總督李瀚章委調隨滇辦事、家吉因從之入滇、自七月初十由湖北至上海、迄光緒二年丙子五月十二日返滬、前後凡十閱月、皆按日為記、以成是編、據其卷末自緒云、是役也、往來凡十閱月、所歷吳楚皖蜀滇黔等省、凡夫道途險折、山川形勝、以及人情風土、天時風雨、朋友往來、談笑讌會之事、逐日登記、不過備他日查覽、不忘足迹所經、是其日作書之意、畧可概見、今考其行程、蓋自光緒元年乙亥七月十一日、由上海啓程、由吳而皖、而楚而蜀、而黔、而滇、十月十五日至滇垣而止、光緒二年丙子三月十七日、復循原路返滬、書中於沿途所歷郡縣、山川、古蹟、名勝、風土、民情、皆引古証今、詳為紀載、採摭遺迹、考覈故實、舉凡民風物態、地險時變、以及碑碣文字、朋友讌集、皆參酌會萃、疏通而述明之、文筆典雅、敘述簡核、描寫景物、尤宛然在目、使讀者低徊而不忍釋手、又其於當時官場瑣事、市廛物價、亦多所紀載、足以考見當時社會情形、是其所紀、不惟志其遊蹤、且可以作史料觀矣、

惟書中於所過村鎮、往往不詳其所屬郡縣、使讀者無從稽考、是其小疵、然瑕不掩瑜、終不失為遊記中之佳作也、

閩行日記不分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俞樾撰、俞樾字蔭甫、號曲園、德清人、道光進士、官編修提督河南學政、罷官歸僑居蘇州、一意治經、以高郵王氏為宗、其大要在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由經以及諸子、皆循此法、自少至老、著述不倦、主講杭州詁經精舍至三十一年、光緒末卒、年八十有六、所著有春在堂集凡五百餘卷、是編蓋其光緒十二年丙戌正月二十六日由杭入閩、道中日繫心賞、按日錄記而成、故名閩行日記、其行程計為正月二十七日自杭州登舟啟程、二十八日過桐廬、二月一日過七里瀧、二日泊三河、三日至蘭溪、四日泊武義縣、五日至永康、六日乘藍輿發永康、宿王碧家、七日過縉雲縣、八日至處州、度河登舟、九日泊峙川渡、十日至溫州、十二日至瑞安、十三日度分水關而入閩境、十四日宿福鼎縣、十五日宿楊家溪、十六日至霞浦、三月十三日復循原路還杭、書中備記所過山川名蹟、大抵皆描寫景物、蓋僅記遊蹤、故不及其他、文筆清麗可誦、雖篇帙寥寥、然於遊蹤所及、舉凡山川之幽窅、形勢之險夷、莫不備載、可稱簡潔有體、惟其所過村鎮、河渡、雖詳記風景、而往往不言其屬於某縣、是則不免白璧之微瑕、雖然描寫境物、宛然在目、使讀者低徊不忍

釋手，則亦遊記中之佳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閩遊紀略不分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王澧撰。王澧字勝時，華亭人。所著有鋤園集行於世。是編為其所作遊記之一。惜無年號可考。[illegible]閩遊始自壬辰孟夏，迄於癸巳嘉平。據王澧之時代考之，則[illegible]之作，或在[illegible]間。蓋紀其壬辰癸巳兩年閩遊見聞也。其書不分卷，亦不紀行程，但就其所見山川景物、風俗物產，隨筆載紀，故名曰紀略。都凡十有八則。今考其行程，自壬辰仲夏過建州，下延津，以達於三山。自三山取道長樂，過福清，至莆中。又自惠安至泉南，過同安，至清漳。復至延津，至順昌，至樵川之光澤，入江右境，為建昌，為撫州，為南昌，為南康，入江南境，為毗陵、秋浦、牛渚，至於白下。書中猶寫景色，臚列品物，紀其遊蹤所歷，凡山川之幽窅，草木之敷榮，皆宛然在目。如其紀仙霞之勝，謂其叢山深阻，盤紆迴互，高入雲表，深臨絕壑，行者蟻緣而上，猿引而下，仰視前峯，高踰於後，一日之間，登頓數次，稍就夷處，跳為獨衙，列次即舍。往時商旅出途，朝夕聞唄，亦有當壚調笑，倚布徽歌，兵燹之後，空山設戍，猶存顏守，至者如歸焉。初入山間，泉聲淙淙，在石齒間，行久之，聲益急，輕者鳴絃，重者沸湯，土人因其高下，引流垂折，阡陌鱗次。若此之類，文筆頗為雅潔，使讀者低徊其間，可當臥遊，定

如因風俗而及土產、稽求品名、臚列頗詳、亦足資採擷、識遊記中之佳作也。

順寧雜著不分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劉靖撰。劉靖、河南人、乾隆間舉擻來守斯郡。按順寧、漢益州郡徼外地、名慶甸、蒲蠻居之。隋唐以後、為蒙氏所據。宋葉於段氏。元始內附、置順寧府及慶甸縣、尋省縣入府。明初為順寧土府。萬曆時置流官。清因明制、旋置順寧縣為府治。郡志自康熙三十九年庚辰、郡守董永芰始創修之。雍正三年乙巳、郡守范溥復續修之。是編則乾隆間劉靖蒞治斯土時之所作、其體例在方志雜史之間、蓋就其聞見所及、公餘隨筆載記、故名曰雜著。其書不分卷、亦不分門類、凡雜記十則。今考其書、大抵紀順寧一鄉之故寔、考古證今、務求傳信。如其紀順寧三土司之沿革、窮源盡委、紀載頗稱詳審、足補志乘之闕遺。又其臚列土產、稽求品名、如橄欖、鷄血藤、香櫞、蚺蛇等、莫不考其形態、詳其用途。且凡所紀載、皆斯郡之特產、非如其他地志雜記之侈陳事物、有似類書。它如山川建置、軼聞逸事、足資採擇者亦多。文筆雅潔、記述不苟、尤無說部沓雜之習、固地志之支流也。惟所列故寔、悉不列其書名、遂使出典無徵、考證莫由、是其體例之可議者。又篇帙寥寥、掇拾未富、雖雜記之作、本不足以言精核、然順寧為苗夷所居、與內地風俗各殊、是編乃無一語及之、其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疏略之處，尤不一而足，是則探訪之功，寔有未逮，不得不有以責賢者也。

雲南風土記不分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張詠撰。張詠，江蘇太倉人。其始末無考。是編蓋其出宦滇南時所作也。全書不分卷，亦不分門類，大抵就見聞所及，隨筆載記，都凡十有三則，雖篇帙寥寥，而於滇南土俗民風，多所紀述，又或因風俗而及土產，搜求品名，分條臚列，足資考証。其它軼聞逸事，足供採擷者尤多，叙述亦尚稱雅潔。按滇為西南邊省，道途修阻，傳聞不免失真，而古昔輿記柬筆之人，又未必親至其地，輾轉因襲，紀載尤不能無誤。張詠久宦於是，得以遊覽詢訪，究其詳悉，故見聞較切。今核其所載滇南風俗物產，皆頗有

寔錄，非同泛常，足補志乘之闕略。惟其体不全為地志，亦不全為小說，例頗不純。又据拾未富，不免多所遺漏，如滇省種類綦繁，風俗各異，是編既專記風土，自宜詳為記載，而乃其所錄不過猓玀一種，餘皆闕而不載，寔為鉅漏。且抉擇亦未盡善，往往雜採稗官家言，捎涉荒唐，如謂浪穹縣鳳羽山，俗傳鳳凰死此，每歲八月間必有異鳥百千為群，啁啾翔飛，七晝夜方散之類，純為齊諧志怪之語，乃亦牽連並錄，殊為無謂。至於事皆不著所出，拉雜叙述，漫無統系，是則雜記之体大抵如是，固不必獨責是編，總之其書寔瑜不勝瑕，終屬非精核之作，也不過地志

之支流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滇黔土司婚禮記不分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陳鼎撰。陳鼎原名太夏，字為鼎，因官飄削籍，始易名為鼎，字定九，號子重，江陰人。年方十歲，即從其季父遊宦滇南，甫一載而失其季父歿於官，數口之家，旅食維艱，因流落滇南。年十六，舉於滇。明年還自京師，娶滇東土司龍氏女。年二十而龍氏卒。明年續娶錢氏，隻身赴幽燕，復自燕而秦，未及返滇，而滇逆變作。遂自京師從大將軍南征，越二年入閩，筮仕永川，尋以詿誤除名，因捨官從幕，及滇黔大定，再返滇南，錢氏已先歿，自是復從幕四方，嘗仿元祐黨籍傳之例，著東林列傳，又有留溪外傳、滇黔紀遊、黃山志概、竹譜、荔譜、蛇譜諸書行於世。是編並其紀初娶龍氏女時土司婚禮之作也，據其篇首自記云，今曩所記洞中風土一冊，四子皆請付梓，或者母氏藉此其久遠乎，則是編是陳氏洞中風土記之一部分，專紀土司婚禮，故名曰滇黔土司婚禮記，其書不分卷，首述滇黔土司姓氏沿革，次紀其與龍氏結婚之禮，自問名、拜允、納采、下聘，以及親迎奠雁，靡不一一詳載，今更因婚禮而及服飾、苗語，與夫宅第之構造，序次詳贍，條理秩然，足供採擷者甚多，考其禮制，大體雖一遵周禮，然亦多特殊之風習，如以十一月建子為歲首，又如女子不沐，臨嫁

日一沐，沐畢，塗以蘇合油，貧者塗以羊膏，故膚如凝脂也。又如仲家、牯羊苗、黃毛犵狫、白猓猓、黑猓猓、五墩人，以跳月為婚，皆不親。跳月為婚者，元夕立標於野，大會男女，男吹蘆笙於前，女振金鐸於後，盤旋跳舞，各有行列，謳歌互答，有洽於心，即奔之。越日送歸母家，然後遣媒妁請聘價焉。既成，則男就於女，必生子而後歸夫家。若此之類，悉其俗之奇特者，治民宰學者，寔可資為鉏助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黔中紀聞不分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張澍撰。張澍字時霖，一字伯瀹，號介侯，又號介白，武威人。嘉慶四年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改官玉屏知縣，調永新知縣，治事簡而持法嚴，好責善於上官，文章能震為時所稱，所著有姓氏五書、養素堂集等書，又輯有二酉堂叢書行於世。是編專其嘉慶九年甲子出宰黔中時平所作也。其書遍搜舊聞，多採遺逸，自經史子集及稗官野乘小說之類，靡所不採，更益以見聞所及，於黔中山川道里、風俗氣候、古蹟物產，與夫理闕逸事、瑣織鉅細，莫不備載。間或擬以諸家及自作詩文，紀載博雅，文章古雅，蓋澍以文章見稱於當世也。是編之作，意在為文，不以立宗言為宗，故文字奇異，筆力雄偉，而取材精失之僻陋，無所統系。今觀其紀事，固多足補方志之闕略，無雜採小說，不核真偽，如化虎、祝尸為鬼風鬼之類，涉及荒唐者，亦往往而有。其養素堂集中，收錄是編記述諸條，凡十之二三，率皆依史漢書存遺字之例，而變本加厲，用小說學家編之體，更採諸字書中奇字或體以益之，舊例不純，蓋不免文人之積習，加之意在修飾文彩，於是持擇僻典，先塞篇幅，尤為無謂。又考是編刻本，刻有粵雅堂本、養素堂本、桂陽態氏刊本，及黔南叢書本四種，皆易右鐺

黔書凡一百則釐為八卷蓋以濟南田雯有黔書之作因易名續黔書其實是編為張氏居黔雜記與黔書體例自殊初非續田氏之書而作也是本題曰黔中紀聞蓋仍用張氏原名惟不分卷次且所收僅八十有五則蓋略有刪節已非原書之舊矣考諸本之中惟熊氏刊本較為簡易與蒼雪堂本及粵雅堂本大相逕庭增減不同者甚多是本文從字順簡潔易讀殆即據熊氏刊本而略有刪節耶

黔記不分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李宗昉撰宗昉字靜遠號芝齡江蘇山陽人嘉慶進士道光間官至禮部尚書專心盡職不以矯激沽名所著有聞妙香室詩文集致用叢書等行於世是編蓋其嘉道間出官於黔時之所作也其書紀黔中山川古蹟風俗物產頗資異聞全書不分卷亦不分門類大抵隨筆載記都凡若干則故名曰黔記雖篇帙無多然敘述尚稱雅潔鉅細莫不備載序次詳贍頗稱有法其於黔苗種類風俗紀載尤極博洽若猓羅白猓玀宋家苗蔡家苗卡尤狆家㐹龍狆家青狆家花苗白苗青苗黑苗東苗西苗夭苗猳苗打牙犵狫豬屎犵狫紅犵狫花犵狫水犵狫鍋圈犵狫披袍犵狫林猪苗犵獞苗㚇人洞人猺人楊保苗𦫙獷苗九股苗八番苗紫薑苗谷蘭苗陽洞羅漢苗克孟牯羊苗洞苗狑家苗狪家苗水家苗六額子白額子冉家蠻九名九姓苗爺頭苗洞崽苗八寨苗清江黑苗樓居黑苗黑山苗黑生苗高坡苗平伐苗黑狆家清狆家里民子白兒子白龍家凡五十餘種是編皆一一備載足補圖經之闕略治黔省苗夷社會者寔可資為鉅助焉惟記述皆得之傳聞多取稗官家之言時雜齊東之語又事皆不著所出体例既不全為地志亦不全為小

說例頗不純是其可議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黔囊不分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檀萃撰檀萃字默齋望江人乾隆二十六年辛巳進士歷官黔滇工書法是編蓋其乾隆嘉閒出宰黔中時之所作也按檀萃之出宦於黔也所至輒取其地之山川古蹟土俗風氏以及瑣碎故寔就所見聞於簿書之暇乃別條錄之輯為是編名曰黔囊其書不分卷亦不分門類大抵隨筆載記体例在地志雜史之間今核其所紀多一鄉故寔而得之傳聞者其紀黔産也於山則有箐雞林雉茨豬竹貓於水則有黃尾赤甲短頭長唇石花銅葉於菜則有玉屏之黃芽普定之雞樅於果則有施秉之柑貴定之梨他如黃連蛇等所舉皆黔中特産又其紀黔之工業亦頗稱詳核足補志乘之闕略惟其紀山川古蹟往往雜採小說間及神怪未免稍涉荒唐如謂北山在青溪城內高數千仞上有瑞雲峰雲出峰頂靄靄舒空五色相宣結為繖蓋群真胥會天樂琅琅秋月清澄涼颸微警往往子夜或有見之不為常也又如紀田仙洞之巨蟒大風洞之風伯皆齊諧志怪之談是編乃不加抉擇不核真偽悉登簡牘殊嫌其龐雜總之其書近於小說者凡十之七八取材僻陋無所統系雖文辭雅潔然但知修飾文彩於事寔多未體其難以傳信蓋小說家者流

終不足以言著作也

黔中雜記不分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黃元治撰元治安徽歙縣人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奉除書判平遠明年甲子與太守孫茲庵同時去職是編蓋其解職後之所作也據元治自稱受事僅百日於茲土無毫髮補益而諸苗父老反以其速去相款惜於此見荒徼人心猶足與為善余冀官斯土者仁漸義摩導苗民於為善之路爰取風土畧記之以告後之君子是其作書之意略可概見今考其書雖名黔中雜記然稽其所紀寔僅限於平遠一府蓋就其居平遠百日中見聞所及隨筆載記雖不分門類然敘述簡核條理秩然多足供採擷者其於平遠一郡之建置沿革學校田賦莫不畢載而其尤足繫人意者則在於紀述苗蠻風土之博洽寔事求是務在傳信於平遠一郡苗夷之種類風俗臚列頗詳大抵皆志乘之所不載者其於苗民之性習與夫誘導之方尤再三致意蓋其書之作意在以治苗之道宣示後之官斯土者實宜其獨詳於此也惟其体裁既為雜記自與志乘殊塗故据洽未富紀載亦不免於疏略如山川道里之類皆缺而不載其体例不全為地志亦不全為小說例頗不純且凡所紀載多得之傳聞鮮有引証寔未盡精核斯則雜記之作終不可立於著作之林也不過

地志之支流而已

絕域紀略不分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方拱乾撰拱乾字坦庵桐城人明天啟進士官左諭德兼侍
讀李自成陷北京被執入清官少詹事以江南科場案納賄作
弊其五子章鉞在取中之內坐流寧古塔後釋歸改字甦庵所
著有寧古塔志方詹事集行於世是編蓋其遣江南科場獄[illegible]
遣戍寧古塔時之所作按拱乾自順治十五年戊戌至十七年
庚子流居寧古塔凡三年因就其見聞所及隨手綴錄而成是
編書名絕域紀略然稽其所紀寔僅限於寧古塔一地意者蓋
拱乾別有寧古塔志一書是編不過掇拾瑣語故題是名其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都凡十有七則於寧古塔之沿革氣候疆域山川物產風俗與
夫墜聞逸事莫不備載大抵隨文雜記不分門類故拉雜叙述
無所統系其体例還近於小說家言又考其書之所紀不多引
典籍類得之傳聞所稱寧古塔不知何方興歷代不知何所屬
數千里外無寸碣可稽故老[illegible]間相傳當年曾有六人坐於阜
滿呼六為寧公坐為特故曰寧公特一訛為寧公台再訛為寧
古塔矣如此之類皆出傳聞無所根據然其紀物產風產多得
之聞見遂較一般志乘之但知侈陳事物者為詳審如紀滿人
之跳神及喪葬之風俗皆為一地之特有者總之其書雖不過

十有餘則。然其於寧古塔之形勢風土，則言之尚稱詳悉，足補志乘之闕略，蓋亦為地志之支流也。

卜魁紀略不分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英和撰。英和，滿洲正白旗人，姓索綽絡氏，字定圃，號煦齋。少有異才，和珅欲婿之，不可。乾隆間成進士，殿試恐為所中，乃變易書體得免。仁宗即位，首言開捐之弊，有永停捐例之詔，吏治為之一變。道光間請行海運，數主試，尤風雅愛才。官至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坐督寶華峪工程不堅，落職戍黑龍江，尋釋回。有恩慶堂集行於世。是編蓋其謫戍時之所作也。按卜魁字亦作卜奎，即今黑龍江省治。卜魁者，滿洲方言也。滿語魁作克依切，有音無字，因以魁或奎代之，或又作博克，西皆由音譯之異也。是編不分卷，都凡六十有六則，取卜魁地理、建置、官師、武備、

風俗、物產，以及墜聞遺事，隨所見聞，分別條錄，大抵皆紀述詳核，非同泛常。而其尤足饜人意者，則在於紀述沿邊各地之兵額、軍器、戰船，以及火藥、鐵匠，各具不備載。如其紀每歲六月派三城協領至俄羅斯界，分路巡視，謂之察邊。若此之類，皆足以考見當時沿邊各地國防情形。又其紀物產，亦能舉其特跡者，非如普通方志之鉅細不遺，有似類書。是其體例雖異於方志，然於方志之闕略，多所增補。惟拉雜並錄，無所統系，疏略之處自亦不免。且凡其紀載，皆得之傳聞，無所引據，使後之讀者，

從攷證此則雜記之作所以不能立於著作之林也

卜魁風土記不分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方觀承撰觀承字遐穀號問亭亦號宜田桐城人祖登嶧父式濟皆以朋友負罪牽連謫戍黑龍江同戍塞外雍正間平郡王福彭征準噶爾觀承為記室乾隆間自直隸清河道累官直隸總督曾掌治河洞徹地勢相時決機前後數十疏從之輒利工詩及書卒謚恪敏有述本堂詩徵香集燕香集問亭集等書行於世是編蓋其幼年隨父謫居黑龍江時之所作也按卜魁字或作卜奎即今黑龍江省治卜魁者滿洲方言也滿語魁作克依切有音無字因以魁或奎代之或又作博克西亦由音譯之異也其書不分卷釐為十有八則大抵隨所見聞分別條錄所載卜魁土俗民風以及瑣碎故實敘述尚稱雅潔又於風土之外間及地理物產或為志乘所不載或載而未詳者類皆寔事求是非同泛常今按其所紀如城南獨柳土人皆神祀之厥其枝則病又如泥撲家人穰病祈神列植松樺於野徧挂牛羊肉羅拜其下若此之類皆足資異聞治民俗學者寔可資為鉅助惟捃拾猶嫌其未富如跳神為滿洲通行之風俗寧古塔一帶其風尤盛是編乃無一語及之寔為鉅漏且事皆不著其所據亦不詳其流行之地域編次繁複漫無體例是則未免可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矣又考其書篇帙寥寥殆為刪削不完之本耶

寧古塔紀畧不分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吳振臣撰振臣字南榮小字蘇還吳江人吳兆騫子兆騫遣戍寧古塔生於戍所兆騫遇赦從入關終身不仕是編蓋其康熙六十年辛丑入關後追憶舊遊之所作也自謂余生長遼陸入關之歲已為成人其中風土人情山川名勝悉皆諳習頗能紀憶今年近六旬頭髮漸白回思患難時不啻隔世誠恐久而遺忘子孫不復知乃祖父之閱歷艱危此長夏無事筆之於紙以為寧古塔紀略是其作書之意略可概見其書不分卷都凡二十有一則案吳兆騫遭順治十四年丁酉科場之獄坐流寧古塔以次年戊戌八月出塞振臣母葛瑞人於十八年辛丑二月到戍所康熙三年三月十四日生振臣小字蘇還取生還故里之意且以漢蘇屬國相況也是編紀事即始於是大抵以其父子戍居生活為經而旁及戍地沿革疆域山川物產風俗與夫當時瑣事皆隨所見聞一一具載雖拉雜並錄無所統系然凡所紀載皆簡核核有法詳寔不苟而其尤足饜人意者則在叙述當時有關斯土之史寔及其紀載風俗鉅纖細靡不兼核非惟足廣見聞并可以考文獻雖其體例在小說雜史之間然與普通志乘之徒以賜承登臨流連光景稱勝者固不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草也。

臺灣小志不分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龔柴撰。龔柴，寶汲人。其始末無考。按是編篇末紀咸豐十年、英法與中國立約，開埠通商，淡水其一也。同治初，又開基隆、打狗二埠。十三年，臺灣生番殺日本商人，日以索賠為名，頗有交吾。近法人攻佔基隆，約定退出，考法軍據臺灣在光緒十一年乙酉，則龔柴蓋同光間人，而是編實成於光緒十一年乙酉，中法定約之後。其書不分卷，亦不分門類，以資號籌，大抵隨文載紀。體例在地志雜史之間。全書以建置沿革為經，而旁及山川道里、田賦、地畝、風俗、物產，與夫臺開邊事，皆隨所見聞，具載無遺。考古證今，務求傳信，雖不標地志之名，然核其所紀臺郡沿革、圖地志之類，足補圖經之闕。蓋其書之作，意在舉臺郡之大要，以為識時務者資。故於斯土之建置沿革及其與外人之交涉，尤再三致意。按自沿海弛禁，臺郡為海中孤島，與外商交涉尤繁。日本荷蘭皆築城設市，經營建置。鄭成功父子亦據其地，以抗清師。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清人始定其地，設分巡道，領一府三縣以治之。其後雖屢經兵燹，然以海禁既開，外交孔繁，是編於此，皆網羅遺逸，究其詳委，是其最足饜人意者。又其於臺郡風俗物產，紀載亦頗稍精核，惟篇帙寥寥，援據未周，且其

所山川田賦等、又皆地志所已載、而別無無劉聞、是則不免白
璧之微瑕矣、

太上靈寶天地運度自然妙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玄部本文類人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按其書時
代雖不可考、然經中太極真人所誦詩十首、皆五言韵語、多
用析字之法、暗藏史事、圖作玄虛、其第二首云、玄運金馬來、古
月侵神州、其第七首云、庚辰胡勢壬、午有奇貴明金無傷人、
刀曲不覺痛、其第九首云、昆嵩信可貴、和氏至壬辰、十八既出
治、子來合明真、按其詩義推之、蓋謂庚辰之年、強胡入寇、壬午
之年、則平定劉[illegible]（案所金刀為劉字之析字）賊之亂、至壬辰而有李（案十八子為李字之析字）
氏者、治平天下、考之史乘、其事適與唐初史蹟、如合符節、

按自隋大業十一年乙亥、至唐貞觀三年己丑、突厥屢寇中原、
貞觀四年、太宗伐之、獲頡利可汗、平定胡亂、六年壬辰、宴辟臣
於丹霄殿、天下治平、又唐高祖三年庚辰、劉黑闥自稱漢東王、
秦王破之、其事與寔之相合、當非偶然、故竊疑其書之成、約在
晚唐之世、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大
旨在推闡天地運度自然之妙、言學道之士、志在昇度、求無為
之道、當知學道精研、能明運度、庶災去厄、即得安之、如其不爾、
雖自求道、終年不得、而希昇度、將費其工夫、卒至徒勞、末載拜
消劫運之法、依而禳之、可超大劫、其文多於經中、雜以韵語、並

因襲釋典也、

太上黃庭內景玉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玄部本文類人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獻通考經籍考、皆著於錄、作一卷、明白雲霽道藏目錄同、按晁公武讀書志載此書、稱題大帝內書、藏暘谷陰、梁丘子叙云扶桑大帝命暘谷神王傳魏夫人、一名東華玉篇、又陳振孫書錄解題云、是南嶽魏夫人所受者、魏舒之女也、考古有兩魏舒、一為春秋時晉人、一為晉人、所謂魏夫人者、未詳其為誰是女、故是經時代、亦不可明知、然王羲之既書寫之、則其書之成、最晚亦當在東晉之初、是編不分卷、舊為三十六章、皆七言韻語、其書

蓋從參同契脫化而來、以攝收天地之氣於体內、而為長生之原、則黃為中央之色、稱日体內、蓋即吾人之心也、庭為四方、稱曰外境、蓋即日月星辰之類也、晁公武讀書志云、黃者中央之色、庭者四方之中、外指事即天人地、內指事即肺心脾、故曰黃庭、（案通考庭字下有內景二字、元刊本通考無之、則無內景是矣、）今考其書大旨、意在整理体內之元氣、以與外界之日月星辰一致、殆即道教之所謂奔於日月也、其根本元炁所宿之處是為脾臟、其說多用隱喻、而以韻語出之、如上有章第二云上有魂靈下關元、左有少陽右太陰、後有密戶前生門、出日入月呼吸存、全書大抵類此、後世道

流多尊崇之、其事蓋見於真誥協昌期焉、

太上黃庭外景玉經三卷（在道藏洞玄部本文類人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經籍考著錄作三卷、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同、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作一卷、注云、文獻通考作三卷、是其別有所據之本也、按晁公武讀書志載此經、稱叙謂老子所作、又陳振孫書錄解題載此經、稱是南嶽魏夫人所受者、魏舒之女也、考唐以前史有兩魏舒、一為春秋時晉人、一為晉人、未知所謂魏夫人者、果為誰氏女也、故是經之時代、亦不可確知、然法帖中有晉王羲之所書是經、則其書之成、最晚亦當在東晉之初、殆無疑義、惟崇文總目云、記天皇氏至帝嚳受道得仙事、此本則無之、又據晁公武讀書志云、與法帖所載晉王羲之所書本正同、而文句頗異、其首有老子（案道藏本此二字作太上）閑居作七言、解說身形及諸神、兩句、其末有吾言畢矣勿妄陳（案道藏本陳作傳）一句、且改淵為泉、改治為理、疑唐人諱者附益之、則是編蓋已非隋唐之舊矣、其書都凡上中下三卷、大抵從參同契脫化而出、指黃為中央之色、庭為四方之中、外境為天地人、內境為肺心脾、故以黃庭外景玉經名其書、核其大旨、在於竊收天地之氣、以為長生之原則、其說多用譬喻、而以七言韻語出之、要其指歸、蓋與黃庭內景

五經大体畧同焉、

元始洞真決疑經不分卷 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宿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録、詳其文体、似模擬釋典、且經中雜以七言偈語、按七言之体、據滄浪詩話謂起於漢武柏梁臺詩、然其說寔不足信、約而考之、蓋始於魏晉、而盛於六朝、且六朝以來道家者流、多模擬釋典而作道書、故就是經文体之模擬釋典、及其以七言韻語為偈、二点考之、則其書時代、雖不可知、然大抵當不出於六朝隋唐之、又考其偈言用韻之法、似與齊梁以後之韻為近、則其書之作於隋唐之世、尤無疑義、是編不分卷、假託元始天尊在恊晨臺觀、峻嶒之臺、與太上道君及十二億高真上聖、俱坐白玉獅子之座、具宣秘要開闡妙門、凡諸上聖、若有疑網之心、悉來啟問、天尊當為演說、故經中幾全為太上道君及諸上聖與元始天尊問答之辭、其文平鋪直叙反覆解釋、以決群疑、因以元始洞真決疑經名其書、大旨在於闡明修真体道之機要、首論始學之人、未入定位、當精修十行、以為階梯、漸能解發生無真實体、悟徹塵并元真性、悉皆虛假、入一相門、堅固不退、是名登頂、次論欲度一切衆生、先當入定、察其緣起、樂欲根性、差別若干、貪欲偏重、說身元寄、而破其染愛念想之心、復次則論諸戒、要其指歸、只是真性常

住湛体自然無生無滅離相離有誠信篤寔以決羣疑惟其說多牽合浮屠家言蓋非純粹道家之說也

太上洞玄靈寶三元無量壽經不分卷文在道藏洞玄部本文類人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魏晉以來顧歡著夷夏論張融著門論通源皆倡導佛道二教一致之說學者靡然嚮風於是道流之慧黠者多模擬釋典而作道書又或模擬佛經名目如道藏目錄中之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太上老君父母報恩重經及法琳破邪論所指之道士法輪經智慧觀身大戒經老子大權菩薩經靈寶法輪經等皆其例也是編名目亦出剽竊蓋佛經中有名無量壽經者道流之士因襲取其名而作是經按無量壽經為魏廢帝嘉平中沙門康僧鎧之所譯則是編之成最早亦當在六朝之世矣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今考是經蓋假託太上道君於三元宮中大會說法宣示是經內言十種違身行法十種離口過法十種除想法十種拔還根法十種絕聲色法十種儉愛欲法十種放亂習法十種洗垢穢法十種無昏惑法十種不淫想法十種不疑空法十種卑好醜法十種不邪還法十種常住無法十種絕心想法十種習善意法十種善防言法十種不[illegible][illegible]法十種不悟念法十種不彼念法十種不悠想法十種無常定法十種無常明法十種無常願法十種不退懷法十種無猶

豫法十種忍不可忍法大旨雖不離於道家之說亦多雜以浮屠家言固不僅名目之因襲釋典也

修真十書六十卷（在道藏洞真部方法類珍李奈菓重五字帙中）

不著編者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見所著錄按明白雲齋道藏目錄詳注云修真十書六十四卷杏林真人石泰撰之誤今考道藏所收是書在洞真部方法類珍李奈菓重五帙中凡六十卷疑四字當為衍文又考是編所採諸家其可考者如丹髓歌作者薛道光據趙道一歷代真仙體道通鑑云道光一名式一名道源字太原嘗為僧法號紫賢一號毗陵禪師宋徽宗崇寧五年丙戌冬遇道人石泰稽首皈依光宗紹熙二年九月初九日尸解又翠虛篇作者陳楠據仙鑑云寧宗嘉定六年四月十四日在漳州赴鶴會罷而逝又玉隆集作者白玉蟾據仙鑑云先生事翠虛翠虛解化于臨漳先生乃獨往還於羅浮霍童武夷則是書之成當在宋嘉定淳祐間道藏目錄詳註以為石泰撰殆未深考不可信也其書蓋集雜著指玄篇金丹大成集鍾呂傳道集雜著捷徑悟真篇玉隆集上清集武夷集盤山語錄黃庭內外二景玉經注十種而成一編故名修真十書按自遼金之世道教有南北二宗之分南宗起於遼劉海蟾北宗起於金王嚞南宗修性北宗修命道教性命雙修之旨自此而有先後矣是編所錄如鍾離權呂喦之鍾呂傳道集張伯端

悟真篇、石泰還源篇、薛道光丹髓歌、陳楠翠虛篇、紫庭經、白玉蟾文集等、皆南宗大師道書。是此書之作、實出於南宗道流之手。意在闡明南宗教義、大旨以修性為主、由服食煉養、以保吾人之真性、此之謂修真也。

洞玄靈寶諸天世界造化經不分卷 在道藏洞玄部本文類人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其書告眾聖品第七云、六十二億塵沙世界、或分神散体、同其生死、或化作金剛琉璃之光、考琉璃之名、始見於漢書西域傳、字作流離、琉璃蓋後起字。顏師古注云、魏晉以來、既多以供器用、則是編之作、似在魏晉之後、又考魏晉以前、道教符書、形体均簡單、多用文字複疊而成、名曰複文、及六朝之世、形体漸見複雜、此種簡單之符書、以形体不甚神秘詭異、遂歸廢棄、是編所錄諸符、形体複雜、不似魏晉以前之簡單複文、故竊疑其書為六朝隋唐間道流之所作、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全經釐為七品、品曰天尊說經開敘品第一、崑崙山王四天下品第二、日月旋照四天下及天上品第三、諸天世界大洞品第四、小劫大劫天地敗成品第五、九幽地獄品第六、告眾聖品第七、各品之下、皆附以五言韻語偈頌、及諸靈符、蓋假託太上天尊、居靈鳥山中、與諸天人宣說是經、大旨在於是闡明諸天世界造化劫運、與天地水火風、成住壞空之說、核其指歸、雖不離於道家之言、亦多牽合佛氏之說、如地水火風之類、皆採自佛經之名辭、又於經中雜以偈頌、亦因襲釋典、六朝以下、道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家經典蓋多如是也、

太上玉華洞章拔亡度世昇仙妙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緝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是編末有敘傳授經事一文云、汾州天寧萬壽觀乃閻鍊師所居之地也、迄今四百餘年、緣兵火之後、羽衣蕭疎、皇統二年冬、道衆聞孝義西郭、有杜長春者、蓋未冠童子、牧羊得遇仙真、一夕豁然頓悟、遂近聞其風而悅之、欲請本觀住庵修化、使教門復振、道衆咸喜、就孝義邀請長春住庵修化、次年杜長春暇日、因語道衆曰、余有太上真經一卷、未行於世、今欲傳授爾等、道衆皆忻忭願聞其詳、於二月真元節設醮請經、至三月上巳節設醮傳授經一卷、名曰太上玉華洞章拔亡度世昇仙妙經、遂命工鏤板、印造作帙、以廣其傳、據此以言、則是編蓋即金熙宗皇統三年癸亥（宋高宗紹興十三年）杜長春之所作、而偽託得之仙真、以自神其說、長春始末不可考、其事蹟畧見於敘傳授經事、其書不分卷、約九千餘言、凡為九章、首解釋幽牢救苦拔罪洞章、次有無動靜陰陽化生洞章、次三華始分保胎護命洞章、次天地生成二儀離合洞章、次五行備足生靈壽域洞章、次神變炁化无極无窮洞章、次存亡混合鍊炁變仙洞章、次水火騰翥長生久視洞章、次超[illegible]死脫生證凡成聖洞章、大旨在闡明度世昇仙之要、

神變炁化、出入有無、以救苦拔罪、保胎護命、其說大抵不離於道家之旨、而無道家荒誕之說、要非粗野道流之所能作也、

元始天尊說玄微妙經不分卷 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宿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云、元始天尊說玄微妙經、內存斗中精光吞服紫炁之法、按存思服炁、久為道流之所重、自魏晉方士所傳、遂為修仙之要道、抱朴子一書已言之矣、是編所論、其方法之簡易詳實、遠在抱朴子之上、決非魏晉道士所可及、故竊疑其書必較晚出、又考其書編末引三元真一經五斗真一經等、並出後世偽託、且抱朴子遐覽篇所載道經、不可勝記、而是編乃不見著錄、即魏晉以前載籍亦罕有及之者、其為晚出、尤不待辨、詳其文体、疑當為隋唐間道家者流之所作也、其書不分卷、大旨在闡明道家存思服炁之法、按學道者以存思為首要、存思者、蓋存想神物、端一不離之謂也、亦曰存想、天隱子云、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道教自天地星宿山川、以至人身五官五臟、皆有神名、學道之士、欲存思結想、以遇之者也、是編蓋宣說內存斗光之法、服炁者、道家服食燒煉之尤重者也、蓋即呼吸吐納之法、非但服己之炁、尤當服天地陰陽之氣、抱朴子至理篇所謂善行炁者、內以養身、外以卻惡、其呼吸吐納、皆有妙訣、是編蓋宣示吞服紫氣之法、治道家方術者、是經實為重要

之典籍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無上大乘要訣妙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宿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其書稱元始天尊、以龍漢之年、於大福堂國、授太上道君以此無上大乘要訣妙經、書出道流偽託、以自神其說、詳其文体、多於經中雜五言偈頌、似出六朝道流之士、模擬釋典而成、按是經篇首云、爾時天尊、以龍漢之年、於大福堂國、化作自然七寶玄臺、眾寶莊飾、懸繒華蓋、周覆一國、於中平生、放大光明、遍照十方無極世界、一切朗然、此即模擬佛經所謂天尊在林中、出眉間白毫光明、照南方大千國土、又經中多剽竊佛經名辭、其模擬釋典尤顯然可見、考六朝以來道家之流、多喜剽竊釋典、而作道書、則是編之成、其時代亦不難想見矣、其書原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大旨謂普於無數劫、所說無上道、而學道之士、得小乘法、遂謂已足、因為四眾說此無上大乘要訣、凡世間諸怖畏衰惱憂悲無明闇蔽、恒以善事度脫眾生、三界煩惱、皆是火宅、而諸眾生生、老、病、死、憂悲苦惱、愚癡闇蔽、三毒之火、教化令入無上至真之道、凡諸眾生、為生死老病憂悲苦惱所苦、為五欲財利所苦、為貪著追求所苦、受地獄畜生餓鬼之苦、更在人間、受貪窮困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如是等苦、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生沒在其中，不求解脫，遭見此厄，以智慧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眾生，此所謂無上大乘要訣，究竟法身第一義也。

元始天尊說變化空洞妙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辰字帙中）

不題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今考其書，稱元始天尊命五老上真仙都左公，出示是經，宣說八道之要。蓋出修託。詳其文体，多取駢儷，時雜韻語，考魏晉以前道家經典，文皆樸質，襄階所謂其文易曉也。是編文辭駢儷，是六朝作風，蓋齊梁以後道流之所作也。又考其書，間或剽窃釋典，擬魏晉以來道流之士，多模擬佛典而作道書，則其書之成於六朝，尤不待辨。全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其書大旨在闡明八道之要。八道者，即所謂八節也：曰立春，曰春分，曰立夏，曰夏至，曰立秋，曰秋分，曰立冬，曰冬至。此八節者，乃天上朝會朝真大慶之日，萬神羣議，諸天大聖、天真大神、妙行真人，及日月星宿、五嶽五帝、河海神靈、千億萬眾，莫不同時森然而集，三日慶會，算定天真，分判善惡，記功善罪。學者以是日清齋，首謝所犯，燒香誦經，願念咒戒，上感神明。是經言思神念真、空洞變化、四時形景，以求飛仙之要，與夫八節悔謝願念、咒戒除罪、定生真法。末附靈真八道變化空洞五景隱符，以翱神經之用，隨色書之繒上，佩身八年，必獲真人除讀，行道存思，然後可以散降罪籍，上名金簡，此所謂變化空洞也。其文雖

繁麗而浮淺，道流之作，固皆如是也。

元始洞真慈善孝子報恩成道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稱字號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考魏晉以來，顧歡著夷夏論，張融著門論，通源皆倡導佛道二教一致之論，於是道流之黠者，多模擬釋典，而作道經，如法琳辨正論所揭真步虛品偈之全襲妙法蓮華經，是其例也，又或模擬佛經名目，如高上玉皇本行集經，乃剽竊佛本行集經之類，是編名目，蓋亦模擬釋典，考小乘佛經，有佛說孝子經及佛說父母恩難報經各一卷，是編之名，即因襲之而成，詳其文體，似出隋唐以後，道流之所作，全書不分卷，大旨在宣示三真至孝真王

報恩成道之蹟，以明孝治天下道合天地之義，辭意互設理事文參於至孝慈順之旨，所發無遺，首言孝心高達，神力无比，迴天轉地，制御陰陽，與夫至孝之道，次言敬天順地，朝禮三光，如孝父母，復次言十惡五逆，孝道所忌，不合聞道，應須遠避，勿相親近，无上大道，說此教戒，為下世明王，孝治天下，及孝子報父母恩之軌則，使天下太平，八表歸一，咸遵至孝而得之，其文樸質，不尚浮華，不引經卷，然核其大義，多取儒家之論，以暢其說，蓋以孝治天下，本儒家之精義，是編融會道儒而大要不離於道家之旨，持論亦頗稱近正，較之其他荒誕之說，自

有其可取者在也、

太上玉佩金璫太極金書上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宿字號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考魏晉以前、道家經典、其所錄道教諸符、名曰複文、形体均極簡單、大抵皆用字複疊而成文、及六朝之世、此種簡單之符書、因形体不甚神秘詭異、而漸見廢棄、易之以變化複雜之符書、是編所錄諸符、形体皆極繁複、不似魏晉以前簡單之複文、故彌疑其書當出於六朝之後、又考吐納服炁之法、久為道流之所重、抱朴子一書、已嘗言之、然其說之盛、寔在六朝之世、是編極言吐納之道、頗稱周詳、決非魏晉以前道家所可及、是其書之出於六

朝隋唐之間、尤顯然可見、其書不分卷、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內有玉佩太霄隱書洞飛寶經、九天化生三元九真寶神內諱、太極金書祕字三元九真陽符、金璫太霄隱書洞飛寶經、太極金字玉文九真陰符、朝禮九天魂魄帝君求仙上法、玄真洞飛二景寶經、今考其書、蓋假託元始天王、與太帝君、共乘碧霞流飈紫蓋、上登九玄之崖、有青鳥來翔、口銜紫書、集於玉軒、飛空下降、授天王太帝二君以是經、大旨在於宣示存思日月二景之法、寔道流服炁求仙之上道、蓋欲使道流之士、各以節日、存日月二景之神、思執之身、以呼吸吐納之法、超凡入

聖人大旨尚稱近正，而能不惑於方士之詭說，殆非虛妄道流之所能作也。

元始天王歡樂經不分卷（左道藏洞真部本文類宿字號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今考其書，蓋假託元始天尊為九炁天君說此經文，使諸國王悉得歡樂，率土安寧。詳其文体，似非唐以前人之所作，大抵撲撮佛典，文辭亦多浮淺。考其所錄真人、童子、玉女、金剛、神王、將軍之名，道家不見於唐以前經典，是其書之晚出，尤不待辨。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云：元始天王歡樂經一卷，經中第一有無動靜章，第二保胎護命章，第三二儀離合章，第四五行備足章，第五神變炁化章，第六嘌炁變化章，第七長生久視章，第八證凡成聖等九章。今道藏所收是經，在洞真部本文類宿字號中，則既不分卷，亦不分章，疑道藏目錄詳註之分為九章者，當別有所據。白氏誤為是經，其書多陳治國之道，蓋為人君說法，使諸國王悉得歡樂，故以歡樂經名其書。大旨謂人王國主，造惡者多，皆由業緣所感，不信罪福宿命，若國主人王及妃后大臣，發心皈依，供養三寶，廣建福田，受戒持齋，懺悔發願，救濟窮厄，解免囚徒，開赦罪人，省諸賦役，遠離酒色，而普令人民廣修功德，講說大乘，天尊當遣真人、童子、玉女、金剛、神王、將軍各數十人擁護國王，保祐人民，使王及后妃、大臣王子，皆得輕舉，歡樂無極。其文浮

淺平易寔罕有精義焉、

三洞神符記不分卷 在道藏洞真部神符類張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考其所引諸書、其時代可知者、如三洞珠囊、為唐羽客王懸河撰、其他如三皇經、本行經、三十九章經等、其作者雖不可知、然大低皆六朝隋唐間、道家經典、則是編之成、其時代雖不可考、然其為唐宋間道流所作、似無疑義、其書不分卷、內記三元八會六書之法、雲篆、八体六書六文、符字、八顯、玉字訣、皇文帝書、天書、龍章、鳳文、玉牒金書、石字、題篆、玉字、文生東、玉錄、玉篇、玉札、丹書

墨籙、玉策、福連之書、琅虯瓊文、白銀之編、赤書、火鍊真文、金壺墨汁字、瓊札、紫字、自然之字、四會成字、琅簡蕊書、石碩書、符訣東方蒼精飛雲玉篇、南方赤字玄精凝章玉篇、西方流精神英玉篇、北方紫冊玄冥玉篇、中央飛英總雲玉篇、按符籙禁咒、為道教之方術、符籙之興、其來久矣、古代道書、如太平經抱朴子等、莫不有之、由簡單而趨於複雜、隋書經籍志云、受道之法、先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是道教諸符、錯在三洞經法中、是編詳而考之、舉凡三洞諸符之文字書法等、莫不詳核、大抵據唐以前道書以

立說。凡所徵引，皆一一標其出處，較其他道流之作，尤深合著述之法。治道教符籙者，是可資為鉅助焉。

上清大洞真經六卷 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荒字帙中

宋蔣宗瑛校勘。宗瑛茅山上清三十八代宗師，字大玉，自號沖妙先生，毗陵人。幼習舉子業，長游四方，居越之金庭山二年，嘗於石壁間得登真隱訣一書，遂挾之來華陽，從湯先生遊。理宗時朝廷行郊祀禮，久雨，召禱祈輒應，乃賚賜錢萬緡，繕修宮宇。還山累表乞謝，不允。開慶改元，託疾游廬山，過鄂渚之亂，乃過天目山，往來永嘉山水間，註大洞玉經十六卷。元至元十八年辛巳，世祖皇帝降特詔徵之，不獲辭，比至燕都，六月二十七日無疾而化，弟子奉冠履歸葬藏真之山。是編蓋其宋度宗咸淳間居九華時之所校勘，而嗣法程公端之所梓行也。其後嗣道者熊常一復募工刊之，而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為之序。是編所據殆即熊本。編首有序，茅山上清二十三代宗師觀妙先生朱自英序，編末有程公端及張宇初後序。按上清大洞真經者，上清大洞寶經之首經，一名上清大洞高上三十九章經，一名三天龍書，一名九天太真道經，其書著撰人姓氏，而道家者流則託之玄微十方元始天王。元始天王者，為上清之道祖，大洞之至尊也。元始天中之尊也，其說謂上清三十九帝皇迴真下映入兆身中三十九戶，各由其所貫之戶，著經一章，以領括百神

招真辟非、元始天王總彼列聖之與旨集成是經、故名三十九章經也、今考其書、魏晉以前不見於著錄、且書多用五言韻語、夫七言韵語、舊說始於漢武柏梁台詩、然其說寔不足據、七言之興、當在六朝、則是經之作、最早亦當在是時、又考列仙傳記、行持是經、超凡入聖者、隋唐以前、不乏其人、則亦未必非隋唐以前之古籍也、其書大旨以脩鍊之道、必本於養炁存神、遂去慮使炁凝神化物、絕慮觸無毫髮之間礙、而後復乎溟滓混沌之始、全經分為三十九章、首高上虛皇君道經、次上皇玉虛君道經、次皇上先生紫晨君道經、次太微天帝君道經、次三元

紫精君道經、次真陽元老玄一君道經、次上元太素三元紫君道經、次上清紫精三素君道經、次素靈陽安元君道經、次皇清洞真道君道經、次高上太素君道經、次皇上四老道中君道經、次玉晨太上大道君道經、次太清大道君道經、次太極大道元景君道經、次皇初紫靈元君道經、次無英中真上老君道經、次中央黃老君道經、次青精上真內景君道經、次太陽九炁玉賢元君道經、次太初九素金華景元君道經、次九皇上真司命道君經、次太皇上真玉華三元君道經、次太一上元禁君道經、次元靈黃房真晨君道經、次太極主四真人元君道經、次金闕後

四斗中真七晨散華君道經、次晨中皇景元君道經、次金闕後聖太平李真天帝上景君道經、次太虛後聖元景彭室真君道經、次太玄都九炁丈人主仙君道經、次洞清八景九玄老君道經、次東華方諸宮高晨師玉保王青童君道經、次扶桑大帝九老仙皇皇君道經、次小有玉真萬華先生主圖玉君道經、次玄洲二十九真伯上帝司禁君道經、次太元晨中君峨眉洞室玉戶太素君道經、次九靈真仙母青金丹皇君道經、各章之中、並附存像、其中多是身中百神之名字及其所生所居、凡宮室山林樓台池館、莫不畢載、大抵以生門死戶、雌抱雄為主、混合百神

各居其所、各理其務、以存養自己神炁、道流之士、以為奉持是經、則天真下降、與兆身中神炁混融、蓋長生死之道也、

高上玉皇本行集經三卷 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盈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其書蓋假託元始天尊在清微天中玉京金闕七寶玄臺玉皇宮殿與無鞅數衆宣說問答之辭按是編清微天宮神通品云一切世界俱同瑠彼瑑無有偏繖者彼瑑始見於梁顧野王玉篇則是篇之作似在齊梁以後又考魏晉以來顧歡著夷夏論張融著門論通源皆倡導佛道二教一致之論於是道流之慧黠者多擬釋典而作道經如法琳辯正論所指真步虛品偈之全襲妙法蓮華經是其証也是篇名目亦模擬釋典蓋釋典中有佛本行集經一書故是編名曰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其為模倣至為昭顯按佛本行集經為隋文帝開皇中北天竺闍那崛多之所譯則是編之為隋以後人所作尤可無疑全書都凡上中下三卷釐為五品曰清微天宮神通品第一太上大光明圓滿大神咒品第二玉皇功德品第三天真護持品第四報應神驗品第五大旨在宣示高上玉皇修行證道之蹟以發上聖聖徽寓真一之妙於紀述之中示解脫之門於讚揚之際辭義互發理事交參五品之中包蓄真玄要無隱與言語之內舒發微妙茂有組織故道流之士多奉持是經以為味之者可以神洽太和誦之者可以心融諸漏神功妙用範識修真至命之密言也推其書既模擬釋典而成故其中或雜以佛家之說又考太上大光明圓滿大神咒云水府開通道適徑百千上帝赤文風火無間僅十六字而下文乃謂為三十二字秘文是其書蓋不免脫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高上玉皇本行集經三卷 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盈字帙中

舊本題天樞上相張良校正編首有三天門下校經詔文天樞上相辭表三清再詔及天樞上相發明誦持大義并述校經之意各一篇編末有奏陳表文及恭準批答各一篇稱經世歷年之久故誦言作字之弗真烏焉魚魯之成曾奚悟烏焉之爲馬不有詮證寧免乖訛是以三清乃申命於天樞上相張良俾稽詳於聖典張氏以凡世之素承久則難變儻妄有一言之更革則不免萬世之持疑爰具表請三清再詔謙辭弗許因訂證誤文闡明經旨而作是書按高上玉皇本行集經不著撰者名氏而託之元始天尊詳其文辭當出偽撰蓋隋唐間道流之士因釋典中有佛本行集經故摹擬之而成是經(辨詳高上玉皇本行集經題要)是則是編之作當出於唐宋間道流之士其非作於張良一覽可辨其書都凡上中下三卷分爲五品今攷其書於清微天宮神通品第一則摘品而分章自太上大光明圓滿大神咒品第二以下則總意而明義大抵首證誤文次明經旨其訂證譌謬如清微天宮神通品第一云是諸玉女顏容殊妙端嚴奇特天珍異寶舊本以天珍爲天真失之又如聞是香者普蒙開度所謂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此其意蓋謂玉女出香六道於當時得聞初非在此以後也舊本畜生道下有當此以後四字失之若此之類多出口傳紀錄有誤是編悉爲訂正凡證譌謬者三十有八更乖誤者四十有二雖始終品秩猶未殫參校之全前後字句或不盡搜抉之備然較之流傳之本已大體弗昧至其詮釋經旨抉剔幽玄於經義亦多所闡發使讀者無翫閱之勞而能達其隱微治是經者足可資爲參證焉

黃帝宅經二卷 在道藏洞真部衆術類薑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舊本託之黃帝故題曰黃帝宅經全書分為上下兩卷大旨在論陽宅之方向按周禮大司徒之職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注云相占視也疏云使之得所也此言相宅之始然其意不過在相地之宜固與後世堪輿之說殊途也又考續漢百官志漢官儀云太史待詔三十七人盧宅四人則漢時且設相宅之官屬於太史蓋亦史卜之官之一家也論衡詰術篇兩引圖宅術云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

姓有五聲此後世堪輿之濫觴也論衡四諱篇云俗有大諱四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懼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從來者遠矣又云諸工伎之家說吉凶之占皆有事狀宅家言治宅犯凶神人不避忌有病死之禍是當西漢之時已有言宅舍之吉凶者至於堪輿之名據揚雄傳注以為古之神靈造圖宅書者是相宅之術實始於堪輿家堪輿為最術家之最古者故是書託之黃帝然詳考其書實集古代堪輿家之大成則其書似當成於六朝以後人之手大抵論陽宅方向分二十四路考尋休咎以陰陽相得者為吉蓋古堪輿家言也

元始天尊說生天得道經不分卷 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艾字號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其書蓋假託元始天尊在大羅天上、玉京山中，為諸天仙眾說此真經。按魏晉以來，南齊顧歡著夷夏論，張融著門論，通源皆倡導道佛二教一致之論。於是道家者流之慧黠者，乃辟擬釋典而作道經，其文体名目，多出剽竊。六朝以來道家經典，大都類此。是編以爾時元始天尊在大羅天上、玉京山中，為諸天仙眾說此生天得道真經起始，而以七言四句偈語為結，其体裁皆因循釋典，則其書之作，疑當出於六朝隋唐道流之手。今考其書不分卷次，大旨在於啟發身心，明宣道要。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謂其書內云：空寂六根，淨照八識，空其五蘊，証妙三元，心目內觀，真氣所有，淨清光明，虛白朗耀，杳杳冥冥，內外無事，昏昏默默，正達無為，古今常存，總持靜念，此性命至理。其說蓋深得是編之指要。惟其明宣道要，多雜合浮屠家書，固不僅文体之因襲釋典。書中如安寂六根，淨照八識，空其五蘊之論，皆本之佛家之說。而六根、八識、五蘊等皆採自佛經之名詞，其模擬與釋典尤不待辯。蓋欲以釋道二教合於一堂，故不惜撫拾釋典，以為道書。此固六朝以來道流之通病，然要其指歸，尚不離道家清虛靜默之旨，則其理實是一家之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三卷 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及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其書分為上中下三卷。所謂元始五老五篇者。蓋東方安寶華林青靈始老。號曰生神寶真洞玄章。南方梵寶昌陽丹靈真老。號曰南雲通天寶靈捨。中央玉寶元靈元老。號曰寶劫洞清九天靈書。西方七寶金門皓靈皇老。號曰金真寶明洞微篇。北方洞陰朔單鬱絕五靈玄老。號曰元神生真寶明文[illegible]是也。謂為赤書者。蓋文勢曲折。不可尋詳。元始鍊之於洞陽之館。冶之於流火之庭。鮮其正文。瑩發光芒。洞陽氣赤。故號赤書。其書不著時代。考書中稱奉道敦之士為道士。按胡三省通鑑注云。道家雖宗老子。而西漢以前。未嘗以道士自名。至東漢[illegible][illegible]始有張道陵于吉等。是道士之稱。寔盛於魏晉之後。又考道教齋戒。雖葛洪之時。已漸制定。然至六朝始大發達。如謝罪於天地水三官之三元齋。即於此時制定。大抵多模擬佛教儀式。按是編卷下云。一十四德。皆以三元齋之實。則其書之成時代雖不可考。亦未必非六朝之古籍也。今考其書。上卷為五老赤書五篇真文。中卷為太上洞玄靈寶召伏蛟龍虎豹山精八威策文。卷下道元始靈寶諸天大聖分校地上人鬼功過。及諸賞罰功過之條規。大旨在挺自然之運。著自然。太空之靈書。中雜以符籙。以為五嶽保之而長存。山河鎮之而永固。治道教思想者。寔可資為參考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上真一報父母恩重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宿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錄。其書不分卷，蓋假託元始天尊與諸天仙宣說問答之辭。按是經以元始天尊在西那玉國，七寶城中，琉璃宮内，與諸天仙，如常說法起始，而以五言八句頌辭作結。考璢琉之名，始見於漢書西域傳，字作流離，作琉璃者，蓋後起字也。顏師古注云，魏晉以來多以燒器用，則是編之作，似出六朝。又考其文体，寔因襲釋典。編末之頌，殆即佛經偈語。按魏晉以來，顧歡著夷夏論，張融著門論，通源，皆倡導佛道二教一致之論，於是道流之慧點者，多模擬釋典，而作道書，文体名目，多出剽竊，如法琳辨正論所揭真步虛品偈之全襲妙法蓮華經，是其証也。據此以言，則是編之出於六朝，尤顯然可見。其書假託元始天尊與諸天仙，如常說法，有一仙人，名曰上智，屢聞正道，惟報父母恩重，常有疑滯，啟問天尊。因為說是經，首言父母養育子女，備受艱辛，寧損己身，欲兒孳庶。父母恩重，難報難量。次謂多修齋供，廣造真經，父母承此果報，即得長生。或爲亡沒，七七修齋，轉誦靈文，以資魂識，不歷途毒，便得生天。其文平鋪敘，惟反復解釋，不引經卷，不用典寔，而明白曉暢。惟其書既模擬釋典而成，故其中或雜以浮屠

家言，如七七修齋之類是也。

太上開明天地本真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爲字帙中）

舊本題通玄三教眉山師仁壽授，不著撰者姓氏，亦不著時代。仁壽始末亦不可考。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考其大旨，意在以儒道釋三教合於一堂，清虛靜默，保其本真，擬三教合一之論。雖由來已久，然自遼金之世，道教分爲南北二宗，北宗起於王嚞。嚞，金咸陽人也，號重陽子，世稱重陽真人。其教說法設會，必合三教，號爲全真。門人譚處端、劉處元、馬鈺、邱處機等，更發揚光大，而三教合一之論，始盛極於世。觀成吉思汗癸未九月二十四日降諭邱處機云，教你天下應有底出家善人都管著者，是全真教在元代之盛行，可以想見。是編既力倡三教合一之論，復主獨全本真之旨，其說實與王嚞全真教之義爲近，故竊疑其書之成，實在有宋末葉，至其作者，或即眉山師仁壽，而託言爲其所授，以自神其說，未可知也。其書首言乾坤開闢，作育萬物，人淳朴則仁壽長生，務本真，常而道明不昧，及夫昇化通靈，漸生叛習，逆廢本真，而逆天地之道，人衰壽促，世變時荒，上聖垂世開化度人，遂興三教，宣明本真，次論超凡入聖一事之大，無人我三教之分，但求至人指示經法，明此本歸一真之旨，自然徹悟，雖主三教合一，然較之其他道家之書，合儒釋者，其說尚稱近正焉。

高上玉皇胎息經不分卷 正統道藏洞真部本文類盈字帙中

不著撰者姓氏。其書蓋託之玉皇天尊，故舊題高上玉皇胎息經。按服炁之法，道流之所重，而服自身之炁，最要者為胎息。其說蓋本老子所謂谷神不死，綿綿若存者。其呼吸以鼻不以口，尤以丹田呼吸為主。所謂結聖胎者，於此致功焉。抱朴子釋滯篇云：故行炁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除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瘡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饑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是則胎息之說，其來久矣。是編不分卷，全書都凡八十有八字，論服氣胎息之法，與抱朴子之說為近，與後世言胎息而兼及容成之術者，固自不同，蓋猶是道家之正傳。且其文字簡潔，間有絕到之語，似非唐以下作者所可及。則其書亦未必非唐以前古籍也。其書大旨言胎息者必固守虛無，以養神氣。神行即氣行，神住即氣住。若欲長生，必神氣相注。心不動念，無來無去，不出不入，自然常在。此即抱朴子所謂如在胞胎之中也。按後世道流之士，其論胎息，多雜以容成之術，每每失之誕妄。是編所論，要皆篤實，意在闡發老子谷神不死之說，要其指歸，主清淨以保元神，為道家之正傳，較之後世道家荒誕之說，蓋頗為近理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上修真體元妙道經不分卷 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辰字號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是編末有景定歲次辛酉季夏月奉道弟子董正觀題識云、此經乃北極雷嶽教主、金闕化身元臺真君、憫念群生之多迷真性、未悟靈門、降筆於奉道劉元瑞家、欲廣其傳、流行教法、元瑞不明聖意、乃以降靈真本、欹奇於文魁遂貢、秘藏於鑑匱之中、未得闡敭玄奧、今劉元瑞既沒之後、其家所藏謄本、正觀得而寶之、鋟諸梓木、印行於世、則是編當即宋理宗時、劉元瑞董正觀等之所作也、全書不分卷、釐二十有四章、其目曰混極未判章第一、樸散分形章第二、一炁分三章第三、三炁開象兆章第四、萬象含化章第五、因燕化寔章第六、性情化育章第七、日月星炁章第八、默參順体章第九、甲庚應數章第十、存息養真章第十一、得一成道章第十二、得象元象章第十三、育神圖炁章第十四、神化出入章第十五、破惑守一章第十六、元水元火章第十七、守一生神章第十八、神元成胎章第十九、修德濟物章第二十、尊師謝●祖章第二十一、已得不得章第二十二、濟生渡死章第二十三、大經圓滿章第二十四、又於每章之下、各附訣語、其書大旨在於闡明道家修性至命之極、則出入有無、深達竅妙、於存

神養炁之旨、闡示尤為詳明、究其指歸、實不出於道家、而在道家之中、●持論獨為近正焉、

道德真經口義四卷　在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彼字帙中

宋林希逸注、希逸字肅翁、號鬳齋、福清人、官至中書舍人、鬳齋蓋其居室、因以為號焉、所著有沖虛至德真經口義、已著錄、是編善本書室藏書志、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皕宋樓藏書志、皆著錄、題作老子鬳齋口義二卷、四庫所收鬳齋所註書、則僅莊子口義一種、是編及列子口義皆未著錄、想當時無進呈者、其書前有鬳齋自撰發題一篇、論諸家注解、大抵皆持平之論、所注多循文衍義、不務為艱深之語、剖析尚稱明暢、其書以口義名編者、正謂其不為文辭、間雜俚俗之語、而直述之也、按希逸之學本於陳藻、藻之學得於林光朝、所謂樂軒者、藻之別號也、艾軒者、光朝之別號也、其三子口義書中、多尊師說、而參以諸家註釋、蓋意主折衷、不宗於一家、書中如如登春臺作如春登臺、則所據猶為舊本、雖所註或以章句求之、不免失之於陋、然明白暢曉、差勝於後之道流注者、是亦足以備一解焉、

道德玄經原旨四卷　在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彼字帙中

元杜道堅注、道堅字南谷、當塗人、武康計籌山昇玄觀道士、自署道門高士當塗杜道堅、所著有通玄真經讚義十二卷、道德原旨發揮二卷、皆著錄、是編都凡四卷、前有元成宗大德九年乙巳小雪嗣天師張與材序、又山陰王易簡理得序、又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陵陽牟巘序、則其書之成當在元至元間、牟年序稱道堅博極群書、且極贊其書以老聃為柱下史、所職者史、而百篇之書亦史之說、為有見、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亦稱原旨序詳切而淵博、然今考其書、發明宗旨闡推經義意、循文衍義、大抵尚無鉅謬、足備一家之解、惟書中不僅發揮經義、更附會史實、以老聃為柱下史、典司史籍、故其百篇之書亦莫非史也、於是推衍經義、不曰經中某章為堯舜之事、即曰某章是禹湯文武之事、牽強附會、固神其說、以經文為史乘、以注釋為掌隱援道流之士書以史事附會經典每每號為顯應、以自神其教、道堅之作是編、考其用意、蓋不外此、故摭拾史籍、砌合成編、無非荒唐怪謬之說、純屬子虛烏有之談、真偽之分、寔無足深辯、名為原旨、寔同齊諧之志怪、蓋不足據之以為典要也、牟序及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乃備加推許、殆未加深

故不免有虛譽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玄經原旨發揮二卷（在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彼字帙中）

宋杜道堅撰。道堅字南谷，當塗人。武康計籌山昇元觀道士，自署稱道門高士當塗杜道堅。其始末無考。所著見於道藏者，除是編之外，有通玄真經纘義十二卷、及道德玄經原旨四卷，已著錄。搜討籌峯真率錄序，稱洞微先生、常主昇元觀、席德壽宮賜之寶翰，至今歲某甲，道堅實來，上距祖君十二仙，然方百年云云。考自高宗內禪居德壽宮時，下至景定理宗三年壬戌，為一百年，則道堅蓋理宗時人。又考是編前有元成宗大德十年丙午道堅自序，則其卒年當在大德至大間，入元久矣。是編蓋其晚年之所作也。全書都凡二卷，分為十二章，前六章述皇帝王伯道德功力之叙，後六章述太上降生受經西遊之畧，總之不外理炁象數明之說。按道堅嘗作道德玄經原旨，意在發明宗旨，以老聃為柱下史，所職者史，故百篇之書，莫非史，故於經中某篇曰是堯舜之事，某篇曰是禹湯文武之事，大抵皆以史事附會經義，純為荒唐悠謬之說。是編蓋就原旨推衍其義，以發明理炁象數之說，故以玄經原旨發揮名其書。惟原旨一書，既多牽強附會之譚，本不足為訓，是編乃踵之以發明義旨，其荒唐悠謬自不待辯，總之其書蓋道流無謂之

之作，不足據為典要也。

道德真經廣聖義五十卷 在道藏洞神部玉訣類 無序案行四字缺中

[illegible]杜光庭撰。光庭字賓聖，道號東瀛子，蜀之括蒼人。初喜讀經史，工詞章翰墨之學。懿宗設萬言科選士，光庭應試不中，乃入天台山為道士。僖宗幸蜀，詔光庭應對稱旨，始充麟德殿文章應制。王建據蜀，賜號廣成先生，進戶部侍郎，後歸老青城。有文集若干卷、道教靈驗記十五卷、神仙感遇傳五卷、墉城集仙錄六卷、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一卷，及是編等書行於世。是編宋史藝文志著錄，作三十卷，三字疑為五字傳寫之誤。其書前有

天復元年九月十六日自序，謂老君降跡行教，遠近有四：其一歷劫稟形，隨方演化，即千二百號、百八十名，散在諸經，可得徵驗；其二自五太之首，逮殷周之前，為帝王師，代代應見；其三以商陽甲之代，降神寓胎，武丁之年，誕生於亳，周昭王癸丑年，以經授關尹，世得而聞；其四將化流沙，與尹喜期會於西蜀青羊之肆，示現降生，即昭王丁巳年也。此經自函關所授，累代詮疏箋註，六十餘家，[illegible]後學披卷，多昧本源，採摭眾書，研尋篇軸，隨有比況，咸得備書，纂成廣聖義五十卷。道藏目錄云：內述太上事跡、氏族、降生年代，敘經大義，解疏序引，釋御註序，釋題明道德義，[illegible]之大旨[illegible]，今考其書採摭[illegible]

不免附會、實足多荒唐悠謬之說焉、

靈寶玉鑑目錄不分卷 在道藏洞玄部方法類類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其書蓋就靈寶玉鑑一書之卷次門類、分別排比、撰為目錄、以便讀者之翻檢、按其內容、似即玉鑑作者之所纂輯、今考靈寶玉鑑一書、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惟據九靈飛步章奏法有唐朝廣成子杜先生集次靈懸章本之語、則其書蓋宋元道流之所作、而是編亦其同時之作矣、全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編次排比、悉按原書卷次門類、條分縷析、秩然不紊、使讀靈寶玉鑑者、得無翻檢之勞、而有提綱挈領之便、用意

至善、有足多者、惟分列類目、間亦不免於疏畧、以原書互校、有遺漏者、如靈旛寶蓋門漏存用小旛十首寫十方救苦天尊号、招真旛招靈旛、鉄跡台光牌符、太乙招魂旛式諸子目之類、有誤本文為子目者、如靈旛寶蓋門太乙救苦靈旛式下、有旛中金闕梵行玉字一目、按旛中以下八字、乃書中本文、意謂在太乙救苦靈旛中、寫金闕梵行玉字也、書中此例甚多、不得誤為子目、有合數目為一目者、如修齋節次門、以第二日朝早節次、第二日午朝節次、第二日晚朝節次諸目合併為第二日早午晚朝節次一目、靈旛寶蓋門、以東方衛靈旛符、南方衛靈、西方

衛靈、北方衛靈、中央衛靈諸目、合併為五方衛靈播符一目之類、有分一目為數目者、如齋修節次門、以大齋資次一目、分析為齋官致詞投請發願奏文檄一宗、揚播發正奏一宗三子目之類、有減字者、如運符釋文門壇上鎮信玉帛物儀論作鎮信玉帛物儀論、齋修節次門判施法食祭鍊孤魂資次作判施法食祭鍊資次、靈播寶蓋門五方五炁衛靈播式作五方衛靈播式之類、或者則意義不明、或則翻檢非易、要緣於編次之偶疏、不得不謂為白璧之微瑕也、

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經法五卷在道藏洞真部玉訣類叔字帙中

舊本題宋陳椿榮集註、椿榮始末無考、自署太上三五都功職弟子陳椿榮、而不著其時代、是編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然考其引用諸書、有宋陳景元度人上品妙經四注、劉元道度人上品妙經旁通圖、又引宋徽宗度人上品妙經符圖、而稱為御註、則椿榮之為宋末道流、可無容疑矣、其書都凡五卷、蓋為四十有八章、曰敘玄章、啟運章、應真章、定極章、遵元章、重玄章、演梵章、宣秘章、上聖章、至學章、勸道章、讚玄章、修誦章、上學章、暢微章、致盟章、玄局章、三元章、行道章、密咒章、洞玄章、赤文章、大梵章、梵炁章、猶真章、普告章、符命章、寶誥章、受度章、五行章、衛真章、五劫開化元洞玉曆章、流化章、昇玄章、契玄章、成真章、衛華章、三界章、龜山丹皇飛玄紫文空洞靈章、散形章、天寶章、普度章、陰鍊章、保鎮章、至言章、大洞章、天玄章、玄康章、而以誦經法訣、列冠編首、今考其書、大抵採摭幽複、李少微、成玄英、陳景元、劉元道、宋徽宗諸家之注、刪繁節要、彙轉成編、間亦旁引經卷、以推闡其說、故自署曰集註、凡所引據、皆一一標其出處、亦所以不掠前人之美也、其於諸家之說、選擇要頗能得其精粹、融會貫通、包羅眾妙、大旨在於發明誦經真訣、通玄啟

寶事理悉備，於定觀、存思、齋戒、密咒、符命、諸真訣，以及誦經大法、詮釋尤詳，故以度人上品經法名其書。案是經為靈寶衆經之上品，道流諷誦之篇，實以此經為首，是編詮釋經法，挾要啟竅，尤為道流之所重焉。

靈寶天尊說洪恩靈濟真君妙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玄部本文類人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鮮所著錄。是編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注作一卷。其書前有永樂十八年庚子御製序，謂朕感神之恩，夙夜弗忘，萬幾之暇，因閱靈寶天尊說洪恩靈濟真君妙經，顯微玄奧，神化莫測，方便利益，拔濟曠劫，誠燭幽之日月，而濟海之舟航也，乃以鋟梓，用廣流傳，以報神休。是其書之梓行，蓋在永樂十八年庚子，而其書之成，最晚亦當在宋初矣。又考道教神仙真人之名，世傳葛洪枕中書、陶弘景真靈位業圖已多紀錄，而靈濟真君之名，獨不見於二書。唐以前道經，亦罕見其名。是其書之成，最早亦不出唐代矣。今考其書，蓋假託靈寶天尊在大羅天上五明宮中與斗中都水二使者，說諸因緣，各令開悟，而以四言偈語二十句作結，大旨在闡明忠孝仁義、齋戒修持之道，以為善信之士，果能洗滌懺悔，崇信三寶，盡忠盡孝，行仁行義，弘發誓願，於三元八節、三會五臘、庚申甲子、本命之日，如法受持，則身家吉慶，命運亨通，子孫蕃衍，消災度厄，增福延壽，九祖超躋；苟或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能受持，則身罹惡業，門戶衰替，子孫微弱，壽命夭促，九祖淪冥。蓋吉凶善惡，皆由心造，為善者福，為惡者禍，其說多本

之儒家之論，而參以道家齋醮之說，故以忠孝仁義為本，而不惑於方士之詭誕焉。

太上洞玄靈寶智慧定志通微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玄部本文類人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其書蓋假託靈寶天尊靜處玄都元陽七寶紫微宮，召左右二玄真人宣示定志通微之旨。其体例大抵模倣釋典，經中多雜以五言偈頌。按自魏晉以來，南齊顧歡作夷夏論，張融亦著門論，通源並倡道佛二教一致之論，於是道流之慧黠者，因模擬佛經而作道書。是編体例既模擬釋典，則其著作之時代，最早當不出六朝。又考經中多用居士之名，按居士之稱，雖始見於禮記玉藻居士錦帶，然其旨不過謂道藝處士，與信奉宗教之士初無涉也。六朝之後，始以稱信道奉佛之士，唐宋以來，其用益繁。是編奉教者為居士，則其書之成，或在李唐之世耶。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大旨以萬兆造化之始，胎息是同，各因氤氳之氣，凝而為神，神本澄清，湛然無雜，既授納有形，形染六情，六情一染，動之弊穢，惑於所見，昧於所著，世務因緣，以次而發，招引罪垢，歷世彌積，輪迴於三界，飄浪而忘反。故說以思微定志旨訣，使世人易從得悟。其說謂三界之中，三世皆空，知三世空，雖有我身，皆應歸空，明歸空理，便能忘身，能忘身者，豈復愛身，身既不愛，便能一切都無所愛，唯道是愛，能愛

道者，道亦愛之；得道愛者，始是反真。思微定志，理盡於斯。得此訣者，當以十戒為本，先授兩半訣，次度十戒，爰說譬喻云：學道之人，不得思微定志要經，如入海採寶無有導師。又云：如彼愚人暗入空山，見天子綬。以諸譬喻詮釋經旨，反覆解說，極為明暢，蓋求得道家思微定志之要旨焉。

太上洞淵神咒經二十卷（在道藏洞玄部本文類始制二字帙中）

蜀杜光庭撰。按陶岳五代史補載光庭長安人，僖宗時應九經舉不第，嘗從道士潘尊師遊，會僖宗求可領蜀中道教者，潘薦光庭，遂奉詔披戴，賜號廣成先生。而青城山志載元符中彭崇一序，則云光庭字賓聖，京兆杜陵人，與陶說小異，未詳孰是。然其為由儒入道，則二說皆同。是編前有光庭序，自署唐引駕傳真天師、特進檢校太傅、光祿大夫、尚書戶部侍郎、崇真館大學士、上柱國、彭城郡槩國公、弘教大師、金門羽客、文章應制、內殿供奉三教談論廣成先生、食邑五千戶、實封一千六百戶、賜紫杜光庭。所題職銜，多異於史傳，疑為虛妄道流之所題，不可為據。考朱子通鑑綱目書王建以道士杜光庭為諫議大夫，而光庭廣成集中又有謝戶部侍郎表，則非惟入蜀，且仕蜀矣。故今為改題。其書據光庭序云：西晉之末，中原亂離，道士王纂常以陰功濟物，於靜室飛章告天，三夕之中，繼之以泣。至第三夜，有光如晝，照耀庭中，太上道君至矣，纂禮謝畢，以神咒化經授之於纂。此蓋假託以自神其說。故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即題杜光庭撰。考經中有真君者木子弓治天下，天下大樂之語，按木子為李，弓口合字為弘，唐為李姓，則其書

之為杜光庭所作、尤顯然可証、其書都凡二十卷、釐為二十品、首誓魔品、次遣鬼品、次縛鬼品、次殺鬼品、次禁鬼品、次誓解品、次斬鬼品、次召鬼品、次殺鬼品、次殺鬼品、次三昧王召鬼神咒品、次衆聖護身消災品、次龍王品、次殺鬼步頌品、次步虛解考品、次勑鬼品、次召諸天神龍安鎮墓宅品、次定六甲旬內災福祈恩品、次諸天命魔品、次長夜遣鬼品、所載大抵皆道教方術、以諸種禁咒符籙、遣鬼除病、護身消災、安鎮墓宅、內有六十甲子、定吉凶之占、經中雜以五言偈誦、及諸符籙、治道教祈禳禁劾之術者、是編寔為重要之典籍焉、

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十卷（在道藏洞玄部本文類文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其書蓋假託大慈大悲普濟真人、以業報因緣、請問太上、太上道君因為之宣示善惡因緣、對報之事、按經中多言十八地獄、考十八地獄之説、蓋始於釋典問地獄經、經云、十八王者、即主領十八地獄、初期道經無此説也、六朝以來道流之士、始襲其説、以六根六塵六識十八界為十八重、六根六塵六識不得其所、為十八重地獄、是編所謂十八地獄、蓋即襲釋典以為説也、他如六根六塵六識等、亦莫非佛家名辭、且經中多雜以五言偈語、考其体例、蓋亦模擬釋典、故竊疑其書之成、或出於隋唐道流之手、其書都凡十卷、釐為二十有七品、曰開度品、善度品、曰惡報品、曰受罪品、懺悔品、曰舉戒品、曰持齋品、曰誦念品、曰行道品、曰弘誓品、曰發願品、曰讚歎品、曰布施品、曰惠濟品、曰救苦品、曰功德品、曰應感品、曰福報品、曰生神品、曰弘救品、曰證寔品、曰攝因品、曰生化品、曰廣統品、曰會真品、曰叙教品、曰流通品、大旨在開悟衆生、識其善惡業報、歸向正真、始自發心、終於極果、懺悔受戒、誦念持齋、行道至誠、發弘誓願、讚歎布施、滋潤衆生、救護一切、廣建功德、感應諸天、福報生神、攝因生化、本迹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會、証寔相行、叙教流通、廣統眞應、方始會道、經中多藉譬喻、以闡明經旨、雖多牽合浮屠家言、然大旨仍不離於道家、且言皆近正、固不失為道藏中重要之經典也、

太上洞玄靈寶宿命因緣明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玄部本文類字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鮮著於錄、按宿命因緣之說、皆出釋典、佛謂世人於過去世皆有生命、或為天為人、或為餓鬼為畜生、展轉輪回、皆由宿命因緣、梵語為尼陀那、因此而生彼、謂之因、此物緣彼物而成、謂之緣、是編以宿命因緣名其經、且經中多雜以五言偈頌、其体例亦模擬釋典、又地獄三寶等、亦多襲用佛家名辭、考六朝以來、道流之慧黠者、多喜模擬釋典、以為道書、故竊疑是編亦隋唐道流之士、模擬佛典而成、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蓋假託太上道君以宿命因緣、詔示諸侍眞、有尹生者、常有疑滯、啟問道君、故經中幾全為道君與尹生問答之辭、大旨在闡明宿命因緣之要妙、以為優遊仙之應事唯有六、一者慈心不殺、群生、養活萬物、一切濟度、令得安全、二者受念賢良、不行盜心、唯欲布施、濟卹窮貧、三者執心貞潔、專念精進、棄遠聲色、不犯法戒、四者誠信敦篤、不妄欺人、謹口辟過、不為貪濁、五者不妄醉酒、干穢清賢、六者執心畏敬、恭行有道、此外復有六事、七醜、五惡、五善、好德五事、六不祥等、各有所應、福基於我、惟行善而深慎之、其文平舖直叙、不引經卷、不用典寔、故其言明白曉暢、頗具條

理、蓋淨停宿命因緣之要妙焉。

太上洞玄靈寶智慧本願大戒上品經不分卷 在道藏洞玄部本文類字字帙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云、此經乃太極仙公啓請太極法師、為說智慧本願大誡文、考太極仙公姓葛名玄、字孝先、瑯琊人、慕長生不死之道、因遁跡靈岳、入天台赤城、上羅浮、漢建安中遊閤皂山、嘗於東峯坐臥雲菴修煉、得證仙道、太極法師者、徐來勒也、其始末無考、三國時於天台山以是經授之於玄、據此以言、則是經之成、當在孫吳之世矣、然考經末稱、仙公告弟子鄭思遠曰、吾少遊諸名山念道存真、齋直一年而未盡、其冬至之日、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真既降、見授大經、吾先世與子同發此願、施行善功、致玄都有仙名、今相為師友、是以相授耳、詳其語氣、似出後人之所追紀、絕不出於仙公之手、又考道教齋戒及諸禮儀式、雖張道陵之時、已開始制定、然至六朝時代、乃漸發達、如太上洞真智慧上品大戒、太極真人說二十四門戒經之類、皆六朝隋唐時人之所作、故竊疑是經亦出六朝間道流假託、其書不分卷、惟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經中大旨、在闡明人生宿世因緣本行之由、以為道學之士、當制念以定志、靜身以安神、寶氣以存精、思慮兼忘、冥想內視、則身神並一、身神並一、則近為真身、此

實由宿世本行，積念累感，功濟一切，德廣萬物，故宣示智慧本願大戒五十有九，以濟度十方，復說太極智慧十善勸助功德戒，以開悟眾生。又其說以學道之人，當先孝於所親，忠於所君，慈於所使，信於所友，蓋取儒家之言，是道德為學道之初步。總之，凡其所說諸戒，大抵皆修身禁忌，二者混同，蓋本於道教修持之道，而雜以儒家之說也。

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二卷 在道藏洞玄部本文類乃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按道教戒律，及諸禁咒，雖張道陵、葛洪等，已漸制定，然至六朝之時，始大發達。如道士女冠所受之十戒、二十四門戒等，皆於此時制定，大抵皆多因襲佛教戒律。其所謂十戒者，殆完全模擬佛教之十戒。時代愈晚，戒律益趨完密。是經之成，其時代雖不可考，然據經中所說十戒十二可從，考之，其戒律與太上洞真智慧上品大誡全同。按洞真智慧上品大誡，為隋唐時人所作，則是編似亦出於隋唐間道流之手矣。其書分為上下二卷，託之元始

天尊、太上大道君、五老上帝、十方大神，會於南丹洞陽上館，精進學士王龍賜侍坐，請受法戒，太上道君因為之宣示是經。大旨謂生死因緣，輪轉福願，莫不由身，人身難得，道世難遇，經法難值，訣言難聞，而十方天人受生，不能保度其身，長處苦惱，無能覺者，是故廣明法教，開導愚蒙。首說十戒，次說十二可從，然後以真文咒說，高上大法，宣示眾生，曰元始靈寶告水帝削除罪簡上法，曰元始靈寶告五嶽靈山除罪求仙上法，曰元始靈寶告九地土皇滅罪言名求仙上法，曰東方九炁青天真文赤書玉訣，曰南方三炁丹天真文赤書玉訣，曰中央黃天真文赤

書玉訣、曰西方七炁素天赤書玉訣、曰北方五炁玄天真文赤書玉訣、曰元始五老修道求仙赤書玉訣、曰元始五老禳星宿宮災明天分度真文玉訣、曰元始五老禳大劫洪水召蛟龍水官度災真文玉訣、曰元始五老攝召北酆鬼魔赤書玉訣、曰元始靈寶五帝真文玉訣、曰靈寶八威神策玉訣、曰元始五老鎮靈求仙禳災赤書玉訣、曰元始赤書服食青牙導引九炁青天玉訣、曰元始赤書服食赤牙導引三炁丹天玉訣、曰元始赤書服食戊己導引元炁黃天玉訣、曰元始赤書服食素牙導引七炁素天玉訣、曰元始赤書服食玄牙導引五炁玄天玉訣、曰元始

五老存思五嶽五帝招靈求仙玉訣、曰元始靈寶五帝醮祭招真玉訣、稽其大旨、意在闡明道家經法真訣、網羅群經、包納眾妙、讚是經者、足以知以知道家修真經訣之大凡矣、

太上金匱玉鏡修真指玄妙經不分卷 在道藏洞玄部本文類乃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其書蓋假託太上道君於上清玉虛洞紫霄林中、與諸天仙眾三界真官、俱在會坐、說此修真指玄真經、今考經中論修真之要妙、謂父母和合、人受其生、胎完炁足、虛中降神、太一居腦、以鎮泥丸、司命處心、以納生源、左居无英、右結白元、三真九宮、布列俱全、肝魂肺魄、脾志腎精、心主藏神、丹元守靈、法天象地、負陰抱陽、分錯五行、以應四時、眼為日月、髮為星辰、眉號華蓋、頭即崑崙、各有宮闕、安置精神、用四言韵語、以譬喻述之、其說蓋本之龍虎

黃庭二經及務成子、故其書時代雖不可考、然其為五代時道流之士所作、則似可無疑、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全編大旨在闡明修真指玄之要、以為修道先須養炁、炁以形載、形以炁充、形完則炁留、炁和則形保、形為留炁之舍、炁是保形之符、欲留形住世、必先養炁、至大至剛、充塞乎天地之間、炁聚炁靈、遨遊乎風塵之外、故知炁在人中、人在炁中、天地萬物莫不由炁以生、形炁具立、當保精神、造化之機、在於是矣、善養身炁者、內以養身、以外却惡、能握天機之柄、然後可以消萬物矣、末附九真妙印諸符、以驅拔九玄七祖父母七靈、其

說多本之於龍虎、黃庭諸經，養炁存神，有合於清淨之旨。蓋道經中之不甚荒唐者也。

上清三元玉檢三元布經不分卷（正統道藏洞玄部本文類乃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鮮有著錄之者。按經中有三元內存招真降靈上法、內進存思招神之術，考道教修真之法，以存思為首要。存思者，存想神物，端一不離之謂也。其說始見於抱朴子地真篇云：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饑，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此乃是道家所重，思一者即存思也。其後道家者流，更推衍之，以為天地星宿山川，乃至人身五官五臟，皆有神祇，莫不可以存思結想以遇之。故六朝隋

唐之世，道家經典如存大洞真經三十九真法、存思三洞法、老君存思圖，以及存思元父玄母訣之類，要皆天神仙真下降身中而已。是編之作，其時代雖不可考，然據其所載，存思太素三元君之法考之，則似亦隋唐道流之所作也。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首為上元檢天大錄，次下元檢地玉文，次中元檢仙真書，次三元玉檢投書祭文，次三元內存招真降靈上法，次三元隱朝內仙上法。又於經中雜以符籙祝文，所載大抵皆投書降靈、存思招神、與天吶咽氣諸法，蓋道家修真之方術也。經中於存思招神之法，紀述尤詳，研究道教

存思之術者、寔可資為參考焉、

太上洞玄靈寶滅度五鍊生尸妙經不分卷 在道藏洞玄部本文類服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其書蓋假託元始天尊、於長樂舍香林園中、敎化七千二百四十童子法事、為上智童子輪天童子等宣説是經、今考經中多襲用佛經名辭、如三塗、五苦、地獄之類、皆出釋典、三塗者佛家以地獄為火塗道、餓鬼為刀塗道、畜生為血塗道、是謂三塗、五苦者、觀無量壽經所謂濁惡不善、五苦所逼、蓋即生、老、病、死、愛別五者之總稱、地獄者佛家謂地下有種種地獄、如炎火、寒冰、刀山、劍樹之類、其説皆出釋典、西晉而不見於初期道經、考六朝以來、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家經典、多流入東土、譯者日衆、是以道家者流之慧黠者、遂多模擬釋典、而作道經、是經之成、其時代雖不可確知、然據其襲用佛經名辭一點考之、則要亦六朝隋唐間道流之所作也、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經中大旨在開度一切死魂、安尸鎮靈、營衛撫卹、無令搖動、隨功成就、其文首為靈寶青帝鍊度五仙安靈鎮神九氣天文、次為靈寶赤帝鍊度五仙安靈鎮神三氣天文、次為靈寶黃帝鍊度五仙安靈鎮神中元天文、次為靈寶白帝鍊度五仙安靈鎮神七氣天文、次為靈寶黑帝鍊度五仙安靈鎮神五氣天文、其法當書此天文於石上、

理之於亡人尸形所住、即得回宮受煉、仙化成形、蓋亦道教之方術也、

太上洞玄靈寶往生救苦妙經不分卷 在道藏洞玄部本文類服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按經云道靈寶及五苦之經讀誦、晝夜七徧、亡人七七之內、定其罪名、百日之中、配入五道、向說此經、救七人之苦、考七七、百日之俗、蓋浮屠法也、北史胡國珍傳云、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百日設萬僧齋、則其俗蓋盛於南北朝、是經之說、即本於佛典、又考經中多襲用佛經名辭、如三塗、五苦、五道、六塵、六通、六根、八難、劍樹、刀山、地獄、回向之類、其襲用釋典名辭、尤極顯然、是其書時代、雖不可確知、然其為六朝隋唐間道流所作、則似可無疑、其書不分卷、蓋假託元始天尊、遊香林園中、為衆生宣說妙法、真人法解、以衆生前生何劫受罪之根緣、啟問天尊、天尊因為宣說是經、大旨在闡明罪福因果、隨業受報之說、謂凡諸福罪、前生各有因緣、劫劫代代、立福造惡、種種業報、悉由身造、故說此三塗五苦八難之經、極寫地獄之苦、次說五念之文、以度拔三塗五苦八難之中一切衆生、復說五種施捨之功、使一切衆生、咸得往生、大抵據道家之說、闡示因果業報之理、其文淺近平易、不引經卷、要其指歸、蓋在於勸善、惟經中多彙合浮屠家言、其紀地獄諸苦、幾全出釋典、固不僅襲用佛經名

辭已也、

太上靈寶五符三卷 在道藏洞玄部神符類叔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宋鄭樵通志藝文畧道家類著錄靈寶五符三卷、蓋即是書、考書中謂子長受霍林仙人口訣、似韓衆也、又書中口訣、及諸方術、多由子長書出、按子長樂姓道號潛山真君、魏晉間人、趙道一歷世真仙体道通鑑云、真君名子長、齊人也、少好道、到霍林山遇仙人韓衆受靈寶符傳言勝赤松散、真君服藥、年一百八十歲、色如少女、其說與是編正同、是其書即出於晉樂子長之手矣、然考書末云、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此一之謂也、必欲長生三一、當明思一至纖、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古人貴此真一之道、此其語實出於抱朴子地真篇、則其書之成、當較抱朴子為晚、故竊疑其書蓋出於六朝道流之所纂輯、掇拾魏晉以來道家方術、而成一編者也、全書釐為上中下三卷、而以序文冠之編首、所載如仙人挹服五方諸天氣經、食日月精華法、服食五芝精華法、服巨勝方、延年益壽方、胡麻方、避穀方、餌杏子方、三蟲方、黄精方、造各仙酒方等、大抵皆道家方術、諸凡存思服食之法、皆包蘊無餘、或託之黄帝、或託之大禹、或託之諸仙真、以自神其說、詳而考之、要不過道流之士、繼承方士之說、而推衍之

雖時多荒唐之說、其言未必近正、

耳、然魏晉以來、道家方術、多賴以保存、則其書亦終不可廢也、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解義四卷 在道藏洞玄部玉訣類讓字帙中

宋董思靖撰、思靖自署清源天慶觀道士、圭山董思靖、其始末無考、是編末有淳祐壬子歲思靖後序、知其書蓋成於宋理宗淳祐十二年壬子、全書釐為四卷、而以序說列之編首、其書首釋經題、然後分章詮釋、各章之下、復以一二句總括經旨、文多樸質、明白易曉、間亦雜引經卷、旁為推闡、大抵意在發明經義、不多訓詁文字、按是經直從天地萬化原頭說起、首述三寶之本跡、謂三寶雖年殊號異、本實同一、次言三炁為萬化之原、人生其中、與之同根合德、次述讀重誦修之旨、復次明出經緣起、流通法要、具述儀度、以下九章、則一演開關天地、化生人物之元、二顯修身行道之事、三述科別善惡、劫運尋造之因、而以太極真人頌、附之編末、要其指歸、實總論生神生身、成真證聖之要、今考其書、解釋經義、條理秩然、大旨以生神之道、以空洞真一為体、以變化不一為用、唯一故能靜、靜而後能變、變而後能化、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說蓋深明清靜自然之理、於經義多所發明、尤能確守道家之要妙、不以儒釋雜揉其間、而為黃老之本、其理實一家之學也、又其凡所徵引、皆一一標其出處、使後之讀者所有參証、亦深合著述之法、讀是經者、實可以為階

稱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上清丹元玉真帝皇飛仙上經不分卷（拒道藏洞玄部玉訣類位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是經所述、為存思天神仙真下降身中之法、考道教修真之法、以存思為首要、存思即思一、謂存想神物、端一不離也、其說始見於抱朴子地真篇、其後世道流、推衍其說、以天地星宿山川、乃至人身之五官五臟、皆有神祇、莫不可以存思游想而遇之、六朝隋唐之世、其風尤盛、（說詳上清三元玉檢三元布經提要）是編之作、其時代雖不可確知、然據其所述存思之法考之、則亦未必非隋唐間道流之所作也、其書不分卷、所述皆存思之法、謂上清丹元玉真帝皇之道、絳臺妙靈瓊華玉妃哺飴之法、祕於上清絳台皇極之宮、刻玉書之、以授諸應真人者、行其道者、當潔身遯岫、洗心遐林、神炁冥一、清齋三十日、然後乃為之、如是十五年、道成為上清真人、又當陶金鍛絳、以贄經師、亦不宣之約、然後依按修煉、以致紫炁下降、玉妃營務五臟、映徹百體金固、攝形絳雲、受書玉皇、飛行上清、經中於存思招神、與夫叩齒咽炁之法、皆備載不遺、更附以四言韵語祝辭、及玉清自然之符、按其所存、為首上清丹元絳臺妙靈瓊華玉妃、次為上清丹元玉真帝皇上真道君、復次為月中金真上清神母、蓋亦存思仙

真之術也。

上清紫精君皇初紫靈道君洞房上經　不分卷　正統道藏洞真部玉訣類佚字號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經中所述、皆存神內煉秘法、即所謂存思之術也、考道教修真之法、以存思為首要、存思即思一、蓋存想神物、思一不離之謂也、其說始見於抱朴子地真篇、後世道流、推衍其說、以為天地星宿山川、乃至人身之五官五臟、皆有神祇、莫不可以存思結想而遇之、六朝隋唐之世、其風尤盛、道家經典、凡涉及存思之術者、多成於其時、(說詳上清三元玉檢三元布經題要)是編之作、其時代雖不可確知、然據其所述存思五官五臟諸神之法存之、則似亦出於唐宋間道流之手、其書不分卷、全經大旨、在宣示道家存神內煉之秘法、首為太素上清致帝君五神氣法、次為太上七元九辰經洞房八解門五字、復次為太上迴元隱道用除罪籍內篇、其法首存腦神髮神皮膚神目神等五官五臟三焦二十四真人、次存九星諸仙真、偃息華辰之下、履罡九精之內、拘魂魄於北上、煉五神於丹元、逍遙八素、列名玄圖、其論存神之道、宜勿交非類、深室避事、積精靜定、心存目想、微妙守沖、靜魂定形、然後萬害不傷、百鬼避竄、消災散禍、與道合一、要其指歸、蓋守清虛靜默之旨、以存神內修、經中於諸神名諱、祝頌之辭、與夫存

神叩齒之法，莫不備載，蓋深得道家存思之要旨焉。

上清華晨三奔玉訣 不分卷 在道藏洞玄部玉訣類任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其書蓋假託太上道君以存思九星之訣宣示衆生。考經中謂華蓋下北辰斗中輔弼也，按華蓋星名，晉書天文志云：天皇大帝上九星曰華蓋。又考道教修真之法，以存思為首要，其說始見於抱朴子地真篇。六朝隋唐之世，其風尤盛，道流之士莫不重之（說詳上清三元玉檢三元布經提要）。故疑是編之作，亦出隋唐間道流假託。其書不分卷，所謂華晨三奔者，蓋謂華蓋下北辰斗中輔弼之星也。書中所述，為存念華蓋九星秘法。考存星之法，

其來已久，道經中有所謂七星臥斗法者，是其例也。是編所述，亦道家存星之術，大旨謂華蓋九星，上輔玉皇，下撫元元，而為萬炁之先。欲長生者，當存九星；欲升真者，當知玉晨；欲飛騰者，當勤三奔。故說此上清華晨三奔玉訣，其道以星出時，披帶北嚮，燒香，心九拜，平坐握手，瞑目存思，必使精誠虛豁，聚神含光，凝為三辰，如天清霽，行雲四歸，風煙斂岳，一体同輝，莫不同極，內澈五臟，上游泥丸，呼吸碧落，與道合真。要其指歸，不過藉存想神物，以達於端一不離之境。此道教修真之要妙也。書中於存思祝頌之辭，吸炁咽液叩齒之法，皆紀載綦詳，洽道家存思

之術者、是可資為參考焉、

神仙服餌丹石行藥法不分卷 正道藏洞玄部玉訣類位字帙中

舊題京里先生撰、京里先生始末無考、按隋書經籍志有金匱錄二十三卷、目一卷、京里先生撰、唐書經籍志有金匱仙藥錄三卷、神仙服食經十二卷、並題京里先生撰、考唐志所載兩書、共十五卷、似即隋志二十三卷之佚存、錢塘汪師韓曰、文選注引辟書有金匱仙藥錄、則當時其書尤存、是編不分卷、明白雲霽道藏目錄作一卷、蓋即其書之僅存者、當已非隋唐時舊本矣、又據隋志考之、則京里先生似為六朝末年道流之士、其書所載、皆魏晉以來道家服餌丹石仙藥之方、曰黃帝一物餌丹法、曰神仙餌丹輕身益氣三物餌丹砂、曰神仙三物餌丹、曰神仙四物餌丹、曰真人鍊餌丹砂、曰餌丹、曰韓眾餌丹、曰神丹刀圭九光相生、曰餌流丹、曰餌越丹、曰餌日曝丹、曰餌鷹腹丹、曰鷄子丹、曰神仙鍊餌還丹、曰神仙餌大黃丹、曰神仙治病延年返老丹、曰神仙餌雄黃、曰太一仙二物餌水銀雄黃、曰東方朔餌雄黃、曰神仙餌雞子雄黃、曰延年神仙一物餌雄黃、曰神仙餌雄黃致玉女、曰神仙酒鍊雄黃、曰神仙鍊餌白雄黃、曰神仙延年不老保精神制魂魄却百病鍊餌白雄黃方、曰神仙服食餌石、曰神仙舉形、曰神仙服食石鍾乳、曰神仙服食餌赤石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曰鍊五石脂、曰神仙服食紫石英、大抵皆道家外丹之神方、採服食草木金石之藥、為道家修養之所必需、草木之藥、本草已有言服之長生者、醫書道經所載、其方甚繁、魏晉以來、士大夫亦多服之、以求長生、[illegible]製藥之法、凡採取鍊製服食、皆有其一定之禁忌方術、是編於此、莫不詳載、可謂集魏晉六朝服餌藥石之大成、惜自李唐以來、已多散佚、此僅存之一卷、迹益稀見、其可貴焉、

登真隱訣三卷 在道藏洞玄部玉訣類達字帙中

舊本題梁陶弘景撰、弘景字通明、秣陵人、幼得葛洪神仙傳、便有養生之志、讀書萬餘卷、善琴棋、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引為諸王侍讀、後隱於句容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晚號華陽真逸、又曰華陽真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各有撰述、武帝即位、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諮詢、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年八十五、無病而卒、或傳其仙去、謚貞白先生、所著又有古今刀劍錄、真誥、真靈位業圖及是編等書、行於世、按舊唐書經籍志、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著錄此書、並作二十五卷、此本則僅作三卷、疑已非弘景之舊矣、其書之作、蓋以修真之士、學其訣者、當由階而登真、文多隱、非訣莫登、故以登真隱訣名其書、全書釐為上中下三卷、據晁氏郡齋讀書志云、凡七篇十七條、今本則不分篇目、所載玄州上卿蘇君傳訣、並誦黃庭經、煉神等法、大抵皆道家修真方術、考弘景所著真誥、亦見於唐宋志、朱子謂其竊佛家至鄙至陋者、又其所著真靈位業圖、杜撰鑿空、更出真誥之下、是編所述、雖較二書為純正、然稽其所載存思服食祈禳禁[illegible]劾、以及齋戒守庚申諸方術、多襲黃庭大洞丹

景諸道經，蓋亦不免有荒誕之說焉。

上清修行經訣不分卷（在道藏洞玄部玉訣類遜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鮮有著錄之者。考書中鍊祝死尸法云：天氣已清，人化已生，得生上天，九變更形，五苦三塗，斷落死名。按五苦三塗，皆襲用佛經名辭，蓋從佛教地獄諸說脫化而出。又考其所引道教經典，多為六朝時道書，是其書時代雖不可確知，然據其所引道經之時代推之，似為隋唐五代間道流之所作也。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注作一卷。全書釐為三十篇：曰拘三魂法、曰制七魄法、曰避惡夢法、曰得吉夢法、曰安眠祝法、曰制祝鬼魅法、曰齋見不祥之物法、曰鍊祝死尸法、曰行道見他死尸法、曰占居山宅吉凶法、曰施用神策法、曰施用神杖法、曰救助日蝕法、曰救助月蝕法、曰上經解穢法、曰理髮及沐頭祝法、曰浴身及洗手面法、曰齋食先祝法、曰道士自按摩法、曰道士傳授先家感應法、曰五帝祝鬼衛靈上法、曰道士叩齒節度法、曰道士聞耳鳴祝法、曰審察耳鳴凶吉法、曰施安齋堂五方符法、曰行道服氣存思三真法、曰仙擎七傷法、曰仙相十敗法、曰上清法服、曰道士遊行山澤祝法。所紀皆道家修行方術，舉凡祈禳禁劾服炁存思之法，皆分別條錄，紀載尤詳。按道教之齋儀及諸方術，在張道

陵葛洪之時、雖有多少流行、然至六朝之世、始大發達、陸修靜陶弘景尤為制定道教科儀之最有名者、是編掇輯魏晉道書中之諸種方術、以為一編、雖採集一切或有未逮、然其纂輯之功、則終不可沒也、

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品不分卷 在道藏洞玄部靈圖類國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是編前有唐明皇御製序、則其書之成、當在唐開元天寶之前矣、然詳其序文、殊不相類、尤與盛唐文章風格、絕然殊途、疑出後人偽託、又考書中洞真經道原品云、玄都道藏經、內有數妙達聖經、終逢天寶與為仙家之奧、然文簡畧、其可皇祕、迺三境之樞、亦七部之敍爾、蓋三洞經者、迺洞真之部、洞玄之部、洞神之部、其四輔經目、名太玄之部、太平之部、太清之部、正一之部、通為七部之經也、按道藏及三洞四輔之名、寔始於隋唐之世、然則其書作、蓋出於李唐暨五代間道流之手矣、其書不分卷、釐為二品、首為洞真經道品、次為仙經神應品、而以後序附之編末、按道經中有大洞經者、乃出世之梯航、登真之徑路、然其文微妙、世不能解、是編蓋祖述彼經、演說其意、大旨謂人有內外之道、其內靜也、運沖和之氣、先進仁義道德禮則明、明則寡欲、寡欲則無為而無不為、其外動也、由柔遜之心、次去其恐怒喜思憂、則正、正則知止、知止則無可而無不可、然後可以返真宅、誠要其指歸、在於去健羨、而處沖虛、其言頗為近正、雖其論登真之道、首在正行、寔踐仁義道德、脫化於儒家思想、然大旨仍不離本道

家清靜無為之義、則終不失為道家之學焉、

上清後聖道君列紀不分卷（在道藏洞玄部譜錄類有字帙中）

舊本題方諸東宮青童君傳弟子王遠遊撰、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方諸東宮青童君弟子王遠遊亦不詳其始末、其書蓋假託方諸東宮青童君啟撰後聖道君列紀、以上呈聖君、傳青童弟子王遠遊、使下示骨相應仙之人、今考書中所引道書、如大洞真經、上清金闕靈書紫文八素真經等、多六朝時道家經典、又考書中謂此經所授、為左右仙公、授左仙公葛玄為三國時吳人、則是書之成、其時代雖不可確知、然最早亦當在六朝末季、似無疑義、其書不分卷、道書

中紀上清金闕後聖帝君修真体道濟世度人之跡、與夫深造玄妙之理、大旨在於讚頌帝君度世立教之說、使後世應仙之人、知所修持、授上清金闕後聖帝君李元一諱玄水、字子光、一字山淵、為地皇之曾玄帝時人、以後聖帝君列紀之後、更附以後聖彭君廣淵、及後聖四輔大相、大抵皆道流之士、掇拾道書目述、託虛寄空為靈、荒誕不經、殆不足辨、考陶弘景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有太極金闕帝君姓李、又有左輔後聖上宰西城西極真人總真姓王諱遠、疑是編即依附其說、而參以魏晉以來道經、附會成書、文筆淺陋、排比失次、蓋六朝虛妄道流之

所作也。

洞玄靈寶三師記不分卷 正統道藏洞玄部譜籙類有字帙中

舊本題唐劉處靜撰。處靜字道遊，自號廣成先生，彭城人。居遂昌，善吐納之術，蕭宗召見，賜緋衣，退居鳴雲之仙都山，隱於其巖，結廬金龍洞洞。咸通中解化，自撰玄虛志，後十年，相傳有見其在襄陽之間者。又傳弟子啟視其墓，惟有琴履而已。是編前有唐龍集庚辰中元日甲辰處靜自序，知其書蓋成於唐德宗貞元十六年庚辰。按其自序云，受道尊奉，其為度師者，度師之師曰籍師，籍者嗣也，嗣籍真乘，離凡契道。籍師之師曰經師，經者田也，由師開悟，捨凡登仙，三師之重，媲於祖宗，歆惟三君，煥

有明德，追仰尊業，略其無階，雖負猷茂範，刊勒於名山，而後學門人，難狠於真奧，敢條實錄，昭示將來。是三師者，蓋經師、籍師、度師也。今考其所紀，經師為南嶽上清大洞田君，諱虛應，字良逸，齊國人也。籍師為天台山桐柏觀上清大洞三微君馮君，諱惟良，長樂人也。度師為天台山道元觀上清大洞道元先生，賜紫應君，諱夷節，字適中，東陽人也。其書於三師修道修真之跡，各為傳讚，以條具實錄。稽道家傳紀，多自神其說，以衒惑流。是編掇拾傳說，排比事實，殊少附會虛偽之說，實較其他道家傳紀為謹嚴。又考其自序云，道弟吳興陸甚夷已敘道元先生休

烈。但繼裁短讚以紀德風。則度師道元先生傳，蓋吳興陸甚夷之所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極葛仙公傳不分卷 在道藏洞玄部譜籙類屢字帙中

舊本題元譚嗣先撰。嗣先字道林，世家丹陽之於溪，師事竹巖翁黃惟琳。師弟皆丹陽青元觀道士，慕葛仙公之道而學焉。是編前有丁巳二月朔朱綽序，但云丁巳，而不著年號。按序中謂吾邑葛仙公，吳時得道而仙者也，距今蓋千二百年矣。據此推之，則所謂丁巳者，疑當為明太祖洪武十年。嗣先與綽為同時人，則亦為元末明初時人矣。又考朱氏序云：余宦山東，秩滿丁家難，還鄉里。青元觀高士譚道林過余，袖書一通，出以示余曰：此吾仙公傳也。先師竹巖翁有志於此有年所矣，此書是已。將鋟諸梓，病其弗備而未果也。既而先師厭世羽化，弟子將圖踵成先志，以無忘先師平業，眷眷倦念，惟先生為加潤色，而傳諸好事者。余再三辭不獲命，乃受書讀數過，頗其敘次繁蕪，而尚多放失，於是重加編次，為傳一卷。是其書蓋創始於嗣先師竹巖翁，而嗣先踵成之，復經丹陽朱綽編次潤色，始克成書。按太極仙翁公諱玄，字孝先，姓葛氏，句容人。兩唐志有呂先生太極左仙公神仙本起內傳一卷，宋志有吳先生孫氏太極左仙公葛君內傳一卷，年遠世湮，其書久佚。是編掇拾神仙傳紀及六朝以來道書，凡涉及仙公事跡，皆分別條具，彙輯成編。於仙公之

學行，搜羅叢富。其於仙公恬淡高隱之節、修真体道之跡，紀述尤為詳備。又其徵引各書，皆一一標其出處，亦深合著述之体，惟排比成說，仍嫌其繁蕪，取捨別擇，亦不加以說明，斯則不免白璧之微瑕矣。

南嶽九真人傳不分卷 正統道藏洞玄部譜錄類囊字帙中

舊本題宋廖侁撰。廖侁本末無考，其自署稱奉議郎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廖侁，而不著其時代。考書中謂本朝樞密使孫沔治事長沙，日嘗夢衣道士服者，狎孫沔。孫沔字元規，會稽人，宋真宗天禧間進士。廖氏書中稱其為本朝樞密使，則廖氏亦宋時人矣。又據書中謂去年冬，道士歐陽道隆款扉求見，謂余曰：道隆和門數世喜藏仙書及道隆曉人事時，散墜過半，雖復卷軸存者，悉無首尾，惟南嶽九仙傳次第存焉，姑欲傳板，使觀者遷善遠罪，願為著百餘言，冠其篇首。余審語論由中，非涉浮偽，兼索

所謂九真人傳者，削其敘說稠疊者十有一處，正其字体譌謬者三十有一，又較升舉年月不同者四，取舊碑為定，則其書蓋據道士歐陽道隆家藏南嶽九仙傳，增補訂譌，重為編次。其書不分卷，而於南嶽九真人，各為一傳，搜南嶽真人名之著者有九，其升舉時代，約在晉宋齊梁間。所謂九真人者，首為徐真人諱靈期，次為陳真人諱慧度，次為張真人諱曇要，次為張真人諱始珍，南陽人也，次為王真人諱興明，潁川人也，次為施真人諱存，號胡浮先生，次為尹真人諱道全，天水人也，次為徐真人諱靈期，次為陳真人諱慧度，次為鄧真人諱郁之。今考其書各傳，於九

仙登真体道、深造玄妙之蹟、紀載頗稱詳備、於流俗所傳並立之說、亦知所別擇。又前人撰述、於諸真升舉年月、或有差訛、亦依據碑傳、悉為訂正。若此之類、皆其優点。惟傳中徵引各書、不盡標出處、使後之讀者、無從參証、斯則未免可議矣。

要修科儀戒律鈔十六卷 正統道藏洞玄部戒律類、唐弔二字帙中

舊本題朱法滿撰。法滿自署三洞道士、其本末無考。是編晁陳諸家書目、亦罕有著錄之者、考其所引道書、如本際經、玄都律等、多隋唐以來道家經典、故法滿之時代雖不可確知、然據此說推之、則其為宋元間道流、似可無疑。全書都凡十有六卷、卷一為部秩鈔、傳經鈔、折傳鈔、年限鈔、卷二至卷三為寫經鈔、存念呪鈔、講說鈔、發心鈔、受持鈔、卷四至卷七為眾戒及願念合一千一百條、卷八為齋名鈔、齋間鈔、齋日鈔、齋時鈔、法師鈔、都講鈔、監齋鈔、侍香鈔、侍經鈔、卷九為衣服鈔、禮拜鈔、坐起鈔、監齋鈔、食禁忌鈔、卷十為治屋、治名、治所屬、治室、章表、治病忌日、卷十一為章科信儀病疾請章次第、避忌諱上章、上章背向、苦甲日著、雜犯科、上章筆硯、案書符著、藏章故本、斷章法、卷十二為飯賢緣、造殿堂緣、為道緣、施獨緣、盜賊緣、過咎緣、善功緣、度人出家緣、卷十三為雜科、同學緣、造壇緣、碑碣、卷十四飲酒緣、斷穀服藥緣、服符水、斷穀、治祝緣、臥枕緣、卷十五至卷十六為道士吉凶儀。今考其書、蓋據魏晉以來道教經典、蒐錄其中科儀齋戒等、所謂道家修養之術、分別條錄、以為一編、猶初期道家本於黃老清靜之旨、魏晉以來、諸種方術、始次第制定、由隋歷

唐、科儀齋戒方技符籙、其說並以濫漫、是編於此、廣搜博採、頗科詳備、大抵就本除大戒諸經、及玄都律、金籙簡文、明真科等道書、節錄而成、故以科儀戒律鈔名其書、其中惟道士吉凶儀十例、多出法滿之手、夫道家入靖修真、大要資於科儀齋戒、按行慎過、以期於清虛靜默之境、其道漸階、修真之士、所宜恪守、然、科儀齋戒、規條至繁、一言一動、莫不有一定之標準、是編網羅群經、自彙為一編、可謂集道教科儀齋戒之大成矣、

齋戒籙不分卷 在道藏洞玄部戒律類弔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按書中所引道教經典如本相經無上祕要明真科等大抵皆六朝隋唐間道書則其書之成似出於隋唐五代間道流之手其書不分卷所紀皆修真之士應恪守之齋法首洞玄靈寶六齋十直次年六齋次月十齋次六種齋次二種齋次十二種齋次八節齋次心齋次齋直次釋齋有九食法次說雜齋法次齋科次持齋次陰陽雜齋日按道教入靜修真要資齋戒檢口慎過其道漸階而諸經齋法畧有三種一者設供齋以積德解愆二者節食齋可以和神保壽斯謂祭祀之齋中士所行也三者心齋謂疏瀹其心除嗜慾也澡雪精神去穢累也掊擊其智絕思慮也無思無慮則專道無嗜無慾則樂道無穢無累則合道夫齋者齊也齊整三業乃為齋矣此修真之士所以必恪守齋戒也考道教齋戒自張道陵葛洪等已漸制定歷六朝隋唐齋戒方術益以滋漫諸經所載諸種齋法極為繁瑣是編掇拾群經於魏晉以來道家所傳三種齋法靡不畢載舉凡齋直之奧義齋日齋法皆紀述綦詳可謂集道家齋法之大成矣又其凡所引據皆一一標其出處文筆亦樸質不華明白曉暢研究道教齋法者斯

編定為最便利之典籍焉、

靈寶領敎濟度金書目錄不分卷（在道藏洞玄部威儀類民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云、洞微高士開光救苦真人甯全真授靈寶通玄弘教永南先生林靈真編、是雲霽以是編為宋林靈素之所纂輯、按靈素本名靈蘁、字通叟、溫州永嘉人、生於宋英宗治平元年甲辰、羽化於宋徽宗宣和元年己亥、然考道藏洞玄部威儀類、於是編之下、列有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嗣教錄一書、為元成宗大德六年壬寅、凝和通妙觀明法師玄學講師林天任編次、二書皆所以羽翼靈寶濟度金書、似出於一手、不知雲霽

果何所見、而以目錄為林靈素編、意者當以靈寶領敎濟度金書為林靈真編、故誤以目錄出於靈素耶、然考濟度金書編者為林靈真、而非林靈素、據林天任水南先生狀云、先生姓林諱天任字君昭、法諱靈真、則與林靈素固絕然兩人、未可以相混也、又考靈真[illegible]生於宋理宗嘉熙三年己亥、羽化於元成宗大德六年壬寅、是尤足証其書之不出於靈素矣、其書不分卷、惟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大抵據靈寶領敎濟度金書之卷次品目、分別排比、編為目錄、以便讀者之翻檢、用意至善、惜於原書品目、多所更易、疏陋之處、亦往往而有、即就原書第一卷言

之、有疏自漏者、如原書有虛皇壇總圖、三官醮筵、冥官醮筵、九天生神齋獨用、十回度人道場獨用、閲籙獨用諸目、是編皆缺而不載、有合併子目者、如合壇上陳設圖、壇外威儀圖、壇外外壁及左右壁陳設圖三子目、為內外壇陳設圖、合承受幕、天醫幕、監生幕、驛吏幕、沐浴幕、巾簡幕、解結幕、混元幕八子目、為承受天醫諸司等幕之類、有減字者、如三塗五苦鍊壇圖、作五苦鍊壇圖、度星齋獨用、作度星齋之類、有改字者、如青玄齋獨用、改為青玄齋合用事件之類、或則意義不明、或則檢查非易、是其可議者也、

靈寶領教濟度金書嗣教錄 在道藏洞玄部威儀類民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按書末題林天任狀、則其書殆即天任之所作、天任始末無考、自署稱凝和通妙觀明法師、玄學講師、為水南先生入室弟子、其書不分卷、在道藏洞玄部威儀類民字帙中、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乃不見著錄、意者當為纂輯之偶疏耶、按宋水南先生林灵真盡三洞領教諸科撰輯為編、名曰灵寶領教濟度金書、自題為洞微高士開光救苦真人甯全真授、天任因掇拾全真及其師靈真修真體道之跡、彙為一編、以羽翼其書、故名為靈寶領

教濟度金書嗣教錄、其書首為贊化甯先生傳、次為水南先生傳、今考其所紀、排比事寔、尚稱謹嚴、不以附會虛妄之說衒惑流俗、於兩先生之高風亮節、紀述尤詳、使讀領教濟度金書者可以想見其人、知所激厲、誠有功於領教濟度金書者也、按贊化甯先生名本立、字道立、諱全真、開封府人、水南先生姓林、諱偉夫、字君昭、法諱靈真、為温之平陽林坳人、而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乃稱水南先生名林靈素、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謂靈素本名靈蘁、字通叟、温州永嘉人、生於宋英宗治平元年甲辰、羽化於宋徽宗宣和元年己亥、而水南先生則據是編所記、

寔生於宋理宗嘉熙三年己亥、羽化於元大德六年壬寅、與靈
素絕然兩人、是則足據茲編以證雲霽之誤也、

靈寶領教濟度金書三百二十卷 正道藏洞玄部威儀類民代罪同發殷湯坐朝問道垂拱平章愛育黎首臣伏戎羌遐邇二十五字帙中

舊本題靈寶通玄弘教水南先生林靈真編、靈真名偉夫、字
君昭、靈真其法諱也、世為溫之平陽林坳人、生於宋理宗嘉熙
三年己亥、羽化於元大德六年壬寅、幼而穎悟、經緯史傳、諸子
百家、以及方外之書、靡不洞究、而獨好三洞四輔之旨、累舉不
第、出官登仕郎、遭丁時難、乃棄儒從道、追思生時、其母有洪水
自南滂漲、得嬰兒於盂中之夢、因自號水南先生、榜其門曰水
南福地、發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著錄是編、云靈寶通玄弘

教水南先生林靈素編、考證道一歷代世真仙體道通鑑云林
靈素本名靈噩、字通叟、溫州永嘉人、生於宋英宗治平元年甲
辰、羽化於宋徽宗宣和元年己亥、是與靈真固絕然兩人、不知
雲霽果何所據而誤為一人、實者當為記憶之偶疏耶、是編據
靈真自署、為洞微高士開光救苦真人甯全真授真人姓甯名
本立、字道立、諱全真、開封府人、其書都凡三百二十卷、釐為四
十品、首壇幕制度品、次壇信經例品、次修奉節目品、次聖真班
位品、次朝奏次序品、次讚誦應用品、次科儀立成品、次紫英靈
書品、次開度追攝品、次鍊尸生仙品、次煉度品、次符簡軌範品、

次書篆訣目品、次存思玄妙品、次誥命等級品、次旛蓋陳設品、次表牓規制品、次文檄發放品、次齋醮須知品。考其所載，蓋盡三洞領教諸科，於魏晉以來、歷代祖師所著內文秘典，網羅無遺。按自六朝歷唐，道教齋戒科儀及諸種儀式規條，益以滋漫。道書所紀，其說寔繁，然大抵皆散漫無歸。是編廣搜博採，準繩正一教法，彙為一編，用意至善。舉凡壇幕制度、修舉節目、聖真班次、朝奏次序、讚誦科儀、符簡軌範、書篆旨訣、存思玄妙、誥命等級、表牓規制、齋醮法儀，以及諸種儀式，莫不畢載，紀述詳審，條理秩然，誠道家濟度之寶典，而集齋醮戒祭醮諸科之大成者矣。

靈寶玉鑑四十三卷（在道藏洞玄部方法類，履及薄字盖五字號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按其書飛神謁帝門、九靈飛步章奏法云：自唐朝廣成子杜先生集次宣懇章本之後，兵火散失，鮮有完本，今應有所上表章，並無定式。考宋朱子通鑑綱目書王建以道士杜光庭為諫議大夫，而光庭廣成集中又有謝戶部侍郎表，則光庭固嘗仕於蜀，其卒年當在後唐莊宗之世。是茲編之作，其時代雖不可確知，然其為宋元間道流之所纂輯，則似無可疑。其書都凡肆十有三卷，釐為二十有五門，其目曰：道法釋疑門、齋修節次門、靈旛寶蓋門、申牒頭連門、召役發遣門、神虎追攝門、對形閉情門、分燈剖器門、敕水禁壇門、宿啟朝醮門、壇儀法式門、芟郭龍吏門、真文玉字門、飛神謁帝門、告給符籙門、投龍進簡門、開明幽暗門、五元追度門、召攝幽靈門、列模數化門、數化解釋門、沐浴冠帶門、變化法食門、斬尸度尸門、鍊度更生門。今考其書大旨，在闡明靈寶大法之真詮，蓋道家者流，以法為道之用，道為法之体，道妙淵微，非法不度，垂教度世，各有條緒。是編分別次第，以發明道法之精微，故首論靈寶道法之義，發凡起例，解惑釋疑，而修真体道，必先蒙師允，然後剋日修建齋戒，嚴整齋備物，立章申牒，預

奏天省、召告攸司、此後輪業道冥接濟幽冥、設像數壇、誦經禮懺、次第舉行、原自溟涬大梵、寥廓無光、一炁肇分、三景開明、日月星辰、運引天紀、故分燈列炬以次之、將迎輦輅、用潔氣施風伯清塵、雨師灑掃、故勅水禁壇以次之、四炁清朗、萬天圓明、感格神祇、通達誠悃、故宿啟朝覲以次之、三壇同坤、萬神所崇、環拱虛皇、總朝上帝、故壇儀法式以次之、十類孤魂、九泉滯魄、設其方域、奠厥攸居、神龍驛吏、可達重泉、玉簡金符、必資驛傳、故茭郭龍吏以次之、啟告師真、達悃通誠、請氣降光、拔亡赦罪、故真文玉字、飛神謁帝以次之、一真凝篆、梵文成文、普告十方、開

光長夜、故告給符籙以次之、羅酆嶽獄、拘制死魂、陰府冥關、宜由主者、元始祖炁、靈寶妙光、化度幽冥、停囚罷對、故開明幽暗、五元返度以次之、以炁合炁、以神會神、洞煥一真、普攝諸有、故召攝幽靈以次之、魂兮來格、宿念猶存、滌垢蕩形、全神復相、故列幔敷化以次之、三光妙炁、五香蘭湯、灌溉形神、回明妙本、故沐浴冠帶以次之、五廚妙饌、八味珍羞、變化無方、充足有念、故變化法食以次之、開經聽法、鍊魄沉魂、悟道登真、旋資濟度、故斬尸度尸、鍊度更生以次之、書中於此諸法、皆循序闡明、舉凡一切符籙圖像、莫不畢載、紀道詳審、條理秩然、可謂集靈寶大法之大成者矣、

太上靈寶淨明飛仙度人經法 五卷 正道藏洞玄部方法類聚字帙中

舊本題晉許旌陽撰、旌陽名遜、字敬之、汝南人、世家南昌、學道於吳猛、舉孝廉、拜旌陽令、有政聲、世稱許旌陽、以晉室棼亂、棄官東歸、周行江湖諸郡、殄滅妖害、寧康初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飛昇、雞犬亦隨逐飛去、年百三十六歲、是編晁陳諸家書目、皆未著錄、按編首自署高明大使神功妙濟真君、考趙道一歷世真仙体道通鑑四許太史傳云、宋徽宗政和二年歲次壬辰五月丁巳朔十七日癸酉、上尊號曰神功妙濟真君、則其自後世道流追題、又考製券章第九云、監度師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天師正一沖玄神化顯佑真君、按歷世真仙体道通鑑張天師傳云、宋徽宗進封真君玉册文、維大觀二年歲次戊子十月丁丑朔十有六日壬辰、惟漢天師正一真人三天扶元大法師、上尊號正一靜應真君、世宗嘉熙三年、封正一靜應顯佑真君、是不寧足証旌陽封號之為後人追題、且更足以証其書之出於僞託、故竊疑其書蓋宋元間道流之所作、而託之旌陽也、全書都凡五卷、釐為三十有九章、其目曰、啟運章、真應章、識神章、昭應章、洞界章、護身章、傳受章、說戒科目章、職品章、存思章、開化章、化生章、建立章、度世章、保生章、普告章、符命章、立券章、制券章、歷関諸天章、運化章、隱化章、靈圖章、赤文章、玉訣章、五方赤書真文、龍策章、元綱章、靈芽章、仁濟章、秘藏章、著例章、內音章、玉字章、真符章、服字章、字訣章、自然章、復命章、而以目錄列之編首、其書大旨在闡明飛仙度人之道、與夫持戒修建之科、分章立論、不更循文解經、逐字訓詁、而抉奧啟竅、發凡起例、亦頗能通其機要、然於經旨、鮮所發明、然其於讀是經者、要非無補也、

太上淨明院補奏職局太玄都省須知不分卷 在道藏洞玄部方法類驚字帙

舊本題晉許旌陽釋。旌陽名遜，字敬之，汝南人。學道於吳猛，舉孝廉，拜旌陽令，世稱許旌陽。晉室棼亂，棄官東歸，浪跡江湖。道家相傳，謂其於寧康初，舉家飛昇，年一百三十六歲。是編晁陳諸家書目，皆不著錄。且編首自署高明大使、神功妙濟真君，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許太史傳，宋徽宗政和二年壬辰，始上旌陽尊號曰神功妙濟真君，則其封號，殆出後人追題。又考書中文林有太玄左右判官之名，武職將軍下有統軍之名。按唐節度觀察防禦諸使，皆置判官為僚屬。又唐北衙禁軍，每軍各置統軍一人，位次於將軍。是判官統軍之名，實始於有唐，而是編所載太玄都省文武各官，大抵襲用人世職官，故竊疑其書蓋宋元間道流之所作，而託之旌陽，以衒惑流俗也。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按書中大旨以太玄都省為玉皇上帝專達之府，府有文林武林二品官，各有所司。人依功過，或則敘職，或則入獄。其目曰文林、曰武林、曰太玄司局、曰文職、曰武職、曰入官格、曰祕字格、曰祕字驗出、曰死後超度免入獄格、曰死後入獄沉滯格、曰紫庭真律格、曰鬼格、曰天樞都司局、曰洞神職制律格、曰行遣奏格。雖神道設教，尚不失宗教家度世之旨，然稽其所載職官，誕妄殆不足辨，蓋好事者之所為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上清天心正法七卷（在道藏洞玄部方法類四字號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宋鄭樵通志藝文略著錄上清天心正法三卷、亦不著撰人姓氏、是編前有鄧有功序、謂淳化五年八月十五日、有肉身大士、夜觀山頂之上、有五色寶光、衝上霄漢、翌旦尋光起處、掘三尺許、得金函一所、開見金板玉篆、天心秘式一部、名曰正法、大士者饒公處士也、名洞天、昇天時以法傳弟子朱監觀名仲素、仲素次傳游道首、道首次傳通直郎鄧貢、鄧貢傳臣本師符法師、名天信、至臣有功傳於今、臣受持在末、濫領條綱、哀法衰微、諦承師訓、豈敢不精思運神、寔恐辜

負先聖、故將所得妙道、重刪天心正法一部、分為上下二卷、仍畧今時法師所用符咒、皆是北帝符、別作三卷、名曰北帝符文、在正法之外、故竊疑是編即有功之所編次、而託之饒處士掘地得之者、蓋所以自神其說、以衒惑流俗也、惟其書初為上下二卷、而附以北帝符文三卷、通志藝文畧作三卷、三疑為二字之誤、是編凡七卷、當已非鄧氏之舊矣、有功始末無考、蓋宋末道流之士也、今考其書、所載秘籙符印、大抵皆道教延生斬邪之術、蓋正一盟威之宗、而上清之正法也、內有服三光正炁法、治病行符、鍊化大變神法、步罡行持、遣罡法、總真大咒法、催神將降咒、正法三符、三光正炁符、玄武黑煞符、天罡符、太一斬星捉邪符、懸山符、上清變神符、上清照鬼魂形陰陽符、上清倒海致雨符、日君太陽捉祟報應符、三官黃邪報應符、丁將軍捉祟雷符、太上催生符、治伏癲邪、布炁治疼痛、治癩毒法、諸般蟲物所傷腫毒、治瘟斷瘧、追復生魂、追治山魈、除解伏連、驅除伏尸、保蠶退鼠符、燃燈報應解謝釋冤生天臺、飛章拜表、立獄勘祟、禹步法等、要皆道教符咒、及一切祈禳禁劾消災度厄諸方術、如抱朴子所謂帶護符行禹步、以避妖邪之類、蓋掇拾魏晉以來道家方術、而集其大成者也、

上清北極天心正法不分卷（在道藏洞玄部方法類四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按編首謂虛靜先生云、有兩印、一係北極驅邪院印、又名都天統攝三界鬼神之印、二係都天大法主印、簡而不繁、留付奇人、留傳于世、故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稱虛靜先生得受太上法、考虛靜先生為二十七代天師張繼先、據趙道一歷世真仙体道通鑑云、張繼先字遵正、九岁承襲真人之教、宋徽宗崇寧以來、凡四召至闕、賜號虛靜先生、丁未年三十六岁、欽宗詔赴闕、至泗州解化、則是書之作、蓋成於宋徽宗政宣間、其書不分卷、惟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按天心正法者、道家相傳、以為自太上降鶴鳴山日、授天師指東北極之書、為萬道之宗、衆法之祖、內有法官入患家存變法、書符存思訣、天罡大聖敎煞鬼真符、古本三光符、黑煞真形符、上清部服飛根赤（金）精丹上法、上清部吞月華石鏡水母上法、太陽論、太陰論、天罡論、天罡救治法、罡炁法、天罡方所法、天心三光總論、普施三光符水、收罡水法、和合三光丹法等、大抵皆辟除邪魔、符籙禁咒諸方術、稽其所載、要不出天罡黑煞、三光三符、分化而成、蓋歷世正一天師相傳之正法、虛靜先生就其條綱、重加編次、以成是編、與鄧有功

上清天心正法、同為有宋一代盛行之咒法焉、

靈劍子不分卷（正道藏洞玄部衆術類大字陜中）

舊本題旌陽許真君述。真君姓許，名遜，字敬之，汝南人。學道於吴猛，舉孝廉，拜旌陽令，世稱許旌陽。晉室棼亂，棄官東歸，浪跡江湖，珍藏豫章。晉寧康初，舉家飛昇，年一百三十六歲。是編晁陳諸家書目，皆不著錄。按書中松沙記第六云：余自修道，方明氣術為先，陰功為首，頃獲靈劍，掃蕩妖精蛇蚤之輩，戮無遁劍不誅之。以此之功，故號靈劍子，而傳授後來得仙之士。是其書蓋旌陽棄官東歸，珍藏豫章時之所作無疑矣。然書中道海喻第四引陰符經云：三返晝夜，用師萬倍矣。考陰符經一書，雖道家相傳，託之黃帝，然其為唐李筌（前代時人）偽作，則學者考証久為定讞，故窃疑是編蓋[illegible]道流[illegible]以前[illegible]人作[illegible]也。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全書釐為八篇，其目曰序第一，學問第二，服氣第三，道海喻第四，暗銘註第五，松沙記第六，道誡第七，導引勢第八。今考其所言，皆道家服氣導引養生調攝之事，大旨以學道長生，服氣為先，而胎息服氣導引為先，惟論服氣吐納之法，間及容成毋之術，已非道家正傳，且所引前人緒論居多，蓋掇拾道書餖飣成帙，聯絡貫通，殊少理致，村野黃冠依託之作，固宜其荒唐悠謬如是也。

玄珠心鏡注不分卷（在道藏洞玄部衆術類大字帙中）

舊本題唐長孫滋傳、唐王損之章句、長孫滋字巨澤、自號王屋山樵、其爵里無考、損之自署櫻真子、亦不詳其始末、是編晁陳諸家書目、皆罕著於錄、然據長孫滋傳末云、時元和丁酉歲、巨澤聆於王君、乃疏本末為傳、則巨澤損之皆唐憲宗時人、而是編蓋成於憲宗元和十二年丁酉、其書首為長孫滋玄珠心鏡傳、次為王損之守一詩及守一寶章章句、即所謂玄珠心鏡注也、按守一詩及守一寶章者、唐女子崔少玄之所作也、據長孫滋傳云、汾州刺史崔恭幼女曰少玄、事范陽盧陲、陲為福建從事、既構室經歲、餘言於夫曰、余雖胎育人世、實為凡女、本金闕玉皇侍書、心興慾端、譴降下世、為盧氏妻、今及年矣、當與君絕思息念、今泄露天事、不可復久、月餘告終、及葬、舉棺如空、留衣蛻而去、初陲既驚異其跡、乃請道於妻、留守一詩一章、長孫巨澤之友曰櫻真子王君、行於陝之郊、覯陲、陲備言妻之狀、復以守一詩詢於王君、君覽詩駭然曰、此天真秘理、非可苟盡、遂演成章句、目之曰玄珠心鏡、以受陲、傳中多雜以神異之說、要不免於附會、今考其詩凡四言十四句、守一寶章為三言二十句、大旨主於清虛守一、以凝神保真為宗、損之章句、逐句詮釋、意在闡發其詩之淵密奧旨、聯絡貫通、殊有理致、幾可以自成一書、深達空玄之妙、而盡性命之機、固不僅有功於原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抱一函三秘訣不分卷（在道藏洞玄部衆術類大字帙中）

舊本題金月岩編，元黃公望傳。月岩始末無考，自署嗣全真正宗。公望亦名堅，本姓陸，嗣於永嘉黃氏，字子久，號一峯，又號大癡道人，常熟人，一作富陽人，又作衢州人。幼有神童之稱，應童子科。至元中，浙西廉訪使徐琰辟為書吏，未幾棄去，隱於富春，潛心經史，九流百家，無不通曉，工詩文，尤善畫山水，為元末四大家之一。有山水訣、大癡山人集，及是編行於世。是編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著錄其書，皆作一卷。按自重陽子王嚞說法設會，主屏去妄幻，獨全其

真，號曰全真教。一時道流，靡然嚮風，有元一代，其說尤甚。是編即承襲其說，意在闡明全真一派修真之体要。立說多依附歷代學者推衍易理，所行諸圖，以發明道家內修之旨。其書首明人身受胎之後，次明人身受胎之始，次明神室，次明刻漏，次明五行採取其藥，次為生成圖說，次為系數物理体用論，次為金液還丹異名說，次為無極圖說，次為溫養赤子神方金液還丹直指，次為火候要旨，次為脫胎神化。要其指歸，不過欲整理体內之元氣，使天地人三才定位，所謂抱一函三，是鍊丹節要之奧妙，此之謂鍊金丹而至聖也。其說或由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互推，或用奇偶方位之法相參，雖參合易理，間不免於附會。然要亦言之成理，執之有故，能自成一家之言焉。

歷代崇道記不分卷 在道藏洞玄部記傳類惟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晁、陳兩家書目，亦不見著錄。惟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類著錄歷代帝王崇道記一卷，題杜光庭撰，殆即是書之異名。又考是編卷末題中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上都太清宮文章應制弘教大師賜紫道士臣杜光庭上進謹記，尤足證其書為光庭上進之作。按陶岳五代史補載光庭長安人，僖宗時應九經舉不第，嘗從道士潘尊師遊。會僖宗求可領蜀中道教者，潘薦光庭，遂奉詔披戴，賜號廣成先生。而青城山志載元符中彭崇一序，則云光庭字賓聖，京兆杜陵人，與前說小異，未詳孰是。然其為由儒入道，則二說並同。又舊說多以光庭為唐人，考朱子通鑑綱目，書王建以道士杜光庭為諫議大夫，而光庭廣成集中，又有謝戶部侍郎表，則非惟入蜀，且仕於蜀。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於道教靈驗記題曰蜀道士杜光庭撰，是矣。其書蓋摭拾歷代帝王崇道事實，撮舉事要，砌合成編，上起周穆，下迄李唐，舉凡歷代帝王開山設觀、崇道立教之事，莫不畢載，而於李唐一代崇道之跡，記述尤詳，治道教史者，實可資為參考焉。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謂其書言十洲三島、洞天福地、得道真仙事跡，則不能概括其書之旨要，蓋其書於得道真仙事跡，固鮮所紀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跡靈仙記不分卷（在道藏洞玄部記傳類惟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然書中載靈人辛玄子自序並詩、考新舊兩唐志皆著於錄、其序與詩、不知何時何人從乩筆錄存、但陶弘景已節取入真誥幽微篇、題記其後云、辛玄子所言說冥中事亦多矣、今粗一隅耳、不復一一具說、按其所載玄子自序及詩、都凡十則、是其書在齊梁時已行於世、而隋唐以來、猶有存者、兩宋之後、始不見著錄、今考是編所載玄子自序及詩、全襲真誥、且並弘景自題記亦錄之、似不及見原書、故竊疑其書、蓋宋元間道流之所作也、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全書釐為八篇、曰六宮名第一、鬼神主第二、人卧法第三、夜行豕齒第四、太帝宮隸第五、靈人辛玄子自序並詩第六、裴君說一年中得道入第七、東卿道李主等第八、今考其書、採摭古來道跡靈仙事實、以自神其教、間或雜以人卧夜行啄齒諸道家方術、書中復引辛玄子自序、及東李主諸人之語、其詞冗沓拙陋、或不成文、且記傳方術、紛然並列、尤嫌其雜亂無次第、殆粗野黃冠剿襲六朝道書、砌合以成編、雖為宋元舊籍、實無足採者、惟稽其大旨、不過欲藉奉道之顯應、以自神其教、殊無虛妄怪誕之說、此其所

以不廢也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龍瑞觀禹穴陽明洞天圖經不分卷 在道藏洞玄部記傳類鞠字帙中

舊本題宋李宗諤修定、宗諤字昌武、饒陽人、七歲能屬文、父昉、太宗朝拜平章事、宗諤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第進士、又獻文自薦、真宗時累拜右諫議大夫、初父昉居三館兩制之職、宗諤不數年並踐其地、風流儒雅、藏書萬卷、尤好接士類、獎拔後進、工隸書、有文集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預修太祖實錄、續通典、又作家傳談錄、及是編等、並行於世、是編卷末有政和四年二月越州特奏名進士勑授難助教葉樞題記、則其書之梓行、當已在宋徽宗時矣、全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按龍瑞觀在會稽縣東南一十五里、相傳即大禹探靈寶五符治水之所、後得黃帝道甲開山、因以治水、及洪水既平、乃緘書於洞穴、故名禹穴、其山亦名陽明洞天、據葉樞題記、稱其書自會稽龍瑞觀以下、並見越州圖經、是宗諤蓋就越州圖經而重加編次、故編首題宋翰林學士李宗諤修定、而不署曰撰、亦所以示其不掠前人之美也、其書蓋掇拾山海經、輿地志、會稽記諸書之涉及是山者、纂輯成編、全書都凡六則、記是山沿革道里、大體畧備、而於大禹探符藏書、及諸神仙故事、紀述尤詳、雖名曰圖經、實道藏之餘文、非地志之正體、固宜隸之道家類焉、

四明洞天丹山圖詠集不分卷 在道藏洞玄部記傳類翔字帙中

明曹堅撰、曹堅字子白、金谿人、少與危素齊名、元末進士、累官翰林學士、洪武初為禮部侍郎、工詩文、尤諳習典章、太常議禮、多諮詢之、自號滄海遺日叟、是編據曹堅石田山房詩序、及危素白水觀記、蓋成於元惠宗至正末年、書前自序、謂余再以使事、航海出慶元洋、掠餘姚竟上者四、西望縹渺、如輕雲拂天末、丹師指以相告曰、大蘭山也、至京師、適薛君毅夫由毛尊師所來、示予二圖、想見其山川奇秀、思欲得相羊上下、從一二蕭灑士、坐鹿亭、酌湧溪、呼翔猴、一洗其塵土之累、而更役驅迫、昔者丹行、徒悵望咨嗟而已、迺世士大夫、汩於利達、上之不能致劉綱脫屣簪紱、次之不能如皮陸志形賦詠、宜乎高世之士、揶揄咽唾、而目其地曰洞天也、余故詳述其本末、使有志物外者、得以覽觀焉、則其書殆有感而作也、按四明山在東海上、山有四穴、通光景、天宇澄霽、望之一如戶牖、土人名之曰石窗、故山以名、唐木玄虛曰天下洞天三十有六、而四明第九、其號曰丹山其圖則山麓祠宇觀所刻、其一曰元建觀之圖、其二曰唐遷觀之圖、是編蓋掇拾歷代山圖題詠、上起李唐、下及當代、凡題詩文題詠、莫不畢載、搜羅之功、有足多者、惟所載詩文、但題作者、

不盡著其時代、斯則不免白璧之微瑕矣、

道德真經二卷（正統道藏洞神部本文類慕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無序跋、全書皆白文無註、按道家相傳、謂太上老君著道德經五千言、為衆經之祖、故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云、太上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為我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為衆經之鼻祖、此道家相傳之說也、後世學者、亦多信其書、為較老子年長之老聃所作、其書之成、蓋在孔子之前、然詳而考之、其說實不足信、一則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之事、故道德經不能早於論語、二則道德經之文体、非問答体、故應在論孟之後、三則道德經之文、為簡明之經体、足証其為戰國時之作品、且道德經之不出於孔子之前、晚清以來、學者考訂其証尤繁、時賢論辯、久為定讞、可無容贅（參看拙作老子道德經出於儒後考及古史辨第四冊）司馬談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是明謂道家後起、故能采各家之長、後世學者、乃謂道家出於各家之前、亦可謂不善讀司馬談之書矣、然考其所以致誤之由、蓋緣於司馬遷之誤以李耳為傳說中之老聃、夫此道德經之作者、戰國時之李耳也、其籍貫家世、

司馬遷言之甚暇、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云、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名耳、字聃、姓李氏、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於齊焉、其於老子家世、敘之至詳、當可無疑、惟誤以之與老聃為一人、故以聃為老子之字、其實老聃者、不過傳說中所謂古之博大真人也、其人果為歷史中之人物否不可知、史遷以其與老子為一人、於是李耳傳中、遂多飄渺恍惚之神話、夾雜其間、後世道流附會益多、其實道德五千言者、蓋戰國時李耳之所作、固與傳說中之老聃無涉也、其書凡五千七百餘言、釐為上下二卷、八十有一章、每章之前、以二字標題、如體道章第一、養身章第二之類、蓋襲河上公註本也、按道德經一書、其文為簡明之經体、初無繁構組織、王弼老子註、無章目之分、殆猶存古本之舊、是編據六朝道流所分章目、多不可解者、然與諸家之本參校、文字之異同、凡數十百字、雖得失互見、亦足為校勘之助矣、

玉音法事三卷（在道藏洞玄部讚頌類暑字號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鮮著於錄、今考其書卷下、載宋真宗製玉清昭應宮散花詞十首、又同卷載宣和續降長吟玉音金闕步虛諸詞、且於步虛詞二首下題記云、後一首因講御注道德經、仙鶴翔集而作、則其書蓋宋徽宗宣和間、道流之士、纂輯而成、全書都凡三卷、所載皆道家唱道讚頌之詞、如步虛、空洞、奉戒、三啓、學仙等、其詞寔繁、不遑具載、而最要者為步虛之詞、按道家科儀唱道之詞、以步虛為首要、劉宋陸修靜已有步虛洞章、昇玄步虛章、靈寶步虛詞之作、其由來舊矣、北周庾信及後世文人、多有作者、樂府解題曰步虛詞道家曲也、備言眾仙縹緲輕舉之美、道家相傳、以為歌詠步虛、功德深妙、不可殫說、後世科儀日益繁雜、唱道之詞、推衍益繁、是編所載、皆其詞也、又歌詠之時、多佐以法器、歌詠詞句、尤有定法、是編綱羅諸詞、或注其聲調、或舉其歌詠之法、何處當和之以磬、何處當舉禮、何處當默念神號、皆一一注明、頗稱詳審、他如日夜舉唱禮方次序等、莫不備載、纂輯之功、良有足多、惟考其所載諸詞、既不限於一人一代之作、似宜分別標注、是編乃不盡注其出處時代、使後之讀者、無從參證、斯則白璧之微瑕、不得不以責賢者也、

太上洞玄靈寶智慧禮讚不分卷（在道藏洞玄部讚頌類叠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鮮所著錄。今考其書，如三界、三塗、六道、六慾、七寶等，多襲用釋家名辭。又降真讚第二首云，太虛感靈會，命我生神章。按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玉章經者，其時代雖不可確知，然其為六朝道流所作，則似可無疑。又考書中謂科禁至重，舉措成愆，戒行威嚴，綺言增過，心非意亂，犯百八十條。按老君說一百八十戒，雖道家相傳云老君以授于吉，然道教齋戒，寔自魏晉以來，始次第删定，初期戒律寔至簡單，其所謂十戒，且因襲佛教之說，此一百八十戒，大要與太上感應篇相出入，而更為嚴密，其時代當較晚出。據是以言，故竊疑是編為宋元間道流之所作。其書不分卷，首為五言讚頌十有六首，前八首無題，次三首為上簡頌，再次三首為降真，末二首為謝神。讚頌之下，為讚禮十方及懺悔持戒之文。讚頌皆用韻語，文詞拙劣，用韻尤無定式。大旨主於守靜默，寡嗜慾，歸於沖虛渾化，與道合一，而道德在兼忘，解是大智慧，定為修真体道之要義。然守一保元，尤在能持法綱，故結尾以至心懺悔，勤心持戒，早求解脫，而歸真道立說。其言大抵近正，不離於黃老清虛無為之義，雖言之不文，然要其指歸，寔道家之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上清侍帝晨桐柏真人真圖讚不分卷（在道藏洞玄部讚頌類，書字帙中）

舊本題唐司馬承禎撰。承禎字子微，號白雲，温州人。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之術。開元中累被召命，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以三体寫老子，刊正句文。卒年八十有九，諡貞一先生。是編蓋承禎早處嵩嶽，謁桐栢真人堂廟，欽慕餘靈，乃覩仙傳，追伊洛之發迹，復披真誥，慕華陽之降形，輒運丹青，敬戴圖象，附以讚頌，庶表誠心，名曰上清侍帝晨桐栢真人真圖讚。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齋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按書中有纂成一卷之語，則作一卷者是也。考上清侍帝晨領五嶽司右獮桐栢真人者，即周靈王太子王子晉也。是編自其在世，迄於昇真，凡繪十有一圖，各圖之前，皆系以紀讚。第一圖紀靈穀洛鬬，第二圖紀與叔譽師曠問答，第三圖紀吹笙伊洛，浮丘公降授秘籙，第四圖紀隱遁尸解，第五圖紀修真嵩嶽，第六圖紀控鶴昇天，第七圖紀金闕受事，第八圖紀承旨就位，第九圖紀天台受事，第十圖紀授符傳法，第十一圖紀降壇茅山，於真君之神聖英聰與夫恬退高儷之節、修真体道之迹，紀載摹詳，大抵據列仙傳諸書以為紀，非同虛構。惟各圖之旁別題小註，如二天尊一青一紫，太子絳袍，二從人一紫一黄之類，疑其圖當為後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摹寫，故以原圖衣服色彩分別注之於旁，蓋已非貞一先生之舊矣。

赤松子章曆六卷（在道藏洞玄部表奏類置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晁陳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其書蓋假託漢代人鬼交雜、精邪遍行、太上垂慈、以此章曆授之張天師、今考其書大塚訟章云、起自茅山七真許長史、按許長史即上清真人許穆、真誥云、晉武太康元年去世、年七十二、是其書之不作於漢代、殆無容辨、又考書中方域之畫分、曰州曰縣曰鄉、曰里、蓋宋以後制度、且詳其表章文條、尤不似唐以前風格、故竊疑其書蓋宋元間道流所作、妄託神靈、以衒流俗、全書都為六卷所載皆道教設醮上章之曆法儀注、及諸祈禳禁

劾章奏文辭、故以章曆名其書、按道流之士、消災辟邪、祈禳治病、有上章設醮之法、其來久矣、隋書經籍志云、諸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並具贄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為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晨長之下、陳設酒脯餅餌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為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為醮、又蜀道士杜光庭亦有醮章奏議之作、蓋道教章醮、具有儀注、科法嚴峻、犯者獲罪、是編比次章曆、各有條貫、於章醮贄幣曆法、避忌禁戒等諸種儀注、紀述頗稱詳審、又復列舉章辭書法、舉凡作晴布雨、除妖芟邪、催生治病、消災度厄等諸種章奏、莫不備載、纂輯之功、有足多者、治道教章醮科儀、定可資為參考焉

靈寶淨明院行遣式不分卷 在道藏洞玄部表奏類毀字帙中

舊本題周真人編。真人自署淨明院嗣演教師，其始末名號皆不可考。是編罕陳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書中方域之畫分，曰道、曰府、曰州、曰縣、曰鄉、曰坊巷，此元明以後制度。又考書中補弟子帖式、保舉傳師教姓名，有度師九州都仙太史高明大使神功妙濟真君許，按神功妙濟真君即上清真人許遜。宋元間始上尊號曰神功妙濟真君，宋以前道書無題此尊號者。是周真人者，殆元明間道流之士耶。是編不分卷，所載皆道教章醮表奏行遣方式，首為淨明符券式，次[illegible]發申狀券對引式，次病人投狀式，次判狀式，次牒神王治病式，次申帝君式，次謝錢馬申狀式，次謝錢馬牒式，補次弟子帖式，次保舉傳法奏狀式，次報應說補職狀式，統計所載奏狀牒帖，都凡十有一式。按上章設醮者，道教消災度厄祈禳禁劾之法也。依陰陽五行數術之理，推人年命，為書如上表章，具寶帶，燒香陳讀，祀天皇太一、五星列宿以奏之。其表章各有儀法，科法極嚴，不得稍差。是編所載諸表章，約分奏狀牒帖，各有其用，其所舉十一式，殊不足以概其全，不過發凡舉例，示其大要而已。且文辭拙劣，往往文不達意，蓋此種表章大抵出於村野黃冠之手，宜其文彩之不足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神部本文類傷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其書蓋假託太上老君說此清靜妙經書末有仙人葛仙翁左玄真人正一真人題記考老子自史記列傳作惝怳之辭其後列仙傳者流遂漸加藻飾太平道天師道更奉之為師至於六朝遂成為至尊無上變化無方之神人葛稚川稱老子世不出數易其名太上老君玄元皇帝諸名即源於是六朝以前初無此尊號也又考經中多襲用佛家名辭如三毒六欲之類尤不見於六朝以前古籍是皆足證其書之為後世道流偽託葛仙翁左玄真人正一真人等題記亦不過作偽者妄題以堅人信然適足以見其淺陋耳其書不分卷惟宋鄭樵通志藝文畧著錄太上混元上德皇帝說常清靜經一卷殆即是書大柢皆取道德經一二句以推衍其義大旨在於發揮黃老有無動靜清濁之理以為清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能常清靜者天地悉皆歸之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慾牽之故一切煩惱皆由於心未澄而慾未遣能遣其慾則心自靜能澄其心其神自清夫然後六欲不生三毒消滅漸入真道此所謂常清靜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云此經喻清靜二字要人方寸虛明獨露真體蓋深得其書之旨今考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文辭淺近殊少精義尤足證其為後世黃冠就道德經推衍而成惟鄭樵通志已著於錄則亦宋以前舊籍也

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真經不分卷（正統道藏洞神部本文類陽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經首謂爾時太上老君、以永壽元年正月七日、在太清境上、太極宮中、觀見衆生億劫漂沉、周迴生死、乃以哀憫之心、分身教化、化身下降、至於蜀都、授與天師北斗本命經訣、廣宣要法、普濟衆生、是其書蓋漢桓帝永壽元年乙未、太上老君、授之天師張道陵者、然漢時黃老並稱、其大旨主乎清淨無為而已、張道陵寇謙之言符籙而不言煉養、魏伯陽葛洪言煉養而不言齋醮科儀、至杜光庭之流、始專以科儀為重、蓋由隋歷唐、方致科儀、其說益以誕漫、今考是編極言齋醮之重、謂嚴置壇場、轉經齋醮、依儀行道、其福無邊、漢代道書、其說不應遽爾、足証其書之為宋元間道流偽作、託之太上老君以授張道陵、蓋自神其說、以衒惑流俗也、其書不分卷、大旨謂北斗三官五帝九府四司、薦福消災、司世人罪福善惡、凡人性命五体、悉屬本命星官之所主掌、不設齋醮、不修香火、是為輕生迷本、當知人身性命、皆憑道生、儻復了悟此因、然後可以心修正道、永離輪迴、超昇成道、其說以本命生辰、祈禳齋醮、為養生延命之訣、按葛洪抱朴子、已有人之富貴賢愚、為本命星宿所司之論、是編之說、蓋源於彼、

惟經中乃以北辰為北斗、豈有太上至尊、不辨星文、誤引論語者乎、是尤足証其偽妄矣、

太上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不分卷　在道藏洞神部本文類陽字帙中

舊本題三天大法師正一真人張道陵、弟子左玄真人王長、右玄真人趙昇同紀述、道陵字輔漢、沛國豐邑人、幼遊太學、博通五經、晚年由儒入道、得金丹、入鶴鳴山、著道書二十四篇、世稱正一真人、王長不詳其里貫、從正一真人學、習天文、通黃老、盡得真人九鼎之要、趙昇號龍堂子、亦不詳其里貫、正一真人在蜀、昇不遠千里而從之學、遂拜受神丹寶經、盡得真人之學、是編前有正一真人及其弟子序、謂老君此時為說北斗七元經、剕死延生之法、即漢桓帝永壽元年太歲乙未正月七日也、至其月十五日、上元之辰、老君又復為道陵說南斗六司延壽度人妙經、是其書蓋成於漢桓帝永壽初、然考經中老君為道陵宣言、有七言律詩一首、按五言律詩、雖始於齊梁、至於七言律詩、則始於李唐、道陵生桓靈之世、其詩未應作七言律體、足証其為宋元道流假託、若太上玄靈北斗本命延生經之類耳、其書不分卷、大旨謂南斗六司、與北斗七政、分職共理、北斗位處坎宮、名同月曜、降神於人、名之為魄、主司陰府、宰御水源、南斗位處离宮、名同日曜、降神於人、名之為魂、主司陽官、宰御火帝、二司兩極、同共陶鑄、天人之爵秩增減、士庶之祿俸延促、年齡之修短、災福之去留、莫不由其典掌、凡人成立生性、實是天地日月星斗與之、假於四大、正藉一氣生生之生、全繫水火、水火比於道之真體、不可暫離、萬行之本、在乎道氣、保固形命、形命保固、在乎教法、而道法存乎科儀、士之能修設兩極二斗、同醮一壇、誠心向禮斗之科、則可以消災度厄、超昇成道矣、又有南斗六符、佩之亦令人長命、無諸災害、其說大抵與太上北斗本命延生真經相類似、據前引張道陵序所云云、可知其為宋元道流推衍北斗本命延生真經而成、蓋較北斗經為晚出矣、

太上老君内觀經不分卷 在道藏洞神部本文類傷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按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神仙類著錄内觀經一卷云老子撰述而不言其所據意者當因經文每章之首皆以老君曰為起句故推知為老子撰述亦猶是編書名之題曰太上老君内觀經耶然考經中多襲用佛家名辭如六情六識之類又或雜以浮屠家言且經中論内修之旨主於諦觀身心按漢時黄老並稱其大旨主乎清静無為而已張道陵寇謙之言符籙亦不言内修煉養之術至魏伯陽葛洪之流始盛稱内修煉養之道可知是編蓋後世道流偽託惟晁氏讀書志鄭樵通志藝文畧皆著於錄則亦未必非隋唐古籍也其書不分卷釐為十有三章鄭氏通志藝文畧晁氏讀書志著錄其書則並作一卷又據晁志云述人胞胚魂魄衆神之名當諦觀身心俾不染濁穢乃可常存云凡二十有二章而今本僅十有三章殆已非晁氏所見之舊矣大旨謂内觀之要在静神照心亂想不起保神固根精炁不散蓋一身之主惟在於心心能禁制使形神不邪心則神也變化莫測故無定形從道受分謂之命自一稟形謂之性所以任物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有所出謂之志事無不知謂之智知周萬物謂之慧動而營

身謂之魂静而鎮形謂之魄留形骨肉謂之血保神養炁謂之精炁清而駛謂之榮炁濁而遲謂之衛總括百神謂之身萬象備見謂之形塊然有閡謂之質狀貌可則謂之體大小有分謂之軀衆思不測謂之神邈然應化謂之靈炁來入身謂之生神去於身謂之死所以通生謂之道道者有而無形無而有情變化莫測通神羣生在人之身則為神明所謂心也所以教人修道則修心也教人修心則修道也内觀不遺生道長存其說多雜以釋教之説而大要不離於黄老清虚守一之旨後世道家之言内視者多源於此焉

太上老君說了心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神部本文類傷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按經中各章，多以老君曰為起句，故題曰太上老君說了心經，亦猶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說消災經之類，蓋亦贋作也。詳其文体，多模擬釋典，知是六朝以下道流偽託，文筆拙劣，而不類唐以前風格，殆宋元間黃冠之所為耶。其書不分卷，凡釐為三章，惟不立篇章之名，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謂其書內云，心了真性，了性真心，心無所住，住無所心，了無執住，無執釋真，空無所處，空處了真，此是了心。其說蓋深得是編之旨要。今考其書大旨，蓋以心為神主，動靜從心，故心為道宗，復為禍本，不了其心，則虛役其神，惟空處了真，了心無執，然後可以道退動靜，與道合一。此其說大抵因襲浮屠家言，按佛家止觀之論，據佛言定慧，以止為定因，慧是觀果，止者謂念非忘塵而不息，塵非息念而不忘，塵忘則息念而忘，念息則忘塵而息，忘塵而息，息無能息，息念而忘，忘無所忘，忘無所忘，塵遺，非滅息，無能息念，滅非知，知滅對遺，一向冥寂，闃爾無寄，妙性天然，所謂了者，即釋氏之所謂止也。惟以之與道家有無動靜之理，溷而一之，駁雜不純，已昧老氏之宗詞諭，亦多涉鄙俚，殊少精義，蓋粗野黃冠依託之辭，未必果精於兩家之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上老君內丹經不分卷 在道藏洞神部本文類傳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按經中各章、多以老君曰爲起句、故書名太上老君內丹經、亦猶太上老君內觀經之類、蓋以其書爲老子傳道也、然考經中謂上有神仙抱一、中有富國安民、下有強兵戰勝、此其語蓋全襲陰符經三篇之目、其言內丹之旨、亦多援拾陰符餘義、按陰符經一書、雖道家相傳託之黃帝、然實爲唐李筌僞作、學者考證、久爲定讞、可知是編之作、蓋唐以後道流僞託、惟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著錄老君丹經一卷、殆即此經、則亦未必非宋以前古籍也、其書不分卷、釐爲八章、而不立篇章之名、大旨在乎闡發道家內丹之要妙、首論神仙抱一、富國安民、強兵戰勝之道、鉛汞水火之屬、大抵主乎以神運精、氣結而爲丹、次論修道必先修心、一心內守、神定氣和、元氣自降、而修生之法、保身之道、尤在於固氣安精、因精養神、神不離身、身乃長健、故修真之士、先宜洗心易行、清淨六根、邪魔遠離、眾病無因、然後精勤功行、固守丹竈、通幽顯聖、無不成真、今考其說、有頗切於事理者、不失道家之實地、其言鍊形化氣、鍊氣成神、大抵皆本之於陰符經、而推闡其義、補苴罅漏、尤足與陰符經相發明、其文亦淺近平易、言殊近正、蓋道書中之

不甚荒唐者也、

太上說轉輪五道宿命因緣經不分卷（正統道藏洞神部本文類陽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其書謂太上老君在舍衛國尸俱類樹下，與諸天仙地仙，說此轉輪五道宿命因緣經，書中所紀，皆太上老君與左玄真人及諸天仙問答之辭，今考經中多襲用佛經名詞，如地獄三塗之類，又宿命因緣，亦佛家之說，佛謂世人於過去世皆有生命，各因福罪，以為報應，或為天為人，或為餓鬼畜生，展轉輪回，謂之宿命，又考經中論齋戒誦經，然燈續明諸科儀，按道家科儀由晉隋歷唐，始益以誕漫，故竊疑其書蓋宋元道流偽託之作，其書不分卷，大旨本之佛家宿命因緣之說，而推闡其義，謂人世一切罪福，皆由宿命因緣，輪轉報應，而世人無知，不知天地萬物各有宿命因緣，故須說一切罪福報應，轉輪五道宿命因緣，以見宿世以來，罪福報應，如此顯明，俾世人知所解悟，燒香行道，齋戒誦經，然燈續明，盡願以為常法，布施得福，並達智慧，無所罣礙，蓋植種福田，譬如尸俱類樹，小小漸大，收子無限，總之罪福隨人，如響斯應，此所謂宿命因緣也，其說大抵因襲浮屠家言，初期道書，無此說也，按自六朝以來，釋教盛於宇內，於是道家之黠慧者，多襲擬釋典，以為道書，是編之作，蓋亦後世黃冠襲擬釋典而成也。

太上日月混元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神部本文類[illegible]字號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按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類著錄日月混元經一卷、注云元光撰、未詳其所據、元光亦不詳其始末、今考其書、論道家內丹之旨、大抵皆襲參同契古文龍虎經諸道書以為說、按參同契一書、葛洪神仙傳稱為魏伯陽作、朱子參同契考異、亦稱其文章極好、蓋後漢之能文者為之、古文龍虎經一書、道家相傳、以為在參同契之先、然據朱子考證、實是後人見參同契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偽作此經、蓋六朝黃冠為之也、是編之作、較二書更為後世、然宋人已著錄之、則亦宋以前道流之作也、其書不分卷、惟通志藝文略作一卷、明白雲齋道藏目錄詳註云、內云乾坤坎離、剛柔配合、四者相包、謂之橐籥、會於鼎中、煉火為藥、此神丹之樞要也、按自參同契假借文象、以論乾坤坎離水火鉛汞之要、以陰陽五行昏旦時刻為進退持行之候、六朝黃冠、更依其說、而作古文龍虎經、謂真鉛真汞、止取天地之精、日月之華、混合造化、以成神丹、後世言爐火者、皆以此二書為鼻祖、是編大旨、亦本於此二書、所言乾坤坎離、剛柔配合、只是互換其名、要其指歸、亦不過以神運精收心斂炁、使炁結為丹、要不離道家內修之旨、詞采亦殊有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觀、蓋道流之嫻於文字者為之也、

太上浩元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神部本文類女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字書目、亦罕著於錄、按其書以老君曰為起句、故書名題太上浩元經、亦猶太上老君內觀經、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之類、蓋道家者流、相傳以是經為太上老君所傳道也、然據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云、經中七言古詩頗與內外黃庭符合、今考經中有上元童子神之精、絳衣赤幘居黃庭之句、足証白氏之說、非無據也、且經中論內修之旨、以攝收天地之氣於体內、為長生之原則、此其說、蓋全襲內外黃庭二經、按黃庭經者、其著作之時代、雖不可確知、然王羲之既嘗寫其經、則當為東晉初年之作、是編既模擬彼經而成、則其時代、最早亦當在六朝、惟詳其詩辭、殊不類六朝風格、蓋與唐代七言古体為近、故竊疑其書為晚唐五代間黃冠之所作、其書不分卷、經中大抵皆為七言古詩、稽其指歸、主於絕愛棄欲、安神定魄、鍊炁沖神、呼吸中和、使精氣周遊、五神强固、天地之氣、充溢於体內、能修此道、則可以壽命永固、與道合一、其說皆本之內外黃庭、而多以譬喻出之、按黃庭者、黃為中央之色、稱曰体內、庭為四方、稱曰外境、意謂整理体內元氣、與外境之日月星辰一致、是編之說、即源於是、惟大旨尚不離於清淨之義、故不以目襲黃庭而廢焉、

混元八景真經五卷　正道藏洞神部本文類女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其書蓋混元真人、自爲問答之辭、以闡明内丹之旨、混元者老子也、今考是經、寔因襲參同契、古文龍虎經諸道書、而推衍其義、又詳其文体、亦不類唐以前風格、疑當爲晚唐五代間道流僞作、全書釐爲五卷、經中自謂自爲問答、所喻事理、言說不盡、若說其說、恐學人難曉、是故並論根元問難、令人省會天機秘隱、大功大藥金丹細分之法、著五五卷之內、今考其書、自第一卷至第三卷、皆自爲問答之辭、統論根元天地及修身養命服炁導引之要、第四卷至第五卷、則分論大藥金丹之法、釐爲十有八章、其目曰、乾汞坤鉛下乘三品出身大功章、虎鉛龍汞中乘三品大藥氣章、龍鉛虎汞上乘三品金丹章、陰陽二元四象五行生成氣候氣數法則相合持氣章、四象俱備陰陽氣足入造化氣章、老用少氣補殘章、真五行定命氣章、二氣相合法章、結氣功章、五行各現本色與内外相應章、定金鑛章、生玄珠章、玄珠結金丹章、金液白膏成立大道章、日月交合時日去住法章、三元立命日月氣交合太陰真氣降逐日下時作用章、起功定立壇象氣章、定十二時分刻漏四象真氣聚散章、等三十日積閏大功章、其大旨主於修身養命、存神保真、於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要、陰陽五行昏旦時刻進退持行之候、分論尤詳、蓋本之參同契、龍虎經諸道書、而能推闡其義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上老君說報父母恩重經不分卷（正道藏洞神部本文類女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鮮著於錄、其書蓋太上老君在西那玉國罽剎山中、為真人海空智藏宣說之辭、按魏晉以來、顧歡著夷夏論、張融著門論通源、皆倡釋道二教一致之論、自是而後、道流之慧黠者、遂多擬釋典而作道經、六朝隋唐之世、其風尤盛、法琳辯証論所摘真步虛品偈之金鑿妙法蓮華經之類、是其証也、是編名目、亦模擬釋典、考佛經藏中有佛說父母恩難報經一卷、是編之出於模倣、事實至為明顯、又詳其文体、殊不類唐以前文章風格、故竊疑其書、蓋隋唐間黃冠之作、託之太上老君、以自神其說耳、其書不分卷、大旨謂身体髮膚、受之父母、鞠育之恩、昊天罔極、子女託祖、日苦父母、艱難苦惱、憂慮悲戚、悉從而起、父母[illegible]恩深、焉可不報、是以孝與不孝、罪福所託、若孝悌者、一家之中、老少安樂、天人歆仰、神明守護、子孫相承、孝慈不斷、若不孝者、世世相繼、一門之內、總是寃家、雖為父子、甚於讎敵、死入地獄、受一切諸苦、故說此果報因緣、俾眾生篤志孝養、得受福慶、其說大抵融合儒釋、明示因果報應之理、非純為道家之說也、文体亦模擬釋典、中雜五言偈語、其文亦淺近平易、不引經卷、不用典實、間或引喻以明理、蓋純乎佛經之体也、

太極祭鍊內法 三卷 在道藏洞玄部方法類此字號中

舊本題宋鄭思肖編集、思肖字所南、一字憶翁、初以太學上舍應博學弘詞科、會元兵南下、叩闕上書、不報、宋亡、隱居吳下、自稱三外野人、坐必南向、歲時伏臘、輒望南野哭、再拜乃返、聞北語、必掩耳亟走、人知其孤僻、亦不以為怪、工畫墨蘭、自易代後為蘭不畫土、或詢之、則云番人奪去、汝猶不知耶、終身不娶、浪游無定跡、所著有詩集曰心史、是編前有永樂四年丙戌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序、至正七年丁亥至樂道人徐善政序、至正七年丁亥張遷序、至正七年丁亥西蜀道士頤軒清虛子候以正序、及思肖自序、編末有至元二十八年辛卯沈之我後序、按太極祭鍊內法者、道家相傳、以為葛仙公祭鬼之法、世遠年湮、好奇者往往增易其說、殽亂駁雜、蹊殊徑異、思肖既病眾說之紛紜、復愍學者之無歸也、爰採摭道門諸家祭鍊之法、刪繁剔偽、而成是編、復諄諄訓釋、聚為太極祭鍊內法議略若干條、附之編末、據編末自記、其書蓋成於宋度宗咸淳六年庚午、時思肖年始三十、全書都凡三卷、上卷為祭鍊內法、中下兩卷為議略、考靈寶齋法、始於徐葛鄭三師、鍊度死魂、尤為靈寶齋法之要、蓋道教所謂死魂受鍊、乃以陽鍊陰、即以流行之炁、鍊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昧之神也、而鍊度之法、尤以祭鍊事簡而功博、是編大旨、在闡明祭鍊之精要、所謂祭者、設飲食以破其饑渴也、所謂鍊者、以精神而開其幽暗也、使魂魄淪滯之後、得釋然而復其本真也、蓋道家之有祭鍊、猶釋氏之有施食也、其言首主於誠、以為能存乎誠、則陰陽之機、鬼神之用得矣、其於水火之祕、符籙之奧、內鍊升度之妙、與夫盡性致命、拘魂制魄之道、言之皆深切著明、張宇初謂其足為齋法之軌轍、亦宜矣、

靈璧河渠源委三卷 清乾隆靈璧縣志附本 乾隆間石磬山房刻本

清貢震撰。震字息甫，江陰人。乾隆辛酉拔貢生，丁卯副貢生，知建平、靈璧、鳳陽等縣。靈璧當水道之衝，數被患，震履濬靈宿、虹泗諸派，導其下流，凡利之事，悉白大府，沒後入祀。事蹟具詳光緒江陰縣人物志。書成於乾隆間，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述泗、淮、汴、沱、澮、澥、淝諸河，中下兩卷為溝洫、城濠，並通論合境溝洫形勢。舉凡境內巨川細流，莫不考其源委，究其利弊。原書目錄載有河渠圖五，此本無圖。按靈璧縣志則冠有圖，圖中繪有溝渠甚詳，疑即此書所附之圖，蓋是書附刊於縣志之後，故以圖冠於全書之首，以便觀覽也。

廣德州志十卷 嘉靖十五年丙申刊本 缺八、九、十二卷

明知廣德州事朱麟纂修。麟字芝山，廬陵人。先是嘉靖丙戌，安成鄒守益之判廣德也，嘗有志於州志之纂修，搜群籍，訪故老，定為圖、為表、為志、為傳，未及觀成，而陞南都。及嘉靖丙申，朱氏來守斯邑，始繼成之，更六合學生黃紹文主其事，不一載而書成。都凡十卷，為表二，曰郡縣表，曰職官表；為志八，首輿地，次宮室，次學校，次食貨，次秩官，次人物，次祥異，次藝文。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編首。是書雖印甚精，惜詳其體例，多有未妥。夫方志脈絡繫乎篇簡，而是編過采簡要，每每騈列名目，無所統攝，近於類書之流，殊乖著作之雅，一也。公署、書院、亭堂、坊牌、壇壝、祠宇，或當屬之建置，或當屬之學校、古蹟，而是編別立宮室志，以統屬之，有乖志體，二也。戶口列之食貨，參雜不倫，三也。至其人物之不載出處，引書之不標出典，不合於著述體例者，復難一二數，蓋此書未及一載，草率之譏，誠不免矣。

太湖縣志二十卷 乾隆二十六年刊本

清癸卯科舉人、文林郎〇太湖縣知縣吳易峯纂修。考太湖舊志，創於成化甲辰，至萬曆甲申，凡四經修輯，其後數歷兵燹，舊聞放失。清順治癸巳，知縣李世洽始續修之。經康熙癸丑、癸亥、戊辰，知縣王學曾、知府劉穰、周彊又相繼增修，至乾隆二十年，易峯來宰斯邑，邑志之不修，又七十五年矣。於是倡議重修，開館於熙湖書院，而以其婿丁丑科進士徐日明主其事。越六年而書成。以舊志有綱無目，體裁不協，因倣綱目之体，爲十志，六十七目。大抵就舊志斟酌損益，而正其謬誤。惟分星野另立別爲天文志，雖本之正史，然海田可變，經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國史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至於圖經方志，地只一隅，年號數世，畢彼星野，爲之之輿地，已嫌其非遜，況復增之爲志，更不免虛張部帙之譏矣。又職官表於周秦守尉亦縷載無遺，亦不免妄入編次之嫌。此外如列經籍於學校志，亦有乖志體，不免体例不純之譏云。

歷陽典錄三十四卷補編六卷 同治六年和州官署刊本

清陳廷桂撰。廷桂，歷陽人，字子犀，亦字夢湖，官至府丞。是編之作，蓋始於乾隆乙未、丙申間，補輯於道光己丑，前後五十餘年而後成書。粵賊之亂，版燬無存，新化鄧督開來牧是州，訪之藏書家，東西購募，始成全帙，校讐而重刊之。越朞而工竣，乃獲補編六卷，故不克分列各條，而附刊於卷末。考歷陽舊志，始於宋程九萬，及趙師清補遺，皆已湮沒不可復見。有明一代，則有宋建亟修之於前，黃道昌繼之於後。歷年既久，舊版亦燬，逮於清康熙二十四年，始復修之。自後乾隆中一修於高刺史麟勳，再修於徐刺史元，皆不果成。三修於劉刺史長城，已成而未行，其版旋失。百餘年來州志久缺，陳氏是編，其初不過就和含兩志增補匡謬，歷時既久，掇拾日繁，乃更加排纂，分別門類，定爲三十四卷，曰沿革、郡邑、山川、古蹟、職官、人物、史事、詩話、雜綴、藝文。其書博稽經史，以及稗官野乘，凡五百八十餘種，河間紀昀稱其考據博足，辨論精審，非虛譽。然究其體例，得失有可言焉。其史事篇綜合諸書，貫串而成，使讀者乘高瞰下，盡於一覽，誠志中之上乘，此其一。人物篇不孫叛標題，而統爲序代，又各傳必以正史爲主，而

亦參他書、亦非他志所能及、此其二、詩話一篇、為是編之創
例、方之志體、雖有未安、然述往纂輯之意、固不可沒、此其三、
山川、古蹟諸篇、既雜各家詩文、分繫其下、而藝文一篇、復雜
錄各家之作、雖沿俗例、亦不免屋上架屋之譏、此其四、雜綴
一篇、漫引諸書之涉及壽陽人物事實者、夫使其言可用、何
不分繫各篇、使其不可用、而姑備一格、則於義無取、且壽陽
人物、能盡包於雜綴耶、若此、又何必更有人物篇、是亦沿於
俗例、體例所弛、悖不得不以責賢者、此其五、至於建置、食貨、學
校、選舉、並方志之所重、是編皆付闕如、又紀事亦詳於古而
畧於今、則雖由舊聞之放失、亦纂述之多疏矣、

壽州志三十六卷列附卷首卷末　光緒十六年庚寅刊本
清合肥縣知縣調署壽州知州曾道唯纂修、初壽州舊志、自
州前牧朱士達所纂、歷六十餘年、久未纂修、適羅蓋之總戎
宋鎮斯邑、始建議倡修、乃創辦未果、遷調他去、其事遂寢、及
道唯權篆是邦、始於光緒戊子、設局於署內之東偏、延邑紳
葛蔭南、孫思說分任修纂、越一年而書成、大抵參考朱志及
同治年志稿、刪繁就簡、補苴罅漏、惟朱志分為志七、為表二、
為傳三、附以子目、是編則倣安徽通志之例、為志凡十有二、
首列職名、凡例、目錄、圖說、為卷首、次輿地、次營建、次水利、次
食貨、次學校、次武備、次職官、次選舉、次人物、次列女、次藝文、
次雜類、而以舊志序跋及纂修姓氏附之卷末、又於各志之
下、列分子目、斟酌損益、義例粗備、然其中亦有沿舊志之誤
未及盡泯者、如輿地志列疆域於建置沿革之前、是未出州
名、先臚州境四界八至、不知為何地而言、端緒殊覺倒置、又
或過求詳備、不免牽附會、如呂祖謙其先世雖為壽州望
族、至祖謙遷居已久、乃援其祖貫、列其所著諸書於藝文志、
然則孔子自稱殷人、豈可入中州志乎、斯圖經之積習猶除
未盡者也、至於所引諸書、具列原文、標其出典、則有資考據

云。

盱眙縣志稿十七卷 光緒辛卯刊本

清王錫元撰。錫元，盱眙人，同治甲子舉人。是編之作，蓋以盱眙舊志明以前不傳，所見者惟康熙、乾隆、同治三志，而遺文軼事每多失載，故集同人別成是書，歷時十稔，至光緒辛卯而書成。凡爲卷十七，爲志亦十七，較同治方志增建置、古蹟、金石、祥禎、職張、兵事數類。自序謂較康熙志增十之八九，較乾隆志增十之三四，同治志增十之六七，皆於舊志之缺亦本蓋求除。如軍制篇載褚裒郤惜之治盱眙，雖不見晉書本傳，而一仍舊志之誤；又如水利、風俗，亦不免以恒言鋪砌成篇，猶不脫方志之錮習。他如建置志既列壇廟，古蹟志復有寺觀，與夫置田兵事於藝文之後，皆有乖志体。至於藝文志之但錄邑人著述，而以各書序跋附之其下，又引據皆舉其出處，斯則舊志之所不及也。

盱眙縣志六卷 同治十二年癸酉刊本

清盱眙知事方家藩監修，邑人傅紹曾之所纂輯也。紹曾字仲魯，道光丁酉拔貢，官蒙城教諭。是編乃其官寧國教諭時所作。先是盱眙舊志止乾隆十一年丙寅，歷百二十餘年，久未纂輯。同治己巳，知事崔秀春、方家藩相繼奉檄續修，以紹曾舊輯備志已十有餘年，因以紹曾主其事，載歷寒暑，至同治癸酉書成。凡為志十，為卷六，首輿地，次河渠，次食貨，次學校，次武備，次職官，次選舉，次人物，別有藝文、雜類二志，附於卷末。又或於各志下別分子目。大抵因循舊志，略加增補。惜所引諸書，不盡標其出典，又或徵引未及賅洽，如河渠志之徒託空言，而不能詳其廢興；風俗門之惟知虛美，而罕關考據。然兵燹之餘，舊聞放失，且採訪纂輯皆出於一人之手，而崖略粗具，亦有足多矣。

定遠縣志十二卷 傳鈔本

清定遠知縣楊慧纂修。慧字定生，江蘇金匱廩生。考定遠縣志始於明宏治十一年，嘉靖三十七年知縣高鶴重修之。然記載簡略，四庫總目譏其體例冗雜，非志体矣。洎及有清康熙五年，知縣徐衎，二十九年，知縣曲震相繼續修。是篇之作，蓋始於道光六年，其敘事止於道光十年，則其成書當在是歲之後，去康熙曲志又三十餘年矣。大抵因循曲志，凡為志九，曰輿地，曰食貨，曰學校，曰兵防，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雜志。又於各志下別分子目，為類凡六十有二。分門立類，殊慊破碎。大体如城池、公署、津梁、壇廟、寺觀之列於輿地，戶口、物產之列於食貨，皆參雜不倫，有乖志体。人物志之列女傳，又別分賢孝、貞孝、義烈、節孝，亦殊慊繁瑣。又於傳文之後，各加評語，以為論斷。夫據事直書，以極抑揚，必勉強結撰，備充其數，斯為蛇足。至於圖考之惟存小引，封蔭之本在職官而誤入人物，則厚於鈔錄之多跡，而非纂修之荒率也。

乾隆廣德州志三十卷　乾隆四年己未刊本

清廣德州知州李國相纂修。國相陝西咸陽人，由進士以雍正十二年知廣德州事。時邑紳或以舊志湮滅，亟宜重輯新志，請於國相。國相因於乾隆四年設局重修。先是廣德舊志始於宋趙亮夫桐汭志，又有趙子直桐汭新志，並見於輿地碑目、文獻通考及陳氏書錄。至明則有弘治、嘉靖兩志，皆散佚。萬曆初，州人李得陽又重修之。萬曆四十年，州守李得中復加纂輯。迨於有清，州守閔以祿復補成續志。康熙六年，州守楊苞更重修之。康熙十二年，州守黃拱，康熙二十二年，州守門可榮復先後奉檄重修。是編之成，去康熙門志之纂輯又五十餘年矣。其書大抵因楊守及門守兩志及崇禎末年邑人盛於德曆萬廣德州志舊本，補其缺而汰其濫，凡三月而成書，都凡三十卷，為綱九：曰輿地，曰秩官，曰食貨，曰武備，曰營建，曰選舉，曰人物，曰雜志，曰藝文；為目凡二十有九，附載衆目者又十餘條。其書視康熙楊志頗多增補，惜其鮮所依據，故皆不著所出，且體例亦多叢脞。如戶口列之食貨，已覺其參雜，更以學校、祠祀列之營建，尤覺其綱目倒置矣。又於各志之下，附以國相所著論讚，或文難由中，或意非浮泛，雖

做班范二史，終乖志乘之体。至於輿圖之後，附以八景，而以國相之詩系之其後，則尤足以覘其識趣矣。

光緒廣德州志六十卷 光緒七年刊本

清廣德州知州胡有誠纂修。有誠字樸庵，江夏人。以光緒三年來知州事。以兵燹之餘，舊聞放失，且州志自乾隆壬子州守胡文銓重加纂輯，至道光丁未州守裕文復加修補。至是州志之不修，又八十餘年矣。於是申請上憲，動議重修。以光緒己卯五月開局，庚申五月蕆事。舊志五十卷，而是編增為六十卷。門類則悉仍乾隆胡志之舊，凡為志十，為目七十有五。大抵因乾隆胡志及道光裕志，正訛補闕，薈萃而成。惟過求詳備，不免体例龐雜，分類煩瑣。如慶日賀、學祀、鄉飲、賓興，禮有常經，不專屬於一縣，是編乃別立典禮一門，不知於義何取。又如人物志之分文學、孝友等目，久為通識所譏，是編人物至分為十二目。且列女亦人物也，乃別立一門，不免舊志之陋習。他如學校、兵防之不當列於營建，戶口、物產之不當列於田賦，參雜不倫，亦非志体。惟卷首列舊志緣起一門，為舊志提綱挈領，推源溯流，立意殊善，斯則足資取法焉。

光緒五河縣志二十卷 光緒二十年甲午刊本

清五河縣知縣賴同宴纂修、孫玉銘繼前任修成。考五河舊志，創始於明天順二年戊寅，其後正德二年丁卯、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嘉靖四十年辛酉，復相繼纂修，惜其書久佚。迄於清，又有纂修四次：一在順治十年癸巳，一在康熙十一年壬子，一在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一在嘉慶六年辛酉。至光緒十七年辛卯，同宴來宰是邑，去嘉慶王志之纂修又百餘年矣。同宴因與邑人共議重修，設局三月，以遷調他去。玉銘奉檄受代，慮其中輟，復與邑人繼續將事，甫閱歲而底於成，都凡二十卷。其書大抵因循嘉慶王志。惟王志凡六綱、三十六目，体例尚多未備，故是編仿瑩溪志例，改訂為十綱：首疆域志，次建置志，次武備志，次食貨志，次官師志，次選舉志，次人物志，次列女志，次藝文志，次雜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都凡六十有一。采王志各門舊文，分別錄之於前，而以續修者附之於後，另提續修一行，以示區別，亦所以不沒前人之苦心也。然究其体例得失，蓋多可論。五河，澤國也，其利在水，其害亦在水。是編於山川、水利紀載尤詳，既備錄舊志以見當年之形勢，復考其所入所歸，以見其變革利害，詳核有法，得方志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體、最為得之、此其一、舊志輿圖、其山川建置、既多移易、是編另繪新圖、以昭核實、意至善也、然縣境全圖、知用比例開方之法、推漲一圖、乃仍用舊法、未免泥古、不能劃一、此其二、舊志星野、已多附會、是編又因舊志增繪北極出地一圖、既非一邑之事、尤多附會之辭、此其三、祀典不專於一縣、是編乃彙載之列於建置、殊嫌氾濫、此其四、他如置道里於市集之下、列戶口於食貨之中、斯則方志之痼習、固不足以責是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盧江縣志十六卷附卷首 光緒十一年乙酉刊本

清盧江縣知縣錢鑅纂修、鑅字紹雲、江蘇陽湖人、是編蓋因嘉慶張志、及同治周志之所纂輯也、先是盧江縣志、始於明嘉靖二年、知縣周良會始纂輯之、其後嘉慶四十二年、知縣劉栽、崇禎五年知縣張雲鵠、皆重修之、洎於有清、順治十三年知縣孫宏喆、康熙三十七年知縣吳賓彥、雍正十年知縣陳慶門、嘉慶八年知縣魏紹源、復相繼纂修、同治間邑宰周竹之、龢有志重修、尋以他調、未及蔵事、及紹雲來宰是邑、距嘉慶修志時、已七十餘年、得同治周志十二冊、因足成之、以光緒十年季春經始、昕宵纂輯、不半年而書成、都凡十六卷、嘉慶張志、分大綱十有五、細目五十有八、是編大綱併為十、曰天文、曰輿地、曰賦役、曰學校、曰武備、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雜類、細目則視舊志加詳、然稽其類例、頗多叢脞、夫志載星野、志書之痼習、考地方二百里、當天星一度、則一縣之大、不得過分宿一度之限、今欲辨分星何度、以占災祥、豈非惝恍、舊志刪而不錄、正所以免附會、是編復取雍正志以補之、不知於義何取、城池公署、坊表津梁、事屬建置、無關輿地、舊志別為營建一門、頗稱審確、是編悉從省併、括以輿地、

其識趣可知且輿地志列疆域於沿革之前是不出縣名先臚縣境方之志體亦有未安他如人物列女子目過繁頗傷冗濫又稍引各書或簡節全文或因而泛之以己意且不著所出則其纂輯之大畧可覩矣

民國全椒縣志十六卷 民國九年庚申刊本

民國全椒縣知縣張其濬纂修其濬字印畢浙江鄞縣人民國六年來宰是邑時邑志之不修已二百餘年矣其濬懼舊聞之放失因與邑人共議重修惟世變迭乘旋議旋輟八年秋奉省令飭各屬修志始設修志事務所於城區而使邑人張德霈汪文綬董其事期年而書成考全椒舊志創於明弘治間其後萬曆中邑宰田梃楊道臣及清順治中邑宰白恒溫復相繼纂修惜皆散佚不傳其可徵者惟康熙時邑宰藍學鑑修訂之本洎及嘉道以後邑人韓春泉雖一意重修而功虧一簣光緒癸卯薛祿德得邑人金仲和所纂志稿復纂

輯成書此是編所依為根據者也其書體例略仿光緒薛志定為十二總綱曰輿地山川風土食貨學校武備職官人物列女宗教藝文雜志各綱分目凡六十有九副目凡十有三其於舊志或易其名稱如坊鄉則改為坊區錢法則改為錢幣鹽法則改為鹽運兵制則改為營防或遷移其次第如沿革則移置於疆域之前星野則附於疆域之後或增補門類如輿地之增鐵路郵政食貨之增實業附加稅公債學校之增學校教育會勸學所武備之增警察警備隊器械是也皆

其体例得失，有可言焉。繪製輿圖，皆用新法，開方比例，頗稱精核，一也。侯封歸之沿革，但宜論其茅土之分，不應於沿革表之外，別立封建一表，自亂其例，二也。星野多出附會，乾隆熱河志已知一掃舊習，是編成於民國科學大明之世，不應猶蹈故常，三也。城池、公廨、壇廟、鐵路、郵政等，皆屬人事建置，而是編列之輿地，殊乖志体，四也。風土爲志地者最宜注意之事，是編率多迻録舊文，以古禮附會今俗，又以物產列之其中，殊嫌其冗雜，五也。宦業一篇，徒有空名，似皆舉行故事之表冊，了無徵實之意，六也。宗教一門，爲斯志之創体，立意至善，惟宜紀一邑宗教之狀況，不應但述釋道及傳教者之瑣事，七也。他如列戶口於食貨，列兵事於武備，亦体例之未協者也。

同治太湖縣志四十六卷　同治壬申刊本

清太湖縣知縣符兆鵬纂修。兆鵬，海康人。同治八年，安徽巡撫奏修省志，檄各屬蒐訪事實，適兆鵬來宰是邑，乃集邑紳共議重修縣志，而以邑人趙繼元等任其事，春年而書成。考太湖舊志，始於明成化甲辰，其後嘉慶癸巳、嘉慶庚申、萬曆甲申，凡四經修輯，兵燹之餘，泯沒無存。迄於有清，順治癸巳知縣李世洽、康熙癸丑知縣王崇曾、康熙癸亥知縣章時化、康熙戊辰知縣王庭、乾隆辛巳知縣吳易峯、道光辛卯知縣孫濟，復相繼重修。是編之成，蓋去道光孫志已四十餘年矣。

大抵依據舊志，益所未備，都凡四十六卷，視孫志增六卷。中分十志：曰輿地志，曰河渠志，曰食貨志，曰學校志，曰武備志，曰職官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曰雜類志。而於各志下，區以小目，而以高宗、仁宗兩詩及輿圖載之卷首，又采集舊志序跋及參校姓氏，爲志原附之卷末。其書雖於舊志間有釐正，如商鹿鍾乃金石之文，舊志列之古蹟，位置失當，頗乖志體；又人物志香奇一門，舊志皆有傳贊，既非體例，難免誤詞，是編皆爲訂正。然體例龐雜，仍不免襲舊志之誤，如城池、公署、壇廟、寺觀等之不當列於輿地，戶口、物產

之不當列於食貨此創體之未協也學校志首載聖制不專為一縣此記載之失於汜濫也他如職官志之不當備書政績人物志子目之頗病駁雜方技別稱其精於岐黃而無事蹟足資佐證觀其遺行亦不僅以藝見凡此之類要皆可議然亦非獨本志之流弊也

黟縣志十六卷　同治辛未重刊本

清黟縣知縣吳甸華纂修甸華流陽人是編蓋其嘉慶戊辰官黟縣知縣時之所纂輯也考黟邑舊志昉於明正德中陳君九疇迄於清乾隆丙戌孫君維龍中經王君家光實君士範王君景曾志凡五輯然明季舊志其佚已久嘉慶戊辰甸華來守斯邑適有人從吳門覓得萬曆時所纂邑志復以乾隆孫志之多疏也於是創議重修開五年至嘉慶十七年而書成凡為卷十六為志八曰圖表曰地理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政事曰雜志曰藝文又別分子目為類凡五十有三其書蓋因循前志而正其訛誤更增入乾隆丙戌以來四十餘年之事其體例得失可得而言如城垣公署橋梁亭宇之列於政事已慊其叢脞又以書籍列之雜志門而於藝文志但錄宋元明各家詩文參雜不倫於義亦濫矣至於地理志[illegible]山川方位脈絡亦間有訛舛如雄雞塔一自南坑西行屬之鍾山而吳志誤為雄雞峰斯則因塔峰二字形似沿舊志而誤不足以為全書之病也末附道光乙酉知縣呂子珏所修續志及同治己巳知縣謝永泰所修三志大抵即吳志規模而以近事加入各詳其書

條下此不復及。

同治黟縣三志十六卷別刊卷首卷末同治八年己巳刊本

清黟縣知縣謝永泰纂輯。永泰廬龍人。同治戊辰來宰是邑。適大難初平。奉檄修志。乃統籌經費。設局試院。肇稿於戊辰四月。撤局於十二月。以黟邑縣志。一修於嘉慶壬申。再修於道光乙酉。故是編仍依前例。名曰三志。紀事起於道光乙酉至同治己巳稿成之日為斷。與壬申乙酉兩志。分之各自為書。合之都為一志。故劃分類目。仍照前志。以地理職官選舉人物政事雜志藝文為綱。而冠以圖表。惟兵事志為新增。蓋咸豐以來粵賊之亂。黟邑數遭兵燹。其事雖畧具紀事表。然

表自有體。於兵事始末不能盡詳。故別為茲目以紀之。立意要多可取。惟列之雜志門為不當耳。又其書於疆域山川風俗物產之無殊於昔者。則不復贅續。惟於前志之所未備者。稍為補輯。如山川之取俞正燮癸巳類稿所增續者於編是也。其他各志紀事則始於道光乙丑。蓋所以繼乙丑續志也。自明以來修志者類取前志散入已作。陳陳相因。更增益刪補。無跡可尋。是以新志行而舊志廢。是編繼續志以成書。庶幾自是之後。以次增修。無攘善無溢美。體例最善。足如秉筆者之虛衷矣。惟於舊志體例之誤。則亦因之不能盡除。如列

橋梁亭宇於政事，列書籍於雜志之類，是其病耳。

民國黟縣四志十六卷別附卷首卷末 民國十一年藜照堂刊本

民國黟縣知事潘陛纂修。潘陛，桐城人。以民國十年秋來權黟篆。時中央方督各省修志，然各省糾紛韋綴，期而不行，是以議會建議，以為省志者，縣志之薈。有志既不舉，胡不肇基於縣志。於是部檄通行全皖各屬，多修志呈進者。潘氏因集邑紳謀重修縣志。案民國五年，知事吳克俊已經始其事，甫及垂成，於是賡續將事，閱一年而脫稿。依道光乙酉續志及同治戊辰三志之例，名曰四志，以同治三志紀事止於庚午，故是編即自同治辛未接續之，至民國十二年癸亥為斷，計五十三年，都為十六卷。其區分事目，仍照前志，惟時易則事變，故亦間有增損。如縣之分區，始於宣統末季，迨入民國，復加釐正，故是編別繪總分區各圖，而附以新舊區名表，列之圖表。言語音聲因地而殊，故別立方言一類，附之風俗之後。民權漸伸，故茲編特立民治一類，列入政事志。此外職官志則刪武職一類，選舉志則刪武科第一類，人物志則刪儒賢一類，雜志則刪書籍，而別立文錄詩錄。又三志有兵事志，蓋因洪楊之亂，特創此門。同治庚午以後既無兵事，故此志亦從刪畧，矯其體例，蓋欲刊除舊志之失，使其要歸雅正。故國

俗方言兩志，力正前志空疏之病。編次人物，則判其後先，無無時代支離之弊。又倣漢書目錄體裁，將人物姓名一一標舉於目錄，以為翻檢之助。藝文一門，亦祇列書目，而於各家詩文則別創詩錄、文錄兩門，附入雜志。凡此之類，皆酌最至當。惜於舊志之失，猶有未盡汰除者，如人物志之名目繁瑣，橋樑亭宇之不當列於政事。然斯固方志之通病，固難以獨責是書也。

乾隆太和縣志八卷 乾隆十七年刊本

清太和縣知縣成兆豫纂修。兆豫字悅巖，濟南人。雍正乙卯拔貢，以乾隆十四年來宰是邑。適潁州知府王斂福創修郡志，徵文獻於屬邑。兆豫因與邑人共議重修縣志，而以毘陵吳中最主其事。未及半年，而全書告竣。都為八卷，分元亨利貞四集。凡為志七，首輿勝志，次食貨志，次建置志，次歷官志，次人物志，次禮制志，次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考太和舊志昉於明萬曆甲戌，清苑劉峋定創始之。歷八十餘年，至清順治十六年，邑宰陳大翰乃重加纂輯。是編之成，大抵因循陳志，鮮所更易，蓋去陳志之纂輯又百餘年矣。雖全書體例一歸簡淨，痛掃蕪雜，然倉卒成書，未免失之簡陋。如風俗志之徒託空言，藝文志之不載邑人著述，皆無補其空疏。又分列類目，亦多未協。如肇邑郵政，具列建置志中，已覺其失倫；更以進士舉人等列之人物志，尤覺其綱目倒置，有乖志乘。他如輿勝志有疆域、建置志，復列縣治一門，屋上架屋，貽譏識者。禮制志如家禮之有常經，非一邑之事，然公儀祀與飲射，何者非常經，何者又為太和一邑之事，必專造載之，別立禮制一門，於体尤濫矣。

乾隆東流縣志二十六卷刻附卷首 乾隆戊寅刊本

清東流縣知縣蔣綬纂修蔣綬字若齋益陽人是編成於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去順治壬辰舊志之纂修蓋已百有餘年矣先是東流自明正德間知縣李澤始創為志萬曆中繼摩州牧汪文復撰修之逮夫有清順治九年知縣蘇宏謨復網羅散佚重加纂修及乾隆丁丑若齋來守斯邑病邑志之久闕也於是創議重修而以具事屬之邑人汪思迴肇事於仲秋凡數閱月而稿成都凡二十六卷為綱九為目五十首列輿圖次曰天文次曰地理次曰民事次曰學校次曰祀典次曰秩官次曰人物次曰列女次曰藝文其書大抵因萬曆王志及順治蘇志重為增輯然標分類目多乖志乘列疆域於沿革之前本末倒置一也列郵置兵防於地理志中參雜不倫二也列祥異於民事志中駁雜失當三也他如明清兩志不紀星野殊見體裁是志乃不肯遵用復立天文一門務求諧俗又祭祀典禮國之通制非東流所獨有是志何必別立祀典一門此劉知幾所譏天文諸志誤學史記者也至於沿革秩官舊志一例行文是編各立一表一目了然此則較舊志為優耳

嘉慶合肥縣志三十六卷 今傳是樓王氏影印集虛草堂藏本

清合肥縣知縣左輔纂修左輔陽湖人賜進士出身以嘉慶五年來宰斯邑適國家纂修一統志奉部檄令郡縣修志而合邑舊志始於李大東唐錡兩家志然已散佚雍正八年邑令趙良墅始重修之至於左氏邑志之不修又七十餘年矣是編之成蓋據趙志而增補考訂經始於嘉慶七年春閱期有四月而書成都凡三十六卷冠為圖志表傳四綱為類凡二十有五首圖說次沿革志次疆域志次山水志次營建志次田賦志次風土志次學校志次兵防志次祠祀志次祥異志次古蹟志次藝文志次職官表次選舉表次世襲表次名宦傳次人物傳次方技傳次耆壽傳次列女傳次流寓傳次方外傳次集文次志餘雖分目列類頗病駁雜如方技耆壽亦人物也而別立一門然其得失亦多可論如刪星野以免附會藝文惟志邑人著述職官選舉兩表皆本年經事緯之法井然有序輿圖用比例開方之法皆能刊除俗體悉歸雅正惟學校一門於祭器禮文樂章悉行載入斯固本諸宋元先例然千卷雷同識者訣所不取也

同治祁門縣志三十六卷　同治十一年刊本

清祁門縣知縣周溶纂修。溶，南豐人。同治己巳，安徽撫撫倡修通志，檄各府州縣修志以備採擇，溶乃設局試院，延海陽汪韻珊主其事，至同治壬申而書成。考祁邑自唐大歷丙午置縣，至元至順癸酉，邑人汪元相始括其事而為祁閶志，祁之有志，此其權輿。厥後明永樂辛卯、萬歷己亥及清康熙甲子凡三經修輯，惜皆散佚不存。至道光丁亥，知縣王讓始重修之。是編蓋因王志而續輯道光丁亥以後四十餘年之事，至同治壬申而止，為卷三十有六，為志九：曰輿地，曰水利，曰食貨，曰學校，曰武備，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曰雜志，而以圖序冠其首。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分門別類，皆一仍前志，鮮所增損，惟雜志子目兵事一門為前志所無，蓋自髮捻肆惡，祁邑地處衝要，被禍尤酷，故立兵事一門以詳之。然列之雜志，則揂非斟酌至當。又其書體例亦多龐雜，不免地志之痼習，如城池、公署、壇廟、寺觀之列於輿地，戶口、物產之列於食貨，皆牽强不倫；至於職官、選舉兩表，年經事緯，秩然有序；藝文一門之只載書目，則非他志之所及也。

民國壬戌太湖縣志四十卷　民國十一年刊本

民國太湖縣知事高壽恒纂修。壽恒字鐵君，合肥人，以拔貢生來宰斯邑。時縣志自清同治壬申續修，至是已五十年矣。民國己未，邑人呂諷九奉命長皖，始議重修，而以壽恒主其事，歷時兩稔始告成書。大抵因循壬申舊志，分門立類，鮮所變革，惟易河渠志為水利志，又輿地志教堂一門、學校志學堂一門、選舉志畢業生一門，為前志之所無。蓋時代既殊，編制不得不稍異也。惜其於前志之弊不能盡汰。書成於民國十一年，然地圖無比例，輿地有分野，未免泥古不知通變。學校一門仍因前志，轉載清代祭器禮文，其蕪尤甚。至海禁大開，人文交輸，歐西教堂時有增建，斯固不可不紀，然列之輿地，已嫌其不倫，必別立門類，尤嫌其煩瑣，不知教堂寺觀何以為別，此皆體例之偏疏也。

嘉靖壽州志八卷 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刊本

明壽州知州栗永祿纂修。永祿字建齋，長治人。嘉靖二十六年丁未以進士來守是邑，即有志於州志之纂輯。逾年政事稍暇，乃商之州人設局重修，越春而稿成。永祿亦以遷調他去，繼任鄭紀然以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來守是邑，始刊行之。都凡八卷，卷為一志：曰輿地，曰山川，曰建置，曰食貨，曰官守，曰禮制，曰人物，曰雜志。其書體例不務新奇，引據皆標其出典，在明代志乘中要乃謹嚴之作。惟文字過求簡約，徵引或未及賅洽；紀風俗則徒託空言，陳陳相因，無關考據；志物產則備錄雞鴨，不遺忘莊，不足以標舉一地之特產。至其體例之可議者，如疆域形勝相輔而行，即封界見形勝之險要，必於疆域之外別立形勝一目，未免疊床架屋之嫌。又如學校為一州教育之所寄託，是編乃繫於建置，亦未見本末倒置之識。且他如禮制所載，多不限於一州，不宜別立一門。藝文所以見一州之人文，為志之所重，不當隸於雜志。凡此之類，皆體例之不純者也。

萬曆東流縣志十二卷 萬曆三年乙亥刊本

明汪文撰。汪文，東流人，自號清臺居士，官雲南雄摩州知州。是編成於萬曆二年甲戌，蓋汪文罷官鄉居時之所纂輯也。先是東流舊無專志，至明正德庚午邑宰熊翰李譚始謀之，司諭謝明輯為縣志。迄於隆慶五年辛未，縣志之不修又六十餘年矣。會仁和陳春來宰是邑，慨舊聞之放失，於是創議重修，而使汪文獨任其事。文因取正德舊志重加纂輯，都為十有二卷，為圖者二，為目者二十有四。凡六紀：曰建設紀、疆域紀、山川紀、版籍紀、田賦紀、學校紀；二狀：曰初建邑城本事狀上下；九考：曰灊溢考、土產考、祀典考、兵防考、署傳考、澤梁考、亭臺考、寺觀考、雜考；五傳：曰名宦傳、鄉賢傳、孝友傳、流寓傳、方外傳；而繼之以敘論、補遺。其書成於一人之手，故視他志之成於眾手者，義例較為一貫，惟務求不同，不免挂漏，分類亦頗傷繁瑣。又如志職官則惟標舉人名，不載其任期先後，且不為藝文立志，而顧雜志体，惟不載分野，則較他志為有法耳。

弘治桐城縣志二卷 弘治三年庚戌刊本

明桐城縣知縣陳勉纂修。陳勉字希勉，浙江黄巖縣人。由鄉鄉進士任廣信順天儒學司訓，遷桐城知縣。慨邑志之不修，懼文獻之無徵，因與邑人共議創修。先是桐城舊志久闕，大明一統志雖載桐城之事，亦不盈一簡。勉因訪求闕遺，拾其廢墜，延餘姚許浩總其事，討論纂輯，釐為二卷。分沿革、分野、縣名、形勝、風俗、疆域、坊鎮、公署、山川、土產、土貢、戶口、田賦、農桑、課程、壇壝、學校、社學、宮室、古蹟、丘墓、祠廟、橋梁、寺觀、宦蹟、仕宦、進士、鄉貢、歲貢、恩例、入監、封贈、官義行、流寓、隱逸、孝子、節婦、仙釋、題詠，凡為目三十有八。其書過求簡約，頗傷草率。大方志脉絡，繁予簡簡，是編大抵駢列名目，無所統攝，近於簿書之流，殊非著作之雜。稽其體例，亦多可議。沿革之外，又出縣名，重床疊屋，頗病煩碎，此其一。記風俗則徒託空言，載農桑則惟錄洪武宣德兩朝數，訪求未周，殊嫌掛漏，此其二。列官制當詳於仕宦一門，而是編乃隸之公署，參錯不倫，此其三。仕宦當詳其在任年歲，是編僅標列人名，不載其歷任之先後，此其四。題詠所錄頗皆流連影物，附會名勝，無關考據，此其五。凡此之類，要緣草創之初，文獻無徵，固不免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謬也。

萬曆和州志八卷 萬曆三年乙亥刊本

明和州知州康誥纂修。康誥，汀州衛人，隆慶五年辛未以舉人任和州知州。時州志自嘉靖七年戊子州守易鸞重修之後，已五十餘年未嘗纂輯矣。康誥來知是州，檢閱舊志，慨其闕失，因創議重修，延州學正齊柯主其事，書成，都凡八卷。以嘉靖易志分類十有七目，無綱，殊無統紀，故是編定為八綱：曰輿地志、曰田賦志、曰官司志、曰人文志、曰秩祀志、曰食貨志、曰武備志、曰樸撰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以類相從。大抵因循舊志，惜考核或未詳盡，諮訪求亦嫌其掛漏，且標分類目亦多乖志乘，如既以戶口、田糧、水利、賦役、驛傳、馬牧、鈔關列為田賦志，又以物產、食鹽、貢物、課程列為食貨志，參雜不倫，頗嫌其煩碎；又如公署、郡縣事屬建置，是編乃列之官司，本末倒置，殊乖志體。他如以人文志統學校、科舉、人物，亦嫌其龐雜；又藝文為志地者最宜注意之事，蓋所以觀一地人文之興衰，是編乃闕而不錄。凡此之類，要皆可議。至於秩祀志之不專於一隸，引據之不標其出典，斯則明季地志之痼習，固難以獨責斯志也。

正統和州志五卷 正統六年辛酉刊本

明和州知州朱沅纂修。朱沅，字孟淵，福建建安人，初以求賢舉授淮安鹽城縣典史，正統元年丙辰以薦知和州。得舊志稿本，病其傳寫訛謬，因與邑人議重修，而以其事屬諸司訓陳鈞。本之舊志，參之史傳，至正統六年辛酉而書成。凡為卷五，為目三十有六：曰歷代建置沿革、曰分野、曰疆域、曰形勢、曰城池、曰坊巷、曰鄉都、曰山川、曰風俗、曰土產、曰戶口、曰墾田、曰屯田、曰賦稅、曰農桑、曰土貢、曰課程、曰學校、曰公署、曰惠政、曰備荒、曰壇壝、曰祠廟、曰寺觀、曰樓閣、曰鋪舍、曰橋梁、曰塘圩閘壩、曰古蹟、曰宦跡、曰人物、曰烈女節婦、曰仙釋、曰雜志、曰制誥、曰詩文。其書體例不務新奇，又引據多標其出典，在明季志乘中要為謹嚴之作。農桑一門列舉歷年產量，亦足資取法。然分列目類頗傷破碎，且其文學字亦不免過求簡約，考核或有未周。如風俗則僅錄舊志一條，徒託空言；物產則備錄名物，有似類書。他如疆域、形勝相輔而行，即封界以見其形勝之險要足矣，是編必於疆域之外別出形勝，不免疊床架屋之嫌。又五卷之中，制誥詩文已佔篇幅之半，亦非志體。凡此皆有可議也。

萬曆合肥縣志二卷 萬曆元年癸酉刊本

明合肥縣知縣胡時化纂修。時化原名樞，字龍淵，餘姚人。隆慶五年辛未以進士來宰斯邑。會郡守張大忠欲更新郡乘，下檄諸邑採摭故典。惟合肥舊無專志，僅附在郡乘。時化因於辛未冬季開館創修，延儒學教諭魏豫之主其事。越年春而書成，至萬曆元年癸酉始刊行之。都為上下兩卷，為目凡二十有六。首列邑紀，次星野表，次疆域表，次秩官表，次人物表，次山川志，次風俗志，次創設志，次食貨志，次學校志，次祀典志，次祥異志，次藝文志，次名宦傳，次卓行傳，次宦達傳，次武勳傳，次貞烈傳，次儒林傳，次文苑傳，次隱逸傳，次僑寓傳，次釋道傳，次方伎傳，次外傳，而以雜攷列之卷末。是編分列目類，頗異他書。稽其得失，可得而論。如疆域、秩官、人物皆以表紀之，或則條分縷析，瞭然在目；或則年經事緯，秩序井然。又如他志之紀山川，類多以名類相從，零星散見。是編則以四境為綱，以詳其脈絡。凡此之類，皆較他志為有體。然分列目類，亦多失倫。夫紀之為名，所以綱紀衆事，如絲縷之有紀也。是編乃稱建置沿革為邑紀，徒務新奇，殊乖正名之義，其失一也。方志之紀風俗，當詳其土風，用資考鏡。是編徒記空言，無關考據，其失二也。創設一志，所以紀一邑之建設，而是編乃以古蹟隸之，參雜不倫，其失三也。凡此之類，皆有乖志體。他如祀典非一邑之事，藝文闕邑人之作，斯則明人地志之通病，非獨本志之紕繆也。

萬曆池州府志十卷　萬曆四十年壬子刊本

明池州府知府李思恭纂修。思恭字涵默，山東長清人。以萬曆三十八年庚戌來守斯郡。時郡志自嘉靖二十四年乙巳郡守王崇纂輯之後，文亡十餘年，未嘗纂修矣。思恭治郡之二年，懼舊聞之放失，於是創議重修，延郡人丁紹軾總其事，肇始於壬子夏，李凡五閱月而全書告竣。都為十卷，分輿地、建置、食貨、官秩、選舉、人物、通考、藝文八門，而以輿圖列之卷首。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其異於舊志者，如俗尚、氣候、時序，舊載在風土，茲併入輿地；廟祠、壇壝、水利，舊載在輿地；祀典，茲併入建置；土產，舊載在風土，茲併入食貨；科甲、貢辟，舊載在人物，茲別入選舉；貤封、例盥，舊載在人物，茲別入通考；藝文舊載在雜著，茲別立一門。凡茲之類，大都較舊志為有體。其書類皆因循舊志，嘉慶乙巳以後則多采貴池通志丁曰志稿。雖成書未及半載，不免涉於潦草，然稽其體例，於明代地志中尚稱楚潔。惜分列門類亦間有未當。夫學校者，人文之所由興，故學校向為志乘之所重，而是編乃隸之建置，已嫌位置失宜；又營武、紀巡船之分佈，事屬武備，乃亦列之建置，尤非其倫。又有通考一門，為是編之創體，凡勲戚、貤封、例盥、寓賢、仁壽、仙釋、祥異、兵氛、古蹟、丘墓、軼事皆備書之。但通考之名失之於泛，且勲戚、貤封、例盥、寓賢、仁壽等皆人物也，是編既為人物立志，而於此獨隸之通考，不知於義何取。凡此之類，皆立體之不純者也。

正德池州府志十二卷 明正德十三年戊寅刊本

明池州府知府何紹正纂修、紹正字繼宗、淳安人、以正德九年甲戌來守是邦、時郡志之不修已十有餘年矣、先是池州舊志漢唐以前修纂者遠無所考、宋端平二年乙未修於郡守王伯大、迄元二百餘年寥寥無聞、及於有明正統十三年戊辰、郡守葉恩始重修之、又三十餘年、至成化十四年戊戌、修於郡守常顯、又十八年至弘治九年丙辰、修於郡守陳良器、至十四年辛酉、郡守祁司員始刊行之、雖數百年間修者匪一、然亦多所闕遺、紹正來守斯邑、即有志於重修、而因循未果、越五年至正德十三年戊寅、始謀諸郡人、延鄉進士貴池孫溥主其事、三閱月而裒集成編、都凡十二卷、爲綱十有三、曰地理、曰宮室、曰食貨、曰惠政、曰祀典、曰職制、曰選舉、曰人物、曰恩典、曰寺觀、曰祥異、曰集詩、曰集文、首例輿圖、又於各志之下列分子目、其書大抵因循舊志、惟倉卒成書、未免失之潦草、且必欲改遠易轍、以求異於他志、如公署郵舍、樓閣亭台、本屬建置、是編必以宮室統之、封贈義民優老、本當附會之選舉、是編必別立恩典一門、壇壝祠廟、但舉其方位、不屬祀典、是編必別立祀典一門、凡此之類、體例既昧、其創見處目尤失於氾濫、他如戶口之列於食貨、學校之列於宮室、亦多乖志體、又食貨志土產一類、備錄蛙蚖螺蚌、不遺蔥薤葫荽、如斯之類、何地無產、必駢列名物、有似類書、斯亦志乘之積習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弘治徽州府志十二卷 弘治十五年壬戌刊本

明汪舜民撰。舜民字從仁，婺源人，成化戊戌進士，為御史，出按陝西，屢遷至右副都御史，巡撫鄖陽。是編成於弘治壬戌，去洪武朱志之纂修，蓋已百二十餘年矣。先是徽州舊志，唐宋圖經、廣記，俱無可考，至宋淳熙乙未而有羅鄂州願之新安志，歷六十餘年，則有李教授以申之新安續志，又歷八十餘年，至元延祐乙未，復有洪縣尹焱祖之新安後續志，洎及有明洪武丁巳，朱禮侍同，乃檃括三志，合而續之，以成一書。其後景泰間州守孫遇、成化間州守周正，復兩經增輯，惜皆簡畧弗傳。是編蓋據洪武朱志而踵成之，惟易新安之名為徽州，所以遵時制也。其事目大抵遵明一統志以立例，首地理，次食貨，又次封建、職制、公署、學校、祀典、郵政、選舉、人物、宮室、寺觀、祥異、詞翰，而終以拾遺，都為十二卷。按其體例，殊多舛錯，或以類龐雜，有傷冗濫，或敘述參差，詳畧失當。舉其尤者，約有數端：分野之說，本出附會，嚮昔西學未東，科學幼稚，吾儕固不宜以此妄責古人，然按之古昔推步之學，以二十八宿劃屬九州，於一地之分野，測驗至為精微。是編但引漢書、晉書兩條，以言丹陽一郡大概，推步未精，於義何取，此其一。丹陽秦時屬會稽郡，而是編建置門謂秦置黟、歙二縣，屬鄣郡，考秦分三十六郡，無鄣郡之名，考証未周，失之附會，此其二。風俗形勝，志之所重，是編惟知虛美，而以駢儷之套語出之，華而不實，頗乖志體，固不僅標題之註有似類書也，此其三。藝文所以徵一郡之文獻，是編乃缺而不錄，別立詞翰一門，多泛收各家詩文，無關體要，此其四。他如宮室志之濫及民舍、壇壝、祠廟之以祀典命名，斯皆立體之未協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靖徽州府志二十二卷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刊本

明汪尚寧纂修尚寧字廷德歙縣人嘉靖己丑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是編成於嘉靖四十五年丙寅蓋去弘治汪志之纂輯已六十餘年矣發凡起例多踵弘治汪志然亦間有增損弘治志凡十二卷是編則增為二十二卷分建置沿革分野疆域坊市廂隅鄉都城池山川形勝風俗監司職官郡守職官縣職官名宦公署食貨物産學校祀典卹政水利橋梁兵防選舉朱子世家儒林勲烈名賢忠節宦業文苑材武孝友隱逸列女寓賢藝術封建宮室丘墓古蹟書籍寺觀僊釋祥異拾遺都凡四十五門雖分目過多不免失之煩碎然稽其體例於舊志之失亦多所訂正如弘治志沿革之外又出郡名一門疊床架屋遺譏識者是編則從删併弘治志宮室一門載及民舍體例龐雜有乖志乘是編則為削除又如弘治志詞翰一門泛收前人詩文無所取義是編則但録其有關政要大體者分别摘入各門而另立書籍一門以志藝文凡此之類皆斟酌至當一掃舊志之弊使其悉歸雅正惜稍不免師心自用致體例亦多乖錯如職官之冠以監司夫著書必嚴立體例府志所載職官即應自知府以下今於郡守之上别立監司職官則於例不純矣又如人物之冠以朱子世家夫世家者以爵土世其家也史遷之尊孔子識者猶或非之然孔氏子孫固世守其祀朱子雖一代賢者豈可借用孔子之例乎斯亦立體之未協者也他如武職官之以兵防命名已非其體又列之於水利橋梁之下則尤非其次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光徽州府志十六卷　道光七年丁亥刊本

清徽州府知府馬步蟾纂修。步蟾字漁山，浙江會稽人。以道光四年甲申奉命來守斯郡，時郡志之不修已百二十餘年矣。蓋自明嘉靖以來，歷百三十餘年，至清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郡人趙吉士始重修之。其後嘉道間，知府龔麗正、程懷璟皆有志於纂修，而以遷調不果。步蟾不欲令垂成之業廢然中輟，因於道光五年乙酉開局於試院，越二年至道光七年丁亥而書成。都凡十六卷，為志八：曰輿地，曰營建，曰食貨，曰武備，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藝文，而以雜記附之卷末。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大抵因循康熙趙志，畧加增損。其體例之異於舊志者，約有數端：舊志郵政別為一門，以倉局歸賑恤之，是編則併倉局入營建，列賑恤於食貨，故不另立郵政一門。又舊志不立藝文，列書籍於雜志，是編以徽州為人文淵藪，著述最繁，故從而增之。其他細目之釐正，亦往往而有，如秩官之改稱職官，儒碩之更名儒林是也。其書體例不務新奇，引據亦稱詳核，且於舊志之失亦多所釐正。如建置沿革表之但紀歷代郡縣分合，不更牽引大事；藝文志之專載書籍，而不闌入詩文；又其所引諸書皆具列原文，標其出典，皆較舊志為有法。然於舊志之弊亦有不能盡除者。如學校所以紀一郡之教化，是編乃隸之營建；朱子雖一代大賢，終不宜襲孔子之例列為世家，斯則體例之不純，有不得不為是編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光歙縣志十卷 道光八年戊子尊經閣刊本

清歙縣知縣勞逢源纂修。逢源，仁和人，道光二年壬午以進士來宰是邑，時去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張志之纂修已五十餘年矣。逢源既宰是邑，懼舊聞之散失也，因於道光四年甲申創議重修，延德清沈伯棠主其事，越四年至道光八年戊子春而書成。都凡十卷，為綱者十，為目者五十有四。大抵因循乾隆張志，門亦有所更改。如張志列沿革、兵防於建置，參雜不倫，頗非志體，是編則以沿革隸之輿地，以兵防隸之武備，皆較舊志為有體。惟沿革置於疆域之下，非其次耳。且於方志積習亦未能盡除，如張志不載分野，以為茫茫天宇，傅會維艱，其意蓋欲刊除舊志之失，使其歸於雅正，是編從而補之，以北極出地圖列之輿地之首，蓋猶不免地志之積習也。他如建置之易為營建，科第之改名科目，節概之以代志節，皆名異實同，必欲改絃易轍，稍出入之，要亦不免師心自用之譏。

乾隆歙縣志二十卷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尊經閣刊本

清歙縣知縣張佩芳纂修。佩芳字蓀圃，平定人，以乾隆三十二年來宰是邑。是編蓋成於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先是歙邑舊志，自明萬曆三十七年己酉邑侯張濤始創修之，其後天啟四年甲子邑侯戴東旻復纂修之，迄於有清順治八年壬寅邑侯宋希肅、康熙二十九年庚午邑侯靳治荊復兩經修輯。是編之成，去康熙靳志且七十餘年矣。以乾隆三十五年庚寅設館於郡西之錦衣里，延原署歙縣司訓桐城劉大櫆主其事，踰年而蕆事。大抵綜前四志而互証之，芟蕪緐[illegible]，為二十卷，彙類區門，為綱者九：曰輿地志，曰建置志，曰官司志，曰食貨志，曰卹政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曰雜志，而以凡例圖說列之卷首，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都凡六十有二。其異於舊志者凡數事：於食貨志下增鹽法、茶綱二目，一也；卹政別立一門，而以倉儲、院局、蠲賦、賑濟、優老、義產等屬之，二也；選舉志增殊恩一目，三也；人物志删流寓一目，又徙仙釋為寺觀，四也；附書目於藝文，五也。大概一代文宗，是編敘述簡括，引據亦稱典核。於疆域則祇從元明以來之舊，唐宋雖易郡為州，建號曰歙，而邊幅各殊，闕而不錄，較

為有体。前志選舉科第條下，其設科年代每有異於宋元定鋒者，是編皆分別注明，以待是正，亦有當於多聞闕疑之旨。然間亦不免一偏之見，不宜曲從者，如沿革以觀一邑建置之源流，是編隸於建置，已嫌其不倫，且備紀歷代事蹟，似亦不如列表之年經事緯，秩序井然。又如隸兵防於建置，分人物為十二目，亦体例之不純者也。

乾隆霍山縣志八卷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刊本

清霍山縣知縣甘山纂修。甘山字岱登，號鰲峯，江西奉新縣人。乾隆三十年乙酉以進士來宰斯邑，時邑志之不修又十有六年矣。先是霍山舊志創於明萬歷十七年己丑知縣陳維翰始纂修之，天啟二年壬戌知縣陳先春復纂輯之，迄於有清順治十七年庚子知縣樂元魁、乾隆十四年己巳知縣吳學山復加纂輯。是編之成，蓋以乾隆吳志搜羅未周，歲與邑人共議重修，開局於文昌宮，而以邑人程在嶸主其事，在嶸於乾隆吳志蓋嘗與其事矣，故是編大抵因循吳志。都凡八卷，領以八綱，首輿地志，次建置志，次貢賦志，次典禮志，次秩官志，次人物志，次物產志，次藝文志，另以祥異、兵燹、補遺、存疑、辯譌附參置之卷末，裒舊序、凡例、圖說為卷首。其書雖視舊志搜羅較詳，然猶其体例得失，有可言焉。舊志秩官一帙序列，是編則分為六表，便歷任之後先久暫，開卷瞭然，秩然有序。又產別為一綱，搜羅亦稱詳贍，非如他志之騈列名物，有似類書，是其所長也。惟山川皆以名類相從，眾星散見，無遠近脉絡之可尋；建置沿革所以觀一邑之源流，是編隸於建置，書院則入之建置，學校則附於典禮，方之志体，皆

嫌其乖舛、至於藝文之僅載歷代詩文、已非其体、且於酬應詩文、亦拉雜闌入、則尤不免志書牽引之習、

嘉靖六安州志三卷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刊本

明六安州知州邵惪久纂修、惪久浙江餘姚人、以嘉靖二十九年庚戌來守是州、病六安之舊無專志也、因創議纂輯、於是開館置局、推儒學學正王亮主其事、會惪久入覲、未及觀成、同知鄧尚宗繼領其事、經數月而書成、釐為三卷、迄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州守喻南嶽始梓行之、考州舊無志、惟附見於一統志及廬陽總志、是篇各述聞見、以類相附、凡為目二十四、曰疆域、曰形勝、曰州譜、曰職制、曰城池、曰祀典、曰公署、曰賦役、曰學校、曰選舉、曰武備、曰風俗、曰山川、曰土產、曰古蹟、曰循良、曰人物、曰烈女、曰藝文、曰雜志、其書倉卒成編、故多疏陋、且體例多乖、序列失次、如山川土產風俗、當列於疆域形勝之後、以見輿地之大要、而是編乃以置之職制祀典賦役學校選舉武備之後、參雜不倫、頗乖志體、又置州譜於疆域之後、是則未出州名、先臚州境、且郡縣建置異於諸侯、而是編乃仿諸侯王年表、州譜首列郡國、方之志乘、未免其可、他如州境東南多名山大谷、是編乃闕而不載、藝文志亦但錄詩文、不載篇目、是皆纂輯之多疏也、至於祀典志之併記壇壝廟祠方位、形勝志之徒引前人空說、土產志之備

陳郡邑事物，斯則明季地志之痼習，非獨是篇之紕繆也。

萬曆續溪縣志十二卷 萬曆十年壬午刊本

明何棠纂修。棠字師呂，浙江仁和人，由舉人萬曆七年會試陞南京工部司務。是編蓋其官績溪儒學教諭時之所纂輯也。先是績溪自建邑以來，志無完書，成化中侍御李宗仁諭導斯邑，嘗以邑志屬之汪憲副源，學書未及成，受代他去，事遂中輟，惟邑人戴鑣手錄二冊，欲加蒐葺，迄弘治十四年辛酉，始克成編，至正德十六年庚辰，邑宰陳約始刊行之，其後邑志久闕，是編之成，上距正德戴志蓋已六十餘年矣，始事於萬曆八年庚辰夏，越明年辛巳春訖功，未及刊行，會有清文之役，復以類修入，冠其首曰續志。其書修輯綱目，大抵倣之一統志，凡為卷十二，卷為一志，首天文，次輿地，次食貨，次宮室，次秩官，次政治，次學校，次祀典，次選舉，次人物，次藝文，次雜志。其書志山川，則首列總志，以著其脈絡，更依方位以為分志，條分縷析，瞭然在目，非如他志之以名類相從，零星散見。志沿革、秩官，則年經事緯，秩序井然，且沿革一表分列縣鄉都里，以詳其沿革興廢，凡此之類，皆較他志為有體。惜其體例頗傷冗濫，舉其大者，約有數端：天文志非輿圖所宜詳，其失一也；列學官書舍於宮室，其失二也；祀典志僅舉文

廟壇壝廟祠之方位名實不時，其失三也。他如志土產則侈陳事物，記風俗則徒託空言。又若汪龍溪謂新安以縣名者六，而邑以士多績溪為最，是宜文獻有足徵者，然是編於藝文一志，惟錄前人詩文，而於邑人著述反多疏畧，斯亦立體之未協也。

光緒霍山縣志十五卷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活字本

清霍山縣知縣秦達章纂修。達章，會稽人，光緒二十一年乙未進士，以光緒二十七年辛丑來守是邑。時去嘉慶二十一年丙子知縣潘際雲之續修是邑志，八十餘年矣。達章既懼舊聞之散失，復病舊志之紕繆也，於是商之邑人，共議重修，以光緒二十九年始事，越兩載而書成，為卷十五，為綱十二：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賦役志，曰學校志，曰秩官志，曰祠祀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列女志，曰藝文志，曰兵防志，曰雜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都凡五十有五。其書體例，不務新奇，而稍詳賅有法。志山川則詳其遠近脈絡，山以黃龍正幹為綱，支行為目；水以淠河、淯河、漫水為宗，餘流為派，山經水緯，自然有條。志藝文則只載篇目，凡詩賦碑記，則附註各門，皆較舊志為有體。又志載八景，為圖經陋習，昔李文忠修直隸通志，戳摘狂衛惠棗強縣志之冊除八景，是編亦倣而削之，以歸雅正。兵防一門，為舊志所無，蓋咸同之際，境內多防剿之事，故別立專志，以詳其武備。又引用各書，皆一一註其出典，既不據襲，亦便稽考。凡此之類，要有足多。惟沿革、職官、選舉舊志皆仿史漢通志例作表，是編則改用直行鱗次

編輯既不便於翻檢且亦不似游志之年經事緯較然有序斯則立體之未協也。

光緒滁州志十卷別附卷首卷末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活字本

清滁州直隸州知州熊祖詒纂修 祖詒字翰孫 江蘇青浦人 以光緒二十一年乙未來權州事 時州志之不修已二百餘年矣 先是州志創自宋淳熙中 法曹龔維蕃所纂永陽郡志 其後則有曾旼永陽圖志 迄於有明永樂四年重修於州守陳璉 弘治六年癸丑再修於州守曹鳳 嘉靖丁酉三修於州守林元倫 萬曆甲寅四修於州守戴瑞卿 惜其書皆散佚不存 逮夫有清康熙九年庚戌州守余國楫復纂輯之 至康熙三十二年甲子 則有州守王賜魁續志 是編之成 蓋據余王二志刪繁輯佚 纂輯成書 始事於光緒二十二年丙申 凡八閱月而成書 都為十卷 首列宸翰 輿圖為卷首 次輿地志 次食貨志 次營建志 次職官志 次兵衛志 次選舉志 次人物志 次列女志 次藝文志 次方外志 而以補遺附之卷末 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 稽其體例 蓋多可論 舉其大要約有數端 其書成於光緒末季 然地圖無比例 且裁為數幅 不便觀覽 此其一 髮逆之亂 李兆壽踞滁城者六年 其事要多可紀 而是編乃列兵事於分野 未免本末倒置 此其二 列風俗於食貨 參雜不倫 此其三 古蹟非盡屬於建置 不應溢入 此其四 徵

引諸書皆不標其出典此其五凡此之類要皆立體之未協然人物一門特致謹嚴藝文僅載篇目而以詩文分附各門俾歸簡潔斯則是篇之所長也

萬曆懷遠縣志不分卷凡三冊 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刊本

明懷遠縣知縣王存敬纂修存敬字明洲確山人萬曆二十九年辛丑進士是編之成蓋以懷邑舊志頗多疏略惟萬曆十一年癸未邑人孫東陽所纂差為詳備然癸未以下闕而不載斯亦時事之不可以已者及存敬來宰斯邑於是復延東陽使再屬筆而重修之時東陽已春秋八十矣書成不分卷而析之以綱目首列縣境圖次輿地次建置次秩官次籍税次人物次藝文次雜志又於各志之下别分子目都為三冊大抵據舊聞而刪潤之者十之五增益者十之三仍舊者十之二斟酌損益較

之舊志義例畧備補舊志之遺闕亦犂然有當於人心然稽其纂述之體有可論焉其書統之以綱領析之以條目固較嘉靖孫志之不分綱目差為有體然分目過多如輿地志中紀山則分山岡峒墊古堆堰嶺七目人物志則分為十九目皆有傷煩碎此其一學校為一邑教化之所系不當列於建置此其二風俗既多虛美之詞無關考據志時序復專於一邑殊非志體此其三紀土産則駢列名物有似類書此其四至於徵引諸書皆不標其出典斯則明季地志之痼習固難以獨責是編也

嘉靖懷遠縣志二卷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刊本

明楊瞻纂修，孫維禮增修。楊瞻字蔚原，蒲坂人，官監察御史。維禮寧海人，以嘉靖三十三年甲寅來宰是邑。先是邑舊無志，嘉靖十七年戊戌楊瞻奉命巡江北，按臨是邑，志之弗修，於是命邑宰商承學延上舍楊釗纂輯之，未幾承學以內艱去，縣丞魏主簿戚英始繼成而鋟諸梓。及嘉靖三十六年丁巳，維禮來宰斯邑，復於蒞政之暇，取戊戌楊志而重修之，凡為卷二，為目八，首地理，次建置，次田賦，次祠祀，次官師，次人物，次選舉，次雜志。其書草創伊始，不免疏略，且有綱無目，淆亂無次，如地理志之兼紀沿革、山川，雖然並陳，無所統攝，近於簿書之流，殊乖著作之體。且持擇散衍，頗傷無函，如志祠祀則錄去思碑記，紀人物則載和氏之獻璧，皆未免虛張部帙，失之於蕪；至於學校、藝文為一邑人文之所系，是編乃闕而不錄，僅附見於建置，未免疏略失當，則又不免失之於陋矣。又方志人物，宜數史傳，為詳著賢論之熟矣，是編於古今人物，率多略述數種語，不能詳其事實，且不載出處，使人無所覆按，亦非良法。此外如輿圖之草率，引書之不著出典，其有乖於著述之體者，得難三數，則猶其餘事也。

萬曆休寧縣志八卷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刊本

明休寧縣知縣李喬岱纂輯。喬岱字東山，陝西洋縣人。萬曆二十九年辛丑以進士來宰是邑，時邑志之不修已六十餘年矣。考休邑舊志遠弗可考，可考者蓋始於海寧志，迄於有明成化十八年壬寅太史程克勤、嘉靖二十七年戊申邑宰宋奎新復修輯之。及萬曆三十三年乙巳，喬岱令休寧既五載，病邑志之久闕，因創議重修，會都諫邵庶休沐家居，於是延之總其事，設局於青雲館，越明年三月而志成，都為八卷，卷為一志：曰輿地志，曰建置志，曰食貨志，曰官師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曰通考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凡五十有九，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不務新奇，斟酌損益，義例略備，然亦間有無當於志體者，如志沿革則以帝嚳創九州為始，未免失之於蕪；志藝文則首列制書，且不盡縣事，亦不免虛張部帙之嫌；又如學校所以志人文，兵防所以志武備，而是編乃列之建置，參差不倫，殊乖志體。惟沿革、戶口、官師、選舉雜枕，皆年經事緯，作表以省閱覽，秩然有序，體例至善。他如志山川則詳其脈絡，紀風俗則徵引詳博，於明季地志中亦不多覯，斯則是編未可廢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泗虹合志十九卷光緒十四年戊子刊本

清泗州直隸州知州方瑞蘭纂修。瑞蘭字子徵，河南禹州人。以光緒九年癸未來知是州。先是康熙十七年戊午，泗城陷於水，舊志罕有傳者。瑞蘭懼舊聞之放失，因創議重修。考泗志始於明景泰間學正王莊始創修之，繼之者則弘治年間州守汪應軫，迄於有清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州守莫之翰，復加修輯。洎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併虹為治，州守葉蘭始合泗虹為一書，未及蒇事，遷調他去。其後嘉慶間州守左輔、同治間州守王希曾，皆有志於重修，而未克觀成。及瑞蘭摘家是州，州志之不修已百餘年矣。是編之成，蓋始事於光緒十三年丁亥四月，越半載而告蒇。凡為卷十九，為志十有二：曰輿地志，曰建置志，曰水利志，曰食貨志，曰學校志，曰武備志，曰職官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列女志，曰藝文志，曰雜類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大抵因葉蘭舊志稿補缺搜遺，其體例得失姑不具論。至若圖考中泗虹總河圖及淮河圖同一地也，一則以北（南）為上，自來諸志一則以北為上，自來諸志雖不措意於繪圖之學，尚不至如此之謬也。且書成於光緒中葉，輿圖無開方，輿地有分野，亦不免泥古而不知通變。至於職官不以官職分類，又於名宦之外別立政績一門，然按其錄，實不知其何殊，重床疊屋，强分名目。斯又稍諸方志通例者所必無之誤。惟泗虹多水患，故是編獨詳水利，於諸河道應行挑濬之處，皆分段丈量，詳其尺寸。又凡徵引各書，皆詳其出處，斯則較他志為有體也。

道光阜陽縣志二十四卷 道光九年己丑刊本

清阜陽縣知縣李復慶纂修。復慶字心泉，四川蓬溪人。嘉慶十八年癸酉拔貢。道光五年乙酉，由旌德縣調任是邑。時方修省志，奉檄蒐訪事實，因與邑人共議重修邑志，設局經始。會復慶以故去職，其事遂中輟。及道光六年丙戌，安邱劉耀椿來宰是邑，以復慶之詳於邑事也，因復延之以主其事。又三年，至道光九年己丑，凡四年而成書。考阜陽初無專志，惟附見於潁州志。迨乾隆二十年乙亥，邑宰潘世仁始為專志，是編之成，蓋上距潘志又七十餘年矣。邑宰周大爵刊行之，釐為二十四卷，為志十二：曰輿地，曰建置，曰食貨，曰風俗，曰學校，曰武備，曰秩官，曰選舉，曰宦業，曰人物，曰列女，曰藝文，曰雜志，而以輿圖列之卷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卷首。大抵因循潘志，惟易軍衛為武備，宦績為宦業志，餘為雜志，則異於舊志。稽其體例，得失於舊志之弊，間有亦多所釐正。如舊志多錄聖諭，往往不專於一縣，是編則悉從刊除。又如武備志之不紀兵事，職官之不書政績，真偽疑似，辨之殊嚴，皆較舊志為有體。惜於方志之痼習，猶有未盡汰除者，是以體例亦多乖錯。如已作沿革表，又作沿革考，重床疊屋，於例殊壞。其不純，且著書必嚴體例，縣志所載職官，即應自知縣以下，是編乃上及郡守，尤非其體矣。他如志山川則紛然雜陳，而不能詳其脈絡；志風俗則引及大清通禮，非專於一邑。凡此之類，皆緣纂述之多疏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部

嘉靖亳州志四卷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刊本

明亳州同知李先芳纂修。先芳字符卿，山東濮州人。嘉靖末以尚寶司少卿謫貳亳州。先是亳邑舊志始於成化十八年壬寅知縣賀思聰是創修之，然荒穢苟簡，纔數頁耳。至弘治十七年甲子，指揮石鑾復委貢士王浩續編州志。及先芳奉命為是州同知，州志之不修又數十年矣。既病石志之規制鄙俚，復懼舊聞之放失也，因設局重修。其紀事止於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則其成書當在是年之後。全書都凡四卷，為紀四：曰商紀，曰魏紀，曰后妃紀，曰郡代紀。為圖一，曰郡圖。為表二，曰秩官表，曰人物表。為考六，曰建置考，曰田賦考，曰學校考，曰兵衛考，曰材賢考，曰古蹟考。為傳十，曰秩官列女傳，曰人物列傳，曰夏侯氏傳，曰桓氏傳，曰戴氏傳，曰忠義傳，曰孝友傳，曰列女傳，曰方外傳，曰外傳。其書體例龐雜，頗傷冗濫。夫方志之作，所以見紀輿地也，是以自成一體，與諸史殊途。而是編圖表有帝系人物，有后妃，又引正史所載殷帝曹魏之事為商紀、魏紀，不知書各有體，不容淆亂也。又據凡例所言，則其攟摭所及不過二十一史、文獻通考、玉海、文選、初學記數種，草率不學，識趣可知。且徵引既疏，不暇考索，尤不免於志乘牽引之習，如郡代紀稱高辛氏都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成湯始都亳之語，而不加考辨。又如人物列傳乃以老子列入，更不知其何據。他如秩官表之一人而兩見，與夫序述之參差、詳略之失當者，復難一一數。惟於舊志十景及詩文之冗俗，及傳說之妄謬者，悉從刊落，則差為可取耳。

光緒亳州志二十卷　光緒二十年甲申刊本

清亳州知州宗能徵纂修。能徵字文宿，浙江會稽人。以光緒十九年癸巳來牧是州。考亳邑舊志始於有明成化中，至弘治十七年甲子，州人王浩復纂修之。其後一再纂輯，惜皆散佚不傳。至於有清順治十三年丙申，州牧劉澤溥始重修之。乾隆三年戊午，再修於州牧華度。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復修於州牧鄭交泰。道光五年乙酉，州牧任壽世更加纂輯。及同治八年己巳，州牧鍾泰以修省志奉徵，采輯而未及觀成。至光緒十四年戊子，距道光任志之纂輯已六十餘年矣。會會稽陳普權篆是州，兵燹之餘，懼舊聞之散失，因於光緒十五年己丑冬，設局重修，而使泰州袁升伯主其事，雖以同治志稿為據，然大端仍襲乎任志。嗣後光緒十七年辛卯，州守王懋勳復延州人陳嶧氏重加纂輯。故能徵來牧是州，病其書之不出於一手，而臆見各別，於是詳為考核，增畧刪繁，閱兩春秋始克蕆事。都凡二十卷，為志十有二，曰輿地，曰營建，曰水利，曰食貨，曰學校，曰武備，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列女，曰藝文，曰雜類。又於各志之下列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卷首。其書據舊聞義例畧備，惟分目過多，人物至分為十三類，列女至分為八類，未免有傷冗濫。然較之明季諸志已差勝矣。且咸同間髮捻之亂，亳東寔為逋藪，是編皆紀之甚詳。又邑多水患，是編於河工、溝渠亦詳載靡遺，是其卓識。惜仍不免牽引之習，往往襲舊志之失而無所辨証。如都邑門稱亳為高辛氏國邑，成湯時國都；古蹟門稱成湯禱於桑林，不知湯都南亳地在河南。凡此之類，未免修陳故寔，失其實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靖含山縣志三卷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刊本

明含山縣知縣年恭纂修恭字龍崖四川巴縣人嘉靖三十二年癸丑進士是邑以含[redacted]志舊附於和州志慶元元年乙卯郡守程九萬撰歷陽志十卷旋燬於兵燹至於明李正統六年辛酉一修於朱沅正德十三年戊辰再修於黃標嘉靖七年戊子三修於易鸞然皆各有得失且自嘉靖易志之後至年氏來宰斯邑邑志之不修又二十餘年矣年氏既守斯邑因創議重修延教諭項秀主其事肇始於嘉靖三十四年乙卯閱半年而記其編首列圖考次沿革次分星次分地次創建次城壕次形勢次風俗次學校次祀典次武備次水利次國課次物產次祥異次職官次文官次武勲次國戚次忠節次孝義次女德次異遺又別分子目各以類附都為三卷其書倉卒成編或考証未周體簡陋特甚如含自建邑以來分合不常是編沿革一門乃不能詳其因革又如紀方言則徒託空論於含邑方音反無一語及之紀事亦雜糅無衛序或隔卷重出如形勝一門已詳分地又別為形勢一門殊嫌蛇足至於分類之冗濫序列之參差者如人物之外復出勲戚忠節孝義等目豈武勲忠節孝義盡非人物耶又於創建之外別立城壕一門不知城壕亦建置也至於列水利於學校祀典武備之後隸祥異於職官文人物之前則尤非其次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部

嘉靖石埭縣志八卷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刊本

明石埭縣知縣黄鎣纂修。鎣，穎縣人。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由鄉舉來守是邑。時邑志自弘治四年辛亥修後，已五十餘年未經纂輯，且舊志歷時既久，亦復殘缺，無可稽考。黄氏既病舊志之疏陋，復懼舊聞之年遠而漸湮也，因有志於重修。越二年，至嘉靖二十五年丙午，乃設局纂輯，延司教馮允淵文學主其事，至嘉靖二十六年丁未春而告竣，將以付梓，而黄氏以遷調他適，義烏虞元岳以經府攝篆斯邑，復加訂正，而鋟諸梓。都凡八卷，析為八篇：曰輿地篇，曰風土篇，曰建置

篇，曰賦役篇，曰祀典篇，曰官秩篇，曰人物篇，曰雜著篇。又於各篇之下，別分子目，都凡六十有七，而以輿圖列之篇首。其書体例，大抵倣之一統志，而畧有變通。分列綱目，粗具規模，且於舊志之遺闕，亦多所釐正，如弘治志於户口、土田、賦役、物產，皆畧而不書，是編則悉為增益，惜仍不免師心自用，斟酌体例，或有未妥，如風土一篇為斯志之創体，然按其所錄，不過彙俗尚、氣候、時序、土產於一篇，俗尚、時序則陳陳相因，獵摭舊志瑣語，了無致冥，土產則侈陳名物，有似類書，是又何貴乎獨為一篇耶？此外如藝文志之不列書目，僅雜錄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文，且並邑令唱和，亦登之篇簡，昔人譏文志為文錄，良非虛也。

萬歷青陽縣志六卷　萬歷二十二年甲午刊本

明青陽縣知縣蔡立身纂修。立身字師曾，浙江平陽人。萬歷二十年壬辰由舉人來守是邑，病舊志之繁浩而未盡詳實也，因創議重修。考青陽為池州屬邑，洪武初主簿陳子通作志未成，弘治間邑令楊文重修之，始克成編，然亦未鋟梓。正德間邑博曹綸更加纂輯而刊行之，邑之有志蓋自此始。其後萬歷初邑侯蘇萬民復修纂之，及立身來宰是邑，邑志之不修已二十餘年矣，因取舊志芟繁補缺，析為六卷。卷為一篇，而以原名之，曰原邑篇、曰原宇篇、曰原財篇、曰原材篇、曰原治篇、曰原藝篇。又於各篇之下別分子目，都凡六萬八千言。其書蓋有慨於萬歷蘇志之繁蕪，故力求簡潔，往往駢列名目，有似類書，如風俗志文僅數行，又但存空論，無關政實，時序所錄亦不過千卷雷同，非盡關於一邑者。又古蹟既不注其存亡，人物亦不標其出處，不如著書自有體例，亦不可過求簡約，矯枉過正，反失之矣。又其書析為六類，皆以原名篇，然方志之用，在於考古證今，故志出於史，而與史殊科，以原名篇，未見其可。又稽其體例，亦多龐雜，如以民兵、軍屯且屬於原財篇，以氣候、時序且列於原治篇，皆牽強不倫，無當於志體。

萬歷太和縣志七卷　萬歷二年甲戌刊本

明太和縣知縣劉峭纂修。峭字遜山，直隸清苑人。隆慶六年壬申由舉人來宰斯邑，以太和舊未有志，懼文獻之久而無徵也，於是創議纂輯，延訓導陳琯主其事，始於萬歷二年甲戌春，閱三月而志成，都為七卷，卷為一志：一曰輿地志，二曰食貨志，三曰建置志，四曰歷官志，五曰人物志，六曰禮制志，七曰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總其目凡六十有七。其書大抵采輯中都、潁州諸志，參考舊和錄纂輯而成，雖倉卒成篇，時僅三月，又事屬草創，無所因襲，然體例粗備，要有足多。且於徵引各書皆一一標其出典，禮制一門亦頗有實錄，非若他志之但舉祠廟方位，了無政實。凡此之類，皆較明季諸志差為有體。惜仍不免方志之錮習，或雜糅無序，或參差不倫，如肇邑所以志沿革，不明乎此，不足以語疆域，是編乃以肇邑屬之建置，未免序述參差，非其次矣。他如列卹政於建置，屬戶口於食貨，亦皆牽強不倫，有乖志體。至於物產之修陳名物，藝文之濫入俗作，斯則沿於俗例而不知通變者也。

嘉慶蕪湖縣志二十四卷民國二年癸丑活字本

清蕪湖縣知縣吳嗣愚纂修，繼任梁啟讓續成。嗣愚字杏圃，江西新建縣人，乾隆五十八年癸丑由祁門縣調任是邑。啟讓字揖亭，江西新建人，嘉慶十年乙丑以進士繼嗣愚來宰是邑。是編之成蓋在嘉慶十二年丁卯。先是蕪之有志昉於宋王松書，凡九卷。至元則有王柘蕪志五卷。明景泰間御史黃讓續事採輯，亦得書八卷。逮天啟間明經胡茂學更隨見聞錄記成志，略若干卷，惜皆不得其本。遜清康熙十二年癸丑，邑宰馬汝驍始奉檄重修。乾隆十七年壬申，邑宰劉瓚復

續修之。及嗣愚來宰是邑，邑志荒蕪殆已五十餘年，懼文獻之無徵，爰集士紳共議重修，延江寧春華主其事，以嘉慶八年癸亥秋設局，經始未及觀成，會嗣愚遷調他去，繼任梁啟讓始續成之。都凡二十有四卷，列為十二門。首地理志，次建置志，次祀典志，次田賦志，次物產志，次古蹟志，次職官志，次選舉志，次名宦志，次人物志，次儀事志，次藝文志，次志餘。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卷首。其書自刊行之後，經咸同之亂，散佚幾不存。光緒初始有人得之於徽州，及民國二年癸丑，知縣范直始以活字重刊之。然校勘未精，訛誤不免。且原書卷首有輿圖廿頁，雖乏畫意，亦足示方輿之形勢，是編乃不加刪削，不知於意何取。至於其書雖增汰前志，略具規模，然去取之間，尚稱於慎。方言一門引證尤富，頗具定錄，非如他志之陳陳相因，互相抄襲。又如舊志地理一門有形勝一類，或語出自撰，或濫入八景。夫形勝具於山川，無容別為之目，是編則從刊落。此外如職官不當備書政績，是編乃別立名臣一門，皆足見其卓識。凡此之類，分別去取，釐正不少。然以武備、學校屬之建置，已乖志體；又以機祥、戎事、勳戚、爵封、興等別立儀事志一門，於體尤嫌其創見，未免非其倫矣。

乾隆望江縣志八卷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刊本

清望江縣知縣鄭交泰纂修。交泰字補堂，廣東香山人，乾隆三十一年丙戌以貢生來宰是邑。先是邑舊有志，創始於明正統間，其後疊經纂輯，至康熙五十四年乙未邑人沈錫更重修之。及交泰來宰是邑，邑志之不修又五十餘年矣，於是因邑紳之請，創議纂輯，延邑人曹京董其事，開館於乾隆三十三年戊子季春，凡兩閱月而初有成亂，未及付梓，會交泰奉調阜陽，繼任周禹寧始刊行之。都凡八卷，卷為一志，首天文，次地理，次民事，次學校，次典禮，次官師，次人物，次藝文，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標舉門類，大抵倣之康熙安慶府志及康熙沈志而增損之。惜以兩閱月而成書，不免失之舛陋。且據其凡例所言，分列綱目，以天地民神吏治人文為序，兹數者寔難分其畛域，執此以為說，則其體例要多可論。如是編以戶口、人丁、田畝、賦稅、風俗、郵政、兵亂、災異屬之民事，然地理志中屬人為之建置者正多，若坊巷、驛遞、江防，又烏在而非民事耶？且志載星野，圖經之陋習，是編既知舊志分野諸家雜說，彼事紛紜，而終難明望江專屬之分，乃又增星野為天文志，不知於義何取。他如官師志於名宦之外又出政績，亦不免重床疊屋之譏。至於志有藝文，所以臚列書目，往昔志乘雜存詩詞，流連風景，已非昔志體。是編乃並璿璣玉衡賦、經史賦及邑人館課而並收之，是尤不免虛張部帙，失之於濫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慶涇縣志三十二卷 嘉慶十一年丙寅刊本

清涇縣知縣李德淦纂輯。德淦字梅巖，直隸延慶州人。嘉慶九年甲子，由石埭調任是邑，會寧國府知府魯銓重修府志，飭屬邑修志，以備采輯。而涇志自宋嘉定三年庚午邑令王栐創修，旋即散佚不傳。其後明宣德、成化、嘉靖復相繼纂修，至清而有錢、鄭二志。鄭志修於乾隆二十年乙亥。及德淦來宰是邑，邑志之不修又六十餘年。德淦既奉檄修志，因設局重修，延陽湖洪亮吉主其事，閱兩寒暑，至嘉慶十一年丙寅春而告成。都凡三十二卷，為志二十有一：曰沿革，曰城池，曰山水，曰食貨，曰學校，曰書院，曰壇廟，曰官署，曰古蹟，曰金石，曰職官，曰選舉，曰名宦，曰人物，曰列女，曰寺觀，曰藝文，曰雜事，曰辨証，曰舊志源流，曰詞賦。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卷首。亮吉一代名儒，是編徵引詳博，頗稱於慎，而文尤雅馴，非如他志之庸劣。至其刊除俗例，釐正者亦復不少。若風俗一門，於涇邑習俗方音皆能舉其大要，言之有物，非如舊志之千卷雷同，蹈襲其文。山水一志，尤能詳其脈絡，而非他志之所能及。凡此之類，固其所長，然體例之龐雜及一偏之見，不宜曲從者，亦不得不明著其失。如建置沿革既不作表，行文宜取記述之體，乃分條繫年，有類譜錄，殊覺未安。又如列星野、疆域、形勝、風俗於一門，而統以沿革；置橋梁、津渡、郵遞於城池；置戶口、兵防於食貨，皆雜陳不倫。至於學校之外，別出書院一門，則重床疊屋，尤嫌其煩瑣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宿州志三十六卷　光緒十五年己丑刊本

清宿州知州何慶釗纂修。慶釗字敬甫，河南固始人。光緒三年丁丑以廩貢權篆是州，時當髮捻交訌之後，舊聞放失，慶釗懼文獻之泯沒無徵也，因商於州之父老，創議重修。考宿志肇始於明永樂中，州守張敬山是創修之；其後景泰中則一修於清江蔡用顯；嘉靖中再修於永康應照；萬曆中三修於州守崔維嶽；及崇禎中，相城任秉節復撰為志稿；洎乎有清，康熙五十七年戊戌董鴻圖復因任志而重修之。其後乾隆十五年庚午則修於州守王錫蕃；道

光五年乙酉則修於州守蘇元路。是編之成，蓋距道光蘇志已六十餘年矣。開纂於光緒十三年丁亥七月，鋟板於光緒十五年己丑四月。大率仿通志體例，釐為三十六卷，凡紀一，曰皇言紀；為志十一，曰輿地志、曰水利志、曰食貨志、曰學校志、曰武備志、曰官爵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列女志、曰藝文志、曰雜類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其書於舊志之遺闕，多所補訂。如輿地志之沿革、山川，食貨志之丁漕、戶口，皆因撥隸渦陽縣十九集而重加釐定。又如宿自黃流壅閼，民困沮洳，是編別立水利一門，以觀

疏濬之大略，亦深見卓識。惟分類間有未當，如歷代兵事之附於武備，又不立建置一門，故城池、公署、壇廟之屬，皆附於輿地，抑皆斟酌未善。他如仙釋列之雜類，寺觀則列之輿地，不外其人所居，而外其人，亦不免失之偏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慶癸亥廬州府志五十四卷 嘉慶八年癸亥刊本

清廬州府知府張祥雲纂修祥雲字鞠園福建晉江人嘉慶四年己未由刑部郎中補授廬州知府嘉慶七年壬戌內廷續修會典檄取天下府州縣志以備採錄而廬州府志自康熙三十五年丙子郡守張純纂輯之後舊聞放失一百有六年矣於是倡議重修延陽湖孫星衍元和將家等主其事期年而書成合以圖表共為五十四卷凡志十五曰沿革志曰山川志古跡志城署志學校志壇廟志寺觀志田賦志水利志兵防志人物志大事志伏事志雜文志文籍志表三曰封爵職官選舉又錄歷代府志序跋為敘錄一卷列之卷末而以輿圖列之卷首其書蓋取隆慶壬申吳志崇禎壬申嚴志康熙丙子張志參互考訂益以康熙丙子以來近百年之事寔賡續而成纂修之士多出一時名家邃於考訂之學書既成又復就正於桐城姚姬傳合肥左輔故文章爾雅於沿革之考訂古跡金石之搜羅遺佚皆覈核不誣補舊志之遺闕如水利兵防亦屋塈有當於人心乃至大事紀雖非志體然綱舉目張於一郡廢興存亡之故皎若列眉亦深見卓識非苟而已惟疆域以知道里坊鎮以知詳居址是編言疆域而不詳於坊巷村鎮他如人物大儒林之記蠲卹無特紀之勤皆其闕畧又戶口土產等不應統於田賦伏事雜文名目殊嫌其繁瑣斯則立體之未安不得不以責賢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廬州府志一百卷光緒十一年乙酉刊本

清廬州府知府黃雲纂修。雲字氷臣，清泉人，以光緒四年戊寅，來守是邦，上距嘉慶八年癸亥郡守張祥雲修志之時，已八十餘年，當兵燹之餘，懼舊聞之放失，於是設局重修。自叙謂：廬一郡之廣，五屬之遥，未易考周，恐多闕漏，綴成書之歲月，勤考証於縹緗，蓋歷時八稔，始成稾本四十餘册，以呈合肥李鴻章，會黃子壽、汪宗沂方修通志於武昌，鴻章因以志稿畀之，屬為酌定，至光緒十一年乙酉孟夏始編輯成書，都為百卷，分列綱目凡四十有七，曰晷表，曰輿地圖，曰疆里志，曰沿革表，曰形勝志，曰山川志，曰風土志，曰城署志，曰津梁志，曰古蹟志，曰冢墓志，曰水利志，曰田賦志，曰郵政志，曰食貨志，曰學校志，曰祠祀志，曰軍制志，曰兵事志，曰職官表，曰名宦傳，曰封爵表，曰選舉表，曰宦績傳，曰忠義傳，曰忠義表，曰儒林傳，曰文苑傳，曰武功傳，曰孝友傳，曰義行傳，曰隱逸傳，曰藝術傳，曰耆壽傳，曰世族表，曰流寓傳，曰列女傳，曰義烈傳表，曰貞孝表，曰完節表，曰藝文畧，曰金石畧，曰祥異志，曰志餘，曰淮軍戰事編，曰補遺，而以皇言紀恭列之卷首，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其書取材繁富，網羅遺佚，蒐輯之勤，殊有足多，且於舊志之遺闕，亦多所釐正，如舊志言疆域而不詳坊巷村鎮，是編皆為補錄，舊志山川羅列無紀，每近譜籍，是編則詳其脈絡，區其遠近，又輿圖則計里開方，沿革、職官、選舉則作表，以省閱牘，皆於法至善，且別編氏族表，亦深見卓識，惟分列綱目，失之繁瑣，又列疆里於沿革之前，亦有乖志體，他如兵事志於廬陽戰守之事已多紀錄，復於卷末立淮軍戰事編一門，豐衍孳冗，至於五卷，其事既不專於一邑，且非府志之所宜載，斯則於例殊嫌其不純矣。

萬曆廬州府志十三卷萬曆三年乙亥刊本

明廬州府知府吳道明纂修。道明字行甫，號謙齋，元城人。隆慶六年壬申以河南道監察御史來守是郡。考廬州府志自明景泰間始經纂輯，其後天順間郡守朱鏞、弘治間郡守馬金復相繼纂修，稿成尋以遷去。正德六年辛未郡守徐鈺又重加修輯，嘉靖間郡守張瀚亦有志重修而未果。及明道來守斯郡，病府志之有闕也，因延郡人杜璁等設局重修，始事於隆慶六年壬申，至萬曆三年乙亥秋而志成，都為十三卷，凡為綱二十有二：曰圖經，曰郡縣表，曰郡縣紀，曰天文志，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食貨志，曰祀典志，曰官師表，曰人物表，曰名宦列傳，曰鄉賢列傳，曰武將傳，曰戚畹傳，曰貞烈傳，曰僑寓傳，曰方技，曰仙釋，曰寺觀，曰外傳，曰雜志，曰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或以類別分子目。其書因循舊志，體例粗備。且郡縣官師人物皆以表出之，年經事緯，秩然有序，亦深見卓識。惟於郡縣表之外又有郡縣紀，雜採史事，既乏條理，重床疊屋，尤嫌其蛇足。他如志山川則不能詳其脈絡，言地理則不能舉其坊巷，亦記述之多疏也。至於體例之失，則如兵防、江防、戶口之列於食貨，學校之列於建置，皆非斟酌至當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潁州府志十卷 乾隆十七年壬申刊本

清潁州府知府王斂福纂修。斂福字凝箕，一字鳳山，諸城人。乾隆間凡兩守潁郡。考潁邑故屬鳳陽，雍正元年癸卯，改直隸州，轄潁、霍二縣。十三年乙卯，復改為府，轄一州五縣。幅員遼濶，而久無專志之輯。及斂福來守斯郡，始設局創修。創始於乾隆十六年辛未，越期年而書成。都為十卷，分列綱目，析為十類。首以輿地志，次建置志，次食貨志，次學校志，次秩官表，次名宦志，次選舉表，次人物志，次藝文志，次雜志。而以輿圖、水道考列之篇首；又於各志之下，列分子目，都凡五十有五。其書體例不務新奇，敘述尚稱詳核。惟稽其得失，亦多可論。圖經為地志權輿，方志輿圖，寔學攸資。是編圖繪簡略，無關寔用，其失一也。潁為水國，是篇於水道源流考核纂詳，意至善也，然宜附之輿地志山水一門，不宜別立水道考，自滋分岐，其失二也。輿地志山川一門，羅列無紀，有似類書，不能詳其脈絡，其失三也。他如形勝、風俗之空疏無物，里集之不當列於建置，或由採訪之多疏，或由立體之未妥。創始之作，寔非易易也。

萬曆舒城縣志十卷 萬曆八年庚辰刊本

明舒城縣知縣陳魁士纂修。魁士，漳州人，萬曆中由舉人來宰斯邑。舒邑之有志，自有明以來，雖五經纂輯，惜皆簡略殊甚。故魁士來宰斯邑，既創議重修，延教諭劉大烈、訓導王無違主其事，紀事止於萬曆七年乙卯，則是編之成當在是年之後。總其大綱，分為七門：一曰輿地志，二曰建置志，三曰食貨志，四曰官守志，五曰人物志，六曰藝文志，七曰續志。又於各志之下，分其目為七十有二，都為十卷。其書體例不務新奇，徵引皆各書，皆一一標出處，且於城守、傳遞、陂塘、圩堰、馬政、貢賦、津渡等類，皆較前志獨能悉其顛末，詳其利害。凡此之類，固較明季諸志為有體。然亦多沿方志之痼習，泥古而不知通變，如改古蹟為名蹟，不知古蹟名蹟，其義自別，必改弦易轍，以求異於他志，此明人之積習也。又如疆域、形勝，必分屬二門，風俗之徒託空言，亦方志之敝也。至於體例之未協，有則賑恤之列於建置，戶口之列於食貨，醫學、陰陽、僧道之列於官守，皆非斟酌衷至當也。又其續志不過雜紀方術、仙釋、寺觀、邱墓等項事，蓋他志之所謂雜志、志餘也。

萬曆滁陽志十四卷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刊本

明滁州知州戴瑞卿纂修。瑞卿字孝隆，吾城人。以萬曆三十八年庚戌來知是州。先是瑞卿所居得林元倫所輯州志，輒病其缺漏。及來守是州，復以州志之未修於關無考。滁舊為永陽郡，州志之纂輯則始於宋淳熙中法曹龔維蕃永陽志，惜其書世無副本。及明永樂四年，守州事陳璉始復修之。其後八十年至弘治六年癸丑，州守曹鳳復加纂輯，更名曰滁州志。至嘉靖十五年丙申，州守林元倫更重修之。及瑞卿來守斯邑，州志之不修蓋已七十餘年矣。於是蒐稽往牒，博搜遺佚，更事重修，始事於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凡六閱月而告竣。編為圖列表，分為三十二門，曰輿圖，曰沿革表，曰星野，曰形勝，曰景，曰城池，曰封域，曰山川，曰學校，曰祀典，曰風俗，曰物產，曰公署，曰職役，曰郵傳，曰戶口，曰田畝，曰稅糧，曰驛亭，曰鹽鈔，曰課程，曰馬政，曰屯田，曰官師，曰選舉，曰列傳，曰藝文，都為十有四卷。其書倉卒成編，未免失之潦草。体例既多沉濫，敘述尤嫌其失倫。舉其大者，約有數端：沿革雖以表名，殊無年經事緯之便，且於帝嚳唐虞之上，首列琴陵後魏北齊，顛倒錯亂，先後失次，其失一也。封域形勝相輔而行，是編必於封域之外別立形勝一門，徒託空言，殊嫌其

沉濫，其失二也。坊表、橋梁、增圖列之封域，尤雜不倫，殊乖其体，其失三也。其他敘述之語，則舛尤不遑毋舉矣。

萬曆銅陵縣志十卷 萬曆十五年丁亥刊本

明銅陵縣知縣熊蓋臣纂修。蓋臣字念齊，雲南昆明籍江西金谿人。萬曆十一年癸未由舉人來綰邑符，到任之始，即訪求邑乘，而病其蕪蔓，痛核蓋邑之有志，自明永樂始，歷弘治、正德、嘉靖，雖更四修，然諸所載，略皆非任作，且邑志自嘉靖癸亥纂修之後，至是復二十餘禩，中間興建因革多有不同。蓋臣因創議重修，而屬其事於文學教諭楊憲及訓導張天然等，訂輯舊文，參益新事，釐為十卷。凡為志九，曰封域志，曰建置志，曰食貨志，曰祠廟志，曰官師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曰雜志。又於各志之下，各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卷首。其書體列不移新奇，於舊志之缺誤亦多所訂正。如志例凡疆境、城池、縣治、學校、坊填，並宜有圖，以觀其方位變革，而舊志或缺而不繪，或訛誤粗略，是篇悉為增補訂正。又如禮儀祀典，惟載斯邑之獨有者，至於通行者則屏而不書，亦較舊志為有体。惟官師或不舉其任職年月，又建置既列祠廟，又於食貨之下事列祠廟一門，雖所紀或不盡同，然重床疊屋，終嫌其門類之重複，凡此之類，則皆斟酌未當者也。

道光安徽通志二百七十卷 清道光十年刊本

道光安徽巡撫陶澍等纂修。案清初平定江南，改置江南省，設江南布政使司，統領上下兩江。順治十八年，增設左右布政使司，而以右布政使司領安徽，惟仍寄江寧。康熙五年，始設安徽巡撫，自江寧還治安慶，遂別為安徽。然自分省後，志乘未有專書，僅附見於江南通志。其時設局金陵，於皖江事實，採輯不無闕漏。且江南通志自乾隆元年續修，迄道光已及百年，纂輯專書，誠不可緩。道光五年，巡撫陶澍首請奏議創修省志，局既開，規模粗定，適澍調任江蘇，張思郎誠繼為皖撫，未及[illegible]，鄧廷楨奉命巡撫安徽，復賡續之，溯自乙酉之夏，迄於己丑之春，採訪撰校，凡閱五歲而書成。仿江南通志例，列志十一：一輿地，二河渠，三食貨，四學校，五武備，六職官，七選舉，八人物，九藝文，十雜類。每志皆以類分附，共七十二類。曰星野、疆域、圖說、建置沿革表、形勢、山川、風俗、城池、公署、關津、古蹟、壇廟、寺觀、陵墓，皆附於輿地志。者曰江、淮、黃河、運河、水利、水利治績，皆附於河渠志。者曰田賦、戶口、徭役、漕運、關榷、雜課、鹽法、蠲賑、積貯、物產、

皆附於食貨志者。曰歷代學校考、祀禮崇封考、學宮、書院、試院，皆附於學校志。曰兵制、兵事、江防、驛傳、舖遞，皆附於武備志者。曰文職、武職、名宦，皆附於職官志者。曰進士、舉人、武進士、武舉、拔貢、副貢、薦辟、仕籍，皆附於選舉志者。曰名賢、宦績、忠節、儒林、文苑、武功、孝友、義行、隱逸、方技、流寓、仙釋、列女，皆附於人物志者。曰經部、史部、子部、集部，皆附於藝文志者。曰祥異、摭記、辨訛，皆附於雜類志者。卷首備載詔諭及御製詩文，其地方各事及臣工奏議、奉旨遵行者，則分見各門類中，而標其目，蓋亦倣江南通

志者。總之是書全以江南通志為綱紀，載悉從其舊，間有與原文略有增損，然皆據他書纂輯，不以己見更易一詞。惟江南通志援引諸書不註所本，今則多為標出，務合著述之法。然所標亦有未盡是出處。當時一經失載，補註實難為備。但是書載江南通志外多增損，而某條為舊志某條為新增，竟不註出，其疏漏與舊志之不註引書又有何異。考金石文字與史事所關至鉅，是書無金石一門，亦屬遺憾。然是書之最足令人饜足者，為考證詳明，不誘偽說。如四十四卷河渠志中載有禹王古河，加有按語云：按小谷

口舊黃禹王河，即蔣之奇所聞龜山運河，土人訛為禹王河。其說起於董安國誤聽泗州莫之翰之言，遂行入告，捕風捉影，不足據也。又四十五卷河渠志中之黃河，按江南通志云：全河胥經徐州以淮，是志加按語云：按小谷口舊黃，明初黃河分道，由安徽者二，自潁湯者至壽州入淮，出祥符者至懷遠入淮云云。如是者所在皆是，倘遇有意指未能遽明，則兩說並存，不加臆斷。又如藝文志遵四庫全書之例，分經史子集四部，每部備載書名、卷帙及著述姓氏，其他詩文概不入，於體例頗有當焉。

光緒重修安徽通志三百五十卷附補遺十卷 清光緒四年刊本

光緒署安徽巡撫原任安徽布政使吳坤修等修原任詹事府少詹事何紹基等纂。考安徽通志自道光間創修之後，中值髮逆之亂，援安徽首當其衝，苗逆繼起，被害尤烈。吳坤修等以文獻之徵百不一存，通志之修勢不容緩，乃於同治八年設局從事，九歷寒暑，至光緒八年而全書告成，釐為三百五十卷。一至十三曰皇言紀，十四至六十曰輿地志，六十一至六十八曰河渠志，六十九至八十五曰食貨志，八十六至九十三曰學校志，九十至一百十一曰武備志，一百十二至一百四十九曰職官志，一百五十至一百七十六曰選舉志，一百七十七至二百陸十五曰人物志，一百六十六至三百三十四曰列女志，三百三十五至三百四十六曰藝文志，三百四十七至三百五十曰雜志，末附補遺十卷，不入卷數。此志大體多仍道光舊志而增益之，其不同之點，一為舊志列皇言紀於卷首，此則列入卷數，不另言卷首之名；一為舊志以列女統於人物，此則以列女別為一編；一為舊志選舉志於科目未載唐宋元之武進士、前明之貢生暨清朝之恩歲優貢，於例仕未載武職，此則悉為補入。其改革舊志者，舊志於輿地沿革沿江南通志之例，列為諸

表，此則以班書以來地理無為表者，為表自歐陽修五代史職方考始，由是而宋而遼而金而元而明，諸史皆因取效，於是改橫為縱，而不列表。考其列皇言紀於卷數，補舊志科目及例仕中未備各條，自勝舊志一籌，惟其於沿革諸表改橫為縱，與列女不統於人物，似有未妥。蓋表考各有攸長，究應何去何從，智者莫決，此志[illegible]以班書以來地志無為表者，而即改橫為縱，無寧表考並存，似較應表為得。至列女亦人物也，若謂別為一編可重倫紀，則篤孝義何者不可別為一編以重風化哉。又其凡例與目錄皆為列女不統於人物考，其內容各子目上無不仍冠以人物志三字，自相矛盾，抑何至此。其所增益最足稱者，厥惟兵事，因髮逆之役，安徽地當其衝，此志對此兩役搜羅宏富，研究近百年史者，實可資為鉅助。又自道光後安徽增設皖南鎮及長江水師，皆前此所未有，若遵欽定方略及歷年奏摺，參以州縣志，編次成書，於兵制上有功匪淺。其他考訂亦具特識。

乾隆寧國府志三十四卷　清乾隆十八年刊本

乾隆寧國府知府長洲宋敷等修，翰林院侍讀學士武進錢人麟等纂。案寧郡有志，創始於明成化癸巳，嘉靖癸巳復修，萬曆丙午三修，清康熙癸丑四修，距已八十餘年矣。乾隆壬申仲冬設局從事，並檄各邑長綱羅散佚，摭拾遺文，越癸酉十月而告成，釐為三十四卷。卷首一目，不加總綱。卷一曰圖考，卷二曰沿革表，卷三曰星野，卷四曰疆域，卷五曰山川，卷六曰城池，卷七曰官署，卷八曰學校，卷九曰祠祀，卷十曰武備，卷十一曰古蹟，卷十二曰風俗，卷十三曰戶口，卷十四曰田賦，卷

十五曰蠲賑，卷十六曰職官，卷十七曰名宦，卷十八曰選舉，卷十九曰封廕，卷二十曰名臣，卷二十一曰宦業，卷二十二曰儒林，卷二十三曰忠節，卷二十四曰孝義，卷二十五曰文苑，卷二十六曰武烈，卷二十七曰懿行，卷二十八曰隱逸，卷二十九曰寓士，卷三十曰方伎，卷三十一曰方外，卷三十二曰列女，卷三十三曰藝文，卷三十四曰雜記。據凡例云成化嘉靖舊志不可復得，事在萬曆以前者多仍究讀志，事在康熙十二年以前者多仍康熙志，新增事蹟或據六屬新志採入，或由六屬核實具詳。據上所述，是此志多仍舊志無甚更改，其實有舊志已載而此志削去者，有舊志未善而

此志略為改易者。如舊志名宦有漢張咏稱頌王莽功德，甚至請瀦劉崇望宅，宦業內劉極極讞元祐諸君子，甚至請加誅戮，此豈小人之尤者。此志削而不錄，是即舊志已載而此志削去者。如舊志於溫睡宦慝學皆直書，今並更之，以表其有善可錄而無列傳者，略紀於氏籍之下，是即舊志未善而此志略為改易者，是較舊志優點頗多，不可以其多仍舊志而遽鄙之也。惟按志書慣例，祥異多附雜志，此志獨附星野，考其所載，又多與野里無關，未審其意安在。

嘉慶寧國府志三十六卷 嘉慶二十年刊本

嘉慶寧國府知府丹徒魯銓等修，翰林院編修陽湖洪亮吉等纂。寧國府志修於乾隆癸酉，雖是志[illegible]至今[illegible]餘年[illegible]。是志共三十六卷，分為四表八志。卷一曰沿革疆域表，卷二至卷五曰職官表，卷六至卷八曰選舉表，卷九至十三曰輿地志，卷十四十五曰營建志，卷十六至十八曰食貨志，卷十九曰學校志，卷二十曰武備志，卷二十一至二十五曰藝文志，卷二十六至三十五曰人物志，卷三十六曰雜志，卷首詔旨，卷末補遺，體例不能依舊志。紀載詳而考核精。此志以洪亮吉為總纂，故紀述皆具來歷，至考訂必求翔實，無虛不勝僞乎也。考其纂修名籍，洪亮吉纂修疆域表、輿地志，淩廷堪纂修沿革表，沈沾林纂修食貨志、武備志，葛鑒纂修選舉表、營建志、人物志，[illegible]纂修職官表、藝文志，[illegible]一時名手，故在府志為府州縣志中堪稱佳著。

乾隆銅陵縣志十四卷 民國十九年鉛印清乾隆二十二年刊

清文林郎知銅陵縣事李青巖等修，丁卯經魁史應貴等纂。案邑志創自明永樂間，歷弘治、正德、嘉靖，史四修，年久散佚，皆已不存。據是志凡例云：萬曆間熊令重修，不免疎畧。鄭志輯於崇禎十七年，兵燹後無所考。國朝順治初，乾隆丁卯修，輯者再。此歷次修輯之概畧也。是志有李青巖、朱成河、錢金啟三序。朱序云：乾隆丁卯，邑明經朱良珍偕子貢生一對、孫文學材呈請當事，不吝金錢，修輯未就。豈真修史之難，莫難於志，如昔人所云乎。成河來是邑，嘉朱氏父子祖孫特表不替，牒申上臺，設局重修，矢慎矢公，自遺自濯，廣補前事之闕。李序云：丙子秋，來宰斯邑，越數月，朱生一對以新修縣志進，且曰此前尹單、朱二公先後詳請，合寓與邑中紳士修之，前署篆錢公加以訂焉，歷十數載始成書云云。又卷首載有邑令單履中乾隆丁卯重修銅陵縣志原序。案丁卯為乾隆十二年，是此書經始於乾隆十二年，中經朱、錢、李名邑令之[illegible]，朱氏祖孫父子之修輯，迄二十二年始成書，至民國始付手民也。書共十二卷，卷一曰沿革、星野、疆域、山川，卷二曰城池、官署、學宮、

卷三曰學宮、武備，卷四曰戶口、田賦、積貯，卷五曰壇壝、廟宇，卷六曰鄉耆、風俗，卷七曰選舉、武科、徵辟、貲選、封蔭，卷八曰名宦、鄉賢、鄉賓，卷九曰政事、忠貞、孝友，卷十曰篤行、義行、文學，卷十一曰隱逸、遊寓，卷十二曰列女，卷十三曰方伎、仙釋、祥異、古蹟、兵氛，卷十四曰藝文。觀其門類，區稍完備，稽其內容，實甚簡略。其第六卷之鄉耆，僅載鄉耆、市鎮、街巷、道路、橋梁、堤壩、寨、義塚、物產諸子目。其小序云：「四比閭族黨而積之為鄉，周制也。後世隨地分畔，如唐析南邑之五鄉為義安是也。」夫耆之名何昉乎？按周頌德以

百戶為團，立耆長，至宋亦有耆長、戶長之目，綱之易鄉而名耆，或取此義。是鄉耆即閭里也，以閭里為目，固甚清醒。今取略併之鄉耆，殊屬無謂之至。其第七卷貲選一目，為尋常志書所未有。考自唐宋以降，以貲郎起家者，雖不由科第，其間懋績丕著，膺不次之擢者，往往有之，茲特為一篇，實為有見。

乾隆重脩泗州志十一卷　清乾隆五十三年舊鈔本

清乾隆泗州直隸州安慶府同知林樹業、葉蘭等纂修。樹業序云：舊志修於康熙戊辰，距今百餘年。蘭署泗州，方伯陳晴谿先生下修志檄，丁未秋遂開局，夏即書院任校勘者十有四，任採訪者六十有二。蘭不揣固陋，公餘纂輯，五閱月告竣。其闕舊志採入者十之三，有取材於南巡盛典及河防諸書者，有因公涉歷而目擊之者，有披閱案牘擇要而存者，有訪諸野老逸士而參其說者，有磨洗殘碑斷碣而考其時代者，其纂輯之道已云至矣。書共十一卷，凡類亦如

之：卷一曰輿地，卷二曰建置，卷三曰水利，卷四曰驛郵，卷五曰食貨，卷六曰學校，卷七曰秩官，卷八曰選舉，卷九曰名宦，卷十曰人物，卷十一曰藝文。考乾隆間泗州已升為直隸州，轄盱眙、天長、五河三縣，志書亦應如府志例，由泗而及轄縣。茲志所載泗州外，不及其他，實為巨病。驛郵志載有祥異，殊為不倫。列營制、衛制於秩官志，亦屬牽強。考其全書，於史事亦少措意。蓋其倉卒成書，豈不免草草也。

宣統建德縣志二十卷 清宣統二年湖北官印刷局排印本

清宣統湖南候補道、壬辰庶吉士邑人周學銘等纂。考建德有志，創於明正德十五年，至隆慶五年而重修，至清順治八年、康熙元年、乾隆四十二年、道光五年，復相繼修之，迄是志凡八十餘年矣。邑人前兩江總督周馥序云：自道光迄今，中更咸同兵燹大亂，凡兵劫始末、政事因革，指不勝屈，而今不修，將日久失傳。前年趙法乾司馬宰商邑，尊張香甄太守，乃殷然力勸各保輸費，各紳採訪，且屬兒子學銘任編纂之役。然猶慮費少不足以濟，兒子學熙復捐庫一千元助之。於是始議定設局舉事。惟學銘時任皖南鐵路事，不克常居建邑，是借馥築湖別墅為局，而請鄉紳鄭貫之、徐首堯、王慶孚等來纂襄事。逾九閱月稿成，余亦間為搜訪遺書，引所聞以證之，是其修輯始末也。書共二十卷，卷一至三輿地志，卷四營建志，卷五食貨志，卷六倉儲志，卷七學校志，卷八武備志，卷九祠祭志，卷十禮儀志，卷十一至十七人物志，卷十八十九藝文志，卷二十祥異、雜記。此志大抵以乾隆、道光兩舊志為藍本，其體例一仍道光舊志，其次序逐項加入。其稍移易者，舊志方伎門今改為藝術，舊志仙釋今改為方外，舊有摭記今改為雜記。蓋因藝術可賅方技，方技不可賅藝術；舊志所載仙釋，殊多誕妄，名以方外，名實似較相稱。惟其第二十卷，附舊志之摭記，改為雜記，實為多此一舉，兩名義意無甚區別也。又其不列秩官、選舉二門，而以秩官表、科舉例、進封廕附於人物志，似亦不倫。禮儀志所輯尚稱完美，但於民間禮俗尚欠措意，惜為美中不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貴池縣志四十四卷 清光緒九年刊本

清光緒知貴池縣事松陵陸延齡等修，刺史桂迓衡纂。案舊志之可考者，有順治丁酉李志、乾隆乙丑謝志，最後涤志，燬於道光戊子，距光緒初已五十餘禩，中罹寇氛，諸宦紀載，於是方伯劉君瑞芬捐廉為邑人倡，延齡喻倅成之。其任總纂者為迓衡，協修者學博陳景福、王用賓，明經李召棠、鄭寅亮，采訪校對則明經方策、劉騰飛，分任凡閱四稔而蕆厥事。為卷四十有四，卷一至卷九曰輿地志，卷十曰食貨志，卷十一曰學校志，卷十二曰武備志，卷十三至十七曰職官志，卷十八十九曰選舉志，卷二十至三十九曰人物志，卷四十及四十一曰藝文志，卷四十二及四十三曰雜類志，卷四十四曰辨譌及原序，卷首輿圖不入卷數。其書體例概仍涤志，稍為變通。凡戊子采輯之條，依類續編，仍舊志注明以上涤志，采輯者注明新纂，其由李志、謝志並乾隆府志補入者，注明新增，且新增者見何書則注何書，見采訪則注採訪，亦有所本，非為杜撰，有條不紊。其合志法，對於考證，亦稱精詳。如卷三輿地志中之山川，依舊志載有姥山，原注云：山有宋陶亮碑，址有太姆廟，傳孫權嘗獵山下，得一豹，旁有一姆，曰何不樹豹尾，言訖不見，故建廟祀之。是志加案語云：此事東坡以為在樊口，今載入襄陽府，且羅隱姆山詩云：借問邑人沈水事，已經秦漢幾千年，是姆山甚古，沈水事本無從證，亦不在池州也。是廟本祀山神，特附會其事耳。此舊志建置沿革，橫列作表，以封鎮大事附於其下，其法原極完善，是志照通志例，改橫為縱，封鎮移在職官志中，大事改為兵事，列武備類中，按舊表諸事可一覽了然，此則散置各處，互考紛錯，且大事有不盡屬兵事者，其將何以處之哉。

道光涇縣續志九卷 清道光五年刊本

清道光涇縣知縣阮文藻修，舉人趙懋賢纂。修涇志始於宋嘉定中，明有宣德、成化、嘉靖三志，有清以來，亦經四修，而以嘉慶十一年洪亮吉所纂為最著。道光初，大府檄修通志，知縣阮公乃帥禮邑人相與採輯，彙為一冊以備採擇，而邑之續志藉以告成。書只九卷：卷一曰學校、書院、壇廟、官署、橋梁、津渡、古蹟、寺觀；卷二曰食貨、職官表、選舉表；卷三至卷六曰人物；卷七卷八曰列女；卷九曰藝文、災祥。所載除人物外，疏略已達極點，蓋其原意不過聊備省志之取材，並無意於修志，故未詳加審定。且距洪志之修僅二十年，可紀之事，實亦無多。且洪北江為曠代鴻儒，專授述作，卷有依據，條理之詳，考證之密，皆不容後人置喙，雖亦無以繼其後也。

光緒青陽縣志十二卷 清光緒十七年刊本

清光緒青陽縣知縣天津華椿等修，青陽縣儒學訓導寗國周贇等纂。案青陽志，自前明洪武及成化、宏治間代有人作，而未及鋟梓。至清乾隆四十五年，邑令段中律倣通通誌而纂修之。至同治庚午，以重修通志，輯各縣志稿，雖經續編，亦缺，未及今修，不無缺略。光緒中葉，知縣華椿倡其始，廖侯光珩集其成，儒學周贇摘其大，邑之賢士大夫徵其實，不數月而全書告成。都為十二卷：卷一封域志、營建志；卷二賦役志、學校志、風土志、職官志；卷三選舉志；卷四至卷六人物志；卷七至卷九列女志；卷十至十二藝文志，附外志。此書除人物、列女與文獻錄無謂之詩賦為藝文志外，其他皆極簡略，且全書不標出處，無徵考證可據，陳腐已極。

道光增補廣德州志十六卷 清道光二十七年刊本

清道光署廣德直隸州安慶府同知褚文等修纂。案州志自乾隆五十七年修輯之後，迄道光五年署州事張文鳳嘗勝有成書，旋以別遷他任，未克蔵事。二十六年，褚文奉檄權篆，檢得原稿，逐一校訂，補其遺，存其實，夏成十六卷。卷一曰營建，卷二曰輿地，卷三曰水利，卷四曰田賦，卷五曰食貨，卷六曰學校，卷七曰武備，卷八九曰職官，卷十十一曰選舉，卷十二十三曰人物，卷十四十五曰藝文，十六曰雜志。所載門類條目與前志間有異同，凡前志已詳者，概不複敘，前志未載者，悉分類彙入，故曰增補。廣德州志考其前志未載新增纂入者，若水利志之堤堰，食貨志之貢品、鹽法，學校志之增類，武備志之兵制、武功。此外多前志已有而又增補者。又前志載有名蹟，此則續補四條，更名古蹟。其作例既為增補，故除人物及藝文外，每條目多僅數頁，間有僅一二條者。敘法極稱簡潔，較之治舊志於一體不標明某為舊志、某為新增者，其善多矣。但所補事在乾隆舊志以前者，未言所據，不無遺憾。

乾隆光緒鳳陽縣志十六卷 清光緒三年續刊乾隆四十年本

清乾隆四十年知鳳陽縣事于萬培纂修，光緒三年知鳳陽縣事謝永龍續纂。考鳳陽縣志創于明萬曆六年知縣張雲翔，康於萬曆四十二年知縣萬嗣達，天啟元年知縣袁文新更為鳳陽新書。迄清乾隆四十二年，已百數十年矣。知縣于萬培設局修輯，且是時臨淮已併入鳳陽，于臨淮亦併志之，其不可併者，如賦役、職官、選舉之類，先標鳳陽縣、原臨淮縣於其首，其他則注明於下，事在并縣以後者則但注臨淮鄉。自乾隆至光緒，又百餘年，知縣謝永龍繼萬培前志而作續志。其編次悉循原目原卷，不精更易，多寡均另起頁，附志各門之後，而兩次序例亦同載卷首，識續修縣志不沒見之法也。共十六卷，一至四曰輿地，五至八曰經制，九至十二曰人物，十三十四曰藝文，十五十六曰雜誌。總例個雖極簡，間略子目，尚稱完備。明太祖生長于鳳陽，志中固不宜略，鳳陽新書首列帝紀，臨淮志特設皇帝王一門，皆與縣志體例不合，此志據明史所載入於雜記事中，可稱得法。

康熙太平府志四十卷 清光緒二十九年活字板重印康熙十二年刊本

清康熙太平府知府、三韓黄桂等修，太平府儒學教授高郵宋驤等纂。考郡志一修於明弘治丁巳，宦邑副錢城之；再修於正德丙子，秩宗祝塵再之，朱經纂定者。至清康熙已百五十年，郡守黄公延訪宿儒，詳加釐定，書成共四十卷。卷一曰圖考，卷二曰建置沿革，卷三曰星野，卷四曰疆域，卷五曰風俗，卷六曰城池，卷七曰街巷，卷八曰封爵，卷九曰戶口，卷十至十二曰田賦，卷十三曰物產，卷十四至十七曰職官，卷十八曰公署，卷十九曰學校，卷二十至二十二曰選舉，卷二十三曰祠祀，卷二十四曰陵墓，卷二十五曰古蹟，卷二十六曰名宦，卷二十七、二十八曰人物，卷二十九曰孝義，卷三十曰列女，卷三十一曰流寓，卷三十二曰隱逸，卷三十三曰方伎，卷三十四曰仙釋，卷三十五至三十九曰藝文，卷四十曰雜辨。書中記載多合志法，如建置沿革表，據歷代正史分析考辨，用年表以建置為經，職官為緯，上下數千年間，諸凡務灼如指掌。又如職官因與建置沿革相表裏，惟六朝疆域分屬不常，故守令亦難之，屢變，茲據晉宋以來史書地志，以本府專轄為定，其年與地所不錄者，盡行刪去，用班史年表例，自漢迄清之康熙，臚列井然，不以附會濫入。至其敘次，亦足為法。如卷二建置沿革載有吳景帝永安間分蕪湖以南為故鄣郡治、宛陵以北為丹陽郡，置建業一條，下加案語云：舊志反蕪湖俱載此事，今考吳志惟孫皓寶鼎元年分丹陽為吳興郡，詔曰今吳郡陽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陽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宜立郡以鎮山越，其屬分此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據是，興為今湖州府境之郡，於此控西北諸縣。而丹陽縣其中皇丹陽，並不屬建業吳，而舊志互不知何據。其他致謬甚多，此特其例耳。然其書亦非無可議者，如既有人物志，則孝義列女等即不應復自為篇，如武備在一郡中所關至鉅，理宜獨為一篇，茲附於城池所記，僅寥寥三百字，不稱。宜詳反略。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部

光緒貴池縣沿革表一卷 清光緒丁酉刊本

清光緒邑人劉世珩撰。世珩字子蕙，少年好學，工詩古文辭，好集名精鑑賞。病其邑志誤漏，而訂正其失，撰貴池沿革表一卷，擇精語詳，有條不紊。即如據宋志石城漢縣，訂元和志，辯吉封石埭城侯與比化眈，黃武三年置石城縣之誤，據通典、元和志，訂舊唐志既秋浦郡三字、池陽郡三字之誤，訂隋志五縣為四縣之誤，訂汪氏補志少三縣之誤，類皆穿穴各書而得之。又据通典知唐改秋浦郡為池陽，當在隋代，宋亦未時，據歐史職方考，知秋浦縣為貴池，當在楊吳順義時，方志訛作悉，歷定焉。至卷首冠名異同，最易混淆，貴池為邑，漢前無聞，漢志始著石城之名，至隋乃改秋浦，而隋以前，書有日石城太守李忠崇者，則無之石城也，有呂劉胡進至石城者，則讀胡注通鑑，知為竟陵之石城，若但求於宋史其上下文，言貴口言日尋陽，又安知不可混淆也。至於石頭城亦嘗曰石城，去今池州尤近，更難辨識。隋以後有僑置南豫時，有治南陵縣時，苟不詳考，漫然讀史，未有不訶漢者，其用心密，洵非尋行數墨家所能及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徽州府志十八卷 康熙三十八年刊本

清康熙三十八年，江南徽州府知府、翰林院編修、安邑丁廷楗等修，戶科給事中、充閣部兩館纂修官、降補太學正、休寧趙吉士等纂。徽州府古為貢屬揚州之地，春秋屬吳，吳亡屬越，越亡屬楚，秦屬鄣郡，漢屬丹陽郡，獻帝時始建新都郡，晉太康時改名新安郡，其名之曰徽州，則自宋宣和三年也。清初屬江南，嗣別為安徽，乃屬安徽省。至徽州府志，自明嘉靖末汪周潭尚寔纂修以後，百三十餘年未有續修，知府丁廷楗等乃追維前志，掇拾蒐採，凡閱三十六月而書成，蓋即康熙之三十八年也。其書為卷十有八，為類者九，曰輿地志，曰秩官志，曰兵防志，曰食貨志，曰營建志，曰郵政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雜志。全書頗采周備，記注詳明，多合撰志之法。惟營建志中列有祀典一目，與雜志中所列寺觀一目，羅列祠廟竟以雷同；又如人物志中之方技傳，與雜志中之仙釋，命名類異，所採不殊，此乃名目實合，等於不分者。學校目內，列有朱夫子祠、名宦祠、鄉賢祠之類，實與學校無關；公署目內，列有陰陽學、醫學、舖遞之類，亦與公署無

跨、時强附合，殊失謹嚴。然亦有足多者。輿地志之建置
沿革表，分作九層，上層記年，二層記省，三層記郡，以下記
所屬之縣，而以有關郡邑大事分注其中，使讀者不惟
按其時知其為某地，而於一方之興衰治亂，千餘年事，
悉有可考。他志不恆見也。

道光懷寧縣志二十八卷 道光五年刊本
清道光五年知懷寧縣事王毓芳等修。原任淶水縣
教諭舉人江爾維等纂。案懷邑縣志，順治辛卯草
創於前；康熙癸丑賡續於後；丙寅又續；庚寅三續。
六十年中，操觚四易。道光初，中丞陶公澍
檄所屬郡縣，各修方志，將薈萃為安徽通志，而懷寧為皖省首邑，
語所應載之事，視他邑為尤最。邑侯王公毓芳乃與諸
纂修，網羅墜簡，捃拾舊聞，以成是書。其蔵事蓋在
道光五年，去康熙庚寅已百餘年矣。其書卷首曰例言，
曰圖說。卷一曰沿革。卷二曰星野，曰祥異，曰疆域，附街衢、鄉鎮、道里、津梁、驛遞。
卷四曰城池，附形勢、兵衛、歷代兵事。卷五曰山川，附古勝、冢墓。卷六曰水利，附圩堤。卷
七曰物產。卷八曰賦役，附倉庾、屯田、戶口、蠲賑。卷九曰風俗。卷十曰官署，
附公局。卷十一曰祠祭，附寺觀。卷十二曰學校，附書院。卷十三曰藝
文。卷十四曰選舉，附封典。卷十五十六曰職官。卷十七曰職官傳。
卷十八曰忠義。卷十九曰宦業。卷二十曰儒林，曰文苑。卷二十一曰篤
行。卷二十二曰隱逸。卷二十三曰方技。卷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曰列女。卷二十
七曰流寓。卷二十八曰釋道。卷末曰雜記。各自標題，無總目以
為統率。叢雜無歸，殊失如綱在綱之旨。又如疆域志附以街

儒學、進士、城池志附以歷代兵事，山川志附以冢墓，皆所附非類，有乖志法者。然其書長於考訂，功亦多不可沒，如皖非春秋時國，皖伯非周大夫，宿松爲漢尋陽縣地，諸葛恪棄城走，沈約宋志分爲兩事，王當琦敍事令圖，脫脫宋史誤併在一時，皆詳爲訂正，徵胡三省注通鑑例，各取考異載於本條之下。又舊志自三十一卷至三十六卷皆是藝文，今徵漢志但載書目，所載文止邑人著述，實較舊志例乎一等，未可以疵而掩其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婺源縣志十二卷 康熙三十三年刊本

清康熙徽州府通判、署婺源縣事、西冷蔣燦等纂修。婺之作邑，自唐開元始。邑之有志，一修於明之正德，再修於嘉靖，三修於明天啓。至清康熙八年已四修矣，距是志亦三十年。蔣自序云：郡伯朱公將有府志之役，檄掌故於屬邑，余不敏，不敢以代庖謝責，乃開局取舊志重續之，仍其部署，益以新事，不數月而二十餘年之文獻瞭如指掌。書成，其十二卷，爲類者九：卷一二曰疆域，三四曰建置，五六曰官師，七曰食貨，八曰兵防，九十曰人物，十一十二曰藝文，曰通考。其十類，志有前引、後跋，引必冠以蔣燦曰，跋必冠以張綬曰，各目以前或有序，後又必有贊曰、詞嘉禮本屬可刪。十二卷之通考，所繫細目，曰寺觀，曰仙釋，曰丘墓。蓋其門名實書即通方之類志，今以通考名，附吾見尚罕。建置志之學校目內，收有名宦祠、鄉賢祠，而祠典目內亦皆收入，究應孰屬？殊無次第。人物志儒林、文苑外，又有學林，地丁屬不入食貨志而入疆域，皆体例之未善者。

嘉慶東流縣志三十卷 清嘉慶二十三年刊本

清嘉慶東流縣知縣如皋吳篪修，翰林院庶吉士武進李兆洛等纂。考縣志之修，始於明正德十五年知縣李淳之，至清則順治九年知縣蘇宏謨復創修之，至乾隆二十三年知縣蔣浚復增修之，其續修者至嘉慶已六十年矣。吳篪懼文獻淪亡，集議重修，經始於嘉慶二十二年秋九月，至二十三年五月而志成。凡為圖八，為表三，為志十有二，為傳亦十有二，都為三十卷。卷一縣境圖，卷二城郭圖，唐臺上鄉圖，唐臺下鄉圖，晉陽鄉圖，維新鄉圖，學宮圖，縣署圖，卷三紀事沿革表，卷四職官表，卷五選舉表，卷六疆域志，卷七山川志，卷八營建志，卷九賦役志，卷十學校志，卷十一食貨志，卷十二兵防志，卷十三祠祀志，卷十四溝洫志，卷十五五行志，卷十六藝文志，卷十七古蹟志，卷十八良吏傳，卷十九仕官傳，卷二十鄉賢傳，卷二十一忠節傳，卷二十二孝友傳，卷二十三文學傳，卷二十四義行傳，卷二十五隱逸傳，卷二十六耆壽傳，卷二十七列女傳，卷二十八寓賢傳，卷二十九仙釋傳，卷三十序錄。以圖表志傳為宗綱，體例可謂適當。地圖用開方法，使邑境之廣輪表徑，犁然分明，溝界相接，實加於圖後，詳距某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治若干里。其紀事沿革表，統以兵爭大事，載之尋常入沿革於地理者，實為有當。列祥異為五行志，亦有卓見。兼之一事一語，必據其所自來，如採自經史子集者，注見某書，或舊志所有而未及考者，注見舊志。自序在卷末，史遷班固皆然，今行之作序錄，以舊志各序附焉，在安徽諸志中，堪稱上駟矣。

光緒和州志四十卷 清光緒二十七年刊本
清光緒間郡人高照等纂修照字魁伯別號異請書
不由部援自知不能中有司尺度不就試援例入大學又
援例為州司馬官貲少不能履任益自勵於學尤留心
掌故嘗以舊志蕪濫為文諍數萬言稿未屬會宜
興朱公筠堂來守是郡啟之重纂州志君條具事例開局郡
城集局手繕稿未竟而朱公去德清童公嗣其事見君著
所請刪所改舊志而刻其道咸以下為別帙附舊志君不欲
續所撰郡志而童不別開局檄少尉沈君董其事凡數閱

月亦順慶公家錢資而志同未就也君仍不廢舊業追尋
舊編旁及逸史經始於己亥三月藏事於辛丑六月凡二十六
閱月而成書都為四十卷卷一至卷五輿地志卷六河渠志卷七食
貨志卷八學校志卷九卷十武備志十一至十三職官志十四至
十七選舉志十八至三十五人物志三十六藝文志三十七至四十雜志
卷首之皇言紀與末附之補遺皆不入卷數體例大抵多
沿道光舊志擴凡例云舊志遺首末二卷又遺沿革表
之明代食貨志之漕運鹽賬藝文志之金石雜類之辨
譌及舊志他書所見者是編為補入又云舊志輿地
所載詩賦多從歷陽典錄鈔入皆流連光景之作是編
概從刪去是其雖沿舊志而補闕散纂之功實為至鉅
成於私人之因手尤為難能可貴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當塗縣志三十三卷 清乾隆十五年刊本

清乾隆間當塗縣知縣錢塘張海等修，當塗縣儒學教諭荆溪萬楠等纂。當邑之志，始於明永樂，正德中三湖邢珣續之，兩書簡約，自是二百餘年無續纂修。清康熙三十四年，邑令祝元敏以縣志之闕，因籍資於康熙十二年新修府志，加以考訂補輯，凡閱十年，邑令成文運繼為修，上人物藝文有所附益。乾隆十五年，張公為邑宰，懼年遠迹湮，設局纂修，未幾新令文安紀晉接理其事，不數月調桃源，張君仍視邑篆，始得厥成，凡類二十六，計卷三十有三。卷一曰圖考，卷二曰建置沿革，卷三曰星野，卷四曰疆域，卷五曰山川，卷六曰城池，卷七曰風俗，卷八曰物產，卷九曰戶口，卷十曰田賦，卷十一曰公署，卷十二曰學校，卷十三曰祠祀，卷十四曰封爵，卷十五曰職官，卷十六曰名宦，卷十七曰選舉，卷十八至二十曰人物，卷二十一曰流寓，卷二十二曰方技，卷二十三、二十四曰列女，卷二十五曰仙釋，卷二十六曰陵墓，卷二十七曰古蹟，卷二十八至三十二曰藝文，卷三十三曰雜辨。考宦績忠節孝義文學隱逸等，悉以人物統之，而流寓方伎列女仙釋，乃各自為目。又祥異附於星野，而所載又類多與星野無關。藝文亦無書目，所佔篇幅至五卷之多，亦配上皆極失當。書無武備志，於兵制兵事皆無之考，尤為疎漏。至其不詳史事，指意毫無考證，尚屬小焉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光穎上縣志十三卷 清道光六年刊本
清道光翰林院庶吉士知穎上縣事安邱劉耀春修，穎
上縣教諭彭壽山等纂。案穎邑舊志修於乾隆十有七
年，至道光初已七十餘年矣。知縣劉耀春奉大府檄，乃為
是志。系彭壽山後以檄纂修省志，科目、節孝三門尚脫
稿，而劉耀春遷令阜陽，壽山亦以計偕北行，崇平洪大鏞
來權是邑，耀春以其書稿待更定，擬稿去，凡數易而後成。
為卷十有三，為類亦十有三：一曰輿地，二曰水利，三曰建置，四曰食貨，五
曰風俗，六曰學校，七曰武備，八曰秩官，九曰選舉，十曰宦業，十一曰人
物，十二曰列女，十三曰雜記。按其修志凡例云：分地理、建置為
二目，依康熙武功縣志例；水利為一目，依道光江南通志例；
風俗為一目，依韓汝慶朝邑縣志例。雖所宗甚為多者，而
實際則極疏略，若食貨志但有田賦，而無戶口、徭役；武
備志僅三頁，而無兵事；學校志但有學額、學田、書籍等
目，而無學宮、書院、義學等，皆簡之又簡，甚至未言及推
其擯除星野、祀典，殊為有見，蓋星野非盡無據，而在一邑則斷
明；祀典又為通制，非為一邑而設也。

同治穎上縣志十二卷 清同治四年補刊同治九年本
清署穎上縣事安邱郭寵錫等修，李道章等纂。穎
邑志修於道光，主修者劉耀春也。是志首載同治、光緒
各序。按同治九年郭寵錫序云：舊志毀於兵燹，學宮故存
存版，修輯之未果。會大府修省志，檄郡縣各輯志乘，乃謀於邑
之鄉儒，博采執聞，取舊志而增益之，援古證今，成一邑之
典籍。又同治九年穎上縣教諭徐定修序云：自咸豐年間粵
匪寇擾，縣志俱付灰燼。今奉大府檄，飭重修，事得賢邑侯
郭君設局開雕，詳加考覈，兼以志局諸君竭力蒐輯，不
逾歲而書成。按光緒三年知穎上縣事繆鍾洢序云：自
咸豐年間兵燹之餘，遺舊志不可復得，惟前令郭君任內
本道光六年舊志，附以近年兵事，重加修葺，付手民旋
因經費不敷，未及竣事而去。余恐日久散佚，為補其殘缺，
訂其譌舛，而是書乃成。是此志於同治九年刻闕未竟，
至光緒初始觀厥成也。是書作者善繼繆公之功，實不
可沒。書共十二卷，為綱者十二：曰輿地，曰建置，曰食貨，曰學校，
曰武備，曰秩官，曰選舉，曰宦業，曰人物，曰列女，曰藝文，曰雜
志。其與舊志不同者，舊志總目有水利，此則易為子目

曰水渠。統形輿地志，舊志總目有風俗，此則曷為子目，統於雜志。舊志無兵制，此志補之，然亦不詳。舊志無星野，此志補之，為予無謂者。餘多仍舊志，掛漏甚多，考證亦疎，可謂虛應故事之作。

嘉靖無為州志十卷 明嘉靖七年戊子刊本

明正德無為州知州吳餘纂修，嘉靖無為州知州李珹增訂。餘字至善，福建延平人，正德中由舉人來守是州，病舊志之闕畧，因創議重修，而以其事屬之學正洪曉。書成，凡為卷十，為志十有四：曰天文，曰地理，曰學校，曰疆域，曰山川，曰水利，曰食貨，曰馬政，曰壇壝，曰仕宦，曰人物，曰雜流，曰流寓，曰藝文，又於各志之下各系子目，而以輿圖列之卷首。書成，行世未久而刻板已十遺五六。至嘉靖五年，緒雲李珹由舉人來守是州，病其脫畧，是補其掛漏，糾其謬舛，增訂而重刊之。其書紀述大率祖明一統志而加詳焉。分列條目較舊志而更改不同，以類相從，視郡志而後先小異。然體例龐雜，序述參差，或繁而無度，或詳畧失當。其體例之失，如既列沿革形勝等為地理志，又列山川至等為疆域志，疆域地理紛擘並列，於例殊乖。又如列倉廒於地理，列戶口於食貨，亦非志體。他則雜流一門，為斯志之創體，然稽其所紀，如恩例、僧釋之類，或當置之人物，或宜併入選舉，必另立一門以求立異，亦殊嫌其曉解。至於仕宦之不紀在職歲月，徵引之不標其出典，斯則明代地志

陋習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皖省志略四卷 道光元年刊本

清道光元年朱雲錦撰。雲錦字絅齋，永清人。益津吳邦慶任河南布政使時，曾屬雲錦輯豫乘識小錄一書，以戶口、田賦、倉儲、鹽漕諸大政為綱，而以府州縣為目以繫之。嗣吳公奉命移皖，復屬踵前所為，以成是書，析為四卷。卷一曰安徽省，以為總綱；曰安慶府，繫以所領歙、休寧、婺源、祁門、黟、績溪六縣。卷二曰寧國府，繫以所領宣城、涇、南陵、寧國、旌德、太平六縣；曰池州府，繫以所領貴池、青陽、銅陵、石埭、建德、東流六縣；曰太平府，繫以所領當塗、蕪湖、繁昌三縣。卷三廬州府，繫以所領合肥、廬江、舒城、巢四縣，無為一州；曰鳳陽府，繫以所領鳳陽、懷遠、定遠、鳳臺、靈璧五縣，壽、宿二州；曰潁州府，繫以所領阜陽、潁上、霍邱、太和、蒙城五縣，亳一州。卷四曰廣德州，繫以所領建平一縣；曰滁州，繫以所領全椒、來安二縣；曰和州，繫以所領含山一縣；曰六安州，繫以所領英山、霍山二縣；曰泗州，繫以所領盱眙、天長、五河三縣。蓋以省府州縣為綱，以山川丁賦諸事為目，一反所著豫乘識小錄之體矣。每縣記述少則三四千言，多則五六千言，大抵皆先述輿地沿革、山川、城池，繼述疆域形勢、戶口田賦，末述漕運、倉儲、學校、設官等事，而名勝人物等類皆擯而不錄。其自序云：意在小裨從政，斯

上者之見聞，故不詳名勝，非記游也；不重考古，非辯訂也；田賦嶠塞，概從闕如，事從重領也。其體例無所沿襲，聊成一家之言，或追溯雍錄、齊乘、滇略之後塵云爾。是其書特備從政者之資助，非普通之方志。援各布政司所輯通志，固亦為從政者所宜覽，頗皆汗牛充棟，覽之非易，故無置之高閣，不若是書帳舉扼要之典章，易於從事也。

道光宿松縣志二十八卷 道光八年刊本

清道光間文林郎、己亥舉人、知宿松縣事諸城郭正階[illegible]修，翰林院編修、武英殿文穎館纂修石葆元等纂。宿松，漢之松茲地，夏商皆屬揚州，後漢省，而三國見吳志稱陳武為松滋人，始以茲為滋，及晉或置或僑置，類皆非松滋舊址。唯梁於此置高塘郡，隋開皇初改郡為縣，而於十八年定名為宿松，至今不改。是宿松之有邑乘，肇宏治間邑侯陳旋之公實始，而書皆不存。邑仲張鳳翥手錄宋治遺書，欲增輯之，以卷繁而弗果。清順治丙申邑侯孫恩榮得其稿，手加增輯，為書十卷。康熙癸丑邑侯朱春復增為三十六卷。道光五年邑侯鄭公正階奉檄命修邑志，以備省志之採擇，爰設局纂輯，迄道光八年而書成，釐為二十八卷。遵江南通志例，列為十門：卷一至卷五曰輿地志，卷六曰水利志，卷七至卷十一曰食貨志，卷十二至卷十四曰學校志，卷十五曰武備志，卷十六十七曰職官志，卷十八至卷二十曰選舉志，卷二十一至二十四曰人物志，卷二十五至卷二十七曰藝文志，卷二十八曰雜志。提綱絜領，以類相從，體例之備，卓然可稱。其凡例云：「舊志刊明本，予於流寫名分并失，多論史無其事，

謹置弗錄。又云：四郡國沿革具詳二十二史地郡國職方等篇，舊志而漢列仙田，不知所據，松茲繫大帝與史亦殊。其他沿訛踵誤，類非一端，或以漢松茲為今霍邱，今松茲為漢尋陽，方域既淆，人物亦紊，皆參互考證，其刪汰考核之精於此可見。於職官志全丞簿尉等文職皆用表，而武職獨否，體例似弗一致。人物志之壽民百歲老人五世同堂諸條與雜志之祥異亦宜合併。選舉志所列誥敕，如諭葬金忠士誥命之類，尤稱無謂，是大醇仍不免小疵也。

道光婺源縣志三十九卷 清道光六年刊本

道光署婺源縣事盱眙黃時等修。考卷首各序，但言請紳董踵從事，未言專屬何人為總纂，而修志中姓氏亦未標出，殆為某人所纂，實無可考。按婺之有志，自明正德癸酉至天啓壬戌凡三修，入清則康熙己酉至嘉慶丁卯凡五修。道光乙酉，檄飭通省興修志書，邑侯黃公乃設局纂輯，閱兩月而竣事。書凡三十九卷，為綱十一：一至四卷疆域，五至七卷曰選舉，八九兩卷曰建置，十曰官師，十一十二曰食貨，十三曰兵防，十四至三十曰人物，三十一至三十七曰藝文，三十八三十九曰通考，與康熙舊志不惟宏綱悉同，即其六十條目亦無纖異。據宋允理序云：因憶丁卯後往算者十數年，則所益亦不下數十事。是較前志非獨體例無殊，所增事蹟實亦無多，竣事之速，可以無怪。考其內容，除人物藝文兩門補訂較多外，其他典制亦略有移易。如岳飛之討楊么，非過婺源；汪同之知婺州事，非官同知，皆舊志淆之，是志正之。五代科舉之制見文獻通考，元時田土之數見宋濂府志，皆舊志畧之，新志補之。又卷首備載歷修舊志序文及康熙甲戌志各門前引後跋

俾讀者易知沿革，雖間多剟少，亦有足稱。惟人物志既仿史記尊孔子於世家例，作朱子世家，而詮次朱子生平事蹟，實甚疎略，且多失實。又全書既因多仍舊志，而某條為舊志，某條為新增，乃志並無可考，是誠不饜人意者也。

光緒婺源縣志六十四卷 清光緒九年刊本

光緒間知銜知婺源縣事瑞州吳鶚等修，汪正元等纂。

吳鶚序云：婺志之輿續修凡九，自道光乙酉以迄於今，又將五紀矣。中更兵燹，所宜添紀者實繁，此而不修，後復何及。爰謀合同，即於壬午春興修，至癸未秋而厥事乃蕆。蓋開局於光緒八年，而成於九年也。書共六十四卷：一至三曰疆域，四至八曰選舉，九至十二曰建置，十三十四曰官師，十五至十七曰兵防，十八至五十四曰人物，五十五至六十二曰藝文，六十三六十四曰通考。蓋其分類亦仍舊志，然於各條目中多考訂之處，是其勝於舊志者。如舊志疆域沿革中雜采諸事，於沿革無涉者，概行闌入，此則悉心考訂，有門類可附者，各從其類。舊志選舉門材武以武職附之，但官師門已有武職之稱，二者似覺無異，且材武亦與武職混淆，考是志將材武改作武科第，所附武職改作武仕籍，較舊志殊為適當。又五世同堂及百歲老人，舊志載入通考，是志移入祥異中。學校志中較舊志增入學制條目，亦屬有見。但各門之前引後跋與夫贊詞之屬，不能不刪，其只時事更改者，且皆照

以新作，是誠無謂之舉也。

嘉慶五河縣志十二卷 清嘉慶六年刊本

嘉慶五河知縣衡陽王晉聰修，儒學教諭昭文言尚煒纂。五河在晉屬臨淮郡，唐屬徐泗濠節度使。宋咸淳中城五河口，為淮軍始置為縣，元仍隸淮南路。明改隸鳳陽，清因之。邑之有志，創於明天順戊寅，修於正德丁卯、嘉靖庚戌，至嘉靖四十年邑令潘魏續修，邑紳沈應乾復修之。沈序謂舊志散佚無考。清順治十年、康熙十一年、康熙二十三年相繼重修。自康熙二十三年至嘉慶已百二十年矣。獲王晉聰序云：公暇搜訪舊志，得殘編二部，可讀者十之七。若閱數十年，不知若何湮沒。遂商請邑紳，分司採訪，分門匯類，越三月而志稿粗成，釐為十二卷，為綱者六：曰疆域，曰閭里，曰經制，曰人物，曰藝文，曰雜志，子目三十有八。体例多有未備，不足盡一方之文獻。若人物志之遺儒林、文苑，經政志之遺戶口，而武備中缺載營兵、額數、營防、守兵事，皆置而不書。且五河地處淮、澮，東界盱眙，西達臨淮，當楚義帝之國都盱眙，以五河北界有霸王城之古蹟，在東晉時，五胡雲擾，當亦為南北之要衝。但其時猶未置縣，尚可不考；及宋紹興後，其地已為金有，而旋得旋失，

壽之敵，康常、成皓七年，之縣後，邑為元據，惟明太祖發祥
於鳳陽，此地實輩鑄故地，耿貴諸公，實生長於其間，於
兵事，並非無可紀者，[illegible]是編の闕而不錄，豈其失也。

乾隆壽州志十二卷 乾隆三十二年刊本

清乾隆壽州知州席芑等纂修。考壽州志創
於明正統間東莞黃公，續修於嘉靖間潞州栗公，再修於萬
曆間南陽莊公，三修於清順治間移氏李公，李公刊修[illegible]迄
乾隆已百餘年。據序、序云，李志而外，搜得民間所藏
如莊志舊本，參以省志、郡志，又考諸二十二史、通鑑等書，可
信者存之，可疑者闕之，未備者補之，大率以李志為損益，
以折中焉。謀始於乾隆丙戌正月，至丁亥四月，凡三易稿
而書始成。書凡十二卷，三十六類。卷一曰疆域、星野，卷二曰山

川、城池、關津、形勝，卷三曰公署、祠祀，卷四曰賦役、水利，卷
五曰學校，卷六曰兵防、選舉，卷七曰封爵、職官，卷八曰名
宦，卷九曰人物，卷十曰列女，卷十一曰災祥、蠲賑、風俗、物產、
古蹟、陵墓、寺觀，卷十二曰雜志，卷首曰序、目錄、修志姓氏、
凡例、圖說，卷末曰首事姓名、董事及勸捐姓名、舊志序
皆不入卷數。全書大體尚無巨謬，惟分類似稍失當。
若卷八既曰名宦，卷十既曰列女，是已各自為目，不加人物
以為總括，而卷九又曰列人物一目，一若名宦、列女非人物者，抑
何不思之甚。考舊志載有八景，如壽陽煙雨、峽石晴嵐

八公仙境、三茅古洞、東津曉月、西湖晚照、珍珠湧泉、紫
金疊翠。是志以八景未必皆實，且自雍正間分州設縣，八
景爲之減色者過半，因盡刪之。是志又以詩文之有關地
理掌故者，既附見於諸篇，前人著述又鮮可載，是以不立
藝文一門。舊志兵防中載於兵事向未載及，是志從正史
及通鑑中將兵事之有關本邑者一一錄出，皆非舊志所能
該及者。

民國懷寧縣志三十四卷 民國四年鉛印本

民國懷寧縣知事朱之英等修，邑人舒景蘅等纂。之英字叔琴，
大興籍江寧人。民國三年來知縣事。舊邑乘自清道光五年纂輯
後，同治間一爲重修，未獲竣事，稿存邑人馬鍾山京卿處。修訂纂
輯越十餘年，考古證今，成書已十八九。京卿臨終時，囑其弟潤山
茂才將已成各稿一份附邑人舒君景蘅，光緒壬寅年副貢舒謀於陳
際唐、方伯承，善歌繕清稿，屬邑志亮陳同禮西太史續輯。未
能舉事，嗣陳方伯復屬景蘅竟其役，亦未克行。民國三年
朱公來是邑，首以是志屬續纂，爲士民告，爰約同人於四年三

月開局探討，七月編書，十二月編竣。四十年未竟之業，十閱月成之。
釐爲三十四卷：卷一沿革諸表，卷二山川形勢星野，卷三鄉區，卷
四城池名勝官署倉庾公局會館塚墓義塚，卷五水利圩坂，
卷六物產，卷七賦役戶口蠲賑，卷八省縣學書院義學考棚學
堂，卷九祠祭教堂，卷十風俗，卷十一文藝，卷十二兵制兵事，卷十
三職官表，卷十四名宦，卷十五、十六選舉表，卷十七忠義，卷十八
仕業，卷十九儒林文苑，卷二十篤行，卷二十一隱逸，卷二十二道藝
術藝，卷二十三宦寄殉烈難殉節烈婦，卷二十四至二十九節
孝，卷三十賢媛孝婦孝女貞女貞孝貞烈，卷三十一流寓，卷三十

二釋道、卷三十三祥異、卷三十四雜記。志中範圍以敘至成書為止。業自光緒中葉以後，新政已漸推行，若自治、郵政、學業、議員、公債、勸學所與夫其他各種雜稅，志中皆未言及，實為鉅漏。至書中所有各門，考訂確鑿精詳，即以懷寧之寧字，康熙以前志作寧字，道光志作寧字，縣印作寗字，引經據典，考證數百言，以求其是。其他關於人事地理者，考證尤繁。志中所有各圖，皆用新法，且不惟各條皆標出處，並標明為某時某人纂，在本志中最為創例。

民國蕪湖縣志六十卷 民國八年石印本

民國鮑寔纂修。寔字筱齋，邑人也。案蕪志自清嘉慶十二年重修之後，未修者已百餘年，至民國二年癸丑翻印之後，舊籍得廣流傳，寔素喜搜摭遺聞，積之簡篋，後時舊本重加考訂。民國三年甲寅冬，與彭華文、濮文波、歐陽纂新志，讓公疑以課經始，歷時四載，得觀厥成。共為卷六十，為類十六：曰地理志，而以輿圖、沿置、沿革、山水、市鎮、街巷、鄉鋪、風俗、方言諸目繫焉；曰建置志，而以城池、公署、善堂、會館、牌坊、倉庾、橋梁諸目繫焉；曰學校志，而以文廟、考課、教育諸目繫焉；曰武備志，而以戰事、兵制諸目繫焉；曰賦稅志，而以田賦、關稅、雜稅諸目繫焉；曰政事志，而以戶口、警察、司法、交通、自治諸目繫焉；曰實業志，而以農會、物產、圩務、商務、商業諸目繫焉；曰古蹟志，而以名勝、冢墓、碑刻、古樹諸目繫焉；曰廟祠志，而以廟壇、寺觀、宗祠諸目繫焉；曰職官志，而以知事、教諭、訓導、縣丞、主簿、典史、巡檢、道尹、關監督、郡丞、參將、游擊、千總、司法廳長、警察廳長、鎮守使諸目繫焉；曰名宦志，而以進士、舉人、貢生、薦辟、恩蔭、封贈、貢

監、武科、掾吏、封爵、鉤、優獎、單業、識員、諸目繫焉。曰人物志、而以忠節、孝義、宦績、卓行、文學、方技、流寓、仙釋諸目繫焉。曰列女志、而以賢淑、節婦、烈女、孝女、貞女諸目繫焉。曰藝文志、曰雜識、而以祥異、遺事、詩詞、志餘諸目繫焉。湖自國體鼎革、舊志體例、已不適用、是志大體仍用舊例、而新設亦無不恰可、稽者於因襲、是書識採訪、斷自清代、以發起距鼎革甚近、卽專以結束有清一代也。後以民國僅已八年、事蹟既多、變遷尤甚、爲難甚予割棄、因卽賡續記載、至成書爲止、亦最爲直捷。海常關各項、出進口稅則、最與商務有關、志中記載詳細。已至其他商埠、租界、學校、實業、諸端莫不三致意焉。舊志諸表、述都以年爲經、以事爲緯、按事分爲數欄、究竟事實之繁簡多寡不齊、是以欄之中、有經數頁不著一字者、實徒費篇幅。此志所列之表、祇分事不分經緯、每半頁分爲上下兩欄、由上欄接至下欄、依次閱看、頗稱簡便。列女有表無傳、亦得史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當塗縣志補遺　國立北平圖書館抄本

不著編人名氏、不分卷、亦無目錄敘例、共四冊、都一百八十餘頁、頁十八行、行二十字。稽其內容、計分輿辨、備遺二類。輿辨中有丹陽辨、湖熟辨、姑孰辨、牛渚辨、三江五湖辨、諸山辨、姑溪辨、諸陵辨、諸墓辨、謝公宅辨、名宦辨、人物辨、揚州辨、諸致辨、皆爲外證舊志謬誤之作、頗具卓見。備遺中述分建置沿革、星野、風俗、封爵、橋梁、户口、物產、職官、公署、學校、選舉、祠祀、陵墓、古蹟、名宦、義方、伎、仙釋、藝文、而藝文一目、幾佔全書五分之四餘、有每目僅一二行者。其備遺有小序云：康熙歲在癸丑、太平府新志成、越八年、重修當塗志、凡府志所遺者、竄無不收之、郡志更然、編輯而外、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如名賢之宦業、書籍之校音、類如宋石青山棕勝之考者。其他所得難全能、於聚曠之義、故未少無敢有也。敢聽之放失乎、遂掇而綴之、不甚乎無全書矣。此類備遺之作、但問其是否有補於文獻、其體例之優劣、不必議也。

光緒南陵小志四卷 清光緒二十五年刊本

清知南陵縣事宗能徵纂修。能徵浙江會稽人，由任亳州知州，花翎三品銜，特用撫民同知。光緒二十四年調南陵。考南陵縣志，修於嘉慶戊辰，閱今八十餘年。宗公調梓斯邑，下車未久，憫縣志僅存，慨然有志修之，而苦於物力艱鉅，費不易集，且鑒於亳州志開局纂輯，費不支而難就，迨公蒞任，乃以塗經始告厥，故於此不開局，以節費，惟取署中舊牘之有可考者補之，無可考者闕之，其節烈義行之可載者，令邑人詳報而已，慎取之。洎二十五年秋書成，十之四五。將謀剞劂，適奉檄去，憫志未就，擬捐廉鐫之，以惠南邑，而名曰小志，共四卷：曰輿地志，曰職官志，曰列女志，曰藝文志，卷首有凡例十四條，為重修全志而言，此為未竟之作，自當議其優劣，而其蒐之功，未始無補一邑之文獻也。

民國渦陽縣志十八卷 民國十六年鉛印本

民國渦陽縣知事黃佩蘭修，南陽王敬民纂。佩蘭字自芳，河南葉縣人，簡任職存記，民國六年來知縣事。書渦陽縣設治最晚，清同治初，安徽捻匪任柱、張樂行及其徒黨多渦人，而樂行以雉河集為巢穴，清廷命將剿克之，疆吏上言雉河集東距蒙城百里，而西南北三垂距阜陽、宿州、亳州百里而遙，四州縣以甌脫視之，莫與糾察，宜就雉河集增設縣治，割蒙、亳、宿、阜四邑土壤相接者隸於版圖，並援北魏舊縣名名曰渦陽，自是迄民國初年，將五十餘載，渦陽一縣人文蔚起，獨未有志。民國六年，黃公蒞宰渦，與渦人士馬其駿、馬棲仙、劉靜章、王警亭等議志事，綢繆者數月，延南陽王敬民為總纂，方城李東峯、揚州馮子喬、邑人馬棲仙、王信能、王瑞棠諸君為分纂，於八年春二月設局創修，十年春，書已將成，黃公調五河，乃攜副而去，復以稿質之閩始泰甯橫先生。迄十三年夏始克蕆事，歷年有七，為志十有四，為卷十有八。計卷一曰圖，卷二曰疆域，卷三曰山川，卷四曰古蹟，卷五曰建置，卷六曰藩封，卷七曰名宦，卷八曰食貨，卷九曰學校，卷十曰惠典，卷十一曰禮俗，卷十二、十三、十四曰人物，卷十五曰兵事，卷十六曰藝文，卷十七曰後叙，卷十八曰樂輸題名及跋語，其體例一依求實齋章氏之說。

繁簡則析衷於吳郡武功二志之間其攷訂古稱稽審如雄水爲雄龍山爲禹貢紺山正古籍訛誤至於紀人物紀事蹟又本古人常事不書大事詳書之義如馬忠武田治臣等傳及徐亂起滅莫不備稽其始終本末而悉著之其他食貨神俗兵事記載皆極詳審有法惟藝文志不載古目不免爲全書之玷

光緒南陵縣建置沿革表一卷 隨盦所著書本

清光緒邑人徐乃昌撰乃昌字積餘著有南陵縣志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攷刻有積學齋叢書等書光緒中葉縣令張源潘以舊志已八十餘年未經續纂與乃昌相約重修邑志並屬乃昌別輯圖經一書相輔而行嗣張令調補渦陽莫有能繼其志者乃昌因先通攷歷代建置沿革爲表一卷以俟續纂志乘者有所採擇案南陵漢春穀地也縣志修於嘉慶間甚於歷代沿革頗有乖牾據徐氏云如舊志謂秦時南陵地屬鄣郡時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文獻通攷稱四十郡與史記吳越方輿紀要秦鄣侯置字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又平百越置四郡凡四十郡與地廣記引同則四十郡不爲無攷又攷宋書符瑞志晉武帝咸康八年廬江春穀縣得王璽又永和元年廬江太守路永上言于春穀縣得金獻如印則晉時春穀直屬廬江洪氏東晉疆域志據符瑞志咸和元年春穀尚屬宣城其屬廬江者蓋蘇峻之亂淮南民流入江南或于春穀縣僑立廬江郡也據此則舊志不言南陵僑立廬

江郡，並失考矣。又考隋書地理志云：南陵縣，梁置並
置南陵郡，陳置北江州。按此，北江州係陳析南陵縣地
所置，與南陵縣並屬南豫州，南陵郡不得屬江州也。
舊志則云陳屬北江州，南陵郡升誤已甚；省志以北江
州作寧國州，南陵縣當矣。凡此謬誤，表中皆為釐
正。其考核之精確，不同鑿空；徵引之富，並異孤證。雖
僅及于一邑，亦資有功方輿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稿 部

民國南陵縣志四十八卷卷首卷末各一卷 民國十三年鉛印本

民國徐乃昌纂修。乃昌字積餘，邑人，著有安徽通志稿金石古物考、
南陵建置沿革表等書，已著錄。案南陵，漢春穀縣地，宋治熙間
有春穀志，明嘉靖萬曆間有南陵志，厥後修者踵起，首見於順
治丙申（十三年），再見於雍正丙午（四年），然閱時既久，順治志固已久湮，雍正志亦
復多缺，惟嘉慶戊辰（十三年）徐邑侯心田所修全帙猶存。道光辛巳（元年）劉邑
侯邦翰、同治己巳（八年）蔡邑侯平人先後興修，迄遺散佚。光緒己亥（二十五年）宗
邑侯能徵復擬興修，旋經受代，祇成輿地、職官、列女、藝文四志。宣
統己酉（元年）俞邑侯炳章賡續修纂，例目甫編，旋又中輟。民國癸丑（二年）八
月，余邑侯誼密蒞任，於次年會邑中耆紳，合議申修，以乃昌為總
纂，迄民國十三年而書成，都為四十八卷。計卷一至卷七曰輿地志，卷八
曰學校志，卷九曰武備志，卷十至十三曰營建志，卷十四至十六曰食貨志，
卷十七、十八曰職官志，卷十九至二十四曰選舉志，卷二十五至三十三曰人物
志，卷三十四至三十九曰列女志，卷四十至四十二曰藝文志，卷四十三曰
經籍志，卷四十四至四十七曰金石志，卷四十八雜志，卷首序、例言、
題名、目錄、輿圖，卷末敘錄，不入卷。志中所采事實，上據嘉慶
徐志，下訖宣統三年。志目悉依徐志，惟光宣間舉行新政，有為
目所能賅括者，依類為增子目，如輿地志之自治區域、學校志之

學堂營建志之教堂選舉志之議員自治區員畢業等皆是也然今又以金石文字足補史乘之遺徐志無之特新增以資考證計自周至明共占四卷使人不病其繁徐志載籍附諸藝文前附清甫經濟志例增經籍志首列邑人著述次附宦師著述後附邑人板刻皆極有見且邑除皆標出處於史法亦極有當在民國方志中洵推上選

民國安徽通志稿　百二十九卷　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

安徽通志館編全書尚未藏事已成者計有大事記二卷（共十七篇一曰東周時吳楚兵爭記、二曰楚漢之際兵爭記三曰漢內亂記四曰東漢寇亂記五曰三國時魏吳兵爭記六曰東晉內亂記七曰東晉胡羯記八曰六朝時南北兵爭記九曰隋唐之際兵爭記十曰唐內亂記十一曰五代時南北兵爭記十二曰南宋時金元兵爭記十三曰元明之際兵爭記十四曰明末各地方寇亂記十五曰明清之際兵爭記十六曰清地方寇亂記十七曰咸同時太平天國軍兵爭記）民政考卷（惟成戶口編分三章一曰建省以前之戶口記載二清代之戶口統計三曰民國以來之戶口統計）外交考一卷（分四章第一章緒言第二章商埠分三節第三章路礦分九節第四章教案分十二節）財政考二十二卷（曰總綱曰田賦分賦制賦額賦案三項曰官產官租曰田房契稅曰營業稅曰雜課曰釐金曰關稅曰鹽務曰遣幣）武備考八卷（一曰總綱二曰綠營三曰邊防四曰江防五曰淮防六曰陸軍七曰軍事學校八曰

保安。水工考十二卷（分江系水工、浙系水工、淮系水工各附水利調查）。水系考八卷。司法考四卷：一曰審檢機關，二曰監獄，三曰特種司法。曰附録佛門龍像傳三卷：一曰教義，二曰禪宗，三曰明律，四曰淨土，五曰苦行，六曰神異，七曰護法，八曰興福，九曰雜課。列傳十二卷。藝文志五十一卷。金石古物考十七卷。子目太繁，兹不詳録。以上各種合之可稱通志，析之皆可單行。大事記所輯為郎著史之可考見者，以著於篇。記中所引暨注語，悉仍舊志原文，其有增注，則於舊注末為空方識別之。司法一類舊志向無專著，其有関於司法事件，或散見於職官及其他政治門中，而未有一貫之記載。今茲斷自清季倡行司法獨立，至現行制度為限。户口編所列各表，極盡科學之能事。金石古物考蒐羅殆盡，考證尤精，此皆非淺手所可比擬。藝文志逐書皆有提要，更為難能可貴。總之，吾門能用新法，不襲舊套，後來居上，當之無愧。

康熙安慶府志十八卷　清康熙十四年刊本

清知安慶府事姚琅等修，壬辰進士桐城陳焯等纂。姚琅浙江石門人，戊子貢元，由禮部祠祭司主事員外郎、兵部職方郎中，康熙九年陞任安慶知府，十三年去官。安慶在唐虞三代隷禹貢揚州之域，春秋時為皖國，又為舒桐二國地，秦屬九江郡，漢初屬淮南王國，文帝以後屬廬江郡，三國初屬魏，後屬吳，晉仍屬廬江，分屬晉熙，南朝因之，隋改同安郡，唐改舒州，五代屬南唐，宋屬淮南路，元初陞安慶府，至元十四年改為安慶路，明初改寧江府，尋復名安慶府，清因之，屬江南。蓋修斯志時，尚未析江南為安徽也。案安慶舊志，據是志凡例云，修於明者為舊志，修於本朝順治年間者為初志，二書各有所長云云，則是志之為繼順治志之後，已無待言。據靳輔序云，皖郡姚守司志事，既攬宿彥，論次之，勒成一書，乃以病廢乞歸，剞劂中阻，劉守楗踵其成，書共十八卷。計卷一圖考、疆域、星野，卷二沿革表、職官表，卷三山川、風俗，卷四戶口、田賦，卷五物産、城池、公署，卷六學校、祠祀，卷七選舉，卷八津梁、鄉鎮、古蹟、寺觀，卷九名宦，卷十人物上，卷十一人物下，卷十二列女，卷十三流寓、仙釋、方伎，卷十四祥異、兵

歙、卹政，卷十五至十七藝文，卷十八雜記。是志分類頗稱完備，內容搜輯亦稱豐富。其於輿地沿革，先列沿革表，後附沿革總記，較之惟重列表者更勝一籌。又以舊志所載帝王后妃封建，非涉迂陋，即屬臆斷，因之移入雜記，亦稱有見。至風俗、農政、軍儲諸端，皆纖細必録，是於國計民生尤知致意。又每目之首，概用小序，頗能發其蘊，不涉濫語。在清初方志中，無愧佳著。惟藝文志不列書目，所載詩文既多且濫，與夫全書不載出典，惜為美中不足也。

潁上風物記三卷　道光六年刊本

清初諸生高澤生撰。澤生字孔家，潁上縣人。據縣志明傳云：澤生少有文名，為諸生，數奇不偶。縣令常異其人，資之以入成均，卒不第，乃南遊吳越，踰嶺南，歸以著書娛老。為文有法度，著述除此書外，尚有南遊日記四卷。是書分上中下三卷，上卷紀地，中下兩卷紀人，中卷自周迄元，下卷自明迄清初。縣志不載生卒年月，惟書首冠有康熙辛未北平同學王源敘，故知其為清初人。至其書之傳，考據道光六年安

邱劉燿春敘云：余以道光三年，作令潁上，其文人學士相稱高子孔家，學行不絕口。五年，余為縣志，喬茂才自福以高子所著潁上風物記見示，義例謹嚴，敘述有體，獨於地理未盡考據精確，故紀人間有誤入。高子好遊山水，想其途中提筆為之，未及審定耳。古人凡有著述，往往得失互見，不足為高子文名損。縣志成，邑人士所出鏹資有羨錢，校而刊之，以歸高氏子孫。書尾有民國十二年雙十節余炳成識云：此書原板久失，厚求始得，因與許君鏡涵、湯君澂風謀，復印以廣

流傳偉愛鄉者有考焉而仕集資者有高生鳴謙
蘇生家祥是書之內容與源流觀上錄之敘跋可以想見
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民國英山縣志十四卷 民國九年刊本

民國英山縣知事劉鐫等修，胡鑑瑩等纂。劉鐫字熙
渊，江西南豐人，安徽補用道尹，民國六年來任縣事。英
志自清同治庚午續編以後，垂五十年，其中經過事實
積牘無存。劉公慨然引為己任，丁巳民國六年之春，乃開館延訪
耆舊，禮聘文儒，未幾他調。盧陵李樹芬繼承斯土，集
牘餘暑，與耆舊所夕商榷，至九年十一月而書成，都為十
四卷，為綱十四，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賦役志，曰學校志，
曰兵防志，曰外交志，曰交通志，曰實業志，曰秩官志，曰
選舉志，曰人物志，曰列女志，曰藝文志，曰雜類志。上列
諸綱大抵多因襲舊志，惟外交志是其創舉者。
其子目之教堂、教民、教案、遊華人、假冒洋商、招牌票
抵諸端，惜皆言之過略，未能見其源委。其學校志列
有畢業一目，述某某人為某校畢業，稍宜入選舉志，
置此殊為不倫。案民國初年勸學所，司一邑教育
機樞，學校志乃未收入，可稱鉅漏。藝文志選舉詩文，此
在清之中葉尚屬可原，諒若方志學業之倡明之後，猶
不知藝文與文徵之別，未免可哂。至其賦役項下列驗稅

契稅驗契稅房舖捐菸酒舖稅印花稅票菸酒牌照物品雨稅稅則屠宰稅牲畜稅菸酒公賣費牙帖附加稅券票費公債等凡民國新稅一一備載實業志對農林水利畜牧工藝商務鑛務記載亦詳蓋亦非無價值也。

康熙潛山縣志十二卷 清康熙十四年刊本

是志原題安慶府潛山縣志清潛山縣知縣周克友等修邑人陳良亦等纂克友字來公湖廣公安縣人由貢監鑲藍旗教習康熙三年來任邑令攷潛名著于古韓晉氏春秋時數見于吳楚之戰爭自漢置縣隸廬江郡嗣此郡之稱廬江稱皖稱舒州稱安慶治則皆在潛也宋嘉定間始不為郡治元至治間始定今名潛志自陳果創始後一修於萬曆丙戌(十四年)年主修則司李王夢陽纂修則邑人金燕也嗣修於萬曆辛卯(十九年)年主修則邑令周師道纂修則邑人陳邦符金廷傑也三修於萬曆乙卯(四十七年)年主修則邑令袁允元纂修則邑人王主言也四修於清順十年癸巳主修者則邑令鄭遹懸纂修則邑人汪延造徐益泰也康熙初邑侯周公來茲止十餘年政事之暇博徵儒學諮求故實取舊志而踵增之十四年書成共十二卷卷一輿圖建置星野疆域卷二山川風俗卷三帝王封建城池卷四戶口田賦方物卷五公署學校禮制學田祀典卷六選舉古蹟卷七職官卷八名宦政績卷九卷十人物卷十一藝文是志特長端為考證如潛歷晉唐宋之為廬江郡治見諸正史自隋改漢縣宋安為廬江縣遂有冒襲安為漢郡而僭潛之人物者又懷寧為漢皖縣於東晉安帝時析置者潛則漢之舊縣元至治時加山

字而反謂潛乃析懷寧之王照清制鄉而為之者，又如漢邵令公之為邵原，宋郡守周必正之為必大，皆於正史本傳及碑石誌銘相左，因咸詳辯以正其誤。其他山浸、賦役、土田、戶口、阨塞、物產、謠俗，亦皆記載詳，惟無兵事，是為鉅漏；藝文無目，蒐輯且濫，亦其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太湖縣志二十四卷 清康熙二十七年刊本

清知縣王庭等修、廖騰生員畢琪光等纂。王庭字迪庵，湖廣漢川人，貢監。攷太湖在明凡四修，一修於成化，再修於嘉靖初，三修於嘉靖末，四修於萬曆，入清以來凡三修矣。邑令李君世治修於順治十年癸巳，越二十年為康熙十二年癸丑，閩州王君崇曾重修之，又越十年歲癸亥，會稽章君時化又修之。自修後又歷五載，其間興作有增，戶口有增，萊地之開墾者有增，人文之秀傑有增，王君繼宰是邑，適逢報政之期，有志蒐輯之舉，廣諮博采，不遺餘力，而邑人畢光琪、訓導姜鎣亦參輯贊襄，因得成書，共為二十四卷：卷一圖考、沿革、星野，卷二山川，卷三疆域、城池、津梁，卷四戶口、田賦，卷五風俗、物產，卷六官制，卷七官宇、公廨、郵政，卷八學校，卷九祀典、禮制，卷十名宦，卷十一鄉賢，卷十二選舉，卷十三武胄、忠義，卷十四篤行、文學、隱逸，卷十五耆壽、列女、流寓，卷十六災祥，卷十七兵象，卷十八坊表、古蹟、寺觀、仙釋，卷十九奏疏、書檄、文，卷二十至二十二碑記，卷二十三詩賦，卷二十四雜文。是志大約以舊志為藍本，而增入十之三。其要端為修學、建亭、造倉三大事，以及節孝、文行之彪炳，山川名勝之詠題，至若輿地之沿革與戶口、田賦、風俗等之關國計民生者，皆從其舊，無一字之增減，其改訂舊志之處，據

其凡例云惟舊志字句有錯誤訛舛未經較正者俱詳查改定卷廟貫係古刹舊志偶遺今亦補入詩舊志有五言混入七言詩能混入五古者今俱更列改正然志屬末節無關文獻耳。

嘉慶懷遠縣志二十八卷 清嘉慶二十四年活字本

清嘉慶懷遠縣知縣陽湖孫讓纂修、懷遠有志自明萬曆始、後所修皆極疏略、且其修者已佚、餘亦殘缺、孫君知縣事、因重輯之、為二十八卷、卷一地域志、卷二賦稅志、卷三學校志、卷四祠祀志、卷五兵防志、卷六倉儲志、卷七營建志、卷八水利志、卷九五行志、卷十藝文志、卷十一建置沿革紀、卷十二歷代大事記、卷十三古城戍考、卷十四職官志、卷十五選舉表、卷十六世襲封蔭表、卷十七至十九史冊英賢傳、卷二十至二十一耆舊傳、卷二十二至二十三列女傳、卷二十四方伎傳、卷二十五流寓傳、卷二十六逸史傳、卷二十七圖、卷二十八序錄、有考其條目、已覺紊亂、而子目尤甚、然其搜集材料、極為豐富、於考證尤為精詳、第以地域志言、考證之文、幾較記載加多、在縣志中亦一佳著、不可以綱目太亂而非之、

乾隆貴池縣志續編八卷 北平圖書館藏乾隆十年本

清乾隆十年，知貴池縣事燕山謝錫伯修。纂考舊志刊於康熙壬申，其編定則順治丁酉，鹽山李愈昌屬邑人劉廷鑾所創藁也。至乾隆初已八十年，知縣謝錫伯採厥新芳，參諸往牒，公餘而詳之，次屬邑庠汪廷穀詳加芟訂，得八卷，釐為十綱：卷一曰輿地類，卷二曰建置類，卷三曰賦役類，卷四曰職官類，卷五曰選舉類，卷六曰人物類，卷七曰藝文類，卷八曰拾遺類，卷首有郡附十景圖，不入卷數。各類所記，俱接舊志之後，蓋皆續沿以論之人事也。若前代人事舊志脫落未及載者，則為拾遺一卷以括之。故以續編命名，蓋仿古人續史遺意也。書極疎略，殊不足以盡八十年之文獻。藝文之類，所載詩文，幾佔全書四分之一，尤稱煩冗。他如體例列詳略於建置類，職官類之但載文職而無武職，與夫全書略於風俗、物產、兵制、兵事志未言及，皆為最可議者。惟舊志於輿地沿革詳於宋錄貴池以前，略於既稱貴池以後，又舊志於職官不敘年代，正佐教雜茲概行補入，分條臚列，其功亦不可沒。

皖省便覽六卷 鐘雲閣刊本

清李應珏撰。應珏字玉山，同光時化州人，嘗有浙志簡覽、兩粵墜形志略等書。光緒末葉筮仕來皖，以安徽通志卷帙浩繁，修閱匪易，因據於舊籍，參考郵鈔及各屬稟報，著為是書，以便觀覽。其書篇目：卷一曰安徽省序、安慶府序、廬州府序、滁州直隸州序、和州直隸州序；卷二曰徽州府序、寧國府序、池州府序、太平府序、廣德直隸州序；卷三曰鳳陽府序、潁州府序、六安直隸州序、泗州直隸州序；卷四曰皖中用兵楚漢兵事考略；卷五曰皖中髮匪紀略；卷六曰皖捻兵事紀略。第一卷首論皖省總部疆域，再以下諸卷為分論府州縣之利病。先生是編於山川脈絡水道之源出某山，受某支流，入某大川，依道光通志新測開方輿圖，於地丁漕折關稅貨釐鹽課、錢幣蠶桑陸工水利礦政商務，皆就其時實在情形，條舉件繫。舉大物產盈虛國計息耗，言之深切著明，此則留於吏治民生者。兵事自春秋楚公爭以迄三國六朝南唐宋元遞請髮捻，各時用兵進止所在，是為後人行軍考證者。其大抽練綠營，輔以防軍，裁兵併餉，興辦操練水師兵輪，有關兵事者，莫不詳載。又庚子拳匪之亂，賠款浩大，分三十九年攤徵，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中歲派若干萬，此歎逐年若何籌劃，皆一一錙銖志記之。其書雖不若通志卷帙之繁，而其有關皖之治亂者，實較通志為扼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靖徽州府志 明嘉靖四十五年刊本

明郡人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汪尚寧纂修。此志現存國立北平圖書館，為殘本，殘頁，故全書卷數待考。現存者計卷一共三頁，卷二共九頁，卷七共二十三頁，卷十二共七頁，卷十三共十三頁，卷十四共二頁，卷二十共六頁，卷二十一共八頁，卷二十二共六頁。其門類就所存者考之，卷一曰坊市，曰廂隅鄉都，卷二曰山川，曰風俗，曰形勝，卷七曰食貨，卷十三曰薦辟，曰歲貢，曰科第，卷十四曰恩蔭，卷十五曰世家，曰儒林，卷十六曰名賢，忠節，卷十七曰宦業，卷十九曰孝友，曰隱逸，曰質行，卷二十曰列女，卷二十一曰丘墓，曰古蹟，卷二十二曰寺觀，每門皆前有小序，後有論曰。其風俗志序曰：徽故郭郡，於越地，屬之苗裔，散處其間，故其人多非齒，盡力溝洫，孝弟質行，有為之遺風焉。其寺觀序曰：新安多山水，唐自北遷江來者，因居之，故寺觀肇於唐，晉盛於宋元，而尤盛於祥符、元祐、延祐間，明興，因日就廢弛矣。觀二序言，雖簡而意甚賅，更考其食貨、風俗等志，記載極詳，且亦有法，故此志雖未觀其全豹，亦知其為佳

著也。

順治東流縣志六卷附藝文上下二卷 清順治九年刊本
清東流縣知縣蘇弘謨等修邑貢生陳洪恩等纂
弘謨遼東遼陽人由貢士選知縣於順治六年十一月來
治邑今東流初為場名至南唐保大間始建為縣以大
江自塗城而下逕邐東注故名焉歷宋元明至今未改又東流
未建縣先為彭澤地晉彭澤令陶淵明嘗改曠林
菊於茲名為菊所即今縣治之後山也故邑曰菊邑江
曰菊江考東流縣志明初未有刻本其本昉於明正德中
縣尹李蕊谿再修於萬曆初邑紳汪維摩自是以
降七十餘年屢缺不講順治八年夏邑侯蘇公乃與儒
學教諭楊尚策訓導劉坤元貢生陳淑恩並會集諸
弟子員復訪延山澤中士二人以共為政僕間日一至而校讎
者當焉至是年八月而書成及次年而付梓書共六卷
卷一曰建設類子目凡八曰邑地志邑名志邑職志邑署志
邑祀志邑城志邑郵志邑備志卷二曰疆土類子目凡九曰
星野志山川志都圖志坊鎮志里至志風俗志溝洫志津
梁志土產志卷三曰制賦類子目凡五曰戶口志田畝志賦
役志鹽課志雜徵志卷四曰惠政類子目凡五曰表賢

志、飲禮志、蘇困志、卹養志、荀災志，卷五曰實錄類，子目
凡五：曰官績志、人物志、流寓志，卷六曰雜記類，子目凡三：
曰古蹟志、祠廟志、寺觀志，末附藝文上下二卷，合為八卷。
按其所列子目雖多至數十，而於學校、選舉、忠孝、節烈
諸舉二大端皆未述及，殊遺宜詳反略之憾。且其各目內
容多者數百字，間有僅數十字者，其簡略亦云甚矣。清
初志書類多如此，亦未能獨為是志咎。此志優點為所附
各考，例如縣名志而又附以縣名考，其志類多鈔錄，而考則
時具卓見，故亦未可以其簡漏而即厚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石埭縣志八卷 民國六年鈔康熙十四年本

清知石埭縣事姚子莊等修，石埭縣儒學訓導周體
元等纂。子莊字六康，廣東歸善縣人，由會副，康熙五
年任邑令。按石埭縣本古丹陽郡，三國置石埭場，晉屬
宣城郡，六朝宋齊因之，梁大同十年以場置石埭縣，陳
因之，隋廢郡，置宣州，石埭省入南陵、秋浦，唐永泰二
年析秋浦、青陽地復置石埭縣，自後移於陵陽山南
置縣，五代南唐及宋元同，明以石埭屬池州，清因之。考石
埭之有志，創於明之成化，迨嘉靖二十六年丁未而再修，萬曆
三十二年甲辰而三修，下距是志七十餘載，康熙九年邑
侯姚公毅然任纂輯，摭拾遺書，博采遺事，且延周君
體元同任編纂，其他任輯錄者有甯峒，任訂正者有
陳王陞，歷五載而書成，共為八卷。卷一曰輿地志，卷二曰風
土志，卷三曰建置志，卷四曰賦役志，卷五曰秩官志，卷六曰
選舉志，卷七曰人物志，卷八曰藝文志，共繫子目七十有八。今析
精審，記載完備，在清初方志中堪稱佳著。其賦役志分
丁田稅糧、徭役起解、支給課程、匠班屯田、土貢馬田，中
詳條議諸子目，而起解、支給中詳條議諸目所敘尤詳。

一邑財賦，瞭如指掌，非非詳於入而並詳於出，較之倩手所纂而僅著其田賦數目者，不可同日而語。惟輿地志所載多涉神話，如伏龍池云深不可測，春夏嘗有龍出現。大龍池云深處嘗有龍伏其中。又雪潭云源通大紅江，先年亢旱，諸禱不雨，父老謂此潭有龍，其陳於今，以毒藥觸之，須臾雷電大作，果獲雨。類此不經之說，舉皆書之不疑，即今仍有是說，未便棄置，然亦宜加傳聞字樣，以示不足信也。

嘉慶黟縣志十六卷 清嘉慶十七年刊本

清黟縣知縣吳甸華等修，黟縣教諭韓正翔等纂。甸華江蘇沭陽人，賜進士出身，嘉慶十三年來任。考黟志昉于明正德時陳君九疇，再修于萬曆時王君家光，三修于康熙八年賓君士範，四修于康熙二十年王君景曾，五修于乾隆三十一年丙戌孫君繼龍，及嘉慶十三年吳邑侯延多聞綴學之士設局續修，凡三易寒暑而始成。凡為卷十六，為類八：曰圖表，曰地理，曰職官，曰選舉，曰人物，曰政事，曰雜志，曰藝文。為子目共五十有三。其沿革紀事表以年為綱，列歷代大事，蒐輯極富。繪圖尚精，圖表二者頗可相資，讀之則郡邑之分合、法制之因革、人事之治亂，始終得失，舉足瞭然。其學校所載禮器陳設、樂器、樂章、儀注等已盡詳備之能事，復附以祭祀陳設圖，實聞者志所未有也。志中人事凡見於典籍，皆周覽行詳為徵引，但有一事多至數千言者，所引用之書即以風雲雷雨神一事之考證，若周官、風俗通、漢書注、禮記、賈疏、爾雅、郭注、封禪、楚辭、五臣注、司馬彪莊子注、山海經、尚書大傳、春秋左氏傳、與夫通典等書，徵引多至數十種，在志乘中實不多見。其名類總序及小序，徵引亦極宏博，惟以書目列

諸雜志橋梁、亭宇列諸政事、全書無武備志，此其遺憾耳。

道光黟縣續志十六卷　同治八年嘉慶道光同治三志合刊本

清黟縣知縣呂子珏等修，黟縣教諭韓正翔等纂。子珏，江蘇武進縣人，監生，欽加同知銜，道光四年來任黟令。黟志自明正德間陳邑侯九疇之創始，經萬曆時王邑侯家光而再修，清康熙八年實邑侯士範而三修，康熙二十年王邑侯景曾而四修，乾隆二十一年丙子孫邑侯維龍而五修，嘉慶十七年吳邑侯甸華而六修。更閱十載，道光三十三年安義唐錫齡奉檄來黟，與邑紳議續前志，未戢，檄移寧陽，代者呂邑侯子珏也，復賡前業，與同人蒐輯事蹟，續而成之，共十六卷。卷一曰圖表，卷二、卷三曰地理志，卷四曰職官志，卷五曰選舉志，卷六至卷八曰人物志，卷九至卷十一曰政事志，卷十二曰雜志，卷十三至十六曰藝文志。其體例卷數一仍嘉慶吳修舊志，特將事關嘉慶十七年以後者接敘於各門之後耳。計卷一沿革紀事續一頁，職官志續二頁，選舉志續七頁，人物志續十五頁，政事志續一頁，藝文志續二十七頁，餘則仍舊貫，與不續無甚異也。

康熙五河縣志四卷 清康熙十一年刊本

清五河縣知縣李雲景等修，邑人任三秀等纂。雲景字青嵋，福建晉江人，副榜貢士，康熙九年來任邑令。按五河志書創自明時，嘉靖四十五年知縣潘槐同鄉官沈應乾據撫采訪，列其大畧，鼎革後散逸，不可復紀。清順治十年知縣丁浴初收殘拾燼，勒成卷帙，迄此志又二十年，李公雲景集邑中鄉先生及縫掖士之可共商確者，相與摟舊本而斟酌損益焉。書成，共為四卷，其目曰圖考、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山川、風俗、城池、戶口、賦役、物產、職官、公署、學校、選舉、祀制、祠祀、古蹟、名宦、人物、孝義、列女、藝文，共二十二類。此志惟建置沿革、星野、祥異諸篇上溯三代，其若風俗、兵燹、戶口、賦役、職官、選舉等篇，述者自明，近者皆自清始，即偶有追述稍古者，亦簡畧可哂。總之作者但鈔錄採訪冊而為成書，未遑參考書籍互攷證，則更非其所知矣。今書四卷，而藝文所搜之應酬詞章即居一卷有半。其凡例尚云：舊載誥封之章、鴻詞灼灼，簡不勝收，今皆黜去，使其不黜，則今書除藝文外，恐無物可觀矣。

康熙五河縣志五卷 清康熙二十五年刊本

清五河縣知縣鄭鑨等修，教諭周世賢等纂。鑨，東平人，字梅岸，由歲貢康熙二十二年來任邑令。按邑志一修于明嘉靖四十五年，再修于清順治十年，三修于清康熙十一年。迄二十二年，邑侯鄭鑨復延教諭周世賢、訓導劉士斌、邑人郭建章、凌毓華、陳星霖、凌盾禮、張幼載、許逊、沈重建、劉大聲、孫永祥、丁象升、張烈等，從事修纂，數月而書成，共為五卷。其目曰圖考、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山川、風俗、城池、戶口、田役、物產、公署、學校、選舉、祀制、祠祀、古蹟、名宦、人物、孝義、列女、藝文。以此志與康熙十一年之李志較，不惟目錄未改，即凡例亦一字未易。其內容惟各門增加數頁，其一字未增者亦居其半，其增加最多者即藝文志。其簡陋一如十一年之李志，亦勿庸議其優劣矣。

康熙含山縣志三十卷 清康熙二十三年刊本

清含山縣知縣趙燦修，邑貢生唐廷伯等纂。燦字錦瀾，山東
博興縣人，由舉人康熙二十二年來任。考邑志明嘉靖三十四年
重慶年公纂修，後迄清順治六年，已百有餘載，德平朱公重修事
輯。今此志又三十有六年，邑侯趙公設局於環峰書院，延請紳
士鍵、戶編輯，三閱月而全書告竣，共為三十卷。卷一圖考，卷二
建置沿革，卷三星野，卷四疆域，卷五山川，卷六風俗，卷七城
池，卷八戶口，卷九田賦，卷十物產，卷十一職官，卷十二公署，卷十
三學校，卷十四選舉，卷十五祠祀，卷十六丘墓，卷十七古蹟，卷
十八名宦，卷十九人物，卷二十孝義，卷二十一列女，卷二十二流寓，
卷二十三仙釋，卷二十四至三十藝文。其建置沿革攷證極博，
惟卷十七古蹟中所載之梅嶺、硯兒嶺、白石洞、水簾、朝陽洞、
卓刀泉、女兒泉、龍女泉、龍潭、石牛潭，似皆宜移入山川；若文昌
塔等，則宜移入寺觀目中。按此志多由康熙十二年夏瑋和州
志中擇其關於含山者悉行析入，而夏和州志中名宦本未列
傳，而於職官志中凡有政績者皆錯以數語，其法固甚善也。
而此志則分立名宦一門，且又寥寥無幾，殊為多事。其風俗
門中之冠禮、婚禮、喪禮、祭禮、燕禮、男女諸則，所載確尚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惡。對於古蹟之可疑者，皆加按語，亦誠有見。

道光祁門縣志三十六卷 清道光六年刊本

清祁門縣知縣王讓修，祁門縣教諭汪韶等纂。王讓字碉東，河南新鄭縣舉人，道光二年來任，旋去，五年復來任。考邑志一修于元至順四年癸酉，再修于明永樂九年辛卯，三修于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四修于清康熙二十三年甲子，閱後百四十年，道光五年乙酉，大中丞倡修安徽通志，檄各郡邑修志以陳，王公乃取祁之舊志，刪其雜，去其濫，正其誣，閱三載勒為成書，共三十六卷。卷一至卷十一輿地志，卷十二水利志，卷十三至十六食貨志，卷十七、十八學校志，卷十九武備志，卷二十及二十一職官志，卷二十二選舉志，卷二十三至三十四人物志，卷三十五藝文志，卷三十六雜志。其建置沿革表於邑之大事書之特詳，而有郡沿革附載於上。山川、水利、古蹟、名宦、人物等門考證羣書，注明出處，記載可稱有法。考徽州府所屬各縣志書人物一門，儒碩、文苑以外，又有績學、宦業以外，又有忠烈、儒林之外又有儒行，皆極冗複見。此志今刪去績學、儒行，立儒林、文苑，刪去勳烈，立宦績。又著通志書藝文一門，於遊覽、應酬之作要不收入，茲志但載書目，凡著作關乎祁地詞有可取者，係之山川、古蹟、祠廟各門，關乎祁人文有可傳者，收之人物各傳，仿史記漢書奏疏詞賦俱載傳中之例，皆極有見。此外對於考證亦極指意，如岳忠武師過東松庵與僧玉珣問答之語，極為誣妄，一一辨於各條下，非學純識卓者莫能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部

光緒舒城縣志五十卷 清光緒三十三年刊本

清舒城縣知縣崔保齡等修，邑舉人趙廖詔等纂。保齡，江蘇泰州人，光緒乙未進士，光緒二十二年來任邑令。考舒城舊志，據明萬曆八年庚辰志序云，前己丑修，至其年代（以）序未明言，故不可考。入清則一修于康熙十二年癸丑，再修于二十二年癸亥，三修于雍正九年辛亥，四修于嘉慶七年壬戌，及光緒己及百年。崔公保齡于二十二年丙申，奉檄權舒篆，以續修之事商諸紳士，詳請報可，而崔公適受代，代者為蕭公仁丙，始設局開辦，工未而蕭公又去任，葛公祖恕繼蕭公之後，賡續為之，始觀厥成。自經始迄觀成，越六七寒暑，主筆改志者皆邑之名宿，共為五十卷。卷一至卷十曰輿地志，卷十一至十七曰食貨志，卷十八至二十一曰學校志，卷二十二至二十四曰武備志，卷二十五至二十八曰職官志，卷二十九至三十二曰選舉志，卷三十三至四十三曰人物志，卷四十四至四十七曰列女志，卷四十八至四十九曰藝文志，卷五十曰志餘。全書體裁極稱宏富，以舒邑據江淮腹地，適當要衝，故于營汛驛傳鋪遞之屬載之頗詳。又以咸同間戡定粵匪始末訂為專門，新軍綠營後改為巡警，舒邑警兵為由團練改設，皆詳記之，以著新政之緣起。學校志所增學堂一門，先敘改書院為學堂經歷，次述試辦之章程，第一為學堂辦法，第二為學堂課程，第三管學人員及職守，第四學堂規約，末附學堂成立一覽表，皆極精詳，非尋通方志惟當學堂名稱者所可比擬。又舒出古國，由春秋以來代有廢置，幾於紛紜不可辨識，舊以縣志當漢龍舒豐樓之圖，參經以古蹟，當為廬江郡治縣地，因龍舒之，亦殊有見。

康熙六安州志二十卷 清康熙三十八年刊本

清知州事王廷曾等修，邑貢生陶恪等纂。廷曾字靖庵，會稽人。康熙三十四年來任州守。致州志一修于明嘉靖三十四年州守諭南徽，再修于萬曆十二年州守李懋檜，及清修于康熙二年癸卯，增于二十年辛酉。迨今志又十八年矣。適逢府憲修輯府志，檄各屬示次第舉行，王公廷曾爰與卿士大夫及庠序中之多聞博識者蒐羅續輯，共為二十卷。其目曰圖考，曰建置，曰沿革表，曰封系，曰歲眂，曰星野，曰祥異，曰疆域，曰山川，曰城池，曰營建，曰風俗，曰儀制，曰物產，曰學校，曰公署，曰宦蹟，曰戶口，曰貢賦，曰上貢，曰屯田，曰馬政，曰驛傳，曰鹽法，曰水利，曰祠祀，曰寺觀，曰古蹟，曰丘墓，曰人物，曰藝文。其志羅列甚富，陳府志六安為志外，若諸家文集與夫碑版之文，徵收亦多。其沿革表分為三格，上紀世次，中詳沿革，下以時事附之，自唐虞以迄明，合為一編，有條不紊，頗得馬班世表之意。風俗所載歲令四禮四民與夫儀制志所載慶賀、常朝服、日期儀、迎春儀、日蝕救護儀、月蝕救護儀、新官到任儀、鄉飲酒儀、鄉射儀，皆極詳盡。惟其封系一篇，去皋陶曾封於六，蓼史無徵據，實太牽強，是志蒐羅雖富，而考證非所長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廣德州志二十六卷 清康熙十二年刊本

清知廣德州事高拱乾等修，邑拔貢戈標纂。拱乾字九臨，陝西榆林人，康熙九年來任州事。致州志始于明弘治間，次則修于嘉靖，三修于萬曆四十年壬子，及清順治三年州守閻尹迪于臺檄，因仍舊志，第以一序弁其首。康熙七年州守楊芑重修採輯闕。奉憲檄令郡邑各修地志，一以河南陝西通志二書為準。康熙十二年高公拱乾以前志體例不合，乃延明經戈標、文學濮陽鄒姚錄、王雲、王翹等朝夕編摩，凡閱兩月而告成，共為二十六卷。卷一曰圖考，卷二曰建置沿革，卷三曰星野，卷四曰疆域，卷五曰山川，卷六曰風俗，卷七曰城池，卷八曰戶口，卷九曰田賦，卷十曰物產，卷十一曰職官，卷十二曰公署，卷十三曰學校，卷十四曰選舉，卷十五曰祠祀，卷十六曰塚墓，卷十七曰古蹟，卷十八曰名宦，卷十九曰人物，卷二十曰孝義，卷二十一曰列女，卷二十二曰流寓，卷二十三曰隱逸，卷二十四曰仙釋，卷二十五、二十六曰藝文。按是志既以河南陝西兩省通志為式，考二省通志有方伎、雜辯二目，此志無之。

體例似仍未合，且兵事與志乘最關重要，闕之殊覺未備。其卷十物產，僅載茶、絲、漆、桐油、王面、程教字而已，其他五穀、蔬果、花木、禽魚，關民生衣食之源者，皆棄而不載，而佔一卷之數，尤為可哂。惟職官志由漢迄今，所考頗先備，於唐宋元三代攷證尤精。其學校志載禮器七百三十有一，樂器六十，舞器三百二十八，與夫儒先書院、社學等所存書籍，均不憚煩瑣羅列，其用意可為法。

康熙建平縣志二十四卷 清康熙三十八年刊本

清建平縣知縣茅成鳳等修，邑訓導施普修等纂。成鳳字容庵，浙江山陰縣人，由文林郎於康熙三十七年春來任邑令。據跋語云：建志創始於明之邑令連公鑛，繼修於朱公之楫，至清張公正中復修之，而教諭趙廷璧、生員方聘、胡太冲、岑紹祖、呂徵夢、潘夢皋、許之顯、潘振純、李恒芳、蔣仲佳、夏丹甸等為之校訂。及復修州縣合志，則縣令高公自遠又編次焉，至其年月則不可考。康熙三十八年，夏茅公因取舊志重為修輯，與州縣合志文參互攷別，其條目正其訛舛，闕者補之，不閱月而書成，為卷二十有四，目亦如之。卷一曰圖考，卷二曰建置沿革，卷三曰星野，卷四曰疆域，卷五曰山川，卷六曰風俗，卷七曰城池，卷八曰戶口，卷九曰田賦，卷十曰物產，卷十一曰職官，卷十二曰公署，卷十三曰學校，卷十四曰選舉，卷十五曰祠祀，卷十六曰塚墓，卷十七曰古蹟，卷十八曰名宦，卷十九曰人物，卷二十曰孝義，卷二十一曰列女，卷二十二曰流寓，卷二十三曰仙釋，卷二十四曰藝文。其體例一如康熙十二年之廣德州志，特隱遺一目耳。設其優亦多相同，每目小序必冠以成鳳曰，至攷其實與廣德州志之小序亦多相同。且廣德州志之藝文志中列有建平縣著述目錄，此志則竟不載，是不惟無創作才，而亦不善鈔襲也。

順治太和縣志八卷 清順治十六年刊本

清太和縣知縣陳太綸等修、太和訓導丁亮等纂。太綸字理仲，定興人，進貢文林郎，順治十四年來太和。考太和居古豫州之中，春秋屬胡子國，漢爲細陽縣，隋爲潁陽縣，唐爲百尺鎮，宋爲萬壽縣，元爲泰和縣，至明始曰太和。舊有之其邑志昉自明萬曆之甲戌，迄是志已八十有六年，未有續修。順治十六年之七月，陳公太綸請續修之，報可。於是廣延時彥，任總纂者訓導丁亮也；參酌體例者學博吳溢也；其他若張元材、吳偉、吳汪湛、胡日煖、李景沆、陶振鵬、宋綬、陳國鄴、東等，皆同材分任，不一月而告竣。共爲八卷。卷一曰輿勝志，其目十有二，曰疆域、星野、祥異、風俗、山川、溝洫、閘庵、新修溝洫、橋梁、鎮市、青字、古蹟。卷二曰食貨志，其目有八，曰戶口、物產、土田、均里、均甲、丁額、地則、賦役、市截。卷三曰建置志，其目有十，曰肇邑、縣治、學校、公署、城池、坊廂、鋪舍、鄉園、壇壝、郵政。卷四曰居官志，其目十有二，曰知縣、縣丞、主簿、典史、教諭、訓導、巡檢、驛丞、太使、訓術、科遺愛。卷五曰人物志，其目十有二，曰進士、舉人、歲選、貢辟、舉例貢、武舉、吏材、貤封、懸爵、錫老、鄉賢。卷六人物志，其目有四，曰孝義、德行、義輸、節烈。卷七曰禮制志，其目有

五，曰公儀、祀典、飲射、賓興、家禮。卷八藝文志，其目有五，曰宸翰、諭語、碑記、墓誌、詩賦。卷首冠有總圖、城圖、縣署治圖、學宮圖、星野圖，不入卷數。其卷三建置志中之肇邑，即輿地沿革，宜移入卷一輿勝志；人物志則過簡略，無武備志，亦一巨漏。全書付闕目之體，紀一事、載一名，以提綱大書之，其下用雙行者詳其事之始末，殊得晦庵之遺意。引用書史，以南北宋以統志、文獻通考、天文律曆、河渠、廣輿等記，復遠稽漢書諸列傳、匯採會典等書。邑之建置有興有廢，廢者圖中留其故址，皆頗可採。上清初志書中尚不多觀。

天啓鳳陽新書八卷 明天啓元年刊本

明知鳳陽縣事袁文新修，閩人柯仲炯纂。考明洪武初有臨濠一邑，九年始析臨之四鄉，暨虹之一都為鳳陽縣，故以前僅有臨淮志、鳳陽志，無有也。鳳陽縣志始見於萬曆初，而衆亦拙中都志而名鳳陽耳。萬曆末葛邑侯始博蒐諸無成家譜參譜牒暨諸書碩所藏家乘稗史，編為縣志。及天啓元年，乃與柯仲炯釐舊志訂新圖，彙討殘帙，題之鳳陽新書。都為八卷，曰本紀，曰世家，曰列傳，曰年表，曰星土，曰賦役，曰圖贊，曰宗祀，曰農政，曰武備，曰帝語，曰拾遺，曰外篇。其本紀一篇，明為太祖高皇帝本紀。世家二篇，一為中山王徐世家，一為東甌王湯世家，可稱無謂已極。其外篇為詩賦、記序、詩文等，蓋即尋常志書所謂之藝文，章實齋所謂之文徵也。今以外篇命名，而為創舉，志中無此，學於古體，似覺疏漏。又其自序云：本紀以象太極，世家二以象兩儀，列傳四以象四時，年表五以象五行，內篇八以象八風，外篇九以象九野，則是以鳳陽一邑，而圖之星方之州，已莫可其迂，潤為此他方庸議。

順治潁上縣志十四卷 清順治十二年刊本

清潁上縣知縣翟乃慎等修，邑人馬履雲等纂。乃慎字勅菴，順天府宛平縣人，由拔貢順治十二年來任也。今考潁上舊志修于萬曆三十九年辛亥，迄是志已四十餘年。翟公乃慎以憲府檄修邑志，急進父老詢耆舊，得邑人乾州守馬履雲、懷仁令高翼雄、建平教諭陳所履、侯選令徐必達任編纂，佐以邑庠生員康世禾、卜世王五佳、趙貞明任校正，復鳩儒學教諭錢訥、訓導姚臣董其事，閱色之越日二旬，而即脫稿，蓋順治十二年之九月也。共十四卷，卷一曰輿圖，而以分野、疆域、沿革、山川、溝洫、景致、古蹟附焉。卷二曰建置，而以城池、公署、閭巷、鄉團、市鎮、亭閣、樓坊、鋪舍、橋梁附焉。卷三曰風俗，而以節儀、家禮、公儀、祀典、壇廟、寺觀、祠宇附焉。卷四曰賦役，而以里甲、戶口、則壤、土貢、田賦、徭役、課程、馬政、物產附焉。卷五曰學校，而以學制、學租、社學附焉。卷六曰秩官，而以封爵、官制、縣官、學官、雜職、宦業、署官附焉。卷七曰武備，而以建置、所治、軍政、軍官、屯田、新制、賦課附焉。卷八曰選舉，而以徵辟、甲科、鄉科、歲選、制貢、貤封、武科、雜科附焉。卷九曰人物，而以名臣、善政、文章、卓行、材幹附焉。卷十曰節孝，而以孝子、節婦、貞烈、耆者附焉。卷十一曰災祥，卷十二曰補遺，卷十三曰古今文集，卷十四曰古今詩集。其卷一並無一圖，乃不曰輿地而曰輿圖，已屬名實不符。卷二建置有閭巷、鄉團、市鎮等，舉不稱為建置，於其附之於建置，何如附之於卷一之輿圖。卷三之風俗，所附之壇廟、寺觀、祠宇，則又宜移之於建置。卷五之學校，有社學而無書院。卷六之秩官附有學官，而不附軍官，將軍官附諸卷七之武備，軍官既以類相從，附諸武備，而學官亦宜移卷五之學校，於例始允。至卷七武備所附之建置名目混同，而非所宜。卷九之人物目錄云附名臣、善政、文章、卓行、材幹，而內容則自周及清，共僅四十餘人，實無名臣、善政等等之別也。是皆此志之巨失。其他訛誤更難悉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蒙城縣志十八卷　清康熙十五年刊本

清蒙城縣知縣趙奇昌等修，邑人恩貢生何名儁等纂。奇昌字漢符，順天大興縣人，戊子舉人，康熙十三年來任邑令。考蒙之有志，創於明李邑侯吳一鸞，至於年月則不可知矣。繼之職官志，吳任縣令在萬曆之七年，志當亦修於此時。惜書亡不逮入清。順治十二年乙未再修之。及康熙十一年壬子，陳邑侯民懷以幣請吳君道倬、何君名儁設局續修，與何陳侯解組去，未觀厥成，因之中止。閱三載，趙侯仍聘名儁等賡續為之，始得成書，共十八卷。卷一曰圖考，卷二曰建置沿革，曰星野，曰疆域，卷三曰山川，卷四曰風俗，曰城池，曰封建，卷五曰名宦，曰田賦，曰物產，卷六曰職官，卷七曰學校，卷八曰選舉，卷九曰祠祀，曰古蹟，曰陵墓，曰皇居，卷十曰名宦，曰公署，卷十一曰人物，曰前賢，曰儒行，曰節行，曰孝義，卷十二曰列女，曰貞女，曰節婦，曰流寓，曰仙術，卷十三至十八曰藝文。其書極稱簡陋，考證尤疏，如田賦惟明稍詳，若漢若唐若宋若元，皆未一字及，選舉志亦自宋始，宋以前皆無考，其他名門亦多類此，大抵著者僅抄舊志及當時採訪冊，初未進溯史籍也。

民國蒙城縣志十二卷　民國四年鉛印本

民國蒙城縣知事汪篪等修，邑人黃與綬等纂。篪字吕仲，懷寧縣人，附生，由日本高等警務畢業，民國三年蒞蒙任。考蒙志創於明之邑侯吳一鸞，至清順治十二年乙未知縣田本沛再修，康熙十五年丙辰知縣趙奇昌三修，同治十二年知縣李炳濤四修，未付梓，自是厥後，迄民國三年，縣長汪公來蒞邑，適清史館催取各縣志書之飭令頒嚴，乃遍搜城鄉，僅得傳抄舊志數本，因蒙志再遲不修，而此僅存者或更有失亡，是延黃君與綬及于振江為總纂，修浚經營，經三月而編次遂以告成，都為十二卷。卷一曰輿地志，卷二曰建置志，卷三曰河渠志，卷四曰食貨志，卷五曰學校志，卷六曰武備志，卷七曰秩官志，卷八曰選舉志，卷九曰人物志，卷十曰列女志，卷十一曰藝文志，卷十二曰雜類志。此書大體多仍舊志，新增者為食貨志內載民國三年六月所改田賦之新章，選舉志增學校以納中學以上之畢業者。其志以武備志為最佳，其於粵匪捻匪之亂，用編年體，以年繫月，以月繫日，記載極稱完美。其輿地志中所作渦水

考、泖河考、茭河考，諸篇文字雖簡，而考證極精。其風俗目中所敘，亦具特色。惟其時各縣已有教堂，並已推行新政，皆未言及，是但知恪守前規，不善因時制宜也。

康熙天長縣志四卷 清康熙十二年刊本

清天長縣知縣江映鯤等修，邑貢生張振先等纂。映鯤字南濱，四川閬中人，由舉人康熙元年來任邑令。考天長邑志，一修于明嘉靖二十六年丁未，邵邑侯時敏；再修于萬曆四十六年戊午，田邑侯所賦；三修于崇禎六年癸酉，羅邑侯萬象；迨清康熙三十一年，詔各省府州縣急修邑志，傳檄以河南通志為式，江公映鯤乃延訓導呂光鑑、邑人張振先、王三令、王明達等設局纂輯，始乎秋杪，成於仲冬。釐為四卷，其目曰圖考、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山川、風俗、城池、河防、封建、戶口、田賦、物產、職官、公署、學校、選舉、祠祀、陵墓、古蹟、帝王、名宦、人物、孝義、烈女、流寓、隱逸、仙釋、方技、藝文、雜辨。按天長舊志為七十類，此則改為三十，用今新式，而其取材仍多舊文，凡志中注有舊志字樣者是也。志中所載，多有齊東野語，如云萬曆癸丑二月，縣西張公舖地，日將出時，居民皆有船隻行於陸地上，有人馬旗幟，移時不見。諸如此類，書之不疑。又其城池志附有兵制，僅寥寥四行；封建志僅五行，其簡略頗可議。唯田賦志所載尚詳，然亦多為鈔自賦役全書者。總之此志僅有鈔襲舊志之功，若繩史籍，則未涉獵耳。

康熙廬江縣志十六卷 清康熙三十七年刊本

清廬江縣知縣吳宥齊、廬江縣訓導丁泰臨等纂。宥齊字棠園，浙江錢塘人，康熙三十五年由經歷榮任縣事。廬江古廬子國，自隋大業中始改為縣，其間析置併省不可悉數，清屬廬州府，去郡百五十里。考邑志一修明嘉靖二年，再修嘉靖四十六年，三修於崇禎五年，自明末鼓羅兵燹，城郭廬舍蕩析無存，而邑志尤不可問。順治十三年邑侯孫公弘喆始有邑志之修，下及此志四十餘年，蠹簡鬥殘，故次會知府張純修來興廬郡，修輯郡志，吳命合屬次第舉行。康熙三十七年吳侯來蒞土，爰諮於丁君象睨、王君武徵，進邑人而謀之，因其舊而新之。其書殿闕者補，其無者理，絕者續，始事於仲春，卒業於季夏，都為十六卷。卷一圖考，卷二建置沿革、星野，卷三疆域、山川、風俗、城池，卷四食貨、土產、崇祥、戶口，卷五田賦、田壞、水利、鏑標，卷六役法、兵驛，卷七學校、公署，卷八古蹟、寺觀、祀典，卷九秩官，卷十選舉，卷十一名宦，卷十二人物，卷十三儒寓、隱逸、仙釋、方技，卷十四列女、貤封、塚墓、雜誌，卷十五藝文，卷十六詩。覩上列目錄，極為可哂，例如卷四之食貨，卷十二之人物，卷十五之藝文，皆宜改為總目，乃竟與子目併列，一若土產非食貨，儒寓隱逸等非人物，詩非藝文者，謬而甚矣。且邑志之秩官，應以邑令為主，而志中凡郡守之畧有可稱者，若行載入，若謂縣為府屬，其善政各邑宜奉行之，故邑志亦不可滑載之宜也[illegible]但有邑志是已可矣，更何需乎郡志哉。惟其輿地沿革參考諸史，著為年表，俾覽者開卷瞭如指掌，為足稱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合肥縣志八冊 毛裝蓋印官抄稿本

不分卷，共八冊，冊多者八十餘頁，每頁騎縫皆蓋有縣印。不著纂修姓氏，亦無叙例。志中各門皆叙至同治為止，惟選舉志有叙至光緒二年者，蓋同光時所修也。各冊目錄有輿地志、河渠志、食貨志、學校志、武備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雜類志子目，亦頗完備。藝文志經史集三部間有簡單提要者，各門且多標出處。其援記一目蒐輯有後漢書、晉書、太平御覽、稽神錄、搜神後記、錄異記、前定錄、馬令南唐書、墨客揮犀、太平廣記、呂童蒙訓、家史揮麈錄、紫微詩錄、輟耕錄、江南通志、輿地紀勝諸書，以其參攷之典籍推之，决非尋常作筆。其他各門叙述亦皆有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和州志三十卷 清康熙十二年刊本

清和州知州夏瑋等修，邑人楊九思等纂。瑋字禹貢，奉天寧遠人，以父歷任江南巢司，隨江西巡撫廕，於康熙九年六月來任。考州志緣起，自宋慶元元年迄明正統正德間，傳有朱黃二守所訂志，亦無傳本。至嘉靖七年，知州易鸞撰叙畧備。萬曆四十年，知州康誥修輯稍詳。清康熙四年，知州楊繼芳聘學正劉彥和參訂，體數較正加嚴，而州志始有可觀。夏公來任州守，復奉憲纂通志之檄，並將縣志及迄今事蹟採續成編，因取舊志之未及登者一一而增輯之，取舊志之近於冗者一一而刪削之，共釐為三十卷。卷一曰圖考，卷二卷三曰沿革表，卷四曰星野，卷五曰疆域，卷六曰山川，卷七曰風俗，卷八曰城池，卷九曰河防，卷十曰封建，卷十一曰户口，卷十二曰田賦，卷十三曰物產，卷十四曰職官，卷十五曰公署，卷十六曰學校，卷十七曰選舉，卷十八曰祠祀，卷十九曰丘墓，卷二十曰國古蹟，卷二十一曰常平，卷二十二曰名宦，卷二十三曰人物，卷二十四曰孝義，卷二十五曰烈女，卷二十六曰流寓，卷二十七曰隱逸，卷二十八曰仙釋，卷二十九曰方伎，卷三十曰藝文。其卷九之河防、卷十五之封建、卷二十一之帝王、卷二十九之方伎，皆有目無書，蓋此志奉令以河南通志為式，以上

諸類，為郡邑所無者，又不敢删其目錄，故但列其目，而以兩字附之，其體裁殊異，亦云甚矣。其時和州為直隸州，屬含山縣，故每目皆先叙和州，次叙含山，內容蒐輯尚稱宏富，叙述亦極有法。志無名宦傳，而於職官志中擇其人之政有可述，例應列傳者，綴以數語，其法實称簡當，足為後世法。惟疏于攷證，不標出處，是為瑕累。

康熙滁州志三十卷　清康熙十二年刊本

清滁州知州余國楨等修，邑人滿遲、韓奇等纂。國楨字雲樵，湖廣武昌府大冶縣人，由拔貢康熙八年來知州事。滁志創于明永樂之四年，再修于弘治七六年，三修于嘉靖之十五年丙申，四修于萬曆之四十二年甲寅。是清康熙十一年冬，余公奉令延滿遲、韓奇等開局遠家，迄十二年夏，全書告竣，共三十卷。卷一曰圖考，卷二曰建置沿革，卷三曰星野，卷四曰疆域，卷五曰山川，卷六曰風俗，卷七曰城池，卷八曰河防，卷九曰封建，卷十曰戶口，卷十一曰田賦，卷十二曰物產，卷十三曰職官，卷十四曰公署，卷十五曰學校，卷十六曰選舉，卷十七曰祠祀，卷十八曰陵墓，卷十九曰古蹟，卷二十曰帝王，卷二十一曰名宦，卷二十二曰人物，卷二十三曰孝義，卷二十四曰婦女列傳，卷二十五曰流寓，卷二十六曰隱逸，卷二十七曰仙釋，卷二十八曰方伎，卷二十九曰藝文，卷三十曰雜辯，曰補遺。其書蒐輯考證，均甚詳。因仿河南、陝西通志例，亦志武備。然其卷七之城池，有兵燹一目，將由宋迄清之兵制兵事蒐輯列入，蓋為有當。其物產一門，分穀蔬果花木竹葉草禽獸魚介蟲貨之屬，記載極詳。惟卷二十之帝王一門，本無可載，乃因晉元帝曾由滁渡江，宋太祖于此擒皇甫暉，元末郭光卿

擿滁構王明太祖自鍾離來會，牽強附入，殊為非是。又郡城東北，降唐灣云公老相傳，暉鳳敗而唐人乞降，即在此地。按歐陽公豐樂亭記云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無識者，與此則適相反，未知孰是。

康熙滁州續志二卷 清康熙二十三年刊本

清滁州知州王賜魁等修，郡人候選訓導李如梓等纂。賜魁字瀛生，遼東人，由官生康熙二十二年來任。故州志修康熙十三年余州守國楨，及今十載，奉檄接續志書，補所未盡，王公賜魁乃與李君如梓及諸紳名所知，加以參訂，隨新增類目，別為二卷。其目三十有八，曰圖考、建置沿革、星野、祥異、疆域、山川、祀典、風俗、城池、河防、江防、海防、戶口、田賦、蠲免、漕運、鹽課、水利、蘆政、錢法、驛傳、關稅、兵制、職官、公署、學校、選舉、物產、古蹟、帝王、封建、名宦、人物、孝義、列女、流寓、隱逸、仙釋、方伎、藝文。按以上所列多有目無書，若河防、江防、海防、蘆政、錢法、兵制、關稅等，皆余志所無，而是志亦但有目無書；若圖考、建置沿革、星野、疆域、山川、祀典、風俗、田賦、鹽課、物產、帝王、封建、流寓、方伎等，則皆詳見余志，而此但列其目，餘則皆輯補前志耳。考其所輯補，以藝文為多，人物次之，選舉又次之。傳之此志與余志相去未久，實感續無可續，固一敷衍公令之作，無優劣可言耳。

康熙霍丘縣志十卷 清康熙九年刊本

清霍山縣知縣姚之篮修，邑人李理等纂。之篮，鄞山人，己亥進士，文林郎，康熙八年來任邑令。考邑志創始於明景泰間，至弘治而再修，至萬曆二十二年而三修。姚公之篮慨其失修者已八十餘年，乃於康熙九年重加訂補，延薦紳之博雅能論世者，各抒見聞，凡五閱月而卒業焉。書為十卷，卷一至卷四為元部，卷五至卷八為亨部，卷九上為利部，卷九下至卷十為貞部。為類凡九：卷一曰圖考，卷二曰輿地，卷三曰建置，卷四曰食貨，卷五曰秩官，卷六七曰人物，卷八曰典禮，卷九曰藝文，卷十曰雜記，共繫子目六十四。書中援其凡例云：書地、書人、書事，必有徵援，或出經史，或見郡乘，或旁得之碑刻遺編，務期傳信，否則不錄。惟皆未標出典，不無遺憾。全書皆極簡略，然食貨志所載，如本縣起存漕糧款則，遂糧起運折銀款則，起解河道折色款則，起解督糧道漕項款則等等，多至數十種，一邑財政收支，記載備至。甚至其田衙內積大轎夫等若干名，工銀若干兩，與社會經濟皆至有關，實全書精華所在也。

康熙巢縣志二十卷 清康熙十二年刊本

清巢縣知縣于覺世等修，邑貢士陸龍騰等纂。覺世字赤山，山東新城縣人，由進士授河南歸德府司理，改授縣任，康熙七年來任邑令。巢邑古志無傳，可考者明季共三修：一修於弘治五年壬子，縣令林公宗哲；再修於隆慶四年庚午，縣令柳公應俊；三修於萬曆二十年壬辰，馬公如麟。後百餘年，康熙之初，于公來蒞邑，適詔修一統志，諸憲檄行郡縣，剋期報竣。于公爰請邑之鄉先生暨諸名士開局，分曹共襄厥事，逾月而得告成，蓋即康熙之十二年也。共二十卷，卷一曰圖考，卷二曰沿革，卷三曰星野，卷四曰祥異，卷五曰疆域，卷六曰山川，卷七曰風俗，卷八曰城池，卷九曰田賦，卷十曰職官，卷十一曰公署，卷十二曰膠庠，卷十三曰選舉，卷十四曰祀典，卷十五曰人物，卷十六曰方外，卷十七十八十九曰藝文，卷二十曰摭遺。按其卷數雖繁，內容實甚簡略。清初志書大抵皆然。其輿地沿革俱仍舊志，中多謬誤，宜加案語。如卷二之沿革，舊志載商王成湯伐桀，桀奔南巢，仲虺之誥曰成湯放桀于南巢云云。按史記湯帥師伐桀，桀戰不勝，奔于三朡之國，乃今山東定陶縣，非今巢縣也。又古蹟有虞姬墳，云相傳以為西楚霸王于此散兵，蓋聞楚歌之故。虞

姬遂自剄，因葬於此。按史記，漢圍楚于垓下，其地在鍾離，時夜
聞四面皆楚歌，與此地相去甚遠。又各志每條所冠小序，皆
以四言體為之，但取整練，而不知其不足示要領也，是為此志
之失。

弘治興化府志五十四卷 明弘治十六年癸亥刊本
明興化府知府陳效修，鄉進士出身周瑛等纂。陳效，南陵人，
鄉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弘治十二年己未來為興化長吏。考
郡志之纂修，始於宋紹熙間，元翻刻紹熙本而不自修。入明
若永樂、若景泰，雖相繼纂修，惜皆未觀成。陳效涖任之明年，
乃創議重修，延周瑛、黃仲昭等主其事，始創於弘治十四年
辛酉春，至十六年癸亥春而書成，凡為書五十四卷，分為六
紀：一曰吏紀，分郡縣府官年表、縣官年表、官盟、勸駕錄、年勞
錄；二曰戶紀，分山川考、星圖考、戶口考、土田考、財賦考、徭役

考、鹽殖考、山物考、海物考；三曰禮紀，分分野志、氣候志、風俗
志、學校志、科目志、歲貢志、禮樂志、祠祀志、閩志、寺志、郵典、藝
文、人物列傳；四曰兵紀，分兵政志、驛志、鋪志、武臣事考；五曰
刑紀，分宋刑書、元刑書、國朝刑書；六曰工紀，分廳署紀、橋梁
紀、水利志，末附外紀。其書體例異於他志，別具風格，不同凡
響。雖分列綱目，或不盡當，然綱羅遺佚，纂輯之勤，在明代志
書中是為善者。其各表採新舊志及諸傳紀傳，郡縣以下數
百人，或表其年月，或表其朝代，或但書姓名，頗具史選年表
之風。因元代未修郡志，一代事蹟皆無可考，於是或採元史

或考廟記，並掇拾梁棟間一切題識，分類彙補，尤具苦心。戶紀、禮紀，載有戶部禮部續派上供物料，如唐上供沙糖、橄欖、栗、供葛布，入明則徵科殖繁，與夫徭役志所言國初雜役皆有定額，今則無定額，有照例行者，有援例行者，或用財，或用役，或郡小誠不堪多役，恐民之或逃也，作徭役志云云。其寓意端在諷上，與後世惟知頌聖者，迥不侔矣。

崇禎福安縣志九卷 明崇禎十一年戊寅刊本

明福安縣知縣巫三視修，儒學訓導黃啟佐等纂。三視廣東龍川人，崇禎元年戊辰進士，以崇禎四年辛未來宰斯邑。考邑之有志，一修於嘉靖三十八年己未，重修於萬曆二十四年丙申，及三視來宰，是邦邑志之不修已三十餘年矣，於是創議重修，延啟佐主其事，至崇禎十一年戊寅而書成，都為九卷。卷首無目錄，考其內容，則卷一曰輿地志，卷二曰營繕志，卷三曰兵食志，卷四曰歷官志，卷五曰選舉志，卷六曰名賢志，卷七曰人物志，卷八曰藝文志，卷九曰雜紀志。其書蒐集尚稱詳備，惟所載與綱目諸多未合，如卷一輿地志有市鎮一目，內載黃岐鎮寨之志，於第載其在縣治某方，距縣治若干里，及其建置沿革可矣，而是志乃云：嘉靖三十七年，增編十夫甲，又七十名官夫，日價二百五十二兩，已附近徭戶親執其役。四十四年，議申革之，改增夫保及官夫，正價五百四十兩，編下都夫頭四名，代催支銷，知縣李有朋改為養贍夫，其法以銀三百四十兩納庫，聽官給募，民始息肩。萬曆年間，以夫價可省，乃減夫三十名，減價為二百四十兩而已云云。然此非獨此鎮如是，他鎮亦莫不如是，猶其書第三卷兵食志

中原有差役一目，此條自宜列入差役中，載於市鎮，殊為不倫，即此一端，已足證其分配之失當。他如名賢亦人物也，乃於人物之外別出名賢，亦嫌其繁冗。又改營建為營繕，易職官為歷官，徒務自詡新奇，要不免明季地志之痼習。

同治長樂縣志二十卷　清同治九年刊本

清署長樂知事彭光藻等修，江西新城楊希閔等纂。光藻字叔軒，湖南武陵人，貢生，同治七年署任。考長樂邑乘一修於明宏治甲子，邑人劉則和再修於萬曆甲戌，邑人鄭安國三修于崇禎辛巳，嘉善夏允彝四修，清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安福賀世駿五修，迄同治已百餘年，彭任歷年既久，甚不續修，文獻必多墜失，因於蒞任之明年，集邑中之士紳共襄其事，於二月開局，迄十二月而共成都二十卷。卷一各圖，卷二星野，卷三地理，卷四建置，卷五田賦，卷六水利，卷七學校，卷八祠祀，卷九兵防，卷十職官，卷十一十二選舉，卷十三至十六列傳，卷十七列女，十八藝文，卷十九藝文錄，卷二十外紀。其書乾隆以前大抵以夏志賀志為本，雖有增改無多，乾隆以後新加纂輯者，以賦役、官師、兵防之類為詳。舊志藝文兼錄著述最為不典，歷代史志藝文皆止臚載書目，或加以注語，無載及文翰者，此志析于十八卷之藝文，故但舉書目，若史文字有關係者，別為藝文錄，以免淆溷。其山川志于山則別其脈絡，于水則敘其源流，非惟識名勝，亦可以識形勢，皆其有得志體者。惟風俗一篇，所敘述以前生書又多舍不志，各門記載

某為舊志某為新增亦未標出是為小疵。

嘉慶連江縣志十卷　清嘉慶十年刊本

清知連江縣事李峯修，縣事府主簿章朝栻纂。峯雲夢人，嘉慶三年來任。邑志纂於乾隆五年，前邑令戚致言【?】冥以志已六十餘年，李邑侯有志續修，乃延章朝栻、熊夢占、楊廷岳、楊龍標、陳希曾、林鵬超、孫道翼、章朝樞、陳肇英等分任纂輯。書成共十卷。其目分建置、山川、疆界、氣候、風俗、城池、公署、田賦、水利、津梁、物產、兵制、廟學、書院、壇廟、職官、名宦、人物、藝文、選舉、宅墓、列女、宅墓、古蹟、寺觀、外紀、雜事二十六類。改前志以土地人民政事為總目之例，賢乎舊志遠矣。其風俗志所述婚喪節令，皆以地方人民習慣為主，如父母年逾五十則稱壽，多於生辰或元旦日乞壽。又九八月十五日遊人相率至通濟橋觀潮之類，皆能就本地風俗中之特殊者摘而出之，非同尋常之陳陳相因也。其藝文志分經史子集，以朝代及作者為綱，如宋李彌遜撰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筠溪集二十四卷之類，一邑著述無多，此亦未嘗非法。其書目中對於各書卷數考之極詳，如毛詩衍解十二卷注云郡志作二十卷，皆極詳細。又舊志未立碑碣一門，此則廣為搜羅附於古蹟之後，其中

以宋元碑為最多。有碑考古，其功匪鮮。然田賦兵制各門，較舊志所增為多耳。

民國長樂縣志三十卷 民國六年排印本

民國署長樂縣知事孟昭涵修，李駒等纂。昭涵字北沅，湖南人，廪貢。民國五年來任。按長樂縣志一修於明宏治甲子，邑人劉則和等修；再修于萬曆甲戌，邑人鄭世威；三修於崇禎辛巳，嘉善夏允彝；四修於清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安福賀世駿；五修於同治九年，知事彭光藻。迄民國又閱五十年矣。民國五年，孟公昭涵來宰是邑，於六年二月奉令飭修，始克集紳士於是年四月開局纂修，十八閱月而告成，都三十卷，目百十有二。其大綱計有疆界沿革表、職官表、大事志、山川志、水利志、城市志、名勝志、戶口志、賦稅志、物產志、度支志、職官志、學校志、選舉志、武備志、禮俗志、惠政志、祠祀志、藝文志、藝文錄、列傳、列女傳、雜錄。其新政有不能獨立一門者，如實業只有農商會，而交通只有郵局、小輪船，外交只有教堂，刑法只有拘留所，皆數語可了，故將小輪附水利，郵局附城市，教堂審判附武備，亦善因時制宜者。其賦稅志所分新舊正雜各款，一覽表凡地丁糧米、隨糧捐、附加捐、酒稅、船稅、渡稅、屯糧、寺租、學租、漁課、官地租、雜田租稅、契稅、屠宰稅、牙稅、當稅、爐稅、實捐、鋪捐、印花稅、煙酒牌照稅、屠宰稅、煙酒公賣等，皆將其創辦年月

全年耗額及辦法列為一表，使人一目了然，方稱得法。惟其選舉志雖將各諮議局各議會議員著某人某年為議員，於選舉之方法與起源皆未言及，實為非是。

康熙福清縣志十二卷　清康熙十一年刊本

清知福清縣知縣李傳甲修，邑人郭文祥等纂。傳甲字世鼎，灤州人。順治年間拔貢。考邑志一修於明嘉靖十三年林有年，再修於萬曆四十七年葉向高。嗣後百餘年，未之續修。迄康熙初，邑侯李傳甲有志纂輯，乃延邑人郭文祥、林起元、林日光、林飭、陳魁宇、葛晉、陳夢輝、張可仰、王安世、鄭應侯、毛鳴岐等，取裁於何司空閩書、林文恪府志、曹宗伯八閩名勝、鄭中丞閩省賢書，或訪諸高年，或蒐諸遺集，或據巨宗家乘，或摩挲往代豐碑，有徵必書。分卷一十有二，為綱十三，曰地輿、賦役、建署、險要、官制、學校、祀典、選舉、恩典、人物、藝文、襍志、遺編。全書無兵制志，實一鉅漏。且福邑沿海，敵寇亦由為多事，諸課資生，公私交賴，賦役類中未言鹽政，亦實非是。其輿地類雖記載頗詳，而所隸都郡所稱名號未經條析分明，閱者殊感不便。其藝文志先採記序等文，後附書目，尚有可取。惟遺編所收，若郭造卿與葉龍津論志畧書、郭造卿與戚將軍書、揮使童乾震記事書、葉應章作葉龍津司馬宜補名宦議等篇，與藝文志所收諸文毫無分別，而名之遺編，未審何故，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皆自案其例旨

乾隆福州府志七十六卷 清乾隆十九年刊本

清福州府知府徐景熹修翰林院庶吉士會稽魯曾煜等纂景熹字樸齋錢塘人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乾隆[illegible]十四年來知府事福郡古閩中地其稱郡也自秦始其領郡也自晉始其稱福州也自唐開元始迄清未改郡志自東晉太元太守陶夔閩中記始唐貞元中郡人林諝宋慶歷中郡人林世程增修俱仍陶書舊名淳熙中清源梁丞相克家知州事著三山[illegible]志[illegible]元致和有[illegible]三山續志明府志凡四修於正德庚辰一修於萬曆己卯一修於萬曆壬子其一為萬曆間郡人袁表撰自明萬曆後無起而續之者景熹來知府事有志纂輯乃商諸十邑士紳聘魯曾煜延抵林正青游紹安分任纂修自己巳至甲戌需六年而書成共為七十六卷曰星野建置沿革疆域城池山川水利鄉都津梁田賦學校軍制海防壇廟寺觀古蹟公署第宅園亭冢墓風俗物產封爵職官選舉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釋藝文碑碣祥異外紀三十二類其書大抵以三山正德二志為本參以萬曆壬子志暨福建通志並參考正史旁搜閩中紀載等書十邑次序先閩縣次侯官次長樂次福清次連江次羅源次古田次屏南次閩清次永福蓋依

大清會典及皇輿表為次也。各門敘述皆完備，各條間附按語，或事有可疑則辨之，或義有所指則明之。藝文志分經史子集，凡賢達撰述名氏篇第具著于書，若詩文則散見各門書內，因事分隸，且各類徵引典籍俱紀明書目，或標列於前，或補注於下，皆甚有得志法者。

康熙仙遊縣志四十三卷 清康熙八年刊本

清邑人郭彥俊纂修。彥俊字一林，邑恩貢生。攷仙遊縣志創始於宋寶祐五年，元至正十一年再修，明宏治三年而三修，正德九年而四修，嘉靖五年而五修，十七年而六修，自是以降百數十年，郭君彥俊慨然以為己任，起而續之，都為四十三卷。其目曰輿地志、建置志、官職志、典禮志、賦役志、祥異志、學校志、選舉志、里閭志、人物志、閨行志、瑤章志、物產志、附傳志、古蹟志、補遺志、外傳志。其書體裁倣八閩通志、興化郡志，大書以提其綱，分注以詳其目，惟內容簡略特甚。且無武備志，其他所載，間於輿地及建置者，如水利、驛鋪、橋梁、祠宇、宅墓、市鎮是也；間於賦役者，如起運、支放、積貯、屯糧、寺租是也；間於學校志者，如廟祭儀、祭器、樂章、書院、社學是也；間於典禮者，如鄉飲、冊籍、習射是也；間於選舉者，如薦辟、襲廕是也。乾隆志議是志云：郭志自炫求新，多所回護，以失是非之公，更多刊刻後私行竄入者。其價值可以想見。

乾隆仙遊縣志三十六卷 清乾隆十四年刊本

清知仙遊縣事陳興祚修、陽湖莊大椿等纂。興祚字緒三，號芥舟，嘉善人，乾隆十年由己未進士來任。考邑志創始於宋，再刊於元，明之弘治、正德、嘉靖皆修之。入清，康熙八年邑士鄭彥俊復續輯之，今又八十餘年。興祚以名進士來任斯邑，於十三年秋延紳士開局於學之樂育堂以修斯志，次年書成，共三十六卷。其綱曰地輿志、建置志、賦役志、學校志、典禮志、武備志、職官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摭遺志，計為十總綱，而目則共百有十。徵覽新舊志，內體例或仿史漢，或摹三通、諸類書及通鑑綱目，頗不一致。又山川登載古今人詩句，多至連篇累牘，似應裁汰。其書特長為多能考史籍，即以選舉志言，普通志書惟重題名，此則將歷代選官選士之法詳載無遺，如云國朝試士悉仍明制，康熙二年罷八比，裁三場為二場，七年後如舊，乾隆二年特設明通進士，附於進士之後，別為一榜，且屬會副補放，諭仍得會試及論黜後或行或罷云云，極有價值。其尤善者為對舊說多有證誤，如建置志翹足山傅樺墓云：據此處為當時名人為少師傅樺所卜，係樺之衣冠藏，舊以為樺墓，不知何據。樺葬在常州府宜興縣善卷山，有學士汪藻誌銘可證等語，皆此志之精博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福安縣志三十八卷 清光緒十年刊本

清署福安知縣張景祁修，舉人黃錦燦等纂。景祁，錢塘人，翰林院庶吉士，光緒三年署任，五年卸，八年復署。考邑志明萬曆以前無考，可考者，修於萬曆二十年知縣陸以載，再修於萬曆二十八年知縣毛萬象，三修於崇禎十二年知縣巫視三，及清康熙十六年知縣宗嗣炎而四修，乾隆二十五年知縣稽志洛而五修，乾隆四十五年知縣蕭紹而六修，道光十二年知縣列之藻而七修，自是又數十年，張侯景祁與邑紳黃景燦、李世啓、李啓洛、宋曦辰諸人啟局重修，書成共三十八卷，其目四：星野、沿革、疆域、山川、城池、田賦、物產、學校、典禮、軍制、風俗、職官、公署、名宦、選舉、人物、孝義、文苑、流寓、隱逸、列女、方技、古蹟、藝文、祥異、雜記，三十六目。書中蒐輯既富，考覈尤精，且逐條皆注出典，如雜記類所引用書籍，若閩書、全閩詩話、閩名勝志、金溪閩談、宏簡錄、朱文公年譜、龜齋文集、山房隨筆、齊東野語、丹鉛餘錄等多至數十種之多，參之[illegible]於此可見。而其最足使人愜意者，尚不在其第能增新，而在其且能補舊與訂誤。其補舊者，如文苑傳，舊志無達鐘英、陳達行諸人，新志從府志以補之；其訂誤者，舊志人物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陳駿，此志則考其為寄籍人，與福安無涉，故刪之。藝文志所載書目極繁，且有考證，如宋刊李非衣周易解下注云：案閩大記作周易解題，經義考同之。蓋李衷所著有周易解及頤齋遺稿，王氏因以頤字屬上，朱氏仍其失也。皆此書精審之處也。

詩經主義四卷 明萬曆刊本

明楊于庭撰。于庭字道行，一字冲所，全椒人。萬曆進士，歷官至兵部職方司郎中。治甲部之學，有春秋質疑若干卷，又工詩，有楊道行集行於世。是編不載經文，但以詩之篇題標目，大抵發明詩旨，首列全篇大意，然後分章解說。又其書於國風不分國別，且並風雅頌之目亦畧之。其說詩不甚訓詁字句，惟意主發明字句義旨，反覆申說，務在闡明，有類講章，蓋經解中之別體也。自宋明以來，學者治經，異於漢儒病訓詁之學，但能得其粗跡，於是務矯之而歸於內，其於詩也，則主孟子以意逆旨之說，是篇大抵亦如是。以竟陵之門徑，掉弄筆墨，不免拘文牽義、鉤別字句之病。然就詩論詩，意在折衷，善能兼採衆說，而衡以己意，無或曲徇，說亦時多新解。如以芣苢乃妓婦人所自賦，只賦其事，使之相樂；以喬木為因其情之無已，而慨悅之，而終不可得，而敬之，總是不可求意；以草蟲為感時物之變，而切思念之情，皆能一掃前人文王后妃德化之說，體玩詩意，深得風雅人之旨。又如以詩之數章一意者，不過反復歌詠，變文以叶韻，初無淺深之可言，皆較舊說為有見。惟憑心揣度，亦不免臆斷之私，如以何彼穠矣為專重在德上，以和敬二字為主，惟其有和敬，故男女稱婚姻合，則純乎鄉塾之見。又不明訓詁，而强為之解，如以甘棠召伯所拜之拜，為如人之拜，小小一低屈，妄謬每每如斯，其穿鑿弇陋抑又甚焉。總之，是編推闡詩旨，然不脫時文積習，蓋意在為程式制藝之計，固難免明人空疏之弊矣。

詩經主意默雷八卷　明崇禎四年辛未刊本

明何大掄撰。大掄字元士，豫章人。邃於制藝之學，而久伏於泥中，自號古臨琴洞居士。是編不載經文，止標篇什名目，而發揮其意旨。大都依文解說，尋味於詞氣之間。全章各標旨趣，旨趣之外，復分為碎義，析為諸脈，或附以附參備考。然亦不盡泥於是，往往任意標之。大抵於十五國風，編之獨詳，二雅稍為節損，三頌亦如國風之式。其凡例謂十五國之風，趣味飄洒，韻致風騷，主司輒因文理簡便，每取以校士，此其所以獨詳於風詩也。其說詩一以朱氏集傳為宗，然仍存小序於編首，所以廣議也。又以篇什次第記憶非易，故彙成口歌，以為紀次之助。統觀其書，蓋所以為程式制藝之用，詮釋經文，不過循文敷衍，大旨皆宗紫陽，雖間採序說，然類皆發明集傳，所以為科舉揣摹之本。語脈碎義之拘文牽義，鉤剔摹仿，尤不脫時文之習。又於名物訓詁，皆不甚研求古義，徒事空言。總之，其書皆以批點時文之法，推求經義，蓋揣摹弋取之書，本不為解經而作，殊不足語於著作之林也。

詩述不分卷　明刊本

明姚應仁撰。應仁事蹟無考。是書為其弟子吳懷古所編次，以經文列冠篇首，然於三百篇次第，與毛詩全異。一以詩傳詩說為本，計書於邶鄘之前，降鄭於鄶曹之後，大雅小雅各分為三，曰雅，曰續，曰傳，而與季札觀樂之次第及毛詩次第各殊。又以詩傳詩說附刻於經文之後，而以詩述述四篇列之卷末。凡三讀一解，曰讀詩述，曰讀詩說，曰讀大序，曰二南解。末附姚氏自序。案吳懷古跋云，吾師著作甚富，鄙經更力，詩述述其笈中一業也。考姚氏自序，稱其嘗註三百篇，業垂成矣，得詩傳詩說，復撰詩述。述乃盡刊落其說。詩述述者，蓋首列經文，而以詩傳詩說佐之，間有一得，及諸家可采者，咸附述後，名曰述。述者，以示其非述孔氏，而所以述端木氏之所述也。自豐坊撰詩傳詩說，而託之子貢、申培，隆萬以來，儒者治詩，多采其說，浸假而成風尚。夫豐氏說詩，雖多臆說，然其變易詩次，詆排舊說，亦間有創獲，然必託之子貢、申培，遂使晚明諸子奉之為聖門傳詩嫡家，而應仁亦誤信其說，以為述孔氏之真，斯固難乎免於識者所笑。然其據詩傳之說，以為詩之次第有周樂之次第，有刪述之次第，而不以毛

詩篇次為必不可易。雖其所採篇次亦不盡為孔門傳述之真，然不拘拘於成說，固非腐儒之所能望及也。又其論鄭詩之無邪，以為朱氏失之，毛氏亦未必盡核，雖猶不免為陳說所拘，要亦頗能發前人之所不敢發者。它如論大序之首尾如出兩手，啟人信、復人疑，與大序言正變風變雅、政大政小之無稽，亦頗有見。惟其書多依附詩傳詩說，於詩義既鮮所發明，於傳說之妄誕亦復信而不疑，又每多臆說。如引孔子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而以南為生育之鄉，北為殺伐之域，因以是解二南之南，因以周召以下至於秦風，莫不系之於南，其說尤茫昧無據。蓋晚明儒者少見古書，故終不免鄉塾之說也。

萬曆宿州志二十六卷 明萬曆二十七年乙亥刊本

明宿州知州崔維嶽修，儒學學正汪文丞等纂。維嶽字汝瞻，大名人，萬曆舉人。二十二年甲午由國子助教來守斯郡。考宿之有志，始自永樂初，再修於景泰間，三修於嘉靖間，及維嶽來守是邦，郡志之不修又六十餘年矣，於是創議重修，而屬其事於學博汪文丞，始事於二十三年乙未秋。崔氏自序稱閱九月而書成，然考其紀事實止於二十七年己亥，則書成之後當續有增補。是其書殺青當在州守馬猷國蒞任之後。書凡二十六卷，為志十，曰郡紀，曰輿地，曰建置，曰食貨，曰禮制，曰兵防，曰古蹟，曰職官，曰選舉，曰武選，曰人物，曰雜書，曰著作，曰外傳。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凡為目六十有九。其書體例雖間有未當，如武選亦選舉也，必分屬二門；刑法與兵防何涉，乃附之兵防。方之志體，皆有未協，然大體不務新奇，因較明季諸志為有體。又其書事必先提其年月，犁然不紊，亦較舊志為有見。惟倉卒成書，未免失之潦草，或敘述失當，或考証多疏。舉其尤者約有數端：風俗禮制皆徒託空言，無關實際，其失一也；山川但取其關繫地方，紀述既疏且零星散見，殊無脈絡之可尋，其失二也；改藝文為著作，多泛收各家詩文，且制敕之文以居其半，無以徵

一郡之文獻其失三也茅山條下引神仙傳以為三茅君所居秦漢茅盈與弟衷固所居茅山在江蘇句容縣即句曲山也修陳頤故事考証未周其失四也要之其書之成不及一歲訪求未周宜其多所挂漏而疏於考証也

康熙休寧縣志八卷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刊本

清休寧縣知縣廖騰煃修順天府府丞汪晉徵等纂騰煃字占五號蓮山將樂人鄉魁會副康熙二十八年己巳由中書改授休寧縣知縣時縣志自明萬曆三十五年丁未邑宰李喬岱重修之後又八十餘年未嘗纂輯實會部勅各省修其志乘騰煃奉檄乃創議重修延順天府府丞汪晉徵總其事肇始於三十一年壬申冬季凡四閱月而全書告竣都為八卷分方輿建置食貨官師選舉人物藝文通考八門而以圖說列之卷首又於各門之下別分子目凡五十有七類考休寧縣志自萬曆丁未李志之後非忽置不修也順治十一年甲午邑宰張天成一修之康熙二年癸卯邑宰傳維楧再修之十一年壬子郡通府又一修之然虞修虞輟卒無成績故是編規模悉準萬曆李志而取甲午癸卯壬子三志之殘編斷簡折衷損益雖其成書倉卒疏陋不免然其補舊志之遺瞯皆犂然有當於人心如山川道里舊志缺遺者多是編皆條分縷晰多所增益又舊志各類前用四字句緣起後復有總論殊覺其重複是編則但用小序明其大概亦較舊志為有體然亦間有沿舊志之誤無當於志體者如志藝文則首列制書不盡專及縣事既不免虛張郡帙之嫌

改雜志為通考，以求立異，尤嫌其晦僻。他如列書目於通考人物志、儒碩之外又有學林，皆失之於舛互。又全書既多仍舊志，而某條為舊志，某條為新增，乃茫然無可考見，皆其不饜人意者也。

康熙鳳陽府志四十卷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刊本

清鳳陽府知府耿繼志修，儒學教授湯原振等纂。繼志字敏中，盛京蓋平人，康熙十八年己未由蔭生來守是郡。會部劾各省纂修通志，徵集各郡邑志乘，而鳳陽之為郡創自明初，故志乘獨缺，惟明正統間園山柳公瑛有中都志一書，越二百餘年，抱殘守缺，莫之或繼。康熙十一年癸巳，郡守韋欽文雖有纂修之舉，旋膺簡擢，未竣厥功。繼志既奉徵取之檄，乃設局纂修，而屬其事於儒學教授湯原振，始事於二十二年癸亥，越二年至二十四年乙丑而書成，都為四十卷，凡為志二十有八，首列圖考，

次建置沿革，次星野，次疆域，次山川，次風俗，次城池，次水利，次戶口，次田賦，次物產，次職官，次公署，次學校，次選舉，次祠祀，次陵墓，次古蹟，次帝王，次名宦，次人物，次孝義，次列女，次流寓，次隱逸，次仙釋，次方伎，次藝文，又於各志之下間有附隸，如附祥異於星野，附形勢於疆域之類。其書大體尚無巨謬，惟分類間有未當，如既以孝義列女各自為目，不加人物以為總括，而又列人物一目，一若孝義列女非人物者，抑何不思之甚。又兵燹惟附見於城池，於防守兵事皆置而不書。考鳳屬各邑在東晉時五胡雲擾，已為南北之要衝，下逮宋明，關於兵事非無可紀

是編乃闕而不錄，失之疏矣。又特設帝王一目，而以后妃附之，不知圖經志乘與史傳殊體，明太祖發祥於是邦，志中固不宜畧，然必特創一目，則有乖志體。他如藝文不列書目，徵引不標其所據，斯並清初志乘之通病，固難以獨責是編也。

光緒鳳陽府志二十一卷 光緒三十四年戊申聚珍本

清鳳陽府知府馮煦修，翰林院編修上元魏家驊等纂。馮煦字夢華，江蘇金壇人，光緒十二年丙戌探花，以二十一年乙未來守是邦。考鳳陽舊志，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知府耿繼志始纂修之，及馮煦來守斯郡，郡志之不修已二百六十餘年，兵燹之餘，懼舊聞之散失也，於是創議重修，設局於淮南書院，延翰林院編修上元魏家驊、舉人長洲朱孔彰、候補知州上元蔣師轍等主其事，於二十二年丙申，閱六年至二十八年壬寅而書成。會馮煦他調，未及開鋟，又三年鳳潁六泗兵備道張成勳始措資梓行之。都凡二十有一卷，為圖八，首列鳳陽府境全圖，次列鳳屬各邑縣境圖；為表六，曰畧度表、曰沿革表、曰紀事表、曰封爵表、曰秩官表、曰選舉表；為考九，曰疆域考、曰山考、曰水考、曰建置考、曰食貨考、曰學校考、曰兵制考、曰古蹟考、曰藝文考；為傳三，曰宦績傳、曰人物傳、曰列女傳；而以雜記、敘錄列之編末。是編之作，蓋所以繼康熙耿志，故敘事始自清初，迄於光緒二十七年。惟其體例與舊志迥不相同，蓋清初沿前明中都制，鳳陽府治轄境與清末鳳潁六泗兵備道畧同，紀鳳郡事轉多缺畧，故是編於舊志體例不得不稍有更革，雖因而寔創。其書記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既較舊志為有體標分類目亦多合志法沿革紀事秩官選舉皆以表紀之年經事緯臚列井然山考倣山經例分縣敘次各先其主山水考倣水經注例以淮水為綱群流系之亦較他志之以名類相從雜亂無序者為有體又錄用古事必注其出處即時人所著書亦皆標其姓氏書名亦深得著述之體焉

嘉慶無為州志三十六卷 嘉慶八年癸亥刊本

清無為州知州顧浩修刑部陜西司主事吳元慶等纂顧浩浙江會稽人乾隆五十九年甲寅由監生來牧是邦先是無為州志一修於明正德十五年庚辰州守吳臻重修於嘉靖七年戊子州守李玻再修於萬曆十年壬午州守查志文迄於有清康熙十二年癸丑州守顧兌揆復纂修之閱二十六年至三十八年己卯而修於州守李瑋更閱四十年至乾隆七年壬戌而修於州守常廷璧及顧浩來牧是邦州志之不修已六十餘年矣會太守鞠國振祥雲欲修郡志檄州縣各修其志於是顧浩乃設局芝山書院延刑曹吳元慶總其事未及一載釐然告成為卷三十有六分為十志一輿地二水利三食貨四學校五武備六職官七選舉八人物九藝文十集覽複依類分門而以舊序凡例圖考列之卷首其書門類大體倣江南通志而畧有變通惟不為建置立志而以城池公署坊表津梁廟寺等附之輿地又優卹附之食貨祀典附之學校參雜不倫未免有乖志體集覽一門為斯志之所創見稽其內容如禨祥紀事紀聞紀異辨訛要即雜志一流必標舉異名以求立異殊為無謂然於舊志增補訂訛亦有足多者如舊志以上諭弁首是編則於其非關

於一州者皆從刪汰無為濱江號稱澤國水為大害亦為大利舊志水利祇列河道塘堤圩閘等是編於閘潘桿禦蓄洩坍漲皆列舉而詳記之又無為當南北之衝最稱扼要舊志兵防太畧是編綜集古今用兵事跡及時世分防處所悉為增補凡此皆其遠勝於舊志者也

嘉慶同安縣志三十卷 光緒十一年重刊嘉慶三年刊本

清同安縣知縣吳堂等修舉人劉光鼎等纂吳堂武進人嘉慶二年由舉人來宰斯邑先是邑之有志始於明成化間其後屢經纂輯至乾隆三十二年丁亥邑侯吳鏞復創議重修迨四十六年辛丑奉憲設局校訂始則沙縣教諭陳君施刪校繼則試用知縣唐爍及牛世顯復校而裁成於方伯蘄園楊公於是將刪定原本發縣重刊因衆力不齊其事旋寢及吳堂來守斯邑乃與舉人劉光鼎等續加纂輯以付剞劂都為三十卷為綱三十有七曰星野曰建置沿革曰疆域曰城池曰山川曰水利曰田賦曰學校曰兵制曰海防曰征撫曰壇廟曰寺觀曰公署曰驛傳曰古蹟曰坊表曰災祥曰郵政曰風俗曰物產曰職官曰選舉曰封蔭曰期壽曰名宦曰人物曰列女曰藝術曰仙釋曰寓賢曰藝文曰外紀曰舊序曰舊志小引附於各類之下別分子目而以纂修姓氏凡例輿圖列之卷首其書不成於一手然大體尚無外互惟分列類目間有未當如壇廟之外別出寺觀人物之外更有列女期壽皆嫌其繁瑣又田賦有志而戶口無紀不免失之疏畧而典禮一門又多紀通禮各志皆同復嫌其詞費又征撫一門斷志之所獨創然稽其內容實即他志之兵

事、必自求立異、蓋賢者之所不取也。惟紀學宮、祠宇、城池、橋道、或修或創、必詳其年月、又徵引皆注其出處、斯則較舊志為有體。

民國霞浦縣志四十卷 民國十八年己巳排印本

民國霞浦縣知縣羅汝澤等修、江西信豐縣知縣徐友梧等纂、汝澤等事蹟不詳。考霞浦舊無縣志、今存者惟明萬曆福寧州志、及清乾隆福寧府志。道光間進士游曼堂議纂縣志、甫從事編輯、以出宰山西、未果。自是縣志之纂輯、遂無過問者。府志修於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距民國五年己酉、五十餘年。會汝澤來守是邑、奉令修志、於是乃分區採訪、設局編纂、歷時十稔、未竟厥續。民國十四年乙丑、閩縣郭華繼宰是邑、奉文催交志稿、因重加修輯、凡七閱月而稿成、未及梓行、而郭公復以事他調。繼任劉以臧、懼其遷延而勢將就廢也、於是復延江西信豐縣知縣徐友梧為總纂、重加參訂、而印行之。計其書之成、蓋始事於民國六年丁巳、至民國十六年丁卯、而藏事、都為四十卷、分為四十類、曰疆界表、曰縣侯表、曰大事志、曰山川志、曰水利志、曰城市志、曰建築志、曰名勝志、曰戶口志、曰賦稅志、曰物產志、曰度支志、曰職官志、曰學校志、曰選舉志、曰警察志、曰武備志、曰實業志、曰交通志、曰司法志、曰外交志、曰禮俗志、曰惠政志、曰祠祀志、曰藝文志、曰金石志、曰循吏、曰宦哲、曰武功、曰儒林、曰文苑、曰忠義、曰孝友、曰義行、曰隱逸、曰流寓、曰方技、曰方外、曰

列女曰雜錄又於各志之下附子目而以輿圖等列為卷首其書體例大抵遵用福建通志局所頒志例惟因土地關係間有變更又通志局志例記事限至民國五年為止故是編採訪亦僅及是年惟其書成於民國十六年故記事亦間有在民國五年之後者其書晚成較之舊志差為詳審卷首諸圖皆以新法繪製此例間方使邑境之廣輪袤經犂然分明又於山川之統系皆能詳其脈絡更附之以圖說非如舊志之駢列名目棼亂無次又霞浦面海負山為海防要地舊志於此頗多疏畧是編並加增訂列舉而詳記之凡此皆其遠勝於舊志者惟書成於民國猶存緯候又分列類目亦稍煩其叢瑣斯則白璧之微瑕也

康熙壽寧縣志八卷 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刊本

清壽寧縣知縣趙廷璣修儒學教諭王錫卣等纂廷璣字瑢之浙江山陰人以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來守斯邑考壽邑創自明景泰間舊未有志至嘉靖二十七年戊申邑令張鵬年始起而修之其後萬曆二十三年乙未一修於邑令戴鏜崇禎十年丁丑一修於邑令馮夢龍至康熙二十二年癸亥邑志之不修已四十餘年矣會天子敕修天下通志邑令畢九皋乃設館重修延儒學教諭王錫卣總其事不數月而書成繕本呈憲將付剞劂適畢公即世其事遂寢及廷璣來宰是邑乃重加參詳而刊行之都為八卷一卷為地輿誌二卷為建置誌三卷為食貨志四卷為官守志五卷為選舉志六卷為人物志七卷為藝文志八卷為雜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倉卒成編未免失之潦草分列類目雖無巨謬然叙述則簡畧特甚志學校但有學宮義學學田而無書院學額紀風俗則但列歲時無關民俗記官守則但舉其姓氏而不載其任期凡此之類皆其犖犖大端是編並失之簡畧又無武備志致兵制兵事皆不可考則尤其疏漏也

乾隆汀州府志四十五卷卷首一卷 同治六年丁卯重刻乾隆十七年壬申刊本

清汀州府知府曾日瑛修內閣學士原禮部侍郎李紱等纂日瑛字芝田江西南昌人以乾隆十三年戊辰來守斯郡慼於郡志殘缺不容姑置即有意纂輯蓋汀州舊志修於明崇禎十年丁丑距是已百二十餘年矣於是開局重修延臨川李紱主其事越一年而告竣為卷四十有五為目二十有八曰星野曰建置曰山川曰疆域曰城池曰風俗曰古蹟曰物產曰戶役曰田賦曰典禮曰學校曰祠祀曰兵制曰公署曰職官曰名宦曰選舉曰人物曰孝義曰鄉行曰文苑曰隱逸曰流寓曰方外曰列女曰藝文曰雜記又於各志之下間有附錄而以繪圖列之卷首其書條例大抵悉依一統志及福建通志惟分類錯雜紛繁以多失當如橋梁水利附之城池已嫌其不倫又孝義鄉行文苑隱逸等皆各自為目不加人物以為總括而卷三十復列人物一目一若孝義鄉行等皆非人物者且以技術附之於鄉行亦皆不免有乖志體禮樂不限於一邑舊志不載殊為有見是編增典禮一門而所載又不出禮器樂章未免蛇足之譏矣然甄采周備記注詳明亦未可以疵而掩其醇也

乾隆寧德縣志十卷卷首一卷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刊本

清寧德縣知縣盧建其修晉江縣舉人張君賓等纂建其字三號道濂浙江仁和人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科舉人以四十四年己亥來宰斯邑睦邑志之不修已二百餘年矣蓋寧邑舊志明萬曆十九年辛卯邑宰舒應元實創修之其後絕無繼響建其懼舊聞之放失也因創議重修延晉江舉人張君賓主其事肇始於四十五年庚子仲春蕆事於四十六年辛丑孟夏都為十卷凡為志九曰輿地志曰建置志曰秩官志曰賦役志曰學校志曰兵防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曰拾遺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序目修纂姓氏凡例輿圖等列為卷首其書於紀事之載於通志府志舊志者皆注明見於某志又於各志之互異者並注明某志作某以便考核皆深合著述之法惟典禮附之學校選舉附之人物方之志體似有未安藝文不載書目僅雜錄奏疏詩文又不盡屬於一邑之事皆其斟酌未當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乾隆興化府莆田縣志三十六卷卷首一卷（光緒五年乙卯補刊乾隆二十三年本）

清莆田縣知縣汪大經修、浙江道監察御史廖必琦等纂、大經吳縣人、乾隆十九年甲戌由進士來守是邑、莆地自陳天嘉中其名始見於史、舊名莆口、至隋開皇九年乙酉、始置縣為莆田、舊志之作、則自宋紹熙三年壬子、郡守趙彥勵始創成書、迄明宏治十六年癸亥、嘉靖四十年辛酉、及萬曆二年甲戌、四十一年癸丑、凡四修之、然皆統志一郡之事、於莆之山川、土田、人物、特附著焉而弗詳、逮夫有清康熙四十四年乙酉、邑宰金皋謝始別為一邑之志、及大經來宰斯邑、邑志之不修、已五十餘年矣、會知府宮兆麟檄各屬修志、遂於二十一年丙子初夏開局於莆陽書院、延浙江道監察御史廖必琦總其事、未及觀成、而大經以事他調、迄二十二年丁丑秋、繼任王恒始蹟成之、凡為書三十有六卷、為綱十有二、首輿地、次建置、次賦役、次職官、次學校、次秩禮、次戎備、次選舉、次人物、次藝文、次祥異、次雜事、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前序、題名、目次、凡例、輿圖、列之卷首、其書體例、大抵悉依萬曆癸丑興化府志、惟學校、祥異、另立為綱、大體尚無巨謬、惟古蹟附之輿地、養濟院附之建置、方之志體、似有未妥、又人物分類、未免失之繁瑣、祥異舊附雜志、是編必別立一綱、亦殊嫌其無謂、然莆田濱海、與區川涂溝澮、審若鱗比、是編於海堤壩塘、以及潮汐水利、莫不備載、斯則者較舊志為獨善、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民國福建通志三百十一卷　民國十一年壬戌刊本

民國福建通志局纂修。其序目、凡例、職名，俱未刻，故亦不詳其纂修姓氏。考其書之纂輯，約在民國初元至民國十一年壬戌，而以已成各稿次第付之剞劂，是以紀事斷至清末。考閩省自宋梁克家三山志之後，記輿地者不下數十家，惟明黃仲昭八閩通志頗稱善本。迄於有清康熙三十三年甲戌，起而修之者，則有金鋐；乾隆二年丁巳，起而修之者，則有郝玉麟；同治六年丁卯，起而修之者，則有孫爾準。至民國初年，省志之不修，蓋已四十餘年矣。時國會方建議中央，督各省修志，閩省當局因設局重修全書，尚未蒇事，即次第付梓。其已殺青者，都為三百十一卷，凡通紀二十卷、天文志一卷、地理志三卷、山經三十五卷、河渠書十一卷、水利志十卷、方言志一卷、物產志十一卷、漁業志一卷、鹽政志一卷、船政志一卷、賦稅志一卷、海運志一卷、外交志一卷、吳至五代名宦傳三卷、漢至五代列傳三卷、宋元列傳三卷、明列傳十五卷、清列傳八卷、唐至清文苑傳九卷、五代至清儒林傳五卷、宋元清儒行傳四卷、清孝義傳十二卷、清循吏傳四卷、列女傳六卷、高士傳五卷、高僧傳、神仙傳八卷、金石志三十卷、版本志八卷、藝文志七十六卷、藝文志附錄四卷。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如輿圖、建置、職官、選舉、學校、武備等志，皆付闕如，蓋重修未成之本也。其書大抵因循同治孫志，而刪舊補闕，多所增訂，記載詳而考核精，且辯訂詳明，不諱俗說，体例亦不盡同於舊志。舉其所增益最足稱者，厥為漁業、鹽政、海運、外交數志，蓋閩為沿海之區，於茲數者，獨多可紀，是編別立專志，殊為有見。通紀即摭歷代正史及諸家著述之及於閩事者，分年摭錄，以著於篇，雖体例不盡合於志乘，然年經事緯，諸務秒然，亦有足多。金石志考訂金石文字，蒐羅既富，考釋尤精，於閩省文獻關係至鉅。方言志亦不似他志之疏略，分類條錄，解釋綦詳，研究中國南部方言者，寔可資為臂助。他如援引諸書，皆一一標其所本；又凡事之意指未能達明，或衆說分歧者，則同時並存，不加臆斷，皆深合著述之法。惟書成於民國科學倡明之世，輿地有星野，人物有神仙，斯則泥古而未知通變。又人物皆有列傳，不分細目，而又有儒行、孝義、循吏、列女、高士諸目，未免前後矛盾，自亂其例。是大醇而終難免於小疵也。

閩都記三十三卷 道光十一年辛卯刊本

明王應山撰、應山字樾靈、號靜齋、侯官人、邃於學、於六籍百氏靡所不探、以春秋教授烏石武夷、閩監司守令常式其廬、樾靈食貧篤行、年踰八十有二、猶康健如恒、著湖山紀勝、旋加刪潤、改名閩都記、未及觀成、遂歸道山、後二十餘年、其子毓德始潤飾成書、郡守仁和江鐸、南昌喻政為刊行之、其書旋佚、至清道光九年己丑、議修通志、徵集遺書、吳中梁芷麟始出是編、蓋康熙末謝又紹所藏鈔本也、惟文字譌脫、不可勝舉、又缺其中第七卷、侯官陳壽祺復假得東郊王氏殘刊本、而其第七卷適具、並加訂正補、卷首陳价夫等地圖數篇、於是蒐編乃成完璧、而鳩資付之梓剞劂、都凡三十有三卷、首建置總叙、次城池總叙、次閩縣、次侯官、次閩縣勝蹟、次西湖沿革、次西湖延袤、次湖中孤山勝蹟、次城西湖濱勝蹟、次侯官勝蹟、次長樂勝蹟、次福清勝蹟、次永福勝蹟、次閩清勝蹟、次古田勝蹟、次連江勝蹟、次羅源勝蹟、次福寧勝蹟、全書以坊市為經、以山川、寺院、宅墓、古蹟為緯、而附載詠題以佐之、其例蓋倣方輿勝覽及西湖遊覽志、所徵宋元明人之詩文、今多遺佚、其事實亦多史乘之所未詳、定方位、審源委、瞭如指掌、因山川名勝以附見事蹟、鴻纖鉅細、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一一兼搜核、非惟足廣見聞、併可以徵文獻、雖其體例在地志雜史之間、然與徒以觴咏登臨、流連光景之作稱勝者、固不相侔也、惟所徵故實、悉不列其書名、遂使出典無徵、考覈莫由、是則明人之通弊、應山亦所不免也、

閩雜記十二卷 光緒戊寅申報館排印本

清施鴻保撰。鴻保字可齋，浙江錢塘人。道光甲申入邑庠，踰年食餼，惜不得志於有司，先後十四應鄉舉，卒不遇，乃橐筆從幕，走江西、福建，而居閩尤久，足跡遍上下游，是編即其從幕閩中之所作也。蓋可齋自道光乙巳來閩，迄咸豐十餘年間，十府二州，其未歷者，福寧、漳州、永春、台灣而已。所至輒詢事蹟，隨手綴錄，積千餘條，二十有六卷，倣宋王世懋宦閩大記、清周亮工閩小記之體，名曰閩雜記。及可齋既歿，遺書歸其鄉人宋湘亭。未幾湘亭亦卒，家屬挾杭，遺書之存亡遂不可知，獨是編以可齋生時寄存王季齋處，故猶在閩。光緒甲戌，朱壎得假觀之，摘錄其十之三四，恐久而散佚也，因釐為十有二卷，付之排印。蓋非施氏之全璧矣。其書網羅古今，洪纖畢具，凡閩之山川人物風俗氣候，與夫陳閩遺事，或為志乘所不載，或載而不詳者，皆隨所見聞一一具載，惟徵引駁雜，無所統系，其體例雖不免近於小說家言，然其紀山川物產人物風俗，多足補圖經之闕略，要亦地志之支流也。其中如札閩中各縣別名，論閩地利不在蠶桑，及記麻紗書板，閩中藏書家等，皆足以資考證。紀閩中風俗物產，務求其詳，實亦較一般地志之惟知侈陳事物者為有體。惟並屏盜賊咒品名巧對而錄之，則殊嫌其蕪雜。又好穿鑿字義，如解閩字義云：惟虫有四虫，故統謂之虫，閩在秦以前未通中國，不知其人所自始，故以虫名名之，已為無理。他如人字解、心字解，尤為附會陋儒，書誤小學，其弊往往如此。

康熙尤溪縣志十卷 康熙五十年辛卯刊本

清尤溪縣知縣劉宗樞、儒學教諭晉安黃巽惠等纂。宗樞字梅臣，號卓庵，正白旗人，居懷來。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來守斯邑。尤是尤溪縣志自宋慶曆間邑令宋咸始創爲之，嗣後繼而修之者不一。明嘉靖六年丁亥一修於邑令李文兗，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再修於邑令錢貞，萬曆十七年己丑三修於邑令陸觀德，萬曆三十八年庚戌四修於邑令黃如松，崇禎九年丙子五修於邑令鄧一鼎。惜明末兵燹，板多散失。及宗樞奉命來知縣事，邑志已七十餘年未嘗纂輯。宗樞懼年久而愈闕放失也，於是

以康熙五十年辛卯夏日，延學博黃巽惠等開局重修，閱四月而書成。都爲十卷，凡爲志十三：曰輿地，曰規制，曰風俗，曰物產，曰賦役，曰典禮，曰災祥，曰歷官，曰官師，曰選舉，曰人物，曰徵文，曰陳詩。又於各志之下多附以子目。其書義例大體因循崇禎鄧志，少有增損，惟規制、徵文、陳詩之名，爲斯志之創體。然稽其所紀規制，即他志之建置；徵文、陳詩即他志之藝文。必別創新名，以示立異，殊嫌其晦僻。且體例亦多叢脞，如學校、書院、儲卹之附於規制，學田之列於賦役，已覺其參雜不倫，有乖志法。更於歷官之外別立官師一門，重床疊屋，亦創體之未協者也。他

如祭祀典禮，國之通制，非尤溪一邑之事，是編乃別立典禮一門，未免有修陳故事之嫌。又風俗則徒託空言，無關故寔；物產則駢列名物，有似類書，疏畧不足，無關攷訂，殊失志乘之用意。蓋其成書倉卒，宜其潦草如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順昌縣志六卷

清順昌縣知縣郭鍈修、邑人黃宣等纂。郭鍈字子鐸，廂藍旗人，以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來守是邑。尤是昌邑舊志明季數遭兵火，遺文散失，可考者惟明正德十二年庚辰一修於邑宰碧溪馬性魯，萬曆四年丙子再修於邑宰臨川舒倅，及郭鍈來知縣事，邑志不修又已百年，會疊奉撫憲檄徵各邑志乘，於是郭令乃創議重修，延五經生員邑人黃宣總其事，凡五閱月而稿成，釐為六卷：卷首為一志，卷一為曰方輿志，卷二曰建置志，卷三曰賦役志，卷四曰秩官志，卷五曰人物志，卷六曰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凡為類三十有九。其書記述大體以萬曆丙子舊志為準，惜其成書倉卒，或考証未周，或疏畧失當，如順昌之為邑，分合不常，是編沿革一門不過數行，乃不能詳其因革；又如記山川則臚列名目，紛然雜陳，殊無脈絡之可尋；至於秩官志之不載任職年月，又不為武備兵事列志，以及賦役志之但有戶口、田賦、物產，而無漕運、倉儲之類，是皆犖犖大端，茲編竟闕而不錄，其疏畧可知；其他體例可如其之失當，如列災祥於賦役，附學校於建置，皆參雜不倫，有非志體者也；藝文志不載書目，且首列絲綸、奏議，或不專於一邑，或無關於大旨，斯尤斟酌未當者也。

乾隆南靖縣志十卷卷首一卷乾隆八年癸亥刊本

清南靖縣知縣姚循義修儒學教諭李正曜等纂循義浮梁人乾隆七年壬戌由拔貢來守斯邑考靖地自元至治間割龍溪漳浦龍巖以成為邑初名南勝繼改今名舊無志乘迨明萬曆二十七年己亥邑宰沈宗愈始創為之其後百五十年官斯土者近百人無過問者及循義來宰是邦乃創議重修延學博李正曜嚴重權等主其事始事於乾隆癸亥之秋而成於季冬都為十卷凡為目二十有九曰星野曰沿革曰疆域曰城池曰公署曰學校曰壇廟曰山川曰津梁曰坊里曰風土曰賦役曰官制曰職官曰兵制曰武職曰選舉曰宦績曰人物曰恩榮曰仙釋曰列女曰物產曰宅墓曰寺觀曰古蹟曰祥異曰雜記曰藝文又於各志之下間或附以子目而以序文凡例姓氏圖繪目錄列之卷首其書分列類目無所統屬殊乏如網在綱之便惟其記山川則綜其支幹分合脈絡起訖使一邑之形勢瞭然在目而敘舊志之但知臚列名目者殊有法惜其成書倉卒未免失之疏舛也又如列名宦祠鄉賢祠忠孝祠節烈祠等於學校志亦殊嫌其不倫又凡例稱藝文心錄其於風土世道相關涉而無取於風雲月露之章固為有見然獨不載書目將何以徵一邑之文獻耶

康熙長泰縣志十卷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刊本

清長泰縣知縣王珏修邑人葉先登等纂王珏遼東人由例監授兵司馬以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來守是邦攷長泰自南唐置邑至明初垂六百年而志乘久闕迄嘉靖間南海張傑夫始創為之甫屬草而轉官他適繼任廬陵蕭廷宣乃續成之又五十餘年至萬曆三十三年乙巳邑守瑞安方應時南陵管橘復取嘉靖舊志而增益之及王珏來守是邦邑志之不修又八十餘年矣會朝廷方修一統志檄所屬博採下邑志乘王珏因創議重修開局於啟聖祠延邑人翰林檢討葉先登等主其事書成釐為十卷從舊志也凡為志十首輿地志次建置志次學校志次食貨志次典禮志次兵防志次職官志次人物志次藝文志次雜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卷首其書紀述大體多仍舊志無體例既多不倫序述尤嫌其叅差或簡陋無度或詳畧失當稽其大者約有數端圖經志乘所以志輿地建置沿革尤為志之所重是編之記沿革不過數行頗病其疏畧不足以觀疆域之沿革其失一也兵防志中惟載民兵弓兵教場等若防守兵事皆置不書乃以兵燹附之雜志又於城池條下附己未墨守壬辰墨守紀畧戊午屠城紀畧諸篇參雜不倫自亂其例其失二也典禮志惟記通禮不盡專於一邑未免修陳故事之嫌其失三也科舉列之人物固較他志為有見然獨遺儒林文苑殊嫌其疏陋其失四也藝文志惟錄詩文不載書目頗乖志體其失五也凡此之類皆其斟酌未當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康熙沙縣志十二卷康熙四十年辛巳刊本

清沙縣知縣林罘修沙縣縣丞周起希等纂林罘字梅莊廣西平樂人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來知縣事先是沙邑自唐始設為縣而宋元舊志已佚已久至明嘉靖十五年丙申邑令方紹魁一修之二十四年乙巳邑令葉聯芳再修之萬曆十九年辛卯邑令徐顯臣復加纂輯及林罘來守是邦邑志之不修又百十餘年矣會勅修一統志詔屬有各修其郡邑志爰林罘因創議重修延縣丞周起希主其事肇始於康熙三十九年庚辰計時一載有餘而書成釐為十二卷從府志之例統以十二綱曰方輿曰疆域曰山川曰經政曰田賦曰學校曰祀典曰官師曰選舉曰人物曰雜述曰藝文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敍姓氏啟凡例圖目録等例為卷首其書紀述大體以萬曆辛卯徐志為準而删繁補闕體例亦間有增損不盡同於舊志如學校藝文皆舊志所無斯編特表而出之者又舊志無世表人表是編則從嘉靖乙巳志增之年經事緯較之舊志頗便於翻檢他如山川則仍舊志各以脉絡相錯源委分明亦較他志之駢列各名目者為有體惟經政志之名似為是編之所創無稽其內容是即他志之建置志必別創新名以求立異殊為無味又祀典所載祭器品物樂舞多據闕里志會典大成通志諸書不專於一邑殊失方志之意焉

康熙詔安縣志十二卷 康熙三十年辛未刊本

清詔安縣知縣秦炯修秦炯慈谿人康熙二十八年己巳進士來守斯邑案詔邑舊為漳浦南鄉志無專乘自明嘉靖間分邑以來垂百年至崇禎十年丁丑邑宰胡學鴻始創為志秦炯來守是邦邑志之不修又五十餘年矣於是設局重修始事於清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之冬成書於三十年辛未之春又越五月而剞劂工竣釐為十二卷卷一為圖志卷二為天文志卷三為方輿志卷四為建置志卷五為祀典志卷六為學校志卷七為武備志卷八為貢賦志卷九為職官志卷十為選舉志卷十一為人物志卷十二為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叢志餘附之卷末其書大抵因循舊志崇禎丁丑明志惟舊志列縣境城池等四圖於卷首是編則增為九圖別創圖志一門又舊志附星野氣候於輿地是編則別創天文一門以統之他如舊志以選舉附之人物志是編則分為選舉人物二志舊志有武備而無學校是編則增學校志於武備志之前凡此之類皆其所以異於舊志者然稽其於舊志體例之更革增損亦不盡優於舊志如圖志雖增數圖不過較舊志增加八景至於改星野氣候為天文志亦殊嫌其無謂惟增立學校一門較舊志考為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見又其書於崇禎丁丑以來城池縣治之毀而復建海寇山寇之變亂海防之廢立皆紀之獨詳是則較舊志為優也

康熙漳浦縣志二十卷（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續增　三十九年庚辰刊本）

清漳浦縣知縣陳汝咸修，邑人林登虎等纂。汝咸鄞縣人，康熙進士。三十五年丙子以翰林院庶吉士改任斯邑。考浦邑志，宋明正德以前，未之有也。迄嘉靖九年庚寅，邑令周仲始合閩漳二志屬進士林魁纂之，蓋浦志之權輿也。嗣是萬曆七年己卯修於邑令楊季承廷益，三十三年乙巳續修於邑令慈谿王獻。及汝咸采守是邦，邑志之不修又九十有六年矣。汝咸懼舊聞之放失也，因創議重修，延山西臨汾縣知縣邑人林登虎總其事。肇始於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四月，至三十八年己卯二月而書竣，隨付剞劂。戊子六月，汝咸調任他適，全書猶未殺青，而去戊寅修志之時已十年矣，因復為續志一卷，鄞記大畧，書成都為二十卷。凡為志十四，首方域志，次風土志，次建置志，次職官志，次賦役志，次學校志，次祀典志，次兵防志，次選舉志，次名宦志，次人物志，次藝文志，次雜志，次續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續志綱目，一仍前志，惟不載名宦一門，而以輿圖、舊志序跋等列之編首。是編記述大抵因循舊志，惟風土一門為前志所無，而是編之所創立。夫風俗、氣候，志之所重，是編別立一門，殊為有見。惜記風俗則不免失之於空疏，論物產則侈陳名物，有似類書，是其失也。又樓台之列於方域，養濟之列於建置，皆參雜不倫，有乖志体。他如學校志之鄉飲、鄉射，祀典志之祠祀，亦不盡歸於一邑。斯則方志之痼疾，固難以獨責斯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建安縣志十卷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刊本

清建安縣知縣崔鈇修，浙江分水縣知縣陸登選等纂。崔鈇太平人，丁卯舉人，康熙四十七年戊子來守斯邑，即訪求邑乘，而建邑舊有志書，自戊子遭兵燹之後，六十餘年以來，郡乘雖有重修，邑志卒無[illegible]書。崔鈇懼邑志久闕，舊聞之放失也，於是請之郡憲，設局重修，延邑紳陸登選等共襄厥事，肇始於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之夏，甫月而書成，都為十卷，為綱凡十有六，首圖考，次星野，次建置沿革，次疆域，次城池，次公署，次學校，次秩祀，次賦役，次職官，次名宦，次選舉，次人物，次藝文，次雜志。又於各志之下，間或附以子目。其書於郡志之已載者，皆因而錄之，即於郡志之所不載者，增益事蹟，實亦無多，竣事之速，可以無怪。考其內容，除賦役、人物稍訂較詳，其他興制要多疏略，且全書既多仍郡志，則某條為郡志，某條為新增，宜注明，是編乃悉淆無可考。至其體例之失當，如列山川於疆域之前，夫方位莫詳，將何以考其山川之位置，未免後先失序。他如建置沿革附以氣候、風俗，城池附以水利，疆域附以街巷、井，皆所附非類，有乖志法。又建安為建寧守邑，戊子甲寅兩經變故，兵事宜多可紀，是編乃附兵燹於雜志，亦未免本末倒置之譏。且全書不標出處，無纖微考証，可謂虛應故事之作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順治永安縣志十卷　順治十年癸巳刊本

清永安縣知縣陳廷樞修，儒學教諭莆田黃豹等纂。廷樞，浙江歸安人，順治六年己丑進士，七年庚寅來守是邦。考永安建自明景泰三年壬申，蓋懲鄧茂七之亂，故析沙尤之壤而斯邑。嗣後累朝熙洽，駸駸興起，獨於邑志則久闕焉。迄嘉靖以後始有李杏志稿，惜中多脫遺，難卒讀。萬曆二十年壬辰，邑宰宣城蘇民望乃就李氏志稿重加纂輯。又六十年，廷樞來知縣事，即有意於重修，值津邑有風鶴之警，不克舉事。迄順治九年壬辰始設局纂修，延邑人陳行忠、學博黃豹等主其事，凡三閱月而書成，釐為十卷，凡為志十，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田賦志，曰官歷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雜志，曰藝文，曰詩集。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大抵因循萬曆蘇志，然稽其綱目，以多叢脞。夫志載星野，久為通識所譏，是編並星野、氣候、節序而統之以天文志，而所載又不過頁餘，空疏不實，務求諧俗，其識趣可知。且疆域沿革事屬地理，無關建置，是編乃附疆域沿革於建置志，又列疆域於沿革之前。是永安縣名，先隸縣境方之志体，皆有永安。他如職制、學著、書籍、社學，或當列之歷官，或當別立學校，而是編並屬之於建置志中，亦立体之未協者也。藝文所以志一邑之文獻，不分詩文。是編乃於藝文之外別出詩集一門，一如詩集非藝文者，重床疊屋，失之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漳州府志三十四卷首一卷 康熙五十四年乙未刊本

清漳州府知府魏荔彤修，翰林院庶吉士漳浦蔡世遠等纂。荔彤字念庭，栢鄉人，以康熙四十九年庚寅來守是郡，懼郡志之年久漫滅也，因創議重修，肇始於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之春，迄於五十三年甲午之冬，而全書告竣。先是漳郡舊志始於宋淳熙五年戊戌郡守趙公綢臨漳志，其後則有嘉定六年癸酉郡守趙公清漳志、淳祐三年癸卯郡守章公曾修漳志，迄於有明正德七年壬申郡守陳洪謨、嘉靖三十年辛亥郡守盧璧、萬曆元年癸酉郡守羅青霄、四十一年癸丑郡守閔夢得，復相繼續修。是編之成，距萬曆閔志之纂輯已百年矣。其書大抵因循閔志而畧為更定，都凡三十有四卷。閔志分十三總目，曰輿地，曰規制，曰祀典，曰賦役，曰秩官，曰兵防，曰人物，曰坊里，曰風土，曰古蹟，曰災祥，曰方外，曰藝文，曰叢談。是編則去輿地之目，別標星野、山川、建置、疆域各為一目，而以形勝入於疆域、規制中，標出學校，另為一目；人物中標出選舉、列女各為一目；去坊里之目，而以其中市鎮、鋪舍麗於疆域，以橋梁、津渡、水利、坊表、養濟、義塚麗於規制；去方外之目，而以寺觀、塔廟附於古蹟，以方伎、仙釋附於人物；餘則多仍閔志之舊。然稽閔目亦未必當，如星野、山川、建置、疆域各為一目，殊嫌其繁瑣，反不如舊志之統以輿地為優。又人物之中標出選舉、列女各為一目，亦不免方志之陋習。惟於規制中標出學校，另為一目；去方外之目，而以寺觀附古蹟，方伎附人物，則較舊志差為有見。至於祀典之不屬於一邑，是編乃章載之；又規制即他志之建置，必標舉異名，自求立異，皆識者之所不取。惟其紀山川則依舊志，聯貫錯落，詳其脉絡，列屬縣則以首縣先後為序，有條不紊，立意至善，斯則足資取法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慶婺源縣志三十九卷 嘉慶十二年丁卯刊本

清婺源縣知縣趙汝爲修，儒學教諭路景舒等纂。汝爲字盡泉，直隸易州人，嘉慶十一年丙寅由舉人奉檄權篆斯邑。考婺源縣志，入清凡四經纂輯：一修於康熙八年己酉，邑守劉光宿；再修於三十三年甲戌，邑宰蔣燦；三修於乾隆十九年甲戌，邑守俞雲耕；四修於五十二年丁未，邑守彭家桂。越二十有六年，至汝爲來宰是邦，會制府鐵公有重修江南通志之舉，檄各屬纂修邑乘。汝爲因延宜興路景舒、懷寧鄭紹等設局重修，書成釐爲三十有九卷。凡爲綱九：卷一至卷四爲疆域志，卷五至卷七爲選舉志，卷八至卷九爲建置志，卷十爲官師志，卷十一至卷十二爲食貨志，卷十三爲兵防志，卷十四至卷三十爲人物志，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七爲藝文志，卷三十八至卷三十九爲通考。各志之下復別分子目，而以舊志序跋列之卷首，又人物志倣乾隆丁未彭志之例，細目增多，不別列卷，仍附於原卷之後，曰某卷之幾。其書大多因循乾隆舊志，於綱細目纖微無異。汝爲自序稱丁未距今不過念餘年耳，其間疆域、官師、選舉、食貨、兵防各門，体例詳贍，悉仍舊貫，惟人物一條，宜加蒐輯，故其書於人物一門，增補獨詳，全書三十九卷，人物一門已佔其三分之一。其他各志亦間有增補移易，且另標丁卯續志以別之，立体殊爲有當。其補訂舊志之疏陋，如官師志同知汪綱、文景宗、孔鎮將、鄭國珍等凡汪晉峰集舊志畧之，而是編補之。又於舊志之謬誤亦多所辯証，如藝文志古易音訓本呂伯恭著，而附之朱子；潛虛發微本張敦實著，而附之張敦頤，是編皆悉爲訂正。凡此之類，寔遠勝於舊志。然亦有沿舊志之誤，而未盡汰除者，如人物志倣史記尊孔子爲世家之例，作朱子世家，不知志之與史，其体自殊，史遷之尊孔子，識者猶或非之，況夫朱子，又豈可僭用孔子之例乎？他如列選舉於建置之前，與夫紀述之列於藝文，雖非鉅謬，要亦立体之未協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慶舒城縣志三十六卷 嘉慶十一年丙寅刊本

清舒城縣知縣熊載陞等修癸卯舉人孔繼序等纂載陞四川江油人嘉慶二年丁巳由舉人來守斯邑先是舒城舊志自明萬曆八年庚辰邑令陳士魁纂修之後入清重修於康熙十二年癸丑邑令張文炳至二十二年癸亥邑令張傑皆纂成之再修於三十九年庚辰邑令沈以斌復修於雍正九年辛亥邑令陳守仁又七十餘年至載陞來宰是邦歷時既久志多殘缺版亦漫漶會嘉慶七年壬戌郡守張祥雲檄修縣志載陞因延邑紳孔繼序等設局重修旋以左遷宿牧未及觀成繼任黃羅長庚續從事書將告竣復引疾歸繼任杜茂材始足成之蓋始事於嘉慶七年壬戌脫稿於十一年丙寅計其歲凡五稔為卷三十有六為綱三十有三曰圖考曰沿革曰星野曰大事志曰疆域曰山川曰城池曰公署曰學校曰祀典曰儀制曰風俗曰物產曰水利曰戶口曰田賦曰兵防曰職官曰選舉曰名宦曰名臣曰文苑曰孝義曰卓行曰耆壽曰隱逸曰方伎曰僑寓曰仙釋曰列女曰古蹟曰集覽曰藝文又於各志之下間或附以子目其書大體因循舊志並參之以省志府志而刪繁補闕多所增訂如舊志縣境圖山川形勢多誤縣城圖祠宇位置多舛是編悉為更正又舊志載山川不分經緯是編則倣禹貢水經之例一一詳其脈絡俾讀者展卷瞭如凡此之類固較舊志為有當然祀典儀制國之常經非一邑之所專是編乃各立專門以紀之殊[則]非志法大事志亦不合於邑志之體且稽其內容實甚疏略尤不免蛇足之譏他如藝文志之但錄詩文不載書目分類之各自標目無所統率斯則酌衷之未當者也又集覽一門不過雜記瑣事蓋他志之所謂雜志志餘焉

貴州通志十二卷 嘉靖三十四年刊本

明貴州宣慰使司儒學訓導張道等纂修、考貴州於古為梁州之域、自漢設牂牁且蘭諸郡、始稍稍與中國通、沿至唐不僅事羈縻、迨元置順元路、明初設安撫司、繼改宣慰布政始置行省、輿內地同風、然地僻民傜、又苗民雜居、故方志之成為最後、明嘉靖中、葉瑜趙瓚撰貴州新志十七卷、實創始之、而四庫存目、則謂為貴州圖經新志十八卷、又傳有弘治貴州圖經、題為名皆同屬趙氏、蓋貴州方志、未有先於此者矣、惟創始匪易、疏略不免、及嘉靖三十四年貴州宣慰使司儒學訓導張道等因創議重修、而按察司副使謝東山復為之刪正、據楊慎序中謂舊日考究、殊為簡略、中丞劉公張公、首倡增修、督學謝公、實主簡書、是寔以新志為基礎而增闊之者、然為卷僅十有二、為目三十有八、較新志尤為簡略、而宦蹟之外、復有惠政名宦人物之外、別出貞節孝義、且第十卷中、本未列祥異之目、乃於兵變之前、忽羼入祥異諸條、尤為舛互、至各卷中、偶有撰述題詠、輒附列其下、而十一二兩卷、又特列藝文、綜此諸端、胥屬紕漏、然附圖至三十幅、於元明建置規模、略可考見、又土貢財賦與徭役戶口、亦得以窺見當時社會經濟之情狀、固足與趙氏圖經、並推為黔中文獻之先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貴州通志四十六卷 乾隆六年

清貴州巡撫鄂尔泰修，靖道謨等纂。考黔省方志，肇於趙瓚之圖经，而嘉靖三十四年謝東山所删正之貴州通志继之。萬歷中有陳尚象之萬歷貴州通志及郭子章之黔記六十卷。其後則有龍文光之崇禎貴州通志。迄於有清康熙十二年巡撫曹申吉更修康熙前貴州通志二十三卷，又康熙三十一年巡撫衛既齊等復修康熙後貴州通志三十六卷。是编則乾隆六年張廣泗等所修，任纂修者為靖道謨，蓋與雲南通志同時纂輯者。今世所傳除趙謝郭曹四家之志外，餘皆散佚，迄今百餘年，無復有起而補修者，良可深慨。是志為卷四十有六，為綱八，附目幾六十，較之舊志差為詳密。卷首諸圖各附以説，山川古蹟詳列方位，而土司特記始末，又做郭青螺黔記之例，特設大事考，其所列職官文武分编，秩然有序。凡此皆遠勝於舊志者。然名宦鄉賢惟以當時官冊為據，土人為土官者，列之人物，土人為流官者，列之名宦，似於人物鄉賢之標準，未足資為定論。又藝文一綱，分目至二十之多，既非專論文體之作，則條分縷晰，殊嫌其繁瑣。然考今日黔省通志者，其鉤玄提要，綱舉目張，恐舍此更別無精審之作矣。

貴陽府志八十八卷 咸豐元年

清貴陽府知府周作揖修，思南蕭王初、湖南鄒漢勳等纂。貴陽為貴州省會，明金竹長官司故地，前無方志。清道光二十二年善化賀長齡撫黔，乃命作揖编纂，迄咸豐元年成書，凡八十八卷，餘编二十卷。初為思南蕭王初屬稿，三年稍具大略，復聘湖南鄒叔績漢勳參互考訂，删去繁複。鄒氏為湘中宿儒，輿地之學，海内奉為大師，其纂述精審，良無愧作者之林。又當時大吏如賀耦耕長齡、羅蘇溪遶典，士紳如唐子方樹義、但雲湖明倫，皆一時才隽，在黔省方志中，固當推為巨擘。全書體例與普通方志迥別，首冠以宸章，次則大事紀三，沿革、職官、選舉為表二十，疆里、山川、城郭、津梁為圖記十六，分星、五行、學校、食貨、藝文為略十四，政績為錄十八，耆舊及列女為傳十一，土司、苗蠻、流寓為傳四，其餘编則文徵十八卷，雜識二卷，都凡一百有八卷。條理秩然，圖表精碻，清儒章實齋所修論史之法，此志蓋兼而有之。惟方志既属州郡，與省志体例固與應稍殊，宸章既统論全省，將吏則總覽封疆，若悉載府志，或不免張大複沓之虞，藝文略與文徵析而為二，亦為他志所罕見，斯誠白璧之微瑕，於大體之謹嚴固無傷也。

甕安縣志二十一卷 民國四年

民國甕安縣知縣李退谷修、邑人朱勛等纂、甕安為漢且蘭故地、宋紹興中、始置甕水司、及明萬歷二十八年始設縣、清雍正初、邑宰韓璞撰縣志八卷、久無傳本、及民國二年、開州李退谷來守斯邑、乃延邑人朱勛纂修之、時僅八月、成書二十一卷、首列輿圖、以為緯次之說、諸家各異、與其談天之無可究、毋寧徵地之有實、次為紀年、則詳記歷朝之史實、其下則山川、城郭、戶口、職官、學校、科舉、農業、田賦、積貯、土官、軍制、列傳、藝文、雜記、靡不列舉、其卷末自叙、則上師司馬子長之作、山川一卷、附水道攷、稱沅江上源、出於且蘭首受旁溝縣境、實居其一、並謂傳玉書桑梓述聞、引証水經至為碻鑿、而賀緒蕃所著平遠州志、貿然駁之、竊笑緒蕃昧於攷古、疏於知今、可謂賢志之諍友、其藝文卷中所採得龍光甕安縣賦、文彩既斐然可觀、故寔亦纖宏畢舉、以較汪容甫廣陵之對、殊無慚色、然紀年一編、備列夏殷秦漢以來祥狥且蘭播州諸史寔範圍、惜其過廣、附錄黑水攷、則似可附入水道攷中、不必另出、典禮為全國所關、積貯與農業相屬、別立專卷、亦嫌其費詞、惟以至促之時日、成未舉之著述、其印刷所用字范、視近日通用之仿宋聚珍鉛字、尤為莊雅、聞即黔人華氏自創之模、此則在民國方志中、可謂獨標穎異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黔西州續志六卷光緒十年

清黔西州知州白建鋆修，平遠諶煥模等纂。攷黔西州志自劉永安修後，道光乙未復經魯壽松續修，略有增補。及光緒十年甲申，建鋆來宰是邦，以軍興之後，城經三陷，文獻灰燼，復聘諶煥模蒐輯成集，凡八閱月而竣事，書成於光緒甲申，僅六卷，為綱者六，為目者十七，首列序文及凡例目錄，次則忠義節婦，次則列傳，次則雜記，次則官職，次則詩餘，蓋意在存忠烈之風規，昭節烈之壼範。其天文地理營建物產等，則不之續，良以歲月有限，遷革無多，故不必多所更張。惟官職中徒載姓氏，不詳仕籍及就任年月；雜記志中諸碑記類記事而非記事，似藝文而非藝文，殊貽蕪雜之譏。然所引土司宗派儀禮，較舊志所記苗蠻詳而不同；又夷字釋略，雖寥寥數十行，而每字漢夷分註，且復附有發音，詢足補舊志所未備，亦研究苗民文字者所可資為探討者也。

古州廳志十卷光緒十四年

清古州廳同知余澤春修，余嵩慶等纂。古州為荊梁之域，宋真宗咸平中，古州向通虔入貢，始賜印羈縻之。及徽宗崇甯中，始納土置懷遠軍。元至元初立古州八萬軍民總管府，初隸順元，旋歸湖廣。明初設十四長官司，古州居其一，然以志攷之，歷代所設土司流官屬，皆在外古州，諸地悉為苗夷據處。清雍正初，設新疆六廳，古州始入版圖，故文化極為歉。嘉慶一統志且不之及。光緒初，武陵余澤春為同知，始創修志稿，延余嵩慶主其事，未竟去滇，携稿自隨，又十年始以稿寄其門人陸漸鴻陳之官而刊行之。志凡十卷，為目四十：曰地里，曰建置，曰田賦，曰食貨，曰學校，曰典禮，曰武備，曰秩官，曰人物，曰藝文。大體尚無舛誤，然地理與建置之子目頗多混淆，食貨一卷僅記農產，典禮多係通禮，幾於各志皆同，殊嫌詞費。人物志中有清二百年中，僅有進士一人，其所記忠烈烈女，尤無故實，但錄姓氏，足徵蒐訪之疎。其藝文志雜及公牘，亦乖體例，惟其可採者中有鄭子尹莫郘亭之詩，又易順鼎大檝閣詩及春祭一文，頗類砂中見金，使人意遠。蓋易氏之父方官黔臬，少年才思秀發，他日編易氏集者，足資蒐採。又第一卷中化苗語較永甯黔西諸志所記為

詳、且可攷見苗族語言之異、斯亦讀斯志者、用為研討之資料也。

天柱縣志八卷 光緒二十九年

清天柱縣知縣林佩綸修。攷天柱舊志、清康熙二十二年、知縣王復始纂修之。惟傳本殊少、及光緒季年、佩綸來宰是邦、邑志之不修已二百餘年、於是創議重修、未竟去職、謝錫銘及方正繼為邑令、始延邑紳揚樹琪吳見舉等續成之、僅八卷、而為綱十、曰天文地理營建食貨學校兵防秩官選舉人物藝文、為目五十有四。縣為漢鐔成故地、始隸湖廣、清初改隸貴州、俗尚勇鬥、人文蓋寡、據序稱舊志無存、祇憑揣臆、實則天柱舊志、今北平圖書館尚有存本、惜當時未獲蒐訪及之。志中體例、大端尚無紕漏、然建置一篇、編未及漢之鐔成、六朝之無陽、隋之龍標、其疏略已可概見、又職官志中、凡崇禎末以及順治初諸人、以其未歸一統、亦復擯而不錄、選舉志中、則啟禎後有以明貢授偽職者、削而不書、人物志僅寥寥數人、故為矜慎、而兵燹之記、又另列卷末、邑紳吳氏私人所置書院章則、且題名萬年典則、並附志後、斯皆通例之所無、不足與於大雅之林、惟志成於有清末造、科舉將廢之際、以茲彈丸之地、人丁不逾四萬、納賦僅及千金、乃能搜岩採穴、著此編邑之乘、為後人攷索之資、亦足嘉已。

印江縣志六卷 道光十七年寫本

清印江縣知縣鄭士範撰、士範鳳翔人、是編蓋其道光中攝縣今時之作、印雖偏邑、然據一統志稱為漢酉陽縣隋務川縣地、是設縣較黔西等為早、而志乘缺如、此志成於一家之言、但雜取貴州通志思南府志黔書甲山寨志等為張本、初未加以蒐訪、故其書至簡略、僅六卷、一為地里、二為建置、三為祠祀、四為田賦、五為官師、六為人物、每卷均寥寥數十行、而開卷則云印江古思印之地也、隋以前文獻無徵云云、是即一統志亦未嘗寓目、又繕寫錯誤、亥豕之訛、觸目皆是、以思印縣為恕印縣、即在簡端、縣城之建、謂明知縣文伯築土為之、康熙十一年元提重修、而一統志、則載明嘉靖二十八年建、復考其官師志、則徐文伯蔣元提皆為知縣、乃略其姓氏、不錄建置志中、亦同有此弊、又一統志所稱振德書院登文書院、志中失載、或此志所稱龍津書院之舊名乎、其官師所志秩官、但書某年任、而不書紀元、使人莫由攷索、人物志中所書科目、既未列舉出身、且多不詳里貫、名宦鄉賢、尤使人索其端緒、至通例之藝文金石、悉從芟汰、大抵私家著述之稿、未可以普通方志責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黎平府志八卷 光緒十八年

清黎平府知府俞渭修、貴陽府進士陳瑜等纂、俞渭嘉善人、以光緒十四年戊子來典斯郡、考黎平初為武陵郡、六朝置龍標縣、唐詩人王昌齡謫于此、明初置府、並置新化、改隸湖廣、明末復屬貴州、迭為大郡、明鼎既革、郡人何忠誠騰蛟、獨奮孤軍、轉戰湘楚、俎豆馨香、至今不替、故文物與貴陽遵義埒、正統以前、馮天扶有黎五平開記、萬歷中袁表有黎乘、清康熙三十九年、涇陽溥和鼎始議修黎五合志、乾隆中郡守復取郡人黃道方等所草黎五合志、輯成八卷、未付剞劂、道光中知府王應璜成志十二卷、即道光二十五年胡家玉所序者也、及俞渭來守斯郡、郡之不修、已五十餘年、兵因創議重修、延浪穹趙一鶴暨貴陽陳瑜主其事、肇始於十七年辛卯六月、而書成、為綱八、曰天文、地理、食貨、典禮、武備、秩官、人物、藝文、為目四十、析卷十四、以古州為漢毋斂縣地、補入建革、以尹珍謝恕補入人物、以滄浪弟子補入流寓、以僧大錯補方伎、以楊再思顧亮楚王妃補塚墓、凡失者正之、雜者一之、冗者汰之、藝文則補入書目、保甲則另立專條、又地理山水名稱重疊者、悉總以一綱、無取枝蔓、卷首所引用書目、近三百種、金石一門、尤為精審、其名勝古蹟、或

有詩文或附注其下與明代謝氏貴州通志體例正同版刻既精校讐亦謹蓋修志者皆一時知名之士雖卷佚無多已足冠過前人惟祠祀中詳列孔子弟子典禮內樂歌皆通行之詞公禮家禮亦皆時王之所制定非黎平之所特有一一詳列差覺費詞至其苗語夷字視黔西州志及永寧州志為尤詳斯又治初氏文字學者所不容忽者也

廣順州志十四卷道光二十七年刊本

清廣順州知州金臺修邑紳但明倫等纂金臺安徽懷甯人廣順自明萬歷中設縣向無乘志康熙中州牧劉元戟始為輯略未付剞劂旋亦散佚及光緒二十六年庚子金臺來攝州牧乃囑邑紳金鼎壽但鍾良等從事採訪以丁外艱旋里事遂中輟邑紳但明倫者嘉慶己卯翰林富著述才今世所傳但評蒲松齡聊齋志異即其所作丙子家居時仿武功朝邑之例纂志稿八卷及道光丙午但官兩淮運使金過訪之乃檢志稿屬揚州蔣文若儀徵吳熙載為之羅勘金又益以新采之文及案牘可稽之事纂成州志十四卷嘉慶以前一主但之原稿嘉慶以後至道光則又金之所續成也為綱十二如輿地食貨營建學校武備職官選舉人物列女風俗藝文雜記與普通方志同末卷則金鼎壽但明倫之政績蓋備將來續修時採輯之資全書校刻精審詞簡義賅在方志中可推佳構良以但金兩姓為邑中甲族金氏昆季四人同為進士但氏父子並列詞垣以言科名人物無忝大郡又州中白雲山傳為建文潛龍之所明賢徐霞客不憚險遠曾躬訪之又州人劉清當清嘉慶白蓮教匪蹂躪川楚之時清以一循吏為賊所服邵陽魏源聖武記中推崇之

不遺餘力，故志中以詠白雲山及劉清事跡多，又嘉慶一統志謂州本無城，然攷志則有新城，以駐千總，亦可補官書之闕，惟卷首輿圖中所列四至，東至普定，地理志中亦復云云，與一統志東至貴定之說不合，蓋圖志中既云西至安順府界二十里，普定即安順附郭之縣，以地理攷之，不應東西皆同，似應從一統志所指，此則千密一疏，不足為詬病者也。

平遠州續志六卷光緒十六年

清平遠州知州黃紹先修，邑紳申雲根等纂，攷平遠舊屬水西比喇地，清康熙初安酋之亂，事平改為府，旋改為州，州志創修於郎公葉嗣，有鹿俞王李諸家先後修輯，至徐豐玉諶厚光等輯成志二十卷，書成於道光二十七年，又四十年州牧錢壎曾復欲補輯，未竟而去，又十六年州牧黃紹先及邑紳申雲根諶顯模等，以錢志為張本，從事續修，成志六卷，大綱八，除天文地理食貨選舉職官人物藝文而外，別立風教之名，而以樂器學校附之，卷首除凡例八景目錄而外，冠以宸翰，而條教書籍匾

額諭祭等附之，是志所紀，大都清道光二十八年以後之事，然牴牾殊多，志以輿圖為主，乃首列圭峰圖，繼之以八景，其失者一，地理志中以祠廟居先，沿革居後，輕重倒置，其失者二，風教志中詳列樂器制度，殊非一邑所專有，其失者三，選舉志中列入勞績一目，既無事寔，復無標準，其失者四，藝文志中雜採秦疏列傳，先後失序，已嫌枝蔓，且私人壽文亦復取充篇幅，而丁寶楨之詩至不敢舉其名，其失者五，綜上諸端，胥屬紕漏，然咸同以後之史實賴以保存，後有作者，能合以前舊志，仿思南續志之例，輯成完璧，斯不負黃諶諸氏蒐採之苦心也。

綏陽縣志八卷 民國十七年

民國綏陽縣知縣胡仁修、清拔貢李培枝等纂、胡仁字壽良、琅州人、民國十四年乙丑來守斯邑、攷黔中方志、民國後著成者有四、蓋都匀八寨甕安並綏陽也、綏縣設縣、始於隋大業七年、隸明陽郡、至明萬歷平播後、詹淑為邑宰、始撰有輿圖志、惜經兵燹久佚、迨乾隆二十三年、邑宰陳世盛繼唐㨗之後、纂而成帙、今僅存抄本十之一二、及胡仁來守是邑、始延邑紳李培枝李煥榜等從事採輯、肇始於十四年乙丑、閱三年而竣、為卷八、削去舊例天文分野之說、以地理志居首而營建職官食貨次之、選舉人物武備藝文又次之、末附大事表一卷、其地理營建人物藝文、皆分上下兩卷、所載輿圖、以新法寫印、較為清晰、全志大體、尚均完美、惟營建志中例有公田、似可入食貨、武備志中之營砦、亦可列入營建、且卷末大事表、儘可收入兵事之中、無取駢技、藝文志中所列上諭奏疏匯、專指一邑者、殊無甚入之必要、又所列奏疏、不具疆臣姓名歲月、使人無所攷見、人物志中、凡近代畢業學生、亦復詳列、誠屬創聞、而邑中碩儒、如雷廷珍者、僅記其科名、而不詳其著述、即藝文志中亦未採其隻字、實則在清末李雷氏居黔、研精經學訓詁、卓然可傳、其居貴陽講學時、群推為鄭莫之繼起者、今纂志未及十稔、使偏邑大儒、淹沒不彰、斯則採訪之疎略、不能不為之太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安順府志五十四卷咸豐元年

清安順府知府常恩修，鄒漢勲等纂。安順今為黔劇郡，與遵義埒。漢為牂牁郡地，元初內附，始隸雲南。明洪武十四年置普定府，十六年又折置安順州屬之，旋廢府，以州屬普定衛，隸四川。正統中改隸貴州，萬曆中升為安順軍民府。清初始改定今制，以普定鎮甯清鎮安平郎岱歸化屬之。郡故無志，清咸豐初，常恩來守是邦，始創為府志。據序稱倡議於丁未，而成書於辛亥，其任纂述之責者，則湖南新化鄒漢勲及永甯吳寅邦也。鄒字叔績，湖南舉人，殫心輿地之學，號為名家，貴陽府志即其出

是志雖倉卒成書，然綱舉張，亦復秩然不紊。為綱九，為目七十有七。天文列第一卷，然以分星之說為無稽，則僅列舉眾說，存而不論，可謂卓識。此外則地理志十六卷，藝文志十卷，紀事志三卷，蓋全志之菁英。以鄒氏擅長地理攷據，又篤好文學，故所蒐採為獨多。然談指談望諸地，僅恃己見，學校志中以先賢先儒本末，敢充篇幅；人物志中於鄉賢之外，別立鄉達之目，良屬創見。而藝文志中詳列文體，與貴陽志同，貽支蔓破碎之譏。又地理志中總圖載頂營沙營兩地在永甯之北，而清一統志則在永甯之南，營建志中謂府城以洪武十四年修，而清志稱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武五年建。鄒氏親履其地，其建置年月悉據碑碣，足証清志之失。雖不無矜奇炫博之弊，然攷西南山川道里者，固方邑志乘之上選也。

遵義府志四十八卷 道光二十一年

清遵義府知府平翰修、舉人鄭珍莫友芝等纂。遵義自漢設牂牁郡、後郡人尹道真實開西南文學之先、河唐設郎州、宋設播州、逮及元明、雖迭有興革、號為大郡、郡志之最古者、見於顧炎武方輿紀要夷牢水註下所引、今不得復覩、明孫敏政所紀鄰志已無傳本、清康熙中邑宰陳瑄奉敕修志、三月纂成、其書簡略不足觀、及道光中、山陰平翰來守斯郡、始延郡人鄭珍及獨山莫友芝主其事、費時三載、著成府志四十八卷、為目三十有三、成書八十餘萬言、採用書目、都四百餘種、鄭徵君為近代西南大儒、所著巢經巢詩文集經說諸書、與莫子偲郘亭詩文、如驂之靳、以此兩賢同任編纂、採香之讚、其精博自為各方志之冠、其各志叙論、斐然幾於言皆可法、其與各志異者、建置之外別設紀事之目、乃列之於人物之下、而志中又書為年紀、與目不符、第十八卷列木政一目、第十九卷列坑冶一目、所紀皆當時文告、似可併入賦稅之中、人物志首載捷為文學舍人之名、引証浩博、足稱創獲、然宦績中採及李冰諸賢、雖地望晰然、不無牽涉玄遠之感、至志中水道攷、叙定烏江諸水、引今証前、悉以自見為準、足為酈氏之功臣、梨洲之諍友、蓋莫氏幼承家學、其尊人貞定先生尤究心於黔中疆域水道之學、故此志所數陳、尤為精確允當、無慚作者、比之武功靈壽、直將突過前賢矣、卷末舊志叙錄、舉遵義各志一一列舉無遺、其不沒前賢之苦心、良足矜式、來者陳瑜所纂黎平府志、即以斯志為楷範、巧者創物、智者則之、其斯志之謂歟、

思南府續志十二卷 道光二十一年

清思南府知府夏修恕修，邑紳蕭琯、何廷熙等纂。攷思南肇於唐初，文獻頗富。明嘉靖十五年郡人田秋首成州志，再輯於萬歷二十三年，蕭劍斗三輯於清康熙三十年，知府劉謙吉四輯於雍正六年，知府馮詠及道光二十二年修恕來守斯郡，郡志之不修已百餘年矣。於是創議重修，而以劉志為祖本，稍變其例，故以續志稱。為綱九：曰天文，曰地理，曰營建，曰食貨，曰職官，曰學校，曰武備，曰人物，曰藝文；為目五十有三。義例頗極精審。各類悉以劉志列前，而附以後者事實。其劉志簡古者，則續增數條，以備攷核，能不沒前賢之美，自極矜慎。此本自第九卷以下皆闕。其藝文所增，既有補遺，又有續增，與摭遺之目，其去取標準，殊不容臆定。聞北平別有完本，行當取而校之。全書條理秩然，蒐訪周備。其選舉一門，歷舉各代科目次第名氏，殊有資攷証。又所載輿圖，以較清嘉慶一統志，懸絕頗巨，非惟詳略迥殊，即四至方位，亦各異其說。又名宦門所載龐恭孫，而一統志作龐孫恭，兩者均足補正官書之失。惟一統志中所載人物古蹟，與此志亦恒有殊異，或嘉慶修志時別有所據，未可知也。

黃帝陰符經注解不分卷 在道藏洞真部玉訣類冋字號中

舊本題綏德軍道民任照一註，不著時代。照一始末亦未詳。考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陰符經類，於是編已見著錄，樵生當南北宋之間，則照一之時代當已在南宋以前。又考之地志，綏德自西魏始置綏州，隋改曰上州，又改曰雕陰郡，唐復置綏州，又改為上郡，尋復曰綏州。五代時為番族所據，宋收復，乃置綏德城，升為綏德軍，是照一乃北宋時黃冠矣。其書不分卷，惟通志藝文略作一卷，是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者，非無據也。是編前有照一自序，云陰符書三百餘言，直指人心，使歸觀天道，與人道有陰符契機之理，且恐害竟後人註解，往往穿鑿，不究經旨首尾，言意但分門臆說，使學者無所適從，且恐不揆，謏有解釋，蓋得至人一言，方敢注釋，則其說亦有所受。其書不分篇章，經文至以時物文理哲為止，文字較之他本亦多有異同。核其注解，雖深慨於舊注穿鑿附會，然於舊說仍頗事採錄，且皆沒其名氏，不注所出，未免可議。惟注中於經義幽微多所發揮，大抵主養生立說，飾以內丹家言，與唐淳風陰符經注、沈亞夫陰符經注大旨相同，蓋專以丹道注斯經者。惜未知其受自誰氏。又寶慶間夏元鼎作陰符經講義四卷，多因循其說。

則照一道之時代，必在元鼎之前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黃帝陰符經解不分卷 在道藏洞真部玉訣類同字帙中

舊本題同知建隆觀事賜紫道士保寧大師蹇昌辰解，不著時代。昌辰始末亦未詳。考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陰符經類已著錄是編，標出當南北宋之間，則昌辰之時代當亦在北宋之前。又考玉海二十四，知宋有兩建隆觀，且宋有蹇序辰，見宋史三百二十九。蹇遵辰見通志氏族略，均成都人，昌辰殆其同族。又道士稱知宮觀事，始於政和三年，則昌辰蓋北宋末黃冠矣。其書不分卷，惟通志藝文略作一卷，是明白雲霽道藏目錄作一卷者，非無據也。按陰符經一書，今世所行之本，出唐羽士李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黃庭堅以為即筌所依託，是編所分之章，均同李本，惟分章不分卷。其章目首為神仙抱一演道章，次富國安民演法章，次強兵戰勝演術章。又哲人以愚虞以下，別釋黃帝陰符演章，校之他本，字句亦間有異同。編首有昌辰自序，及陰符經事蹟一篇，謂王母再遣元女授帝秘訣一十九章，陰符三百餘言，又云黃帝得元女授陰符經，則三百言實元女所授，而百言乃黃帝之演釋者也。是昌辰定此經前三百言為元女所授，後百言為黃帝演釋之詞，與其分章之旨正合。核其所註，深入淺出，分章細解，逐句詳釋，能闡其微言，發其奧義，大抵就道家之旨立說，頗傲文

子諸書其理實足一家之學也。

太微仙君功過格不分卷（在道藏洞真部戒律類雨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
錄、按是編前有又玄子序、謂金大定辛卯之歲、仲春二日子正
之時、夢遊紫府、朝禮太微仙君、得受功過之格、令傳信心之士、
忽然夢覺、遂思功過條目、歷歷明了、尋乃披衣正坐、默而思之、
如是高仙降臨、不敢疏慢、遂整衣戴冠、跡視揮毫、走筆書之、不
時而就、則其書殆即又玄子之所作、而託之太微仙君也、又玄
子始末不詳、據其自序、知為大定間羽士、而其書即成於金世
宗大定十一年辛卯、全書不分卷、凡功格三十六條、過律三十
九條、各分四門、功格為救濟門十二條、教典門七條、焚修門五
條、用事門十二條、過律為不仁門十五條、不善門八條、不義門
十條、不軌門六條、大旨在宣示道教盟誡、使修真之士、洗心錄
行、按日書重行為、自記功過、一月一小比、一年一大比、以自知
功過、而有所戒勵焉、按功過格之作、說者或以為始於袁了凡、
故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了凡為明萬曆十四年進士、字坤儀、
從受禮生劉驷受此說、據其訓子立命說、謂初遇孔先生、豫言
自己一生之運命、遂信之、其後遇雲谷禪師、謂運命可由人力
而變之、即雖薄命、若行善事、則可得幸福、行一萬之善事、則可

中進士第、據其說、謂得禍而欲遠離之、是先行善、不如先改過、
其規律有三條、第一恥功德之不立、第二懼作欺鬼神之事、第
三發勇心而改過、然據是篇考之、則在兩宋之時、又玄子已有
功過格之作、初不始於了凡、意者了凡之作、即據是編而作耶、
是袁氏之說、未足信也、惟了凡一代學者、故因其倡導、而功過
格乃大行於世耳、

黃庭內景五藏六腑補瀉圖不分卷 在道藏洞玄部靈圖類國字帙中

舊本題胡愔述、不著時代、按胡愔自署太白山見素子、其始末
未詳、考新唐志著錄女子胡愔黃庭內景圖一卷、宋秘書省續
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著錄胡愔撰黃庭內景藏府圖一卷、
崇文總目醫書類著錄黃庭內景五藏六腑圖一卷、女子胡愔
撰、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類著錄黃庭內景五藏六府圖一
卷胡愔撰、又黃庭內景五藏六府補瀉圖一卷、不著撰人姓氏、
宋志著錄黃庭內景五臟六府圖一卷、見素女子胡愔撰、又考
其書編首有胡愔自序、称大中二年戊辰述、則胡愔蓋唐時女
冠、自號見素子、其書蓋成於唐宣宗大中二年戊辰、全書不分
卷、惟諸家著錄、皆作一卷、故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即據之
作一卷、其書大旨、以天主陽食人以五氣、地主陰食人以五味、
氣味相感、結為五臟、五臟之氣、散為四肢十六部三百六十關
節、引為筋脉津液血髓、蘊成六腑三焦十二經、通為九竅、故五
臟者為人形之主、一臟損則病生、五臟損則神滅、五臟者神明
魂魄意志之所居也、每臟各有所主、發於外則上應五星、下應
五嶽、皆模範天地稟象日月、若能存神修養、克己勵志、然後五
臟堅強、內受腥腐諸毒不能侵、外遭疾病諸氣不能損、却老延

年、志尚神仙、日月精光來附我身、四時六氣來合我体、把握陰陽、呼吸精神、俟造物者翻為我所制、夫如此則不假金丹泥液、自然神化、因考之諸經、按之舊圖、別為圖式、並明臟腑次說修行法度、並闡明病源以吐納除疾、旁証藥理、以導引延年、其它祭五臟詠、月禁食忌、莫不備錄、而要其指歸、則以存神養氣為主、固不失道家之本旨也、

陶真人內丹賦不分卷 在道藏洞真部方法類果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賦前有敘、賦中有註、按敘末云、又緣賦內沈論祕義、潛述幽詞、注解云言、附成其旨、是賦及注文均出一人、考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內丹類著錄陶真人內丹訣一卷、蓋即此書、樵生當南北宋之間、則其書之作、當已在北宋以前、人考注中多引吳筠李淳風之言、吳李二氏皆唐貞元天寶間道流、則真人殆即陶植、植始末未詳、蓋唐五代間羽士也、是編不分卷、惟通志藝文略作一卷、是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者、非無據也、又考崇文總目及通志藝文略道家外丹類、著錄金丹賦一卷、今存道藏果字帙中、題大道弟子馬蒞昭註、前有馬氏自序、謂此賦不知誰作、然其文與此賦實同、意者或陶賦有二本、一為標姓及有註之本、名曰內丹、一為不標姓及無注之本、題曰金丹、學者覺其外詞、遂入之外丹類、而馬氏又未見標姓有注之本、因謂其不知誰作歟、實則所謂金丹賦者、亦出陶植、是與內丹賦為一書、惟馬氏注本、篇末較是編約增二百字、賦中文字亦間有異同、或是編已非足本耶、賦中於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要、陰陽五行晝旦時刻之候、皆括盡始終、注解於諸般秘義象喻意言、凡幽隱難曉之詞、無不

詳為剖悉誠丹經之近古者也

玉清大洞真經玉訣音義不分卷（在道藏洞真部玉訣類藏字號中）

舊本題三洞弟子真靖大師賜紫陳景元撰景元字太虛師號真靖自號碧虛子建昌之南城人也師事高郵道士韓知止已而別其師遊天台山遇鴻濛先生張無夢授以秘術自幼讀書至老不倦凡道書皆手自校寫初遊京師居醴泉觀眾請開講宋神宗聞其名詔即其地設普天大醮命撰青詞以進既奏稱善得旨賜對天章閣遂得真靖師號又改章服累遷左右街副道錄己卯乞歸廬山葬親詔賜白金助之年七十沐浴更衣作韵語長嘯一聲正坐而逝是編不分卷〔雖〕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考元趙道一歷世真仙体道通鑑陳景元傳謂景元所著之書有大洞經音義蓋即此書又宋志著錄上清大洞真經玉訣一卷不著撰人姓氏似亦即此書是編前有景元自序謂以宋自英本皇甫希本茅山藏本勘對隱書此其凡例也按大洞真經者蓋道家之古經也是編都凡三十九章與四極明科經真人周君內傳及茅山志所舉篇數均符又真誥引大洞真經扶晨始暉一句今在第三章中則其書之為六朝舊籍其明晁氏讀書志謂為三十七章七字殆為九字之誤歟今考是編中所據皇甫希本今已不傳宋自英本則猶存於道藏荒

帙中所上清大洞真經六卷本也。據道藏歷世真仙体道通鑑、及劉大彬茅山志，均言自英親往瀨鄉校勘太清宮古本，則此經各本自宋本為優。是編於宋本之外，復廣採各本異文，上及史崇音義校勘而外，兼及訓詁，所引說文恒與二徐本異，是則不獨為是經之功臣，且有資小學。又史崇全書久已湮佚，得此尚存其崖略，此則尤可貴也。

金籙齋讚詠儀三卷（正道藏洞真部讚頌類篇字帙中）

宋張商英奉敕編。商英字天覺，新津人，用章惇薦，擢監察御史。大觀四年，拜尚書右僕射，勸帝節華侈，息土木，抑僥倖，帝頗憚之。適承蔡京之後，故稍更其政，遂蒙賢直之名，後為言臣所劾，出知河南府。卒諡文忠。是編凡上中下三卷，上卷題宋太宗皇帝御製，計步虛詞十首、白鶴讚十首、太清樂二十首，中卷題宋真宗皇帝御製，計步虛詞十首、玉清樂十首、太清樂十首、白鶴讚十首、散花詞五言七言各十首，下卷標宋徽宗皇帝御製，計玉清樂十首、上清樂十首、太清樂十首、步虛詞十首、五言散花詞十首、白鶴讚十首。考宋史商英傳，其拜右僕射在大觀四年，卒於宣和三年，則下卷徽宗二字必後人所改題。考通志藝文略道家科儀類著錄宋太宗真宗徽宗御製金籙齋道詞各一卷，當即此書之單行者。又宋志有太宗真宗三朝傳授讚詠儀二卷，鄭志即此書，以徽宗一卷計之，故曰二卷。然曰三朝，則真宗下脫徽宗二字，二為三之誤明矣。今考其書，雖為道場所誦諷，然詞藻雅麗，即於宋時中和可稱為僊什。又卷中七言散花詞及下卷各詞均為五言，按事所採而寶濟及金書卷十所錄玉清樂諸詞，而是載是編下卷是徽宗之詞，其甫

甚舊此則尤足為校勘之助也。

五嶽真形序論不分卷 在道藏正乙部笙字號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按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著錄是編，註云東方朔述，未詳其所據。蓋有或因書中所載多漢武帝與東方朔問答之辭，故雲霽以為東方朔述耶。然若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類及宋史藝文志著錄是編，皆不著撰人姓氏，則白氏之說定無所據。且詳其詞旨，亦大抵恍惚支離，不可究詰，蓋亦朔時人依託之作也。按世傳十洲記亦東方朔之所作，宋晁載之續談助十洲記跋云：朔雖多怪誕，然不至於著書妄言若此之甚，疑後人借朔以取信耳。是編載漢武帝聞王母言八方巨海中有十洲之說，多因循漢武帝內傳及十洲記，則其書殆後二書尤晚出。然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及通志藝文略已著於錄，則亦未必非唐五代間舊籍矣。其書不分卷，惟秘書省續四庫闕書目、通志藝文略及宋志並作一卷。書中首述漢武帝聞八方巨海中有十洲，以問東方朔，朔因備言十洲道里方物。十洲者，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也。十洲之下，則附以海島、方丈、扶桑、蓬丘、崑崙等五條。其後則備述五嶽圖傳授始末及是齋靈異，而以授圖本文五嶽

圖序并附之其下贊五嶽真形一嶽各有五神衛護圖書一成
一帙圖則可以令人居家…大抵皆道家之言絕淺近者惟
漢武帝内傳十洲記靈寶元量度人上經大法五嶽真形品皆
可據此以考其異同則其書未未可廢也

太上出家傳度儀不分卷 在道藏正乙部儀字帙中
宋賈善翔編集善翔字鴻舉蓬州人善談笑好琴嗜酒默究修
鍊哲宗朝為左街都監同簽書教門公事賜號崇德悟真大師
一日在亳州太清宮講太上洞玄靈寶度人經啟醮之夕夢衆
靈官傳太上之命賜以仙服以真太清宮主者數日後竟反真
所著有猶龍傳六卷已著錄是編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
錄詳註作一卷未知其所據撰宋秘書目有續編列四庫闕書
目仙家類及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科儀類均著錄太上三
洞度人出家儀一卷據近人葉德輝考証以為即此書也按隋
書經籍志云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授三洞籙次受上
清籙受者先潔齋然後齎金環一并諸贄幣以見於師是道家傳
度之儀其來已久是編備述出家傳度一切科儀及請表奏之
辭其傳度之儀首引弟子於大道前禮三拜上香度師祝香
次度師於三師前説衆生華夏引弟子禮度師三拜面北長跪
聽説出家因緣次引弟子於庭下北向禮帝王次謝先祖次辭
父母次辭親知朋友次華夏引弟子至三師前立知磬請三師
法事次三師依次弟子長跪具白剃自陳次度師讀白文次
保舉師與脱俗衣先著度度師讀讚次紫褐度師讀讚次著靈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佃度師讚讚次被道衣度師讚讚次知磬舉仙衣讚次頂簪冠度師持於手中讚讚次令弟子就坐側長跪度師與戴冠次知磬吟星冠讚次執簡度師吟讚次知磬舉三啟頌次度師說十戒弟子長跪次發誓畢頌次體度師教戒弟子長跪次引新戒礼三師次十二願次學仙頌次回向念善次引新戒礼大道功德次礼度師等從始至終於道教傳度科儀言之綦詳此外於傳度所用一切表奏頌讚之辭亦一一備載治道教科儀者是有可資為矩助焉

洞玄靈寶太上六齋十直聖紀經不分卷（在道藏正乙部滿字號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考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著錄太上六齋十直聖紀經一卷蓋即是經按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為宋紹興間之所改定則是經殆唐五代間之羽士作歟其書不分卷惟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作一卷全經釐為六篇其目曰道教五戒曰十善曰年六齋曰月十齋曰三會日曰五臘日按道教齋直之法其來已久據諸經齋法略有三種一者設供齋可以積德解愆二者節食齋可以和神保壽斯二者謂之祭祀齋蓋中士所行也三者心齋謂疏瀹其心以除其嗜慾澡雪精神以去穢累掊擊其智以絕思慮也此上士之所行也是以入其靜修其要貴齋直為學不修齋直譬如夜行不持火燭故齋直是學道之首從初至終其道漸階念念持齋心心不退而不學之徒往往昧乎祭祀之齋曾謂得心齋之理不知虛心一志初學所難口談空寂是自欺也是編備述道教齋直之法首示以道教五戒十善之戒次述齋直之法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為年六齋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為十直齋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五日為三

會日、正月一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十月一日、十二月臘日為五臘日、又甲子日、庚申日、本命日、八節日、三元日、皆宜修齋祭祀、書末於歷代道經登釋齋直之說、與夫一切科儀法度猶詳、不必從始至終、隂理秩然、道教齋直之法、賴此經亦可以得其崖略矣、

太上老君清靜心經不分卷在道藏太清部逸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按經中各段、皆以老君曰為起句、道家相傳、以為即老君之所傳、故經首題太上老君清靜心經、今詳其文体殊不類魏晉以前道書風格、其為後人依託之作、蓋無容疑、惟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已著錄之、則其書亦未必非唐五代間道家舊典矣、其書不分卷、惟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作一卷、核其宗旨蓋欲藉佛氏空寂圓覺之義、以推明黃老清靜無為之旨、謂人神好清而心擾之、人心好靜而欲牽之、能遣其欲則心自清、而神自靜、天然後六欲不生、三毒消滅、凡不能者、皆心未清、而欲未遣也、能遣之者、內觀於心、心無其心、外觀於形、形無其形、遠觀於物、物無其物、三者莫得、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既無其無、無無亦無、湛然常寂、寂無其寂、無寂寂無、俱了無矣、欲安能生、欲既不生、心自靜矣、心既自靜、神即無擾、神既無擾、自然常清靜、則道自得矣、此即佛家所謂圓覺之義、亦即道德經所謂眾妙之門也、其說大抵依傍道德經而附會以釋典、意在以佛道二教之說合於一堂、不知各家學術自有源流、非為佛道異途、即道家之說亦不能概之、以執勉強牽合、不免附會學術之嫌、然其言收心

除欲、尚不失黃老清靜之旨、謂其瑕瑜互見可也、

谷神賦不分卷 在道藏洞真部方法類果字帙中

舊本題天水逸人大信註、不著時代、考宋崇文總目、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類、皆著錄谷神賦一卷、註云趙大信撰、知大信姓趙人、考崇文總目、為景祐初學士王堯臣等撰、樵生當南北宋之間、則大信蓋北宋以前羽士、惟崇文總目、及通志藝文略謂谷神賦為大信撰、是編則題大信註、意或彼目賦下脫註字歟、且書不分卷、惟崇文總目、及通志藝文略作一卷、是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者、非無據也、按谷神賦不知誰氏作、大旨在闡發道德經谷神不死是為玄牝之說、以為修真之理、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性在守一、能含而三關不死、善養而一氣長存、谷能自養、神則歸嶽、知柔藏影於中虛、善閉含光而內照、則生可長永、大信於每句之下、各加注解、雖係七絕一詩之外、別無釋詞、然核其所詠、皆據賦中文意、合一窮源括盡始終、推自然造化之至理、以闡發賦中隱秘、雖歌詠之詞不免失之隱晦、而趙氏之作尚能免於執文泥象之誤、發喻意言、以推明谷神不死之說、而歸於沖虛渾化與造化為一、實有功於原賦、而最宜參悟精修者也、

金蓮正宗記五卷 在道藏洞真部譜籙類致字帙中

舊本題林門羽客樗櫟道人編、不著姓氏、亦不著時代、樗櫟道人始末亦未詳、是編前有朶水長春壺天序云、自軒轅以來、教門弘盛、未有如今日者、是教也、源於東華、流於重陽、盛於長春、而今而後、滔滔溢溢、未可得而知其極也、故作金蓮正宗記、時太歲辛丑、則此序殆即樗櫟道人自序、辛丑不知爲何年、然據序中云、逮我長春丘神仙、受皇帝之宣、應滄山之聘、勸之以減酒色、則是編蓋作於元代辛丑、樗櫟道人、亦元代黃冠矣、其書都凡五卷、蓋所以記全真派各師之傳也、按全真之道、傳自東華、下及五祖七真、玄風大闡、元世祖皇帝褒封五祖七真徽號、東華已稱帝君、贈紫府少陽之號、其正陽、純陽、海蟾、重陽皆賜封真君之號、丹陽以下七真、俱封真人、是編首載東華帝君、下逮清靜散人、凡爲傳一十有四、博搜傳記、旁及碑碣、輯爲一書、以見全真各師修真體道、化被九有之蹟、傳文以下、各附以贊、較之劉天素謝西蟾所編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僅有混元老子一人、傳文較之像傳、約詳三倍、長春子一傳、尤足以校西遊記異同、其他各傳、網羅舊聞、排比事實、大體亦尚翔謹嚴、讚文亦均真實可觀、與道家其他傳記之附會神話、以自尊其教者、固自不同也、

太上老君中經二卷 在道藏太清部退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考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著錄老子中經二卷，宋史藝文志同，殆即此經。按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為宋紹興間之所改定，則是經亦未必非唐五代間道家古經矣。今考是編亦一名珠宮玉歷，全經都凡上下二卷，釐為五十五篇，即自第一神仙至第五十五神仙也。按存神服氣之法，久為道家之所重。抱朴子地真篇云：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此即道家所謂存一之法，亦曰存想。天隱子云：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蓋謂存想天神下降身中也。道家相傳，自天地星宿山川以至人身五宮五臟，皆有神名，皆可以存思結想以通[illegible]之。是編備誌天地、星宿、山川、五宮、五臟一切諸神位號、治所，以及存神服炁、行炁、祝神、去三蟲、逐伏尸、治病、辟邪、食日月太極之精等一切存思服炁之法，皆條分縷析，備載無遺。此外於重存念子丹之術言之尤詳。按老君曰：萬道眾多，但存一念子丹耳。子丹者吾也，吾者己身也。蓋存想己身端一不離之謂也。檢其所述，大抵皆道家長生久視之要，珠宮寶藏之秘籙，而考之則於道家存思之術，亦可以思過半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玄壇刊誤論不分卷 在道藏正乙部笙字帙中

舊本題惜微子張若海集，不著時代，若海始末亦未詳。考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著錄張若海撰玄壇刊誤論一卷，蓋即此書。按續目為宋紹興間之所改定，則若海之時代當在北宋以前矣。是編前有若海自序，謂其世參簪褐，業在焚修，三洞齋科，誠為己任，則若海蓋唐五代間黃冠也。其書不分卷，惟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作一卷。據其自序云：一日有靈樸求訪者，云自天台四明來，不言姓氏，稱雲光先生，儒釋根通，仍精三洞科教，由是權與之游，且曰：咸洛江湖，甌閩瀧蜀，仙壇靈嶽，皆得遍遊，每見齋醮威儀，不免倒置，子之習誤，能服義而改之乎。惜微子曰：小人頗愚，於聞古訓，凡承指歸，書諸紳帶。則其書之作，蓋因雲光先生之說，深有慨於齋醮科儀之舛駁倒置，因與雲光先生相與商榷，撰成是編，以正玄壇之謬誤，故以玄壇刊誤論名其書。核其所論玄壇謬誤，都凡二十品，目曰論入靖品第一，曰重論入靖品第二，曰論說戒品第三，曰重論說戒事品第四，曰論存鑪品第五，曰論方懺品第六，曰論出禁說簡品第七，曰論禮拜品第八，曰論轉經品第九，曰論初壇品第十，曰論醮壇品第十一，曰論三晝四夜品第十二，曰論

唱道及登壇品第十三、曰論齋醮前後誦念品第十四、曰論齋主心詞品第十五、曰論教化法式品第十六、曰論凡修齋用樂品第十七、曰論露壇品第十八、曰論坐立功德品第十九、曰論齋宴儀品第二十、書中備述道門升壇入靖說戒署職禮拜請經、齋醮教化等一切科儀法式，俾修真之士無論或執迷者其所論，類皆出之雲先先生，於齋醮科儀之誤，多所是正，足論修齋者皆云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卻只禮三拜，應數而已，無首体投地之敬，遮相徵此，於禮甚虧之類，大抵皆前人所未曾註意者。不寧惟是壇之誤誤，即道門科儀，亦藉以有考焉。

靈飛散傳信錄不分卷 在道藏洞神部衆術類松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考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及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外丹類，著錄靈飛散傳信錄一卷，註云齊推撰，按是書首載考信錄，末題元和七年四月五日，高陽齊推書心記，是此秘書省四庫闕書目及通志藝文略之所據也，據其自述，知推字書心，高陽人，而是編之作，則在憲宗元和七年壬辰，其書不分卷，而秘書省四庫闕書目及通志藝文略作一卷，按燒鍊之說其來已久，至唐人尤以金石為丹藥，道流之士，類將相承其說，益以滋漫，靈飛散者，蓋亦道家延年却老之方，服之可以超凡入聖者也，相傳此方本出太清仙經，載之千金方第二十八卷，是編載齊推傳信錄，備述此方傳授淵源，以及當時道流服食此方一切神奇靈驗之跡，次引太清經及後世仙真之說，以詳其效用，復次則備列靈飛散方及治雲母法，凡藥物斤兩燒鍊方法，皆分類排纂，頗詳，以有考核其所載大抵以千金方為本，故曰孫處士道問上流，精窮方要援此編錄，固非偶然，是其所載方術，皆以千金方為據，可知矣又其編首所載傳信錄，考其傳授，詳其應驗，於當時道流之崇信此方，述之綦詳，李唐一代，專以金石為丹藥，讀此書亦可以

見其八純矣

九轉流珠神仙九丹經二卷（在道藏洞神部衆術類之字帙中）

舊本太清真人述，不著作者姓氏，亦不著其時代。考之神仙傳紀，古昔號曰太清真人者凡有四人，曰彭宗，曰張魯，曰張衡，曰宋倫，皆魏晉以前羽士。然細考是編文体，殊不類兩漢道書風格，且書中於九鼎丹之說，言之甚詳。按九鼎丹之名，蓋始於抱朴子金丹篇，則是書之為後人偽託，蓋無容疑。雖宋秘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及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外丹類於此經皆已著錄，則其書亦未必非唐五代間舊籍矣。全書都凡上下二卷。上卷編首原闕，今據其所存者考之，則所言皆九鼎丹神藥神水等法。按九鼎丹者，其說始見於抱朴子，其言曰：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玄黃，用雄黃水、礬石水、戎鹽、鹵鹹、礬石、牡蠣、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斤，以為六一泥，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仙。又以玄膏丸此丹，置猛火上，須臾成黃金。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即消壞，百病皆愈也。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斤火之，立成

黄金第五之丹，名曰餌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玉女至
前；第六之丹，名曰煉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成黄
金；第七之丹，名曰柔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第八之丹，名曰伏
丹，服之即日仙也；第九之丹，名曰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
童仙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羽翼。是編蓋本其說而推闡之，兼
及藥物、斤兩、燒錬、方術，皆詳爲詮釋，更以真人神水諸法附之。
編末雖所引前人緒論較多，鮮有新義，然立術精密，考較詳明，
亦足爲治丹經者之一助焉。

延陵先生集新舊服氣經不分卷 在道藏洞神部方法類命字帙中

舊本題桑榆子評，不著姓氏，亦不著時代。延陵先生亦不詳其
姓氏，考書中引張果先生服氣法及李奉時山人服氣法，張果、
李奉時皆唐開元大曆間羽士，則延陵先生蓋唐代宗大曆以
後道流，桑榆子時代當更在其後。又考宋紹興間改定秘書省
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著錄延陵君刊集新舊氣經一卷，
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類亦著錄新舊氣經一卷，註云延陵
君刊集，則延陵先生蓋唐五代間羽士，桑榆子殆五代兩宋間
黄冠歟。其書不分卷，惟秘書省四庫闕書目及通志藝文略皆

作一卷，是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著錄作一卷，非無據也。全
書彙爲十有五篇，首爲修養大略，次張果先生服氣法，次鸞法
師服氣法，次李奉時山人服氣法，次蒙山賢者服氣法，次王說
山人服氣新訣，次大威儀先生玄素真人用氣法，次胎息口訣，
次胎息精微論，次胎息雜訣，次秘要口訣，次用氣神集訣，次錬
氣法，次委氣法，次閉氣法。書中推明服氣胎息之道，大抵據魏
晉以來道書掇拾前人緒論纂輯成編，故名新舊服氣經，名其
書，凡所徵引皆一一標其出處，較後世道書之依託附會者頗
有體。書中首論修養大略，撮取各家精義，以闡明道家攝生之

要而為全書發端，然後採歷代仙真服氣、用氣、胎息、委氣、閉氣諸訣，依次類列，使攝生之士知所取法，兼摘子許語，見宣通疑滯。於書中微旨亦多所發明，蓋道書中之頗具條理者也。

太上說九幽拔罪心印妙經不分卷 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稱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按經中謂元始天尊坐七寶殿，放大光明，徧照三千大千世界，觀見衆生受諸苦惱，沉淪生死，受報無窮，救苦真人即從座起，長跪問諸衆生以何因緣飄蕩苦海，天尊因為之宣說是經。考歷代道經多托之元始天尊，以自神其說，是編之稱元始天尊，要亦後世羽流之所依托，未可信據。且詳其文字，大抵皆模擬釋典，於佛經名辭尤多所因襲。按自六朝以來，佛教經典翻譯日多，於是道流之慧黠者多模擬佛典以作道書，故竊疑其書蓋唐五代間道流依托之作也。全書不分卷，大旨謂衆生受諸惡業，皆由自心妄想顛倒，不悟无為，一切罪根皆從心起，天堂快樂自由心生，三界沉淪亦從心生，邪見妄起，貪嗔心生，惑亂存命，非真心懷殺害，受諸類身，心生諂曲，與道无因，心生虛寂，與道相親。稽其所論，往往雜以浮屠家言，蓋因二氏之書而衍之，意在以釋道合為一堂，未免附會學術，失之乖誕，不知佛道異塗，各有源流，不能概以一執，此其可議者也。然其言大道之要，在於澄濾身心，不貪不慾，不嗔不淫，身心清淨，湛然空寂，皆契心印，尚不失黃老一家之學，而較道家其它偽書荒誕之

說、頗為近理、大醇小疵、則其書亦未始不可以備一家之言也、

神仙食炁金櫃妙錄不分卷在道藏洞神部方法類命字帙中

舊本題京黑先生撰、不著姓氏、亦不著時代、考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著錄景里先生撰神仙食氣金匱妙錄一卷、又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吐納類、著錄神仙食氣金櫃妙錄一卷、註云京里先生撰、京景古通、故秘書省四庫闕書目及通志藝文略皆作里、是黑字為里字之形譌、蓋無容疑、又考秘書省四庫闕書目為宋紹興間所改定、鄭樵生當南北宋之間、則京里先生蓋北宋以前道流、其書不分卷、惟秘書省四庫闕書目及通志藝文略作一卷、是明

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非無據也、全書蓋為七篇、曰服陰陽符召六甲玉女法、曰中嶽郄儉食十一時炁法、曰食炁辟穀法、曰真人食黃炁法、曰行炁法、曰行炁訣、曰治萬病訣、按服食之術、為道教之所重、史記留侯世家稱張良道引、道與導同、漢書作導引、是其證也、不食穀、蓋道家養生、先須服炁、絕粒以存神保精為重、服炁即呼吸吐納之法、不僅服己身之炁、且須服天地陰陽之炁、絕粒即辟穀不食之道、或納炁以咽之、或服草木之實、蓋皆道家養生之術也、是編大旨在闡明服食之理、分類排比、首錄神仙絕穀符咒、次論服炁辟穀之法、而兼及吐

納却病之方，元元本本，頗能撮其要領，為學仙者之所重焉。

太上三洞神咒十二卷 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列子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今考其書，蓋裒輯三洞諸神咒，彙為一編，詳其文字，似非一時一人之作，大抵為後世道流採撷歷代經咒，整齊其文字，分別載紀而成。是編按其書第十卷召酆都變神咒云：北帝真人，酆都憲章，威光神變，物物隆昌。又乃酆都將咒云：酆都攝令，萬神威聽，上聽九天，下至幽冥。考酆都之名，雖學者各據抱朴子對俗篇勢可以總攝羅酆，及真誥闡幽微篇羅酆山在北方癸地之說，以証其出於南北朝之世，然羅酆之與酆都，其名自殊，未可並為一談。且羅酆之名，亦不見於方志，蓋羽士附会之談，未可信據。至於酆都，則據圖经所載，為後漢平都縣地，三國蜀廢，隋復置縣，名曰豐都，明始改豐為酆，則酆都者，蓋後起之名也。據此以言，則是編之成，殆已在明初歟。其書都凡十有二卷，卷為一類，曰雷霆祈禱策役諸咒，曰雷霆召役諸咒，曰雷霆祈禱諸咒，曰祈雷霆祈禱諸咒，曰祈禳驅治諸咒，曰祈禳開度諸咒，曰祈禱召役諸咒，曰禬禳驅治諸咒，曰雷霆祈禱諸咒，曰祈禳召遣諸咒，曰祈禱考召諸咒，曰開度祈禳登齋諸咒。按禁咒之術，其來已久，凡淨身設壇，召神役鬼，消災除厄，治病催生，

以及一切祈禳禁劾、莫不有之、是編所載、皆雷部諸聖秘咒、大抵皆為四言、五言或七言詩詞、其中備言諸神名號、服飾、與其所司禍福、依法虔誦、以消災祈福、蓋道家祈禳禁劾之術也、

胎息抱一歌不分卷（在道藏洞神部方法類命字號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考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著錄楊羲撰抱一胎息歌訣一卷、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胎息類、亦著錄抱一胎息歌訣一卷、注云楊羲撰、近人蕭憑輝考証、以為即是編之異名、然元趙道一歷世真仙体道通鑑云、真人楊君名羲、晉成帝咸和五年庚寅九月生、似是吳人、來居句容、學道於茅山、今考是編前有作者自序、引煙蘿子云、咽復閉、徒自亂、煙蘿子為唐五代間道流、則是編之不出於楊羲、而為後世道流依託之作、蓋無容疑矣、其書不分卷、凡七言絕句二十首、大旨在本老氏抱一之旨、以推明胎息之深義、故名之曰抱一歌、以訣其要、核其宗旨、蓋謂人受生之本、莫非元氣、若知元氣所居、方不遠於大道、老君云、萬物皆抱一而生、未有一物不負陰抱陽者、若不知於抱一、與道難親、故道生於一、一者氣母、氣結成胎、胎結成息、二玄各有其旨、常人閉息、不固其胎、聖人存胎、不固其息、蓋神氣胎結、其息乃定、未有閉息而成真者、聖人云、抱一守中、子自沖守、三歸一、神氣精、此胎息之深旨也、故其詩云、抱一惟存神氣精、守三歸一自功成、此身所為憑何住、金鼎室芝田鍊至晶、人云抱一求生、不是難、然形相

應入三四讀此二詩則其書大旨略可概見矣

存神鍊氣銘不分卷 在道藏洞神部方法類命字帙中
舊本題唐思邈孫眞人述思邈京兆華原人七歲就學日誦千
言及長好談老莊百家之說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不就
唐太宗時召詣京師將授以爵位亦固辭不受高宗初即位拜
諫議大夫復固辭稱疾還居太白山永淳初解化年百餘歲善
老莊陰陽醫藥之術世稱孫眞人所著有千金要方三十卷行
於世是編舊本亦題思邈述然考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
目山家類著錄存神鍊氣銘一卷既不著撰人姓氏又考唐以
來史志及各家書目亦不言思邈著有是編其為後人偽託殆
無可疑惟宋秘書省四庫闕書目已著錄之則亦未必非唐五
代北宋間舊籍矣其書不分卷大旨謂身為神氣之窟宅神氣
若存則身康力健神氣若散則身死焉是以欲存其身先安其
神氣蓋氣為神母神為氣子神氣若俱自然長生若欲安神須
鍊元氣氣在身內神安氣海氣海充盈心安身定定而不散身
心凝靜自然成聖書中依存神鍊氣之理撰成銘文分為五時
七候以入胎定觀核其所論蓋主於安心氣海存神丹田其法
不服藥不嚥津不辛苦要喫但喫要沐即沐自任自由無阻無
礙而惟以攝心靜慮為養生之首要視後世道書之鉦釘稗販

者定大相逕庭也

金石簿五九數訣不分卷 在道藏洞神部衆術類似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今考書中所載州縣名大抵皆為隋唐所置如邵州唐初置南梁州尋改為邵州又如澤州盧州磁州等皆為隋置又考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著錄金簿五九數一券蓋即是編金字下當有石字宋鄭樵通志藝文畧道家金石藥類著錄作金石簿五九數一卷是其證也按秘書省四庫闕書目為宋紹興間之所改定鄭樵生當南北宋之間則是編蓋唐五代間羽士之所作矣其書不分券惟秘書省四庫闕書目及通志藝文畧作一卷按道家鍊丹之術自參同契龍虎經以來其說尚矣至隋唐之世專以金石爐火為丹葯邪說滋漫服之反促其生是循名失寔而不明金石之性也是編以學道求丹須先識金石定其形質明其美惡因掇拾歷代丹經金石之藥各為之解於諸藥隱名別号出產地域形質性味以及調鍊處方之法皆條分縷析備載無遺凡丹經方冊一切金石藥物萬類洪纖莫不備載搜集之功良有足多按自唐人專以金石為丹藥羽流之士輾轉相承其說益以滋漫然其專論金石藥物之書除唐梅彪石藥爾雅獨孤滔丹方鑑源之外傳世者殊不多見則是編在論金石藥物之書中亦

不失為僅存之秘笈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上秘法鎮宅靈符不分卷（在道藏洞真部神符類張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考其書首謂謹按上元經云、昔漢孝文皇帝一日私行至弘農縣界、見一家住三愚之宅、其宅甚是家豪富、因求相見主容禮畢、帝問主人曰何姓、答曰姓劉名進平、又問曰、住此宅得幾多年、進平答曰、住此宅今經三十餘年、帝曰按宅經云、此宅係近三愚之宅、其地大山、不可居之、有何方術、而成安吉之宅、進平答曰、一自初居此宅、甚見災禍、忽於一日、有二書生、不知從何方來、來家投宿、曰有法術教公鎮宅、進平拜告、蒙賜方術、願聽教矣、二生即傳七十二道鎮宅靈符、帝曰符其可得而聞乎、進而平於是將符即時進上、文帝遂獲此符、回宮勅令奉行此符、傳於天下、爰用鋟梓、以廣其傳云、斯蓋後世道流附會之談、未可信據、書中引宅經三愚之說、按漢志形法家有宮宅地形二十卷、隋志有相宅吉凶論三卷、相宅圖八卷、舊唐志有五姓宅經二卷、則相宅之書、雖較相墓為古、然歷代史志皆不云出於黃帝、則所謂宅經者、要亦方家技之所依託、是編首謂上元經云云、其為後世道流依託之作、尤不待辨、且詳其所載各符、大抵皆變化複雜、神秘詭異、與魏晉以前之為簡單符籙者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類，尤足証其書之晚出。意者其為唐五代間羽士依託之作耶。

其書不分卷，所載凡鎮宅靈符七十五有二道，或消災辟邪，或厭除百鬼，或增延福壽，或榮顯子孫，或倍盛田蠶，或興生六畜，末附每月聖降之日，供養之儀，及忌食之品，蓋皆道家禁劾之術也。

莊周氣訣解不分卷　在道藏洞神部方法類盡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按書中引陰符疏曰，太公賊命，以一銷天下用之，以味何也。考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類，有表淑真陰符經疏三卷，淑真北宋時人，則是編之作當已在淑真之後。然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及鄭樵通志藝文略已著錄，則其書殆北宋末羽士之所作，而時代蓋晚於淑真歟。其書不分卷，惟秘書省四庫闕書目，及通志藝文略皆作一卷。書中大旨在詮釋莊子薪盡火傳之理，以闡明道家養息續命之機，故以莊周氣訣解名其書。惟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通志藝文略，及宋志著錄，並作莊周氣訣，則解字當為明季修藏時之所加。蓋以其書本以解莊子薪盡火傳之說，初非莊周氣訣也。核其宗旨，蓋謂養生乃生之所以生也，不知其盡也。夫時不再來，命不一停，故人之生也，乃一息一得，而向息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薪傳而火續也。凡欲神仙，當先營氣，但能握固行氣，吞液使氣化為血，血化為精，精化為神，神化為液，液化為骨，胎結丹田，綿綿長存，行之不倦，然後可以長生久視。書中備言食穀服氣之術，兼及藥物，蓋因莊子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之說，而參以陰符經等道書，以推闡道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脈氣之理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上老君金書內序不分卷（在道藏洞神部譜錄類、敢字號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按其書末云、玄師曰、余嘗遍覽道
記、求其指歸、然好仙士、有妄為撰集、為勸其史冊、多年代不同、
究其玄跡、則首尾汗漫、書尚異、反失其真、余當外考典據、上符
天書、言其不刊之久、題曰老子金書內序、玄師不詳其姓氏、然
其為黃冠則似可無疑、其書之作、蓋為歷代好仙之士撰集老
子事跡、多空言無據、反失其真、故遍考典籍、別撰是書、以為真
錄、詳其辭意、似非唐以前道流之所為、又考宋秘書省續編到
四庫闕書目仙家類著錄老子金書內序經一卷、殆即是編、宋
志著錄無經字、是其證也、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為宋紹
興間之所改定、則是編之為唐五代間羽士之所作、尤可無疑、
其書不分卷、惟秘書省四庫闕書目及宋志作一卷、書中備言
太上為大道之宗、秉自然之氣、本三才之德、隨方設教、歷劫為
師、傳道授書、垂世立教、凡一切應現之跡、靡不畢載、揩其所載、
大抵據漢魏以來史冊道教記、掇拾成書、編年為紀、條理秩
然、採擇事要、簡核有法、惟書中所紀年代、多荒誕不經、勘之史
冊、尤難憑信、又往往雜取小說家言、如云老子生而髮白、故曰
老子、又云西適流沙八十一國、至于天竺、作浮圖之術、以化胡、明

人若此之類，皆道家言之荒謬者，乃亦牽連附会，未免可議。是則雖知歷代老子傳記之失真，然其書亦未必即為實錄也。

太上靈寶元陽妙經十卷（在道藏洞玄部本文類異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皆不見著錄。詳其文，依大抵皆模擬釋典。又考歷代兩宋間道書，如太上靈寶洪福滅罪像名經之類，已多稱引之，則其書亦未必非隋唐間舊籍。全書都凡十卷，釐為七品，首為聖行品，次慈行品，次問行品，次觀行品，次德行品，次德行高貴品，次昇大羅品。今考其書，蓋假託元陽妙樂真人與諸天大衆神仙眷屬八萬四千童子俱會元陽世界，於是天尊發大慈悲，為諸仙衆演說是經，以開悟衆生，故經中多為元始天尊與元陽妙樂真人問答之辭。大旨謂修持自然妙道，須以修行為主，蓋真人之所行者，非邪見所能修行，是以天尊安住元陽宮中，於聖行、慈行、觀行、德行之義，分別演說，使諸仙衆瞭然其義，知所奉行，以登道果。蓋一切苦惱，皆生於邪見，邪見生則心迷惑，心迷惑則失正念，失正念則不能觀真不真義，不能觀真不真義，則行惡事，以是因緣，則生苦惱，身墮三塗十惡地獄，故一切仙真修行，首宜堅持法戒。法戒既清，次修淨慧，然後自知見覺，是所持法戒牢固不動，心無悔恨，故心得歡喜，故心得悅樂，故得悅樂，故心得安穩，得安穩，故得無動定，得無動定，故得寔知見，得寔知見，故得

自在、得自在、故明曉道性、明曉道性、乃得登道果、稽其所論、雖不失道家之本旨、然間亦雜以佛屠家斯、蓋亦六朝以來道經之通病、固不必獨責是經也、

黃帝陰符經夾頌解註三卷 在道藏洞真部玉訣類餘字帙中

舊本題王道淵註、不著時代、按道淵南昌修江人、自號混然子、所註道經、有太上昇玄說消災護命妙經、及是經行於世、是編前有道淵自序、考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類著錄陰符經三十九部、於南宋以前各家註本、搜採略備、而是編獨不見著錄、則道淵之時代、當已在北宋之後矣、又考道淵自序云、全真之道、別無他也、一要精全、二要炁全、三要神全、按全真道之名、蓋始於金重陽真人王嚞、則道淵之為北宋以後道流、尤可無疑、意者其為宋末元初全真派羽士耶、全書都凡上中下三卷、蓋以按三才、而明精炁神各有極趣之妙也、惟不題篇名、又據褚遂良及張果註本、經本有人以愚虞聖以下二十一句、百一十六字、其書首釋經名、并後逐段解註、又於註末、各附頌語、以總括玄機、其說皆主於內丹、本之全真之道、而參以禪理、大旨謂知天道必知人道、知人道必知丹道、知丹道必知其陰陽動靜之機、知其機必知其內外返還之道理、能知其理、則採鉛求不失其時、運符火不失其候、蓋修真之要、在乎收拾身心一定不移之志、更用抽添工夫、不可間斷、收視以使神真、返聽以使精真、緘言以使炁真、了此三真、則自然混融於中、真火煅煉、結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金胎十月工足，則陰盡陽純，脫胎神化，超出生死，永為金剛不
壞之身。此所以為還丹也。觀其所註，較他注文義頗為近正，惟
喜談禪理，說仍不免三教歸一之旨也。

太上太清天童護命妙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神部本文類湯字帙中）

舊本題三茅山道者梁悟真受，不著時代。經末有紹興甲子茅
山都道正明真通微大師傅霄後序，謂本朝大觀三年四月十
三日，有執爨道者梁悟真夌晨汲水於殿前蒼龍池，俄而紫雲
彌漫，其所須臾見一羽衣厖眉皓首長髯如雪，乘白馬自空而
下。梁驚愕，視其狀與殿中粹容無異。梁急作禮伏地。太上曰：吾居
太清境上，偶降靈壇，憐汝服役勤勞，有志於道，而一無所遇，今
授汝天童護命妙經，當專心誦之，立功行於世，道將為汝得矣。
據此以言，則悟真之為宋大觀間茅山羽士，是經之得之太上，
似無可疑也。然細考其說，皆道家言之絕荒謬者，附會不經，殊
難憑信。意者其書殆即悟真或其同時道羽之所作，而託言得
之太上以自神其說耶。又考宋紹興間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
書仙家類及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類已著錄之，尤足証其
書雖為偽託，亦未必非悟真或其同時羽士之所作也。其書不
分卷，惟秘書省四庫闕書目及通志藝文略作一卷。全經大抵
皆為四言書，大附太上驅邪治病靈符，使真宗旨，蓋謂人稟天地
之精而生，性命混備，養炁全神，受正除邪，則眾真相助，一體無
分。凡修真之士，每日清朝持誦此經，即有十方靈寶元上仙眾守

衛其勞常令安穩可以除邪可以治病旦夕持誦則可以延年益壽永保長生若兼書靈符佩帶則可以驅邪吞服則可以治病云云其所論皆掇拾前人緒論為道家言之絕淺近者蓋虛妄道流之所作本不足語於著作之林也

太清真人絡命訣不分卷 在道藏洞真部五訣類成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考宋紹興間改定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著錄絡命一卷疑即是編如命字下誤脫訣字攷宋史藝文志著錄是編即作絡命訣是其書亦未必非南宋以前舊籍也又考是編篇首題太清真人絡命訣蓋以是編出自太清真人也按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有两太清真人一為彭宗一為宋倫皆周末道流此所謂太清真人者未詳其名氏且詳其辭旨亦不類先秦時人所作蓋道家經典多喜附會先聖以自神其說是編之作疑亦出依託意者或唐五代間羽士之所為耶其書不分卷惟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及宋志作一卷大旨言人魂魄為絡命人之先也有氣乃有魂魄者是其形人死魂去魄猶在形魄歸土中魂上天去故魄為內國魂為外國為道者當相內外相應乃通神明故守神外國故言守魂守內國故言守魄一陰一陽相得相從在天為日月在人為魂魄人身一小天地陰陽相應同一致耳其說多依託黃老所譬以喻明理要其指歸則在於以魂制魄整理體內五藏六腑之元炁使內外相應而與日月相應大抵本之黃庭內景經雖所引前人緒論居多且核其文義亦頗傷於附

略。然其論道家內修之理，是一家之學也。

玉清无極總真文昌大洞仙經十卷 在道藏洞真部玉訣類冬藏二字帙中

元衛琪註。衛琪，東蜀人，自號中陽子，幼業義方，於諸子百家靡不攻考。元至元十六年己卯，年始弱冠，乃棄儒學道，其後遊宦西南，執以經義勸人。又因浪走江湖，根腳靜坐，往往默有所悟，遂取平昔所誦道經，隨句解釋，於經旨多所發明，是編前有至大三年進經表，皇慶壬子張與材、至大四年張仲壽、至大辛亥趙炸諸序，及至大己酉衛琪自序，知其書蓋成於元武宗至大二年己酉。全書釐為十卷，按大洞仙經者，道家相傳，以為自元始出其言，演三十六章之祕訣，凡三千一百八十八言，以付玉宸道君。序其始末之因，計九百單八言，以畀太玄道父、二聖玄語總計四千九十六言。蓋三十六章以應四九金數，即金丹之道也。凡上卷十章，中卷十章，下卷一十六章，皆以五言為句，三十六章之上，復有大洞帝尊一章，以四言為句，總冠二經之首。三卷各有序經，下卷之末，更有結經，皆玉宸道君之所演說，以見一經之始末。及至周初，帝命三真人下傳吳會張道真先生，即此經是也。又茅山魏元君之本，號上清大洞玉經，蓋靈寶天尊所傳，較此經缺二章，多八十字。又有宋明帝時陸修靖之本，以帝一雌一雄一三經，或三言四言，長短不一，各之句讀，附各

章之次，其章句雖多，其正經則同。又稽諸傳記，載唐梓州王俗和真人奉帝命校三十九章大洞經，宋真宗朝觀妙先生朱自英註本，亦大抵相同。考其傳授攟遞，雖不免於附會，然稽諸歷代傳記，隋唐道流已多誦習，則其書亦未必非六朝古籍也。衛氏是編，蓋據玉宸道君太玄道父斗孚子先生所傳三十六卷之本，取三教經書，旨意合同者，隨句解釋，而以不易所謂元始河洛先天後天卦象全冊，並候詹胡檀城帝尊玄炁等，列為一十三圖，註之經首，為第一卷，又以發明經題、文昌準易、文昌勝會、坐存想法、精思法式、文昌大洞仙經敘、元制誥、七曲聖號、大洞經贊諸篇，闡明全經之旨要，列為第二卷，自第三卷至第十卷，則據三十六章正經，循文為解，摘經中所載，皆元真內名隱諱也，與人身中神炁相接，內外互顯，上下交錯，蓋取諸人身一小天地也。大旨謂人能存養自己神炁，吟詠寶章，精思存想，則天真下降，與兆身中神炁混融，此所謂同風現合，形神俱妙，與道合真，長生久視之道也。衛氏之註，於經旨幽隱，闡發無隱，蓋深明乎言外之意，要其指歸，大抵本之以道學性理，參之以丹訣禪機。故其自序云，以平昔所記三教經書，其間旨意合同者，隨句解釋，其寔合儒釋，固不免於附會學術，然稽其所註參諸真之精粹，集三教之廣博，章解句釋，頗稱詳富，則亦未可厚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玉樞寶經集註二卷 在道藏洞真部玉訣類收字帙

中

舊本題海瓊白真人註、祖天師張真君解義、五雷使者張天君釋、純陽孚佑帝君讚、而不著纂輯者姓氏、考之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俱未著錄、按歷代道書、具有名者絕少、而俗師附益假託者多、若是編者、要亦後世羽士依託之作、未可信據、今考其書、編末有至順癸酉上元日嗣三十九代天師太玄子後序云、玄陽子所遇雷霆玉經、本末如是、如是其必有自來矣、亦不言有諸家讚註、且其曰本末如是、如是其必有自來矣、蓋疑似之辭也、是其書之為偽託、尤可無疑、意者其書殆即玄陽子之所作耶、玄陽子未詳其名氏、據太玄子後序考之、知其為元文宗至順間羽士、其書都凡上下二卷、大抵於經文之下、分列註義釋讚、或隨字發明、或逐章剖析、詳其辭旨、類皆從同、如出一手、大旨謂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三界十方之尊靈也、掌生殺之權、廣發大願、化度羣生、因宣說是經、以讚揚天地之消息、陰陽之動靜、故名之曰玉樞寶經、要其指歸、蓋謂道者以誠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用誠似愚、用默似訥、用柔似拙、夫如是則可與忘形、可與忘我、可與忘 入道者知止、守道者知謹、用道者知微、能知微則慧光生、能知謹則聖智全、能知止則泰定安、泰定安則聖智全、聖智全則慧光生、慧光生則與道為一、凡誦此經者、皆可以消災滅罪、禍去福來、經末更附以圓滿吉祥靈章符篆、及懺悔合章、其間往往因循釋典、非一家之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上洞房內經注不分卷在道藏洞真部玉訣類成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編首有周真人序，而不著其時代名字，意者其書或即真人之所作耶。考宋紹興間改定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著錄上清洞房內經一卷，則是經之作當已在南宋之前，惟周真人之訣，則歷代史志及晁陳諸家書目皆罕所著錄，故竊疑其書之作當已在宋元之間矣。其書不分卷。按洞房內經者，道家相傳以為黃老君之所授也。經中大抵皆為四言韵語，末附子旦日暮諸頌及奉持禁忌。核其宗旨，在於宣說存思洞房之道。是編則隨字發明，逐句解釋，大旨謂天有神宮，為皇天上帝之所居，蓋象人之有洞房也。故譬之曰洞房。洞房之中有大神焉，左為無英君，一名元素君，一名神公子；右曰白元君，一名洞陽君；中央曰黃老君，一名中央道君。有志道之士能專精存之，則真道成矣。此所謂存思洞房之術也。凡在洞房，右見白元君，則仙道成；中央見黃老君，則壽萬年；左見無英君，則真之至精；三君並見，則白日昇天，遊行上清，真人之道畢矣。注中於三君名諱、宮室治所，以及呼召之法，神靈變化，存思結想之術，詮釋頗稱詳審。按存思者，學道之首要也，亦即抱朴子之所謂思一，謂存思諸神以遇之也。是編所論，蓋因外景經有長生要妙房中之急也一語，而附會為存思洞房之法，亦道家方術之學也。

赤松子中誡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真部戒律類雨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篇首有前序一篇，亦不著撰人姓氏。按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神仙類著錄中誡經一卷，謂其稱黃帝赤松子問答，蓋即是經。考陳氏生當南北宋之間，則是經亦南宋以前舊籍矣。其書不分卷，惟直齋書錄解題及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注作一卷。其傳授淵源，具見前序，謂昔公明子皋過宋，見大夫薛瑗，四大夫所行，積至滅門矣。瑗聞先生所說，神色憂懼，稽首知過。子皋語大夫曰：天雖高而察其下，行凶惡者必殃，行善事者必福，改往修來，轉敗為成，不患晚矣。吾昔年嘗得赤松子誡感一軸，能依此行，治身萬病皆拔。吾今知大夫所作，從來皆錯，子將此誡感奉傳，但依此而行之，必如天之驗也。於是開隱取經，授與薛瑗。經中大抵皆黃帝與赤松子問答之辭，意在宣說道家律身誡文，然道家經典，多託之先聖，以自神其教，故直齋書錄解題已謂其稱黃帝赤松子問答，蓋假託也。又考道教誡律，雖葛洪、張道陵之時，已略具規模，然其所謂誡律者，當至簡單。至六朝之世，佛教大行於華域，於是道流之慧黠者，始因佛教誡律，別創道教誡律，如所謂十誡者，殆全襲佛教之說。是編所說諸誡，多至百則，大抵修身與忌兩者混

同，其內容至複雜，又往往因襲釋典，其為依託，蓋無可疑，詳其文體，殆唐五代間羽士之所作歟。

太上洞玄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経註三卷（在道藏洞真部玉訣類注字號中）

元陳觀吾註。觀吾自號上陽子，金螺山北紫霄絳宮道士，嘗以縁遇師真，授以金液大還火符之秘。按其書卷首云上陽子南嶽詩趙老師，知其師姓趙，而未詳其名氏。是其編前有至元丙子觀吾自序，知其書著成於元順帝至元元年丙子。全書皆為上中下三卷，隨字發明，分註合解，頗稱有体。按其自序云，嘗以縁遇師真，授以金液大還火符之秘，欲與世人盡踏此道，乃註道德経、金剛経，述金丹大要，既而參以道用世法，分註此経，以盡善之作，意在以金液大還火符之訣闡明是経大旨。謂経有

道用，有世法。道用者欲之修行而登仙，世法者精勤誦念而求福。世人知念誦禱祈，而不知有修行還丹之道，因以用世法相參，分註合解，蓋以道用隱世法，以世法全道用，此道家所謂性命兼修之理也。其間於道用隱秘之旨詮釋尤詳，凡玄關一竅、大梵之言、鉛銀砂汞之隱、玄牝刀圭之要、還丹九轉之妙，一切修行道用之微，皆闡發無遺。稽其所註，大体參諸真之精粹，集丹旨之要妙，於前哲所論善者註之，略者詳之，能自成一家之言。惟註中往往雜以釋家之説，蓋是編之成在其註金剛経之後，故於金剛経一書援引尤多。不知各家學術自有淵源，不

容強為比附也。

嵩山太无先生氣經二卷　在道藏洞神部方法類盡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編首題嵩山太无先生氣經、則其書蓋嵩山太元先生之所作也、太元先生不詳其姓氏、考宋秘書省編續到四庫闕書目、著錄李奉時撰太无先生氣經二卷、无字疑為无字之形誤、宋鄭樵通志藝文畧道家類著錄太無先生氣經二卷、註云李奉時撰、是其証也、據此知太无先生蓋李奉時道號、人考是編前有太无先生自序云、余慕至道、𣸸尋秘訣、自行氣守真、向三十餘載、所聞所見、殊未愜心、大曆中遇羅浮山王公、自北岳而返、寄東高昂依然、相顧、余奇異人、延之與語、果然方外有道之君子也、是太无先生蓋唐開元大曆間羽士、其書都凡上下二卷、綮為十有八篇、其目曰服氣訣、進取訣、閉氣訣、調氣訣、咽氣訣、行氣訣、鍊氣訣、委氣訣、閉氣訣、布氣訣、六氣訣、調液訣、飲食訣、調護訣、休粮訣、慎真訣、修存訣、慎氣訣、修道之士、以服氣為首要、抱朴子至理篇云、善行氣者、內以養身、外以却惡、蓋服氣者道家養生之要道也、是編大旨、在闡明道家服氣之法、故曰形之所持者氣也、氣之所依者形也、氣全即形全、氣竭即形斃、是以攝生之士、莫不鍊形養氣以保其生、書中於呼吸吐納、一切行氣之法、以及調液飲食之術、莫不備載、雖

所述以前人緒論為多、然其文簡核有法、條理秩然、與後世道流依託附益之作、固自殊塗也、

還丹衆仙論不分卷 在道藏洞真部方法類珠字帙中

舊本題抱腹山人楊在集、不著時代、楊在始末亦未詳、是編前有楊在自序、知其為宋皇祐間羽士、汾陽西河人、弱冠好道、至三十餘年、偶遇明師、親蒙口訣、洞達丹經之理、又考其自序云、宋皇祐四年十一月八日偶暇、纂集諸家丹經節要、集成一卷、目曰還丹衆仙論、知其書蓋成於宋仁宗皇祐四年壬辰、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齋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核其宗旨、蓋據諸家丹經、節其精要、以闡明道家還丹之理、自陰符經參同契下逮九陽子海蟾子諸家之說、廣徵博引、頗稱詳備、又凡所徵引、

皆一一標其出處、尤深合著述之法、按還丹者、華池為初也、華池之中、能生神水、上下清臺湛然、明靜、神水變化、潔白如霜、號曰白金黃芽、次入三陽之精、水煮火煉、經九轉變成紫粉、號曰紫河車、河車之中、投汞、又經九轉、產出真金、號曰金公、將金公與汞相合、金水相見、再煉九轉、名曰金丹、金丹者人餌之可以變凡為仙者也、然金丹之道、須是親傳口訣、方識鉛汞、蓋鉛者真鉛、汞者真汞、鉛非黑錫、汞非水銀、鉛者鉛精、汞者朱汞、鉛汞交媾、乃產黃芽、黃芽者還丹之祖、大藥之基也、是編据撫歷代丹經之說、於真鉛真汞華池神水黃芽白雪等一切還丹之法

詮釋頗稱詳審、惟節錄前人諸論、不加論斷、蓋所謂述而不作者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太清導引養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神部方法類盡字號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按其書蓋鈔集赤松子甯先生彭祖王子喬諸仙真導引之說而成然兩漢以前道家者流其大旨主乎清淨初無所謂導引及魏伯陽之徒始言煉養而託之赤松子則是編之為後人依託蓋無可疑又考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及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類皆著錄是經按秘書省四庫闕書目為宋紹興間所改定鄭樵生當南北宋之間則是編亦未必非唐五代間之古籍也其書不分卷惟秘書省四庫闕書目及通志藝文略作一卷故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亦據之作一卷其書大旨在闡明道家導引養生之術首為慎修內法次為王喬導引圖次為彭祖導引圖次為淘氣訣次為咽氣訣凡其所述大抵託之赤松子甯先生王子喬諸仙真蓋掇拾魏晉以來道書標舉事類纂輯成編按導引之術其來久矣導與道同史記留侯世家云良從入關性多疾即道引不食穀蓋導引者道家養生之術也其法當靜居行氣呼吸俯仰屈伸手足使血氣充足身体輕舉也是編於周身動作屈伸之法口鼻吐納行氣之術皆詳為詮釋如行氣有蝦蟆行氣法龜鼈行氣法龍行氣法之類莫不條分縷析備載無遺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依託之作亦足以見道家導引行氣之大要焉

太上老君說安宅八陽經不分卷 在道藏洞神部本文類陽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按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著錄靈寶安宅經一卷，疑即是經之異名。考秘書省四庫闕書目，爲紹興間之所改定，則是經亦未必非唐五代間舊籍。其書不分卷，惟秘書省四庫闕書目作一卷。經中蓋假託太上老君在福德天中，召集十方聖衆，講說妙法。時有太極真人端簡上啓老君，問衆生修造宅舍，頻遭厄難，作何方便以救凡愚。老君因爲十方聖衆宣說是經，大旨謂衆生修造宅舍，驚動龍神，則屋宇鳴喚，地崩土裂。又但是屋宇房廊窟穴觸犯天煞、地煞、年煞、月煞、日煞、時煞、四方諸煞、五方地祇、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將軍太歲、黄旛豹尾、十二時神、六甲禁忌、土公土母、土府伏龍、一切惡煞，則遭厄難。宜稱讚諸煞，各鎮方隅，轉誦此經，令其府相生，陰陽和合，向坐宜良，神龍匡贊，然後諸惡皆隱，百福咸臻，眷屬和平，障礙悉無，所求皆得，所願皆成。核其所論，大抵亦古形法家緒論爲多，以陰陽五行相生相剋之理爲主，而參以道家鬼神迷信之說。按古形法家相宅之術，雖亦相墓，爲古數漢書藝文志形法六家有宮宅地形二十卷，其書久已不傳。今所傳黄帝宅經，亦出依託，則其書之爲唐五代間羽流依託之

作，蓋無容疑。其淺陋虛妄，亦不足責矣。

太上洞真五星秘授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辰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考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類及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皆著錄靈寶五星秘授經一卷，疑即是編之異名。按樵生當南北宋之間，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亦宋高宗紹興間所改定，則其書之時代，當亦在北宋之前。意者其為唐五代間羽士之所作歟。其書不分卷，惟通志藝文略，及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作一卷。今考其書，蓋假託元始天尊於大羅天上白玉京中黃金闕內承華殿上與天地水諸仙宣說是經。按古昔術士，於群星之信仰，其來已久，蓋因天人感應之說，而上推天象以及於人事。其於群星，尤深致其信仰。周禮春大宗伯云：以實柴祀星辰。星為木火土金水五星，辰為十二次。更由五星二十八宿而推及於其他衆星。是編蓋因循其說，謂五星二十八宿，各依分野照臨下土，司其禍福，故演說是經。令九地之人，依法尊敬，以消災祈福。經中備言五星及羅睺計都二十八宿等真君名諱服飾，與夫所主善惡，而各附以咒。凡九地世人，若遇災星臨照之處，但依受此法，无不獲福。若三元設醮，建立壇場，誦諸神咒，則俱得延齡積其所載，雖不免因循舊說，然其於五行方位之組合，聯絡貫通，亦殊豐贍，有理致，而不失古昔信仰群星之本旨，固非其他僞書之比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乙元真保命長生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民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今考其書，如謂若逢修真道士，則盟壇受之，若遇凡流，則不得妄傳，必殃九祖，謫罰六親，戒之秘之，太抵皆道家之言，絕淺妄者。又考經中所載存神引氣之術，雖抱朴子地真篇已嘗言之，然其所謂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其所言以延長生，守一為主，後世道流，因循其說，乃以存想神物，端一不離，為學道之首要，自天地星宿山川，以至人身之五宮五臟，皆有神名，而可以存思結想，以愚之故，竊疑是編之作，蓋唐五代間羽士之所依託也。其書不分卷，大旨謂陽積為神，陰積為形，陰陽兩半，合而成身，二者合同，胎養形神，人能識之，斯可以長存，故善積思者，當虔誠誦咒，注目存神，內視不瞬，內聽不昧，使欲者不欲，不欲者欲，以陽化陰，以和化心，心和氣靜，陰弱神正，神正則精專，精專則影滅，影滅則形忘，形忘則神應，神應則和同，和同則天上精光可入，精光既入，則陽氣獨化，所適無礙，稽其所載，大抵皆道家方術，即所謂存神引氣之法也。雖所論以因循前人之緒論為多，且文字淺陋，鮮有精義，然其主於屏絕外緣，存神內思，則尚不失道家守一之旨焉，為道家一家之學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洞玄靈寶定觀經註不分卷 在道藏洞玄部玉訣類推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是編末有冷虛子題識，其書殆即冷虛子之所作歟。冷虛子姓氏始末未詳。考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定觀經一卷，云定心慧觀等修，故以為名。其說與是編詮釋經名之語正同。故竊疑晁氏所見即是本，而經字下誤脫注字。據此以言，則冷虛子殆北宋間羽士矣。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按定觀經者，道家相傳以為元始天尊授之左玄真人言定心慧觀等修之義，故以定觀為名。詳其文体，蓋唐五代間羽士依託之作也。是編首釋經名，以總括全經大意，然後循文為解，意在詮釋經旨，不甚訓詁文字，亦不多引經卷。今核其所註，如謂定者心定也，如地不動；觀者慧觀也，如天常照。定体無念，慧照無邊，定慧等修，故名定觀，寔深得全經之旨要。其他各注，抉塞啟竅，於經義亦多所發明。惟注中多據佛家之說以為解，如云妄想分別名曰動心，又云一切無著名之不凝住心，又云諸法性空寂無所起，故為入定。若此之類，皆取釋氏之言以詮經旨。按定觀之說，本出釋氏。定觀經一書，蓋竊取其意以附會黃老清淨無為之旨，故是編復用釋家之說以為之解，非不知學術之源流，而自亂其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黃庭內景玉經註二卷（正道藏洞玄部玉訣類推字帙中）

舊本題梁丘子註，不著姓氏，亦不著時代。梁丘子始末亦未詳。考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及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類，著太上黃庭內景玉經注一卷，宋史藝文志同。按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為紹興間改定，鄭樵生當南北宋之間，則梁丘子蓋南宋以前道流矣。其書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及通志藝文略皆作一卷，是帙編作三卷，意者其為明季修藏時之所析歟。全書釐為三十有六章，首釋經名，以總括全經大意，然後逐章剖解，隨字發明，指事喻象，內外兩言，於經文疑滯，詮釋無遺。更以黃庭內景玉經訣列冠篇首，不入卷次，以闡明修持之大要。按黃庭內景玉經者，一名太上琴心文，一名大帝金書，一名東華玉篇，道家相傳以為扶桑大帝授之魏夫人，其著作之時代雖不可確知，然王羲之已寫之，則最遲亦當為晉初羽士流之所作。大旨主於攝收天地之氣於体內，以為長壽之原則。全經用七言韻語，取譬以明理，經義殊為隱晦，是編篇宜通疑滯於外象之喻，日月星辰內象之喻，五臟六腑皆詳為詮釋，於心居身內，存觀一体，整理体內元氣，以與外界日月星辰一致之理，推闡尤詳，分註合解，蓋深得道家內修之指要焉。

太上洞玄靈寶眾簡文不分卷（在道藏洞玄部玉訣類位字帙中）

舊本題蘭敘先生陸修靜撰、修靜字元敘、東遷人、生有異稟、博
精象緯、好方外游、嘗與陶淵明僧慧遠結社廬阜、泰始中詔江
州刺史王景宗禮聘來朝、敕建傳經宗壇、因著齋法儀範、一日
若趣裝將行、忽然尸解、謚蘭敘先生、時南朝宋元徽五年、即昇
明元年也、見王弇州宛委餘編、所著有必然論、步虛洞章、靈寶
步虛詞、昇元步虛章等八種、今皆不傳、見辯正論卷九、所傳者、
惟是編而已、是編首謂受靈寶券盟、既有佛首、授簡修刺、必由
次第、中盟大盟、皆投龍簡、其後八節甲子、別投三元玉簡、如此
方得四時登山修真文之事、明真玉訣並有其詳、而晚學闇懵、
志性淺略、過見一科、不加精尋、用意莅遂致舛錯、亡首失尾、
永不悟非、若斯之徒、常為痛心、視其淪溺、惻傷愍教、謹依舊典、
撰投簡文次第、復為甲乙註解法度、以啟昧者之懷、自為門人
所軌、核其語氣、殊不類修靜之說、且考之辯正論、則修靜之作
久已散佚、何以是編乃獨存於今、人考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
因於是編亦罕所著錄、故窮其疑、書蓋後世羽流依託之作、全
書不分卷、大抵據明真玉訣諸舊典、撰次成編、於投簡修刺次
第法度、及告五嶽靈山除罪求仙之法、與夫五方真文、亦書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備錄無遺、誠道家投簡之軌範也、

太上靈寶玉匱明真大齋言功儀不分卷 在道藏洞玄部威儀類化字帙中

舊本題廣成先生杜光庭修、按陶岳五代史補、載光庭長安人、唐僖宗時應九經舉不第、嘗從道士潘尊師遊、會僖宗求可領蜀中道教者、潘薦光庭、遂奉詔披戴、賜號廣成先生、而青城山志載元符中彭崇一序、則云光庭字賓聖、京兆杜陵人、二說小異、未詳孰是、然其為由儒入道、則初無異說、又舊說多以光庭為唐人、然朱子通鑑綱目、書王建以道士杜光庭為諫議大夫、而光庭廣成集中、亦有謝戶部侍郎表、則光庭非惟入蜀、且仕於蜀、蓋當為蜀人矣、按道教科儀、自簡寂先生陸修靜始漸製定、迄於光庭、更按經誥、極力編製、科儀典格、大備於焉、其於道門科儀、著作寔繁、故後世之言科儀者、多託之光庭、今考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及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類著錄是編、皆不著撰人姓氏、則是編之作、殆亦後世羽流之所依託、惟秘書省四庫闕書目、為紹興間之所改定、鄭樵生當南北宋之間、則其書亦未必非唐五代間舊籍也、其書不分卷、惟秘書省四庫闕書目及通志藝文略作一卷、故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卯據之作一卷、書中備載靈寶玉匱明真大齋科儀法度、表狀文牒之式、類例詳明、科文兼備、雖偽託之作、亦足見彼齋儀之大凡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洞玄靈寶自然齋儀不分卷 在道藏洞玄部威儀類化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考宋秘書省續編四庫闕書目
著錄靈寶自然齋宿啟儀不著卷數亦不著撰人姓氏疑即是
編之異名按秘書省續編到闕書目為紹興間之所改定則是
編亦未必非宋以前舊籍又考道教科儀雖宋簡寂先生陸修
靜始漸製定然齋法典格至為簡單迄於唐廣成先生杜光庭
更總集群經重加編定道門科儀乃漸完備自是而後作者寔
繁故竊疑是編蓋唐五代間羽士之所作也其書不分卷所載
皆道門靈寶自然齋宿啟躋儀以及一切表狀文牒之式其於
齋醮科儀皆依次詳載首各禮師存念如法次鳴法鼓二十四
通次發爐次各稱名位次讀詞次禮十方懺次四聖方懺次左
迴向西平立思九色圓像命魔密咒次步虛旋繞次三啟次三
禮次重稱名位次十二願次復爐次出堂自始至終條理秩然
初學修齋足資取法其於表狀文詞亦皆舉其款式詳其文詞
文字亦淺近平易明白暢達初真入道尤足資軌範總之其書
式舉其科儀以示初真入道之門或撰成表詞以明道士宿啟
之式類例謹嚴科文兼備與道門其他齋法合而觀之則於道
教科儀亦可以思過半矣

太上洞玄靈寶法燭經不分卷 在道藏洞玄部本文類字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史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見著錄
今考其文体淺近平易殊不類唐以前道經風格又考道教齋
戒科儀雖葛洪張道陵之時已漸見端緒然其所謂齋戒科條
寔至簡單至宋簡寂先生陸修靜唐廣成先生杜光庭更按經
誥修成齋科然後道教科條始漸完備是編於道教齋法戒律
言之素詳尤足証其非唐以前經典意者其為唐五代間羽士
之所作歟按法者規矩之謂總稱曰法規圓矩方萬物從之得
正燭者有光之謂物佐月嗣日剔昏朗闇用其明得所見也學
道之士邪曲無法則無以自正用法無明則莫見得失欲正不
可無明故以法燭名其書謂其為法之燭束之以修持斯可獲
於真寔也大旨言人以生為寶生之所賴唯神與氣人不可不
惜精守氣以寶其生聖人以百姓爭競五慾不能寶其精氣也
故立齋法因事息事禁戒以閑內冠威儀以防外然末世學
者雖修齋而不解其法不識其体式識其法而不達其義紛
紜錯亂流宕失宗因宣說是經以闡明行齋之臨壇之義俾學
者依法修持行善成德其言修齋之義在整百行建萬善故首
宜奉行戒法要能忍辱能柔弱能慈愛能仁施能陰德能忠孝

能至誠、能篤信、能戒慎、能肅敬、蒲此十端，然後修齋靜思、反听内視，斯可與道合真矣。核其宗旨，大抵尚稱近正，蓋融儒道兩家之說，以明示修身禁戒之理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上洞玄靈寶觀妙經不分卷 正道藏洞玄部本文類人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按是編惡代史志及諸藏書家皆未見著錄，惟宋紹興間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著錄洞玄靈寶妙經一卷。近人葉德輝考証，以為即道藏洞玄部本文類之太上洞玄靈寶觀妙經。今考道藏書目別無所謂靈寶妙經者，是葉氏之言未為無據。按秘書省四庫闕書目為宋紹興間之所改定，則是經之時代當已在南宋之前。意者其為唐五代間羽士之所作耶。其書不分卷，惟宋紹興間秘書省四庫闕書目作一卷，是編殆明季修葺時之所併歟。經中大旨謂觀玄戒真，宜先去邪僻之漸，行之外事都絕，然後澄靜其心，思虛靜處諠，其志唯一，久而行之，自然得道。又言得道之士，心有五時，身有七候。五時者，一時心動多靜少，二時心動靜相半，三時靜多動少，四時心無事則靜，五時心常與道冥。七候者，一者心得真定，不離囂塵，二者宿疾蠲消，身心清爽，三者填補虧損，復命還年，四者延齡度世，名曰仙人，五者鍊形為氣，名曰真人，六者鍊氣成神，名曰神人，七者鍊神合道，名曰至人。其於照心滅妄，大主於依時漸候，循序而進，久而行之，自然成道，要其指歸，蓋以恬虛寂靜為宗，以滅妄去邪為始，能不失道家之本

旨且文辭猶明解說暢達與後世道流依託之作固自不同也

元始天尊說得道了身經不分卷（道藏洞真部本文類尺字號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按經中謂元始天尊在玉清聖境清微天宮為諸天仙眾說此真經，蓋二氏之書多附會假託，不足辨也。今考是經編首云，爾時元始天尊恢元始無極大道，闡揚混沌未分先天真奧妙論，清淨無為全真大道，為諸天仙眾說此生天得道全真了身經。按道教全真之名，始於金重陽真人王[redacted]嚞。考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云，大定七年，重陽[redacted]至海，弟子丹陽真人馬鈺為之立庵以居之，號曰全真。時道流多往問業，全真教之名，蓋始於此。是編既以生天得道全真了身經名其書，而經中大旨又所以闡揚全真大道，則其為宋元間全真道流假託之作，殆無可疑。全經不分卷，大旨以修鍊了身，空洗心滌慮，對境忘境，外想不入，內想不出，一念莫起，萬事俱忘，存神定意，一心內守，使息依神定，性定命住，然後可以性命雙全，形神俱妙，與道合真。其經中論道家內修之法，多闡明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要，而要其指歸，則以收心斂氣，存神固命為主，頗有合於道家清淨之旨。按重陽全真之教，蓋以屏去妄幻，獨全其真為首要。又其語弟子馬丹陽曰，學道無他，在於養氣，心液下降，腎氣上騰，至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元氣蓋不散則丹聚矣是編所論大抵發其緒論雖因循陳說鮮有發明然大旨尚不失全真一派之精義則亦未可厚非也

太上昇玄消災護命妙經不分卷 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盈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按經中謂元始天尊在七寶林中五明宮內觀無極衆生受無極苦惱究辨世間輪廻生死因演說是經以濟度衆生今考其書文体全襲釋典其為後世道流依託之作殆無可疑又考宋紹興閒改定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著錄護命經一卷疑即是經則其書亦未必非宋以前道家舊籍意者或唐五代間羽流摹擬釋典之所作耶其書不分卷惟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作一卷今考其書蓋以無極衆生沉滯聲色迷惑有無無空有空無色有色無無有無有有無有終始暗昧不能自明因宣說有無色空之理以解悟衆生大旨主於知空不空知色不色洞觀無礙不著空見清靜六根斷除邪障故說偈曰視不見我聽不得聞離種種邊名曰妙道此四語者蓋深得大道之妙而指全篇之玄要矣循其所論類皆因襲浮屠家言其論有無色空之理如謂空即是空空無定空色即是色色無定色即色是空即空是色尤與心經之說為近按自六朝以來學者多作佛道一致之論於是道家流之慧黠者多擬釋典而作道書然大致仍不失道家之旨要及乎末流摹擬剽竊乃盡失道家之真是經所論勦襲佛經之

緒論居多且文詞鄙俚了無精義殆村野黃冠所依託非道家之正傳也

大洞玉經二卷 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日字號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經文之下各附注釋亦不著注者姓氏考編末有八十九翁秋水龔德同後序謂乙巳歲菊月有國子助教豫章太古熊濂初棄官學道究竟大洞經旨由盱江麻姑來山中携至所抄大洞經本乃有昔時太玄趙真人所注經義則其書蓋太玄趙真人之所撰也按真人姓趙諱守真主太玄清明宮是經都凡上下二卷釐為三十九章考神仙通鑑并列仙傳記歷代道流行持是經超凡入聖者不可勝紀則其書亦未必非唐以前古籍矣經中所載多是身中百神名字與夫所主所居宮觀山林樓台池館一一備具並一切存神符咒精誠混鍊之法大旨以生死門戶守雌抱雄為主混合百神存思結想使其各居其所各理其務更進而存養自己神炁精誠混鍊則天真下降與兆身中神炁混融此長生久視之道也按羽士修真以存思為首要自天地星宿山川以人身五宮五臟皆有神明名故欲存思結想以遇之然諸神名字經典所載多有不同是編所載身中百神之名校之梓潼文昌諸經亦各有差殊或因傳寫之譌誤或因聲音轉變宜其大同小異互有得失且二氏之書多附會神語詮以張大其教則其是非亦不必

辨矣。

太上導引三光九變妙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衣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於著錄。按經首云：玄古高聖元極天真玄和靈妃太明玉女與三十二天天君、天帝，考道教洞天福地之說，多剽竊釋典。酉陽雜俎玉格篇云：道列三界諸天，數與釋氏同，但名別耳。蓋始則有清微、禹餘、大赤三天，繼則剽竊佛經，而有三十二天、三十三天之說，更增其數為三十六天、八十一天，以求勝佛說。是編屢言三十二天，其為後世道流依託之作，似無可疑。又考經中所載諸符，皆變化神秘，非如初期道經之簡單複文，尤足証其書之晚出，意者其書或唐五代間羽流之所作耶。全書不分卷，大旨在闡明道家導引之術，其法以太陽正炁之時，於正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左引日華，右引月魂，仰朝萬聖，符把列星，奉修真常之道。一名流精，二名澤嬰，三名法炁，四名陽玉，五名雲華，六名道仙，七名九變，八名定光，依法照符，拱真導仙，噏氣則吐天流精，脩漱澤嬰，引導法炁，導御陽玉，灌鍊雲華，化演道仙，超騰九變，身生奇彩，手回定光，躍影定光，使二景混合，三光合同，我身超然，與光合一，應則有歸，寂則入無，登度三界，逍遙太虛，永出生死，歸真返常，此所謂真常之道也。

太上昇玄三一融神變化妙經二卷 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民字陜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今考其書文体，多模擬佛典，又往往剽用佛經名辭，如輪迴、六道、三塗、五苦之類，皆不見於六朝以前道書。按自六朝以來，佛教盛行於禹域，一時學者多倡佛道二教一致之論，而道流之慧黠者，乃模擬佛典，而為道書，法琳破邪論所舉道士法輪經、智慧觀身大戒經、老子大權菩薩經、靈寶法輪經等，皆其例也。是編辭旨多襲用佛典，要亦風尚所趨，後世羽流模擬佛典而成，故窃疑其書蓋隋唐間道家流依託之作也。其書不分卷，大旨謂萬法之中，惟一是貴，三一變化者，謂一一有變為三，三一變生成九一之道，蓋無上大法，成就一切法門，良由過去習業不同，而各異其趣，然修行小法，為道枝葉，所修一切功德，雖暫得天人福報，惟因緣報盡，還歸磨滅，不免輪迴，造善造惡，報對無窮，難得解脫，惟有無上大法，乃得拔度，經中備言三一變化之道，與夫大乘根原，要其所論，不過主於獨守無為，歸功根反本，靜我神識，清淨氣性，護我身心，使內無所起，外無所染，心無所住，適行圓滿，與道合一，揆其所論，雖往往雜以浮屠家言，然要其指歸，則仍不離於道家清淨無為之旨，與後世道流之但知模擬佛典，捨本從末者，固自不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上玄都妙本清靜身心經不分卷　在道藏洞眞部本文類是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今考其書，如五欲、三塗、五道、輪迴、三業、六根、地獄之類，多襲用佛經名詞，且詳其文体，亦摸擬釋典。又考經中雜以七言韻語，按七言之体，雖學者相傳皆以為始於漢武柏梁台詩，見滄浪詩話，然孤證無憑，未可信據，大抵七言之作，蓋至南北朝之世，始漸行於世，然其書之作，蓋唐五代間羽流，摸擬佛典，依託而成，似無可疑。全經不分卷，稽其所載，蓋假託元始天尊在玄都大治元陽上觀七寶華林紫瓊宮內，為無鞅數衆宣說無為

大道，及與真人法解問答之辭，大旨謂男女本地身心，悉皆清靜，寂不相動，始終恒一，正性湛然，本無生滅，但以顛倒隨業受形，執虛假身，迷真運道，造顛倒業，積邪偽塵，有惑煩惱，結縛身隨心業轉輪，三塗五道，輪迴生死，無解脫期，因開發妙門，以啟悟衆生，令其各以本分力，汲道性水，採無為香，調智慧湯，居清靜室，以除根葉穢，洗虛妄塵。其法用每月十直日，以上善水調法香湯，於靜室中，正念安坐，存思結想，務除垢穢，然後以法香湯，先從四支五体六根九竅，次第灌洗，悉令清淨，及外清淨已，復以靜觀薰修心惑，一切煩惱妄想，貪嗔癡垢，普令清淨，內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外既淨，然後可以常居道場。要其所述，蓋道家法湯滌除之方術也。

崔公入藥鏡註解不分卷 在道藏洞真部玉訣類成字帙中

舊本題混然子註，不著名氏，亦不著時代。考道藏洞真部玉訣類餘字帙中，有黃帝陰符經夾頌解註三卷，題南昌修江混然子王道淵註，則混然子蓋王氏道號也。又考道藏洞真部玉訣類成字帙中，有青天歌注釋一卷，題混然子註，按青天歌相傳為長春真人邱處機所作，處機卒於元至元間，則道淵之時代，當已在元世祖至元之後矣。其書不分卷，考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遠山崔公入藥鏡三卷，宋史藝文志崔公上無遠山二字，卷數與陳錄同。宋紹興間改定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亦著錄之，作一卷，卷數與陳錄異。按崔公陳錄已稱不知何人，其始末亦不可考。然陳及祕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已著錄之，則其時代當已在南宋之前，意者其為唐五代間道流耶。其書大抵皆三言韻語，都凡八十有二句，書雖簡而道家內丹之指要，道淵以其書言簡意賅，實諸丹經之骨髓，而學仙之士往往編舞執一見，不合崔公正傳，因據師傳口訣，每四句下添一註腳，以剖露玄機，核其所註，蓋以棠陽怡真為主，而參以後世丹經，大旨謂神仙之學，不過修煉性命，返本還源而已，採先天一炁以為丹母，運後天之氣以行火候，以火鍊性，

則金身不壞，以火煉命，則道炁長存，煉盡陰濁之軀，變成純陽之體，則神化自在，感運無窮矣。其說大體近正，誠有功於崔公之書者也。

太清玉碑子不分卷（在道藏洞神部衆術類如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考宋史藝文志著錄是編，注云葛洪與鄭思遠問答。按是編篇首云，葛稚川稽首鄭思遠曰，洪切聞之，糟與陰精陽精魂立，陰精魄成，兩精相薄，而生神明，此宋志之所據也。然詳考書中，多引陰符經之說，陰符經爲唐李筌依託之作，則是編之爲唐以後道流所作，固不待辯。又考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及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外丹類，於是編皆著於錄，則其書之爲唐五代間羽士所作，尤可無疑。其書不分卷，惟秘書省四庫闕書目、通志藝文略及宋志皆作一卷。全書凡爲十有五篇，首爲葛稚川與鄭思遠問答，次瑤瓶歌，次太上訣，次太清經口訣符，次陰長生歌，次五金歌及龍虎訣，次五金歌，次大還丹歌，次人金歌，次五金相類讚，次大還丹歌，次軒轅於峨眉山授皇人之一法，次楊真人歌，次金液大還丹歌。全書大旨，在推明道家金液還丹之理，蓋修道者求長生之術，若不得金液大還丹，則其道不成。金液大還丹者，謂取金之精，合石之液，結爲夫婦，列爲魂魄，浮沉合度，藥物和會，即是神仙之要妙。書中於藥物鼎器一切燒鍊之訣，要皆詳爲詮釋，或託之韻語，以申明其意。唐以來金液還丹之術，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語以有考。後李唐以來，道流之士多以金石爲丹藥，讀是編者，亦可以見當時羽士之所業矣。

大還心鑑不分卷在道藏洞神部衆術類松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考宋史藝文志、著錄大還心鑑一卷、注云、寒山子撰、寒山子姓氏始末詳、按書中云、余早年慕道、卒得傳真、充奉仙師、親承旨教、則寒山子之為羽士可知、又考宋鄭樵通志藝文畧道家外丹類、已著錄是編、樵生當南北宋之間、則寒山子之為北宋以前羽士可知矣、其書可不分卷、惟通志藝文畧作一卷、按燒鍊金石、以求長生、其來久矣、自參同契龍虎經以下、歷代羽士、相承勿替、或曰黃白、謂黃金白銀變化之術也、或曰鉛汞、謂以鉛及汞雜他藥燒鍊、使成丹砂也、或曰鼎爐、謂鍊丹之器也、或曰龍虎、謂烹鍊之水火也、名稱雖異、其為燒鍊則一也、又道家之言內丹、亦多藉鉛汞鼎爐、以喻精炁、乃後世愚人、因循疑誤、於房中之術、亦以鉛汞鼎爐為喻、不知真訣、是編深以愚者之惑於狂言為可愍、因備覽古賢真旨、衆真歌訣、撰成是編、以明其丹道之真元、而滌學者之疑滯、故曰後人不訣真宗、悞入御女之道、非惑於神術乎、今以大還心鑑、著明心域、明丹為至藥、不惑他物、令核其所論大還之丹、唯一陰一陽、一金一石、以合天地之機、而以心為出世之宗、丹為延年之藥、是以萬妙不離其心、序之於心鏡、以省己修進也、雖其說大抵本之參同契龍虎經諸丹書、鮮所發明、然觀其力闢容成御女之術、固較其他荒誕之說為近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清經斷穀方不分卷在道藏洞神部方法類臨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考宋鄭樵通志藝文畧道家辟穀類、著錄太清經斷穀諸要法一卷、疑即是編之異名、按鄭樵生當南北宋之間、則是編之成、當已在北宋之前矣、其書不分卷、惟通志藝文略作一卷、按斷穀一曰辟穀、其說蓋本於莊子藐姑射神人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之說、謂辟除穀食、以求仙道也、後世道家修仙、雖以辟穀為下、然卻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亦可以由此入道、是以辟穀之術、久為道家之所重、史記稱張良導引不食穀、李少君以辟穀卻老方見漢武帝、歷代道經以及醫藥方術之書、其言服草木之實以辟穀者多矣、是編採掇太清諸經辟穀之法、分類排比、彙輯成書、核其所載辟穀之法、都凡一十有七、服食松根法一、服食茯苓法六、服食朮法七、服食黃精法三、服食萎蕤法一、服食天門冬法三、服食巨勝法四、服食雜米麥法七、守中恒易法五、欲還食穀解藥法一、服食葵子湯法三、書中於藥物斤兩、調製方法、服食多少、皆一一備載、深採議論、詳盡曲當、考道家辟穀之術、約有二端、或服食草木之實、而卻粒、或火鍊鉛丹、以代穀、今考是編、所載諸方、類皆借草木藥物以代穀食、凡其所錄、大抵據歷代方書之說為多、

雖考較未必詳明、處方不盡精密、然宋代以前道書之言斷穀、今多不傳、則此本亦僅存之秘笈矣、

白羽黑翮靈飛玉符不分卷 右道藏洞真部神符類氏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考宋鄭樵通志藝文畧道家類已著錄其書、樵生當南北宋之間、則其書之成當已在南宋以前、意者其為唐五代間羽士之所作歟、其書不分卷、惟通藝文畧著錄作一卷、按白羽黑翮靈飛玉符者、蓋飛行羽經、登空步虛真訣、道家相傳、謂上皇元年三月三日、元始啓旦、忽致玄靈、垂降白鸞之車、黑翮之鳳、口銜斯符、降於太真丈人、故以白羽黑翮靈飛玉符名其書、考飛行步虛之術、其來已久、太平經抱朴子皆常言之、抱朴子遐覽篇云、其法用葯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是編蓋因循其說、用符以致飛行、全書所載、凡為符五、曰上靈飛玉符、曰下靈飛玉符、曰左靈飛玉符、曰右靈飛玉符、曰太靈飛玉符、或書之於掌心足蹠、或書之於心、或佩之左右肘、皆可以乘空飛行、凡修羽經飛步之道、無此符則不得乘虛升玄、又凡修行存思七星之道、亦當先服五符、然後行事、乃得乘空御雲、飛行太清、稽其所載各符、大抵皆變化詭異、與道家初期符籙之為簡單複文者異趣、其為後世道流、附會之作、殆無可疑、又書末謂斯符依科三千年一傳、不得輕泄宣露天真、違盟負誓、身役鬼官、殃及九祖、永閉幽泉、是尤後世道家鄙誕之談、然宋以前道書、存世無多、存之亦足以見唐五代間道家方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元始天尊說十一曜大消災神咒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辰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經末謂天尊告青羅真人曰、此諸神咒、若能度心諷誦、即得辰星順度、疾病消除、於是青羅真人下傳世間、信受奉行、故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云、此經乃元始天尊親授青羅真人、乘大爍爛道方無邊、然道家經典多託之元始天尊、以張大其說、未可信據、今考其書文体多模擬佛典、按自六朝以來佛教經典翻譯日多、學者靡然嚮風、於是道流之慧黠者、往往模擬彼教經典、以作道書、則是編之作、大抵亦隋唐間羽士之所依託也、其書不分卷、大旨謂元始天尊愍界眾生、輪回生死、不知有五行推遷、十一曜照臨、主其禍福、凡土火留伏、金木凌犯、羅計勃逆、日月薄蝕、皆可以致州縣播遷、人民災難、水火蟲蝗刀兵相犯、因當說同是說經、以推窮曆數、凡觀星斗行度、如有五星不順、凌犯宮宿、照臨下土、災禳禁忌、可速塑繪十一曜形儀、建立道場、持念此咒經三七日、修齋行道、禮念懺悔、即得上消天災、下禳毒害、所謂十一曜神咒者、曰太陽真君神咒、曰太陰真君神咒、曰木星真君神咒、曰火星真君神咒、曰金星真君神咒、曰水星真君神咒、曰土星真君神咒、曰羅睺真君神咒、曰計都真君神咒、曰紫炁真君神咒、曰月孛真君神咒、按五星列宿之祀其來已久、是編所載、蓋亦道家依星辰順度消災度厄之法也、

玉清无上靈寶自然北斗本生真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辰字帙中）

舊本題三十六天大司命宸京保命大夫帝君下傳按楚辭九歌雖已有大司命少司命之名然三十六天者既為後世羽流剽竊釋典三十三天之說而增其數以求勝佛說且三十六天大司命宸京保命大天帝君之名亦不見於隋唐以前道書其為後世道流依託之作尤不待辨故竊疑其書蓋唐五代間羽士依託之作也全經不分卷蓋假託元始上帝為諸天真人敷陳至真之奥義宣說是經謂北斗衆星巍峩赫奕統御群曜斡旋氣運斟酌生死威力至重信心男女當於上春之日一心齋戒設醮奉經以祈福瑞而消災度厄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云以實柴祀星辰是郡星之祀其來已久蓋古昔民智未開因天人感應之說而信仰天象與人事之關係周禮春官大宗伯之下有眡祲氏馮相氏保章氏諸官皆主觀測天象以斷吉凶郡星之祀蓋始於此北斗星又稱北極星古昔術士由人界而上推天界謂人界有帝王百官朝廷天界固亦有之而天界之帝王住於北極故迷信北極星及北斗星自兩漢以來已滿至其推崇是編蓋因襲其說主於設醮祀星以消災祈福經中於北斗衆星之神話言之綦詳謂昔龍漢有一國王有玉妃明哲慈慧號曰紫光夫人因上春日百花榮茂遊戲後苑至金蓮花温玉池邊脱服澡盥忽有所感蓮花九包應時開發化生九子其二長子是為天皇大帝紫微大帝其七幼子是為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之星或善或惡化導群情於玉池中經七日七夜結為光明飛居中極去地九千萬里化為九大寶宫故後世男女以上春日設醮祀奉稽其所載大抵因循舊說而不失古昔信仰諸星之遺意固未可以神話廢之也

太上虛皇天尊四十九章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盈字號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
錄、今考其書、蓋假託太上虛皇天尊為妙行真人演說是經、詳
其文体、殊不類唐以前道經風格、按經中立功章第一云、天尊
曰、凡欲修道、建功為先、是以諸天高尊、諸天真人、諸天神仙、咸
以功勳超聖真位、諸天記功、而為品格、積功滿千、形神仙、此其
語、殆與後世陰騭文功過格之說如出一轍、故彌疑其書、蓋五
代兩宋間道流偽託之作也、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
錄詳註作一卷、全經釐為四十有九章、其目曰、立功、齋戒、識本
來、善應、法力、能捍、積善、為齋、除垢、味道、斷因緣、自新、布施、勤行、
鍊穢、成真、演化、真成、三乘、等差、以言、勸善、苦樂、先後、不二、法門、
不殺、清淨、不妄、慈悲、萬法歸一、斷穢、濁洗、心、証真、財為患、本至
言、普潤、忍辱、造福田、正念、出有無、施言、無罪、隨緣受報、大力、契
道、心起、憂樂、道法、入妙、去華、同好、患先、塞後、施超、色相、一切持
道、勇決、學道、魔試、易心、向道、總行大旨、所說皆融合儒佛、明示
因果報應、隨緣受報之理、以勸善自新、而主於行善戒惡、故開
卷第一章即謂凡欲修道、建功為先、第二章云、齋戒者、道之根
本、法律之津梁、要其指歸、不過教人洗滌垢穢、令地心清淨、悔過

自新、奉戒行功、則邪妄自泯、世道合真矣、凡其所述、皆依教之
道德思想、雖為世俗說法、然大旨尚不離於正、此其所以不廢
也、

春秋左氏傳函義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干寶撰。寶字令升，新蔡人也。少以才器召為著作郎，平杜弢有功，賜爵關內侯，領國史，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為司徒右長史，遷散騎常侍。性好陰陽術數，為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事蹟詳晉書本傳。按隋書經籍志著錄干寶春秋左氏傳函義十五卷，唐書經籍志著錄干寶春秋義函傳十六卷，新唐書藝文志著錄干寶春秋義函傳十六卷，同一書也。晉書本傳作春秋左氏義外傳，隋志作春秋左氏傳函義，兩唐志又作春秋義函傳，且或曰十五卷，或曰十六卷，書名卷數均各不同，未詳孰是。又考李唐以下公私書目，既罕著於錄，諸家注疏亦鮮所徵引，則其書當五代宋季以已不傳於世。馬氏此本，書名從隋志，蓋輯錄唐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所引一條，唐杜佑通典所引一條，總計所輯都凡四條，勦為一卷，零金碎玉，寔不足以見干氏原書之面目。然史稱寶好陰陽術數之學，留心京房夏侯勝之傳，又觀其注易，多用京氏占候之法以為象，而援文武周公遭遇之期運一一比附之，則其注春秋也，當亦未免用二氏之說，如其說伐鼓於社以厭勝之類，蓋皆二子之緒論，斯亦足以推其概略，惟終以不能見其全書為可惜耳。

字湖軒讀左比事不分卷 光緒十九年癸巳刊本

清劉霽先撰。霽先字鼎山、天門人、所著有字湖軒左緯三卷、已著錄。是編即附刻左緯之後、其書不分卷、大體取左氏傳事類、就其文辭排比以為對偶之文。凡隱公四條、桓公九條、莊公十有一條、閔公四條、僖公二十有一條、文公十有一條、宣公十有五條、成公十有七條、襄公五十有三條、昭公四十有九條、定公十有五條、哀公十有五條、總計全書凡為對二百二十有四條、各條之下、皆注其所出、以為翻檢之助。按淮南子氾論訓云、詩春秋、學之美者也。蓋詩以道志、春秋以紀事、皆文辭之美者。是以自昔相傳、以屬辭比事、為春秋之教、其文辭簡樸渾厚、非若後世文之反復詳明、辭無餘義也。先儒喜其文辭之典雅也、故多就左氏之文、逐類屬對、以為學者作文之助。其見於朱氏經義考者、有宋徐晉卿春秋經傳類對賦一卷、葉儀鳳左氏聯璧八卷、鄭瑛春秋類對一卷、惜其書散佚已久、今惟徐氏春秋經傳類對賦傳於世、亦非盡對偶之書。是編之作、用意與以上諸書畧同。蓋全採左氏傳文、撰為對偶、或取其事類之相同、或取其辭義之相近、比事屬辭、以為修辭之用也。稽其所對、以四言為多、六七言次之、對文工整樸實、不改字以違經、無飾辭而背理、是其足饜人意者。惟修辭之學、無關經義、吾人但視為對偶之書可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左逸不分卷（弇州山人四部稿本）

明王世貞撰、世貞字元美、自號鳳洲、又號弇州山人、太倉人也、嘉靖進士、官刑部主事、父忬以灤河失事繫獄、世貞與弟世懋、伏嚴嵩門乞貸不許、忬論死、兄弟號哭持喪歸、隆慶間復伏闕訟父冤、累官刑部尚書、尋移疾歸、世貞長於詩古文辭、與李攀龍狎主文盟、及攀龍卒、世貞獨主壇坫者幾二十餘年、其持論文必西漢、詩必盛唐、而藻飾太甚、晚年始漸造平淡、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山堂別集、嘉靖以來首輔傳、觚不觚錄、讀書後、王氏書苑、畫苑等書、凡百數十卷、行於世、是編即弇州山人四部稿之一種、其書不分卷、凡補春秋左氏傳逸文三十條、故以左逸名其編、編首有世貞題辭云、嶧陽之梧、爨樵者窮其根、獲石匱焉、以為伏藏物也、出之、有竹簡漆書古文、即左氏傳讀之、中有小牴牾者、凡三十五則、余得而錄之、或曰其指正、正非左氏指也、或曰秦漢人所傳而托也、余不能辨、則是編蓋世貞據石函中所藏古文左氏傳錄出、然埋地之書、豈有經千數百年而尚不朽壞者、且詳其所錄各條、他家皆罕有稱引之者、至其傳授源流、他家亦不具載、則其為世貞偽託之作、殆無可疑、按有明一代、學者多喜作偽書、是編之託言出於石匱、亦猶楊慎參同契偽本之托言得之石函也、今核其所補各條、蓋始桓公十六年伐鄭、而終於定公時晉侯會吳子於黃池、大抵據國語、史記、及先秦子史、以拾遺補闕、雖偽託之作、然辭義簡核、亦足補左氏之闕遺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字湖軒左緯三卷 光緒十九年癸巳刊本

清劉齊先撰。齊先字鼎山，號秋岑，天門人。生平銳於學，而尤粹於史。所著有字湖軒讀左比事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光緒丙戌陸繼輝及光緒癸未尹調元二人序，知其書蓋成於光緒初年。時齊先授徒方殷，感於呂伯恭讀史不讀經之弊，因竭一冬之力，取春秋左氏傳蒐羅玩味，以自抒其議論，仿呂氏東萊博議之體，摘為一編，而自署為讀左思鈎，尋嫌其名與東萊博議相埒，乃易名左緯。其書都凡三卷，大抵有所見，則分別條論之。不別標篇名，但就左氏舊分列十二公之下。按左氏之文辭尚渾樸，屬辭比事，是為秦漢以下諸史之冠。其所載事蹟言行，前賢摘論縱橫并(?)綴，而東萊博議尤為世之所重。是編蓋師其意，摭拾左氏傳中所載史事，而論其得失，詳其所論，多因襲前人緒論，罕出心裁。按錢曾讀書敏求記曰：宋以來論史家，汗牛充棟，率多龐雜，以其不討論之過也。是編評論，多本之東萊博議，而又無所闡發，正坐此病。蓋論事當順乎人情，亦當斷以己見，不然則皆同蹈襲，又何貴乎有評論歟。惟前賢摘論左史，或苛刻而害正，或纖巧而傷業(?)，是編獨能博採前賢評論，而歸之於簡約，鎔鑄包括，頗中肯要。且其所斷制，亦大體醇正無疵，不可以其無大發揮，而盡加訾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左傳類對賦一卷（傳鈔本）

宋徐晉卿撰。晉卿里貫不可考，宋仁宗皇祐中為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是編都凡一卷。考之晁氏讀書志、趙氏讀書附志、鄭氏通志藝文略、陳氏書錄解題、朱氏授經圖、焦氏國史經籍志，皆不著於錄。惟清朱彝尊經義考春秋類第十三著錄之，並引區斗英之言曰：是賦乃徐秘書所作。江陵路總管太原趙嘉山得其善本，授之郡庠，俾鋟梓以淑諸生。按區斗英為元惠宗至正中長沙教授，則其書蓋至有元中葉始行於世。又考是編書名作春秋左傳類對賦，而朱氏經義考則作春秋經傳類對賦。按晉卿自序云：乃於暇日，撰錄成賦，命曰春秋經傳類對賦，與朱氏之說正合，則是編或後人以賦中大旨多據左傳，以立說，故易經字為左字歟。今考其書，蓋以春秋三傳莫善於左氏，而其義理牽合，卷帙繁多，惟以彈說因賅括其意，而為斯賦，凡一百五十韻，一萬五千言，詳其詞旨，頗稱簡古。欲包羅經傳，牢籠善惡，故引其辭以倡之；欲綜錯名跡，原始要終，則簡其句以包之；欲按其典實，故表其年以証之；欲循其格式，故比其類以對之。屬辭比事，燦然不紊。惜其書之作，雖以叙事為宗，不以能文為本，仍不免限於体製，往往意之迂闊，多所疏漏，不過為

初學誦習之便，未足以語於著作之林也。

左傳快評八卷　康熙間蕙而閒房刊本

清劉继莊撰，金成棟輯。繼莊始末未詳。成棟字天三，海陽人。嘗從學於继莊之門。是編前有成棟題辭，稱继莊劉先生抱經濟之學，於時不偶，著書等身，評定左氏傳諸篇，無微不抉，無隱不窺。忽與坊客謀壽諸梨，刻成而題之曰左傳快評，以公天下之讀至文者，則其書蓋继莊之所評定，而成棟及其同學諸子之所輯刻者也。全書都凡八卷，蓋擷取左氏菁華，以為修詞之用，或摘其文辭之藻麗者，或採其叙事之新異者，所錄自鄭伯克段於鄢，迄於楚子西不懼吳，凡一百有五篇，不分門類，惟以原書次第臚列，而摘取各篇篇首一二句，以為標題，標題之下，各注年月，以原文載於其下，凡句法之古雋，叙事之新異者，皆於各句之下，詳為之評，每篇之後，更各附總評，大抵襲標藻采，務摭空論，或雜採舊說，而斷以己意，詳其評識，幾全如此，批撰時文之式，以之評經論史，殊乖体例，按自南宋以來，最重詞科，士大夫多節錄古書，妄加評論，以妃青儷白相高，是編之作，殆其遺風，雖段然抄錄，議空論疏於經史之學，了無関涉，然觀其含英咀華，刪除冗贅，較之漢儒左國腴詞、左傳鴻裁等書，妄為弁降，顛倒乖錯，割裂辭藻，議論拚陋者，究為雅馴，固不得以末流華濫而廢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左藻三卷（海鹽吳氏藏傳鈔本）

明惺知主人撰。不著姓氏。惺知主人亦不詳其始末。是編前有崇貞辛未惺知主人小引、知惺知主人為晚明時人、其書蓋成於明思宗崇禎四年辛未。按其小引云、余少業春秋經、涉獵左氏有年、吳居家閒暇、取全左繙閱之、採其勝者、參以汪南溟氏、孫月峰氏所品評、成左藻三卷、則其書蓋擷取左氏傳之菁英、附以評識、以為讀左氏書者含英咀華之助、今考其書、自鄭伯克段于鄢、迄楚子西不懼吳、總計所錄凡一百有一篇、釐為三卷、依全書次第、臚列各以其事附之十二公之下、不復着年月、僅摘取各篇篇首一二語、列為標目、而以原文載之其下、間亦略詮字義、核其大旨、蓋以左氏辭令議論之文雖美、然其擅長、尤在叙事、以叙事御辭令議論、然後叙事煩而不亂、淨而不腴、點綴映帶、在在生色、此左氏獨得之長也、是以其書於左氏叙事之文、擷取尤多、凡其叙事之提掇關鍵、聯絡照應、種種入神入妙之處、皆各為標識、其眉批旁批、則大抵採之孫汪二氏、又依汪南溟之說、分左氏之文為叙事、議論、辭令三体、各体之中、又分能品、妙品、真品三品、擇其所論、雖品評以前人緒論為多、且每條不過一二語、略抒大意、亦不申其所以然、批點尤不脫評選時文之習、然博取約存、含英咀華、亦足以資循覽、此其所以不廢歟、

稿本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左氏傳義注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孫毓撰、清馬國翰輯、按清嚴可均全晉文編曰、孫毓字仲奉、北海平昌人、魏時嗣父觀爵呂都亭侯、仕至青州刺史、一云字休朗、北海平昌人、入晉為太常博士、歷官長沙汝南太守、清朱彝尊經義考亦云、隋志孫毓魏晉長沙太守、陸德明曰豫州刺史、又隋志別集類有晉汝南太守孫毓集六卷、一孫毓也、或曰字仲武、或曰字休朗、或以為長沙守、或以為汝南守、或以為青州刺史、其說各異、未審孰是、是編隋書經籍志著錄作十八卷、釋文敘錄作二十八卷、疑隋志十字上似脫二字、又兩唐志著錄並作三十卷、亦與隋志及釋文敘錄之說不同、未詳其故、至李唐以下、諸家書志已不見著錄、則其書之佚當在五代之世歟、是編輯錄八節、彙為一卷、按孫氏別有賈服異同略一書、亦久已散佚、今核其書、大旨在申賈駁服、如周之宗盟、據宗伯盟詛之辭以服氏同宗解為不然、王室之不壞、壞服氏本作懷、孫氏是編則依賈氏本作壞、亦不取服氏之說、若此之類、胥足証其書之服申賈駁服、蓋服氏與春秋左氏傳解誼之說受之鄭康成、而王肅之注春秋左氏傳則多主賈逵之說、孫毓於王故多所注從賈而非服、亦猶其撰毛詩異同評之評毛鄭王肅三家異同而朋於王氏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左傳嵇氏音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魏嵇康撰、清馬國翰輯、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也、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也嵇山、家於其側、因而命氏、康學不師受、博覽無不通、其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景元中坐事誅、時年四十、事蹟詳晉書本傳、

按釋文叙錄稱嵇康音三卷、字叔夜、譙國人、晉中散大夫、據晉書本傳、似稱晉中散大夫者非也、隋書經籍志著錄春秋左氏傳音三卷、魏中散大夫嵇康撰、惟其書唐志已不見著錄、則其佚久矣、馬氏是編凡輯錄六條、釐為一卷、計唐陸德明釋文所引五條、唐司馬貞史記索隱所引一條、是編即據以采輯而成、

按隋唐以前諸儒傳左氏音義者、據釋文叙錄及兩唐志所載、有服虔杜預音三卷、魏高貴公卿春秋左氏傳音三卷、曹耽音、尚書左人郭荀訥等音四卷、李軌春秋左氏傳音三卷、徐邈春秋左氏傳音三卷、今皆不傳、惟是編及徐氏音、馬氏玉函山房各有輯本、雖吉光片羽、已非完璧、然治左氏音者、得此亦足以推其大略矣、是編在先儒傳左氏音諸書中為最早、尤為治左氏音重要之資料、其中如蟄音留、鸛音權之類、今雖不用、然古調獨彈、治古音者、寔可資為鉅助、惟其書雖傳左氏、亦間採二傳之說、如鸛從公羊作鸛之類、是其証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左氏傳解誼四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服虔撰、清馬國翰輯。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為虔。河南滎陽人。少以清苦立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舉孝廉、中平末拜九江太守、遭亂行客病卒。按隋史經籍志序、諸儒傳左氏者甚衆、永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服虔、杜預注俱立國學。後漢傳服義、至隋杜氏盛行、服義浸微。又釋文叙錄云、九江太守服虔注解左氏傳、江左中興、立左氏傳杜氏服氏博士。又北史儒林傳序云、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魏末大儒徐遵明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彫、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則服氏蓋邃於左氏之學、是編江左中興之時、嘗與杜氏同立學官、魏晉六朝學者多推崇之。迨於隋唐、杜氏盛行、其書始廢、是其散佚者久矣。考隋書經籍志著錄服氏春秋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兩唐志則云作三十卷。是編蓋從王應麟所輯古文春秋左傳所引服說、更補其缺漏、釐為四卷。雖吉光片羽、已非服氏之舊。然全書崖略、得此尚可推尋、則服氏之功臣矣。今詳其所注、多同於鄭玄。按世說新語文學篇云、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意、玄聽之良久、多與己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今考是編僖十五年歸妹之睽、文十二年在師之臨、皆以互体說易、與鄭氏合、足証世說所稱為不謬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陳沈文阿撰清馬國翰輯南史儒林傳云沈峻峻子文阿字國衛吳興武康人也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並通經術而文阿頗傳之又博采先儒異同自為義疏通三禮三傳位五經博士梁簡文引為東宮學士入陳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天嘉四年卒年六十一所撰儀禮八十餘條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記七十餘卷並行於時諸儒多傳其學按隋書經籍志著錄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作二十五卷兩唐志著錄則作二十七卷未詳孰是考隋志有王元規續沈文阿春秋左氏經傳義略十卷而兩唐志皆不見著錄則唐志著錄是書卷數多於隋志者或合王元規所續而言歟其書自李唐以下已不見徵引則五代之世其書已佚此本蓋馬氏據正義釋文及唐集韻所引輯錄成書都凡六十有一條勒為一卷上起隱公下迄襄公而止按唐陸德明春秋釋文敘錄云文阿撰春秋義疏闕下帙王元規續成之則其書本非完本或原書即至襄公而止耶梁書儒林傳稱文阿父峻傳通五經文阿傳父業尤明左氏傳則其學有家傳唐孔穎達正義序云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阿劉炫然沈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疏今考其書雖零篇斷簡不足以窺其全豹然就存其者觀之大抵意在發明義例而疏於訓詁則孔氏之言為不誣矣

春秋左氏傳章句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魏董遇撰、清馬國翰輯、按魏志王肅附傳云、明帝時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注引魏畧儒宗傳曰、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建安初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講、為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詣鄴、轉為冗散、黃初中出為郡守、明帝時爲入侍中大司農、數年病亡、又云初遇善治老子、為老子作訓註、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是董氏之學、即在當時傳者已少、唐陸明釋文叙云錄魏大司農董遇注解左氏傳、又曰董遇章句三十卷、隋書經籍志亦著錄春秋左氏傳三十卷、董遇章句、兩唐志同、是其書隋唐之世猶有存者、蓋至五代之世始散佚而不存、此本為馬氏據隋唐間諸家所引合為一卷、總計所輯僅得十條、不過畧存董書之面目而已、按自賈逵作春秋左氏解詁、服虔作春秋左氏傳解誼、杜預作春秋左氏經傳集解、皆以左氏之學見稱於時、然魏晉以來學者多明於賈服而非杜氏、董氏是編蓋已發其端、今以其所存數則觀之、其本字多與杜異、而同於賈服、王肅則其書大旨多明於賈服二氏之說、不難推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一卷 玉函房山輯佚書本

陳王元規撰。清馬國翰輯。南史儒林傳云，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少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年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仕梁，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陳天嘉中，為國子助教。後主在東宮，引為學士，親受左傳、喪服等義。仕陳，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為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証通析，無復疑滯。陳亡，入隋，卒於秦王府東閣祭酒。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二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二卷。考隋書經籍志著錄王元規續春秋左氏經傳義略十卷，而不載春秋發題及義記。其左傳音，唐志著錄左傳音三卷，而不載續春秋左氏經傳義略。其春秋發題辭及義記，諸說小異，未詳孰是。考唐陸德明釋文敘錄云，梁東宮學士沈文阿撰春秋義疏，闕下帙，陳東宮學士王元規續成之。元規又撰春秋音。又考沈氏春秋義疏，陳書本傳作義記，則南史王氏本傳所謂發題辭及義記，釋文所謂義疏，似即隋志所謂義略。蓋王氏所著，實僅續沈氏春秋左氏經傳義略及左傳音二書。唐志所以不載義略者，殆義略已並入沈書也。說詳沈文阿春秋左氏經傳義略提要。其書唐以下已不見著錄，則其佚已久。此本蓋馬氏輯錄釋文所引三條，合為一卷。今考其所輯其一條辨士匄名字，餘二條皆音也。或左傳音在李唐之世已與義略合為一書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通論十五卷卷前一卷 東方圖書館傳鈔本

清姚際恒撰。際恒字立方，號首源，又號善夫，安徽休寧人。著有九經通論一百七十卷、好古堂書畫記二卷、續記一卷、好古堂書目四卷、古今僞書考十卷及庸言錄，行於世。按際恒生當有清初葉，多從諸耆宿遊，於經史百家之書，靡不參究，而尤邃於甲部之學，立論精審，傳辨勇於疑古，往往多獨得之見，惜其書已多散佚，今所存者惟詩經通論十八卷、古今僞書考十卷及庸言錄若干卷而已。是編諸家書目皆罕著於錄，則其刻本散佚已久，此本蓋據刻本傳鈔，魯殿靈光，彌足珍貴。其書都凡十有五卷，而以春秋論旨例之卷前不入卷次。編首有康熙四十六年丁亥際恒自序，知其書蓋成於彼時。惜自序首頁原闕，不克窺其全豹，殊為遺憾。其書大抵首列經文，然後逐事為解，大旨在力闢三傳春秋有例及常事不書之說，而以書法取義論春秋，故其春秋論旨篇云：自古說春秋者，莫害於例之一字。例者實創於左氏，發明於杜。嗟乎！自例之一字，而春秋之義始不明於天下。聖人據魯史以修春秋，何嘗先自定其例乎？使聖人執一例以修春秋，何殊印板死格，尺寸不移，此冬烘之學規胥史之計簿，烏足為聖人之書？且史者尤不執一例以為之也，史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記事，事有萬變，例豈能齊？此合則彼違，此同則彼異，必致疏漏多端，自取敗闕也。乃杜氏執例以求，見其或合或否，或同或異，而例之說窮，於是無以處此，則又曰變例。後人因而為之辭曰美惡不嫌同辭。夫例者一定不移之謂也，變則不合之別名也。例既不合，則無例可知矣。是皆自縛自解，歸於遁窮，無說以處此，而世人猶以例求春秋者何也？自有例之一字，而褒貶之說因以興焉。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不惟孔子原無褒貶之心，而春秋亦無所容其褒貶也。又云：史以紀事，則常事書，非常之事亦書。若獨取非常之事書，而常事不書，何以為史？猶之獨取常事書而非常之事不書，不可為史也。則常事不書之說，春秋斷斷無之矣。後先儒解經，自三傳作俑以來，莫不屑屑焉惟例之是求，其極也，乃至深文周納，罔顧是非，春秋一書幾成誇帖。際恒深慨於是，故為是編以矯其弊。然必謂春秋未嘗有例，則不免矯枉過正之嫌。蓋孔子之作春秋，其目的在使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固昭然可見。且左氏宣公二年傳云：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夫既曰書法，則史非無例可知，蓋古代史官紀事皆有成法，固不獨春秋然也。故孟

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是義例之說初不始於左杜矣諸國之記事有其義孔子竊取之以作春秋豈得謂春秋無例耶且際恒既力闢杜氏以例說經之非其論春秋亦襍舉書法取義以為說不知書法取義例何別如隱公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際恒論曰克者勝之之辭敵國言伐言敗言取全經無言克者今變文言克則其兄弟之親不可以敵國言此孔子之書法也不知其所謂書法與左氏如二君故曰克公羊曰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之例果何以異是不過別標新名以自立異而已總之際恒之書往往好為異論是編力闢左氏多本之季明德郝仲輿之說而彌加恣肆其論常事不書之義則頗能矯諸家解經之弊書中持論亦時多新解條暢鉤稽能發前人之所未發是則大醇小疵亦可以自成一家之學矣

讀春秋二卷 肖巖經說本

清趙良霨撰。良霨字甫徵，號肖巖，涇縣人。乾隆進士，官內閣中書。性孝友，立身先行誼，生平好學，而尤邃於經。所著有肖巖經說及肖巖文鈔各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即肖巖經說中之一種。編首有良霨題詞，云霨不敏，幼承先訓，屢請是經，今老矣，恐提命多所遺忘，卒如盲者之臆，非天日所能曙也。因讀而述之。是其書蓋良霨暮年之作也。其書都凡上下二卷，大抵就其平時讀經所得，隨筆載記，故書中不載經文，亦不盡釋全經，有所見則分列條錄之，而標舉經文一二句以為標題。核其所論，大旨主於折衷眾說，擇其善者而從之。故曰三傳皆注春秋，而左氏每有背於經，公穀又往往不同於左，漢儒著論，互有短長。又曰唐宋以來，諸儒之說經者多矣，且非好為穿鑿，其於前賢說經之是非，持論可獨闢正，故其說經，但擇同異之心，以揣當然之理，而不專主於一家。如春秋開卷即書春王正月，於是周正夏正，議者紛然。良霨論之曰，考桓之篇，書春無冰，冬雨雪，以證其異，其非夏時甚明。又有如鄭伯克段于鄢條，據穀梁傳之說云，言克則莊固有以制段，段亦有以敵莊。若此之類，皆能融會貫通，而無支離曲說之病。雖其間多引前人緒論，不免為成說

所蔽，而鮮有獨得之見。然大醇小疵，亦無庸深責之矣。

古今春秋會盟圖一卷 漢魏遺書鈔本

漢嚴彭祖撰，清王謨輯。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時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竟以太傅官終。事蹟詳漢書儒林傳。按七錄著錄嚴氏春秋左氏圖十卷、古今春秋盟會圖一卷，又隋唐志著錄春秋公羊傳十二卷，今皆不傳。是編兩唐志已不著錄，則其佚久矣。清朱彝尊曝書亭集春秋地名考序云：嚴彭祖之圖，專紀會盟，則圖代滅取土地之見遺者多矣。蓋據其標題，謂嚴氏是編僅及於春秋盟會之地也。王氏斯本則輯錄羅泌路史國名紀引盟會圖十五條，引盟會圖疏八條，引春秋圖四條，都凡二十有七條，釐為一卷。今考其所輯，僅平邸、共、清二條涉及盟會，餘皆地名國名，且多唐以後州名。王氏以為或即嚴氏本書，而唐以後人疏之者，是也。惟考之七略，嚴氏除是編之外，別有春秋左氏圖十卷，即兩唐志及通志藝文略所謂春秋圖是也。按彭祖與嚴顏安樂同時，以公羊名家，其春秋圖不盡獨傳左氏，則作春秋圖者是也。羅氏路史

所引春秋圖四條、殆即其書之佚文、王氏以春秋圖及盟會圖並為一圖書、未免失之疏矣、惟此本所輯、雖不過僅存其名目、已非嚴氏之真、然嚴書自李唐以來、散佚已久、得此尚不難推其梗概、斯亦不失為嚴氏之功臣矣、

春秋貫玉四卷　明隆萬間重刊本

明顏鯨撰、鯨字應雷、號仲宇、慈谿人、嘉靖進士、擢御史、巡視倉場、論殺姦人馬漢、上漕政便宜六事、出按河南、發伊王典模十大罪、王坐廢、兩河人鼓舞相慶、改畿輔學政、以劾都督朱希孝忤高首輔、安仁典史、隆慶中累遷山東參議、改行太僕卿、忤高拱落職、萬曆中以湖廣副使致仕、事蹟詳明史本傳、按清朱彝尊經義考春秋類三十六著錄顏鯨春秋貫玉注云六卷、此本作四卷、惟各卷之中或又分為上下卷、意者或朱氏所見原刻本不分上下卷、故彙為六卷歟、是編首有重刻序一篇、又有凡例及世系各一篇、皆不入卷次、至於經義考所錄顏氏自序、則為是編不所載、按其自序云、嘉靖己酉冬、讀禮山中、檢閱遺經、至春秋左氏、患其傳記錯陳、取諸家注疏、得其事核而意明者手錄之、凡三閱寒暑始就、名之曰春秋貫玉、是其作書大旨略可見矣、今考其書、大都以國為類、貫之以事、又於逐篇之上、各著一二語以為標題、其類編各國、以天王宗國貫列國之首者、所以宗周也、魯之紀年不敢以貫周、而以貫列國者、所以宗魯也、至其詮釋經文、則以左氏貫公穀諸傳、不專主於一家、稽其所注、大抵以盧泉劉用熙左傳類解為主、而參以諸家注

疏所引以前人緒論為多間附己意亦鮮所發明總之其書沒然欽錄往往於經文妄為升降顛倒乖錯之處不可勝言蓋欽書之學本不足以言著作也

研經堂春秋事義合註殘本 三卷 東方圖書館藏原刊本

清單鐸撰鐸高密人始末未詳自署勅授文林郎則嘗以知縣致仕者也又考其書中所引諸家之說其時代最晚者為孫嘉淦春秋義一書按嘉淦字錫公太原人康熙進士乾隆間官至吏部尚書則單鐸殆乾嘉時人歟是編現藏東方圖書館僅存為殘卷故全書卷數已不可考今所存者為第四卷至第六卷蓋僅存三卷而已惟就其所存各卷考之第四卷為閔公第五卷為僖公第六卷為文則其書似就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各自為卷其書殆本為十二卷而今已佚其四分之三歟其書據經文次第逐事為解大抵首列經文而以注解附之其下核其所註或比類相証以求其事之始末或發凡起例以明其辭之褒貶故以春秋事義合註名其書至其詮釋經旨則多折衷於三傳而不專主於一家如閔公元年春王正月注曰不即位亂故也此本左氏傳以為說也二年冬齊高子來盟注曰何以不名喜之也則本公羊氏以為說也又或据宋元以來諸儒之說以補三傳之所不及其間於清儒孫嘉淦春秋義之說所採尤多大抵意在折衷衆說以歸於正雖其引前人緒論殊少發明然博採而約取亦足以探賾而鉤深且其書

諸家皆罕著於錄則是編雖為殘帙亦彌覺可珍也

春秋精義四卷卷首一卷 嘉慶間刊本

清黃淦撰淦字緯文號綺霞武林人也潛心經義於五經間僅俱有精義是編即其五經精義中之一種編前有嘉慶甲子冀序及嘉慶九年黃氏自序知其書蓋乾隆四十五年庚子黃氏館閩東聞太翁家時之所作其後復續有增損至嘉慶九年甲子始克成編其書都凡四卷而以總論列之卷首不入卷次今考其書但就經文舊次彙為隱桓莊閔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有所見則分別條說之惟不錄經文亦不別標篇目大低據漢唐以來下迄有清諸儒論說春秋經義之書擇其說之精粹者分別排比彙集成編故名之曰春秋經義錄其所採不過本之春秋傳說彙纂為備擇史及姜炳章讀左補義諸書未免失之於陋如總論云汲冢瑣語載夏殷春秋記太丁時事疑古春秋原與尚書同晉語又載司馬侯對悼公曰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又載申叔時傳太子教以春秋豈春秋為史乘總名耶抑魯春秋久為列國所重耶考孟子離婁下云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則宗周諸侯國各有史乘或曰乘或曰曰檮杌安得獨春秋為史乘之總名耶是則目之前穫疏陋如此其他無論矣至其詮釋經旨則意在知人論世於世變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除朔黃氏袁氏尤再三致意其說皆襲拾前人唾餘鮮有發明要
其書本為制義而作為儕弟視為兔園冊子之用亦不必深責之也

春秋五測三卷 嘉慶元年丙辰刊本

清戴祖啟撰祖啟字敬咸別字東田號未堂休寧人乾隆進士
官國子監學正篤志經學議論一以宋儒為宗陝西巡撫畢沅
延主關中書院從遊者甚眾所著有尚書涉傳史記協異師華
山房文集及是編行於世其書都凡三卷而以序說三篇列之
編首不入卷次按春秋之出於孔子自來無異說也孟子云世
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又云孔子成春秋而亂
臣賊子懼故後世學者咸以為孔子欲寔行其正名主義而作
春秋其目的在使亂臣賊子懼然左氏宣公二年傳趙穿弒晉
靈公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
隱是當時各國太史之筆皆能使亂臣賊子懼此古代史官之
書法固不獨春秋然也孟子云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
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是孔子不
過取古史官之義法以成春秋非所謂作也是編大旨謂春秋
者蓋孔子即史氏之常文筆則筆削則削故能曲盡其文以寄
其義凡其褒貶皆天下萬世人心之公此亂臣賊子之所以懼
也惟春秋之文有常有變故作是編以測其義今考其論所以
測春秋者有五一曰常文以定体如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條下

云、史為國紀、非為一人紀也、元年以前不書、諸侯之史尊王、曰王正月、不行即位之禮、不書即位之類、皆其例也、二曰變文以別嫌、如隱公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條下云、弒之名不忍加於吾先君也、薨而不可言其地、喪而不可言其喪、其非考終命可知矣、舉國不知賊、所在則賊不可語矣、孔子之修春秋、未有痛於隱桓之際者矣、微而彰、曲而中、若此之類、是其例也、三曰互文以通異、如桓公三年春正月條下云、諸侯之史尊王、曰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亦或止曰王、以天子之史本但曰王也、若此之類、是其例也、四曰便文以修辭、如莊公二十有三年冬荊人來聘條下云、荊之初但稱國陋也、來聘而後稱人、文曰不可、荊來聘也、若此之類、是其例也、五曰闕文以慎疑、如隱公二年冬十月伯姬歸於紀紀子帛莒子盟于密條下云、有春秋之闕、有傳寫之闕文、此年紀子帛、桓四年七年闕秋冬二時、五年春正月甲戌闕事、十四年夏闕月、十七年日有食之闕甲子、若此之類、是其例也、全書據此五者、依原書次序、各詳經文之下、其說大抵以左氏傳為主、間亦參以公穀二家之說、雖推測文義、不免疏略、然其論孔氏即舊史之常文而筆削之以發其義、觀於董狐史筆、及孟子其義則丘竊取之之說、則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千載不易之論也、

春秋無例詳考一卷　東方圖書館藏傳鈔本

清姚際恒撰。際恒有春秋通論十五卷，已著錄。是編清史藝文志及諸家書目皆罕著於錄，此本蓋從望漢廬藏刊本傳鈔，而附之春秋通論之後者。按際恒之書刻本多不傳於今，則此本之存殊覺可珍矣。其書凡一卷，釐為三十有九條，又於各條之下間或別分子目。大旨辨正三傳及胡氏春秋例之流陋。按際恒嘗著春秋通論十五卷，書中大旨在闢春秋有例及常事不書之說，而以書法取義二端論春秋，其於先儒據例解經之弊，辨於彼書論旨一篇，慮後世學者惑於成說，故復就彼書論旨所舉諸例分別條論之，而成是編，以証春秋之無例。詳其所証，都凡三十有九條：曰無遂無正之例，曰無桓無王之例，曰無定元年無王之例，曰無王稱天王之例，曰十二公無書即位不書即位之例，曰無日不日之例，曰無朱雜時與月之例，曰無諸侯名不名之例，曰無諸侯滅同姓而名之例，曰無諸侯卒名不名之例，曰無書會葬書不會不書葬之例，曰無書外災為貴而之例，曰無諸侯書卒不書葬之例，曰無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之例，曰無王不書葬之例，曰無子奔諸侯歸孫之例，曰無盟與同盟之例，曰無圍與同圍之例，曰無歸與復歸之例，曰無入與入之例，曰無公會與會之例，曰無公及與及之例，曰無公及及之例，曰無公會與會之例，曰無書公至與不書公至之例，曰無內書戰為敗之例，曰無稱爵稱人之例，曰無稱師之例，曰無稱師次之例，曰無稱國之例，曰無大夫稱氏不稱氏之例，曰無稱公子不稱公子之例，曰無稱公子與大夫公子之例，曰無稱公子與弟之例，曰無稱使不稱使之例，曰無殺大夫名不名之例，曰無殺大夫稱國稱官之例，曰無於中國進夷狄之例。凡其所論大体尚稱精審，足破先儒以例說經之弊。然姚氏據此遂謂春秋無例，似嫌其証未安，不足以堅人信也。春秋之有例，孟子言之詳矣，考之先秦舊籍，其証尤多。雖先儒以例說經或不免深文周納強為之解者，然其於春秋之有例固無害也。然要必自立異說，並古昔史官紀事之成法而廢之，未免矯枉過正。其說已詳春秋通論提要，故此不復贅焉。

春秋列傳八卷 萬曆七年己卯重刊本

明劉節撰劉節字梅國江西大庾人累官至司寇之職是編前有貴谿丘九仞序及萬曆己卯閩中劉士忠重刻序按清朱彝尊經義考春秋類第三十三著錄是編作五卷此本則釐為八卷蓋者或士忠重刻時之所為歟又據士忠重刻序云劉公為是編凡三閱歲始成綱分類聚蒐遺萃要人以國從事以人見知劉氏之於此書蓋用力甚勤今考其書傳始周富辰迄於蔡朝鮮凡一百九十七人各以國從計第一卷為周自富辰以下凡十有五人第二卷為魯自眾仲以下凡二十有九人第三卷至第四卷為晉自師服以下凡五十有三人第五卷為鄭自祭足以下凡十有一人為衛自石碏以下凡十有三人第六卷為宋自公子目夷以下凡十有一人為秦自百里奚以下凡六人為齊自管敬仲夷吾以下凡十有六人第七卷為楚自鬬伯比以下凡二十有二人第八卷為楚自得臣以下凡六人為吳自季札以下凡六人為越凡大夫種范蠡二人為陳凡洩冶一人為虞凡宮之奇一人為滑凡季梁一人為曹凡僖負羈曹子臧二人為蔡凡聲子朝吳二人按紀傳之體創自史遷然春秋自管晏伍胥而外他無與焉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人生之賢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愚得失其事多可紀者左氏之書雖得之已詳惟事以附年年以附國往往一人之事而終始懸隔非竟一編不能全悉此劉氏是編之所由作也其書以舊本之左氏參之國語兼采先秦兩漢及欒城大澄之書旁搜博採頗極無遺古者所謂或以名或以字或以爵或以封邑讀者苟不悉心考訂幾紛亂茫然不能得其解此傳於諸人姓氏爵里生平事蹟莫不備載稽其履歷則姓氏爵里可以不爽詳其生平則是非褒貶可以無失其著述之功誠足補左氏之所不及矣

春秋箋例三十卷卷首一卷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刊本

清趙儀吉撰。儀吉字彥南，一字雪篠，奉新人，年五十七始中副車。其前困諸生者踰三十年，與其族弟敬襄並以經術根柢之學聞於時。壯歲喜遊，學足迹半天下。嘉慶十九年甲戌，阮元巡撫江右，重刊十三經注疏，延儀吉與其校讎，蓋選於甲部之要者也。是編前有嘉慶二十二年武寧盧宣旬及嘉慶戊辰族弟敬襄序，其書都凡十有二卷，別有大意、總論二篇，列之卷首，不入卷次。據族弟敬襄序云：中歲後盡致其力於此書，自言往來於胸臆間者已十餘年，年四十六，乃始著之楮札，稿凡十一易，自書者九，猶之舟車不間寒暑，至今又十三年矣，乃得脫稿。是其書蓋儀吉畢生精力所成，宜其勤勉如此也。今考其書，雖就經文次序為之箋釋，然大旨以春秋書事往往於極渙散之中有脈絡相聯貫，故力避踵章為說之弊。不獨隱二年莒人入向之為無駭入極，而書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又宋殺其大夫之因天王居鄭而書，能詳其遠近脈。其他前後數十年，其國敵國之情事，注中皆能詳其原委。如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總括齊魯紀鄭四國五十餘年之事；成十四年林父歸衛，總括晉魯齊衛四國二十餘年之事。若此之類，皆能詳其終始。他如春秋二百四十年中，每事之正例、變例，皆能一意到底，發其義例。至於詮釋經旨，則大抵折衷三傳，不專主於一家。其於漢唐以來諸儒之說亦然。觀其論三傳之得失云：公穀疏義時有當者，以其說本聖門，而所本之說無幾，則遂造義以益之，如懽僩播旨，人不敢辯也。左氏紀事多足信者，以其曾見國史，而所見之史不全，則遂造事以實之，如海賈譚奇，人不能詰也。自紀事者造事，疏義者造義，而經指之因之而晦者，不知其幾矣。要其所論頗稱精審，故能滙諸儒之說而為一家之學。阮芸台先生謂繁露言春秋無達例，此其達例，而以其書與高郵王氏經義述聞並有大功於經術者，非虛譽也。

春秋集傳十九卷 宛委別藏影印元延祐元年臨江路學刻本

宋張洽撰。洽字元德，清江人。嘉定初進士，歷官著佐郎，卒謚文憲。所著有春秋集注十一卷、綱領一卷，四庫已著錄，又清朱彝尊經義考著錄是編，及春秋歷代郡縣地理沿革表二十七卷，均注云佚。四庫全書總目亦稱集注遺本僅存，而所謂集傳則佚之久矣。按經義考，是編元本二十六卷，此本為元延祐間臨江路學所刊，惜卷十八至二十，又卷二十三至二十六皆已殘闕，所存者惟卷一至十七及卷二十一至二十二，都凡十有九卷。考洽嘗遊於朱子之門，為白鹿書院長，生平心思皆萃於春秋，是編蓋以春秋一書，因時君之行事，以斷是非之公，為生人之大倫，致治之良法，故從師友傳習講論，而參以漢唐以來諸儒之議論考證，研究会其異同，間有所得，乃取其足以發明聖人之意者，附於每事之左，以為之傳，因以春秋集傳名其書。核其所註，大抵集諸家之長，而折衷之以歸於至當，殊無胡氏牽合之弊。據洽進書狀及曾孫庭堅後序，知其書端平元年甲午嘗進於朝，而久無刊本，至元延祐間李廣文萬畝始延庭堅校正補刊之，蓋即此本也。明洪武初頒五經四子書於學官，傳注多宗朱子，惟易兼用程朱，春秋則胡氏、張氏並存，迨永樂中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全，專以胡氏為主，采其與胡氏相發明者，至此學者不復知有洽書矣。今考其書，釋春王正月，本朱子之說，以改月改時為正，與胡氏之本康侯夏時冠周月之義多別，開卷便枘鑿不相入，宜夫士子之棄之，惟恐不速，而其書亦漸湮矣。今得是編，雖吉光片羽，已非完本，然全書崖略，尚可推尋，斯則彌足珍貴矣。

春秋通論四卷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刊本

清關涵撰。關涵字東畢，仁和人。是編蓋其游宦嶺南時之所作也。編首有關氏自序，謂戊申春涵走嶺南，攜之行篋，既抵粵，以尚書、中庸先後付劂，乃復蒐集舊聞，參以新得，成春秋通論四卷。知其書寔成於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全書都凡四卷，而以總綱十有七則列之編首，不入卷次。其書不釋全經，亦不錄經文，大抵有所見則分別條論之。計隱公三十八條，桓公三十九條，莊公四十四條，閔公九條，僖公六十一條，文公三十一條，宣公三十二條，成公二十九條，襄公八十一條，昭公七十八條，定公

二十八條，哀公二十四條，四傳異同四百一十一條，總計全書九百有五則。按關氏之於春秋，嘗與聞象山姜炳璋先生之緒論，而其書之作，又在姜氏讀左補義刊行之後，故書所論於姜氏補義之說所採獨多，更蒐集舊聞以補其闕遺，意在綜述前賢為論，以觀其會通，故全書幾無一義出之於涵，稽其援引兩漢諸儒，下迄清初諸賢，無慮數十百家，援引不可謂不富。且凡所徵引，皆一一標其出處，尤深合著述之法。又或於一條之中間採數說，則於其下注曰某說參某說，如論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條下注云孔疏、胡傳參趙氏匡、葉氏夢得說是也。若此之類，皆酌衷至當，能不沒前人之苦心。觀其綜貫眾說，亦頗知別擇，能融鑄三傳之說以抉摘經心，論褒貶務參其變，定成敗必討其源，或援彼以定此，或由後以証前，條綱必畢貫，類例謹嚴，人以公穀胡傳與左合勘，而校其異同，亦有功於讀者。惟採擷眾說往往存而不斷，如論隱公元年公子益師卒不書日，但據胡傳參朱子之說以証公羊以為遠，穀梁以為惡，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斂之非，而於恩有厚薄抑史有詳略之解則不加論斷，使讀者無所適從。其他各條採錄舊聞亦往往鮮有發明，不能別白緻繹，獨操衡鑑，是則終不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為鈔胥之學矣。

春秋列傳節要十一卷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刊本

清孟緝祖撰。緝祖字敬修，盧龍人。孟氏系出亞聖，清初忠毅公孟喬芳嘗佐世祖定李自成之亂，緝祖其孫也。生而穎異，及長更屬志於詩書，終日矻矻無倦容，而不屑為章句之學。是編之作，蓋以春秋一書，體屬編年，列國情事紛紜雜陳，或一人而前後異名，或一事而始終不接，因就各國分集類編，以為列傳。編首有莊振湯、銘沈昌三家之序，及康熙癸酉緝自祖序，知其書實成於康熙二十八年己巳，至三十二年癸酉始付之剞劂。全書都凡十有一卷，就各國分別編輯，卷一為魯國十二公傳，卷二為鄭國九公傳，卷三為齊國十二公傳，卷四為宋國十二公傳，卷五至卷六為晉國十三公傳，卷七為衛國十公傳，卷八為蔡國八公傳，卷九為陳國五公傳，卷十為楚國十公傳，卷十一為秦國四公傳。按春秋之所紀，必表年以首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故或以一人而雜見於記載，或以一事而分著於列國，欲求其即始要終，固有待於紀傳之體。然自史遷首創紀傳之體，於春秋除管晏伍胥之外，他無共焉，則猶病其疏略也。明萬曆間大庾劉節作春秋列傳八卷，以補其闕漏，始略稱詳備。是編之作，用意亦同劉氏，惟其體例則與劉書各異。蓋劉書人

各為傳，而分隸之各國之下。是編則但為各國公侯立傳，不過分國為紀年，今考其書，於各國事情之先後歸次者，頗能舉綱絜領，詳其始終，書爵書名，既瞭如指掌，或褒或貶，亦朗若列眉。是其加惠儒林，良非淺鮮。惟其書既分國為傳，乃於王朝獨付闕如，其他滕薛邾莒之若何參與，以吳越之如何治亂，亦皆不為之立傳，雖云附見魯鄭齊宋諸國傳中，然始終不接，仍未易融會貫通，是則立體之未安，不免白璧之微瑕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質疑二卷 光緒二年丙子刊本

清彭遷道撰。遷道字崇德，一字子壽，河南安陽人。同光間出宰黃邑，遷高唐州知州，研精甲部之學，於五經四子之書多有發明，於春秋尤兼綜條貫，為時所稱。是編前有光緒元年乙亥遷道自序及門人山左丁鳳池序，知其書成於同治末年。據其自序云：古今善說春秋者無如孟子，然其言亦嘗執一字以為褒貶也。自一字褒貶之說起，而解經者不免支離穿鑿矣。解經者多，而經之旨以晦。余自受讀以來，嘗朝夕捧誦於蠡測管窺之際，偶有節見，輒隨筆記之，以質疑名篇。是其作書大旨，略可概見。全書都凡二卷，大抵有所見則分別記載，列之經文之下，大旨主乎折衷三傳以歸於一是。今詳其所注，如釋隱公八年冬十有二月無駭卒，云此展氏之始也。欲後有和聖柳下惠，光乃祖矣。既卒而後賜氏耳，公羊以為因入極而不氏者，嫌隱公五年春公矢魚于棠云：公穀皆以為觀魚，然觀則左氏不射之文，則左氏以為矢者得之。桓公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云：合觀十七年公命疆吏之言，則知桓公之時武備素修，穀梁以為觀婦人者誤。若此之類，皆採左氏之說而非公穀二傳者也。他如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云：以天子之宰下賵諸侯之妾，故從左氏說。天王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云：當信經文，左氏說不足據。隱公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云：此取師之始，公穀以為取戴，據左氏取三師，較長。桓公三年秋七月公子翬如齊逆女云：逆女常事，況翬為弑逆之徒，春秋何為與之？左氏之說非也。若此之類，則取公穀二傳而遺左氏者也。又或參以漢魏以來諸儒之說，如桓公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採杜氏昔邑火田之說以為釋之類。大抵不專主於一家，提要鉤玄，兼綜條貫，所引前人緒論為多，雖間或自抒己見，亦鮮所發明。然觀其詮釋經旨，尚稱簡核，且遇有疑義則闕而不論，如隱公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云：左以為君氏，公穀以為尹氏，皆不成文理，闕之可也。若此之類，較之強為穿鑿者，亦頗稱謹嚴，蓋瑕瑜互見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春秋述義二卷　王函山房輯佚書本

隋劉炫撰，清馬國翰輯。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少穎敏，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強記默識，莫與為儔。隋開皇中，奉敕與著作郎王劭同修國史，俄直門下，以待顧問。又詔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兼於內史省考訂群言，除殿內將軍。坐事除名，歸家教授。後召至京師，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煬帝時，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河間。時盜賊蜂起，教授不行，炫饑餓無所依，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年六十有八。門人諡曰宣德先生。著尚書述義二十卷，論語、孝經、毛詩、春秋諸述義各若干卷，算術一卷，並文集行於世。事蹟俱詳北史、隋書兩儒林傳。按北史劉炫傳稱其著春秋攻昧十卷，春秋述義四十卷。隋書經籍志著錄劉氏春秋左傳杜預序集解一卷，春秋左氏傳述義四十卷。兩唐志著錄劉氏春秋攻昧十二卷，春秋規過三卷，春秋述議三十七卷。是諸家著錄書名卷數皆略有不同。疑本傳載攻昧不載規過，或規過本在攻昧十卷之中，為其中之一篇，非別為一書者。唐日本國書目載述議止三十卷，近得其寔。本傳之作四十卷者，或誤並攻昧十卷於其中歟。隋志述義作四十卷，不載規過，而兩唐志述議並作三十七卷，又有規過三卷，明隋志猶以規過附之述義四十卷中，蓋自唐以後始分之也。又考崇文總目云春秋述義一卷，本四十篇，今三十九篇亡，則兩宋之世其書已亡。是編蓋清馬國翰採全書，都凡二卷，大抵皆從唐孔穎達正義採錄。今就其所輯諸條考之，其書蓋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於賈逵、何休、服虔諸家之說皆所非難，然其間於經中微旨探賾鉤深，亦多有發明。史稱炫強記默識，莫與為儔，故其為義疏亦偲思辯博，宜乎孔氏正義稱其於沈文何、蘇寬數君之內，寔為翹楚也。

春秋隨筆不分卷 道光丁未刊本

清吳勤邦撰。勤邦號程人，始末未詳。是編前有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勤邦自跋，知勤邦為清慶道間人。據其自跋，謂於周易、尚書、詩經俱有纂述，後睹阮太傅所刻皇朝經解，諸家各有成書，闕無參遺，遂不復梓行以問世，惟以素書輯註及是編付之剞劂。其書不分卷，都凡三十有七條。蓋勤邦治春秋時偶有所得，隨筆載紀而成，故以春秋隨筆名其書。今考其書，大抵因事立論，自出己見者為多，間亦雜取先儒之說，而不專主於一家。如其論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云：此陽出而陰乘之，易所謂柔乘剛也。蓋震者陽之聲也，電者陽之光也，雪者陰之凝也。陽以上出甫八日，而陰即逼其上，斯亦變之大者矣。此公羊記異之義也。又其論桓公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云：齊，大國也，伐紀不患不勝，何假乎宋衛南燕。蓋宋畏鄭，故要齊衛南燕，而來魯，欲援鄭，而畏其眾，故要紀過于齊，而媚魯以求援，此諸國之情也。是則捨公穀而取左氏之義矣。總之其書意在折衷三傳，取其協於經義者，以闡明之。凡其所論大体尚稱近正，惟其評論史事往往失之膚淺，蓋純乎鄉塾之說矣。

古本周易參同契集註二卷 同治間重刊本

清仇兆鰲撰。兆鰲字滄柱，自號知幾子，鄞人也。康熙進士，入翰林，官至吏部右侍郎。少從餘姚黃宗羲游，講求性命之學，有聲於時。後共會稽陶素耜研窮修養秘旨，築樓雲卑堂於雪上，以恬淡自安。後獲遇真人，几杖追隨凡七閱月，始得聞大道，由是松顏鶴貌，躍耀山林，不求聞達於當世。所著有四書說約、杜詩詳解、金丹梯梁、黃老參悟、悟真篇集註，及是編行於世。其書都凡上下二卷。上卷為魏真人自序及四言經文十八章，下卷為徐從事傳文序及五言傳文十八章，又以參同悟真論、彭真一原序、參同契集註序及凡例二十條列之卷首，補遺三篇附錄四篇、圖象十五幅及集註一篇列之卷末，皆不入卷次。按兆鰲集註序云：爰援據古文，釐定經傳，又集諸家註疏，於採藥還丹煉己溫養，亦既詳言無隱矣。是其書大旨在於釐定經傳，辨別異同，然後集諸家之說，以觀其會通者。參同契一書，世所流布多經傳混淆，簡編散亂，有四言、五言散亂之不同。至杜一誠始定四言為經，五言為傳，與三相類共為三冊。嘉靖間楊用修有參同古本之刻，其編次即與杜本相同，而自謂出於石函中，不知埋地之書豈有經五六百年而尚不朽壞者，大抵杜氏本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元林屋山人俞玉吾、揚氏復據杜氏所編而託言出之石函。兆鰲以杜氏追復古本有功契文，因即以杜氏之本為據。惟杜本於章法之起結、段落之接連，多未見條理，因重加釐定，逐章逐其次第，逐節尋其條理，逐句明其意義，其於字句之異同，則據朱子考異及俞氏釋疑更相辨正，附之各句之下。至其註釋經旨，則多引前人注疏，以觀其會通。於其所引，有彭曉通真義、朱熹考異、陳顯微解、俞琰發揮、陳致虛分章注、杜一誠古本條滑分釋、陸西星疏測、以義李文燭句解、王九靈注、蔣一彪集解、彭好古本注、甄淑翼注、陶素耜脈望、姜中真注解、尹太鉉補天石，蓋自五代至清初凡十有六家注。中於三丘精義、金水火符抽添、沐浴延命、養性服形生，一切丹道之要，皆反覆推闡，以申明其意。又參同古本莫不踏輸，是編於聲音之變化，綜錯亦詳為之說，參互考定，闡發幽隱，蓋不失為參同契注釋中之善本也。

悟真篇集注三卷卷首卷末各一卷 同治十二年癸酉重刊本

清仇兆鰲撰兆鰲字滄柱道號知幾子鄞人也康熙進士累官吏部右侍郎尋引疾歸少從黃宗羲游講求性命之學以恬淡自安有盛名於時所著有四書說約杜詩詳註參同契集注及是編行於世其書都凡上中下三卷其中卷復分為上下兩篇上卷凡七言律詩一十六首中卷上下各七言律絕句三十二首下卷凡五言律詩一首西江月一十二首七言絕句五首悟真法語三十二首又以各家序跋紫陽事蹟傳道源流集注自序集註凡例悟真提要集註目次集註姓氏列之卷首以金丹四百字讀參同契文白龍洞歌石橋歌列之卷末皆不入卷次按兆鰲自序云舊注三家鮮能討論元指茲特刪其繁蕪增其闕略標其綱領而致其會通俾口訣心傳瞭然在目無復紛紜疑似之見參錯於簡編則其書大旨在集諸家注疏以歸於一是稽其所引有陸墅悟真篇注翁葆光悟真篇小序李文燭悟真篇真註彭好古悟真篇注甄淑悟真篇箋注陶素耜悟真篇脈望蓋始於南宋下迄清前後凡九家又或自為按己見以為補注按宋紫陽張真人本參同契而作悟真篇探賾索隱於一陰一陽之理盡性致命之功若合符節而兩書根源同出於大易故兆鰲集注討論書中諸玄指亦多以大易為本於書中立象盡意之義託物寓言之旨皆旁引曲証以究其指歸卷首於紫陽事蹟諸家源流與夫悟真指要論述尤詳亦足資考証蓋大有功於紫陽之書者也

太乙雷神斗口火車靈官真經註不分卷 嘉慶十二年丁卯刊本

清劉沅撰劉沅有五經恒解及太上南北斗經註已著錄是編蓋亦劉氏所註道經之一其書不分卷編首有呂祖訂正雷神火車破膽經序及嘉慶丙寅劉氏自序知其書蓋成於清仁宗嘉慶十一年丙寅而其友人陳敬孝之刊行也按呂祖訂正二經序云火車破膽二經留自有唐至於今茲其中紕繆蓋亦好道之士所增考呂祖者蓋唐人呂嵒也嵒一作巖字洞賓別號純陽子咸通及第兩調縣令值黃巢之亂移家終南得道莫測所往雖世俗以為八仙之一人言其數來陳摶齋中然道流傳紀多出附會未可憑信今詳其序文稱自唐迄今則其為後人依託之作明矣劉氏知其不可信也故曰抑斯說也其在唐末五代之季乎其說差為近真經中大旨言魔鬼惑世叛擾天紀帝命斗神下降以正人心劉氏之注蓋據經文以為解惟多總括經旨不逐句為註核其宗旨在闡明天人相繫之道謂天之神即吾心之正斗為天關其璇運終古各有所司南斗北斗經緯異宜柄指杓凝各分赤黃黑白之道以定厥歸北方七宿為斗獬之神尤非尋常斗極所例南關斗神為文章司命與奎壁運輝在先天為一炁之精人受炁於天是以天之神人

寔共之失其性命則不足以合天必省察以致其中然後可以消除災厄與天合神一其說天參合儒道故言斗神之降正人心不過以性命立教而已不知儒道二家自有源流不容妄為比附雖其論天人相共之際較道家荒誕之說頗為近理亦終不免失於旁支別解矣

太上南北斗經注　不分卷　嘉慶十二年丁卯刊本

清劉沅撰劉沅廣都人所著有五經恒解已著錄是編蓋其所
註道書之一按道家相傳謂南北斗經為老子過函谷時傳之張道
陵者第二人時代既不相侔詳其文字又不類六朝以前道書
風格蓋道家經典往往真贋互出是經之為太上所授殆亦後
世道流託之先聖以神道立教乎然南北二斗之祀其來已久
則是經之出也其在唐末五代之季歟經中所言大抵皆返躬
引咎痛自刻責之意劉氏是編蓋據其先大父所藏善本而為
之訓解其書不分卷編首有乾隆乙巳原序及嘉慶十二年劉

氏自序知其書寔成於清仁宗嘉慶十二年丁卯核其宗旨蓋
意在尋繹經文以推闡其意故多於每節之下畧加詮釋
不復逐句為解亦不甚訓詁字義今詳其所注大抵在發明天
命人心隱相維繫之理故開篇即引劉止唐之言曰斗為天樞
斡旋造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吾心之斗則仁義中正是也
蓋先天為一炁之精人莫不受炁於天天之理人寔得之是以
天象人心寔相維繫非星斗運行炁化何由孕育靈光能悟此
理自然能明性源洞知造化惟一切衆生往往迷於世網多遇
災厄欲求自新之路惟有啟告星辰遷善改過虔恭對越克己

滌欲方可迴星光而安神魂注中多參合儒家之說如釋自昔
分形常垂寔教啟以真功俾明德行數語云真功修煉心性之
功即明德親民之正學又如謂釋正法難遇多迷真道數語云
正法真道聖賢修己治人之理法以寔功言道以身心言其寔
一也若此之類皆據儒家之說以為解雖其牽合儒道未免附
會學術之駁然其言返躬引咎慎獨修身之理頗較之道家虛
妄之談頗稱近正則亦未可厚非也

金仙証論不分卷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刊本

清柳華陽撰華陽字傳盧湖口株林檎人也夙稟靈根幼而好佛聞五祖三更時私授六祖佛法之說歎然慎悟知修煉之必賴師傳也於是乃離家訪道足跡遍荊楚間迄無所遇因投皖水之雙蓮寺落髮於三教之書靡不參究後遇沖虛子伍守陽授以丹道之秘遂捨佛入道隱跡江左間與二三道侶相與參修不復問世事所著有最上一乘慧命經二十章及是編行於世其書不分卷編首有乾隆庚戌高雙景乾隆辛亥霧白庵僧人妙悟道光丙午梁靖陽諸人序及正青山人梁靖陽參訂義例

九則至於証論本文則釐為二十四章一曰序煉丹第一曰正道淺說第二曰煉己直論第三曰小周天藥物直論第四曰小周天鼎器直論第五曰風火經第六曰效驗說第七曰總說第八曰圖第九曰圖說第十曰顧命說第十一曰風火煉精賦第十二曰禪機賦第十三曰妙訣歌第十四曰論道德沖和第十五曰火候次序第十六曰任督二脈圖第十七曰決疑第十八曰危險說第十九曰後危險說第二十稽其所論大抵因循沖虛伍真人之說以為修煉之道除神丞之外更無別訣故以淺說直論小周天之理以闡明下手工夫雖多引前人緒論不離一字然其意是貫穿諸經之骨髓其書既成猶恐後人疑惑不能徹悟復廣引先聖秘文逐句注解以為憑証今考其書前五章多出自沖虛正理直論後數章亦非憑私臆斷類皆有所根據風火經原集諸聖次第用功之正文以論小周天之功法總說一章則直泄天機使修道之士下手調藥採取工夫至有遲早之候爐鼎火候皆以發明圖論一章蓋以論下手竅妙而採取藥煉之理即在其中顧命之說所以示性命之不可或離賦歌數章所以類一己所得之意總之其書蓋本之沖虛直論以衍其緒而於下手功夫條分縷晰不厭求詳不啻可使道家修

煉得其丹樞抑亦沖虛之功臣也

最上一乘慧命經不分卷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刊本

清柳華陽撰。華陽字傳廬，湖口人。夙稟窮根，幼而好佛，投皖水之雙蓮寺落髮。於三教之書，靡不參究。後遇沖虛子伍守陽，授以金丹之秘旨，因由佛入道，隱跡江左間，焚修以終其身。所著有金仙証論二十章，已著錄。是編前有乾隆甲寅孫廷璧序及乾隆甲寅華陽自序，知其書蓋成於清高宗乾隆五十九年甲寅。華陽既遇沖虛子及壺雲子之後，默契師傳，因纂集是編，以闡明慧命雙修之道，而為後學之梯筏也。其書不分卷，凡篇為二十章，其目曰：漏盡圖第一、六候圖第二、任督脈絡圖第三、道胎圖第四、出定圖第五、化身圖第六、面壁圖第七、還虛圖第八、集說慧命經第九、正道修煉直論第十、正道工夫直論第十一、正道禪機直論第十二、雜類說第十三、決疑第十四、張紫陽八脈經第十五、僧慶霞調息第十六、又論調息第十七、張三丰調息第十八、李涵虛後天串述第十九、九層煉心第二十。今考其書或畫圖以立相，或引經為說，又據摭先正秘文以為憑証，猶恐後學之未能徹悟也，復逐句為注，以推闡其意。按慧命之說，蓋原於釋典，佛家謂法身以智慧為壽命，智慧之命天傷，則法身之体亦亡失；蓋慧為法身之壽命，故曰慧命。四教儀云：天傷慧命，亡失法身。是編蓋本其說，以發明道家性命雙修之理，故言不識性命，則大道無所成。從古釋道二家，莫不由性命修煉。修者以破而補，圖煉者以火而化物，火非風則不灼物，無所則失居。是以至人參乎大道，修乎性命，大抵風火與物并而同用。心腎相合，即是性命合一。蓋命者根於腎，腎動則水也；性者根於心，心動則火也。以火歸入水中，則慧命不致外耗，以風吹火變化而成真種，修真種而成佛家所謂舍利，然後可以與道合真。此是編之大旨也。書中於真息次第工夫，言之甚詳，且於下手時、轉手時、了手時、撒手時，一切諸法，或遵楞言之漏盡，或推與釋之真旨，多采釋典，以明性命雙修之旨。蓋華陽幼耽佛乘，長慕仙道，於釋道二教經典，靡不參究，宜其合并歸於仙宗，証釋命於道果，而以釋道二家並為一談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天仙正理直論增註不分卷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刊本

明伍守陽撰守陽自號沖虛子南昌縣辟邪里人也父希德字健齋嘉靖乙卯孝廉累官至維摩州刺史守陽蓋其季子也幼孤家貧力學持身高潔一介不苟取及長淡薄榮利篤好道德性命之言造次顛沛未嘗離也性至孝以母在故藏授生徒傭館穀以供甘旨母卒乃隱跡仙去所著有仙佛合宗及是編行於世按守陽為龍門派嫡傳考之龍門二十字派守陽適當第八字故其自署稱丘真人門下第八派分符領節弟子其書不分卷編首有光緒二十二年丙申程德燦光緒二十三年丁酉鄧徽績嘉慶七年壬戌李紕一嘉慶九年甲子武定全緒人序及崇禎十二年己卯守陽自序又有守陽附註說一篇及鐵樵伍真人事蹟及授受源流略一篇原目皆在編末此本亦移置編首故編末僅有守陽後跋一篇其直論正文都凡九章其首曰先天後天二炁直論第一藥物直論第二鼎器直論第三火候經直論第四煉己直論第五築基直論第六煉藥直論第七伏氣直論第八胎息直論第九復以道原淺說篇揭之其首不入正文又考原目第九章下有直論起由一篇而此本不載未詳其故豈為重刻時所佚耶其書正文之下各有注釋按守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增注說云所以天仙正理直論增後人妄注錯誤吾堂弟真陽子又加注之予又補之則其書之註蓋守陽及其堂弟真陽子伍守虛合註者也凡真陽子之註多增題伍真陽註云五字以資識別其無此五字者大抵皆守陽自註也今考其書蓋以先聖言道多託喻以明理世俗之士乃援喻以市惑使喻益蒸而道益晦守陽深慨於此爰作是編借直淺之說以詳性命正理故以天仙正理直解名其書核其所論大抵以性命雙修為主謂仙道簡易只神炁二者神即性炁即命盡性致命定聖賢之真傳故其論藥物則以修煉明脫死超生之功論火候則合群聖仙機以明胎息次第之宜論煉己則詳其成始成終之在我論築基則以定息還精明二炁之漸証於不漏論煉藥則以言二炁成一而不離論伏炁則以闡神炁相住藏之內而不馳諸外之理若此之類胥直指詳言以闡發其微現其力斥異說而歸之於正誠不失為龍門之嫡傳也

素書輯注一卷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刊本

清吳勤邦撰。勤邦為程人，所著有春秋隨筆一卷，已著錄。是編前有道光辛巳勤邦自序，知其書成於清宣宗元年辛巳。按勤邦於周易、尚書、詩經、春秋皆有纂述，又考其春秋隨筆自跋謂其學大抵原本漢儒，則勤邦蓋邃於儒家之學者。其書都凡一卷，篇為六章，曰原始章第一，曰正道章第二，曰求人之志章第三，曰本德宗道章第四，曰遵義章第五，曰安禮章第六。按素書者，世傳為留侯得之黃石公者，即史遷所謂太公兵法也。然其說殊恍惚，無可憑信，大抵後人依託之作也。勤邦謂其詞平易簡近，不類先秦兩漢之作，註題宋張商英撰，有與本文左者，或其書即商英所作，而註則故繆其說以示信於人。抑作者一人，而註者又一人歟？其說頗辯，有見。今詳其所註，大抵取經史諸子中語之相類者，以闡明書中旨要，而商英註之與書中大旨相協者，亦并取焉，故以輯註名其書。據其自序云：昧其義則以退為進，與老氏之旨多相近，故註中於老氏之書援引獨多，間亦參以儒家之說，尋繹其意，推闡大道之要，近之切於身心，遠之推於國家，其說大体尚稱近正。昔孝亭大儒曾著陰符經考異，而不以為嫌，非以其書雖偽，其言尚足存大

道之什一耶？勤邦之作是編，蓋亦有取於斯意也。

攝生月令不分卷 道藏精華錄本

舊本題宋姚稱撰稱合肥姚鉉子幼俊穎秀美頗善屬辭十歲卒鉉記其事為聰悟錄若干卷是編宋史藝文志已著於錄則其為稱作似無可疑世詳其詞旨殊不類幼童手筆意者或其父鉉所作而託言出之於稱以彰其聰悟或本出於稱而其父鉉為之潤飾者耶其書不分卷亦不分篇章首引彭祖攝生論枕中傳諸家之說以發其端然後分孟春仲春季春孟夏仲夏季夏孟秋仲秋季秋孟冬仲冬季冬諸月以闡明用食攝生之理順時省味之要按道家攝生大体略有三條所謂吐納錬藏胎津駐容一也其次餌芝茹飛伏丹英二也再次食五穀資衆味三也是編於前二者即所謂丹之與藥皆闕而不論其所論述唯在於用食延生之道所謂順時省味者是也稽其所論大旨本之五行感應之說蓋五味者五行之英感應而成也順之則相生逆之則相反故黃帝內傳云春宜食甘甘走肉多食甘則疾溢皮膚粟起夏宜食辛辛走氣多食辛則氣躁好嗔秋宜食酸酸走骨多食酸則筋縮骨中痛冬宜食苦苦走血多食苦則咽逆而齒疏四時宜食鹹鹹走血多食鹹則血澀口乾此言順時省味而食各有度也是編意在推闡其說以明春夏秋冬四季十二月飲食禁忌蓋道家用時攝生之理也

周易參同契正義三卷 道藏輯要錄本

清董德寧撰。德寧字靜遠，自號元真子，會稽人。所著有悟真篇正義三卷，已著錄。是編前有乾隆五十四年平陽道人徐立綱序，及乾隆五十三年德寧自序。據其自序云，余山陬陋質，樸野無文，幼慕修養性命之道，不獲遇真師，荏苒二十餘載，至乾隆壬辰歲，始得真詮，朝夕闡發，行持又十有餘年，雖沖舉之羽翮尚稍待也，其修煉之元機，業已得之，因不揣鄙陋俚，而註解是書。其草本成於甲辰之首夏，迄今五稔，而稿凡十易，是其書實創始於獲遇真師之後，草本雖成於乾隆四十九年甲辰，然其稿復十易，其稿越時五稔，至乾隆五十三年戊申，始克删補成書，蓋其用力亦勤矣。其書都凡三卷，卷為一篇，又於各篇之中，釐為若干章，而以凡例篇目列之卷端首，不入卷次。蓋三篇者，所以象三才之體也。分上篇為十有六章者，所以象二八之權也。分中篇為十有二章者，所以象歲月之度也。分下篇為八章者，所以象八卦之用也。總之為三十有六章者，所以象老陽之數也。按參同契之一書，世傳為魏伯陽所撰，惟隋書經籍志不著於錄，故好學深思之士，或致其疑。然葛洪神仙傳已稱魏伯陽著作參同契五行相類，凡三卷，且詳其詞韻，皆古奧難曉，要不

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失為魏晉以來古籍。惜世所流傳，多經傳混淆，簡編散亂，諸本篇章，多有異同。是編戡訂篇章，略同惠本，又或參以己意，大抵無四言五言經傳之分，僅就全書，分為三篇，計三十有六章。按參同契一書，作者非一人，自元林屋山人俞玉吾定為四言為經，五言為傳，與三相類，共為三篇，其後杜一誠楊用修復相與考訂，久成定讞，是編乃不加釐別，合而一之，未免疏於考證。又詳其所錄，大旨以大易內養爐火三者為主，故書中多發明周易先天之學，日月為易之義，以乾坤坎離四卦為陰陽之體用，藉六十四卦，以達夫吉凶消長之理，歲時氣節之數，更推陰陽交合之道，日月往來之機，用乾坤為鼎爐，坎離為藥物，眾卦為火符，剛柔為運用，以明示道家修煉之丹道，要其指歸，蓋首在闡明大易御政為歷之治道，而推之於內養爐火之理，不知丹經自丹經，易象自易象，參同契之說周易，要假借之象以論作丹之意，德寧必作大易之理注之，未免失其本旨矣。惟其間反切字音，訓詁字義，多足補諸家之闕遺，則於是書亦未嘗無補也。

列仙傳校正本二卷 道藏精華錄本

清王照圓校正、照圓郝懿行之妻、字瑞玉、號婉佺、福山人、博涉經史、疏解精嚴、與懿行同事著述、有詩經小記、列女傳補注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嘉慶十七年洪頤煊序、及嘉慶九年照圓自序、知其書寔成於清仁宗嘉慶九年甲子、按列仙傳者、相傳為漢劉向之所作也、然其書漢志及向本傳皆不見著錄、故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謂其不類西漢文字、必非向撰、雖洪頤煊序謂抱朴子論仙篇云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隋書經籍志云漢時阮倉作列仙傳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之傳、晉唐人所論如是、不可謂向無此書也、然其所引據只能証明晉時已有其書、而不能証明其書之為向作、且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之考証、則漢志列劉向所序六十七篇之目、既無是編之名、又漢志所錄皆因向所作七略、而是編引孝經援神契、消子琴心三篇、老子道經上下二篇、皆與漢志所稱不合、使同為向作、不應相違異如此、是其書之為魏晉間道流所為、而託名於向、蓋無疑義、照圓自序謂其文不與列女傳同、又漢藝文志所載不同、故英儒碩彥多疑惑焉、又云明藏本中每傳有讚、蓋放列女傳而為之者、益復是淺人所為、其說皆頗稱有見、其書都凡二卷、上卷自赤松子至羨門、凡四十有八、下卷自赤須子至劉安、凡三十有一人、都計全書所錄、都凡七十有二人、按列仙傳為魏晉以來相傳之古籍、惜俗本多失其真、即其所錄列仙人數、諸家之說亦復不同、道藏所錄凡七十人、陶宏景真誥則云劉向撰列仙傳七十二人、陳振孫引館閣書目、及李石續博物志亦同、葛洪神仙傳序則稱其所錄凡七十一人、顏氏家訓書證篇及法苑珠林則又作七十四人、其人數不同如此、是編以明道藏本為主、而補入羨門劉安二人、蓋從陶宏景真誥之說也、他如俗本字句之異、僞寫之譌舛、是編皆旁搜唐以來古籍及注家所引、以校俗本之失、如據世說規箴篇劉孝標注、以証俗本東方朔篇次入為楚人之誤、據文選注水經注以証嘯父在西周市上補履、西周為曲周之誤、據太平御覽以証寇先者宋人也、寇為冠之誤、若此之類、莫不証徵引淵博、考証精審、足証俗本之譌、雖其間亦有考訂未安、如洪頤煊序中之所指摘者、然智者千慮、不免一失、終不失為列仙傳之善本焉、

性命雙修萬神圭旨四集 道藏精華錄本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皆不著於錄、是編前有康熙己酉尤侗李樸萬曆乙卯余永寧及鄒元標諸人序、據萬曆余永寧序云、里有吳思鳴氏得性命圭旨於新安唐太史家、蓋尹真人高弟子所述也、是明時已有其書、且相傳為尹真人高弟子之筆、按尹真人者、蓋長春真人丘處機弟子尹志平也、其時代約在有元中葉、是編為其高弟子所作、則其成書之時代、殆已在元明之間、今考其書、多引宋元以來道書之說、雖不敢必其為尹真人高弟子所撰、然其為元明間羽流之所作、則似無可疑、又考其書中所論、大抵以性命雙修為主、則亦未必非龍門派後裔所作也、其書不分卷、惟分為元亨利貞四集、每集之中、又各分圖說若干篇、蓋繪圖立論、二者並重、以闡明道家修行節次夫工、大旨主於道家、而以儒釋以為發揮旁通、以明示盡性至命之理、蓋殊塗而同歸也、其說握拾諸經、提經逕言性命、一掃繁蕪、務撮根本、致虛守靜、翕聚先天、核其指歸、尤在真意一說、謂人身真意、是為真土、動極而靜、此意屬陰、是為己土、靜極而動、此意屬陽、是為戊土、煉己土者得離日之汞、煉戊土者得坎月之鉛、鉛汞既歸、金丹斯結、此其所謂首圭也、書中或師龍虎經參同契之意、或採六十四卦之象、或援楞嚴諸經之義、融會貫通、同途合轍、雖以釋道二教與儒家合為一堂、而大要不離於性命雙修之理、固未可以附會學術源流而少之也、

文昌帝君救劫開心聰明大洞真經定本三卷 道藏精華錄本
清朱珪校、珪字石君、號南厓、大興人、乾隆進士、授仁宗學、官至
體仁閣大學士、卒謚文正、珪性孝友、於經術無所不通、清操亮
節、海內仰之、是編前有雍正六年文昌帝君於蜀渝永濟壇所
作原序、及乾隆丙辰馬天君於黔之大定鰲壇所作示讀序、據
原序云、雍正五年冬、有荷圖司教金本存、疏呈洞經原由、久欲
欽依去亂、志切修持、深苦傳本互異、莫難遵守、懇恩敕仙定詳
注、吾苟不親為詳本末、定章次、正字句、則以訛傳訛、貽誤來茲、
然吾欲親正、究難得人、幸天遣不終刻、人心無悉困、復有華如
琪其人者、夫志投誠、皈依吾化、吾見其年雖少、其信顓專、爰命
代吾傳筆、定正字句之重誤、序解章目之始末、是其書章句之
為雍正間羽士若金本存之流者所訂正、而託之文昌帝君壇
籙者、不待辨而明矣、又據示讀序云、爾金本存、志切修持、故感
帝君親降、為之校正定本、爾亦能遵守刊佈、昨又疏以玄理端
深、無門可入、哀求詮註、時吾承值帝旁、乃蒙敕命為之指點、闡
命之下、殊深惶恐、但就吾素隨帝君以侍元始天王之側、竊有
聞其萬一之說、謹述之以告、用為讀之之方可也、若曰詮註、則
吾豈敢、是所謂馬天君之注、亦不出雍正間羽士如金本存之
徒所為、而託之壇誥、以自神其說、尤可無疑、是編蓋據世所傳
文昌帝君定本及馬天君注本、而重加校訂、其書都凡三卷、自
序經以至結經、釐為二十有四章、其目曰序經、序事、序理、序源、
詳源、入門、求道、守道、序經、保元、明玄、通微、三章、度厄、明洞、序經、
通明、還元、化幽、四章、結經、又列以淨心淨口淨身三神咒、列之
卷首、以大洞經總義一篇、示衆偶吟二十五絕、列之編末、按大
洞真經者、道家相傳、以為元始天王總上清三十九帝之奧旨
而作之也、故亦名三十九章經、宋度宗咸淳間、茅山上清三十
八代宗師蔣宗瑛、嘗為之校勘、而朝法程公端為之梓行、其後
閱道者熊常一復募工刊之、即明道藏所據之本、亦是經最早
之善本也、夫以朱氏博學、何以不此之求、而反據粗野道流妄
改之本、合三十九章為二十四章、未免失其本旨矣、惟書中注
解尚稱顯豁、初學之士、亦可資取義、此其書之所以不廢歟、

金丹大成集不分卷 道藏精華錄本

清董德寧輯。德寧字靜遠，自號元真子，一號四峯山人，會稽人。所著有周易參同契正義三卷、悟真篇正義三卷，已著錄。是篇蓋其所輯元蕭廷芝金丹大成集。按廷芝（一作之）字元瑞，自號了真子，一號紫虛真人。清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子部道家類著錄蕭廷芝金丹大成集五卷，惜其書散佚已久。德寧因據元明以來道書所引，輯錄成編，其書不分卷。稽其所輯，凡無極圖說一篇、金液還丹賦一篇、金液還丹論一篇、金丹問答九十有三則、橐籥歌一首、樂道歌一首、茅廬得意歌一首、劍歌一首、贈高士歌一首、贈鄭嶧山歌一首、金液大還丹詩一首、七言絕句八十有一首、西江月十有二闋、南鄉子十有二闋、讀參同契作一篇、解注崔公入藥鏡一篇、解註呂公沁園春一篇。總計全書所錄詩賦歌詞注解之文，都凡二百一十有一篇，廣搜博採於今世所傳廷芝之作，網羅略備。雖凡所輯錄，皆不標其所據，使讀者無從考證，未免有乖著述之體。然書中首冠無極圖說，以明道之根源，次列金液還丹賦、論、解注崔公入藥鏡、呂公沁園春並詩歌數十百首，以推闡金丹之理，更於其間輯錄金丹問答九十餘則，元始要終，宣通凝滯，於象喻奧言、幽隱難曉之詞，無不分分朗朗，詳為剖悉，俾學者能免執文泥象之誤，窮本見末，條理謹嚴，纂輯之功，亦自不可沒也。

怡情小錄不分卷道藏精華錄本

清馬大年撰、大年字鍾岳、仁和人、始末未詳、是編諸家書目亦鮮著於錄、此本載於近人守一子所編道藏精華錄第二集中、其書不分卷、釐為十有六篇、凡臞味一篇、臞訣一篇、四休一篇、道侶一篇、五事一篇、十供一篇、六誼一篇、老境從容一篇、居常待終一篇、守志一篇、對酌儀中一篇、卜築三篇、居閒二篇、大旨在闡明道家怡情養性之理、惟書中所錄皆摭拾唐宋以來高人達士詩辭逸語、雖不自為論斷、然徵引淵博、別摘精當、凡有益於修養身心者、靡不搜記、又其所援引皆一一標其出處、亦深合著述之法、按道家之言修養、凡起居飲食皆有其宜、惟世傳攝養之書、每每秘密深奧、明解為難、使後學之士望而卻步、是編撮錄眾說、無取深異、故言簡意賅、盡妙極玄、循階淺入深之路、開由漸而頓之門、於飲食起居之宜、睡眠休養之方、四時游賞之理、閒居守志之道、皆備述無遺、而大要不離於清靜合虛靈覺常圓、是所謂攝養之道、無俟多談也、又詳其詞旨、亦雅淡無華、類皆優游自得、獨寫性靈之文、無煙火味、有幽閒樂、攝養之士、苟於明窗淨几、焚香展誦、自足以怡情養性、開闊胸懷、進而求之、亦不難致恬淡而臻自然、識究性全真之妙道、不可以掇拾瑣語、多引前人緒餘、而少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唱道真言五卷 道藏精華錄本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不見著錄、考近人守一子道藏精華錄一百種提要、唱道真言條下云、是書為清華老人賜錄、其說蓋本之鶴臞子序、其書都凡五卷、編首有唱道真言序及題詞各一篇、編末有鶴臞子序、及雍正元年萬清和、乾隆戊戌郁教寧跋各一篇、據唱道真言序云、歲在己酉三月甲辰之旦、法嗣鶴臞子覺受煉文昌譯錄大法、老人（按即清華老人）與鶴臞子本有宿契、即日降壇傳於鶴臞子者、不過祇煉心兩字、為千聖偲逵萬真要路、煉心兩字、是太上度人、唱明大道、真真寔寔之要言、名之曰唱道真言、是其書實出於壇語、萬清和跋謂其為鶴臞子筆錄清華上帝唱道真言五卷者是也、鶴臞子始末未詳、惟據自序、知其名覺、年三十有九、猶不知修真為何事、至己酉之歲、行年四拾、始承青華老人以降壇授以是書、由是窮究丹經、專心志道、己酉亦不著其年代、然據雍正乾隆兩跋考之、殆為清聖祖康熙八年、則鶴臞子蓋明清間羽流、意者是編即其所作、而托得之青華老人壇錄耶、書中大旨、首言煉心、（次言煉命）次言煉丹、次言煉氣、次言煉神、而其主要於還歸本然之虛、其自序云、夫修行之士、未有不了明心地、而可跳出陰陽之外、與太虛而獨存者、所以真仙度人、每每教人從心地上做功夫、鍊得方寸之間、如一粒水晶珠子、如一座琉璃寶瓶、無窮妙義、便從自己心源悟出、念念圓通、心心朗徹、則自古以来、仙家不傳之祕、至此無不了然、結丹在此、玄關一竅亦在此、又云、煉心兩字、為千聖偲逵萬真要路、斷無舍此二字、而可以逍遙於真空法界之中者也、是其作書之旨、畧可概見、其談闢私慾、陳邪僻、皆不失唱明大道、真真寔寔之要言、誠道書中之近正者也、

太上感應篇纘義不分卷 道藏精華錄本

清俞樾撰。樾字蔭甫，號曲園，德清人。道光進士，授編修，提督河南學政，罷官歸，僑寓蘇州，一意治經，以高郵王氏為宗，其大要在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之理，由群經以及諸子，皆循此法，自少至老，著述不倦。主講杭州詁經精舍至三十一年，為一時樸學之宗。光緒年末卒，年八十有六，著有春在堂集，都凡五百餘卷。是編前有同治十一年俞氏自序，知其書定俞氏中年所作，蓋清穆宗同治十一年壬申始完成書也。考太上感應篇一書，載於道藏之太清部，道家相傳以為太上老君之天啟，然考其見於正史者，實始於宋史藝文志。宋志著錄李昌齡傳太上感應篇一卷，史稱昌齡卒於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則其書殆五代兩宋間道流之作，大旨言天道福善禍淫，與抱朴子所述玉鈐經、易內戒諸書相近，亦古書籍之幸存者也。按俞氏自序云：餘慶餘殃之說，著於周易，天人相應之理，備於春秋，此篇雖道家之書，而實不悖乎儒家之旨。董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後世儒者不信此說，故自宋以來，雖流傳不絕，不過閭巷細民相共誦習，而士大夫輒鄙薄之，其注釋諸家亦多淺陋鄙里之言，無當大雅。惟國朝惠定宇先生以經師碩儒注此書，徵引淵博，文字雅馴，然猶惜其多引駢儷，有乖注體。是其作書大旨，略可概見。其書不分卷，篇首別附太上感應篇靈異記二十有二則。核其所注，大抵不甚訓詁字句，蓋以原文明白易曉，初不知待注解而明，故僅於各句之下，多附以經義，或証以秦漢古書，以推闡其意，要其指歸，不過欲發明天人相與之際，因果報應之理，使人知其與儒書相表裡，而不敢鄙夷之。其說雖猶合儒道，然敬信奉行，亦足為修養身心之助。且注中亦多擬指惠氏注之所未備，徵引淵博，文字雅馴，不失為太上感應篇注解中之第一善本也。

伍真人丹道九篇不分卷 道藏精華錄本

明伍守陽撰、守陽自號沖虛子、南昌縣辟邪里人也、所著有天仙正理直論增註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崇禎十三年守陽自序、又別有序一篇、不著作者姓氏、據守陽自序、知其書為守陽於明思宗崇禎五年壬申、傳吉王太和殿下者、其書不分卷、惟釐為九篇、故以丹道九篇名其書、其目曰最初還虛第一、真意第二、水源清濁真丹幻丹第三、火足候止火景採大藥候天機第四、七日採大藥天機第五、大藥過關服食天機第六、守中第七、出神景出神收神法第八、末後還虛第九、而以邱祖秘傳小周天歌訣附之卷末、大旨以仙宗果位、了證長生、佛宗果位、了證無生、然了證無生、必以了證長生為定詣、了證長生、亦必以了證無生為始終、此所謂性命雙修者也、是編闡發仙宗、多以佛宗為印證、故又以仙佛合宗名其書、核其所論、大抵皆龍門秘法、與所著天仙正理直論九章相發明、皆所以敷陳仙理、發明丹道、俾天下後世、知性命雙修之為要也、或以闡直論未宣之秘、或以啓口傳未洩之機、凡道家盡性致命之道理、真修寔証之妙、莫不顯明直捷、反復辯論、俾讀者於仙佛合宗之玄理、可以豁然入悟、雖書中多融合釋道二宗之說、不免附會

學術、然要其宗旨、仍以龍門秘法為歸、故與天仙正理直論一書合而觀之、亦可以見伍氏一家之學矣、

悟真篇正義三卷　道藏精華錄本

清董德寧撰。德寧字靜遠，自號元真子，會稽人，幼習儒業，及年既壯，常多變，遂有志於玄學，而碌碌謀生，未遑專志。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獲遇真師，授以玄妙，乃謝俗務，隱於四峰山，專志修道，不復問世事。是編即其獲遇真師之後，遵師訓而作者也。編首有乾隆五十四年周飛傳序、乾隆戊申德寧自序，及宋熙寧乙卯張伯端原序。據其自序云：其稿成於甲辰之中秋，迄今五易寒暑，而删補數番，藏之名山，用傳同好。是其書雖成於清高宗乾隆四十九年甲辰，然後數經删補，至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乃克編定。又一年至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始付之山陰元陽道人周飛傳序而刻之。其書都凡三卷，上卷為七言律詩十有六首，中卷為七言絕詩六十有四首，下卷為五言四韻一首、西江月十有三闋、七絕五首。按悟真篇者，宋紫陽真人張伯端之所撰也。其書辭旨暢達，義理淵深，為道家修丹之金科，而養生之玉律。詎意後人，不解書中微旨，紛紛謬注，遂致惑亂真機，世傳薛幽棲之注，又為偽托，故註解之者，雖無慮數十家，然盡是求明反晦。是編或明其音義，或疏其義理，大旨在闡發幽微，推詳丹道。書中專言內丹之理，直與參同契相發明，雖詮釋未必盡精，然大要不離於紫陽之本旨，治紫陽之書者，苟能精究而詳研之，亦可以達其奧深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韓詩翼要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漢侯芭撰。清馬國翰輯。侯芭始末未詳。考漢書揚雄傳云。雄家素貧。耆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天鳳五年卒。侯芭為起墳。喪之三年。藝文類聚冢墓門引揚雄家諜亦云。子雲以天鳳五年卒。所厚沛郡桓君山平陵如子禮。弟子鉅鹿侯芭共為治葬。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則侯芭蓋鉅鹿人。為揚雄弟子。惟王應麟困學紀聞云董氏舉侯包言衛武公作抑詩使人日誦於其側。朱子謂不知出何處。愚考侯包之說。見於詩正義。隋經籍志韓

詩翼要十卷。侯包撰。然則包學韓詩者也。是芭或作包。又詩正義引作侯苞。則包亦作苞。按芭苞字形相近。義亦相通。故自來傳寫不一。其作包者。則又因苞之誤也。又考論衡案書篇云。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則鋪子為其字矣。又唐王涯說玄稱鉅鹿侯芭子常。則芭又字子常。揚雄傳芭字下蓋脫子字。其原文當云。鉅鹿侯芭子常從雄居。下文王邑嚴尤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此稱子常。即謂侯芭。非稱桓譚也。芭時代未詳。或與桓君山同時。約卒於光武之世歟。所著有法言注。見隋志。太玄注。見王涯說玄。又今所傳太玄釋文。亦出於芭。考隋志經部詩類著錄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芭傳。惟兩唐志著錄。皆作卜商撰。夫兩志所載如此。其謬則其書之亡佚也久矣。是編為清馬國翰輯本。惟從孔穎達毛詩正義及陳暘樂書輯錄四則。合為一卷。按侯康補後漢書藝文志云。侯氏說見於正義者。斯干詩。白華詩。江漢詩。抑詩。又隋書樂志牛弘修皇后樂引一事。是編所輯大抵畧同。今考其書。說衣裼弄瓦。皆與毛傳義合。馬國翰謂其以毛通韓。循論節訓。故以翼要為名。可謂深得其書之指趣矣。

詩經古音四卷　天津圖書館藏小李山房舊鈔本

宋吳棫撰棫字才老建安人重和進士官泉州通判所著有書
稗傳詩補音論語指掌考異續解楚辭釋音韻補字學補韻及
是編行於世按魏晉以來論詩音者舊有鄭玄徐邈蔡氏孔氏
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等九家其書今皆不傳至唐陸德明
始總集諸家之說以明三篇音義故吳棫詩補音序云詩音舊
有九家唐陸德明以己見定為一家之言即釋文是也棫亦遂
於音韻之學復繼陸氏釋文惟闡三百篇音義始以音母為本
以諧聲相協而作毛詩叶韻補音十卷其自序云所補之音[illegible]
陸氏未叶者已叶者悉從陸氏其用韻已見集韻諸書者皆不
載雖見韻書而訓義不同或諸書當作此讀而注釋未收者載
之是補音一書蓋據陸氏釋文以補其未叶者其書音有未盡
因復作是編以明毛詩古音故以詩經古音名其書一名韻經
叶音惜其書刻本久已散佚此本現藏天津圖書館中蓋小
李山房舊鈔本也據其題識謂是書早亡惟清儒惠棟存其鈔
本此本為小李山房從惠氏所藏鈔本傳鈔者其書都凡四卷
大抵用直音之法於詩文叶韻各字之下明注叶某音讀法如
定之方中末章叶音云靈而既零命彼倌言人星言夙駕說

於桑田速匪直也人秉心塞淵因騋牝三千靚又如相鼠首
章叶音云相鼠有皮婆人而無儀義人而無儀不死何為訛稽
其所注類皆以諧聲相叶為主與其所著詩補音韻補兩書大
旨同蓋皆以叶音之說明詩音也按吳氏叶音之說往往為
後人所訾議明焦竑筆乘古詩無叶音一條考證精確於吳氏
叶音之說反對尤力惟清錢大昕韻補跋為吳氏辨白云世謂
叶音出於吳才老非也才老博考古音以補今韻之闕雖未能
盡得六書諧聲之原本而後儒因是知援詩易楚辭以求古音
之正其功已不細朱文公詩集傳間取才老之補音而加以叶
字才老書初不云叶也是錢氏以吳棫未嘗言叶音而以叶
音歸之朱熹惟其情而論則宋魏了翁已有詩易叶韻自吳才
老始斷然言之語且棫之主叶音是編及韻補二書多有其征
其於古音訓讀往往參錯冗雜牴牾百端是叶音之說倡於吳
氏不容為之曲諱然後世之言古音者皆由此推闡加密誠
如錢氏所云後儒因是知援詩易楚辭以求古音之正其功已
不細白璧微瑕固無傷於連城也

春秋左傳彙輯四十卷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刊本

清吳炳文撰。炳文字梓園，歙西人。潛研經術，尤好左氏傳。乾隆四十年乙未，遊學京師，館於國子監監丞侍朝家。時侍朝方分校四庫全書，炳文亦多所襄贊。是編前有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侍朝序，謂丙申設書局，資襄贊焉。暇日出其左傳分類一書示余，則其書寔成於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全書都凡四十卷，釐爲十有九門，其目曰天文，曰輿地，曰人才，曰統緒，曰倫常，曰人品，曰國事，曰人事，曰典禮，曰音樂，曰文辭，曰武備，曰飲食，曰忠烈，曰貨寶，曰宮室，曰服物，曰物類。又於各門之中，分列子目，都凡四百七十有一類，而以凡例目錄列之編首，不入卷次。按宋蘇軾云春秋當以類求，宋東萊呂氏亦有左傳類求之作，是編蓋師其意，合春秋經傳，析別其文，以類相從，分載各門之下。事類之中，復自分經傳，又或一事而兼在數門，一語而統之數類，兼收並錄，不厭其詳。其有疑義，則畧加注釋，大抵訓詁宗杜氏，而偏參宋元諸儒之說，音訓則全宗陸氏釋文。今核其書，雖排比事類，欲發比事屬辭之旨，然割裂繁碎，彌難尋檢。分列類目，亦頗傷龐雜。如忠烈與人才人品何殊，乃析二門；花草竹木金石土藥與五行何涉，乃屬之五行。又如伊尹乃與大甲並列帝王。管蔡乃與周公同屬聖賢，若此之類，或分所不當分，或合所不當合，割裂分配，皆嫌其繁瑣，而失當。且左傳分類彙錄之作，自宋以來不乏其書，炳文非不知也，乃必爲此屋下之屋，其又奚取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詩经音律續編八卷光緒七年辛巳刊本

清遲德成撰德成蓬萊人始末未詳是編以琴譜詩就三百篇舊次分別定其音律故以詩经音律續編名其書夫既曰續編則必更有正編惜未之見耳是編都凡八卷而以凡例篇目列之卷首今考其書蓋依三百篇舊次首列風大雅小雅頌四詩之名次列各篇篇名再次則全錄经文其音律訓釋則附注篇名之下如關雎一篇首行題國風次行題周南三行題關雎其音律訓釋即附注於關雎二字之下核其所注大抵主於律從義生之理故多於每篇之中摘取一二字以為詩旨然後據

此一二字之義理以推其音律如關雎一篇以窈窕二字為主窈窕義理在五音叶濁商在十二律中姑洗在曲家七字叶備工又如鹿鳴一篇以燕為主據燕字義理推知其音律為清商夷則工若此之類皆通篇只彈一律者也又或兼取數字之義以推其音律如葛覃一篇以勤儉孝敬為主就勤儉義理推之為清商無射上就儉字義理推之為清商夷則工就孝字義理推之為濁商姑洗工就敬字義理推之為清商夷則工又如簡兮一篇俱憂樂二字義就憂字推之為濁角大夷蔟上就樂字推之為清商夷則工若此之類則一篇兼彈數律者也按三百篇

之詩皆古之樂章史記孔子世家謂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漢書亦稱其獻之太師以比其音律是詩之可以入樂蓋無疑義鄭樵謂三百篇之詩皆可被之弦歌故琴中有鶴巢操騶虞伐檀操白駒操皆今詩文又古人謂之雅琴頌琴古之雅頌即今之琴操如文中子歸而援琴鼓蕩之什乃知聲至隋末猶存其說頗稱有見是編以琴譜詩專論音律亦深明詩樂之理非學琴有得者其孰能語於是惟古樂失傳已久鄭樵云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经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凡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之奈義理之說既勝則歌聲之學

遂微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久不肄業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白駒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篇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是詩樂至晉時已亡後世趙彥肅所傳開元十二詩譜雖名為舊譜寔已非仲尼之真至於新譜十七篇則皆為元熊朋來所補更非古樂之舊矣按明來補譜不過即其律呂之可考者每字定音而未嘗及於全詩清乾隆間欽定詩經樂譜亦定為一字一音而於明朱載堉樂律全書所載關雎數篇琴瑟至用一字十六彈者尤屢加駁正其他如明呂柟詩樂圖譜之類自

周南至周頌、亦僅得八十篇、皆不及於全詩、至於推及全詩、且
多以通篇只押一律者、則寔始於是編、夫詩樂之失傳也久矣、
不德成果何由以推全詩之音律、且美備如斯耶、考其論律從
義生之理也、謂古人之詩通篇只一義是矣、然必摘取篇中一
二字以為詩旨、因以推其音律、則古人未必如是之泥、總之
德成以通曉音律、而欲自附於經生家言、不足以資考證、第
其說之多所附會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毛詩隱義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梁何胤撰、清馬國翰輯、按梁書處士傳云、何點、廬江灊人也、
弟胤、字子季、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起家齊秘書
郎、遷太子舍人、建安太守、司徒主簿、注易、又解禮記、於卷背
書之、謂為隱義、累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領臨海巴陵
王師、建武初、拜表辭職、居會稽若耶山雲門寺、世號點為大
山、胤為小山、亦曰東山、高祖踐阼、詔為特進右光祿大夫、賜
給白衣尚書祿、不受、又敕遣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
學、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
詩隱義十卷、又考隋書經籍志經部著錄胤所注周易十卷、
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書名卷數皆同於梁書本傳、
惟隋志於此三書、均注云亡、且李唐以下、歷代史志、及諸家
書目、皆不著於錄、則何氏之書、其佚已久、是編為清馬國翰
輯本、僅存輯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所引二十餘條、合為一卷、
雖一鱗片爪、不足以窺其全豹、然就其存者觀之、則於何氏
之學、亦不難推其大畧、今考其書、或反切字音、或訓詁字義、
大抵皆以毛傳為主、蓋胤嘗學詩於沛國劉瓛、瓛固以毛
詩為世所重、則何氏之學、有師承矣、又史稱胤注書於卷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之、謂之隱義、齊梁以來、學者注經、謂之隱義、背隱義者、蓋由於此、推而行之、則有音隱、音義隱之類、大抵皆從卷背錄出、古人經注各自為書之故、更可從而推知矣、

毛詩拾遺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晉郭璞撰、清馬國翰輯、按晉書郭璞傳云、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好經術、博學有高才、惠懷之際、避地東南、王導引為參軍、元帝即位、以為著作郎、遷尚書郎、母憂去職、未期王敦將舉兵、使璞筮、璞曰、無成、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怒收璞斬之、時年四十九、及王敦平、追贈弘農太守、嘗注爾雅方言楚辭等書、考隋書經籍志經部詩類云、毛詩拾遺一卷、郭璞撰、梁又有毛詩略四卷、亡、惟其書兩唐志已不見著錄、則其佚已久、是編為清馬國翰輯本、蓋輯錄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所引三條、孔穎達毛詩正義所引一條、虞世南北堂書鈔所引一條、徐堅初學記所引二條、歐陽詢藝文類聚所引一條、勒為一卷、都凡七條、稽其所輯、頗稱詳備、其中如釋文正義所引、或但稱郭璞、或惟稱郭、馬氏皆據以輯補、蓋璞所撰毛詩略、隋志已稱其亡、則此亦是編佚文、馬氏據補、頗稱有見、又其於釋文正義引郭璞為爾雅音注、皆不攔入、別擇去取、尤為謹嚴、今核其所輯各條、如釋周南言刈其蔞云、蔞似艾、音力侯反、釋召南素絲五紽云、古者以素絲飾裘、若此之類、或以釋音、或以詁義、大抵皆訓解優洽、深

合詩旨。按史稱璞博學，尤長於訓詁之學，宜乎其訓義多未易顛撲，惜一鱗片爪，不能窺其全豹耳。

唱經堂釋小雅不分卷 聖歎秘書七種本

清金人瑞撰。人瑞本姓張，名采，後改姓金，名喟，一名人瑞，字聖歎，長洲人。為人狂傲有奇氣，清初以抗糧哭廟案，與顧予咸、倪用賓等同時被誅。是編後人編入聖嘆外書及聖歎杜書中。其書不分卷，雖名為釋小雅，其寔所釋不過鹿鳴、四牡、斯干、無羊、采綠、黍苗、隰桑等七篇，疑當為人瑞草創未完之本。按有明一代，自正德嘉靖以還，學者治經，多力推舊說，別樹新意，既無取於漢儒章句之法，復不滿於宋人義理之學，蓋自餘姚王陽明倡致良知之說，而學風一變，降及隆萬，公安竟陵兩派，更推衍其說，於是學者治經，乃超然另闢其塗徑。人瑞生當明清之間，承公安竟陵兩派之餘風，故其治經亦大異於時昔。是編雖不釋全經，然即其所論，已足見其治詩之旨趣矣。按人瑞論詩，於全詩之微言奧意義，都已別入其所著易鈔中。茲編所釋，雖自謂僅就小雅七篇，隨俗訓解，然觀其所釋隰桑之詩云：要敢顧見，得見即樂，如一章其樂如何，連自家亦想不出來，二章云何不樂，為正想不出，再反想，畢竟想不出來，三章標章九勝，將君子之可樂，與己之樂君子，說到勝不可別離，然亦只是覺得如此，至其所以然之故，到底元想不出來。雖等事見也有甚說

不出、却只不要說出好。又云此詩前三章極力說樂，第四章極力說愛。又前三章極力說樂，却說不出，至第四章極力不肯說愛，却說得盡情。樂府思公子兮未敢言，是從此變化出。又心說君兮君不知，亦從此變化出。其說大抵不甚訓詁章句，惟一意欣賞，細心體玩，以說樂府五七言詩之法釋三百篇，故能一掃前人謬說，而深得風人之旨。雖流弊所及，或不免於恍惚無著，然詩以性靈為主，就詩論詩，以體玩詩人之旨，終不失為治詩之良法也。

詩經小學錄四卷 乾隆十年辛亥刊本

清臧庸撰。庸初名鏞堂，字在東，一字拜經，武進人。性沈默樸厚，學精審，尤邃於甲部之學。嘗從盧文弨遊，後客阮元幕。元輯經籍纂詁、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出庸校讎者為多。所著有韓詩遺說、韓詩訂譌、毛詩馬王徵、詩考異、拜經日記、拜經堂文集等書行於世。是編蓋就金壇段玉裁所著詩經小學刪煩纂要而成。編首有臧氏自序，謂詩經小學全書數十篇，亦段君所授讀，鏞堂為之刪煩纂要，國風、小大雅、頌各錄成一卷，以自省覽。後段君來見之，喜曰：精華盡在此矣，當即以此付梓。又云段君所著尚書撰異、詩經小學、儀禮漢讀考，皆不自付梓，有代為開雕者，又不果，而此編出鏞手錄，卷帙無多，復念十年知己之德，遂與義以畀剞劂氏。是亦足見昔賢治學之虛心與交友之風義矣。其書都凡四卷，風、小雅、大雅、頌各為一卷，校之經韻樓所刊段氏詩經小學，大体無殊，故竊疑段氏原書即謂數十篇者未嘗刊行，經韻樓所刊蓋即臧氏手錄之本。其書以六書假借之誼明詩傳訓詁之旨，頗稱精審，其於音韻多用十七部之說，蓋據六書音韻表之例也。書中訓詁固多精善之處，如長洲陳奐詩毛氏傳疏之所稱引者，然其說經疏失未達之處亦往往而

有如陟岵岵有陽道故以言父屺有陰道故以言母之類皆
不免臆斷之私其尤可異者則是編為臧氏之所刪定而條首
蛾眉眉毛傳脫蛾眉好貌四字一條年經日記已議其非是編
乃猶存其說豈臧氏僅刪其繁冗而不及正其疏失耶

說詩章義三卷 柏堂讀書筆記本

清方宗誠撰宗誠字存之桐城人師事族兄東樹治宋學工詩古文辭同治間李鴻章總督直隸薦授棗強縣知縣旋以憂居著述一時從遊者甚眾督學貴恒重其學行奏加五品卿銜卒年七十有一學者稱柏堂先生所著有柏堂全集若干卷行於世是編前有光緒五年己卯自序謂同治光緒之間宰棗強為兒子說詩一部隨筆記之知其書蓋宗誠同光間課子之作按宗誠別有詩傳補義三卷以闡明傳箋訓詁大旨在以朱子集傳補傳箋之疏陋是編則專在涵濡詩旨其書都凡三卷上卷卷為國風中卷為二雅下卷為三頌按朱子論學詩之道宜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風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宗誠學宗宋儒故深韙其言以為風雅頌體義雖殊非明其章[句]訓詁不能知其言之有序非善諷詠涵濡不能知其言之有物故既作詩傳補義以明訓詁復作是編以明章義大旨主於孟子以意逆志之[旨]於諷詠涵濡之中推明各章大義其書不錄經文僅以篇名章數為標題其於各詩大抵首明通編大義然後分論各章章旨核其所論多融會眾說不專主於一家朱子集傳之說而諷詠涵濡往往

深得風人之旨、如卷耳四章云、此詩首章正叙懷人、二章三章翻作排解之辭、文筆乃開、縱然愈排解而情思更深、寫懷人更覺沈摯、頗拙矣、四章收句云何吁矣、也不言懷也不排解、無言無語、祇是吁嘆悵望、而意味更沈著矣、通篇一章深一章、若此之類、皆能一掃前人陳說、就詩論詩、以体統詩人反復詠嘆之旨、惟書中往往雜論文法、猶不脫明時文習氣、斯則不免白璧之微瑕矣、

學詩識小錄十三卷 傳鈔本

清包世榮撰、世榮字季懷、涇縣人、道光元年辛巳舉人、性沈默、能守寂寞、於學無所不窺、而尤邃於詩、常閉戶不通人事、爲篤學敦行之士、則執經請益、以弟子行自處、所著有毛詩禮徵十卷、及是編、行於世、按包世臣撰世榮行狀云、詩固先業也、托始於嘉慶戊辰、以訖道光辛巳、十有四年、寒暑不輟、又序其毛詩禮徵云、季懷以嘉慶戊辰秋始學詩、至丙子冬、推鄭氏以禮說詩之意、爲書十卷、又六年乃成學詩識小錄十三卷、知是書編成於禮徵之後、蓋至道光三年癸未始克成書也、惟毛詩禮徵道光七年丁亥、包世臣雖已爲之刊行、是編則卒未見刻本、考包世臣毛詩禮徵序云、季懷深於詩、而不自滿、其書援引淹通、定是[illegible]來學之前路、故原季懷本意、名之曰毛詩禮徵、先校而擇之、又江夏陳鑾之序毛詩禮徵也、亦謂慎伯切人琴之痛、先爲刻毛詩禮徵、是當時僅先以禮徵付之剞劂、豈是編乃卒未刊歟、此本未詳其所據、亦無題識印章、足資考証、詳紙格字体、殆道咸間傳鈔之本、意者或即據其原稿所鈔耶、全書都爲十有三卷、凡訓詁八卷、草木二卷、鳥獸一卷、蟲魚一卷、與他一卷、篇目卷數、皆與行狀相合、其書訓詁大旨、主於毛鄭、謂毛公格

遵雅訓，於義最優，而間有簡質隱晦之處，鄭箋伸明其意，更時出異義以輔之，亦深得詩人之旨。是編合傳箋詁訓而編之，以見其異同。於草木鳥獸，則詳其性質体用，以明詩人托興之義。其於輿地，則詳其方位形勢，以見詩人美刺之旨。書中於訓詁之異同，名物之紛錯，莫不條舉件繫，詳為之說，而其致力最勤者，尤在訓詁。其論鄭氏箋詩，以毛為主，而往往易毛者，非破毛，乃以存異義，或為禮家之說，或為三家之義，或本緯候，或本己意，其所以異於毛傳者，非必以毛為非，而定所易之為是，蓋所以存異義也。其說疏通詳塞，尤足祛千古之疑團，世之申毛難鄭者，又何必非難詆毀之紛紜哉。

詩緯搜遺不分卷 民國十七年戊午存古書局刊本

清廖平撰。廖平字季平，初名登廷，字學齋，四川井研人。遂於經文之學，平生著述甚多，有四益館經學叢書若干卷行於世。是編蓋廖氏詩說之一。按廖氏治經，師今文家說，於詩則撰齊詩之學，光緒三十年甲辰，成詩經新解一書，即題曰齊詩學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之後，為學多圍於天人之說，以齊詩多祖緯侯，詳於天人之學，因重舊稿，而治詩緯，蓋以示程途，行遠自邇，升高自卑，皆有一定之程度也。且詩緯新解，詩學質疑及是編，蓋皆斯時之所作也。其書不分卷，釐為八則，其目曰春秋緯文耀鉤，說題辭，鉤命訣，運斗樞，孝經緯援神契，禮緯斗威儀，樂緯動聲儀，樂緯稽耀嘉，核其宗旨，大抵意在摭拾緯侯之辭，取其涉於詩三百篇者，彙輯成篇，以發明詩緯之義。稽其所採，春秋緯，樂緯二書為最多，禮緯孝經緯次之。按自西漢中葉之後，讖緯之學始盛行於世，所謂緯者，蓋對經而言，所謂經闡其理，緯釋其象，經陳其常，緯究其變也。其實所謂七緯者，要不過本諸陰陽五行之說，以言天人之道，世傳齊詩即若詩緯之義以說詩，而尤注重於天人之道。是編蓋在摭拾春秋禮樂諸緯之說，以推闡詩緯之義，如春秋緯說題辭云詩者天文

之精、星辰之烏、人心之操、此足與詩相陰合神靈待者、天地之心君祖之儀、百福之宗、萬物之聲相發明者也、又如鉤命訣云、性者生之質、若木性則仁、金性則義、火性則禮、水性則智、土性則信、情者既有知、故有喜怒哀樂好惡、此足與詩緯泛歷樞五際六情之說相發明者也、凡此之類是也 加採錄所名為之解、多微遠引、曲暢其說、雖緯候之書、本出附會、取氏衍其義、旁羌延之處、在所不免、然一詳其所論則尚称近、亦可以自成一家之學矣、

蜀石經毛詩考正一卷 傳鈔本

清嚴杰撰、杰字厚民、號鷗盟、餘杭人、潛研經術、得漢唐經師家法、嘗佐阮元編經籍纂詁、皇清經解、所著有小爾雅疏証、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嘉慶十一年臧庸題辭、惜其刻本求之數年、卒不可得、宜當時寔未嘗刊行歟、此本蓋據嚴氏稿本傳鈔、字体工整、魯殿靈光、彌足珍貴、其書凡一卷、據蜀石經毛詩殘本句訂而字正之、故以蜀石經毛詩考正名其書、按蜀石經毛詩殘本、其文字之異同、固多足証舊本之譌誤、是以宮本毛詩注疏、往往徵援引之、以為據然、其間亦多增所不當增、刪所不當刪者、而世好異、不知其誤、反據石經之非、以今本之是是、又烏足與辨是非黑白哉、是編盡取蜀石經毛詩殘本、據傳箋正義釋文唐石經、及宋岳氏本、句訂而字正之、以明蜀本之不足信、核其所論、大抵援引淵博、考訂精審、如邶風谷風、昔育恐育鞠、一句兩育字殊訓、見於毛傳鄭箋及孔氏正義、俱有明証、唐開成石經亦同、乃蜀本獨無下育字、而作昔育恐鞠、不知育鞠恐育鞠正對文為訓、蜀本無下育字、蓋由校勘疏一時誤脫、若謂其有意刪之、恐不至誕妄若此、而世俗之士尚焉好異、反據之以今本為誤、未免失之陋矣、凡此之類、是編悉加辨正、

世之苟為好異者亦可以知蜀本之不可盡信矣

詩學質疑不分卷 民國七年戊午存古書局刊本

清廖平撰平有詩緯新解詩緯搜遺等書已著錄是編蓋廖氏詩說之一按廖氏自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之後自謂於人天之學深有所得於舊日說經之書多不自滿欲更求新解於三百篇則專以詩緯為主而旁及禮樂春秋等六緯與齊詩之說是編及詩緯新解詩緯搜遺二書即廖氏斯時治詩之作也其書不分卷大旨以前人說詩皆謂詩無義例亦如村塾詩鈔隨手雜錄無先後無照應篇自為篇全無義例可言故刺幽王之詩連見四十餘篇黍稷或以為衛詩彼子所作不知三百篇之詩不無義例可言斷非隨手雜言鈔篇自為局而不相連屬也因是撰為是編以推其義例核其所論不過就風字言之以為例耳書中謂風即乘雲御風之風論語風乎舞雩詠而歸即乘風而歸其書詩各有義例因舉北風二十篇以為證其說以首五篇為五帝末三篇為三皇中十二篇為四風十二諸侯按春秋緯說題辭云詩者天文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廖氏是編蓋衍其旁義本諸陰陽八卦方位之說以天星有十二諸侯雖以律呂分配十二風因據之以起例更就風字一例言之以推全詩故謂三百篇不無義例可言不知十五國風次序朱子已謂

其恐未必有意顧炎武日知錄更謂三百篇次序必不可信且
今本已失古人之次廖氏乃必據今本以推其義例亦何由辨
其是非黑白哉

三家詩遺說八卷 天津市立圖書館藏舊鈔本

清馮登府撰登府字柳東號雲伯又號勺園嘉興人嘉慶進士
官寧波府教授潛研經術工詩古文辭兼善倚聲尤熟掌故中
年遊閩修纂福建通志名震海嶠所著有漢魏蜀唐北宋
清諸代石經考異六卷三家詩異文疏證六卷補遺三卷續補
遺二卷及石經閣文集若干卷行於世按登府於詩治三家遺
說是編亦登府治三家詩時所作惜未見刻本豈當時定未付
剞劂歟此本現藏天津市立圖書館為舊鈔未刻本之登府是
編賴以僅存誠天壤間之珍本也其書都凡八卷據三百篇舊
次而各以三家遺說附之其下考其所輯頗稱精詳凡故書雅
記所引三家遺說網羅略備如匡衡之為齊說劉向之為魯說
薛君之為韓說若此之類凡史有明文者固皆彙而輯之其
為齊說魯說韓說餘如賈誼桓寬王逸高誘焦贛陸德明李善
之徒稱述古義多與毛異雖史無明文亦時存三家之舊他如
春秋三傳及荀墨呂覽淮南孔叢諸書詮釋詩旨多為三家之
所本王肅馬融崔靈恩諸家箋注詩義多兼採三家之說是編
亦兼收並蓄以存三家遺說旁徵遠引採輯佚遺於三家遺義
考核未詳難盡引所及間不免於遺漏如鄭氏礼注之說齊

東晳之詠卷耳若此之類皆據三家之義以立說是編乃闕而不載所謂耳目之前亦不免遺漏登府博學恐不至疏疏若是意者或其書本非定本稿故卒未刊行也抑其所輯與三家詩異文疏証合而觀之則於三家之學亦可以知其概略矣

詩緯新解不分卷 民國七年戊午存古書局刊本

清廖平撰黃鎔補證廖平字季平初名登廷字學齋井研人嘗從學於湘潭王闓運於學無所不窺治經主今文家說主講成都尊經書院一時學者尊為宗師所著有四益館叢書若干卷行於世黃鎔樂山人受業於廖氏之門是編蓋廖氏詩說之一而黃鎔為之補證者也編首有甲寅年廖氏自序謂余十年前成詩易全經新注並疏當時尚囿於大小學說以齊詩多祖緯候詳於天學故詩注題曰齊詩學自丙午以後天人之說大定乃舊稿未及追改亦不敢示人自尚書周禮修改略備乃推及詩易是其書實成於民國三年甲寅蓋廖氏晚年之所作也其書不分卷舊著為三篇其目曰推度災第一氾歷樞第二含神霧第三而以補遺列之編末按自西漢以來學者多以陰陽家言解釋儒家之經典由是而讖緯之書出馬隋書經籍志云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及讖以遺來世然其文辭淺俗顛倒舛謬不類聖人之旨讖者豆言於前有徵於後也緯者經之支流衍及旁義也二者本非一事不可並論漢興詩有齊魯韓三家齊詩盛於哀平之際漢書儒林傳稱轅固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其弟子翼奉善以陰

陽五行家言說詩故齊詩多祖緯候廖氏於詩多從齊說以齊詩之多祖緯候也因取今所存詩緯三篇詳為以解蓋所以示程途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一定之程度也書中於四始五際六情之義以及篇什配用之理皆據秦漢以來舊籍推闡其意黃氏更衍其說而為之補證徵引淵博詮釋精詳雖緯書荒誕隋志已謂其相傳為世人造為之然其說為齊詩所本詳而論之亦足以見一家之學也

毛詩箋音義證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後魏劉芳撰清馬國翰輯按魏書劉芳傳云芳字伯文（北史作伯支豈文支字形相近故誤文為支歟）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也始為主客郎拜中書博士中書侍郎太子庶子員外散騎常侍國子祭酒侍中太常卿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強記兼覽倉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魏宣武帝延昌二年（梁武帝天監十二年）卒年六十有一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干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寧所注穀梁音各一卷辨類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又考隋書經籍志經部詩類著錄芳所著毛詩箋音證十卷考之魏書本傳音字下當脫義字其書李唐以下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皆不著於錄則其亡佚已久清朱彝尊經義考云劉氏詩箋音證其詮釋字義一條詮棣棣一條見太平御覽是其書雖佚然隋唐以來舊籍多有徵引之者是編為清馬國翰輯本蓋從文選注輯錄一則太平御覽輯錄六則合為一卷又續補顏氏家訓荇菜牧馬二則附之編末惟文選注所引棣通義證太平御覽所引則或題詩義疏或題詩義答國翰謂劉氏書本名詩義證別有義疏義答之稱故引者隨意舉之者是也今考其所輯各條如釋荇為草

含釋轡為御者所執皆深合詩旨他如釋蟰蛸為小蜘蛛長脚者釋駁為馬之彤白雜毛者亦足資多識魏史稱芳音義明辨疑者皆往詢訪時人號為劉石經非虛譽也

毛詩荅雜問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吴韋昭朱育等撰清馬國翰輯按吴志韋曜注云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字宏嗣吴郡雲陽人也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太子和廢後為黃門侍郎孫亮即位為太史令孫休踐阼為中書郎博士祭酒孫皓即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為侍中常領左國史漸見責怒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皇二年也華覈連上疏救曜有曰曜年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一等之罪使成吴書傳示百世皓不許遂誅曜朱育字嗣卿吴史無傳惟虞翻傳注引會

稽典錄云孫亮時有山陰朱育仕郡門下書佐後仕朝常在臺閣為東觀令遥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射文苑多通又隋志小學類有育所撰異字苑幼學篇又考七錄經部詩類著錄毛詩荅雜問七卷題吴侍中韋昭侍中朱育等撰惟隋志已稱其亡佚唐書經籍志有毛詩雜荅問五卷不著作者姓氏未知即是與書否或唐志所載已為殘本耶是編為清馬國翰輯本僅從毛詩正義藝文類聚初學記及太平御覽等書輯錄十有三則内有御覽引韋輝光毛詩問一則正義引薛綜荅韋昭一則馬氏以其與書名荅雜問合故並採入未免存其疑似書

中如注召南王姬之車云車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車
音、又如注邶風不忮不求云忮音洎、皆足為研究古音之助、其
他訓詁文字、亦多足與毛詩傳鄭箋相發明、諸學者固不可以其
為一韓申序爪而少之也、

毛詩述義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隋劉炫撰、清馬國翰輯、按北史儒林傳云、劉炫字光伯、河間景
城人也、少聰敏、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年不出、炫強記默識、
莫與為儔、隋開皇中、奉勅與著作郎王邵同修國史、俄直門下
省待顧問、又詔諸術者修天文律曆、兼內史省考定群言、除殿
內將軍、坐事除名、歸家教授、後召至京師、與諸儒修定五禮、煬
帝時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還河間、時盜賊蜂起、穀
不行、未幾飢餓無所依、因此凍餒而死、著毛詩述議四十卷、隋
書經籍志經部詩類、亦著錄毛詩述義四十卷、惟兩唐志皆作
三十卷、是其書或稱述議、或稱述義、或作四十卷、或作三十卷、
又考宋鄭樵六經奧論、猶徵引之、則其書之佚、當已在兩宋之
世矣、是編為清馬國翰輯本、蓋輯孔穎達毛詩正義所引二條、
鄭樵六經奧論所引一條、合為一卷、按孔穎達正義序云、近代
為義疏者有劉焯劉炫等、然焯炫並聰明特達、文而又儒、擢秀
幹於一時、騁絕轡於千里、固諸儒之擅讓、日下之無雙、於其所
作疏內、特為殊絕、今奉敕刪定、故據以為本、故馬氏序謂正義
引二節、二劉並稱、蓋與兄焯說義同也、然考北史儒林傳云、焯
少與河間劉炫結盟為友、同受詩於同郡劉軌思、則炫之與焯、

不過盟為友、非屬兄弟、馬氏以焯為炫兄、未免失之意度矣、其書雖僅三條、然觀其謂小雅以雅、以南之南為周南之南、定煩具特識、又如正義序所云云、則劉氏之說、其醇者固皆具於正義、特晦其名、使後人無由區別、為可惜耳、

毛詩序義疏一卷 玉函山房輯佚書本

齊劉瓛撰、清馬國翰輯、按南齊書劉瓛傳云、瓛字子珪、沛國相人、少篤學、博通五經、聚徒教授、素無宦情、太祖踐阼、欲以為中書郎、不就、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武陵王曅為會稽太守、上欲令瓛為曅講、除會稽郡丞、學徒從之、轉步兵校尉、不拜、卒年五十六、天監元年下詔為瓛立碑、謚曰貞簡先生、又考隋書經籍志經部著錄瓛所撰周易乾坤義一卷、又載毛詩序義疏一卷、劉瓛等撰、殘缺、梁三卷、梁有毛詩篇次義一卷、劉瓛撰、亡、則瓛所撰毛詩序義、當隋唐之世、已非完本、唐書經籍志有毛詩序義一卷、劉氏志撰、殆即隋志之義疏、志疑為等字之誤、舊唐書經籍志作劉氏序義一卷、是其證也、是編為馬國翰輯本、從陸德明經典釋文及孔穎達毛詩正義輯錄二則、合為一卷、按史稱江左儒門、差池並出、雖於時不絕、而罕復專家、劉瓛承馬鄭之後、一時學徒以為師範、又梁元帝金樓子興王篇亦稱沛國劉瓛、當時馬鄭、每析疑義、雅相推揖、則瓛固以經義為當世所推重者、今其書不傳、良可惋惜、然即就釋文正義所引二條觀之、其釋風為託音動物之諷、與其詮釋甘棠一詩之旨、皆足與毛詩相發明、則史稱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

受業、推為大儒者、要非無因也、

方氏左傳評點二卷 光緒十九年癸巳刊本

清方苞撰、苞字靈臯、號望溪、桐城人、寄籍上元、康熙進士、累官禮部侍郎、以事落職者再、論學以宋儒為宗、其說經皆推衍程朱之學、尤致力於春秋三禮、文學韓歐、嚴於義法、非關道翼教有關人心風化者不苟作、為桐城派之初祖、所著有周官析疑、春秋通論、春秋直解、禮記析疑、喪禮或問、儀禮析疑、春秋比事目錄、左傳義法舉要、望溪文集等書、又刪定管子荀子史記注、及通志堂宋元經解、補正離騷正義、評點左傳史記等書、行於世、是編前有光緒癸巳全匱廉泉題記云、果親王刊本左傳、望溪方氏奉教所點定也、泉嘗於滎成孫佩蘭先生處、得讀其書、顧原本傳印甚稀、海內學者、未能家有其書、今援馬平王氏輯歸方史記合筆例、摘錄起訖、為方氏評點二卷、以附左傳義法舉要之後、則此本蓋全匱廉泉據果親王刊方氏評點本之所輯錄也、其書都凡上下二卷、不錄全經、推倣馬平王氏輯錄歸方評點史記之例、摘錄起訖、而墨色點法、附注其下、大抵辭義精深處用丹筆、敘事奇變處用綠筆、脈絡相灌處用藍筆、又分坐點、坐角、坐圈三種、以示遣詞、造語、鍊字諸法、今核其書、雖推敲字義、尋求語脈、纖巧佻仄、於經義了不相關、然觀其評點、亦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闡明左氏之義法此其所以存歟

春秋胡傳翼三十卷　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刊本

明錢時俊撰時俊字用章海虞人侍御錢汝曉之長公子也父子皆潛研經術汝曉以詩經名家時俊則邃於春秋之學被命視椎武林行清能高居恒閉衙齋讀春秋不異經生時也是編前有萬曆辛亥翁憲祥及錢謙益叙又編首凡例下有萬曆辛亥時俊題識知其書定成於萬曆三十九年辛亥全書都凡三十卷而以是編凡例胡傳凡例春秋正經音訓杜預左氏傳序何休公羊傳序范甯穀梁傳序程子傳序胡氏傳序列之編首不入卷次其書大旨以明季科舉之例多宗胡傳而胡氏作傳

雖出創獲至其發明源委則本之先儒故以胡傳為主更捃摭三傳諸子百家之與胡傳相發明者彙集於下以翼成其說故以春秋胡傳翼名其書今核其說雖主胡傳並採公穀二傳附會之論及諸家深刻嚴酷之說從而鍛鍊之不免拘例說經之失然其閒於左傳之事蹟亦所不廢其論三家謂左氏據簡策以叙事公穀據事以言義三者不可偏廢若捨事蹟而言義例則如獄吏捨佐證而判是非烏見不韋合附會也其說亦不失為持平之論又左傳叙事之顛末往往相距數年前後錯出是編皆撮其始終互見於正傳之上下使一事端緒可尋脈絡不

衷其所處置亦頗稱有當惟春秋一書古今聚訟胡氏傳曲為之解已多牴牾是編更引諸家臆斷之論以輔翼之重複糾結未免治絲益棼之嫌如開篇春王正月之說胡氏以為夫子行夏之時改周正朔故以夏時冠周月不知夏時之謬論自張以寧之後辨析已無疑義是編乃仍就其說反覆支離則大端已失其他亦不過陳陳相因之論而已

春秋會義十二卷 碧琳琅館叢書本

宋杜諤撰清楊昌霖輯杜諤字獻可江陰人皇祐間進士昌霖字檢菴官至廣常考宋史藝文志經部春秋類著錄諤所著春秋會義二十六卷文獻通考著錄亦同其書久佚昌霖自永樂大典輯出釐為十有二卷內惟僖公襄公大典有缺餘俱完善今以是本校之大典其騰錄鈔脫者亦不下三十餘條雖已非杜氏之舊然其書之面目亦大體畧備昌霖輯錄之功要不可沒按清朱彝尊經義考春秋類第十三春秋會義條下載杜氏自序雖已為殘篇然備論諸家源流頗稱精審則諤固邃於三傳者其書大抵採三傳之說及諸家注疏而斷以己意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皇祐間進士杜諤集釋例繁露規過膏肓先儒同異篇指掌碎玉折衷指掌議纂例辨疑微旨摘微通例胡氏論箋義總論尊王發微本旨辨要旨要集議索隱新義經社三十餘家成一書其後仍斷以己意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亦稱其書自三傳及啖趙諸儒說於孫氏經社凡三十餘家集而繫之經下時述以己意則其書蓋集解之體故名之曰會義惟今考是編引家凡五十餘家視晁陳二氏之說為多按大典於各條之下或注曰各見前則大典於此諸家已載其全書故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復出、似不盡為杜書原書也、其書徵引諸家、雖頗淵博、不免失之蕪漫、又往往畧於考證、罕有論斷、衆說紛紜、莫衷一是、至於杜氏之說、大旨亦不出宋人臆斷之私、拘於名字人爵日時諸例、持論頗傷苛刻、如謂名裂繻以貶之、復又月以危之之類、皆於經旨未盡允協、惟其援引之書、今多散佚、得籍其書而存其概畧、晁公武謂其說不皆得聖人之旨、然使後人博觀古今異同之說、則於聖人之旨、或有得焉、可謂持平之論矣、

春秋非左二卷 光緒十七年辛卯湖北叢書用海東刻本重刊

明郝敬撰、郝敬字仲輿、號楚望、京山人、萬曆進士、累遷戶科給事中、嘗劾輔臣趙志皐等謀國不忠、以浮躁降宜興縣丞、移知江陰縣、考下下、再降、遂掛冠歸、杜門著述、於五經及儀禮周禮論孟皆有解、是編前有丙戌孟夏望平安皆川愿序、及萬曆庚戌郝氏自序、據原序云、春秋非左二卷、明郝敬所著、本附載其山草集中、乙酉冬京人有嘉其說者、抽出而刻之、又考郝氏所著春秋原解、卷末亦附有是編、則其書本為郝氏集中之一篇、而後人為之抽出、別為一書者也、全書都凡上下二卷、釐為三百三十有五條、其書不載經文、但有所論說者、則分別條錄之、繫之十二公之下、亦不別加標題、大旨以左氏非丘明、其說皆風影揣度、去道離經、非親炙先聖同心之言、自司馬遷首相推信、鄭康成杜元凱從而和之、於是末學承譌、去經益遠、因摘其紕繆、而各為之說、以證其非、故題曰非左、其說蓋即孫復等廢傳之論、而疑古之勇、視孫氏尤加甚焉、其言春秋無例、但據舊史所記、而標其要領、公道難揜、是非自見、後人憑私臆斷、遂起凡例、遂多牴牾、其持論固皆中理、足破諸家紛紜轇轕之陋、而矯枉過直、或並左傳之事實亦疑之、則不免流於偏駁矣、又核

非難左氏之失、如駁貫伯城郎非公命不書之誤、公為天王請糴於四國、不書者諱之也、之失、其說皆往往中理、不失為左氏之諍臣、然其間曲筆深文、師心太過之處、亦復不少、統核全書、定瑕瑜互見之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香草校春秋左傳六卷 光緒間刊香草校書本

清于鬯撰、于鬯南匯人、所著有香草校書若干種、其所校周易、已著錄、是編蓋亦鬯所著香草校書之一種、其書都凡六卷、不載經文、亦不別加標題、凡有所見、則分條記、而各為之說、大旨不甚討論名字人爵日時諸例、及春秋一字褒貶之說、惟錯綜當時執事考訂字句非疑、凡事寔有所未安、或詞旨有所未暢者、則分別校正之、故名之曰校書、其考訂事寔校勘文字、皆時多創見、如傳稱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于氏謂我字下不言何公、頗不明憭、且唐叔之手其文為虞、成季之手其文曰友、猶曰適成一字之形、豈有接連為魯夫人四字而可辨識者耶、孔氏正義雖以為字非手文、然既云曰為魯夫人、則左氏明為手文無疑、因據史記魯世家惠公適夫人無子、賤妾聲子生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之說、以證適夫人即元妃孟子、賤妾聲子生息、即繼室聲子生隱公、所謂息長娶於宋、惠公奪而自妻之、即所傳所云歸于我者也、魯史以其事有大難措辭者、故渾其辭、但曰歸于我、所言有文在其手者、蓋疑之之辭、或惠公奪息妻、而無以自解、乃以符比手文耳、按桓十六年傳云、急子娶於齊、而宣公

取之昭十九年傳云楚大子建王為聘於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則父奪子妻考之於傳不乏其例則于氏之論說亦可通又如桓元年傳為周公祊故也于氏謂此祊字疑祀字之誤為周公祀即上文鄭人請祀周公祀故也為周公祊則不辭隱八年傳云不祀泰山也此云為周公祀故也兩文相應若此之類言之有據持之成理雖其閒如以隱三年傳衛人所為賦碩人也碩人指考槃之詩九年傳彼徒我車為彼車我徒之誤之類亦不免憑私意揣疏於考證然統核全書終不失為瑕不掩瑜之作焉

春秋中國夷狄辨三卷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上海大同譯書局石印本

清徐勤撰勤字君勉三水人嘗從學於南海康有為之門治春秋經世之義尤致力於公羊家言是編前有新會梁啟超序及徐氏自序皆題孔子生二千四百四十八年知其書寔成於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全書都凡三卷卷為一篇其目曰中國而夷狄之第一夷狄而中國之第二中國夷狄進退微旨第三大旨在破數千年來嘵嘵自大之私心而扶大同之微言按自宋以來儒者多持尊夏攘夷之論而日嘵嘵不止曰是春秋之義也不知尊夏攘夷之說春秋既未嘗言之先秦兩漢先師亦未嘗言之夫子作春秋治天下也非治一國也治萬世也非治一時也故公羊隱元年何注云天下遠近小大若一是治著大同之理無華夷之辨也是編据拾春秋公羊傳之言夷狄者條分類析詳為之辨更參以先秦兩漢先師之說以闡明夷狄進退之微旨書中首辨中國而夷狄之義如江漢之南文王舊治之地汧雍之間西京宅都之所皆中國也而楚秦為夷狄又如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成三年鄭伐許桓十五年邾婁人牟人葛人來朝夫晉鄭邾婁皆中原之國也而皆夷狄之若此之類胥一一辨其所以稱焉之義次辨夷狄而中國之之義如文十八年秦

伯辛宣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秦楚皆夷狄也而皆中國之若此之類亦一一辨其所以中國之之義末篇則總結其說以明中國夷狄進退之義核其指歸蓋謂春秋之中國夷狄本無定名其所謂夷狄者亦與後世之所謂夷狄特異後世之號夷狄指其地與種族而言也春秋之號夷狄則指其政俗行事而言有夷狄之行者雖中國也亦退而夷狄之無夷狄之行者雖夷狄也亦進而中國之故春秋之治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其所攘者惟夷狄之行耳稽其所論大抵皆據公羊家言以闡明大同之治廣徵博引議論精詳雖其說或不盡合於經旨然據其自序云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蓋深知春秋可以經萬世前民用非斷爛朝報比也不量顓顓之愚發明斯旨則其書本有為而作意主經世不以解經能事吾儕亦無容過責之矣

春秋簡融四卷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刊本

清胡序撰胡序字席珊諸暨人是編前有乾隆五十六年胡氏自序稱其書創始於乙酉九月訖於庚戌八月而全書告竣次年春乃因同人之請以付剞劂時胡氏年已七十有六則其書實成於乾隆五十五年庚戌蓋胡氏晚年之作也先是雍正六年戊申詔令舉子通習五經輪流考試其諸經傳注皆因元制用宋儒之說然程朱於春秋皆無成書以胡安國學出程子明代立在學官遂以胡傳為宗惟春秋一書古今聚訟胡氏往往曲為之解不無穿鑿附會之處是編因摘錄其要旨而簡其繁瑣更取欽定春秋傳說彙纂以融貫之故名之曰簡融其書都凡四卷大旨據春秋傳說彙纂所引諸家之說刪繁就簡融會貫通以詮釋經旨其間於胡傳之失雖多所駁正如於胡傳夏時冠周月之說及其他名字人爵日時諸例皆頗能糾其苛刻過當之論惜猶不能出其門徑故胡傳深刻嚴酷之習猶未能盡去且詮釋經旨多推敲字義尋求語脈為程式制藝之計往往疏於考證雖間有引據亦皆不標所出猶沿明季著書之習又凡經文之可以擬題者皆別加標識其不可命題者則闕而不注尤為無謂此外如分卷之法亦依闈中四藝每三公內

命一題之例分為四卷若此之類莫不為科舉揣摩之用按其凡例云是編全為應試計非敢謂窮經也是其命意所在可槩見矣

春秋傳說類編不分卷 原稿本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亦無序跋足資參證惟考其書中所引諸家之說其時代最晚者為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及御纂春秋直解二書按直解成於乾隆二十三年則其書殆道咸間人所作歟全書竹紙無格每半頁八行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字數同字畫工整筆致疏古注解皆以朱筆圈點疑是作者未定之稿而命鈔胥錄副者也何以言之蓋書眉多粘有簽條如晉國篇惠公條上簽注云惠公移在前又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條上簽注云補黃代文十年夏秦代晉條注引彙纂條

上簽注云此條移入秦又書中亦多粘簽條以改原文如晉國篇悼公條下原注云魯成十八年經書中行偃弑厲公而立公子周是為悼公別粘簽條改曰魯成十八年經書中行偃弑厲公而立襄公少子捷之孫周是為悼公若此之類足知其書之非定本又考其簽注或以墨書或以朱書知非一時之所簽注詳其字體亦多異於原書知其為鈔胥錄副之本其書不分卷僅都凡四冊釐為十有五篇其目曰天下大勢春秋經義晉為第一冊魯為第二冊齊周楚陳蔡為第三冊鄭宋衛秦吳為第四冊而以春秋釋名春秋大旨二篇列之卷首今核其書蓋析

別春秋經文以類相從分屬各篇更於經文各條之下附以三傳及諸家之說大抵首論各國大事及春秋義例以見天下大勢及夫子褒貶之義然後分國紀事而以諸侯世系統之按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往往一之中事不一國國不一事是編以國統事分類排比挨年順月條理秩然使讀者無𢮦檢之勞而各國之事終始畢見法至善也至其注解則意在融會衆說不專於一家亦不以己說參雜其間大旨三傳以左氏為主而參以公穀之義至於漢唐以來諸家之注則多崇尚宋儒蒐羅薈粹皆為摭寔之言視虛談褒貶者固勝之遠矣雖其間亦多有分所不當分或則錯綜雜出或則離合失措又其書既以國統事然其分列篇目或先後無序或小大失次是其於諸國次序猶然不知其所據斯則不免白璧之微瑕然其書既非定本則亦不必責之過深矣

左傳臆說不分卷 郭蕙秋所著書本

清郭柏蒼撰柏蒼字蕙秋一字彌苞福建侯官人所著有竹間十日話六卷海錯百一錄五卷閩產錄異六卷七月漫錄二卷閩中郭氏支派大略一卷我私錄一卷及詩文集各若干卷合稱郭蕙秋所著書是編亦其中之一種按柏蒼七月漫錄自序云乙巳後營生計癸丑後土寇發丁巳戊午甲子粵匪入閩古書善本束之高閣亡於借閱竊取者半矣左傳臆說賸者三之一則其書寔成於清宣宗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之前中經粵匪之亂散失過半至光緒十三年丁亥始以殘本付之剞劂時柏蒼之年已七十有三矣其書不分卷都凡十有九條蓋其存者不過三之一而已今考其書大抵皆蒼柏早年讀左筆記故全書不載經文有所見則分別條錄之而摘取傳文一二句以為標題更於其下附注年月大旨不專主一家而意取折衷或據諸家以證左氏或非左氏而取公穀類皆捃拾唐宋以來先儒之說廣徵博引以推闡其意其中如隱公十一年傳子都自下射之顛一條據左氏原文及林堯叟之說以證杜註顛墜而死之非之類皆頗稱有見惟其間亦不免臆斷之私如隱公四年諸侯之師敗鄭徒兵杜林二氏皆云鄭不車戰柏蒼乃謂古文計甸

出車、車戰為重、斷無專用徒兵之理、未免無據、總之其書所引
前人緒論為多、稽其所論、亦皆瑕瑜互見、蓋早歲之作、非說經
之精語也、

太清石壁三卷（在道藏洞神部衆術類興字帙中）

舊本題楚澤先生編、不著名氏、亦不著時代、考宋鄭樵通志藝
文畧、道家類著錄太清石壁記一卷、注云、晉蘇元朗撰、是本不
出名氏、豈楚澤先生即元朗之號耶、又考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神仙類著錄龍虎通元要訣一卷、云蘇元朗撰、以古訣龍虎經、
參同契、秘金碧潛通訣、其文繁而隱、故纂其要為是書、李邯鄲
家本題云、青霞子、隋開皇時人、則元朗亦號青霞子、隋開皇間
人、通志藝文畧、謂為晉人者、誤矣、其書都凡上中下三卷、釐為
八十目、上卷曰太一金英神丹玄方、造大還丹方、黃帝九鼎丹
方、黃帝九鼎大還丹方、大金膏丹方、六一泥法、又法、又法、飛丹
禁忌、飛丹發火吉日、召魂丹法、石硫黃丹方、無忌丹、紫游丹方、
艮雪丹方、五味丹方、五嶽真人小還丹方、太一硫黃丹方、八石
丹方、又方、又方、又方、龍朱丹方、八神丹方、太一雄黃五靈丹方、
又方、五石丹方、又方、又方、造丹鑪法、造藥釜法、中卷曰八神丹方、三
使丹方、召魂丹方、流珠丹、又方、又方、造水銀霜法、朱砂霜法、金
銀二粉法、艮雪丹、造內丹法、造硫黃、水鍊法、餌朱砂法、造鍊鐵
液丹法、朝霞丹方、光明麗日丹方、淩霄丹方、服丹禁忌、服丹覺
觸、治瘡丹、治瘙癬、內丹法、治丹發動、說薰黃法、伏火硫黃丹、丹

經秘要口訣、合藥訣、伏火法、四神丹、又方、治口血喝方、下卷曰鍊鍾乳法、作鈇粉法、又方、服諸丹法、療病狀法、服八石丹法、服八石丹加金銀粉共飛之法、服八石丹慎忌法、八石丹治人癩病法、水鍊雲母法、服金英等諸丹療病法、服艮雪 小還丹等法、服丹人消息法、紫雪法、金英丹方、造砒丹法、其書大旨在闡明道家還丹九鼎、服食上昇之術、按金丹之名、源於參同契、蓋燒鍊金石、以求長生、歷代方士、相承已久、道書所載、其方尤多、大抵用鉛汞雜以其它金石之藥、入爐鼎中鍊之、使成丹砂、即所謂黃治之術也、是編採摭道家所傳九鼎、大還艮雪、諸方、條分件繫、研析精微、於藥物之斤兩、鼎爐之製造、燒鍊之方法、服食之禁忌、與夫其他口訣法度、皆撮舉事要、備載無遺、雖其不免涉於荒唐、然大体猶不失魏氏之本旨焉、

大洞鍊真寶經九還金丹妙訣不分卷 在道藏洞神部眾術類清字帙中

舊本題陳少微撰、考趙道一歷世真仙体道通鑑、貫自然傳云、貫自然於衡嶽太平觀焚修、遇真人陳少微、字子明、而禮之、自然生當唐初、則少微蓋隋唐間人、是編自署衡嶽真人、衡嶽即南嶽也、其書不分卷、按宋陳鄭樵通志藝文畧道家類著錄大洞煉真寶經修服丹砂妙訣一卷、又大洞鍊真寶經一卷、並云陳少微撰、前者疑當即是編、故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著錄是書、亦作一卷、全書分為二章、曰證品含光章、曰成丹歸真章、二章之中、復分九品、首抽砂出汞品第一、次鍊汞添金出砂品第二、次修金合藥品第三、次陳五石之金品第四、次四黃制伏品第五、次陽金变通品第六、次合和品第七、次鑪鼎火候品第八、次成丹歸真品第九、其書大旨在闡明道家九還金丹之法、按道家相傳、還丹本陽九之精、故以九還為上真、水真火内外包含、積变而為砂、積砂而成丹、是為大還之丹、書中論鍊丹之要妙、稟之專精、而專精变通、功必歸於鍊汞、鍊汞之法、則備載於二章九品之中、上三品則抽砂出汞、鍊汞投金、修金合藥之法、中三品則畧陳五石之金、四黃伏制陽金变通之道、下三品則和合大丹、鑪鼎火候、成丹證真之訣、九品二章之中、莫不備

載也。

上清無英真童合遊內變玉經不分卷（在道藏太玄部取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著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經末題東華保晨玄黃道君傳學道者、經首謂王保王青童道君、始就道境、忽有神人凌雲載月、絡帶天晨王真秀銳青骨柔明、告以要訣、斯並道家附會之辞、以自神其說、不可信據、今考其書所論存思日月等法、大抵皆因襲隋唐道流之說、故竊疑其書蓋唐五代間黃冠依托之作、其書不分卷、大旨在使人知真一得無英以至仙道、無英者青陽之蘗芽也、真童者青童一索之男也、此二者皆存人身中、凡能遠感日精坐致月夜、則此二老思之即來、來即合遊、混然而內變、然思之有道、招之有理、未可妄也、夫人身氣傳水之精為志也、志土也、火所出也、土傳火之精則為神、神氣積具、而有骨、骨之精為日中之瞳子、目之匡廓為身之玄窗、双珠熒熒者是為神鏡、神鏡上通日月之光、所以來無英招真童也、學道者以其日時独居寢處、使岁甲相合、双景分光、洞照於身、然後心目內視精魂交接、上通日月光華、內思外來神炁、迷会神招炁接兩瞳、以鼻引之、自頂下脊穿腎達踵、復引歸丹田、自生芝英玉華珞珞矣、要其指歸、不过道家存思內視之術、老子所謂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

蓋古人貴一之道也。

武當紀勝集不分卷（在道藏洞神部記傳類不字帙中）

舊本題羅霆震撰，不著時代。按霆震自號雲麓樵翁，龍興路人。考其書中所詠宮觀，其創建時代之最晚者，如天乙真慶萬壽宮，據玄天上帝啟聖靈異錄所載，程鉅夫元賜武當山大天一真慶萬壽宮碑云：至大三年，今上皇帝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聞師道行，遣使命建金籙醮，至闕，及禱雨輒應，賜宮額曰天一真慶萬壽宮。又考佑聖觀，據元劉道明武當福地總真集宮觀本末篇云：佑聖觀在大頂之東南五十里，至元戊寅有道士趙守節，號碧雲，以道法術數著，領其徒衆數年之間，殿宇像儀悉成。據此以言，則霆震之時代當在元世祖至元之後矣。且霆震自署龍興路雲麓樵翁，按元始置龍興路，尋改龍興路為隆興路，為隆興路之前，蓋元仁宗延佑間人也。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所錄皆霆震於武當山中登臨遊賞題詠之作，凡七言絕律二百又九首，大抵皆描寫武當名蹟，故以武當紀勝集名其書。舉凡山川巖穴之幽窅，宮觀殿堂之壯麗，草木鳥獸之珍異，縱然靡所不及，雖辭旨淺近平易，不足以言文彩，然寫景狀物，尚稱切實，品題描畫，宛然在目，亦足使讀者低徊慨慕於其間焉。

混俗頤生錄二卷 在道藏洞神部方法類臨字帙中

舊本題茅山處士劉詞集。劉詞始末無考。按宋鄭樵通志文畧道家類著錄混俗頤生錄二卷，注云劉詞撰。鄭樵生當南北宋之間，知劉詞之時代當在北宋以前。又考是編前有劉詞自序，謂詞昔年五味酒食過度，痼疾纏身，思其所因，有自來矣，遂即棲心附道，肆志林泉，知其為由儒入道者。是編蓋詞附道之後於將攝之理頗獲其驗，因具其消息樞要，彙輯成編。其書凡上下二卷，釐為十章，曰飲食消息第一、飲酒消息第二、春時消息第三、夏時消息第四、秋時消息第五、冬時消息第六、患勞消息第七、患風消息第八、戶內消息第九、禁忌消息第十。今考其書大旨，以古人有壽數百歲者，以能自適其性，飢食渴飲，嗜慾以時，起居有度，而無所縈系也。今世之人多夭傷疾病者，以貪求名利，追逐其神，嗜慾無時，昧於禁忌，加以服翫奢侈，飲食過度也。故惟攝生養性，能於飲食嗜慾間消息之，則無恣枉橫，則神謐延齡，療癘不作矣。書中於飲食忌犯、四時起居，與夫勞瘵風疾將攝之理，辨証用藥之方，莫不備載。其論飲時起居之節、養命調攝之理，尤深切著明。惟戶內禁忌兩章，所述皆容成採戰之術，其詞論亦多涉鄙俚，斯則不免白璧之微瑕焉。

養生延命錄二卷 在道藏洞神部方法類臨字帙中

舊本題華陽陶隱居集。隱居姓陶，名弘景，字通明，秣陵人，隱居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梁武帝每有吉凶大事，輒就而諮詢之。年八十五，無病而卒，謚曰貞白先生。其書隋志、唐志及晁陳諸家書目皆不著錄。今考其書所引道書，如服氣經、導引經之類，多隋唐以下經典，且詳其文体亦不類弘景其他諸作，疑當為後世道流假託。按是編序末有注云：或云此書孫思邈所集，不知其為何人所註。考宋鄭樵通志藝文畧道家類著錄養生延命集二卷，注云陶弘景撰；又二卷，注云孫思邈撰。疑當為注之所據。今考其書雖不敢必其為思邈所集，然唐五代間道流依託之作則似可疑。全書都凡二卷，釐為六篇，其目曰教誡篇第一、食誡第二、雜誡忌禳害祈善篇第三、服氣療病篇第四、導引按摩篇第五、御女損益篇第六。其書蓋網羅歷代養生要集，或鳩集群經諸真壽考之規，或摭拾諸部眾仙長齡之術，上自黃老以來，下及六朝之際，但有益於養生延命者，皆畧取要法，刪棄繁蕪，條分件繫，類聚成編。大旨以人之所貴者為生，生者神之本，形者神之具。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斃。如恣意以躭聲色，役志而圖富貴，起居無度，飲食無節，則神竭而形斃，未有能長

生者故心因教誡以遊心虛靜息慮無為然後服元氣於子後時導引於閑室使攝養無虧與道合一此百年者壽之法也書中於起居飲食諸誡及服氣導引按摩諸法莫不備載惟雜引衆說往往無所論斷又兼及容成御女之術蓋非道家之正傳矣

服氣精義論不分卷 在道藏洞神部方法類命字帙中

舊本題天台白雲子述不著名氏亦不著時代考宋鄭樵通志藝文畧道家類著錄服氣精義論三卷注云天台白雲先生撰則白雲子蓋北宋以前道流是編前述皆道家服食吐納修鍊之事按服氣之經往昔道流作者寔繁然或散在諸部或未暢其宗遂使讀之者以不審致疑習之者以不究無効白雲子有感於是爰網羅諸部考核源流纂類篇目以成是編其書不分卷惟通志藝文畧作三卷意者當為明季修藏時之所併耶全書釐為五篇首五牙論次服真五牙法次服氣論次服六戊氣

法次服三五七九氣法次養五藏五行氣法其書大旨以登仙之法所學多途至妙之旨其歸一揆或飛消丹液藥効升騰或齋戒存修功成羽化然金石之藥寔虛費而難矣習學之功彌歲年而易遠求其為之速効專之克成虛無合其道與神靈合其德者唯在氣妙此所謂食穀者智而夭食氣者神而壽也夫氣者胎之元形之本也胎既誕而元精已散形既動而本質漸弊惟納氣以凝精保氣以錬形精滿而神全形休而命延元本充寔則可以固存矣納氣之法其道多端是編摭經文所載以示其津途大抵主於養精氣於五藏導營衛於百關即所謂五

牙、六戊、三五七九之法也今核其所論言殊近正惟其說既多據經文乃凡所引據皆不注其出處是則未免掠美之嫌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上肘後玉經方不分卷 在道藏洞神部方法類臨字帙中

舊本題霞栖子盧遵元編遵元唐貞元寶曆間人其書謂昔樂居子奉事東海青童君冒暑雨祁寒無懈無怠凡二十年始得受此方法手錄聖方唐武后長安中樂居子以授寒棲子德宗貞元八年壬申寒棲子復傳之遵元敬宗寶曆乙未遵元更持以授隱棲施君即是編也考敬宗在位僅二年寶曆元年為乙巳二年為丙午而無乙未豈未字為巳字之誤耶其書不分卷所錄太上肘後玉經方曰乾天父地母七精散方曰坤風后四扇散方曰艮王君河車方曰巽龜臺王母四童散方曰離彭君麋角粉方曰兌夏姬杏金丹方曰坎南嶽真人赤松子枸杞煎方曰震清精先生粣米飯方凡為數八蓋以合八卦之數也今核其所處各方於藥品之性味調劑之銖兩煎製之方法皆詳為辨別條分縷析剖析精微各方之末並詳其傳授所自與夫服用之效要其所錄皆道家外丹服食藥方服之可以優游乾坤之內守灝然之氣容色不改心目清朗壽數百年不歸者也惟書中多雜以方術家依託之言其謂兌夏姬杏金丹方夏徵書母服三劑為少女後白日飛昇離彭君麋角粉方彭君服之壽七百七十九歲後入地肺山去不知所在之類皆誕妄不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信為其書傳授淵源亦未可信據其謂寶曆乙未授之施君時代錯誤尤為可疑然宋鄭樵通志藝文畧道家類已著錄之則其書終不失為唐五代間道流之舊籍矣

黃帝九鼎神丹經訣二十卷在道藏洞神部衆術類溫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考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著錄是篇題云狐剛子述不出名氏亦不詳其所據按書中多引狐剛子之說意者雲霽或據此遂謂其書為狐剛子所述耶然考其書卷九明用金銀善惡服鍊方法云古者狐剛子作七轉鍊金粉法其曰古者狐剛子則其書非狐剛子所述至為明顯且足証其書作者去狐剛子之時代已遠故曰古者又考其書化硝石法三十六水方云隴西屬秦州在長安西羌中今鞏昌以北山有鹹土處皆有之按鞏昌本隴西郡地後魏置渭州宋始改曰鞏昌則是編蓋宋季道流之所作也惟宋鄭樵通志文藝已著錄之樵生當南北宋之間則是編之作當在北宋以前矣又書中多稱臣聞知其書蓋當時道流進御之作全書都凡二十卷第一卷無目自第二卷以下纂為卄有九目首明神丹之由致取人貴法次擇明師受訣不藉真人法次明防辟惡邪魅守神保身次明未成神丹必藉資道之緣次明神丹功能求皆有益之道次明守一閉邪及釜鼎丹屋次明化石為水并硝石法次明用金銀善惡服鍊方法次明鍊藥禁慎陰陽制伏次明水銀長生及調鍊去毒之術次合九丹鉛法鉛力功能次明丹

砂功力能入長生之道用、次明鍊雄黃法、次明諸石藥之精靈次明鍊諸石由致皆有長生之用、次明事藥先後酢及華池由由致、次明鍾乳等石及諸銅鉄由致皆有長生之用、次明鍊銅鉄鍮石等毒入用和合事防辟法、次明合丹忌諱敗畏訣又或於各目之下、別分子目、按道家金丹之名其源出於抱朴子、參同契謂還丹入口、金性不敗朽、故為萬物之寶、九鼎神丹者、金丹之最上者也、道家相傳、以為黃帝受之於玄女、蓋以呼吸導引、吐故納新、服食草木之藥、可得延年、而不免於死、惟服此神丹乃令人神仙度世、與天地相畢、與日月同光、役使鬼神不畏百毒、此道之至重者也、九鼎丹者、第一之丹曰丹華、第二之丹曰神符、第三之丹曰神丹、第四之丹曰還丹、第五之丹曰餌丹、第六之丹曰鍊丹、第七之丹曰柔丹、第八之丹曰伏丹、第九之丹曰寒丹、是編於此九丹之傳受淵源、藥物性味、和合斤兩、鼎爐裝置、陰陽禁忌、畢夫一切口訣符咒、皆條分縷析、備載無遺、大抵網羅魏晉以來道書之說、撮其事要、以闡明其意、道家外丹之旨、寔輯衆解、宣通疑滯、纂輯之功、有足多者、書中於狐剛子之說、引証尤多、考宋鄭樵通志藝文畧道家類著錄狐剛子五金訣疏一卷、狐剛子粉圖四卷、惟自宋以來傳本頗稀、独是

編所引、猶存其大概、是則其書之作、誠有功於道經者矣、

諸家神品丹法六卷（在道藏洞神部衆術類馨字帙中）

不著編者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著錄是編，註云玄真子孟要甫述，未詳其所據。考書中僅第一卷引玄真子伏汞金法，第二卷引修丹擇地儀式，題玄真子孟要甫述，又第四卷引玄真子參同錄內半兩錢伏朱砂法，意者雲霽蓋據此而謂其書為玄真子孟要甫述耶。然其書所引各家丹法正多，何得據此遂強其書之為玄真子所述，抑何不思之甚耶。今考其書所引諸家丹法，其時代之可考者，最晚為唐張子厚草見寶丹術、唐呂洞賓述長生九轉金丹，又孫真人丹經，疑為唐思邈丹經訣要，故竊疑其書蓋五代兩宋間道流之所纂輯。其書都凡六卷，蓋為一百四十四篇，大抵掇拾歷代諸家丹法，彙集成書，上起魏晉，下迄李唐。稽其所引葛洪抱朴子、金畢先生、角里先生、務成子、玄真子、金丹龍虎經、呂洞賓、長壽真人、孫真人、丁先生、張子厚、太虛丹經、日華子等，凡十有三家，凡所徵引，多一一標其出典，惟間亦有不標姓名出處者，為例殊嫌其不純。今考其書，意解衆說，以闡明道家丹汞之術，舉凡藥物性味、和合斤兩、鼎爐火候、陰陽禁忌、服食方術，以及其他一切雜法，皆條分件繫，備載無遺，纂輯之功，良有足多，可謂集隋唐以前丹經之大成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明御製玄教樂章不分卷 在道藏洞神部表奏類撥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按篇首題大明御製玄教樂章，知其書為明季帝王御製。考有明一代，歷代帝王，於道教皆崇奉備至，尤以世宗為最。當時道流如陶仲文、邵元節等皆能得帝之信仰，以齋醮為事，往往躬親齋醮，不理國政，故竊疑是編蓋當時齋醮所用樂章，而萬曆重修道藏時之所增入也。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全書錄玄教樂章，都凡三十有五篇，釐為四類，首為醮壇讚詠樂章，凡迎鳳輦等十篇，次為玄天上帝樂章，凡迎仙客等十篇，次為洪恩靈濟真君樂章，凡迎仙客等八篇，次為大明御製天尊詞曲，凡弘利益之曲等六篇。今考其書所錄，大抵皆當時醮壇樂章，及天尊詞曲。全書所用曲調有八，其目曰迎鳳輦、天下樂、聖賢記、青天歌、迎仙客、步步高、醉仙喜、弘利益之曲。其天下樂、聖賢記兩調之末，各有過聲。又其書所錄詞曲，多於字旁附注工尺樂譜，按譜作歌，足以考其腔調，意至善也。其醮壇讚詠樂章，尤足以考見當時設醮儀式，首迎神，次獻供，次待道，次請師，次獻酒，次送聖，循序而進，條理秩然，凡此之類，皆有關文獻，治道教史者，寔可資為旁助。惟各篇辭旨，大抵皆尊天頌聖，祈禳求福之意，無多新義，又書中所錄樂章，間有數曲，未錄工尺，未免於例不純，斯則白璧之微瑕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還金述不分卷 在道藏洞神部衆術類如字帙中

舊本題陶埴撰不著時代埴宋鄭樵通志藝文畧及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植字形相似疑莫能詳也其爵里始末亦不可考惟鄭樵通志藝文畧道家類已著錄其書鄭樵生當南北宋之間則陶埴之時代當在北宋以前矣又考通志藝文畧道家類別有黃壺經三卷還金丹訣三卷金液丹訣一卷並云陶植撰則埴蓋唐五代間道流之邃於外丹之術者是編通志藝文畧著錄作還金術述術字形相近疑術當為述字之誤其書不分卷惟通志藝文畧著錄作一卷全書釐為上中下三篇書中俱言金丹道理蓋感於當時學者謂水銀可以為金丹砂汞可以為河車而不知汞生於鉛砂產於金既不辨其真遂假之他物譬如綴花以為子斷体以安孕既傷其精氣亦不全輾轉承譌迷途莫返故微經義以推闡金液還丹之理故以還金述名其書大旨在於假易象以明丹汞之理言金水自相含孕蘊積於母中須造化而生砂產於金汞流為子以金養子繼体而榮道合自然蒂根至妙丹砂生於鉛汞非別物只是乾坤交媾受氣而生是以砂汞者合三才應五行而非人間凡物也且鉛中有砂汞猶人之有情性情性於人非外物也砂汞於鉛非外

類也三一之道修情合性然後可以歸根復朴矣金液之術以金養汞然後可以返魂還元矣其言皆取譬以明理而要其指歸則大抵牽合易理以為說不免附会學術之嫌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石藥爾雅二卷（在道藏洞神部衆術類以字帙中）

唐梅彪撰。梅彪西蜀江源人，少好道藝，窮究經方。是編前有元和丙戌梅彪自序，知其書蓋成於唐憲宗元和元年丙戌。按梅彪自序稱其書勒為一卷，宋鄭樵通志藝文畧道家類著其書亦作一卷，此本及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則分為上下兩卷，意者當為明季修藏時之所析，或後人有所附益耶。全書釐為六篇，其目曰釋諸藥隱名，載諸有法可營造丹名，釋諸丹中有別名異號，敘諸經傳歌訣名目，顯諸經記中所造藥物名目，論諸大丹仙有名無法者。按自唐人始專以金石鑪火為丹藥，梅氏性攻丹術，嘗窮究數百家經方，病其用藥皆是隱名，且醫方以藥石並稱，爾雅只釋草木而石不及焉，爰象爾雅辭句，取經方隱名而顯著之，以成是編，故名石藥爾雅。其書掇拾衆石之異而為之解，更附以六家口訣，令疑迷者尋之稍易，習丹者誦之不難。蓋兼經方諸丹所有隱名別號，奇方異術，條分縷析，秩然不紊。其有法可營造者，條別於前；無法難作之流，則具名於後。舉凡六朝以來道家所傳石藥丹砂之名，萬類洪纖，莫不備載。敘諸經傳歌訣名目一篇，於魏晉以來下迄隋唐歷代丹經歌訣名目，網羅無遺，尤足資考証。按道家之書真者絕少，而俗師附益假托者多，則是編誠唐代道書中之不容忽視者矣。

指歸集不分卷 在道藏洞神部衆術類如字帙中

舊本題高蓋山人吳悟撰。不著時代。吳悟始末亦未詳。考其書中所引諸家之說，其有時代可稽者，最晚為張叔平悟真篇。按張平叔初名用成，後更名伯端，平叔其字也，自號紫陽，宋神宗熙寧間人。則吳悟之時代當在宋神宗熙寧之後，蓋宋元間道流也。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全書凡為五篇，其目曰還丹不用藥一、還丹只鉛汞二、鉛汞須得真三、五行相生尅四、火候在精詳五。其書以學仙之士，雖修內丹，未有不鍊外丹而能飛昇者。而後世道不探古人之意，不達自然之理，偶得小法，便謂內丹可成神仙可致，或謂必先修內丹，功成然後得用外丹點化；又或偏尋靈草，以求長久。殊不知草縱有靈，水浸則腐，火焚則焦，豈能長久，皆不同理者也。吳氏既閔後學之無知，痛大道之無傳，爰就師傳口訣，述先聖之言，直指其要，故目曰指歸。自序言常遇至人，授以神訣，其說蓋自神農氏嘗百藥教民服餌，大旨謂丹砂一味，能存神與形，故可以致長生。丹砂者，水銀感陰陽之氣，八百歲而成砂，三千歲而成銀，八萬歲而成金，愈久愈堅，千變萬化。由砂以至銀，由銀以至金，液還丹，取而服餌，斯可以致長生。惟天生成丹，世罕得之，故畢運水火法，陰陽之氣鍊之，以畢其功。蓋水銀生不可食，必熱鍊之，鍊之愈久，其効愈著。九轉者，一日行二卦，有十二爻，以應一年十二月，初起於一，終於九，而轉象也。其說大抵本於參同契、金碧龍虎諸丹經及青霞子、紫陽真人諸家之說，雖所引前人緒論居多，然觀其力闢四黃八石之術，而唯論鉛汞，則猶不失古人丹經之本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天壇王屋山聖迹記不分卷（在道藏洞神部記傳類不字帙中）

舊本題唐廣成先生杜光庭撰考陶岳五代史補載光庭長安人僖宗時應九經舉不第嘗從道士潘尊師遊會僖宗求可領蜀中道教者潘薦光庭遂奉詔披戴賜號廣成先生而青城山志載元符中彭乘一序則云光庭字賓聖京兆杜陵人二說小異未詳孰是然其為由儒入道則二說皆同是編題曰唐人然朱子通鑑綱目書王建以道士杜光庭為諫議大夫而光庭廣成集中亦有謝戶部侍郎表則光庭非惟入蜀且仕於蜀似宜改題蜀人是編前有光庭自序稱天地不言須憑集文籍開古傳寔迹今錄聖境真元混沌未分道包含妙本陰陽既判真形出見玄經著為圖經俾來者知所自云則其書之為光庭所作似無可疑然考之晁陳諸家書目皆不著錄且書末載元至元間杜仁傑清虛小有第一洞天三言詩及至元大二年特賜玉天尊之記故竊疑其書蓋後世道流之所偽托或光庭本有斯記元至大以後道流更加附益以為是編疑莫能詳矣其書不分卷首紀王屋山川宮觀草木禽獸之勝及歷代仙真聖迹靈異而以李唐以來碑記題詠附之其下按王屋山在洛陽北百餘里黃河之北勢雄氣壯神仙攸居是編於山中聖迹靈蹤靡所不載文筆亦雅潔有致雖隨筆載紀輒多風趣編末所錄碑記題詠大抵亦有関文獻正不必以偽托附益少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龍角山記不分卷在道藏洞神部記傳類不字帙中

不著撰氏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今考其書所錄碑刻銘記其有時代可稽者唐先天二年癸丑開元十七年己巳開元二十一年癸酉開元二十七年己卯天寶二年癸未宋大中祥符元年戊申政和元年辛卯金天會十一年癸丑大定十一年辛卯上起唐先天開元下迄金天會大定則是編之作當在金大定明昌間矣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書中載唐先天開元以來碑刻銘記凡十有六篇其目曰唐明皇御製慶唐觀紀聖銘唐明皇詔下慶唐觀唐明皇

再詔下太上老君觀真珠洞慶唐觀金籙齋頌紀瑞慶唐觀碑銘重修三清殿記重修嘉潤侯殿記重修華池嘉潤侯殿記祈雨祭文賀雨還水祭文祈雨祭文賀雨醮謝文祈雨文按龍角山舊名羊角山因唐改號其山二峯東峯曰華池西峯曰將軍相傳唐武德初太上現於山前甘棠間見曲沃人吉善行令報唐天子時善行詣朝具言其事高祖大喜立觀於山前號曰慶唐觀自是而後仙跡靈異往往而有是編網羅歷代碑刻銘記以紀其山勝跡舉凡宮觀之沿革仙真之靈異與夫其它瑣聞遺事皆搜摘無遺開卷了然纂輯之功有足多也

玉洞大神丹砂真要訣不分卷在道藏洞神部衆術類清字帙中

舊本題姑射山人張果纂張果隱恒州中條山中諱鄉里世系以自神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果有長生秘籙耆老云為兒童時人見之已言數百歲唐太宗高宗相繼徵之不起則天皇后召之出山佯死於妒女廟前於是則天皇后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二年甲戌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迎之果對晤氣絕晤乃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迎果果隨嶠到東京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賜號通玄先生果屢陳

老病乞歸恒山賜絹三百疋隨從弟子二人至恒州一人相隨入山遊終老焉按世傳張果傳記多雜以飄緲恍惚之說蓋果既諱其鄉里世系故後世道流遂多附會然其為唐天授開元間道流則可無疑也是編不分卷考宋鄭樵通志藝文畧道家類著錄張果進服砂訣一卷註云開元二十二年進疑當即是編其書釐為十有七品其目曰辨丹砂訣丹砂陰陽伏制及火候飛伏訣伏火丹砂可鎔鼓見寶訣化寶生砂訣变金砂訣变青金訣变紫金砂訣变紅金訣变紫金訣抽汞訣鍊汞訣辨諸石藥訣四黄制伏变化訣紫金变真丹訣鍊聖修丹石訣造大

丹訣造藥鼎爰氣訣按道家丹砂之説其來已久自唐人專以金石爐火為丹藥其説茲以誕漫往往服之反促其生是編專論道家丹汞之術於丹砂產地藥物性味調和斤兩陰陽制伏與夫鼎爐火候諸訣皆條分件繫備載無遺惟其論四黃制伏變化之訣皆因襲隋唐以來道流之説去本滋遠未免循名而失其寔矣

玄天上帝啟聖靈異錄不分卷在道藏洞神部記傳類流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著錄是編注云翰林侍讀學士兼戶部侍郎徐世隆撰未詳其所據意者當以書中所錄元創建真武廟靈異記及元創建昭應宮碑兩篇下題徐世隆撰遂謂其書為世隆所撰耶然其書所錄諸家碑記何止世隆一人又安得遂以其書屬之世隆抑何不思之甚今考書末張共材啟聖嘉慶圖序云皇元肇基朔方德運同符天人昏契故於剙定立功之始窮冬冱寒之時而亦現金水誕開禎祥其兆靈邦家類非前聞所得同也而未有以傳山之真慶宮提點張洞淵因金水新事

發啟聖蒐編集而為嘉慶圖圖釋以文得梓鋟以行按是編所述靈異大抵亦以金水之事為主故窃疑其書當亦洞淵之所纂輯故以啟聖嘉慶圖序附之編末洞淵元至大延祐間人為天一真慶宮提點居武當攻苦食力凡廿有餘年其書不分卷惟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書中錄元代碑刻封詔十篇其目曰元創建真武廟靈異記徐世隆撰元創建昭應宮碑王磐撰元創刻昭應宮碑元賜武當山大天一真慶萬壽宮碑元延祐元年加封啟元隆慶天君明真大帝詔延佑元年加封慈寧玉德

天后瓊真上仙詔、大德八年封詔、泰定二年加封靈濟將軍詔、泰定二年加封靈壇將軍詔、延祐元年封詔、而以啟聖嘉慶圖序七篇附之編末。其書網羅有一代碑刻文獻、以紀元季玄天上帝啟靈異於世祖至元十年甲戌高梁河龜蛇之異、及真武昭應等宮觀沿革、皆備載無遺。其所錄封詔六篇、尤足以考見有元崇奉道家之跡、可謂有功於文獻者矣。

上清神寶洞房真諱上經不分卷 在道藏太玄部取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按經首謂此經一名青童帝君列紀、一名太保王經、神仙修之為上清之真、昔魏君華存授之許君遠遊、居西域墉臺。此蓋道流附會之辭、未可信據。考宋鄭樵通志藝文畧道家類著錄太上天帝青童太君傳一卷、列之內視門中、與此經所述大旨正合、且與青童帝君列紀之名亦極相近、疑當即是編。樵生當南北宋之間、則是編之作、亦未必非宋以前古籍、蓋唐五代間黃冠依託之作也。其書不分卷、中有洞明玉清之文、及青童玉保王道經兩篇。今考其書、大抵藉青童帝君修真體道之迹、以詮釋道家內視之術。按玉保王青童道君諱龍光、字幽無、生木真一氣、青霞流光、九變東玉那國、玄珞之山、嘗過天寶神仙王、授以青九上真秘籙、青童道君行之而得仙、登高真。其說謂至道者洞虛也、化本者覺意也、天地萬象皆生於洞虛、洞虛者無有也、化象覺意皆出於洞房、洞房者有中無也、物不因人、皆由於天、其工巧於人、而人以意得之、得者取之、得而取之、則道德與元炁混一、無所不能為也、無所不可見也、生死去來、萬類消息、莫不在覺意中也、是以學道之士皆以內視為守要、內視即覺意也、書中備述日月五官五臟

諸身真諱、修道之士、必存思結想、使諸神下身中、然後可以反神無知、形合太玄、道德來居、與天為一、此內視之極致也、

太上洞玄靈寶三一五氣真經不分卷（在道藏太玄部取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按經中謂昔有黃帝軒轅、曾有天皇真一之經、而不解三一真氣之要、是以周流四方、求其解釋、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南到五芝玄澗、採若乾之華、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崆峒山、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北到鴻隄、上具茨山、見大隗君黃蓋童子、受神仙芝圖十二卷、還涉王屋之山、受金液九轉神丹經於玄女、乃復遊雲臺青城山、見甯先生曰、吾得道始仙者耳、非是三皇天真之官、是不解此、近皇人為扶桑君所使、領峨眉山仙官、今猶未去、子可問之、帝乃到峨眉山、清齋三月、得與皇人相見、皇人乃告以要道、為說是經、其曰昔有、明為後人追述之辭、又考經末云、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此一之謂也、必欲長生三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古人貴此真一之道、其說全襲抱朴子地真篇、且經中所言神仙芝圖、金液九轉神丹經等、大抵隋唐間遺書、又其論服食五牙之氣、亦為唐代道流之說、故竊疑其書蓋唐五代間黃冠之所作也、其書不分卷、大旨在於雅闡道家存思服食之義、意謂上天之炁、歸於一身、一身分明、便可長生、但人不

能自知、故不能守神以卻衆惡、蓋一人之身、猶一國之家、神猶君也、血猶臣也、炁猶民也、惟有割其嗜慾、以固其血炁、然後真一存焉、三一守焉、泥丸、絳宮、丹田、是三一之真宮、能守之則萬邪千毒不敢傷矣、守之之道、則在乎服食五牙之氣、五牙者東方青牙、南方朱丹、西方明食、北方玄滋、中央精炁也、必存思結想以遇之、則真道畢矣、經中於服食存思之道、及諸口訣、莫不畢載、要其指歸、不過掇拾六朝隋唐以來、道家服食存思之術以為說耳、

洞玄靈寶九真人五復三歸行道觀門經不分卷在道藏太玄部取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鮮所著錄、今考其書文體、多模擬釋教經典、且詳其大旨、亦多剽竊佛屠家言、按自六朝以來、學者多倡導佛道二教一致之論、而道流之慧者、亦往往模擬佛經而為道書、法琳破邪論所舉道士法輪經、如慧觀身大戒經、老子大權菩薩經、靈寶法輪經等、皆其例也、是編辭旨、多襲佛典、要亦當時風尚之所趨、故竊疑其書蓋隋唐間道流模擬釋典之所作也、其書不分卷、大旨謂道德真妙、體元無極、惟有生死來去、遂染戒困、九獄之苦、隨業而受、若欲離者、當修五復之行、五復者何、一者初察五知明十行有無妄門、二者次觀心智了無常生滅化門、三者進修信意淨業田復命歸門、四者妙致種玄混冥帶洞真明門、五者深契照道登通明真洞證門、能修此五者、則身心洞妙、具足圓成、出離無常、得真常道、然後三寶自然歸復矣、末附九真行道住證頌、大旨謂欲絕諸苦、必持戒止念、淨心守一、外斷諸見、內除衆垢、然後可以絕離諸苦、證彼無為、更因九真人行道解脫所說諸頌、以證其說、隨淺隨深、皆所以闡明淨心守一之義也、今考其書雖往往雜以佛屠家言、然要其指歸、則仍不離道家清淨無為之旨、其理

是一家之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武當福地總真集三卷在道藏洞神部記傳類不字帙中

元劉道明撰道明自號洞陽道人元世祖至元間人是編前有至元辛卯道明自序知其書蓋成於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辛卯全書都凡三卷釐為十有四篇首武當事寔次峰巖溪澗次臺池潭洞次宮觀始末次神仙靈跡次仙禽神獸次奇草靈木次天封玄帝聖號次宋封聖號次大都昭應宮瑞應次錄善降日次供獻儀物次四天天帝次古今明達按武當山一名太和一名大嶽一名仙室中嶽佐命之山為唐虞以來柴望徧祀之地七十二福地之一地勢雄偉非玄武不足以當因名之曰武當道家相傳以為神仙窟宅自玄帝以下神仙至人棲之者眾道明自序謂五當之集古豈無之介乎金宋之間百年之中三罹劫火板既蕩於前日事漸泯於後來興復前規無文不立予也早懷末裔荊門鄙夫叨嗣法源嘗籍賢館退居山林修真養性然遊人達士登陟者匪一往往探蹟索隱令指諭峰巒散搜摘群書詢諸耆舊加以耳濡目染究其的論確辞筆之曰武當總真集則是編之作蓋道明感於武當舊志之散佚且退居林下倦於應酬故網羅舊聞纂成一篇以為游人達士探蹟索隱之助其書撥拾歷代圖經志乘與夫神仙傳記以志武當一山

之盛跡於山中七十二峰之奇三十六巖之秀澗溪潭洞之幽草木鳥獸之異以及宮觀始末仙真靈跡萬類洪纖靡所不載搜集之功良有足多惟徵引舊文多不載出處又所言多涉神怪以自尊其教斯則不免白璧之微瑕焉

丹方鑑源三卷 在道藏洞神部衆術類如字帙中

舊本題紫閣山叟獨孤滔撰不著時代其爵里始末亦不可考按宋鄭樵通志藝文畧道家類著錄丹房鑑源三卷注云獨孤滔撰鄭樵生當南北宋之間則孤滔蓋北宋以前人矣又考書中所載州縣名稱如鄂州嘉州雅州瓜州文水蒲州等多隋唐所置則孤滔之時代最早亦不出李唐之世其為唐五代間道流蓋無容疑是編通志藝文畧及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並題丹房鑑源房疑當為方字之誤其書都凡上中下三卷並為二十有五篇上卷曰金銀篇第一諸黄篇第二諸砂篇第三諸礬篇第四諸青篇第五中卷曰諸石篇第六諸石中藥篇第七諸霜篇第八諸鹽篇第九諸粉篇第十諸硝篇第十一諸水篇第十二諸土篇第十三下卷曰雜藥篇第十四雜藥汁篇第十五諸油篇第十六諸脂髓篇第十七諸鳥獸糞篇第十八諸灰篇第十九諸草汁篇第二十雜要篇第二十一藥泥篇第二十二辯火篇第二十三造銅銀鉛砂篇第二十四雜論篇第二十五而以點制五黄丸子方附之編末書中大旨在乎詮釋丹方藥物與夫金石丹砂等法大抵就歷代經方擷拾金石之藥及其他雜類而為之解更以丹經口訣附之其下於諸藥產地性

味以及調鍊之法，皆條分件繫，備載無遺，搜集之功，良有足多。

按自唐人專以金石為丹藥，道流之士，輾轉相承，其說益以滋漫。然其論丹方金石藥物之書，除唐梅彪石藥爾雅之外，傳世者殊不多見，則是編之作，自有其不可沒滅之價值在也。

古樓觀紫雲衍慶集三卷（在道藏洞神部記傳類川字帙中）

舊本題句曲朱象先集，不著時代。考書中文仙谷純陽洞演化菴記末云：茅山一虛叟朱象先撰，大德六年四月既望。知菴關道云何道源建。又終南山古樓觀升關尹子後序末云：一虛子歛袵書於說經之臺。知象先蓋茅山道流，自號一虛叟，亦號一虛子，元成宗大德間人，其書蓋成於大德六年壬寅之後。又考道藏洞神部記傳類川字帙中，別有終南山說經台歷代真仙碑記一書，末有象先題識云：至元己卯，象先來自浙右，往禮祖庭，因坐夏於經台。則自至元十六年己卯，象先始來居樓觀，是編之纂輯，當亦始於是時。全書釐為上中下三卷，錄歷代碑記序跋十有三篇，其目曰：大唐宗聖觀記、大唐宗聖觀主銀青光祿大夫天水尹尊師碑、大唐聖祖玄元皇帝靈應碑、大元重修古樓觀宗聖宮記、終南山古樓觀升關尹子後序、終南山古樓觀宗聖宮圖跋文、大元清和大宗師尹真人道行碑、賦關尹篇歟、清和大宗師言歸樓觀、大元宗聖宮主李尊師道行碑、古樓觀繫牛柏記、終南山重建會靈觀記、文仙谷純陽洞演化菴記、玉華觀碑、大宗聖宮重建文始殿記，又錄名賢題詠若干篇於其下。按古樓觀者，終南山之道林也，相傳為真人尹喜之故宅、

當姬周之世結樓以望氣遇太上老君受道德二篇五千言於此後世時君世主尊其道而貴其德為建祠宇號曰樓觀唐高祖武德三年庚辰詔改樓觀為宗聖觀宋端拱元年戊子復賜觀額曰順天興國元中統四年癸亥更重修之是編網羅歷代碑刻文字詩詞題詠於宮觀沿革仙真道行與夫山川景物之靈異重樓峻殿之偉觀莫不開卷了然誠有功於文獻者也

道德篇章玄頌二卷（在道藏洞真部讚頌類淵字號中）

舊本題宋鸞撰不著時代宋鸞自署新授鄧州防禦判官將仕郎試大理司直兼監察御史其始末未詳考鄧州為唐富水郡宋始置鄧州宋末張世傑嘗屯此以禦元伯顏元升為安陸府此言新授鄧州防禦判官知宋鸞當為宋人又考歷代官制兩宋之世凡節度觀察防禦團練轉運提刑諸使皆置判官以判公事元以後遂廢其自署曰新授防禦判官則鸞之為宋人尤無可疑按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著錄是編但云宋鸞序而不云鸞撰然考編首宋鸞序云燕台龍藏渭水謀居自攜鄙

愚敢言述作則其書之為鸞作似無可疑按雲霽之意似以其書首頁不題宋鸞撰故但云宋鸞序而疑其書之不出於鸞但序及書既出於一人則僅於序前題宋鸞撰亦未始不可且下卷首頁固明題宋鸞銜名雲霽不考乃妄疑其書之不出於鸞亦何疏忽之甚也其書都凡上下二卷釐為八十有一章蓋一仍道德經篇目之舊也其書蓋体玩道德經大旨隨其篇目撰成韻語以敍其指歸大抵每章為七言律詩一首或就經文一句以分吟或就全章詮釋而以經文及各家經註附之其下以為之解雖文辭淺近不足以言藻飾然剖釋經旨頗皆不悖

於理、則姑存之、以備一家耳 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九轉靈砂大丹資聖玄經不分卷 在道藏洞神部衆術類清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書中謂爾時太極真人在西那玉國鬱察大川、浮羅之嶽、騫木林中、說此資聖玄經、通玄至理、考太極真人徐來勒者、嘗授諸品符籙及洞真洞玄神真經於葛仙翁者也、是其書之作、當在魏晉之世矣、然今詳其文字、殊不類魏晉風格、又考金丹之名、其源寔始於抱朴子、參同契、迄於隋唐、道流之士、乃專以金石爐火為丹砂、循名失寔、多從其生、是編所述九轉靈砂大丹、多因襲唐代道流之說、故竊疑其書蓋唐五代間道流依託之作、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全書釐為九篇、其目曰靈砂大丹真父母篇第一、靈砂大丹聖胎虛生篇第二、靈砂大丹瑤池皓蓮篇第三、靈砂大丹仙掌月明池篇第四、靈砂大丹紫府金蓮篇第五、靈砂大丹紫府湧泉篇第六、靈砂大丹七返金液還丹篇第七、靈砂大丹歸元靈液金丹篇第八、靈砂丹九轉還金丹篇第九、而以靈砂大丹二炁武火之候、及靈砂大丹父母文火之候、附之編末、其書大旨、在闡明道家鍊丹之法、首論鼎爐之配置、水火之構成、以下九篇論九轉之法、轉者循環變化之理、如丹砂鍊之成水銀、積變而復成丹砂是也、轉

數愈多則藥力愈足其成仙也亦愈速末附火候及製硫黄水銀等法要其指歸皆道家還丹九轉上昇之術也

丹房奥論不分卷在道藏洞神部衆術類如字帙中

宋程了一撰了一自號學仙子幼慕清高樂聞至道宋真宗天禧二年戊午宦遊金陵遇仙師魏君頗真人得傳太清六一紫虛九丹之妙與夫造化口訣是編前有天禧四年庚申了一自序知其書蓋了一既得太清六一紫虛九丹口訣後之所作也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全書釐為十有六論一論真土凡土二論真鉛凡鉛三論真汞凡汞四論三砂五論三黄六論三白七論用鉛八論用母九論假借十論制轄十一論澆淋十二論點化十三論灰霜十四論煙煤十五論作

竈十六論裝制今考其書大旨在闡明道家外丹之術蓋有感於後世丹書不識真土真鉛不知手法火候惟求世間罕有之草木術惑於人各述已私妄施工巧迷迷相指輾轉承譌因取師授口訣已試之效集成是編謂金丹大藥宜上全陰陽升降下順物理迎逢就子母相生夫婦配偶之理藉水火無私之力結鑄鉛汞二物之精更須得真土擒鉛真鉛制汞加以手法火候然後可以超凡入聖返老還童書中於土鉛汞真凡之辨陰陽升降之理手法火候之詳條分縷析備載無遺要其指歸蓋本於唐人金石丹汞之術而能窺其端涯其說亦大体近正而

不失道家之本旨焉

大丹記不分卷 在道藏洞神部眾術類似字帙中

舊本題太素真人魏伯陽口訣按神仙傳伯陽後漢時會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辭贍博修真養志尤好道術與弟子三人入山作仙神丹丹成知弟子心懷未盡乃試之服丹入口即死一弟子取丹服之亦死餘二弟子遂不服共出山二子去後伯陽及死弟子皆起舊說參同契五行相類等書皆伯陽之所作也其說出於神仙家言殊不足憑惟後世道流以丹砂之說源於參同契故凡有丹經之作輒往往託之伯陽以自神其說今詳是編文字殊不類漢魏之作又考其書大旨皆本於參同契附

會周易而參以六朝以來丹經其為後世道流依託之作蓋無容疑惟隋唐以下丹經多承其說且宋鄭樵通志藝文畧已著錄之則亦未必非隋唐古籍也其書不分卷惟通志藝文畧道家類著錄作一卷全書凡為訣三首用藥斤兩訣次火候訣次真鉛真汞用藥鼎器附後訣書中多用五言歌訣以闡明丹汞之術大抵據參同契以為說其言陰陽龍虎庚辛鉛汞往往互易其名復假借易理以論作丹之意按參同契牽合道家之學以亂儒經學者猶或病之是編附會易理去本益遠不知各家學術自有源流丹砂自丹砂易理自易理非惟儒道異塗即道

家之學亦不能概以一軌也、

太清金闕玉華仙書八極神章三皇內秘文三卷（在道藏洞神部方法類羣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其書無上虛皇命元始大聖降此秘文以蕩妖邪、今考其書神宗章第二云虛無三十六洞天有八方消魔神王之神也、按道教神仙處所、最初所說者東海則有三神山、即蓬萊瀛洲方壺、西方則有崑崙閬圃、見於載籍、至魏晉六朝、則有十洲之說、其後復演為三十六洞天為上仙統治之處、然六朝以前、無此說也、故竊疑是編之作、蓋唐五代間道流之所依託、其書都凡三卷、上卷為天皇內文、中卷為地皇內文、下卷為人皇內文、每卷復分為十

章、上卷曰微正章第一、神宗章第二、鬼宗章第三、精宗章第四、天條章第五、天皇神印章第六、天皇神咒章第七、天皇真形符章第八、三皇投法壇儀式章第九、三皇斂法第章十、中卷曰地皇神印章第一、地皇真形符篆章第二、修士居山所宜章第三、入山醮儀山主章第四、高玄生氣擇洞章第五、封山元天淨地章第六、辯識仙賓邪神章第七、辯識三十六種芝草叉形章第八、辯識三十六種仙藥形像章第九、地皇君服餌仙術昇仙得道章第十、下卷曰、制惡興善章第一、立正忘邪章第二、明營乱章第三、固形体章第四、鍊神氣章第五、出聖胎章第六、超仙

章第七人皇符印章第八人皇神咒章第九知生死五段素蚕上法章第十所言皆道家修真之事凡鬼怪精魅之變靈丹仙藥之異驅降制伏之法居山擇洞之理制惡興善之方服食鍊氣之道與夫一切咒文符印齋醮儀式萬類洪纖莫不備載其說頗為叢雜要其指歸不過在於辨正邪識仙真擇洞府明仙藥鍊神氣以超昇仙界不始不終蓋皆道家修持之方術也

宮觀碑誌不分卷傳鈔本在道藏洞神部記傳類不字帙中

不著纂輯者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著錄是編註云翰林學士陶穀撰未詳其所據考書中惟涇州回山重修王母宮記一篇下署翰林學士判史部流內銓事陶穀撰豈雲霽即據此而謂是編為陶穀所撰耶然書中所錄碑記非只一家不知雲霽果何所見而必其書之出於陶穀且穀卒於宋開寶中是編所載而乃多金天會以後碑記其說之不足憑信尤不待辨今考書中所載碑記其有時代可稽者最晚為元重修亳州太清宮中太極殿碑則其書之作當已在宋理宗景定以後蓋元初道流之所纂輯也其書不分卷惟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書中錄有宋一代宮觀碑記都凡九篇其目曰涇州回山重修王母宮記重陽成道宮記勅建普天黃籙大醮碑元重修亳州太清宮太極殿碑中都十方大天長觀重修碑十方大天長觀玄都寶藏碑銘十方天長觀普天大醮瑞應記中都十方大天長觀普天大醮感應碑中京重建十方上清宮記今考其書網羅兩宋以來下迄元初中都涇州亳州各地宮觀碑記彙為一編匪惟可以知當時宮觀沿革仙真聖迹且於宋金元三代尊崇玄教之蹟亦畧可考

見沿近代道教史者遂可資為參考焉惟書中所載碑記或不著年代或不著作者使後之讀者考証無從斯則未免為全書之玷也

古文龍虎上經註不分卷 在道藏太玄部映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晁陳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按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著錄是編題云保義郎王道註未詳其所據考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古文龍虎上經一卷不著名氏道嘗推行其義以為之註又申註意自為之疏道藏太玄部映字帙中有王道古文龍虎經註疏三卷即其書也今以是編與註疏互校殊不相類疑非道之所撰按雲霽道藏目錄詳註於古文龍文經註疏三卷不著名氏而於是編下注云王道註意者或傳寫之偶誤耶今考其書歷代史志及晁陳諸家

書目皆不載蓋宋元道流之所作也按古文龍虎上經一名金碧古文龍虎上經其書與參同契時代之前後學者甚多異說然據朱子之考訂則為後人見魏伯陽有龍虎上經一句遂僞作此經大概皆是体參同契而為宋王道推行其義作註疏三卷釐為三十三章是編不分卷其經則分為二十六章大旨言神丹藥物火候細微注中多據參同契以為解故往往假借文象以論作丹之意或據納甲之法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要或依陰陽五行為進退持行之候要其指歸蓋以參同契與此經會解按炉火之說自參同契始猶彼法中之六經也且此經

即体參同契而為則是編據參同契以為注固宜其言之成理矣。

周易參同契註三卷在道藏太玄部若字帙中

舊本題儲華谷註不著時代華谷爵里始末亦不可考按注中引悟真篇虎稱嚴頭龍稱海底火在下金在上也者悟真篇宋張伯端撰伯端一名用成字平叔悟真篇乃其熙寧二年己酉之所作則華谷之時代當已在宋神宗熙寧以後蓋南宋時道流之士也其書都凡三卷其經文分為四十章而不立章名上卷二十有五章中卷九章下卷六章與後蜀彭曉周易參同契分章通真義分九十章者不同惟其以鼎器歌一篇字句零碎難以分章獨存於後則據彭氏之說也按參同契一書詞旨古奧

難通各家註疏往往以己意而分合篇章字句殊難畫一正元陳致虛作分章注三卷其書分章注三卷其書釐為三十有五章視此書少五章稽其章次與此本大同小異疑即據此本而畧更易也其後宋長春本復據陳致虛本而分為三十四章大抵皆以意分合沿譌襲謬未可信據不过各存一說而已今考其書凡所疏解皆明白顯暢更於各章之下用一二語總括全章之說亦頗稱得要其文義明顯者則不復釋大旨依彭曉之說多借爻象以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要或以陰陽五行為進退持行之候蓋不失道家專門之學也按參同契一書為後世

言爐火者之鼻祖道流之淺陋者輒妄為附會援轉傳譌浸失其真是編之說大抵近正在參同契諸註中固猶不失為善本焉

金鎖流珠引二十九卷（在道藏太玄部思言辭三字帙中）

舊本題中華仙人李淳風註淳風雍人幼通群書明步天曆算貞觀初以將仕郎直太史局製渾天儀著法象書七篇上之累遷太史令太宗得讖言有女武代王欲求武姓者殺之淳風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若殺之復生壯者陛下子孫無遺種矣乃止凡占候吉凶若符契然以勞封昌樂縣男今考其書歷代史志及晁陳諸家書目皆不著錄按舊唐書經籍志有淳風乙巳占十卷皇極曆一卷河西甲寅曆一卷緝古算術四卷綴術五卷新唐書藝文志有淳風註周髀二卷註五經算術二卷註張邱建算術經三卷註海島算經一卷註五曹孫子等算經二十卷註甄鸞孫子算經三卷天文占一卷大象元文一卷乾坤秘奧七卷法象志七卷太白通運逆兆通代記圖一卷宋史藝文志有淳風太陽太陰賦一卷日月氣象圖五卷上象二十八宿纂要訣一卷日行黃道圖一卷九州格子圖一卷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有淳風玉曆通政經二卷尤袤遂初堂書目有淳風運元方道不載卷數錢曾讀書敏求記有淳風天文占書類要四卷乾坤變異錄四卷夫古書日亡而日少淳風之書獨愈遠而愈增其多所依託大概可見況此書諸家書目皆罕著錄其

為宋元間術數家依託、尤可無疑、其書都凡二十有九卷、為七十篇、首三五步綱引、次三步九跡圖、次初受三五法、次五等禮師引訣、次太玄元炁所生三元引、次存使風將軍法圖、次存使萬將軍法圖、次存使唐將軍法圖、次存使七斗法圖、次說中篇上部轉身存用圖、次說上元三部將軍及三功曹等圖、次上元上部將軍步綱圖、次上元中部將軍步綱圖、次上元下部將軍步綱圖、次存誦中斗七星名法圖、次說存使四斗法圖、次說倚配衣存行法圖、次說立配衣存行法圖、次說眠配衣存法圖、次臥斗法、次說使柱天力士擊敵凶惡圖、次說佩諸天隱諱、次說配諸地隱諱、次拔宅上昇天宮、次五行六紀所生引上、次五行六紀所生引中、次五行六紀所生引下、次五行六紀所生下之下、次六甲陰功上、次六甲陰功上之上、次六甲陰功下、次六甲陰功下之下、次六甲靈書陽功、次六甲七星步躡為國戰賊救度災厄符法、次二十八宿旁通曆仰視命星明晴扶衰度厄法、次北斗二十八宿醮祭日月時法、次醮七星二十八宿法、次雜使天閑助國安家護身出災度厄救人濟物衆法、次言赤章助國伐賊法、次發符檄制止三官中凶惡為祟害人物等法、次行符斷邪治病法、次出引用符治病護身鎮厭除害卻禍消怪符

事法、次治救病疾禁止鬼神追捉妖祟出牒等法、次伏虎使龍禁蛇法、次考召法師及志道之人等家每年正月一日早朝人未起前自發牒符保護身家令平安無疾疫法、次為一切官人保護身家口發牒住處社廟及宅保一二年令平安法、次為百姓除禍鎮災殃保護身家同前用法、次考召法師將家口或自身行往他州界先發帖牒太廟扶迎拜送保護往還法、次誅符破廟法、次三會日醮祭言功遷賞吏兵法、次表奏請補考召法中靈仙職大遷舉賞元六甲七星九天二十八宿三十五神五嶽九州社廟法、次州國郡府州地多水火疾病災害不安作符章鎮厭法、次國郡府州破山魈鬼及妖精鬼作祟亂者遣與收斷禁止法、次考召法師身家常自厭鎮口舌法、次為官人及百姓厭鎮口舌法、次為官人百姓斷內外注祟鬼賊妄為蟲蠱殺人不止法、次為官人百姓斷瘟法、次發諸色符牒牒遠州牧為祟神鬼邪精法、次發牒問遠親故平安請報消息法、次為國尅斷妖星惡祥異氣欲作災怪法、次為府郡官人斷妖災怪祟亂身家法、次為百姓家斷妖怪祟亂身家法、次為國王帝主拜上大元辰千車五墓劫死來生令疾病除差平安如願章法、次為諸侯三品五品等大官上大元辰千車五墓劫死來生令疾病

除差平安如願章法、次為國除蝗蟲災損食人種植香苗五穀使天大消之法、次志人為國及身家修道合用法器等科律法次志人為國及身家修道用式等結數科儀通濟法、次志人為國及身家修道傳法籙及救人物疾病合用太上前聖老君法印二十四案法、次志人修道恐災及身逃避及助國行水不沒不溺法、次志人學道縮地往來之法、次入洞天法、次功成名遂欲乘龍駕鶴乘風上天入地入水石法、次畫地為江河或為衆山法、次變壺器盛天地六甲七星府天營出沒隱見法、次考召法師說延遊圖法、次考召法師存思說召延壽六星君名圖法、次考召法師存思木官起屋救病法、次考召法師存思說身延遊病家圖法、次考召法師存思說青龍白虎朱雀玄武鎮疾圖法。卷首復有太玄金籙金鎖流珠引序一篇、備言其書傳授淵源。按金鎖流珠一書、本名金籙行法、玉晨後聖玄元上道君改名金鎖流珠、金鎖者意謂鎖魂鍊魄、求生去死之法、堅身如金、留神繫鎖、流珠者意謂北斗九星也、人以修行步綱、流轉隨珠、詳其辭旨、傳授淵源、皆窈渺恍惚、不可信據、蓋宋元間術士掇拾六朝以來術數家言、彙輯成書、術家影附、往往如是、不足辨也。其書大旨在闡明道家禹步之法、禹步者即俗所謂步罡踏斗也、其法蓋依陰陽五行術數之理、日辰干支生尅之說、飛步七星、配衣九斗、其行狀轉折、皆隨衆斗宿各有定法、真人求真、當從此始、行之可以伐惡收逆、消災祈福、是編於道家禹步之法、與夫煞伐行運消災去疾等術、莫不備載、凡行狀轉折者、則繪圖以明之、纂輯之功、良有足多、治道家術數之學者、此書實可資為鉅助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樞四十二卷（在道藏太玄部篤初誠美四字帙中）

宋曾慥集、曾慥字端伯、自號至游居士、亦號至游子、晉江人、初為尚書郎、直寶文閣、奉祠、博學能詩、閑居銀峯、撰述甚富、嘗集百家類說凡六百二十餘種、又編高齋漫錄、樂府雅詞各若干卷、是編乃其僑寓銀峯、集百家類說詩之所纂輯、按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其書作二十卷、分為一百二十有二篇、此本則作四十有二卷、其篇數與陳氏書錄解題不合、疑當為明季修藏時之所分合也、全書釐為一百一十有八篇、其目曰玄軸篇、五化篇、坐忘篇、集要篇、碎金篇、容成篇、陰符篇、西升篇、內德篇、玄綱篇、玉芝篇、周天篇、黃帝問篇、軒轅問篇、百問篇、虛白問篇、直誥篇、黃庭篇、太極篇、火候篇、水火篇、坎離篇、甲辰篇、崑崙篇、服氣篇、服霧篇、內景篇、外景篇、神景篇、頤生篇、平都篇、鍊精篇、純陽篇、華陽篇、觀天篇、觀空篇、太清篇、金丹篇、泥金篇、金碧篇、還金篇、還元篇、玉壺篇、大丹篇、指玄篇、歸根篇、鴻濛篇、呼吸篇、枕中篇、內想篇、心鏡篇、胎息篇、聖胎篇、元氣篇、血脈篇、調氣篇、靈源篇、中源篇、中黃篇、運火篇、混元篇、契真篇、修真篇、悟真篇、洞真篇、崇真篇、返真篇、修真指玄篇、真一內丹篇、還丹參同篇、金丹明鏡篇、大還金丹篇、金書玉鑒篇、修真要訣篇、修練金丹篇、金液還丹內篇、金丹泥金篇、金玄八素篇、金碧龍虎篇、九轉金丹篇、肘後三成篇、準易鑿辭篇、日月玄樞篇、九真玉書篇、金液龍虎篇、太白還丹篇、太清養生篇、上清金碧篇、金虎鉛汞篇、鉛汞五行篇、真一篇、正一篇、二閑篇、三元篇、三住篇、四神篇、五戒篇、五行篇、七神篇、七返篇、八瓊篇、九仙篇、參同契篇、衆妙篇、大還丹篇、入樂境篇、會真篇、傳道篇、靈寶篇、其書掇拾歷代道流修真體道之說、彙為一編、上起漢魏、下迄北宋、舉凡道家服氣胎息金丹修鍊之術、萬類洪纖、莫不備備載、纂輯之功、良有足多、又其於容成採御之法、詆其矯誣、闢其內荒、以為殘生害道、亦頗稱有見、文字亦典雅可觀、蓋慥本博學能文、宜其所述皆嫻於文字、按南宋之初、古籍多存、慥又精於裁鑒、故所甄錄、多有遺文僻典、足資考證、誠有功於著作之林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黄帝八十一難經纂圖句解七卷（在道藏太玄部籍字號中）

宋李駉句解駉字子埜自號晞范子臨川人幼業儒未效祖傳醫學因棄儒習醫嘗集解王叔和脈訣又句解幼幼歌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咸淳五年己巳李駉自序知其書蓋成於宋度宗咸淳五年己巳全書都凡七卷釐為十有二篇曰經脈診候論第一曰經絡大數第二曰奇經八脉第三曰榮衛三焦第四曰藏府度數第六曰虛實邪正第七曰臟傳病第八曰臟腑積聚第九曰五泄傷寒第十曰神聖工巧第十一曰用鍼補瀉第十二其第五篇獨闕意者或傳寫之脫誤耶又別有黄帝八

十一難經註義圖序論一篇列之篇首不入卷次按黄帝八十一難經相傳為盧國秦越人撰史記列傳云扁鵲者姓秦氏名越人故世以越人為扁鵲嘗授桑君秘術業黄帝内經精要之說著書八十一章其曰難經者謂假設問答以釋疑難也醫經之興始於黄帝故繫以黄帝焉惟其書漢志不載隋唐志始著錄之吳太醫令呂廣嘗為之註則其書當出三國前唐書今不傳未審即此本否惟唐張守節註史記扁鵲列傳所引悉與今本相合則猶唐以前古本也唐楊玄操嘗演其義宋丁德用廣庶亦為之註李駉是編蓋以呂楊註疏淺陋闕畧近代之註復多蕪雜因為之句解更撮其大法而作圖論一篇今考其註大抵融會諸家之說而以己意折衷之書言有訓字字有釋其各家註釋之有害義理者則悉為指摘而詳辨焉辨論精核考證詳審其於榮衛部位臟腑脈法經絡腧穴論之尤詳蓋其書之成在其註脈訣幼幼歌之後閲歷已深記聞有加宜其可以審是非而闢邪說矣

道體論不分卷（在道藏太玄部去字帙中）

舊本題通玄先生述。按通玄先生，後晉張薦明道號也。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云：張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後晉高祖天福四年己亥九月辛卯，上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者妙萬物而為言，總兩儀而稱德，得其極者，尸居袵席之間，可以治天地。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賜號通玄先生。是編不分卷，惟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類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著錄作一卷。其書前有薦明自序，不入卷次，全書釐為三篇：首為論老子道經，次為問道論，次為道體論。今考其書，假設問答，以闡明道德之義，大旨謂道者極妙環中，圓通物化，因通立稱，故名為道。德者殊能廣洽，全任無功，成迹可目，故名為德。通化彰名，志通則會旨全任，標稱泯迹則德全。故先以老子標為首篇，主於返本無為，故曰老子體雖淡泊，然機來則應，應副興德，不自樹妙，成在法本。其所通斯為道矣。道體虛凝，常為軌訓，要其指歸，皆所以詮釋道家清淨之至理。大抵據老子道德五千言，推闡其意，初無所發明，惟融會貫通，殊有理致。其言亦大體近正，且薦明本儒者，而邃於老莊之說，能通解古書文義，宜其所論，與其他道流荒誕之作固自不同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坐忘論不分卷在道藏太玄部去字帙中

唐司馬承禎撰、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博學能文、隱於天台山玉霄峯、自號白雲子、師事潘師正、傳服餌之術、唐則天累徵不起、睿宗雅尚道教、屢加尊異、承禎方赴召、欲加寵位、固辭不就、無何遁歸山、廬藏用早隱終南山、後登朝居要官、見承禎將還天台、指終南謂之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徐對曰、以僕所觀、乃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有慚色、明皇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之、承禎善篆隸、全剪刀書、自成一家體、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卒年八十有九、詔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正一先生、是編前有真靜居士序、其書不分卷、惟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鄭樵通志藝文畧、及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著錄、並作一卷、全書釐為七篇、其目曰敬信一、斷緣二、收心三、簡事四、真觀五、泰定六、得道七、而以坐忘樞翼一篇、附之卷末、按道藏太玄部甚字帙中有天隱子一卷、前有承禎序、宋金華宋濂謂承禎字子微、著坐忘論、豈天隱即其人歟、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亦引王古之說、以天隱子即承禎、今考天隱子第七篇題曰坐忘、且核其所論、殆與是編相表裡、則宋王二氏之說非無據也、其書大旨在闡明道家長生久視之術、以坐忘安心為修道之階次、其所謂坐忘、蓋即釋氏之言宴坐、要其所論、皆與釋氏相出入、非一家之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雲宮法語二卷（在道藏太玄部別字帙中）

元汪可孫纂。可孫字靜安，自號虛夷子，績水人。是編前有大德戊戌可孫自序，知其書蓋成於元成宗大德二年戊戌。全書都凡二卷，釐為七品。上卷為先天品第一、後天品第二、養生品第三，卷下為明善品第四、持用品第五、造微品第六、神化品第七。按可孫自序，稱後世流弊，儒以文章沽爵祿，道釋以禍福誘愚庸，躬行踐履之間，鮮有出於性命之正者。況三綱五常，道之大原；天命民彝，庸有未盡，豈所以為道哉。談性命者多矣，然而未得其歸一之要。余倣之經傳，類而編之，名其集曰雲宮法語。其

作書之旨，畧可見矣。其曰雲宮法語者，蓋取道書偃息雲宮黃房之內，即心齋坐忘之時，究竟斯道之義也。今考其書，所論皆性命之學。首言萬物化生，昆蟲鳥獸各有奇偶，所稟方隅氣候，剛柔夭折雖殊，而道獨不朽。人在天地之間，斯道之所寄也。有性焉，有命焉。次言性命不二，與道合真，人欲盡淨，天理斯存，此一念不生，命體自見之大機括也。大旨主儒家養性率性為先，知命立命為務之說，以為贊化育，參天地，一是皆以正心誠意為本。而參以道釋明心見性、修命復命之說，以期於妙有真空與道合一。其說多牽合儒道釋三家之書，未免附會。學術不知三

家之學，各有源流，非惟儒釋道三家異塗，即道家之說，亦不能概以一軌也。惟徵引宏富，文詞典雅，亦非不可以備一家之說焉。

純陽真人渾成集二卷（在道藏太玄部尊字帙中）

唐呂嵒撰嵒字洞賓自號純陽子世傳以為東平人一云西京河南府蒲坂縣永樂鎮人貞元十二年丙子四月十四日生少聰敏日誦萬言文宗開成二年丁巳擢舉進士時年四十有二矣頂華陽巾衣道服貌似張良又似太史公之狀後因遊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一云武宗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因於長安道中酒肆憩息俄有一人亦憩此肆乃天下都散漢鍾離權也於是棄儒而從將師事之而得道復於僖宗廣明元年遇崔公傳入藥鏡即知修行性命多遊湘潭岳鄂之間人莫之識

多有詩文留世略見真常集又著丹訣演正論述劒集各有玄旨後南遊巴陵西還關中沖昇於紫極山一云歷江州登黃鶴樓以五月二十日午刻昇天不知何年按神仙傳記多附會虛詭之說不可信據洞賓俗傳為八仙之一其事蹟尤多附會蓋道流意在自神其教亦無容辨其真偽也是編前有條陽清真道人何志淵序謂於藏室中得其詩章二百有餘釐為二卷名之曰渾成集以其渾然天成非人為所能及也今考其書歷代史志及晁陳諸家書目皆不著於錄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呂嵒本傳亦但謂嵒著有真常集述劒集及丹訣演正論

而無是編又考志淵序稱於藏室中得其詩章釐為二卷其傳授淵源尤不可信其為後世道流依托之作顯然可見其書都凡上下二卷上卷為勸世吟七言律詩二十九首五言律詩二首七言絕句十六首戒酒戒色戒財戒氣戒愁心劒心印心鏡心燈心月心地等七言絕句各一首最玄吟七言絕句二十六首五言長篇百字詩一首五言律詩自咏一首五言絕句琴棋書畫各一首四言絕句清靜道德行住坐卧各一首六言詩一首落魄歌一首下卷為六言律詩六十六首七言絕句三十二首五言律詩三首總計所錄絕律長歌都凡二百零三章大旨

在於推闡道家一切爐鼎修煉沖虛渾化之說惟文詞拙劣且以道家五戒及行住坐卧等為題各為短章大抵皆其教中膚淺之說尤不足取其論道家內修之旨亦往往涉於荒誕不能悉軌於正蓋後世道流粗解文字者附會之作也

丹陽真人語録不分卷（在道藏太玄部寧字帙中）

宋王頤中集頤中自號靈隱子仰丹陽真人馬鈺之德於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癸卯自東武往侍巾屨拜師於牟平范明叔庵之南盡得其學是編蓋頤中據所聞見取其師言行及平居問答之詞採撮編次彙為一編其書不分卷大抵隨筆載記不分類目都凡語録五十有八條按丹陽真人姓馬氏初名從義字宜甫後改名鈺字元寶扶風人徙居登州之寧海登金真元進士大定間遇重陽子王嚞授以道術與妻孫氏同時出家賜號丹陽順化真人是編所記皆丹陽燕居言行及師弟問答之辭按其篇首云大定癸卯三月間始拜師於牟平范明叔庵之南則其書所紀當始於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癸卯稽其所録雖卷帙無多而去取尚稱謹嚴記行則足以窺丹陽一生修養之要其恬退高隱之節是可以激厲後學紀言則能發道家奧論微旨其於性命兼通之理尤多所闡發能深造玄妙而不落丹家窠臼又其師弟問答之中往往及於重陽真人王嚞學行非惟有關文獻尤足以觀其學術淵源雖捃拾鈔撮龐雜無次不足以言著述然語録之体寔同雜記且合而究之亦可以見丹陽一家之學且頤中親承指授其所記録皆得之聞見較剽竊販鬻者為真是尤足資考訂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無為清靜長生真人至真語錄不分卷（在道藏太玄部阜字帙中）

不著纂集者姓氏是編前有泰和壬戌歲上元日虛白道人韓士倩序謂一日先生門人徐李二師遠來垂訪遇溪館入愚齋息杖屨之勞餽水陸之味良久出示先生至真語錄一帙懇求序引則其書蓋長生真人劉處玄門人徐李二師所記惟其書文格古雅條理井然似非其弟子所能疑當為處玄自記其問答之言及其羽化而弟子徐李二師為之編次者處玄字通妙金熙宗皇統七年七月十二日生於東萊之武臣莊幼孤事母以孝聞世宗大定九年重陽真人王嚞東來真人與母俱往參

謁遂師事之盡得其道泰和三年二月六日羽化元至元六年己巳褒贈長生輔化明德真人所著有太虛安閑仙集及道德黃庭清靜等經注行於世是編不分卷釐為八十問其目曰問法問空問知問見問善問惡問賢問愚問生問死問貴問賤問高問下問樂問苦問清問濁問顯問隱問大問小問虛問實問閑問忙問去問來問平問常問喜問憂問得問失問福問禍問捨問取問中問邊問著問離問人問我問辯問訥問損問益問長問短問巧問拙問毀問贊問忘問負問道問俗問非問是問恩問世問妙問微問方問圓問應問變問情問物問機問慮問親問疏問遠問近問行問住問唯問衆惟但列總目於前書中則分條載記不復標目其書詞義明顯論旨持平條分縷析細目井然雖語錄雜記之作亦屹然自成一家之說即事明理尤耐咀嚼蓋其所論根天地之化迹陰陽之用示生死之說明禍福之報談真空之理懲貪瞋之慾以至苦樂之由情偽之作清濁之源高下之本無不究竟大抵皆據黃老奥義以引證評論觀於此書則處玄一家之學亦可云思過半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上清太玄集十卷（在道藏太玄部上字帙中）

舊本題姑射侯善淵述不著時代按善淵始末未詳著有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一卷已著錄考道藏洞神部是字帙中有善淵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一卷自署姑射山太玄子前有平水老人毛麾序麾生當宋時則善淵亦宋時人矣是編都凡十卷首為通明沖明圓明衍陽通真洞微六論各論之下復分若干章又或於各論之下附以四言讚頌次為太常玄昭明虛太明洞濟元神太真總要摘微太一沖虛元象太寧虛梵圓通大盅容素精思太初混物玄真太古冥陽洞神上清玄化理理

微太無藹梵天光太始金光玉容太淵長境清心太清玄明玉辰太空圓妙通神太玄室曜星徽太冥浩濟頭神玉清玄上登辰太極玄精神遊太易生神變象太虛室鑿容神上清太玄聚室等銘二十一篇次為七言絕句一百零五首五言全篇十九首六言絕句十二首七言全篇十四首次為三聖銘二篇三聖頌一篇次為七言藏頭詩一首次為大張仙問十二頌四言絕句十二首次為衛仙問十六頌五言絕句十六首次為馬校尉問隱潛志言通路登仙五言絕句四首次為五言全篇四十五首次為七言絕句六十首次為七言全篇八首次為五言全篇十五首次為五言絕句二首次為七言絕句六十首次為七言全篇十二首次為頭神玄象育性天瑞等頌四篇次為藏頭詩二首次為長短句六十二闋次為綵古韻和骷髏頌二十二首次為七言絕句一百七十四首次為長短句一百九十三闋次為五言絕句一百首次為四言詩六十四首總計集中所錄詩文長短句都凡九百四十六篇今考其書大旨在闡明道家內修之學頭神育性歸於沖虛渾化與道合一文詞典雅論旨持平與其所註太上老君常清靜等經互有發揮合而觀之則侯氏一家之學要可概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洞淵集九卷（在道藏太玄部和字帙中）

宋李思聰集思聰贛縣人虔州大中祥符宮道士道家相傳謂思聰嘗遇異人與一寶鏡覺有神異懸鏡而臥移日方興輒憶所遊洞天海岳模寫為圖並題詠之皇佑間呈府郡郡守為驛上以祝聖壽賜號洞淵大師冲妙先生是編前有皇祐元年思聰進洞天海嶽表乞進洞天海嶽名山圖狀及皇祐二年中書劄子知其書蓋成於宋仁宗皇祐元年己丑按其乞進洞天海嶽名山圖狀云思聰自明道元年相次於道門秘典列聖真詮探賾幽微精究妙本撰成玉虛璇極圖述虛無旋象之神化洞

天五岳圖贊五嶽仙山之壍境蓬壺閬苑圖頌蓬島十洲之勝概大溟靈瀆圖序龍宮海瀆之奧妙名山福地圖吟紫府丹台之秘景金液還丹圖集神仙之火候其圖廣大龐煩爰繹又別纂集臥披圖一十軸初無得鏡臥遊之說蓋道家傳記往往雜以附會荒誕之辞不足辨也其書部凡九卷按道教神仙處所最初所說者為東海中三神山即蓬萊瀛洲方壺也其西方則有崑崙閬苑次之則有十洲記所記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洲聚窟洲等十洲其後復剽竊佛典創為三十三天之說更有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為群仙統治之所思聰深以前賢所述洞天海岳辞多汎濫罕究根源爰討尋經籙模寫成圖復採摭事寔形於篇章而成斯集其於川源河瀆三界十洲與夫三十三天三十六洞七十二福地等天下洞天海嶽靡所不載他如二十八宿分野主神以及斗星罡氣論之尤詳稽其所載大抵皆詳寔有據非同虛構纂集之功有足多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玄教大公案二卷（在道藏太玄部下字帙中）

元苗太素撰、門人王志道集、太素字寔菴、自號金蓮道師、師事李清菴、心印其要、志道字詠菴、師事金蓮道師苗太素、盡得其學、是編前有淵嘿道人柯道沖、青溪九曲逸民唐道麟、監察御史王主敬序引、及泰定甲子志道自序、知其書蓋成於元泰定帝泰定元年甲子、全書都凡上下二卷、釐為二篇、首為升堂明古六十四則、次為入室三極則三百則、今考其書蓋金蓮道師苗太素之所纂輯、而志道為之編次成書者、大旨以歷代仙聖義適多方而理歸一極、因取其教中未結公案一一決斷明白、因以玄教公案名其書、按道統之傳、其來久矣、自太上以道德立言、著五千言、莊列諸子各得其妙、至葛仙翁等衆真更相授受、枝分派別、其後鍾離純陽海蟾諸真一脉相傳、自海蟾以後、南傳紫陽、北傳重陽、遂分為二、太素以列祖道統心法、其歸一也、爰採摭諸經樞妙、以升堂入室舉其綱要、更於諸經言外著一轉語、各為之頌、列成六十四則、以象周易六十四卦、更撰入室三極則、以象三極、上起老莊、下迄玉蟾白真人、分別源流、言弘衆妙、古今大用大機、萬類洪纖、咸備於斯、言言明本、語語歸宗、其混一諸聖教義、以明其淵源、了結公案、志亦宏矣、惟意主三教同源之論、往往雜以儒釋之說、未免旁支別解、非一家之學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玄宗直指萬法同歸七卷 在道藏太玄部下字帙中

舊本題建安仰山道院牧常晁撰門人一山黄本仁編不著時
代常晁本仁始末皆未詳考其書中多引周敦頤張平叔之說
按周敦頤卒於宋神宗熙寧六年癸丑平叔則於熙寧二年己
酉隨龍圖陸公入蜀感真人授金丹藥物火候之訣作悟真篇
以明金丹之要是常晁本仁甫蓋宋元間道流矣其書都凡七
卷第一卷為無極太極圖序論無極妙有論無極太極即理炁
性命之源性理神炁命序萬法歸一圖說一齊萬法三教同元
譬說性命身混合圖說牛車寶諭身性命說陰陽以靜為主說
佛氏五字心輪圖說中庸真常常住聖人特施設不同說人能
常清靜天地悉皆歸度人經元始寶珠說儒家四句偈道家四
句偈佛家四句偈卷二為常應常靜解解谷神不死章性宗命
宗同体說解金剛經一合相理分解老子貴生章若嬰兒之未
孩二極中說坐忘說降伏其心說仰山禪房座右銘仰山丹房
座右銘真道不傳人直畜說接木說三身同根圖說金剛經三
心不可得說六對圖義或問金丹性命類卷三類或問金丹性命
類卷四為或問太極類金丹詩訣卷五為丹祖妄有示戒遠害
平物我歸真破執科教等詩詞六十一首禪宗公案三十則玄
宗二十四首雜頌二十六首頌涅槃經偈四首卷六為雙明十二
首古意八首意外返觀惟一不二心宗無有等詩一百首卷七
為耳觀琴棊書畫等詩二十八首勸報父母十恩人天十善其
書大旨以窮理治天下莫大於儒性超生死莫大於釋真復命
三才莫大於道三家者同一太極共一性理均以教育為心故
取儒家大學中庸及宋儒性理之說釋家金剛華嚴諸經及戒
定慧常住之義道家老莊諸經及清靜無為之旨而闡明无極
太極理炁性命之源與夫道家金丹之妙稽其所論大抵主於
三教合一其牽合老莊儒釋之書指為萬法同歸未免附會學
術不知三教之說各有源流未可概以一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金丹直指不分卷在道藏太玄部夫字帙中

舊本題永嘉周無所住撰。周無所住，述不著時代，亦不詳其始末。是編前有淳祐庚戌周無所住自序，知其為宋理宗淳祐間人。按其自序稱：余自幼學時，夙世異好慕道，既切訪師。益廣淳祐壬寅年遇赤城林君自然，以丹法授余，又拉余拜其師李真人。先言之間盡得金火返還之要，乃徧走叢林，請益諸老，繼聞宗陽碧虛方先生得紫陽張真人之傳，己酉春挾直指討之，則是編之作蓋成於宋理宗淳祐九年己酉。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首為金丹十六頌，次為或問，以金丹十六頌真言性命之奧，故以金丹直指名其書。大旨以十六頌闡明金丹炉火之要，主於明心見性，歸根復命，以金丹喻本性長存，是名金剛不壞，故大樸既散，非鍊之使盡性以至於命，無以返漓而還淳。其或問十三則，則假設問答，以伸明其義。大抵本於紫陽張真人、紫清白真人、杏林石真人、海蟾劉真人之說，其論收心斂氣，盡性以固命，皆有合於道家清靜之旨，惟往往附會學術牽合儒釋，又或問云：書曰允執厥中，合論曰令衆生住於中道，道德經云不如守中，可謂天下無二道。又云參禪則制心一處，始掃至於無掃，禪是佛心，心為萬法之宗，修養為抱元守一，初修至於無修，道為養神，神為萬物之主，神即心，心即道，道即禪。是則未免穿支別解，有乖學術之源流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玄篇不分卷在道藏太玄部唱字帙中

舊本題南昌修江混然子王道淵撰、不著時代、道淵始末未詳、考道藏太玄部夫字帙中有還真集三卷、題混然子撰、前有洪武壬申嗣天師張宇初序云、南昌修江混然子以故姓博學、嘗過異人、得秘授、猶勤於論著、予讀其言久矣、間會於客邸、叩道未遑盡究、則道淵蓋明洪武間人、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全書彙為五十有五章、其目曰大道、玄極、賦命、明理、妙用、人物、寓形、龍虎、正位、謙德、君臣、道德、寄禪、保守、虛明、全形、禮樂、神氣、圓明、不足、絕學、中庸、威儀、運化、通玄、道要、

得失、寧心、妄機、真空、有無、重道、治道、觀道、虛無、常心、忠孝、正性、執中、體用、神虛、通達、言凶、知止、務本、自然、感應、自恃、得泰、造化、假言、無爭、道化、公心、正人、其書大旨本於參同契、而參以紫陽真人悟真篇等丹經、因宇宙間陰陽消息之狀、推之於人、謂長生久視之道、須於陽長陰消之時、竊天地之機、以鍊吾身中之精氣神、按道家鍊丹之術、自參同契、龍虎經以來、其說尚與道於洎唐之世、專以金石爐火為丹、藥邪說滋蔓、卒以殞身、是循名而失其寔也、道淵是書、能不溺於金石草木雲霞補導之術、而一以明乎身心神炁自然之理、其說大抵近正、蓋猶不失魏氏之本旨焉、

金丹四百字不分卷在道藏太玄部唱字帙中

舊本題宋張平叔撰，黄自如註。平叔名伯端，一名用成，自號紫陽，平叔其字也，天台人。自云熙寧己酉歲因隨龍圖陸公入成都，感真人授金丹藥物火候之訣，盤所得成律詩九九八十一首，號曰悟真篇，以明金丹之要。元豐中卒於荆湖，世傳以為仙去，蓋無可考驗焉。自如，淳祐間道流，自號蘊空居士，盱江城西人。是編末有淳祐辛丑自如後序，知自如之註蓋成於宋理宗淳祐元年辛丑。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題作金丹四百字註，與此本小異。其書首為序論，次為五言絶句二十首，都凡四百字，故以金丹四百字名其書。稽其所論包含造化之基根，貫穿陰陽之骨髓，皆以明金丹之要，與悟真篇相發明。大旨主於假真陰真陽之二物，奪天地一點之陽，採日月二輪之氣，行真水於鉛爐，運真火於汞鼎，以為丹餌，歸廿田氣海之中，以御一身，使真氣凝結，元神廣大，則一身之氣翕然歸之，若衆星之拱北辰。其說亦似乎近理。又其論入道之徑路，不可執於無為，不可形於有作，不可泥於存想，不可着於持守，不可枯坐灰心，不可盲修瞎煉，尤不失魏氏之本旨。自如之註，不過申繹其義，循文為解，殊少創見，然詞旨明暢，亦足以宣通疑滯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金丹正宗不分卷（在道藏太玄部帰字帙中）

舊本題五陵玄學進士胡混成編不著時代混成始末亦未詳按其書云後世丹書千篇萬卷長歌短句往往不直指真一造化之本根下手工夫之次序又云歷覽山川緬想松喬之不遇慨恨鍾呂之未逢恍然若有所失則混成蓋南宋閒道流之士矣又考其書云余幼習儒書長慕道法知其為由儒入道者其書不分卷首為序論次為四言短句十二首其目曰鼎器藥物火候立基緊藥鍛鍊抽添結胎沐浴胎圓溫養脫胎其書之作蓋有感於後世丹書不能直指真一造化之本往往假像設形借彼喻

此空底談空夢中說夢或失於釋氏空寂之論或流於旁門曲逕之僻顛倒錯亂枝蔓條析使學者無以究其源流因先已見著為是編按混成自謂從道白砂中途遇道人無言子授以金丹大道之旨則其學蓋亦有所受矣今考其書大旨在闡明鼎爐藥物火候之功與夫次序之妙謂乾坤坎離陰陽水火砂汞鉛銀父精母血木液金精丹砂水銀為精光髓日魂月魄青龍白虎玄龜赤蛇文梨火棗雌雄黑白嬰兒姹女若是之不一者皆先天祖氣也豈先天祖炁之外復有所謂藥物者耶凡神爐丹穴蓬壺神室玉爐金鼎黃房中宮黃婆戊己明堂壺谷刀圭玄牝若是之不一者皆玄關一竅也豈玄關一竅之外復有所謂鼎爐者耶凡推周天測潮候按卦爻用文武準晦朔定弦望明抽添互進退鼓橐籥秤斤兩休刑德事沐浴分三五行姤復若此之不一者皆元神妙用也豈元神妙用之外復有所謂火候者耶坐是之故乃不致前人之說謂金丹大道之要其次序有三一曰立鼎爐二曰聚藥物三曰行火候意在聚先天祖炁為藥物守玄關一竅為鼎爐以元神妙用為火候日煅月鍊時烹刻煮及時成功則可以超凡入聖矣稽其

所論較其他道家荒誕之說蓋頗為近理焉

翠虛篇不分卷 在道藏太玄部婦字帙中

宋陳楠撰。陳楠字南木，號翠虛，惠州博羅縣白水巖人。以盤攏箍桶為生，浮湛俗間，人無知者。後得太乙刀圭金丹法訣於毗陵禪師，得景霄大雷琅書於黎姥山神人。每人求符水，翠虛捻土付之，病多輒愈，故人呼之為陳泥丸。宋徽宗政和中，擢提舉道籙院事，後歸羅浮，以道法行於世。所至與人治鬼，常驅狐魅龍，浮笠渡湍，顯諸神異。寧宗嘉定六年（一云四年）在漳州赴鶴會，會罷，遂尸解焉。是編前有真息子王思誠序，謂其精微簡要之語，盡在翠虛一篇。按趙道一歷世真仙体道通鑑陳楠傳云：湖廣中人常問翠虛覓詩，但自口縷縷而出，皆成文理，第不肯親書，竟不解其故。有翠虛妙悟全集行世。是編當即道一之所謂全集，翠虛篇者殆其簡稱歟。其詩既不肯親書，則是編當亦出門弟子鞠九思、沙蟄虛、白玉蟾輩之所編集矣。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作一卷。全書所錄經論詩詞凡一百零七篇，首為紫庭經，次大道歌，次羅浮翠虛吟，次丹基歸一論，次水詞歌頌，贈九霞子鞠九思，次鶴橋仙贈蟄虛子沙道昭，次真珠簾贈海南子白玉蟾，次金丹詩訣一百首。今考其書所錄詩文，皆言坎離交姤、嬰兒姹女，道家內修之術，大旨主於凝神聚氣而不失參同契之本義，蓋丹書中之不甚荒唐者也。

陳先生內丹訣不分卷（在道藏太玄部婦字帙中）

舊本題唐陳朴撰。陳朴字沖用，唐末五代初人也。五代離亂，避世入蜀，隱居青城大面山，授道於鍾離先生與呂洞賓，蓋同師也。是編前有序文一篇，不著撰人姓氏，序中首述先生名氏事蹟，継云先生才質奇偉，德行高妙，積年累功，今不知其幾百歲，或出世間，為性不常，以歌酒為樂。元豐戊午年，閒遊南都宋城，張方平宮保以其年高，傳接氣之術，延壽一紀。盤桓南都不啻半載，携一無底土罐，遊於市，人少有識之者。淮南野叟敬信尊崇，武師事之，先生憐其至誠，授以內丹訣，因以記之。則序文之作，當在宋神宗元豐元年戊午之後矣。今考序中所載，皆道家荒誕之言，未可信據，故竊疑其書蓋入宋之作矣。惟宋鄭樵通志藝文畧道家類已著錄之。樵生當南北宋之間，則其書殆即元豐間羽流所依託歟。其書不分卷，惟通志藝文畧、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並作一卷。書中言內丹之訣，以九轉成道，每轉先述短歌，又託意而作望江南詞附之，其下復次則為口訣。大旨在闡明內丹九轉次序之妙，反復推論，其說頗詳。要其指歸，不過在於收心斂氣，存神固命，猶不失道家清靜之旨。雖後世託名之作，非五代舊本，則其論調神理氣之方，還丹九轉之術，亦足備一家之說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長生指要篇不分卷 在道藏太玄部婦字帙中

宋林自然撰、自然自號回陽子、三山人、蚤歲嬰疾、筆硯廢墮、因讀清靜經而發深省、於世味澹然、遂辭家學道、遊歷參訪、幾半天下、遇西蜀陸公真人於長汀煙霞道院、授以藥物火候運用抽添之訣、是編前有淳祐庚戌自然自序、知其書蓋成於宋理宗淳祐十年庚戌、其自序謂服膺師訓、于茲有年矣、因見世人旁門曲徑、去道愈遠、不忍盡秘、遂以微言弘道、著為七篇之書、目之曰長生指要、庶幾有心之子、由是悟入焉、其書不分卷、釐為七篇、但標篇目、不立篇名、各篇之下、或系以詩詞、而以金丹合潮候圖、潮候之圖附之篇末、書中各篇所言、皆藥物火候、鼎爐抽添、坎離交媾、嬰兒姹女、道家內修長生之術、大旨主於收心斂氣、存神以固命、其說多本於參同契、附會周易、而參以張紫丹悟真篇及其他丹經、謂人身稟天地陰陽沖和之氣而生、分析之則為精氣神三者、精為天氣、為地神、則精氣之化合稱之為心、心神動搖、則精氣散失而死、反之則壽、人身與天地之元氣相通、故吾人欲求長生、須竊天地之機、以鍊吾身之精氣神、使元氣復返於体內自然、可以長生久視矣、今考其書論火候則以朔望為據、記藥物則以鉛汞為名、大抵皆設喻以明理、反復推闡、言殊近理、蓋道家之正傳也、

太平經聖君秘旨不分卷（在道藏太平部入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按太平經一百七十卷、分為甲乙等十部、每部十七卷、故抱朴子名之曰甲乙經、其時代雖不可考、然冀楷上桓帝書云、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帝、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其說與現存太平經性質正同、又其書推尊圖讖、所言皆合於緯書、其暢譚災異占卜、亦與漢代儒家之說相似、其為漢代古籍、殆無可疑、是編不分卷、僅有六紙、蓋節鈔太平經之文而成、編首有太平復文序一篇、亦不著撰人姓氏、按序中謂南朝喪亂、太平不不復行、暨梁陶先生桓法闓於溪谷間得太平本文、因取歸而疾作、先生曰、太平教未當行、汝強取之、故疾也、令却送本處、未幾疾愈、至陳宣帝時、海隅山漁人得素書有光燭天、宣帝勅道士智響往祝、請因得此文、丹書煥然、周智響善於太平經義、常自講習、時號太平法師、宣帝略知經旨、而不能行、陳氏五祖、宣帝最賢、爰自南朝湮沒、中國復興、法教雖存、罕有行者、綿歷年代、斯文不泯、繕寫寶持、將俟賢哲、其云南朝湮沒、中國復興、法教雖存、罕有行者、綿歷年代、斯文不泯、則其書殆五代閒羽流之所節鈔歟、今考其書之所鈔、皆經中守一之道、大旨以精氣神三者共一位、本天地人之氣、根而生、神者受之於天、精者受之於地、氣者受之於中和、相與共為一、而相助為理、人本生混沌之氣、氣生精、精生神、神生明、本於陰陽之氣、氣轉為精、精轉為神、神轉為明、長生之道、當守氣而合神、使精不去其形、念此三者、合以為一、此所謂守一之法也、後世言存思守一者、皆以是為鼻祖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上靈寶淨明玉真樞真經不分卷（在道藏太平部奉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考經中謂丹陽子學道於扶桑之宮悟真於瓊樓之城受靈隆之正炁飲沆瀣之至精回朽太空接侍玉清登洞神之庭得玉真之經其說荒誕不經未可信據故竊疑其書即出丹陽之手而託言得之洞神之庭以自神其教按丹陽子者馬鈺之道號也鈺初名從義字宜甫一字玄寶自號丹陽子扶風人徙居登州之寧海登金貞元進士而不樂進取大定間過重陽真人王嚞授以道術與妻孫氏同時出家後遊萊陽入遊仙宮羽化元至元六年己巳褒贈丹陽抱一無為真人是編不分卷經文之下附以七言韻語大旨謂道以無心為體以忘言為用柔弱為本清靜為基節飲食絕思慮靜坐以調息安寢以養氣心不馳則性定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命固然後滅情於虛寧神於極則不出戶庭而妙道得矣是以道非不可學也惟不倦思徵而後至仙非不可求也惟不疑定性而後能聖非不可見也惟誠恪淑潔而後接虛空非不可游也惟虛恬端靖而後悟此四者玉真之樞要也得其樞要也則元綱正元綱正則步趨言譚與道一合矣其說大抵近正而文辭淺近平易不多引經典能深得黃老清靜無為之旨蓋後世道經中之不甚荒唐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上靈寶淨明九仙水經不分卷（在道藏太平部華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其書末云：丹陽許子曰：大哉海水之潮，於是取潮應之妙，究心三十年，得水經之道，述水經云耳。是以其書為丹陽許子所作。考丹陽許子者，丹陽許遜也。遜字叔玄，小名映，丹陽句曲人也。世為冑族，冠冕相承，總角好道，潛志幽契，性恬靜，不慕仕進。初鮑靚授以中部之法及三皇內文，一旦辭家，徧遊名山，因改名玄，字遠遊。永和初，立精舍於臨安縣靈山中，辟穀服氣，一氣千餘息，著書十二篇，論神仙之事，後莫知所知，好道之士皆謂之羽化。今考是編文字，殊不類魏晉六朝風格，殆後世道流所依託歟。按後世言淨明之道者，多推尊許氏，是編之所以託之許氏者，亦自神其教之義也。其書不分卷，大旨在以江河之運行喻人身血液之流通，言養生之道，宜以炁運血，周乎四体，合於陰陽之理，適於高下之宜，使血之道路調暢不壅，實於一身，會於五臟，所起所歸，各得其宜，則可以長生久視矣。譬之於水，行乎地中，貫於江河，而歸之於海，調暢則理，窒礙則壅。養生之士，宜因潮應之妙，以究心於至道焉。書中更附以元降圖，以闡明其義。稽其所論，言皆近正，蓋道經中之能言之成理[illegible]

而不流於荒誕者也。

太上靈寶淨明中黃八柱經不分卷在道藏太平部奉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字書目亦罕所著錄、今考其書多本之於黃庭內景經外景經、又詳其文字殊不類唐以前道書風格、殆唐五代間羽流之所作歟、其書不分卷、釐為九章、曰中黃之道章第一、曰黃庭之景章第二、曰虛四谷章第三、曰塞二竅章第四、曰開二洞章第五、曰立八柱章第六、曰正位章第七、曰正性章第八、曰渾含章第九、稽其所論蓋謂人生受正委和以生、含純一之炁、保全真之元、是以中黃之道以道本為本、中言其位、黃言其色、知位不失、識色不滕、非位非色、得其所得、則元氣橫於胸臆、而明其本真、不迷不惑、人生如是則可以守一、守一既修、則八柱以立、蓋身者神之舍也、欲神舍之長存、莫善於立柱、柱者屋室之主也、元炁者礎也、元炁為礎、則八柱斯立、八柱者、虛眼耳口鼻四谷、謂之四明之柱、塞精炁二竅、謂之兩極、開頂及上腭二洞、謂之兩棟、善導之士以元炁為基、立八柱而後居焉、柱立而宅成、基堅而柱穩、以安吾之性、以全吾之道、則中黃八柱之道彰矣、大旨本於黃庭內景外景二經、意在闡明道家性命之理、而以中正渾含為歸、其言大抵近正、文詞亦淺近平易、不多引經典、能自成一家之言、要非粗野羽流之所能作、頗可存之以備一解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淨明忠孝全書六卷 右道藏太平部奉字帙中
舊本題淨明傳教法師黃元吉編集、嗣法弟子徐慧校正。元吉
字希文，豫章豐城人，年十二入玉隆萬壽宮，事清逸堂朱尊師。
朱殁，其師王月航尊師愛而教之。王殁，西山劉玉真復以其學
託之。希文事之如父母。至治三年○以其說游京師，公卿大夫
多問禮之。大定改元，嗣漢三十九代張天師為書請為淨明崇
德弘道法師、教門高士、玉隆萬壽宮焚修提○点留崇真萬壽
宮，未行，期年而羽化。在世五十五年，世稱中黃先生。徐慧一名
異，字子奇，自號丹扃子，至元辛卯八月二十七日生，幼孫天性
穎異，閉戶讀書，危坐竟日，聞中黃先生得都仙淨明之道，遂往
師之，盡得中黃八極之妙，又參藍真人於長春宮，得全真無為
之旨，賜號淨明配道格神昭效法師，士君子常稱奇峯先生，又
稱丹扃道人。惠宗至正十年庚寅五月十五日羽化，住世六十年。
是編前有張珪、趙世延、虞集、滕賓、曾巽申、彭埜諸人序及泰定
四年丁卯徐慧自序。按徐氏自序云：癸亥夏五月，余拜中黃先
生于京師，授淨明忠孝書並玉真語錄，數日復出語錄數段，云
此尚未刊，異時當併刻之。丙寅之秋，余詣玉隆謁仙瑩，會先生
高弟雲隱陳兄出示所藏先生遺墨并所集先生平昔答問諸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善言，已而復於隱真壇得蒼崖熊先生所藏玉真語錄數段，即
向來先生示余者，因錄於別集，并以元所傳靈寶壇記、道說、法
說、忠孝諸書，皆鋟梓而流傳之，總名曰淨明忠孝全書。則其書
蓋元泰定三年丙寅間徐慧就元吉舊本重加編次者。然考其
書卷一載丹扃道人事寔，按丹扃道人卒於惠宗至正十年庚
寅，則丹扃既卒，淨明嗣法弟子當更有增補，今本之成，當已在元
惠宗至正之後矣。又考明宗室朱睦㮮萬卷堂書目道家類著
錄淨明忠孝全書一卷，題云白玉蟾撰，卷數、作者皆異於是編，
殆別為一本歟。是編都凡六卷：第一卷為淨明道師旌陽許真
君傳、淨明經師洪崖先生傳、淨明法師洞真先生傳、淨明監度
師郭先生傳、西山隱士玉真先生傳、中黃先生碑銘、丹扃道人
事寔；卷二為玉真靈寶壇記、淨明大道說、淨明道法說、淨明法
說、玉真立壇疏；卷三為玉真先生語錄內集；卷四為玉真先生
語錄外集；卷五為玉真先生語錄別集；卷六為中黃先生問答。
大旨謂旌陽仙翁淨明之道，必本於忠孝，蓋淨明只是正心誠
意，忠孝只是扶持綱常，學人當務真踐實履工夫，方與四字符
契。凡大忠者一物不欺，大孝者一體皆愛，淨者一物不染，明者
一物不觸，四者悉備，是為道矣。要其指歸，不過以道為本，以儒

為本而主於實踐忠孝積善正行其說大抵近正惟並玉真靈寶諸壇記亦牽連並入未免荒誕不經蓋二氏之書往往假借附會以自尊其教亦不足深詰也

太極左仙公說神符經（在道藏太平部世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按經中謂仙公時居華陽洞天道士鄭隱邁前拜手跪問法要仙公曰善哉吾以衆生福根尚淺无由証知如所問者契吾志願汝審吾言吾示汝法則是經蓋太極左仙公所說按仙公三國時吳人葛玄也鄭隱其弟子鄭思遠也然詳其文字殊不類漢魏人風格殆後世羽流依托之作歟又考宋紹興間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著左仙翁說神符一卷崇文總目著錄太清左仙翁說法符經一卷疑皆此經之異名則其書亦未必非唐五代間之舊籍矣秘書

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別有太極老仙公神符經一卷疑亦左仙公說神符經之誤其書不分卷惟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及崇文總目作一卷本文之下間有注解亦不著註者姓氏大抵亦五代兩宋間道流之所作今考其書蓋假托太極左仙公與道士鄭隱問答之辭謂得金華神符之妙於太極真人徐來勒因復以之詔示鄭隱言公孫帝荊原九鼎大鼎上品之三其一曰金華其二曰丹華其三曰神符大旨主於體真一含元和協陰陽運五德以臣身中百神精氣蓋存形保神調燮安真此四者神符默運之妙也所言藥物鼎器大候之要大抵取譬以明

理較其他丹經之荒誕不經者、固自殊塗也、

太上洞玄靈寶中和經不分卷（在道藏太平部母字號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今考其書、稱奉道教之士為道士、按道士之稱、初僅泛指有道之士、胡三省通鑑注云、道家維宗老子、西漢以前、未嘗以道士自名、至東漢始有張道陵等、是以道士為奉道教者之通稱、蓋至六朝之世、始漸著遍、又考其書所言教戒、多據隋唐以來道書、則是編之成、其時代雖不可確知、然其為唐五代間羽流所作、似無可疑、其書不分卷、以卒和帙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大旨謂道以中和為德、以不和相尅、賢者恐人非法騁行過惡、不能變悔、或相怨望、其過益深、故重相丁寧、轉相勸告、使除往日之惡、修當今之善、然後德行合道、體定神安、蓋修行正身、真炁來附、則邪炁自去、過惡悉除、善福自至、故賢者治身世間、當執守教戒、斷絕愛欲、以中和為德、則善積行著、功德自立、與道合一、身與天通、凡人之過災厄疾病者、皆由奉法不勤、其所施行、以不和相尅、則道不能相救也、是以賢者正心守念、不敢懈惰、體道以中和為宅、運神以虛無為家、稽其所論、蓋以道為本、以儒為末、其道德思想皆由儒教而出、更取佛教思想以融合之、以明示因果報應之理、此道家所謂不及中

德當修下德者也、

一切道德音義妙門由起不分卷（在道藏太平部傳字號中）

唐史崇等奉敕撰、史崇始末未詳、自署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公、太清觀主、是編前有唐玄宗御製序、及史崇進書序、按玄宗御製序云、大道幽深、妙門虛寂、況復記錄漸訛、年齡浸遠、黃庭妙簡、或逢燕㲉之疑、縹府真言、多有魯魚之失、詳其乖舛、深可吁嗟、爰命諸觀大德及兩宮學士、討論義理、尋繹沖微、披珠叢玉篇之眾書、考字林說文之群籍、庶以宣闡青元、發揮碧落、毗助風化、訓導黔黎、史崇進書序、亦謂披鳳笈之仙章、啟龍緘之祕訣、文多隱諱、字殊俗體、欲使普天率土、庶識壹音、故敕臣史崇為大使、臣盧子真為副使、集見在道經、稽其本末、撰其音義、名曰一切道經音義、妙（釋）門由起、六篇都為一百十二卷、知其書為崇等奉玄宗敕所撰、是編不分卷、所錄僅妙門由起六篇、蓋由一切道經音義中析出別行者也、全書釐為六篇、首明道化第一、次明天尊第二、次明法界第三、次明居處第四、次明閑度第五、次明經法第六、今考其書、蓋據漢魏以來、下迄隋唐、歷代道書、分類標目、撮舉事要、稽其本末、詳其義旨、於妙門由起、論之叅詳、能入其閫閾、得其菁華、且裒輯眾解、言皆有據、按唐以前道書、世多散佚、或則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浮偽之説竄揉真文足編成於李唐之世凡所採摭差為近真尤足以資考證是其纂輯之功誠有足多矣

洞玄靈寳玄門大義不分卷（在道藏太平部儀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録今考其書所論道經十二部之説始見於正一經常住鎮經上清倉元上録經等道書按此數經者其時代雖不可確知然唐玄宗時敕修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已徵引之則其為六朝至唐初道家經典似無可疑據此以言足証是編之作其時代當已在李唐之後矣又考宋真宗大中祥符間敕修雲笈七籤其第六卷十二部條下徵引是編以今本校之大抵無殊則其書之為唐五代間舊籍尤可無疑其書不分卷凡為八篇其

目曰正義釋名出体明同異明次第詳釋明教明行又於詳釋一篇別分子目都凡一十有二其書大旨在闡明道經三乘分部之義考其次序辨其異同而於十二部立名之義各為之解按道家相傳以十二部通三乘之妙典實七部之鴻規故正一經云三乘所修各十二部十二部者第一曰本文第二曰神符第三曰玉訣第四曰靈圖第五曰譜錄第六曰戒律第七曰威儀第八曰方法第九曰衆術第十曰記傳第十一曰讃頌第十二曰表奏或以文為名或以詮理為名或以文理相合為名分別部居犁然不紊是編次第詮釋頗於精詳士之研究道藏者

寔可資為鉅助焉。

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六卷（在道藏太平部儀字帙中）

舊本題金明七真撰，不著姓氏，亦不著時代。考宋鄭樵通志藝文畧道家類著錄三洞奉道科戒二卷，註云金明七真撰，樵生當南北宋之間，則金明七真蓋北宋以前道流矣。又考唐玄宗勅修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凡三引是編，以今本校之，其明居處所引一條見今本置觀品，其明閱度所引二條，其一條見於今本法服圖儀品，則其書亦未必非李唐之舊矣。惟今本作六卷，與通志藝文畧著錄作一卷者異。考其書篇首云故指修時要，凡五百十二條，儀範八章，分為三卷，題曰三洞奉教科戒，是通志所謂一卷當為三卷之誤，故竊疑是編蓋殆宋元間羽流據舊本重加編，而易名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者歟。全書釐為十品八儀，首罪緣品，次善緣品，次總例品，次置觀品，次造像品，次寫經品，次度人品，次法具品，次法服品，次居處品，次誦經儀，次講經儀，次法次儀，次法服圖儀，次常朝儀，次中齋儀，次中會儀，次度人儀。今考其書，蓋據歷代道經摭拾奉道諸科條，以為一編，舉凡道士女冠之舉動施為，坐起卧息，衣服飲食，住止居處，一切威儀科戒，以及立觀度人，造像寫經，供養礼拜，燒香明灯，讀誦講說，傳授啟請，齋戒軌儀，行法相事，一切法

則條分縷析莫不備載大抵皆依經錄出非同虛構其於道士女冠法服更繪圖以補文字之所不及用意尤善纂輯之功有足多焉

道門經法相承次序三卷 在道藏太平部諸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按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著錄其書註云唐明皇問天師道教經法教識證果報應等語是以其書為唐明皇與潘尊師問答之語也考其書各則之上多以唐天皇問潘尊師答為起句此雲霽之所據也惟宋紹興間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著其書已不著撰人姓氏則其書殆五代間羽流據唐明皇與潘尊師問答之語編次成書者歟全書都凡三卷惟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作一卷意者今本作三卷者或明季修道藏時之所析耶其書大旨在

闡明道門經法義旨及歷代相承次序假設唐明皇與潘尊師問答之語取魏晉以來下迄隋唐歷代道書標舉事要分別載記舉凡三洞四輔十二部之經三氣四等六度四大五陰之義存三守一之法證果報應之識仙真法號宮館之名三十三天之說以及其他一切道門經法教識萬類洪纖莫不畢載或詮釋其意義或考訂其源委大抵皆先引經以立說敘述精詳言皆有據且凡所徵引皆一一標其出典尤深合著述之法按唐五代間古籍多存是編廣徵博引非惟其敘述經法相承次序有功於斯學即其所甄錄亦多有遺文祕典足資考証纂輯之

功良有以也

道教義樞十卷 在道藏太平部諸字帙中

舊本題青溪道士孟安排集不著時代安排始末亦未詳是編前有安排自序謂其書蓋據玄門大義芟夷繁冗纂輯成編按玄門大義一書其時代雖未可確知然據其所引正一等經考之則其為唐五代間羽流所作似可無疑據此可知安排蓋五代兩宋間黃冠其書都凡十卷釐為三十七義其目曰道德義法身義三寶義位業義三洞義七部義十二部義兩半義道意義十善義因果義五蔭義六情義三業義十惡義三一義二觀義三乘義六通義四達義六度義四等義三界義五道義混元義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教義境智義自然義道性義福田義淨土義三世義五濁義動寂義感應義有無義假寔義今考其書之作蓋以士之好儒術者則但習典墳崇真如者則惟觀釋典至於道經幽秘則罕有研尋既不知其指歸又復昧其篇目捨本從末是非斯起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惟玄門大義盛論斯致差為近真但其文浩博學者罕能精研爰取其書芟夷繁冗而為之釋大抵先列大義原文然後廣引眾經標舉事類詳加詮釋其於二觀三乘六通四等七部等眾經之要旨以及修證位業之階次玄門教理之深淺莫不鈎玄擇要宣通疑滯顯至道之教方標大義之樞要

可謂有功於大義者矣

道典論四卷（在道藏太平部姑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今考其書所引道書如太元真人茅君內傳為唐李遵撰之類多五代以前道家經典又考宋紹興間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已著錄其書則是編之成其時代雖不可確知然其為五代北宋間羽流所作似無可疑其書都凡四卷惟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作二十卷意者或明季修道藏時始合為四卷耶全書釐為五十四篇卷一為太君大神飛天童子大士卷二為道士先生上人至學貧道宗近弟子尸解主者卷三為誹謗毀辱攻擊耽酒放蕩不慈不孝三障三畏三毒四病五欲五濁七傷八難十患五敗田獵漁捕苦酷淫祀謀逆承負卷四為妙瑞災異怪妖夢相真人吉兆凶徵服餌導引胎息雲芽服黃炁服王炁服六戊服三光丹品丹名稽其內容蓋取道門要典鉤玄擇要以事類之勒為一編首釋道門仙真道士之名次釋教理科誡誹謗毀辱不慈不孝三障四病五欲七傷八難等眾經要旨次釋道門修養方術舉凡存思服食內丹外丹之法皆包蘊無餘大抵廣引眾經標舉事類深得道門之典要考其所引五代以上道經自太平經以下多至數十種蒐輯之功有足多者且凡所徵引皆一一標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其出典分列類目亦頗具條理較之其他道書之漫無條理者尤深合著述之法焉

上清道類事相四卷（在道藏太平部佑字帙中）

唐王懸河修懸河自號陸海羽客其書都凡四卷釐為六品卷一為仙觀品卷二為樓閣品仙房品卷三為寶臺品卷四為瓊室品宅宇靈廟品今考其書大旨在紀述道門修真仙觀妙境並及雲宮勝地按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誡營始置觀品云夫三清上境及十洲五嶽諸名山或洞天幷太空中皆有聖人治處或結氣為樓閣堂殿或聚雲成臺榭宮房或處星辰日月之門或居煙雲霞霄之內或自然化出或神力造成或累劫營修或一時建立其或蓬萊方丈圓嶠瀛洲平圃閬風崑崙玄圃或玉樓十二或金闕二千萬號千名不可得數皆天尊太上化跡聖真仙品都治備列諸經布設方所各有軌制凡有六種一者山間二者城郭三者宮掖四者村落五者孤迥六者依人皆須帝營護宰臣修創度道士女冠住持供養是道門治處其數寔繁歷代帝王創修營護尤難每舉是編雜採傳紀摭拾道書分類標舉勒為一書凡道門歷代所創宮觀台榭莫不可考其源委詳其方所以及仙品都治詩詞題詠靡所不載條分縷析徵引宏博不啻道門宮觀史志也按歷代帝王崇道輒置觀以度道流則是編之作不惟可以考宮觀之沿革且可以見道教之

盛衰治道教史者、寔可資為參証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上清太玄鑑誡論不分卷在道藏太平部伯字帙中

舊本題姑射山神居洞太玄子撰、不著名氏、亦不著時代、按太玄子侯善淵道號也、著有上清太玄集十卷、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一卷、已著錄、考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前有平水老人毛麾序、麾生當南北宋之間、自謂與善淵同時、則善淵亦宋時人矣、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今考其書文体頗類語錄、更於其中雜以五言頌詞、其說淺近平易、大旨在闡明道家真空妙理、以及修真鑑誡、謂大道寂寂無形、寥寥無象、元和混太始之先、玄微稟天地之外、自然虛無圓明清淨、故道眾欲要修真成其正覺、須從真履實踐做起、務宜除情去慾、損念忘機、冰清玉潔、一志無疑、專心內覓、無勞外求、然後諸念不生、萬緣不染、方可與道合一、然天網恢恢、疎而不失、稍稍積累、罪業便難修行、因復說諸鑑誡、凡求真有殺師害父之心、背道有淫親污戚之意、或毀謗先賢、或污穢經典、或鬬鬨合古、或謟詐機巧、似這般沒前程行當、都難了道、一切道眾當自努力、至誠謹慎、積功累行、然後一心內覓、鍊神合道、斯可以盡其功焉、要其指歸、蓋始於積功累行、而終於清靜無為、守靜默而寡嗜慾、其說大抵近正、能不失黃老養生之本旨、寔是一家

之學也

無上秘要一百卷 在道藏太平部叔猶子比兒孔六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按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神仙類著錄其書注云右題曰元始天尊說其云題曰者蓋存疑之辭也羽流著書多托之元始天尊無上道君以自神其教不足辨也公武生當南北宋之間則其書之成當在北宋之前大抵唐五代間道流依托之作也其書都凡一百卷其卷一至卷二卷十至卷十四卷三十六卷五十八至卷六十四卷六十七至卷七十三卷七十五卷七十七卷七十九至卷八十二卷八十五至卷八十六卷八十九至九十等三十二卷原闕計其存者不過六十八卷而已考郡齋讀書志神仙類著錄無上秘要九十五卷云藝文志止七十二卷不知何時析出二十三通也是南宋初公武已概未見其全其書之散佚也久矣今本僅存六十有八卷則元明間復散失其若干卷也今據其所存各卷考之凡釐為一百三十有七品大抵摭拾衆經撮其精要分類標目以成是編首論日月星辰之名次論三界靈山洞天福地真靈治所次論人神帝王修真養生衆聖本之迹次論道家冠服儀駕仙都宮室之科次論經教宗旨傳授淵源投簡誦經之儀次論道家齋戒服食鍊氣內丹外丹方藥之術分類纏載條理秩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然大都摘錄原文不加論斷雖間亦有所刪削然類例既明指歸略備三洞四輔之要亦略具於是矣

雲山集八集 在道藏太平部兄字帙中

舊本題知常真人姬志真撰不著時代是編前有長安裴憲及東明王鶚序按王鶚序云余與知常有平昔之好嘗為作易解後序考鶚字百一金正大初進士第一元世祖至元初首授翰林學士承旨制詔典章皆所裁定則志真亦金正大元至元間黄冠矣又據裴王兩序知志真世本澤郡名族自號知常子幼讀書習儒業業成涉大變因歸玄教盡棄世緣遭時多乖乃退而作獨善之計修身養性藉著述以鳴道妙所著有易解南華解義沖虛斷章及斯集行於世按裴憲序云庚戌夏五月友人忽出知常先生文集一編將以板行垂世知其書蓋作於宋理宗淳祐十年庚戌之前全書彙為八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十卷疑十當為八字之誤集中彙集所作詩賦歌論碑記雜文勒為一編卷一為性賦心賦各一篇七言古調長篇十二首五言古調長篇十四首七言律詩三十三首卷二為七言律詩一百零八首卷三為五言律詩三十六首長短句十九首七言絶句八十三首卷四為六十八首六言絶句二十五首五言絶句二十三首七真圖像跋一篇卷五為詞七十三闋卷六為詞九十闋卷七為碑文八篇卷八為碑文四篇開州神清觀記

一篇今考其書所載詩賦碑記或感物而造端或因人以示意或以闡玄教之微旨或以紀仙真之行跡大率以演暢真風蠲滌塵累為主意文詞亦娓娓可觀蓋志真由儒入道而遊於周易老莊之學宜其較他道家之書詞旨為典雅也

仙樂集五卷在道藏太平部弟字帙中

金劉處玄撰處玄字通妙自號長生子金熙宗皇統七年丁卯七月十二日生於東萊之武官莊自幼而孤事母以孝聞世宗大定九年己丑往謁重陽真人以師事之盡得其學二十九年己酉嗣長真主教承安二年丁巳冬召赴闕勅寓天長觀問以玄旨所對皆合上意臣庶見者無不敬焉明年三月得旨還山泰和三年癸亥二月六日羽化春秋五十有六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長生輔化明德真人所著有長生真人至真語錄已著錄是編都凡五卷蓋集其所著詩詞歌頌而成也卷一為天道福罪論一篇白蓮花詞二十九首狗台安遠泊衆親靈虛觀助緣酬贈以詩一首疊韻詩一首藏頭拆字詩四十一首卷二為五言絕句頌一百六十一首三字歌十二勸十勸各一篇卷三為四言頌六十三篇四言絕句十四首卷四為詞六十六闋卷五為五言絕句頌一百八十九篇總計全集凡詩詞歌頌五百五十九篇或体物以言志或敘事以明理深得代言之体蓋處玄為重陽七弟子之一而有得於道家內修之說者今觀是集於性命幽微真空妙理言之明白曉暢切中樞要大旨主於沖虛渾化與造化為一又其說或參以佛經之說與其所註

陰符經互相發明合而觀之則於劉氏一家之學可以得其彷

佛云

漸悟集二卷(在道藏太平部弟字帙中)

宋馬鈺撰馬鈺初名從義字宜甫一字玄寶自號丹陽子世稱丹陽眞祖籍扶風五代兵亂遷於寧海幼業儒登金貞元進士而不樂進取大定間遇重陽眞人王嘉授以道術與妻孫不二同時出家後遊萊陽入遊仙觀羽化生於金太宗天會元年癸卯五月二十日卒於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癸卯十二月二十二日住世六十有一年其書都凡上下二卷上卷為詞一百七十八闋下卷為詞一百七十四闋總計全集所錄凡詞三百五十有二闋今考集中所錄各詞或述懷遣興或酬唱贈答或体

物以言志或敘事以明理或因諸方遊歷登臨景物題跋讚詠警誡勸示大抵皆託詞警世清吟喻意懷弘道之微機示化人之雅範要其指歸不過在於主中心信正情性去奢泰守柔弱悟性命以歸心證一眞而合道其說皆本之於重陽按道教自宋南渡之後分為南北二宗重陽眞人者蓋北宗之宗主也重陽授七弟子丹陽其一也丹陽嘗為其師築菴於寧海題曰全眞四方道流多往歸之號曰全眞道士是編於全眞教義詮釋甚詳且集中多師友贈答之作非惟足以見丹陽交遊之盛即全眞道士行跡之大略亦畧可考見治道教史者是可資為鉅助

焉。

葆光集三卷（在道藏太平部同字帙中）

元尹志平撰。志平自號清和子，世稱清和真人，祖籍滄洲，為簪纓世族，廿歲出家，師事長春真人丘處機，盡得其學。處機卒後，志平奉璽書襲長道教。武宗時加賜金印。是編前有己亥重九日門弟子煙霞退人序，知其書蓋成於元成宗大德三年己亥之前，而沁州長官杜德康始為之刊行者。其書都為三卷。上卷凡七言絶句二百零八首，五言全章十七首，五言長篇五百五言絶句二十二首，古調詩三首，語錄一篇，直言一篇，七言絶句三首。卷中凡詞七十三闋。卷下凡詞九十六闋。總計全集所錄詩詞雜文凡四百二十九篇。今考其書蓋以軒名而立號。葆者蔽也，謂蔽藏靈識，不令外馳，雖應萬變，不失虛寂之体。光者照也，謂照破昏闇，坦然前進，不致陷墜，徑入希夷之域，此其名篇之義也。集中所錄，大抵皆其承教以來十有三年間居長春宮葆光軒中所作詩詞雜文，或求索唱和，警誡勸示，或述懷遣興，体物言志，或因諸方遊歷，經臨景物，託之吟詠，大旨皆正情性，明得失，主忠信，戒權謀，止强梁，守柔弱，實慈儉，去奢泰，崇高節，美教化，要其指歸，不過在於闡明全真教之宗風而已。按自重陽王真人始創全真教，長春丘真更發揮而光大之，志平承其

學宜平其書之深得全教之旨要也

重陽全真集十卷（在道藏太平部枝字帙中）

金王嚞撰嚞初名中孚字允卿入道之後始改名嚞一作壽字知名自號重陽子京兆咸陽人遷終南之劉蔣村母感異夢而妊二十有四月始生時宋政和二年壬辰十二月十二日也自幼不群性倜儻尚義不拘小節弱冠業進士係學籍好屬文才思敏捷金正隆四年己卯醉於甘河鎮會二人被髮披氈年貌同一嚞訝之從而請業盡得修真口訣大定初捐棄妻拏行丐於鄠社終南間舉止若狂人莫測之也大定七年至寧海弟子丹陽真人馬鈺為之立庵以居之號曰全真全真之名蓋始於此有弟子七人皆知名於世大定十年正月四日羽化享年五十有八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贈重陽全真開化真君是編前有大定戊申寧海州學正范懌序謂真人羽化之後門人裒集遺文約千餘篇知其書蓋嚞門弟子之所編次也全書都為十卷卷一凡七言律詩七十一首一字至七字詩五首七言長篇八首五言律詩十一首五言長篇三首藏頭七言長篇一首卷二凡七言藏詩頭二十八首七言絕詩一百一十三首藏頭七言絕句詩三十首五言絕句五首五言律詩二首卷三凡詞五十三闋卷四凡詞五十七闋闋卷五凡詞五十七闋卷六

凡詞四十一闋卷七凡詞六十七闋卷八凡詞五十八闋卷九凡歌十五篇詞十闋歌一篇頌十一篇疏一篇詩三首頌一篇卷十凡詩一百零二首疏二篇總計全集所錄凡詩詞雜文七五十有六篇今考其書所錄詩歌詞曲疏頌雜文或酬應贈答或述物遣遺興大率誘人還醇返朴靜息虛凝養亘初之靈物見真如之妙性識本来之面目復真常之妙道使真一之性湛然圓明變化感通无所不適蓋嚞戒行清靜為全真一派之宗師故其詩文多語涉要道胸懷灑脫韻度自高隨意所如天然拔俗固非虛飾詞藻者所能亦非高談性命者所及也又集中多叙事贈答之作亦頗可與史傳參証足見以全真一派修真体道跡治道教史者定可資為鉅助焉

重陽分梨十化集二卷 在道藏太平部交字帙中

金王嚞撰王嚞初名中孚字允卿入道之後始改名嚞一作喆字知名自號重陽子京兆咸陽人遷於終南之劉蔣村母感異夢而妊二十有四月而始生時宋政和二年壬辰十二月二十二日也自幼不群性倜儻尚義不拘小節弱冠業進士係學籍好屬文才思敏捷金正隆四年己卯醉於甘河鎮會二人披氈披氈年貌同一嚞訝之從而請業盡得修真口訣大定初捐妻妻拏孑行[illegible]於鄠社終南間舉止若狂人莫之測也大定七年至寧海弟子丹陽真人馬鈺為之築庵以居之號曰全真全真之名蓋始於此有弟子七人大定十年正月四月日羽化享年五十有八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重陽全真開化真君是編前有大定癸卯寧海州東牟鄉貢進士馬大辨序謂斯集蓋重陽真人居丹陽馬真人家丹陽為之築庵命其名曰全真以師事之日夕講道於其中重陽欲丹陽夫婦速修持棄家緣離鄉井而為雲水遊於是鎖庵百日自孟冬初吉賜湩梨令丹陽食之每十日索一梨分送於丹陽夫婦每分送則作詩詞或歌頌隱其微旨丹陽悉皆酬和由是屏俗累改衣冠焚誓狀夫婦皆信嚮從之而盡傳其道及真人蟬蛻仙去丹陽因哀集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時所作詩詞勒為一編名之曰重陽分梨十化集則其書蓋為丹陽之所編次也都凡上下二卷計重陽原作及丹陽夫婦繼韻得詩詞八十六篇今考集中凡重陽真人詩詞皆託辭警戒以天堂地獄十犯大戒起迪迷悟發其正覺大旨在於恢宏正教以冷淡生活闡揚全真宗風丹陽夫婦繼韻亦深達天地陰陽奇偶之數明性命禍福生死之機蓋非空言酬荅者比也

磻溪集六卷 在道藏太平部友字帙中

元邱處機撰處機字通密自號長春子登州棲霞人世為顯姓金熙宗大定六年丙戌年甫十九遁居崐崳山七年丁亥聞重陽祖師王嚞居寧海之全真菴即往師焉九年己丑從祖師遊梁祖師日夕訓誘比之餘人尤加切至未幾祖師羽化師居磻溪者六年居龍門者七年養真所受於師者或時作歌詩以形容之由是聲名籍甚二十八年戊申世宗召入見問以至道宣宗興定四年庚辰應元太祖召行萬有餘里涉沙漠越崐崙見太祖於雪山問以長生久視之道尋遣使送還燕居長春宮太祖二十二年丁亥羽化住世八十年世祖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事蹟具詳元史釋老傳是編前有大定丙午胡光謙大定丁未毛麾泰和丙寅移剌霖泰和戊辰陳大任諸序按陳大任序云公樂泰隴之風居磻溪廟六年龍門山七年匃食餘以度朝夕聲名籍甚大定戊申世宗皇帝召至京師前後凡四進長短句以述修真之意及還山之後接物應俗隨宜荅問有詩頌歌詞無慮若千首其徒裒為巨帙則其書所錄詩文大抵作於大定泰和間而其門人為之編次成集者也全書都為六卷卷一凡七言律詩六十六首卷二凡七言絕

句一百一十五首卷三凡歌八首吟十一首頌三首步虛詞二
首揷詞一首古調十五首五言短句三首五言長篇五首卷四
凡五言律詩二十七首五言絕句八十一首卷五凡詞四十九
卷六凡詞八十二闋總計全集所錄詩詞都凡四百八十有六
篇大抵意在闡揚全真玄諦開誘迷惑上以明造化彰無形之
形下以脫死生証性命之要其文直而理到言淺而意深信乎
無欲以觀其妙深造而自得者也其詩如有無皆自定貪愛便
河為其詞如般般放下頭頭是選甚花街并柳市虛空体本来
一物無凝滯又云天下周游身不動人間照了心無用要其指

歸皆主於屏去妄幻而獨全其真大旨不離於清心寡欲蓋全
真教之盛大斯集與有力焉

太古集四卷在道藏太平部友字帙中
金郝大通撰大通字太古自號廣寧子寧海人金熙宗天眷三
年庚申正月初三日生世為宦族少孤事母甚孝嘗夢神人示
以周易秘義由是洞曉陰陽律曆卜筮之術厭紛華而樂淡薄
隱於卜筮中世宗大定七年丁亥全真祖師王嚞至寧海見其
資稟高古遂以二詞感發之言下領悟相與固結八年戊子從
祖師至崑崙請列門弟子中而求法焉祖師乃名之曰璘道號
恬然子未幾祖師羽化遂行至岐山遇神人復授以易之大義
常坐於沃州橋下默而不語河水泛溢亦不稍動如是者六年

其所守蓋如此二十二年壬寅居真定每陞堂講道遠近來聽
者常數百人凡有占筮無不應者崇慶元年壬申十二月三十
日羽化住世七十三年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廣寧通玄
太古真人是編前有馮璧劉祁范圓曦諸序及大定十八年戊
戌自序按范圓曦序云先師廣寧全真太古真人平居製作若
三教入易論一卷示教直言一卷解心經救苦經各一卷太古
集一十五卷內周易參同契簡要解義一卷師西来日真定諸
人已攻木行於代歸老之後又多所撰述至於舊集所傳時有
改定世俗抄錄魯魚莫辨真偽交雜疑惑後學圓曦不敏蒙賴

道陰今得灑掃東原之正一居謹以師後來所正及世所未見者點校精審按為定本刻而傳之則是編蓋大通弟子范圓曦之所編次也又考大通自序云述懷應問詩詞歌賦共一十五卷分併三帙以慕太古之風目之曰太古集是其書原作十五卷今本則釐為四卷意者或圓曦重訂時之所併歟今考其書卷一為周易參同契簡要釋義卷二為乾象圖坤象圖日象圖月象圖天地交泰圖日月會合圖天數奇象圖地數偶象圖二十八宿加臨四象圖二十四氣加臨七十二候圖河圖變化圖五行圖天元十干圖三才入爐造化圖八卦妝鼎煉丹圖十二

律呂之圖卷三為乾坤生六子圖八卦數爻成歲圖二十四氣加臨乾坤二象陰陽損益圖六子加臨二十四氣損益圖八卦反覆圖六十甲子加臨卦象圖二十四氣加臨卦象圖五行悉備圖天地生數圖天地成數圖五運圖六氣圖四象圖北斗加臨月將圖二十四氣日行躔度加臨九道圖三才象三壇之圖卷四為金丹詩三十首稽其內容大抵假借周易爻象論道家作丹之意據納甲之法以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要以陰陽五行昏旦時刻為進退持行之候或由兩儀四象三才八卦六律九宮星辰張布日月度躔推為圖象以闡明其意按自陳摶推闡易理衍為圖象後世道流乃附會其說以為修煉之數陰陽奇偶爻衍支離不足辨也然要其指歸不過在於去妄任真超凡入聖抱一而不離周行而不怠則仍不失全真教本旨而能自成一家之言是亦未可盡廢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法海遺珠四十六卷（在道藏太平部次弗離節四字帙中）

不著纂輯者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晁陳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考其書卷三太乙火府秘法師派下云祖師玉清玄相希夷陳真人按元趙道一歷世真仙体道通鑑劉玄英傳謂玄英結張無夢陳希夷為方外友玄英宋仁宗天聖間人則是編之成當遠在宋天聖之後又考其書卷四十五紫宸玄書前有至正甲申章舜烈序是其書之成當猶在元惠宗至正四年甲申之後矣大抵蓋元明間羽流之所纂輯也其書都凡四十有六卷釐為五十一篇其目曰神霄十字天經洞玄秘旨太乙火府秘法太乙火府秘法三宮內旨九天雷晶使者梵炁隱書機法太極雷隱秘法神霄上道雷機玄秘璇璣建壇祈告次序玄靈默告秘文告斗求長生法奏傳混鍊法式南院火獄大法九天魁罡雲路追捉三陣大法九天魁罡黃龍奪命秘法五雷總攝鄧師大神九變歘火符法大洞飛捷五雷大法五雷捷運妙法策役社命玄秘金關先生家書秘文總召萬靈符秘上元重明九斗陽芒火鈴符法太歲秘法九陽上將劉天君秘法北帝四聖伏魔秘法北帝御前小四聖秘法紫微玉音召雷大法雷門左右伐魔使苟二元帥法太岁武春雷法斗口魁神靈官秘法十七字靈官秘法神霄都督金輪執法趙元帥符法三天風火獨雷大法雷霆地祇秘法紫霄護法五雷黑虎劉大神法青玄地雷主令溫元帥變用秘法斬勘飛捷火雷使者大法雷霆辛都督秘法酆都西臺朗靈馘魔關元帥秘法六一飛捷秘法先天一炁火雷使者秘法無上混沌一炁天書太上禳告心奏秘文太玄煞鬼關帥大法地祇溫帥大法糾察地司殷帥大法雷前大法五雷秘旨紫宸玄書其第二十卷第一頁至第四頁原闕其篇目亦不可考稽其內容蓋摭拾道家一切雲篆天書禁咒符錄奏告章式天罡告斗以及存神鍊炁坐功內修等諸種方術標舉事類勒為一編或以召神役將或以斷瘟消疫或以保胎治產或以求雨祈晴凡歷代道經所載一切方術萬類洪纖莫不備載按五代兩宋以來道書如清微元降大法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等皆掇拾道家方術彙集成書而互有詳畧比較研究則於道家方術演進之迹畧可槪見矣

太上感應篇三十卷 在道藏太清部義無退三字帙中

宋李昌齡傳鄭清之贊昌齡字天錫宋州楚邱人太平興國三年戊寅舉進士通判銀州京城開金明池昌齡獻詩百韻太宗嘉之擢右拾遺直史館尋知廣州不能以廉自守累官參知政事居位頗選愞無所建明大中祥符元年戊申卒年七十有二事蹟詳宋史本傳清之字德源初名燮字文叔別號安晚明州人少從樓昉學能文登嘉泰進士官國子學錄同史彌遠定策立理宗累官右丞相卒謚忠定是編前有紹定六年胡瑩微進書表及至正間馮夢周溫懷仁紹定癸巳陳奐龔幼采嘉熙戊戌鄭大惠葉應甫真德秀陳天昌應辰諸序其書都凡三十卷而以紀述靈驗若干則列之編首不入卷次按太上感應篇一書總一千二百七十有四字始之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終之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道家相傳以為太上老君之天啟然其書宋以前不見著錄宋紹興間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仙家類始著錄太上感應篇一卷而不著撰人姓氏至宋史藝文志乃著錄李昌齡傳感應篇一卷且詳其旨意皆本之釋儒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太抵後人聚歛以成其書疑即昌齡之所為而託之太上老君以自神其教也考昌齡別有

樂善錄二卷揣其內容亦復相類尤足證其書之出於昌齡其說皆融合儒佛明示因果報應之理究詰善惡禍福之端嚴於訓戒以警悟人心開卷即謂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此語蓋竊取左氏襄公二十一年傳之說而全書旨歸已略見於此八字矣此外則襲取抱朴子對俗微旨兩篇之言論諸種道德禁戒以為為善得福為惡蒙禍報應不爽其文淺近易曉於道家依級道德思想推闡發無遺至於傳贊皆推本其意以為之解或雜衆妙以鈎其玄或揭諸徵以昭其信搜異抉怪旁引曲喻雖不免語涉怪異然神道設教亦未常不可以資社會之風教清代博學如惠棟俞樾皆為之作註非偶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黃石公素書不分卷在道藏太清部藹字帙中
舊本題魏曾註不著時代按曾自署攝褒信縣令將仕郎太常
寺協律郎其始末未詳考褒信後漢侯國南朝宋改苞信縣隋
復曰褒信唐改曰苞孚宋復曰褒信元癈曾自署攝褒信縣
令則其為宋時人似無容疑又考明都穆聽雨紀談謂黃石公
素書自晉迄宋學者未嘗一言及之不應獨出於張商英因斷
其有三偽而為商英所偽撰是尤足証魏曾之為宋人且其時
代當更在商英之後是編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
作一卷全書釐為六篇篇數與張商英註本同惟其篇目一曰
五者一体章二曰正道如生章三曰求人之志章四曰德宗章
五曰尊義章六曰安禮章畧異於商英注本書中文字亦互有
異同如安禮章末數句商英注本作務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
者有近憂同志相得同仁相憂同惡相黨同愛相求同美相妬
同智相謀同貴相害同利相忌同声相應同氣相感同類相依
同義相親同難相濟同道相成同藝相規同巧相勝此乃數之
所得不可與理違釋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順逆者難
從順者易行難從則乱易行則理如此理身理家理國可也此
本則作務善策者無惡事能遠慮者無近憂夫勇者可令進鬭
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
令分財廉者可令主守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
变五者各令隨其才而消息之即無不亨也兩本互校各有得
失大抵商英注本言多涉於虛無魏曾注本語或近於兵家而
其歸本於黃老則同也按黃石公素書張商英後序以為圯上
老人授之張子房然宋晁公武已謂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
胡應麟筆叢亦謂其書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皆仙經
佛典之絕淺近者蓋商英嘗學浮屠法於從悅喜講禪理此數
語皆近其所為前後注本與本文亦多如出一手以是核之其
即商英所偽撰明矣是編蓋據商英注本畧加更訂而為之解
大率循文訓釋不似商英剽竊老氏之說以言之雖於指要無
取然於書中道德仁義之行全身保命之術治國强兵之理詮
釋頗詳言皆切理且又為宋以來相傳舊本誠足以與商英注
本並存而備學者之參考焉

太上正一咒鬼經不分卷 在道藏正乙部滿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經中多以天師曰或正一真人告諸祭酒弟子為起句是以道家相傳以其書為正一真人漢天師張道陵所傳然詳其文体殊不類隋唐以前人風格又考經中祭酒弟子之名其見於道經者蓋始於三洞奉道科戒等諸書是道家祭酒弟子之名當始於隋唐間且經中所載魑魅魍魎山精水怪之名無慮數十百種亦不見於隋唐以前仙經佛典故竊疑其書蓋五代兩宋間正一派羽流之所作也其書不分卷經中所錄皆道家滅魔驅鬼一切禁咒按道教之興始則以神仙方技之術附會黃老以服食煉養為長生不老之術繼則以符籙科儀為修真体道之方正一教者蓋創自張道陵世代相傳 為天師專持符籙祈雨驅鬼深得一般人之信仰是編即據正一教相傳咒鬼之說彙為一書凡欲行道法欲治身修行欲救療病苦欲求年命延長欲求過度災厄欲求宅舍安穩欲求田桑如意欲求保宜子孫須先求滅魔驅鬼其法或佩帶印章或足躡魁罡召請十部都曹正一中郎刺史從事一切諸神將吏以誅伐一切魑魅魍魎山精 怪凡誦此經者亦可以使一切諸鬼驅降制伏蓋道家禁咒之方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上清太霄隱書元真洞飛二景經不分卷（在道藏太清部滿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經中謂夫攝生之士，而不知天有開闢，地有酆都，開闢統神，酆都主鬼考。酆都為後漢平都縣地，三國蜀省，隋置豐都縣，明初始改豐為酆，則其書之為明初羽流所作，殆無容疑。其書不分卷，大旨謂太陰太陽二景，各有天帝主之，司一切生死善惡。攝生之士，當於五離之日，首罪於太陰，修生於太陽，藉以落死籍於北帝，求仙於五星。每至壬申、丙申、戊申、甲申、庚申五離之日，齋戒盛衣服，燒香入室，悔過念善，存神內思，一心注玄，無雜他念，則可以長生久視矣。要其指歸，不過道家存思之術而已。其法於五離之日平旦、日中、夜半三時，入室燒香，分向五方再拜，咽氣叩齒三通，誦此經畢，首則存思北方長星真皇道君精原，次則存思東方歲星中真皇君青牙，次則存思南方熒惑星真皇君維淳，次則存思西方太白星真皇君白星，次則存思中央鎮星真皇君耽延，使五方真皇下降，來合我身，光色翁藹，煥赫精芒。如此悔過行持，便得與道合其真矣。按存思之術，學道者皆以為首要。抱朴子地真篇云：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是存一之道，其來久矣。是編所論，大抵皆道家言之絕淺近者，然存思結想，端一不離，亦能自成其一家之言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上三天内解經二卷（在道藏太清部滿字帙中）

舊本題三天弟子徐氏撰，不著名氏，亦不著時代。今考其書所謂今撰集三天要解，以示未悟，可謹而秘之，勿妄輕傳，傳非其人，殃流子孫。及其論三天正法傳授淵源，雖不免為道家鄙誕之說，然唐玄宗時勅修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已徵引之，則亦未必非唐以來相傳舊典。又考其書上卷言老子歷代現於世，又嘗生於天竺為釋迦佛，其說多剽竊化胡、西昇諸經，則其書殆隋唐間羽流之所作歟。全書都凡二卷，上卷紀老子歷代現世之蹟。按老子自史記列傳作惝恍之辭，其後列仙傳之流復加藻飾，於是太平道、天師道諸道流皆奉之為師，而老子遂為至尊無上、神變無方之神人矣。至於六朝，附會益多，西昇經、化胡經之類更謂釋迦為老子之化身。是編據六朝以來仙傳道經以紀老子歷代現世之蹟，大抵皆道家言之絕荒誕者，蓋道家傳紀多附会神話以自神其教，不足辨也。下卷則本之黄老清靜無為之旨，謂老子教化唯在守其根，固其本，人能思真念道，堅固根本，不失其源，則可以長生矣。是以三天内解之道，當怡心恬寂，思真注玄，外若空虛，内若金城，能恒作是觀，方造真諦，此老子守一之源也。其文雖不免鄙誕，然其理尚稱近正，猶不失一家之學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上三五正一盟威籙六卷（在道藏太清部逐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今考其書所載郡縣名稱、如太上正一童子十將軍籙品第二云鎮鹿堂治右平炁祭酒屬水、在漢州綿竹縣、按清一統志云隋改雒縣為綿竹、後又改晉熙為綿竹。太上正一上仙百五十將軍籙品第三云鎮鶴鳴治左長炁祭酒屬金、在邛州大邑縣、按大邑漢江原縣地、晉以後為晉原縣、唐析置大邑縣。太上正一九州社令籙品第八云鎮真多治右領神炁祭酒屬水、在漢州金堂縣、按金堂漢新都牛鞞二縣地、唐分置金堂縣。太上正一都章畢印籙品第十三云鎮北平治左監察炁祭酒屬金、在眉州彭山縣、按彭山漢武陽縣地、南朝梁改曰犍為、西魏改為隆山、唐改曰彭山。太上正一斬河邪籙品第二十二云鎮主簿治右貢炁祭酒屬金、在邛州蒲江縣、按蒲江西魏廣定縣地、隋改為蒲溪、唐改曰蒲江。若此之類、凡其所載郡縣名稱、大抵皆隋唐所置、則其書為隋唐五代間羽流所作、似無容疑。又考其所載郡縣、除洛京洛陽縣之外、如九隴、綿竹、大邑、德陽、金堂、新津、彭山、臺登、蒼溪、什方、蒲江等縣、皆屬西川治、意者其書殆西川正一教黃冠之所作歟。全書都凡六卷、彙為二十有四品、

曰太上正一童子一將軍籙品第一、太上正一童子十將軍籙品第二、太上正一百五十將軍籙品第三、太上正一三將軍籙品第四、太上正一上靈百鬼召籙品第五、太上正一元命混沌赤籙品第六、太上正一上仙百鬼召籙品第七、太上正一九州社令籙第八、太上正一星綱五斗籙品第九、太上正一河圖保命籙品第十、太上正一解六害神虎籙品第十一、太上正一九鳳破穢籙品第十二、太上正一都章畢印籙品第十三、太上正一斬邪華蓋籙品第十四、太上正一九天兵符籙品第十五、太上正一九宮捍厄籙品第十六、八卦護身籙品第十七、考召籙品第十八、斬邪赤籙品第十九、辟邪神籙品第二十、四部禁炁籙品第二十一、斬河邪籙品第二十二、功曹籙品第二十三、保命長生籙品第二十四。按隋書經籍志云、天尊之開劫也、乃命天真皇人改囀天音而辯析之、自天真以下至於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以天尊經歷年載、始一開劫、受法之人得而寶祕、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品則年近、故今授道者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其授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授洞玄籙、次授上清籙。弟子得籙、緘而佩之、是編所載諸階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

並有諸符籙在其間蓋正一教相傳天師開教度人之信錄也

道法會元二百六十八卷（在道藏正一部移聖持雅操好爵自縻都邑華夏東西二京背邙面洛浮渭據涇宮殿盤二十八字帙中）

不著纂輯者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今考其書所載仙真事蹟及諸羽流名氏其有時代可考者如第五卷第七卷卷末有原陽子趙宜真跋又第九卷卷末有咸淳四年黃舜申跋按元趙道一歷世真仙体道通鑑黃雷淵傳云真人姓黃名舜申道闡四方則尤多行乎南土傳之安城彭汝勵汝勵傳之安福曾塵外塵外傳之浚儀趙原陽則宜真蓋舜申三傳弟子其時代最早當在至元大德間矣又第七

十七卷載莫月鼎書符口訣按月鼎初名起炎歸安人入青城山為道士元世祖遣御史中丞崔彧求異人於江南得之賞賚優厚又第二百一十卷載青城王玄真丹陽祭鍊內旨序及至正丙申句曲外史張雨後序按張氏後序云王玄真字無偽号体玄蘇人也余數訪之以詩辭酒狂不及矣則玄真亦元至正間人矣又第二百四十四卷載水南林先生事寔云先生姓林名偉夫字君昭諱靈真世為溫之平陽林坳人端然羽化寔大德壬寅六月之二十一日也又第二百四十六卷有延祐丙辰龍沙後學陳一中後序凡其所載多元大德至正間仙真事蹟

及羽流著述、則是編之作其時代雖不可確知、然其為元明間羽流之所纂輯似可無疑、且其書之成最早亦當作元惠宗至正之後矣、全書都凡二百六十有八卷、大旨在闡明道教一切方術、蓋取歷代道經之涉及一切方術者、標舉事類、撮其精要以成一編、故以道法會元名其書、所載皆道家一切符籙祈禳禁劾之術、齋戒祭醮之儀、表狀文牒之式、雲篆天書之文、又往往而兼及於神仙統治之所、諸師派別之分、天曹官屬之名、真仙修道之蹟、分類縷載、言皆有據、凡所徵引、皆一一標其出處、大都摘錄原文、不加論說、惟間採前人註釋以為之解、又其於前人文字、如詩歌序跋傳記之屬、凡有涉於道家方術者、悉編入焉、條分縷析、類例顯明、綱條科格、莫不兼備、可謂集道法之大成矣、

上清靈寶大法六十六卷（在道藏正乙部鬱樓觀飛驚圖寫禽八字帙中）

舊本題宋甯全真授、王契真纂、考道法會元卷二百四十四贊化先生甯真人事實云、先生姓甯名本立、字道立、諱全真、開封人也、幼養於裴氏家、長猶從裴、然天性純孝、資稟絕異、敏於記憶、諸子百家、醫藥卜筮之書、無不賅貫融會、善察天文躔度、尤工於風角鳥占卜術、家貧無以自給、為六部書令、會尚書王古入朝、雅知先生有道、檄充吏掾、尚書聞田靈虛遇陸簡寂於廬山、授三洞經教、延致靈虛於家、俾先生典視抄錄、先生既心與道契、一見輒解悟、凡宗旨祕文、必私錄副本、靈虛知先生宿有仙分、心竊許之、遂授焉、自是修持不怠、能通真達靈、名振京師、遭靖康國難、遂飄泊來南、所至人翕歸慕、生於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七月十八日、羽化於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七月十五日、得年八十有一、證位開光救苦真人、契真始末未詳、自署上清三洞弟子靈寶領教嗣師、殆宋末羽流之士歟、其書都凡六十六卷、釐為三十門、其目曰、開宗明義門、經緯修用門、十玄修用門、修鍊吐納門、修味佩服門、齋戒禁忌門、朝修懺謝門、三界所治門、降真召靈門、濟世立功門、治魔伏神門、鎮禳攝制門、經句符書門、經句分類門、經旨訓解門、洞玄仙格門、傳度儀

範門、傳度科格門、齋法壇圖門、神虎玄範門、齋法符篆門、大煉符篆門、齋法宗旨門、齋法章奏門、醮奏門、正奏門、正中門、齋法章奏門、雜用牒帖門、文移雜用門、又於各門之下別分子目、而其中齋法章奏門、凡兩見、中接醮奏、正奏、正中三門、意者此三門或當為齋法章奏門中之子目、輾轉傳鈔、誤為大綱、故有兩齋法章奏門歟、按道家相傳謂靈寶大法者、无上大羅天元始天尊所說、玉晨道君五老上帝高真上聖妙行真人十方神王至真大神所授、貫通三洞、總備萬法、蓋洎開皇以後、赤明以還俗變澆漓、人隨慾真素志、緣棄本、溺性迷情、背妙有之玄功、失自然之奧旨、大乘中法、皆不行於世、元始天尊、大慈悲憫、因復開萬塗而汲引、垂眾法以提攜、故說此靈寶大法、全抱識懷生、咸登道岸、今考其書、大抵後世羽流、擬拾三洞眾法、以成一編、託之元始天尊、以自神其教、其真偽固不足辨、是編各門、皆首列經法、次舉師說、以為之解、凡三元品誡、四極明科、鳳炁龍章之篆、開明霞靈之符、乘蹻躡屣之術、攀魁據斗之罡、真齋建醮之儀、拜表上章之法、莫不標舉事類、備載無遺、或存神叩齒、警初真入道之門、煉炁書符、明學士守規之式、或檢制身心、蠲消罪垢、或養炁識神、坐忘遺照、條條纏析、詮釋詳明、誠有功於道法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上清靈寶大法四十七卷（在道藏正乙部嚴畫彩仙靈五字號中）

舊本題金允中編并論義、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允中自署洞玄靈寶法師、南曹執法典者、權童初府右翊治、其始末未詳、考其書第十七卷卷末云、允中經師高君、自京南渡、紹興之初、化行江淮間、所行上清靈寶大法、乃古書也、先籍師唐君受傳以授劉副觀、劉君受傳以付金允中、則允中當亦於宋末羽流之士矣、其書都凡四十有七卷、釐為五十有三品、曰本法戒律品、七事區貫品、四譯成書品、經文序例品、分章釋用品、七經八緯品、允綱流演品、玄穹主宰品、三界宮曹品、朝元入靖品、調持存思品、玉札靈章品、三晨芒耀品、五行正炁品、五芽內鍊品、三宮修誦品、洞照幽徹品、元始大定品、洞觀百靈品、採鍊祖炁品、洞陽符火品、玉炁混合品、流精玉光品、梵炁流行品、泰珠神變品、齋直禁忌品、本法印篆品、五品陰功品、濟生陽德品、祭鍊幽魂品、驅妖極厄品、聚字為符品、黃籙次序品、修齋受詞品、颺揚科式品、鎮信威儀品、壇圖恭式品、玉文真篆品、登齋料範品、臨壇符法品、章詞表牘品、上章料格品、六幕啟謝品、奏申文檄品、升度符告品、受持策杖品、燃燈破獄品、神虎攝召品、水火鍊度品、施食普度品、散壇設醮品、投龍送簡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傳度對齋品、又或於各品之下、別分子目、而以總序目錄、列之編首、不入卷次、按道家相傳、謂昔者元始天尊、大慈悲憫、廣濟群生、歷劫度人、先天立教、自龍漢淳古之世、教之以大乘、逮延康朴散之時、授之以中法、大乘則無為無事、任物自然、中法則有為有勤、因機善誘、洎開皇以後、赤明以還、俗變境遷、以淳真素忘、緣棄本、溺性迷情、背大乘之玄功、失中法之奧旨、天尊乃說此靈寶大法、開萬塗而汲引、建眾法以提携、使被眾生、皆登道岸、然詳考其書、還後世撮舉三洞諸法而託之元始天尊者也、是編之作、蓋允中有感於後世道流、於靈寶大法、雖編述多門、或失之過詳、或有傷簡略、且編中鋪敘、多非正理、頗無經據、邪說異論、敗亂典章、爰遵師傳之要旨、兼考諸家之成書、而成是編、又於經法之下、各加論議、以為之說、大旨務合古儀、一本師法、其法則主於度人、一經、其儀則以陸簡寂分三洞四輔為別、以杜廣成立經定制為宗、合理而有源、不厭其凡俗、背科而無據、不貴其新奇、考詳眾典、綜合萬法、總陰陽之樞紐、統五行之造化、拘魂制鬼、養炁調神、推日月變通之理、據星罡躔度之機、闡明震靈之符、拜表奏上章之儀、莫不分類纂載、科文嚴整、典儀條暢、於舊說之謬、尤多所是正、如以靈寶大法為唐末五

代流傳者之類、皆頗鑄有見、固非普通羽流之徒如附會仙真、以自神其教者、所能望其項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門科範大全集八十七卷在道藏正乙部舍傍啟甲四字帙中

舊本題廣成先生杜光庭刪定仲勵修按陶岳五代史補載光庭長安人唐僖宗時應九經舉不第嘗從道士潘尊師遊會僖宗求可領蜀中道教者潘薦光庭遂奉詔披　賜號廣成先生而青城山志載元符中彭崇一序則云光庭字賓聖京兆杜陵人二說小異未詳孰是然其為由儒入道則初無異說也又舊本於光庭多題曰唐人考朱子通鑑綱目書王建以道士杜光庭為諫議大夫而光庭廣成集中又有謝戶部侍郎表則非惟入蜀且仕於蜀蓋當為蜀人矣按道教自晉宋之間簡寂先生始別三洞四輔之目考詳衆典撰次齋法科儀自是遵通宣行迄於光庭更總稽三十六部之經旁及古今典籍極力編校而齋法科儀於焉大成考歷代史志及兩宋以來公私書目其於道門科儀著作寔繁然斯集獨不見於著錄且五代以來道家經典亦鮮有徵引之者故竊疑其書蓋宋元間羽流依托之作又考其書各卷中或題仲勵修仲勵始末未詳自署三洞經籙弟子又其書第六十三卷真武靈應大醮儀題仲勵修下有注云佑聖醮儀凡三本一潜耀巢公觀二太師史公浩三近出一本皆是單剪於宿啟晝夜醮則不備爰合三儀并取杜天師光

庭北帝齋儀、三上香兩節參修增為啟散三時行道作五卷、則仲勵蓋宋元間羽流矣、全書釐為八十有七卷、凡為儀二十有九、其目曰生日本命儀、懺禳疾病儀、消災星曜儀、消災道場儀、靈寶太一祈雨醮儀、祈求雨雪儀、祈求雨雪道場儀、靈寶祈求雨雪道場三朝坐懺儀、靈寶祈求雨雪道場儀、靈寶祈求雨雪拜章儀、文昌注祿拜章道場儀、文昌注祿道場儀、祈嗣拜章大醮儀、祈嗣大醮儀、誓火禳災說戒儀、誓火禳災道場儀、誓火禳災儀、誓火禳災設醮三時都懺儀、安宅解犯儀、安宅解犯懺方儀、安宅解犯謝竈儀、解禳星運儀、星運醮啟祝儀、南北二斗同壇延生醮儀、南北二斗同醮儀、南北二斗同醮宝生儀、北斗延生清醮儀、北斗延生捍厄儀、北斗延生儀、北斗延生懺燈儀、北斗延生醮說戒儀、北斗延生道場儀、真武靈應大醮儀、道士修真謝罪儀、道士修真謝罪十方懺儀、上清昇化仙度遷神道場儀、東嶽濟度拜章大醮儀、東嶽濟度上章大醮三時懺方儀、靈寶崇神大醮儀、所載皆道門斋醮科儀表狀文牒、又兼及壇式、或繪圖以補文字之所不及、存神叩齒警初真入道之門、煉炁宣詞明道士守規之式、他如行道日時、以及陞壇至出堂一切諸儀、皆依次詳載、類例謹嚴、科文兼該、足見彼教科範之梗概焉、

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十卷 在道藏正乙部對字帙中

宋元妙宗編、妙宗宋政和間羽流、嘗遊歷四方名山靈嶽、尋訪師法、凡三十餘年、始粗得衆要、備其施用、寓居南陽、以符水拯民間疾苦、仕民獲効者、不可勝數、政和初承詔赴闕、賜號洞幽法師、是編前有政和六年妙宗進書序、知其書蓋宋徽宗政和六年丙申、妙宗進御之作、全書都爲十卷、卷爲一篇、首上清北極天心正法序并驅邪院請治行用格、次上清北極天心正法斗下靈文符咒、次祛除勞瘵衆病符訣并天蓬戮邪真法、次上清隱書骨髓靈文上、次上清隱書骨髓靈文中、次上清隱書靈文兜律玉格儀式下、次輔正除邪考召法序、次太上正法禹步斗綱掌目訣法圖文、次傳度玉檄生天台靈蓋斗燈推占訣法、次上清北極驅邪院行遣公文式、其書之作、蓋政和四年甲午、妙宗被旨差入經局、詳定訪遺、有感於經籙雜備、而救世治療符法、適時可施之術、獨缺其隱闕、於是衷訪仙經、補定遺缺、編次校讎、以爲是編、所錄皆究顯備用之文、助國救民之術、故以太上助國救民總真秘要名其書、凡一切祈禳禁忌之術、符印篆咒之文、表狀文牒之式、禹步斗綱之法、悉編入焉、大都剿竊衆經、摘録原文、不加論說、不注出處、其真僞亦不足詰、不過道流以意爲之、以自神其教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門十規不分卷（在道藏正乙部楹字帙中）

明張宇初撰。宇初字子璿，別號耆山，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之冢子也。資識貫通，學問深造，貫綜三氏，融為一塗，旁及諸子百家之籍，靡不窮覽，發為載道紀事之文，各極精妙。洪武十一年戊午入朝，上召見眷賚有加，明年賜誥，敕授正一嗣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大真人。永樂四年丙戌命編修道書以進，八年庚寅以印劍授介弟宇清而逝。著有峴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是編蓋即永樂四年丙戌宇初蒙委纂修道典時，進御之作也。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大旨以近代以來，玄綱日墜，道化莫敷，寔喪名存，爰搜採前代定規，摩師遺則，撰成是書，志在激勵流風，昭宣聖治，永為奕世繩規，資道流趨學之徑。其詮敘之例，一曰道教源派，二曰道門經籙，三曰坐圜守靜為入道之本，四曰齋法行持乃上古籲天禴祭之禮，五曰道法傳緒，六曰住持領袖，七曰雲水參訪，八曰立觀度人，九曰金穀錢糧，十曰宮觀修葺。大抵據諸道書，擷其精要，分類纂載，條理秩然，舉凡道教流派，經籙源流，以及道門修真定規，趨學禁忌，莫不備載，類例既明，指歸畧備，綱條科格，無不兼該，雖徵引所及，皆不標其出處，未免可議，然正一一派道流趨守之規矩，亦大畧備於是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重陽立教十五論不分卷 在道藏正乙部楹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按道家相傳、謂其書蓋重陽真人王嚞所作、故編首題重陽立教十五論、意者其說始本於是編卷末所謂、言十五論者、警門中有志之人、深可詳察知之、考重陽真人王姓、初名中孚、字允卿、入道之後始更名曰嚞、京兆咸陽人、大定七年、居丹陽馬真人家、丹陽為之築菴以居之、命其名曰全陽、說法設會、因名其教曰全真、意謂屏去妄幻、獨全其真之意也、然其書之為重陽所作、則無可信據、意者或全真門人據重陽立教之義、而撰為是編歟、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全書釐為十五論、大旨在闡明全真教立教之義、第一論住菴、述出家者須先投菴、求依倚之所、以謀和暢、第二論雲遊、述遊歷月虛真之別、虛是徒貪勝景、真是因求道而不厭險阻、第三論學書、述捨書而探意、採理亦捨理、以心解為主、第四論合藥、一溫一寒、可補可泄、一厚一薄可表可扎、為藥之効、故要精學、第五論蓋造、述菴必須有屋頂、不然則簡犯日月、然不可費財力於高樓大廈、而絕地脈、第六論道伴、述關於修道上友人之心得、第七論打坐、述靜坐之心得、第八論降心、述剪除亂心、而求定心、第九論鍊性、述對於理性、應使得緊弛與寬慢之中、第十論正配五氣、述調和五行之精氣於一身、第十一論混性命、述性即神與命即氣之關係、第十二論聖道、述入聖之道、在於積功累德、第十三論超三界、述須超出欲界、色界、無色界、第十四論養身、述須養法身、第十五論離凡世、述脫落心地、是為真離凡世、非將其身脫出現世也、又道藏中有陸道和之全真清規一卷、據此可窺全真宗之宗風矣、

全真清規不分卷 在道藏正乙部楹字帙中

元陸道和編集。道和字春庵，自號通玄子，姚江人，為全真派道流，其時代約在長春真人邱處機之後。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全書釐為十有三篇，首指蒙規式，次瞽拔次序，次遊方禮師，次堂門戒臘，次坐缽規式，次祖師則例，次三不起身，次全真體用，次缽堂賦，次教主重陽帝君責罰榜，次了真子升堂文，次長春真人規榜，次朗然子家書。按重陽真人王嚞，既得仙術，居寧海丹陽真人馬鈺家，丹陽築庵以居之，名曰全真，說法設教，稱之為全真教，弟子馬丹陽、邱長春等傳其業，發揮光大，其教日以盛大。是編大旨，在闡明全真一派立教規式，趨學之總要，大抵因循重陽立教十五論，摘其精要，而參以了真子、長春子諸家之說，或檢制身心，蠲清罪垢，或存神鍊炁，坐忘保真，稽其詮敘之例，蓋首論入道規式，謂初真重家，出家尋師，先要脫俗改妝，體從師訓，先從有為，後學無為，次論遊方禮師、坐缽等一切規式，末論重陽祖師及長春真人規榜禁戒，要其指歸，不過主於屏去塵妄，心寬量發，慈愛柔和，濟物利人，積功累行，以全其真。全真一派之宗風，蓋畧具於是矣。學者與重陽立教十五論合而觀之，則於全真立教規式，畧可概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洞修道儀不分卷 在道藏正乙部楹字帙中

舊本題荊南蘇光子孫夷中集，不著時代，夷中始末亦未詳。按其書編首云，五季之衰，道教微弱，鄙以頑固，粗通道教。癸卯歲，有陽臺道士劉君名若拙，忠張南來，延於所居，因得口授入道儀式、冠服品位，編為一卷。此所言癸卯，亦不著年號。考皇朝通鑑謂宋開寶五年冬十月癸卯，太祖詔功德使與左街道錄劉若拙集京師道士，試驗其學，未至而不修飾者皆斥之。開寶五年為壬申，據此以推，則癸卯當為宋真宗咸平六年，是夷中蓋宋初羽士，而其書之成，當在咸平六年癸卯矣。其書不分卷，惟夷中自序及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並作一卷。全書凡有十有九篇，曰初入道儀，曰洞神部道士，曰高玄部道士，曰昇玄部道士，曰中盟洞玄部道士，曰三洞部道士，曰大洞部道士，曰居山道士，曰洞淵道士，曰北帝太玄道士，曰女官部，曰正一盟威女官，曰洞神女官，曰高玄女官，曰昇玄女官，曰中盟女官，曰三洞女官，曰上清女官，曰居山女道士。大旨在闡明三洞入道儀式、冠服品位，擬道教科儀，自簡寂先生陸修靜以還，日益完備。三洞入道科格，自正一至大洞，凡七等籙，有一百二十階科，二千四百律，一千二百戒，從凡入聖，條理秩然，不容稍紊。是編依次總載於道士女官冠服品位，一切諸儀，敘述甚詳，諳道教科儀者，寔可資為參考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部

傳授經戒儀注訣不分卷在道藏正乙部榴字號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其書序次經法第一云：酆都執教，稽首於法師。考酆都為後漢平都縣地，三國蜀廢，隋復置縣，名曰豐都，明初始改豐為酆，意者其書殆明初羽士之所作歟。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全書凡十有三篇，其目曰序次經法第一，傳授齋法第二，請師保法第三，書經法第四，書表法第五，書三師諱法第六，辨信物法第七，授度所損物法第八，衣服法第九，詣師投辭法第十，齋儀增損法第十一，齋竟奏表法第十二，表本法第十三。按道家傳授經戒，授受有科，品位有次，朝禮齋請，表奏文牒，悉有儀制。是編摭諸道書，撮其精要，凡道家相襲傳授經戒，一切儀注，悉著於編。書中所載，如經法次序，傳授儀注，以及齋醮中書寫表狀文牒之法，授度時所需信物法物之名，皆標舉事類，詮敘纂詳，綱條科格，無不兼賅。議論亦大抵近正，如序次經法篇論科戒之繁簡云：漢古事少，法戒不多，轉久稍澆，科戒逐出，隨病與藥，輕重不同，方術彌積，條律漸繁，世運使然，不可頓革，至德聖師，隨宜宣行。既道忌謐，章理貴簡要，其說皆頗精有見，能深切事理，而不似其他羽士之怪誕不

豐　篇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經，但知矜詞欺世，以自揚其說也。

洞玄靈寶道士受三洞經誡法籙擇日曆不分卷（在道藏正乙部肆字帙中）

舊本題張萬福撰。萬福自署京三洞弟子清都觀道士，其始末未詳。考宋鄭樵通志藝文畧道家類著錄五等朝儀一卷，註云張萬福撰。樵生當南北宋之間，則萬福之時代當亦在北宋之前。又考道藏正乙部肆字帙中，有萬福所著傳授三洞經戒法籙畧說二卷，卷尾題大唐先天元年歲次壬子，太清觀道士張萬福謹記，是萬福蓋唐先天間羽士矣。所著有三洞衆戒文二卷，已著錄。是編不分卷，大旨在闡明道士傳授經誡擇日之法。按道家相傳，出家入道，須有受持，大德法師，宜相指授，敷備科儀，遵承典格，而受籙有期，齋奏有時，各從其宜，須擇良辰，依據經法。雖以陰陽，大抵先用甲子為良，或以正一受道曆通傳三洞，然上清靈寶，自有吉辰，不得雷同，而當世道流，往往遞相承用，因循靡革。萬福深以法次交互，不期良日為病，因據諸道書例，舉道士傳受三洞經誡法籙日曆，彙為一編，庶弟子誌之，以為擇日之準繩。蓋道士入道，各有階差，依其次第，以受法籙，告齋立限，皆取良日，要其指歸，不過據日月變通之理，推五行生尅之機，趨吉避凶，各從其宜。如傳三洞經法，當用天關九關之日，又如上帝殺伐之日，不可舉百事，此雖限於合藥營建諸所禁

防，興受道告齋，亦以能避之為佳也。凡此之類，是編皆依受法次第，分類纂載吉日良辰，無不兼賅，類皆取其經所指言，例之為善。蓋傳所用，以諧聖旨，始學之士，據此可以知受法擇日之大畧矣。

傳授三洞經戒法籙畧說二卷 右道藏正乙部靜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今考其書各篇，多以萬福曰為起句，則其書蓋張萬福之所撰。然萬福始末無詳，道藏洞真部譜籙類兩字帙中，有其所著三洞眾戒文一卷，自署三洞弟子京太清觀道士。又考宋鄭樵通志藝文志道家類著錄五等朝儀一卷，註云張萬福撰。樵生當南北宋之間，則萬福之時代，當在北宋之前。又考是編卷末有唐先天元年壬子萬福題記，知萬福蓋唐睿宗先天間黃冠矣。其書都凡二卷，上卷篇首舊有闕文，然詳其文理，所闕者不過編首敘述作者大旨之文，於全書綱目，固無損也。其書釐為三十有五篇，上卷曰戒目、正一法目、道德經目、三皇法目、靈寶法目、靈寶五符、東西禁文、五嶽真形圖、三皇內文，下卷曰三天正法、陳六天玉文、明科信品格、七寶、金銀二十四兩、金環十口、金龍三枚、金紐二十七口、金龍玉璧、簡文、金環玉環、斷環、素絲五十尺、若百尺、五兩十兩、青絲、斷髮歃血、絳巾碧巾、五香、方綵、命繒、命米、玉馬、金魚、玉魚、五色錦、青羅紫羅、青布、紙墨筆、券契、盟誓。按道家相傳，謂天尊慈悲，善勸方便，說經演戒，開度天人，普使男女同登正道。然氣有清濁，人有賢愚，故教有三乘，形分萬等，法門漸頓，各有階差。是編大旨，在闡明道士傳授三洞經法之指要，規戒條目，莫不纂賅。其詮釋之例，首述諸經戒法籙，謂道士初入法門，先受諸戒，以防患止罪；次佩符籙，制斷妖怪；次受五千文，詮明道德生化之源起；次受三皇，漸登下乘，緣粗入妙；次受靈寶，進昇中乘，轉神入慧；次受洞真，鍊景歸無，還源反一。凡諸經戒法籙，皆分別條說，各為之解；次則詮釋所用法信諸物，明其出處，辨其多寡；最末則述券契盟誓之法，蓋受道之日，關奏天曹地府、四司五帝、一切神仙，以為監証者也。詳其所述，於道家傳授科儀，畧可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靜餘玄問不分卷（在道藏正乙部席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其書各則皆以相問二字為起句，考說文相車也，一曰號士輩，齊人語也，徐鍇云今俗作輜，故竊疑其書並宋人彭耜之所作也。又考其書之相問翠虛真人得法之由，先生云先師得雷書於黎母山中，梧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謂白玉蟾為翠虛弟子，而彭耜嘗問道於玉蟾，是其書所謂先生即玉蟾，其書之為彭耜所撰，尤可無疑矣。耜字季益，世為三山人，棄世顯宦，自其少時早有文聲，性恬淡，不樂仕進，事白玉蟾，得太一刀圭火符之傳，其所居立鶴林，閑日以孔老缺其心，以符治疾，多所全濟，後尸解於福州。其書不分卷，大抵皆紀其與海瓊先生白玉蟾問答之旨，都凡三十則，大旨在於闡明道家修真休道之機竅，如謂修丹口訣第一要聚氣凝神，又云常常握固即聚氣，念念守黑即凝神，又云心荒即神狂，狂則亂，亂則不凝，又云心寧則氣和，和則定，定則不散，其說皆頗稱近正，不作羽流誕妄之語。又書中往往涉及翠虛真人陳楠遺事，如謂翠虛子乃其自號，嘗以泥丸與人治病，故湖廣中人呼之為陳泥丸，又謂翠虛丹法為道光和尚所傳，玉蟾為翠虛弟子，其說要多可

信，是則足補史傳之缺遺焉。

道法心傳不分卷 在道藏正乙部席字帙中

元王惟一撰、惟一自號雷霆散吏、景陽人、自幼酷好道法、不惜勞苦、拜師求法、嘗遇至人、得道法之要妙、是編前有至元甲午惟一自序、知其書蓋成於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其書不分卷、首為五七句絕句一百零五首、次為圖說、而以滿庭芳三闋附之編末、大旨在於闡明先天機竅、道法合一之理、謂祖師言法、行先天一炁、而用自己元神、最能直指玄微、開明後學、如世之學者、但求紙上之文、談玄說妙、誇己非人、自惜不及、卻留心於運想之中、以為玄妙、不知忘本逐末、捨真求妄、則去道日遠矣、夫天地之動靜、日月之運行、四時之成序、萬物之發生、皆出乎太極流行之妙、聖人莫能形容、強名之曰神、神者非青非白、非紅非黑、非火非水、非方非圓、亘古亘今、惟在乎人心、精靜則存、穢濁則亡、故精住則炁住、炁住則神住、三者既非、則道法精備矣、其說蓋以吾人之身、為一小天地、其中亦有陰陽五行八卦、內修之道、唯反求諸己而已、初無須外求也、故曰聖人教之修心即修道也、教之修道即修心也、書中多引儒釋之說、以証道經、又或借圖讖之說、以推闡道家內修之理、大抵皆參取諸家之說、而以己意發明之、然收心斂炁、存神固命、有合於清靜之旨、猶道書中之不甚荒唐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群仙要語纂集二卷（在道藏正乙部數字帙中）

舊本題董漢醇編、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按漢醇自署還初道人、其始末亦詳、考其集中所錄群仙要語、斷至馬丹陽真人真言爲止、按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云、丹陽真人姓馬名鈺、字宜甫、一字玄寶、祖籍扶風、生於金太宗天會元年癸卯、五月二十日、羽化於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癸卯十二月二十二日、則漢醇之時代當在金世宗大定之後、殆宋元間羽士歟、其書都凡上下二卷、釐爲十有六篇、上卷曰日用訣、關尹子節要、鍾呂丹化書、吳尊師玄綱論、諸章節要、下卷曰虛靖天師心說、大道歌、重陽祖師論打坐、坐忘銘、文逸曹仙姑大道歌、還真集論識心悟性、論法界、論二車般道、白玉蟾玄關顯秘論、馬丹陽真人直言、今考其書、大抵掇拾歷代群仙之語、撮其精要、上起關尹、下迄丹陽、大旨在於推闡道家內丹之理、與夫演性修命之樞要、其論內修以心爲萬法之宗、九竅之主、生死之本、善惡之源、學者修行、先須識心識意、然後悟性、則日用不斷矣、要其指歸、不過主於屏去妄幻、內觀其心、堅後可以收心斂思、補全其真、所引皆前人緒論、剿襲成編、僅摘錄原文、不加論說、殊未足以言著作、惟類例尚稱嚴明、則其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輯之功、亦未可沒也、

諸真內丹集要三卷 右道藏正乙部鼓字帙中

舊本題海天秋月道人玄全子集、不著名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今考其書所引歷代諸真之說其時代最晚者如張紫陽真人馬自然之流、多南北宋間羽士則玄全子之時代最早亦當在宋末矣、又考道藏正乙部鼓字帙中有玄全子真仙直指語錄二卷、編首云丹陽師父在龍門山重陽會上謂眾曰、日用不得欺瞞天地人三才、則玄全子蓋丹陽弟子、按丹陽姓馬名鈺、生於金太宗天會元年癸卯五月二十日、羽化於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癸卯十二月二十二日、則玄全子當亦金大定間黃冠矣、其書都凡三卷、釐為二十有一篇、上卷曰老子函谷關記鍾離正陽真人還丹歌張紫陽真人石橋歌馬自然金石語純陽呂真人玄牝歌純陽真人大丹歌性命歌李仙君金丹賦天來子青龍歌天來子白虎歌劉海蟾真人還破迷歌、中卷曰王母口訣太上內觀正訣玄元口訣鼎器歌金丹火候秘訣十二句金丹證驗金丹類名、下卷為青霞真人內用秘文論八關節論六通訣、今考其書蓋纂集歷代諸真之語以推闡道家內丹之精要、凡丹法證驗金丹類名莫不兼賅、大旨主於心正乎內身正乎外養性息機致虛守靜演性修命與道合真、惟編次雜亂、漫無體例、且大都摘錄原文、不加論說、斯則未免可議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莊列十論不分卷（在道藏正乙部楚字號中）

舊本題李元卓撰。不著時代。元卓始末未詳。自署太學教授。考漢置五經博士以教諸生。歷代相沿。唐時內而國子諸學。外而府郡。皆置博士教授學生。是即後代教授之職。然猶無教授之名也。宋制內而國子太學。外而諸路州郡監學。各設教授。三年為一任。各王府亦置教授之官。教授之職。蓋始於此。是元卓之時代雖不可確知。然其為宋元間人則似無可疑。其書不分卷。釐為十篇。故以莊列十論名其書。其目曰夢蝴蝶論第一。庖丁解牛論第二。藏舟山於壑澤論第三。顏回坐忘論第四。季咸相壺子論第五。象罔得玄珠論第六。莊子遊濠梁論第七。醉者墜車論第八。古之道術論第九。宋華子病忘論第十。其書蓋據莊列二子之書。取其一二語作為短論。以推闡其義。大旨以莊列合論。意在發揮道家有無動靜。清虛恬淡之理。而借洸洋恣肆之談。以自攄其意。大柢皆有托而言。非必謂莊列當如是解也。如庖丁解牛論云。即無物之自虛者。履萬化而常通。執有物之為寔者。應一塗而亦泥。又如古之道術論云。莊周之書。卒於是篇。深包大道之本。力排百家之敝。要其所論。皆因二家之書而衍之。雖博辯恣肆。往往詞勝於理。即在道家亦不免穿文別解之譏。然詳其詞旨。尚稱近正。亦未嘗不可以備一家之說也。

道法宗旨圖衍義二卷（在道藏正乙部笙字號中）

元鄧锜纂圖、章希賢衍義、鄧锜字以正、自號鐵崖子、希賢字師亮、自號夌吾、臨川人、是編前有至大二年廣微子大德甲申空玄子序及大德己亥希賢自序、知希賢衍義蓋成於元成宗大德三年己亥、其書都凡上下二卷、釐為二十有二圖、其目曰元始祖劫圖、混元化身之圖、雷霆五用圖、雷霆之圖、宿曜玄機之圖、雷霆三關圖、斗柄周天之圖、四象歸真圖、混一三才圖、五雷攢簇圖、雷霆吞啖圖、法行先天大道之圖、將用自己元神之圖、五雷胎息圖、雷霆一竅圖、雷霆九宮圖、戊癸玄化之圖、雷霆運用之圖、五行歸庚圖、大衍之數圖、五行顛倒圖、雷霆玄化之圖、而以衍義附之各圖之下、今考其書各圖大抵皆纂集諸家之說、繪為圖象、或借太極陰陽四象八卦互推、或用奇偶方位相錯、以闡明道法宗旨、希賢衍義蓋以圖象精微非初學之所能解、因掇諸家微言、參以己意、以推衍其義、或摘錄原文、或目攄其意、大抵皆據原圖以為解、宣通疑滯、頗稱明暢、且凡其所言皆確有根據、又其於原圖之譌誤亦多所是正、如原圖侍宸王真人胎息詩、希賢曰、此詩劉乂詩集中有之、鐵崖鄧子誤以為侍宸之詩、并引唐書以證之、考訂頗稱詳審、惟其說往往會三家為一家、家法殊嫌其未嚴、斯則未免白璧之微瑕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上洞玄靈寶五部傳授儀不分卷（正道藏正乙部階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道教科儀自中世以降祈請多門宋簡寂先生陸修靜分三洞之源列四輔之目述科定制漸見端緒至唐廣成先生杜光庭更按經誥修成齋科自是而後科條大備典格具彰跨古越今以成軌範是編纂集洞玄靈寶二部傳授科儀頗稱詳備殆宋元間羽士之所纂集歟其書不分卷所載皆正一教洞玄靈寶二部傳授科文按道士初入法門傳受經戒法門漸頓各有階差傳授有科品位有次朝禮齋請悉有儀制是編據道士相傳二部傳授科儀依次纂載而兼及於表奏文牒經戒頌讚之辭其法初入壇經師北向三上香次師仍北向禮經三拜弟子在北向南對師禮三拜次師還西面東向立思神竟鳴法鼓二十四通次長跪次讀表次鳴鼓三通讀表次讀師起左迴還南面北向弟子還北面南向相對師長跪讀表次讀局文次畫一讀誓詞次破局券次刻環次師以環貫券置案上次弟子向南長跪執丹水當心師向北啟盟次弟子自誓次三歃丹水次師度局券與弟子次誦智慧三首迴心禮十方次師居南弟子向師禮三拜心存見十方大聖在於上方乃受九戒次弟子行詠

智慧五首科儀始備書中於此諸科皆條分縷析備載無遺其傳授男女之法有不同者悉注於各條之下亦頗稱有體纂集之功誠不可沒也

海瓊白真人語錄四卷（在道藏正乙部弁字帙中）

舊本第一卷題紫壺道士謝顯道編、第二卷題門弟子福州天慶觀管轄東都道正紫元林伯謙等編、第三卷題門人煙壺葉古熙等錄、又卷標小參題門人紫瓊子趙收夫錄、第四卷不著編者姓氏、顯道、伯謙、古熙、收夫等始末皆不詳、據其書中所載史實考之、大抵皆宋末元初道流、或為海瓊弟子、或為鶴林真人彭耜弟子、是編本有淳祐辛亥彭耜後序、及方從義後序、按彭序云曩歲丁丑暮春師繇南遊、得遂瞻禮、由是雲鶴往來、每一參深必有少懇、日侍文度、聞所未聞、無非分別正邪、發揚玄妙、退而筆之、纂然盈帙、自惟衰朽、有負師訓、不敢終秘、併以升堂小參歌頌等非一、釐為四卷、周壽諸梓、則其書又彭耜之所纂輯矣、其說與各篇所題編錄者姓氏、前後紛岐、未免自相矛盾、今考其書、文詞鄙俚、議論膚淺、疑當為村野黃冠所依託、又考編末方從義後序、題歲在壬寅、按彭序作於宋淳祐十一年辛亥、則此所謂壬寅者、當為元成宗大德六年、則其書之成、蓋在元初矣、全書都凡四卷、第一卷為語錄二十有九則、傳度謝恩表文一篇、詩四十五首、第二卷為鶴林法語、第三卷為武夷升堂、持犒結座、崇州清熙升堂、廬山升堂、平江鶴會升堂、結座、東樓小參、冬至小參、西林入室、西林架造鐘樓普說、第四卷為泥丸真人羅浮翠虛吟、海瓊君為法歸一歌、勸道文、傳法明心頌、彭鶴林黃籙借職奏狀、陳情表、與彭鶴林書、書中大旨、或推闡道法之精微、或詮釋弟子之疑問、或為歌頌贈答之作、或為表奏牒狀之文、詞意鄙俚、多因襲前人緒論、鮮有精義、且編次凌亂、漫無條理、又往往雜以陳泥丸、彭鶴林諸人之說、於體尤為不純、蓋依託之作、本不足立於著作之林也、

海瓊問題集不分卷在道藏正乙部奇字號中

舊本題宋白玉蟾撰。玉蟾即葛長庚，字如晦，自號海瓊子，閩清人，家瓊州，後至雷州，繼為白氏子，更名玉蟾。博洽群書，善篆隸草書，工畫梅竹。事陳翠虛九年，始得其道。嘗隱於武夷山，時稱其入水不濡，逢兵不害。嘉定中詔徵赴闕，奏對稱旨，命館太一宮。一日不知所往，相傳謂其仙去。嘗往來名山，神異莫測，詔封紫清真人。是編前有留元長序，謂遭遇真師海瓊君，荷相授以九鼎金鉛砂汞之書、太乙刀圭火符金液之訣、紫霄嘯風命霆之文。元長自惟曩者獲罪於天，失身墮世，何以得此？誓靡軀以修之焉。期不負所學矣。謹集[redacted]警悟之一二，以跋諸木，使四海同志之士有所啟發也。是書蓋元長之所纂集。元長自號紫元子，自幼學道。考其序中謂丁卯春遭遇真師，按玉蟾為宋末道士，則此所謂丁卯，當為宋寧宗開禧三年。知元長蓋與玉蟾為同時人矣。其書不分卷，釐為八篇，首為龍虎賦，次鳥兔經，次玄關祕論，次海瓊君隱山文，次常寂光國記，次金液大還丹賦，次金液大還丹詩，次道閫元樞歌。大旨皆推闡道家金丹之旨，發明性命之真機。所引前人緒論，較多詞旨鄙俚，鮮有精義。蓋與海瓊語錄、海瓊傳道集二書同為粗野道流依托之作。意者其書或即出於紫元子留元長之手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峴泉集十二卷（在道藏正乙部精疑二字號中）

明張宇初撰、字子璿、別號耆山、貴溪人、張道陵四十三世孫、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之冢子也、資識夐高、學問深造、貫綜三氏、融為一塗、耆及諸子百家、靡不窮搜、發為載道紀事之文、各極精妙、洪武十一年戊午入朝、上召見之、眷賚有加、明年賜誥、襲掌道教、勅授正一嗣教道合無為闡祖光範大真人、建文間坐不法奪印誥、成祖即位復之、永樂四年丙戌、奉詔編修道書、八年庚寅卒、事蹟見明史方技傳、所著有道門十規一卷、已著錄、是編前有金華王紳序、及永樂五年新安程通序、又永樂五年序一篇、不著撰者姓氏、知其書蓋成於明成祖永樂初年、其書都凡十有二卷、卷一為雜著十四篇、卷二為序十七篇、卷三為記十七篇、卷四為說三篇、傳三篇、書一篇、卷五為銘七篇、箴一篇、贊十三篇、卷六為青詞九篇、齋意六篇、渠文三篇、卷七為普說三篇、疏二篇、卷八為賦一篇、操三篇、釋一篇、述懷八篇、擬古七篇、擬遊仙三篇、擬招隱三篇、擬形贈影一篇、擬影荅形一篇、擬古意一篇、雜詩七篇、秋興五篇、次韵蘇素庵寓意二篇、次韵蘇素庵雜詩四篇、次韵蘇素庵詠懷二篇、題崆峒石房圖一篇、卷九為五言古詩六十八首、卷十為五言律詩二十八首、五言排律五首、卷十一為七言律詩一百十五首、卷十二為七言長歌四首、七言絕句十七首、詞十二闋、總計全集所錄詩文歌詞、都凡三百九十八篇、其曰峴泉集者、蓋因精舍之稱以名其書也、按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別集類著錄其書、作四卷、謂此本皆所作雜文、惟末附歌行數十首、卷首雖載王紳序、而二十卷之舊、已不復存、蓋又掇拾重編之本矣、而朱彝尊明詩綜則稱其集二十卷、詩居其半、今考此本、作十二卷、所錄歌行純律凡三百餘首、與朱氏詩居其半之說正合、當為原本無疑、意者朱氏所謂二十卷、或為十二卷之誤歟、是則四庫所謂不復存者、猶可於此本見之也、其大旨斐然可觀、四庫提要謂其中若太極釋、先天圖論、河圖原辨、荀子辨、陰符經諸篇、皆有合於儒者之言、問神一篇、悉本程朱之理、未嘗以雷師風伯荒怪之說張大其教、以視誦周孔之書、而混淆儒墨之界者、實轉為勝之、可謂持平之論、其詩亦婉麗清新、得天趣自然之妙、且五七言絕律、多四庫本所不載、則尤較四庫本為優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上大道玉清經十卷 在道藏正乙部星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道教科儀及諸戒律雖道家相傳謂張道陵葛洪之時已漸制定然大抵出於羽士附會未可信據蓋自中世以降宋簡寂先生陸修靜述科定制唐廣成先生杜光庭修成齋科而道教科戒始漸定備今考是編於道教科條及一切戒律言之綦詳且詳其文体多模擬釋典又往往襲用佛經名辭故竊疑其書蓋唐五代間羽士之所作也全書都凡十卷釐為十有九品首本起品次緣對品次世界品次慈悲戒序品次說戒科品次慈悲方便品次通濟幽冥品次上元品次中元品次下元品次三元流通品次八節品次齋戒品次昭靈品次滅魔品次道化四夷品次幽棲品次明威真人威邪品次法印品今考其書蓋假託神人降世以大道昭示十方諸國其文平鋪直敘反覆詮釋又往往託之神話以張大其教大旨謂道法秘要不過慈善慈善之法不違科戒故說諸科戒齋法以道化四夷凡十惡五逆之科慈悲方便之法以及三元八節之齋滅魔度厄之律莫不兼賅經中所陳又多治國之道謂人君當法天行道令天下之人皆忻喜向道其說或雜以儒釋之說蓋隋以下道書之通病固不足以獨責是編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洞真太上素靈洞元大有妙經不分卷（右道藏正乙部右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今考其書所載道書、如玄都九真明科、宋鄭樵通志藝文畧道家類已著錄之、樵生當南北宋之間、則其書之作、當在北宋之前矣、又其他如守三元真一經、守元丹上經、守一內經法等、大抵亦皆唐五代間道書、故竊疑是編蓋五代兩宋間羽流之所作、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全書釐為九篇、首三洞混元內真變生宮號寶名、太上道君守三元真一經、次太上道君守元丹上經、次四宮雌真一內神寶名玉訣、次太上大洞守一內經法、次太上三九素語內視訣、次太真隱朝求仙上法、次太上九真明科、次上帝君偈大有妙讚、其書蓋纂集諸經、掇其精要、以闡明存思三一洞房九道之機樞、凡存神煉炁之經法、開明震靈之符籙、以及仙真名諱、莫不備載、大旨謂守一者、當令心寂神凝、體專求感、所以百念不弃、精意不散、存神內視、注心於一、則神光化生、纏綿五藏、注向不散、專氣致和、此由固之至、得一之効、而大有之要妙也、其說皆摘錄唐五代間道書原文、雖不免借羽流荒怪之說、張大其教、然其論收心斂炁、存神固命、固有合於清靜之旨、或有所受、亦未可知、此其所以不廢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洞真太上八素真經修習功業妙訣不分卷在道藏正乙部適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道士受法傳經，修習階漸，各有定儀。自南北宋以來，簡寂先生陸修靜，分三洞之源，列四輔之目，述科定制，漸見端緒。至蜀廣成先生杜光庭，按諸經誥，修成齋科，而道教科戒，於焉大備。是編於道士受法傳經，修習功業，諸科戒，言之綦詳，殊不類唐以前道書。意者或唐五代間道流之所作歟。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書中所載，皆道士修習功業、凡存神禮拜持戒之法，莫不備錄。蓋假託太極四真人請問太上大道君，而道君為之說此妙訣。大旨謂初學之儔，受法傳經，當日夕朝禮，精尋經誥，受持要戒，心存意解，行之不疑，良辰不虧，不懈不退，精進日新，隨世教化。而科法有異，修習有階，尤宜品依次第，不得遺階，遵道貴德，心口相副，洗心精進，承受經戒，齋有五種，戒有五戒十戒，各相依承，又宜立功補過，醫治百姓，依法行道，經歷七試九折，心无恚退，不違經教，幽靜恬和，行及無為。然後可以與道合真。今考其書所說諸科戒，自淺而深，非無次序，從凡入聖，各有等差，編次頗稱有體。又其所說諸科戒，大抵皆據諸經誥，掇拾而成，為初學說法，故修身禁忌，兩者混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蓋羽士修習功業之初步也。

太上九赤班符五帝內真經不分卷 存道藏正乙部通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考宋鄭樵通志藝文畧著錄內真經二卷。不著撰人姓氏。疑即此書之減稱。樵生當兩北宋之間。則此經之時代。最晚亦當在北宋初年。或亦未必非唐五代閒之舊籍也。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經中所載。有五嶽五帝內思變化真形求仙上法。五藏內思刻名定仙上法。四海水帝內思除罪削簡上法。按道家方術自太平經。度人經。抱朴子。已見端緒。太平經有佩身之符。抱朴子雜應符以避妖異。又抱朴子地真篇云。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此道家存思之術也。是經所載。九赤班符。一名羽中林飛九九符。道家相傳。以為元始大王藏之於上清瓊台金房玉室之中。學仙之士。得佩此符。始可遊行五嶽。涉歷川瀆。記身幽隱。役九赤以封兵。命五行以招神。俾五藏刻名以定仙。水帝削罪以通靈。此即道家佩符之術也。又有存思五嶽五海諸神之法。大旨謂閉眼存思。五嶽五海諸神下降身中。使五宮結氣。六藏生真。九府洞明。內無滯根。則仙不移身而成也。書中於九赤鎮嶽封海諸班符。及存思結想。端一不離之法。皆備載無遺。蓋道家修仙之方術。其託之元始天王者。蓋羽士附會之辭。其真偽固不足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洞真太上倉元上錄不分卷 在道藏正乙部廣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考唐玄宗開元天寶間史崇奉勅所修一切道經音義妙門由起、已徵引之、則其書之時代、雖不可確知、然其為隋唐間舊籍、似無可疑、其書不分卷、一名太清內史、一名玉鏡寶章、一名金圖瓊字、一名破滄洞符、一名玄覽寶籙、一名人鳥山經、一名金生策文、元炁流化、凝上為天數也翠碧、故曰倉元、凡一切含炁、皆稟倉元而生、文明運度、惡殺好生、成於禍福、自然成道、若不知感悟、任性縱橫、失其元炁、則災禍立至、是編大旨在演述倉元之妙炁、勤成修善之要法、占候

善惡、即吉避凶、使出虛得道、動靜保全、化導立功、為學者鏡焉、然人有利鈍、大品十二、分階有三、上中及下、各有四級、習業不同、因果各異、是以法有三乘、乘十二事、三洞三清、即是三乘、三乘經戒、各十二焉、合為三十六部、以度無量數眾、人緣厚薄、得之各殊、或多或少、或淺或深、各隨所獲、漸進昇階、洞達相通、隨因列業、精解修之感驗必速、要其指歸、不過在於闡述三洞之階差、示修道之法門、其說淺近平易、殊少精義、末附破滄符、謂佩之可以保守身命、延度九厄、明耳目、療關節、安魂定魄、蕩滌不干、按佩符之法、抱朴子太平經、已見其端緒、是編不過因循其說、並道家相傳之方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上清高上滅魔玉帝神慧玉清隱書不分卷（在道藏正乙部弟字帙中）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其書云、刻書酆都六宮、下制北帝酆都之山、考酆都之名、雖學者或據抱朴子對俗篇暨可以總攝羅酆、及真誥闡幽微篇羅酆山在北方癸地之說、以證其出於六朝、然羅酆與酆都、其名自殊、未可並為一談、且羅酆之名、亦不見於圖經、益羽士附會之談、亦未可信據、考之方志、酆都為後漢平都縣地、三國蜀廢、隋復置縣、名曰豐都、明始改豐為酆、則酆都蓋後起之名、是編之作、殆在明初歟、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書中載高上玉清刻石隱銘內文、高上滅魔殺鬼上法、高上九天驅除邪精神慧上法、玉帝咒鬼衛靈上法、按道家佩符制鬼之法、其來已久、太平經抱朴子、皆載其符咒、又真誥第十五闡幽微第一云、羅酆山在北方癸地、有六天宮、其處甲治之、稱為北太帝君、是編大抵因循其說、謂酆都山在北方癸地、其上下並有鬼神宮室、山上有六宮、洞中又有六宮、是為六天鬼神之宮、二處合一十二宮、上宮主鬼、洞中主神、悉隸北帝君、玉清刻石隱銘內文凡二篇、上宮中宮北壁各刻一篇、一篇制鬼、一篇檢神、依法佩身、以部萬靈、則可以遊行玉清矣、又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有寒靈、丹靈、素靈、威靈、洞靈五鬼滅魔殺鬼玉文符籙、及五帝圖像、依法勤修、亦可以滅魔殺鬼、禳災除厄、又有高上九天驅除邪精神咒、及玉帝咒、誦之亦可以禳辟萬邪、其說純出虛構、或剽竊前人緒論、益村野羽士荒唐悠謬之作也、

上清元始變化寶真上經九靈太妙龜山玄籙三卷（正道藏日乙部積字）

戊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檢道教符籙，在漢魏之時，其形體均極簡單，大抵皆用字複疊而成文，名曰複文，如太平經卷一百零四至一百零七所載，殆全為此種符字，自南北朝以降，此種簡單之複文，始漸趨複雜，變化既多，形體亦漸見神秘詭異，今考是編中卷所載諸符，形體皆極複雜詭異，殊不類六朝以前之簡單複文，又考道教存思之術，雖抱朴子地真篇已嘗言之，然僅謂存想神物，端一不離，其說甚為簡單，至隋唐以還，始日益繁複，於是自天地星宿山川，以至人身五官五臟，皆有神名，可以存思結想以遇之，是編於存思諸神之法，言之基詳，尤不類唐以前道書，故竊疑是編蓋唐五代間羽士之作，而託之元始道君，以張大其說也，其書都凡上中下三卷，書中所載有龜山丹皇飛玄紫文，上清始生變化元籙，風火元明石符，滴香唱伽神符，太乙元皇神符，水輪冰鉢神符，東明通真變景陽霞符，南光八鍊丹景四朗符，西精皓靈化景秋素符，北玄鬱真鍊景肅風符，黃上八維生景玉門符，檢道家相傳，謂西龜之山，一曰龍山，乃九天之根紐，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萬炁之淵府，在天西北之角，周迴四千萬里，高與玉清連界，內藏丹皇飛玄紫文，上清始生變化元錄，及東明南光西精北玄諸符，大皆在闡明羽士修仙之道，謂思神念真，服氣咽液，當先知元始之號，四時變化，然後仙真得降，書中備載元始四時變化之數，凡形色光氣文彩，皆詳載無遺，羽士依法存思，服其符籙，則元始仙真不引而自會矣，稽其所論，多恍忽而不可究詰，然存之亦足以見道家存思之術也，

大乘妙林經三卷 正統道藏正乙部典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今考是經，如三千大千世界、三塗六根之類，多襲用佛經名詞，且詳其文體，亦皆標擬釋典。推自六朝以來，佛教大行於漢域，下迄隋唐之世，而經典之翻譯尤盛，於是道流之慧黠者，多擬釋典而作道書。是經之作，幾全襲佛典，故竊綴其書，蓋隋唐間道流之所作也。全書都凡上中下三卷，釐為十品，曰序品第一、觀真相品第二、辯邪正品第三、觀身品第四、童子問品第五、隨順品第六、眾真說法品第七、觀法性品第八、智慧品第九、讚歎品第十。今考是經，蓋假託元始天尊為諸仙真說此尊經，名曰妙林，亦名勝習。其曰妙林者，意謂此經功德無量，猶如寶林，能生果實，資益一切，食此寶者，身頌金光，無不微妙，人聞此經，一心聽受，得其意味，智慧圓明，身相微妙也。大旨在於闡明法性之真義，真空之妙理，謂一切眾生，性本清淨，故同虛空，性空故法性亦空，觀諸法性，一切皆無，是名真見，真見明淨，是名淨慧。譬如明鏡，照眾色像，了了明淨，無所障蔽，而此明鏡，終為虛空，一切眾真，心鏡明淨，亦如彼明鏡等無有異。詳其所論，多引佛家言，以証道家清淨無為之說，大抵原本禪機，而非一家之學。蓋六朝以還三教合一之論，風靡一世，則道家之因襲釋典，亦不足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上元寶金庭無為妙經不分卷在道藏正乙部典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按經中自然章第三云、西王母曰自然之道、煉炁全真、又御炁章第六云西王母曰御炁之術、以身則勞而難成、以神則自然可致、入水不溺、入火不焚也、是以西王母為神人、且嘗受黃帝以煉炁神遊之妙、考漢以前典籍、未有言西王母為神人者、自漢魏以還、所謂黃老學產生以後、於是始則有穆天子傳周穆王西征、遊于崑崙、觴西王母於瑤池之傳說、繼則有漢武內傳西王母自天而降之傳說、按漢武內傳之作、其時代雖不可確知、然其為南北朝間、黃老之學流行以後之作品、則似無可疑、據此以言、故竊疑是經蓋唐五代間羽士之所作也、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全書釐為二十有七章、曰太虛章第一、妙化章第二、自然章第三、太微章第四、神遊章第五、御炁章第六、太一章第七、無為章第八、生神章第九、玉華章第十、合體章第十一、全形章第十二、坎離章第十三、文精章第十四、五行章第十五、得地章第十六、三宮章第十七、二炁章第十八、尊運章第十九、御風章第二十、忘形章第二十一、元炁章第二十二、入室章第二十三、服炁章第二十四、定神章第二十五、絕念章第二十六、休欲章第二十七、大旨在闡明道教修養之術、總陰陽至妙之機、推五行造化之理、觀無形之妙、造性命之微、其論道家修養之術、以服炁胎息為主、兼及坎離水火、五行進退之要、要其指歸、蓋以節欲保形、無為清淨、收心斂炁、存神固命為主、寔道家一家之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上黄庭中景經不分卷 存道藏正乙部典字帙中

舊本題上清元命真人李千乘注。不著時代。千乘始末亦未詳。今考其書。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皆鮮所著錄。注中多引真誥西昇經等六朝以來道書。則千乘之時代。最早亦當在唐五代間矣。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按道家相傳。謂黄庭中景經者太上黄老君之所作也。全書皆七言韻語。黄者是中正之色。庭者為四方之中。外取在天人地中。内取於腦中心肝脾之間。故曰黄庭。大旨在煉存形神。魅成羽化。今考其書蓋本於黄庭内外景經而作。解說身形及諸神之狀。借譬喻以明攝收天地之氣於體内之理。意謂甚體内之元炁。以與外界之日月星辰一致。如所謂左目為日天神存。右目為月太一然。煉存形神。使五臟六腑。皆畜氣積精。結合元陽。而成聖胎。其說幾全襲黄庭内外景經。千乘之注。大抵循文為解。於五官六腑諸神之姓字服色。長短形狀。詮釋尤詳。如云風伯名比君。號長齋。雨師名馮修。號彬徒。在人大腸曰風伯。在臍旁名雨師。又云左孔屬陽。男子所居。右孔屬陰。女真所居。形長八寸。高四寸各面對坐相對。其誕妄殆不足辯。總之其書蓋後世羽流據黄庭内外景經。附會而成。學者當與内外二景經參看。則其

依託之跡。昭然若見矣。

洞玄靈寶二十四生圖經不分卷（在道藏正乙部亦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今考其書中方域之畫分、多州縣連言、而以州統縣、且不言郡、大抵與李唐以後畫分方域之制為近、故竊疑其書蓋五代兩宋間羽士依託之作、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大旨謂洞玄天文靈寶玉奧、有三部八景二十四圖、上應二十四真、中部二十四炁、下鎮二十四生、所謂三部八景神者、上部八景上真一景腦神、二景髮神、三景皮膚神、四景目神、五景項髓神、六景膂神、七景鼻神、八景舌神、中部八景中真一景喉神、二景肺神、三景心神、四景肝神、五景膽神、六景左腎神、七景右腎神、八景脾神、下部八景下真一景胃神、二景窮腸神、三景大小腸神、四景胴中神、五景胸膈神、六景兩脇神、七景左陽神、八景右陰神也、其二十四生圖者、一曰真人沐浴東井圖、二曰神仙五嶽真形圖、三曰通靈訣精八史圖、四曰神仙六甲通靈圖、五曰神仙九宮紫房圖、六曰元始太清圖、七曰神仙真道混成圖、八曰神仙西昇保錄圖、以上總上部八真之炁、九曰神仙通微靈化圖、十曰神仙耀靈九天圖、十一曰神仙九變圖、十二曰神仙壽存圖、十三曰神仙守一養身圖、十四曰神仙守

神合景圖、十五曰神仙凝嘿養精守志圖、十六曰芝英玉女圖、以上總中部八真之炁、十七曰神仙六陰玉女圖、十八曰神仙九元導仙圖、十九曰神仙導引圖、二十曰神仙洞中洪保圖、二十一曰神仙變隱測圖、二十二曰神仙採芝開山圖、二十三曰神仙明鏡圖、二十四曰神仙無極太一圖、以上總下部八真之炁、又有三部八景真神靈符、三部八景諸府真神仙官名諱人數、符及雲篆天書之文、大旨謂修道之士、當依科奉持、存思結想、拱一不離、使三部八景之神下降身中、蓄炁積精、與道合一、蓋道家修養之方術也、

太上元始天尊說北帝伏魔神咒妙經十卷（在道藏正乙部衆字帙中）

舊本題上清三洞經籙碧霄洞華太乙史歐陽雯受、不著時代、歐陽雯始末亦未詳、考之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按經中所引歷代仙真之說、如陶弘景鄧思遠等、雖大抵為六朝時人、然經中屢言酆都之山、有鬼神宮室、其神曰北陰大帝、其第三卷中且有酆都戮鬼品一篇、按酆都之名、雖後世學者、或據抱朴子對俗篇勢可以總攝羅酆、及真誥闡幽微篇羅酆山在北方癸地之說、以証其出於六朝、惟羅酆與酆都、其名自殊、不得並為一談、且羅酆之名、圖經之所不載、亦未可信據、考

之方志、酆都為後漢平都縣地、三國蜀廢、隋復置縣、名曰豐都、明初始改豐為酆、則酆都實後起之名、後世羽流、因抱朴子有羅酆為鬼都之說、乃以二者並為一談、輾轉附會、遂不復可辨、據此以言、則是編蓋亦明初羽士依托之作矣、其書都凡十卷、釐為九品、首序議品、次七元秘訣品、次酆都戮鬼品、次捍厄品、次神印品、次九龍品、次碎鬼錄品、次八字消災品、次神兵護國品、按道教符咒制鬼之法、其來久矣、真誥第什五卷闡幽微篇云、羅酆之山在北方癸地、有六天宮、炎慶甲註之、稱為北太帝君、是編蓋因襲其說、故引大闕三圖上清經曰、酆都山在北方

故東北為鬼尸孔氣之根、其上下並有鬼神宮室、山上有十二宮領鬼、山下有十二宮統神、又謂其神曰北陰大帝、即所謂北帝也、主統制諸鬼、是編所載、皆酆都二十四宮諸神名諱、神符圖篆、如七星符、五星符、二十八宿符等、依科持誦、佩符於身、則可以伏魔制鬼、禳厄治病、大抵據真誥及魏晉以來遺書、附會而成、蓋道教之方術也、

七元璇璣召魔品經不分卷 在道藏正乙部群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今考是經，如謂三十年度一人，得之者萬法皆成，不得妄泄下愚，禍殃九祖，長役鬼官之類，大抵皆道家言之絕淺妄者。又考道教洞天福地之說，多剽竊佛經。酉陽雜俎玉格篇云：道列三界諸天，數與釋氏同，但名別耳。蓋始則有清微禹餘大赤三天，繼則剽竊佛經而有三十三天之說，更增其數為三十六天、八十一天，以求勝佛說。按是編所說洞天福地，亦有三十六天之說，則其書之為後世羽流依託之作，似無可疑。意者其書之成，或當在唐五代間耶。其書不分卷，蓋假託七真與五老上皇及諸天大魔等仙真問答之辭，以宣說道家召魔之法。大旨謂九皇真君，皆好長生，有不死之道，在北極之上，名曰九道，皆置九宮，列八卦，有真符九道，後學佩授，可以翻天轉地，攝伏群魔，上能助國扶難，下能理救民生，若有疾病之家，當立道場，燃燈作符九道，安九宮八卦之上，保宅遣禳，其病自差。又有三五步綱，攝紀正法，學道之士，依科奉行，亦可以致長生。按符籙祈禳禁劾諸術，蓋源於古之巫祝，自秦漢方士，以迄後世黃冠，其說日益滋漫，是編所說諸病消災辟邪之法，多因循前人緒論，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所發明，且敘述簡略，並經中所說諸符，亦闕而不載，蓋村野道流依託之作，宜其疏略如此也。

靈信經旨不分卷 在道藏正乙部群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按靈信經者、道家相傳、以為後漢真人劉根所作、故其書題曰劉根真人靈信經、考南嶽總真集、及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謂劉根穎川人、能令人見鬼、成帝時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多就根學道、穎川太守杜新聞之、以為妖訛、召至郡、謂曰、君有何能、而常惑衆、根曰、僕能令人見鬼、新曰、今即試看、若無鬼、汝當見誅、於是根左顧而笑、有頃、新之亡父母、悉反縛於新前、新乃泣涕叩頭謝根、根書修大洞帝乙之道、煉真朝斗、服炁餐神、後去羽不知所終、則根蓋秦漢方士之流、今考其書所載、多引前人緒論、又引黃庭經之說、按黃庭內外景經之時代、雖異說紛紜、疑莫能明、然其大抵當東晉初年羽士之作、據此以言、則是編亦為後世道流依託之作、似無可疑、且詳其文體、亦不類唐以前風格、意者其為唐五代間術士所為耶、其書不分卷、首為靈言經旨、皆四言短句、次為靈信經十有二則、依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日為次、書中所載、皆俚俗陰陽禁忌、及一切占驗之法、觸事預知、以通幽明未來之兆、如云十二時中、噴嚏呵欠、煩燥惱也、面目俱熱、恍忽迷也、又云子日右耳鳴有喜事、夕鳴有女子事、左耳旦鳴、准上、夕鳴遇酒、頤癢有可喜事、右目上瞼下瞼旦暮瞤、主父母怡悅、左目上下瞼瞤、有事皆喜、旦暮噴嚏、有喜事、眉痒有朋友相呼、其說頗為叢雜、大抵據陰陽干支、以為占驗、今俚俗術士、猶多因襲其說、蓋羽流方術之學、其誕妄固不足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清道林攝生論不分卷在道藏正乙部奉字號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考宋紹興間改定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第二卷仙家類著錄道林攝生論一書，不著卷數，亦不著撰人姓氏，蓋即此書。又考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類著錄大道攝生論一卷，註云李冰撰，疑為是編之異名。按其書之為李冰所作，雖不可確知，然紹興間已著錄其書，則其為北宋以前舊籍，似無可疑。意者其書或唐五代間道流之所作歟。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與通志藝文畧之說正同。書中所載有黃帝雜忌法、按摩法、老子按摩法、

用氣法、調氣法、居處法。今考其書黃帝雜忌法題第三，按摩法題第四，用氣法題第五，居處法題第六，則其書本釐為六篇，其第一二兩篇篇目已闕，且老子按摩法當附於按摩法中，調氣法當附於用氣法中，不宜別標篇目。其書大旨在闡明道家攝生之理。按道家修養首重養生，是編以寡慾保神及起居調攝之法為養生之要，籍其詮敘之例，首論飲食疾病營衛之法，兼及房中之術，而力闢採補之說，次論飲食起居諸禁忌，次論按摩調氣與四時居處調攝等法，大抵皆雜採史傳及魏晉以來道書所引前人緒論居多，因循舊說，鮮有論斷，惟其論攝生以

調氣絕慾為第一義，頗稱近正，能不失道家之本旨，亦足以備一家之學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藏闕經目錄二卷 在道藏正乙部羣字帙中

不著編輯者姓氏，亦不著時代。按是編卷末有道藏尊經歷代綱目一篇，末云丙申屬離，經藏湮廢，元啟運，有披雲子宋真人收索道藏經七千八百餘帙，鋟梓於平陽府永樂鎮東祖庭藏之。此道藏經歷朝興廢之大者也。欲刻之石，俾百世之後尋經目者，有考證焉。至元十二年歲次乙亥九月望日立時，則其書蓋元世祖至元間道流，因披雲子宋真人既刻道藏七千八百餘卷於平陽，爰取其闕道者編輯為目，俾後世尋經目者有所考證也。其書都凡二卷，惟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著錄舊鈔本作一卷，此本卷數與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同，意者瞿氏所藏舊鈔本殆為鈔胥所併歟。今考其所著錄，上卷凡三百八十有七種，下卷凡四百零六種，以今存道藏目錄校之，大抵闕軼遺者多，現存者少，書名卷數亦間異於諸家著錄，足為考證道藏經目之助。惟編次凌亂，不分門類，使學者翻檢殊感困難。且考究疏畧，漫無條例，如各書之下注其卷數，以則闕而不載。又如上卷於各經之有符籙圖繪者，皆分別注明，下卷則皆付闕如，未免自亂其例。又各書大抵皆不著其作者，使讀者考證無從，尤為疏畧。凡此之類，皆其可議者。然宋藏經目，失傳已久，是編為元人所記，於闕經目錄，搜羅畧備，治道藏之學者，寔可資為鉅助。卷末附道藏尊經歷代綱目，於歷朝道藏興廢沿革，敘述頗稱詳審，則尤足以資參考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藏經目錄四卷續道藏經目錄一卷（在道藏正乙部英字帙中）

不著編輯者姓氏按其書卷末題大明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上元吉日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闡玄弘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張國祥奉旨校梓靈佑宮供奉則其書蓋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丁未續修道藏時正一嗣教真人張國祥奉敕纂修者也其書凡道藏經目錄四卷續藏經目錄一卷而以道教宗源及凡例列之編首不入卷次按周興嗣千字文編號分門別類依次編錄大綱分洞真洞玄洞神三部太玄太平太清正乙四輔三洞各分本文神符玉訣靈圖譜錄誡律威儀方法衆術記傳讚頌表奏十二類惟太玄太平正一四部號為四輔不復分類各條之下分別注其卷數間亦注其作者姓氏總計正藏三洞四輔所錄凡一千三百九十有四部續藏凡五十有一部今考其所錄諸書多捃拾以足卷帙誠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批評明白雲霽道藏目錄所謂劉牧易數鈎隱圖遺論九事張理易象圖說內外篇雷思齊易外別傳（案此本俞琰之書雲霽誤以為思齊）易筮通變易圖通變舊皆入易類穆天子傳舊入起居注類山海經舊入地理類揚雄太玄經邵子皇極經世鮑雲龍天原發微舊皆入儒家類墨子舊入墨家類素問靈樞經八十一難經孫思邈千金方葛洪肘後備急方急救仙方仙傳外科秘方寇宗奭本草衍義舊皆入醫家類公孫龍子尹文子舊入名家類韓非子舊入法家類孫子舊入兵家類鬼谷子舊入縱橫家類鬻子鶡冠子淮南子子華子劉子馬總意林舊皆入雜家類錄異記江淮異人錄舊皆入小說家類黃帝宅經龍首經金匱玉衡經玄女經通占大象曆星經靈棋經舊皆入術數家類陶弘景華陽隱君集邵子擊壤集吳筠宗玄集舊皆入別集類雖配隸或有未安門目或有改易然總無以為道家言者今一概收載殊為牽強至於續藏則並焦氏易林及堪輿之書亦皆收錄尤不知於意何取他如書中各經作者或著錄之或付闕如亦未免自亂其例編次之疏畧蓋不能無譏焉惟二氏之書往往假借附會以張大其教則其收錄之牽強固不足深詰且宋藏目錄失傳已久是編成於明季則亦治道藏者所必不可廢之書也

皇經集註十卷（在道藏續集鐘字帙中）

明周玄貞集註、玄貞字雲清、山東濟東人、自號濟南隱客、幼習玄典、深明道要、明神宗萬曆間、嗣漢五十代天師張國祥同奉勅命、講玄經、修道藏、是編前有萬曆十五年玄貞自序、知其書蓋萬曆十五年丁亥玄貞講修道經時之所纂集也、考玄貞自序云、玉經雖玄、諸仙明解、適羅太史付愚、敢避罪而不述已成之論耶、又羅洪先序云、三教語莫勝於皇經、奥意难規、諸仙註不可不傳、因寄迹方外、度輯成卷、惜弱軀日羸、未及刊布、後遇山東濟南隱客周雲清氏講玄經修道藏、遂托友人天拙子記愚言以付之、則是編蓋玄貞據洪先舊本之所纂輯也、全書都凡十卷、其詮釋之例、第一卷為天猷副元帥和應善天尊皇經集註啟讚、序九天開化文昌梓童帝君張仲高上玉皇本行集經前序、南極遐齡人臞仙原道純陽敬言化孚佑帝君呂嵒皇經註緒前序、長春輔化明應真君丘處機皇經集註再緒前序、雷霆大元帥鄧天君皇經集註前四序、鄧天君三讚、羅洪先皇經集註初纂前序、玄貞皇經集註纂序、王靜粹皇經集註謄錄序、諸義考目、玄貞皇經集註刊傳疏文、第二卷至第四卷為經註上卷、第五卷至第七卷為經註中卷、第八卷至第十卷為經註下卷、按皇經者、蓋高上玉皇本行集經之簡稱、經文有作一卷者、象太極也、又有作三卷者、象三才也、是編緣三卷之真文纂集諸仙明解、釐為十卷、以象十極之義、分五品之奥義、以象五行、總列一百有八章、以從千八百之戒、今考其書、大抵循文解義、捃拾歷代仙聖明解、彙為一編、諸真心法都册昭然、能獨窺經旨之蘊奥、惟所引前人緒論居多、雜採舊文、無所論斷、又不辨真僞、往往據後人附会之作以為解、尤不免於疏、蓋二氏之書多假借附會以自尊其教、則亦無容獨責是編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漢天師世家四卷（在道藏續集壁字帙中）

舊本題明張鈇校不著纂輯者姓氏按張鈇安仁縣人賜進士屢官至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是編前有洪武九年宋濂洪武庚午蘇伯衡王德新萬曆丁酉喻文偉萬曆癸巳周天球諸序後有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序考周天球序云洪武中四十二代天師徵序於金華宋太史先生次其事大都甚悉越二百年而五十代天師識予京邸忽千里馳書徵其帙蓋洪武迄嘉靖凡八代事蹟按五十代天師者張國祥也又考是編卷末題大明萬曆三十五年歲次丁未上元吉旦正一嗣教凝誠志道闡玄弘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五十代孫國祥奉旨校梓則其書蓋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國祥奉敕續修道藏時據洪武間舊本編次梓行者也其書都凡四卷第一卷為前序第二卷至第四卷為天師世家按漢正一天師張道陵者留侯之苗裔也留侯授書黃石而侶赤松歷五代而至道陵嘗親受道於太上降治怪魅服煉神丹功成冲舉以印劍相傳歷唐宋以逮元明垂千五百年繼承不替是編前有序其世系祖始於留侯自漢正一天師道陵至明嘉靖間天師張永緒歷四十九代凡其崇禮禱祈之著遭際寵渥之極一切奇徵茂迹莫不具其世系

僃載無遺惟書中所載多溢美之辭如明史方技傳稱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建文間嘗坐不法奪印誥又嘗受道法於長春真人劉淵然而與淵然不協互相詆訐其人品頗不純粹是編於此皆剟而不載蓋為親者諱亦無容深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弘道錄五十六卷 在道藏續集經府羅將相路決七字帙中

不著撰者姓氏、按其書第五十六卷末云、有文莊者出、深悟篤信、推而驗之身心、措之事業、以裨我皇明之治、正以見勝國不得與于斯文、而溥海內外、藹然文明氣象、豈無自歟、知其書之作、蓋在明季、又考文莊者丘濬之謚也、濬字仲深、瓊山人、景泰進士、孝宗時累官文淵閣大學士、則其書之成、當已在明孝宗弘治之後、蓋晚明時人之所撰也、其書都凡五十六卷、分類標目、釐為五篇、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各篇之下、復分為五目、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今考其書大旨在推闡義理之學、雜採史傳說部、及前人緒論、標舉事要、分別條錄、復於每條之末、繹己以意、以為論斷、其所採擷、大都摘取精要、不事博引繁稱、故條理次序、頗為精審、上起周秦、下迄有明、各家之說、並皆摭集、以參觀互証、能不蹈講學家門戶之見、剖析事理、亦深切著明、要其指歸、蓋原本儒術、故所言皆不詭於正、於立身處世之道、反復詳盡、所以砥礪末俗者、極為篤摯、惟稽其所論、悉本儒家五常之道教、按孟子所云、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白虎通曰、五常者何、仁義禮智信也、此是編之所本也、是其所論、於道

是其所論、於道家之說、殊少關係、而萬曆續修道藏、乃亦加收載、未免失之牽強矣、

太上中道妙法蓮華經十卷（在道藏續集杜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自六朝以來顧歡著夷夏論張融著門論通源皆倡佛道二教一致之論且佛教經典翻譯日多學者靡然嚮風於是道流之慧黠者多模擬釋典而作道經今考是編所論多剽竊浮屠家言如地獄三塗三寶五慾三十二天等皆佛經名辭詳其文体亦全襲釋典且考其篇目亦模擬佛經按大藏法華部有妙法蓮華經七卷而是編諸仙大道品第三云諸仙大道及諸衆仙吾於往時求法華經即心無倦於諸天中常持大道求其道遥心不退散時有仙人來白我言我有大乘名曰妙法蓮華經則其為模倣至為昭然顯考妙法蓮華經為後秦鳩摩羅什所譯故窃疑是經蓋唐五代間羽士依託之作也其書都凡十卷釐為十有七品其目曰元始大羅品大廣化品諸仙大道品順行品順行正品垂喻品解脫品教量品九幽品群化品報應品化鬼人道品成道歸真品大道無著品天地物像品諭達真空品廣究災祥品其書蓋假託元始天尊在大羅天上為諸天仙衆宣說是經大旨在闡明教化發真空之妙理喻報應之隱與示解脫之法門述歸真之科戒稽其所論大抵皆道家言之絕淺近者又往往雜以佛家之說蓋粗野道流模擬佛典而成其虛妄殆不足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皇明恩命世錄九卷在道藏續集書字帙中

不著編輯者姓氏按其書所載有明一代勅誥諭旨及手書祭文等其時代最晚者爲萬曆三十三年封五十代天師張國祥妻謝氏誥則是編蓋即明神宗萬曆三十五年丁未五十代天師張國祥奉勅續修道藏時之所纂輯矣其書都凡九卷第一卷載明太祖賜龍虎山二十代天師贊二十篇第二卷載龍鳳洪武間四十二代天師張正常所奉勅命十有四篇第三卷載洪武永樂間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所奉勅命十有七篇第四卷載永樂宣德間四十四代天師張宇清所奉勅命十有三篇

第五卷載洪武正統間四十五代天師張懋丞所奉勅命十有四篇第六卷載正統成化間四十六代天師張元吉所奉勅命十有八篇第七卷載成化弘治間四十七代天師張玄慶所奉勅命十有六篇第八卷載弘治嘉靖間四十八代天師張彥頨所奉勅命二十篇第九卷載嘉靖萬曆間四十九代天師張永緒及五十代天師張國祥所奉勅命十有五篇總計全書所錄上起太祖下迄神宗凡勅誥諭旨及手書祭文贊頌之辭凡一百四十有七篇大抵皆遭際寵渥皇室恩命之辭足以爲氏族光寵者惟其間如永樂間命編進道書勅命專出符錄旨成化間申禁假造符籙勅及歷朝命修齋醮等勅皆有關道教文獻治道教史者寔可資爲參考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儒門崇理折衷堪輿完孝錄八卷在道藏續集封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按其書第八卷安葬簡儀治葬條下云丘文莊公曰昔朱子論擇地謂必先謂其主勢之强弱考文莊者丘濬之謚也濬字仲深瓊山人景泰進士孝宗時累官文淵閣大學士則其書之成當已在明孝宗弘治之後蓋明末術士之所作也其書都凡八卷第一卷至第二卷為六十章通論堪輿之術第三卷為選擇條例及覌星節要第四卷為七政第五卷為天符正經第六卷九宮紫白第七卷為五星命略第八卷為安葬儀節而以凡例總目列之卷首不入卷次按堪

輿之學其來久矣漢志有堪輿金匱十四卷後世如雪心賦葬經等其作寔繁是編大抵捃拾前人緒論而繹以己意如論巒頭則據雪心賦葬經等書言星氣則據催官篇玉尺經等書他如廣豐熊氏饒安李氏括蒼李氏泰和周氏臨川吳氏諸家之說並皆摭集其於七政造命年月天符紫白之術論之尤詳或以闔五運六氣之機或以發洛書河圖之秘他如安葬儀節禍福應驗亦連類並及條理次序頗稱精密又凡所徵引皆一一標其出典尤深合著述之法按堪輿之術士惑世之說養生送死未可偏廢陰陽地理之說亦俚俗風尚之常且是編所論皆道其常理而不涉怪異則亦未必不可以備一家之說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易因上下經各三卷（在道藏續集家給二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按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題作李氏易因，亦不著其名字。考清張廷玉明史藝文志經部易類著錄李贄九正易因四卷，注云贄自謂初著易因，一書改至八九次而後定，故有九正之名。則雲霽所謂李氏者，即李贄也。贄字卓吾，晉江人。萬曆中官姚安府知府，雅好釋典，士大夫之好禪者往往從之遊。後忽自去其髮，冠服坐堂皇，上勒令解任，乃隱居黃安，日引士人講學，雜以婦女，專從釋氏，卑侮孔孟。北遊通州，為給事中問達所劾，逮死獄中。按贄自謂著易因，前後改凡八九次，是其於易用心獨苦。是編釐為上下二經，各為三卷，總計全書，都凡六卷。惟明史藝文志作四卷，詳謂為其第九次訂正之本，則此本殆李氏初稿，抑或萬曆間續修道藏時之所析耶。今考其書，每卦為一篇，首列經文，然後於經文之下，繹以己見，更採漢唐及宋元明儒之說，以為附錄。大旨皆以禪機為主，借洸洋恣肆之談，以自騁其意，蓋贄本邃於釋氏之學，而卑侮孔孟，故必欲援儒入釋，不知各家之學，自有源流，必欲以儒言滲於異學，則根本已謬，其是非固不待辨矣。然其博採諸家，以翼其說，頗為賅備，又稽其所引諸家之說，朱彝尊經義考多摘未寓目者，則亦有關文獻，足資學者之採擇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靈寶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六十一卷（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天地玄黃宇宙洪八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考宋紹興間改定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宋鄭樵通志藝文略諸家書目，多著錄其書。晁氏讀書志云：唐志有其目，古書也。又考唐王懸河所著三洞珠囊及其他隋唐以來道書，亦多引用是經，則其為唐以前古籍，信不誣也。惟詳其文體，多模擬釋典，又往往襲用佛經名辭，殊不類漢魏時人所作，意者其為南北朝羽士依託之作歟。其書都凡六十有一卷，惟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及通志藝文略作一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作三卷，長沙葉德輝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考証云：輝按道藏六十一卷，此疑脫六十字。其說殊無確據，且通志亦作一卷，豈亦脫六十字耶。按道藏洞真部玉訣類有嚴東、薛幽棲、李少微、陳景元、陳觀吾、張宇初諸家註本，或作四卷，或作三卷，校之是本，大抵僅有元始無量度人上品、玉宸大道品等數篇，而非全帙，則諸家書目之所謂一卷、三卷者，當亦非完本矣。全書釐為六十有一品，蓋假託元始天尊於始青天中，為諸天真大神上聖高尊無鞅數眾宣說是經，大旨謂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先，常存不滅，每天地開闢，則以秘道授之諸仙，謂之開劫度人，受其道者，依法奉持，漸致長生，或白日昇天。其說有授籙之法，名曰齋，有拜章之儀，名曰醮。又有一切符咒，以攝治鬼神，消除災厄，服餌以蠲除穢濁，延年益壽。他如存思之術，導引之訣，烹煉之方，變化之法，其類甚繁，經中莫不備載。又往往兼及治國之道，與修身處世之要。後來羽士之言科儀方術者，皆以是書為憑藉，蓋道藏中重要之典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上三十六部尊經六卷（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日字號中）

不著撰人、及纂輯者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今考其書所載諸經、如上清洞玄太清諸經、大抵皆六朝隋唐間道書、又考道家相傳謂自南北宋以來簡寂先生陸修靜始分三洞之源、列四輔之目、其後增為三十六部、蓋三洞之中、洞各十二部、合為三十六部、則是編之纂輯、疑當在唐五代間矣、其書都凡六卷、釐為三清、曰玉清境經、曰上清境經、曰太清境經、三清各分上下二卷、上清經、妙真經、太一經、妙林經、開化經、仙人經、黃林經、上真經、道教經、上錄經、上妙功德經、道德經、此十二部經、蘊在大洞玉清境藏中、大旨皆闡明性命之至理、無毀無壞、無生無滅、清虛自然、湛然常住、總持靜念、正達無為、蓋無上大乘之異旨也、洞玄經元陽經、元辰經、大叙經、上開經、內音經、鍊炁經、靈祕經、消魔經、無量經、控魔經、上道經、此十二部經蘊在大洞上清境藏中、大旨闡明開叙度人之道、消魔鍊炁、養炁存神、有忌有勤、因機善誘、蓋中乘之妙門也、太清經、徹視經、集仙經、洞淵經、內祕經、真一經、集靈經、中精經、無量意經、集宮經、黃庭經、小叙經、此十二部經蘊在大洞太清境藏中、大旨皆闡明濟生度死之術、齋直科儀、符籙禁忌、檢制身心、消除罪垢、蓋下乘之上法也、總之三清諸經、分為三十六部、以清靜為諸天萬有之基、垂眾法為濟生度死之道、雖所錄諸經頗皆後人依託附會之作、然二氏之書多借恍惚之辭以自尊其教、則其真偽固不足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黃帝陰符經不分卷（在道藏洞真部玉訣類騰字號中）

舊本題崆峒道士鄒訢註、不著時代、考其書所引諸家之說、其時代之可考者、如高似孫、朱熹等、多北宋時人、按高似孫為淳熙進士、朱熹據宋史稱其卒於寧宗慶元六年、則鄒訢蓋宋元間羽士矣、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全書分為上中下三篇、而不著篇名、經末有人以愚虞聖以下二十一句、一百一十四字注云按驪山老母注本與蔡氏本、我以時物文理哲為書之末句、褚氏本與張氏註本其下有二十一句、一百一十四字、朱子所深取者、正在此內、今取褚氏本為正則其書蓋從朱子之說、以褚遂良本為正、故經中文字、以多從褚本、如諸本上篇天發殺機句下、遂移星易宿、地發殺機八字之類、皆以褚本校正之、今考其書、詮釋經旨、大抵隨文為解、首列經文、然後繹以己意、更雜採唐宋以來諸家註解、以翼其說、大旨在於發明天理之微妙、間亦養生之奧旨、多原本道家之說以詮釋經義、雖間亦雜以儒說、或釋屠家言、然大要不失其初義、文字較他家亦頗具條理、而深有理致、按陰符經、文意刻酷、五賊三盜之名、尤為奇險、是編於此、注義亦殊純粹、如以五行生尅之理釋五賊之說、皆不戾於方士之詭說、惟詮釋經義、似稍嫌其簡略、往往不能暢發其論、是則未免白璧之微瑕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上靈寶朝天謝罪大懺十卷（在道藏洞真部威儀類露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按道家齋懺科儀，多模擬釋典。自南北宋間，簡寂先生陸修靜，分三洞之源，列四輔之目，述科定制，漸見端緒，迨於李唐，廣成先生杜光庭，更按經誥，修成齋科，科儀與格，於焉大備，後世之言道教科儀者，多本於是。然今考是編所載朝天謝罪諸齋懺，至為詳備，殊不類唐以前道書，意者其為唐五代間羽士依託之作歟。其書都凡十卷，經中所載，皆道士朝天謝罪之齋懺。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云：此係謝罪人懺，凡學道之士，當恒拜懺罪，可謂深得是經之旨要。按懺者，蓋佛家語也，意謂自陳其悔也。華嚴經云：懺除罪障，隨喜福德，故僧人齋禮懺悔，以冀降福，亦名之曰懺。釋氏通鑑云：梁武帝為北都氏閱大藏，製慈悲道場懺法，是佛教禮懺之法，在齊梁之世，已盛行於尚域，於是羽士之慧黠者，因剽竊其術，而作禮懺之經。是編之作，亦往往因襲佛懺，大旨謂一切罪根，皆心起，心生邪見，妄想貪嗔，則諸惡叢集，永墮幽牢，善惡報應，歷歷不爽。一切眾生，當曉悟宿命因緣，罪福報應，毫分不差，亟宜啟心救拔，朝天謝罪，修奉齋醮，贖經禮懺，禳災祈福，以求超度。經中於修齋吉辰、禮拜科儀，以及三清寶號、天尊名位，莫不備載。雖其說多因襲佛典，亦足見道教齋懺之大略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靈寶无量度人上經大法七十二卷在道藏洞真部方法類金生麗水玉出七字帙中

舊本題天真皇人撰集、不著名氏、亦不著時代、歷代史志、及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其書第二卷實經降世品、明實經緘藏降世條下注云、右以李少微註定此章、李少微為唐太清供奉、賜封雲山保一真人、有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注行於世、是編既據其註本、以定篇章、則其書之成、似當在李唐以後、意者或五代兩宋間羽士之所纂輯歟、其書都凡七十有二卷、釐為七十有二品、又於各品之下、別分章目、今考其書、皆首列經文、然後各為之解、其間多以玄師曰為起句、玄師不詳其姓氏、蓋據其師說也、按靈寶大法者、道家相傳、以為大羅天元始天尊所說、總三十六部尊經、玄淵隱奧、為嵩法之宗、蓋自南北朝簡寂先生陸修靜、分三洞之源、列四輔之目、述科定制、道教科儀、始漸見端緒、唐廣成先生杜光庭、更據諸經語、發揚光大、其說益以枝漫、然大要皆原本於度人上經一書、是編蓋以度人上經為主、而統以衆法、大抵因循陸簡寂先生杜光庭先生諸家之說、採精附益、超古越今、為衆法之軌範、經中所載、皆道教方術科儀、及一切符籙章奏、凡祈禳禁劾之法、吐納服餌之方、存思導引之訣、攀魁步斗之術、與夫齋醮科儀、表章格式、天真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諱、修身戒律、萬類瑣纖、莫不備載、條分縷析、秩然不紊、雖其說或不免於荒誕、然觀其總陰陽之樞機、達五行之造化、推日月盈虛之理、統星辰躔運之機、固亦言之成理、且後世羽流之言方術者、皆原本於是、則亦未可盡以荒誕廢其書也、

重陽教化集三卷 在道藏太平部交字帙中

金王嚞撰。王嚞初名中孚，字允卿，入道之後，始改名嚞，一作壽，字知明，自號重陽子，京兆咸陽人，遷居終南之劉蔣村。母感異夢而妊，二十有四月始生，時宋政和二年壬辰十二月二十二日也。自幼不群，性倜儻尚義，不拘小節，弱冠業進士，係學籍，好屬文，才思敏捷。金正隆四年己卯，醉於甘河鎮，會二人被髮擁氈，身貌同一，嚞詰之，從而請業，盡得修真口訣。大定初，捐棄妻孥，行丐於鄠杜終南間，舉止若狂，人莫之測也。大定七年至寧海，弟子馬丹陽為築菴以居之，號曰全真，全真教之名蓋始於此。有弟子七人，皆有名於世。大定十年正月四日羽化，享年五十有八。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重陽全真開化真君。是編前有大定癸卯國師尹范懌、趙抗、劉孝友、梁棟、劉愚之諸家序，後有王熙跋。序按趙抗序云：吾鄉丹陽先生，舊為寧海著姓，自弱冠之年，遊庠序，工詞章，不喜進取，好虛無，樂恬淡，已深悟玄元之理。一日重陽真人自終南徒步而來，一見而四目相視，移時不已。及聞談，言笑如舊交，凡契或對月臨風，或遊山翫水，或動作閒宴，靡不以詩詞唱和，皆以性命道德為意，凡當時之一篇一詠，不徒然而發，皆所以勸戒愚蒙，免沉溺於愛河慾海，非專為於己也。故門人裒聚二先生之詩詞，分為三集，上曰教化，下曰遂。次曰分梨十化。又其次曰好離鄉。又王頤後序云：丹陽真人遇重陽真人，親受秘旨，重陽真人又復著為詩詞，發明真要，丹陽公隨機酬和，如響應聲。其門人靈真子朱抱一等捆與裒集，編次計三百餘篇，釐為三卷，則其書蓋重陽真人與弟子丹陽真人弟子朱抱一之所編次也。全書都凡三卷，第一卷凡詩詞八十有八首，第二卷凡詩詞五十有四首，第三卷凡詩詞五十有二首，五會化緣榜一篇，總計全集所錄凡詩詞雜文一百九十有五首，大抵首錄重陽原作，而以丹陽繼韻附之其下。集中詩文，皆意在恢宏正教，闡揚家風，類皆以言語勸戒，發為文章，而啟迪迷人，庶有覺悟。又其於全真一派，恬淡宗風，尤多所詠讚，惟文辭或不免於鄙俚，未必能為重陽丹陽兩真人之舊。然其為全真門人之所纂輯，則似無可疑。與分梨十化集合而觀之，則於全真之道，亦可思過半矣。

重陽真人金關玉鎖訣不分卷 右道藏太平部交字帙中

金王嚞撰。王嚞初名中孚、字允卿、入道之後、始改名嚞、一作喆、字知名、自號重陽子、京兆咸陽人、遷居終南之劉蔣村、母感異夢而妊、二十有四月始生、時宋政和二年壬辰十二月二十二日也、自幼不群、性惆儻尚義、不拘小節、弱冠業進士、係學籍、好屬文、才思敏捷、金正隆四年己卯、醉於甘河鎮、會二人披髮披纏、年貌同一、嚞訝之、從而請益、盡得修真口訣、大定初、棄妻孥、行乞於鄠杜終南間、舉止若狂、人莫之測也、大定七年至寧海、弟子馬丹陽為築庵以居之、號曰全真、全真教之名蓋始於此、有弟子七人、皆有名於世、大定十年正月四日羽化、享年五十有八、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重陽全真開化真君、其書不分卷、大抵假借問難之辭、以闡明修真漸次之理、蓋氣有清濁、人有賢愚、故啟誘多端、形分高等、法門漸頓、各有階差、宜依次漸進、不得違階、其論修真妙理、首以持戒為主、然後抱守元炁、依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要、強兵戰勝之義、以發揮丹道、大旨本於陰符經、而雜採參同契等丹書、以輔翼之、詞旨鄙淺、末有此訣句可亂傳、如有亂傳者、輕泄仙人妙機、九祖盡墮於沈淪永鎮酆都、不得人身之語、益粗野道流之鄙談、文詞亦為謬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殆粗知字義之黃冠、依託附會而成、固不足語於著作之林也。

玉谿子丹經指要三卷（在道藏洞真部方法類稱字帙中）

宋李簡易纂集。簡易自號玉谿子，宜春人，玉谿叟李朔議之曾孫也。幼習儒業，不遂其志，於釋道經典靡不究心，自言得遇至人於桂仙坊王子廟內，再遇於江陵府，一言點化，頓悟七返九還之旨。是編成於宋理宗景定五年甲子，分為上中下三卷。卷首首列混元仙派之圖，及簡易自序。上卷為悟真篇指要，首列交會圖，次三五一都圖，次九還七返圖，次鼎器，次真鉛，次真汞，次真土，次刀圭，次媒人，次採取，次融結，次烹鍊，次金木交併，次水源清濁，次溫養，次火候，次沐浴，次脫胎。中卷為長生久視之

書、辯惑論、丹房法語、羲皇作用。下卷為張紫陽贈白龍洞劉道人歌、規中圖十二字訣序、規中圖解、純陽真人沁園審語詩、讚、純陽仙像。大旨在闡明調神理氣之方，還丹九鼎之術，論火候則以朔望節氣為據，言藥物則以坎離龍虎鉛汞為名。大抵據古文龍虎上經、參同契、悟真篇以立說，惟三書文繁而隱，故是編鉤玄提要，分別詮釋，條分縷析，綱舉目張。上卷所以論悟真篇之要，而以古文龍虎上經、參同契三書互相參証。中卷長生久視之書，所以探陰符經之端倪，意在發明修真內鍊之玄旨。吏以辯惑論、或問、丹房法語，推闡金丹鉛火金木情性之義，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尤慮法象未盡，故又述羲皇作用，以明符火進退。至於張紫陽贈白龍洞劉道人歌等，不過附之卷末，以為參証而已。

清微元降大法二十五卷 在道藏洞真洞部方法類號巨闕三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按是編第二十五卷道法樞紐下，題雲山保一真人李少微授，考少微為唐太清供奉，有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注行於世，是編道法樞紐既稱李少微授，則其書當為唐以唐以後人之所纂輯矣。全書都凡二十有五卷，卷一為元始清微應運，卷二為玉京流派等，卷三為太極自然大道等，卷四為無極隱文等，卷五為無極無量天寶洞章等，卷六為三寶無量轟雷洞章等，卷七為元始神運雷霆玄经等，卷十為元靈鎮玄天经，卷十一為元始一炁冲玄策法等，卷十二為混洞大刼始青天經，卷十三為九天煙都太乙五雷等，卷十四為西梵碧落五雷等，卷十五為清微龍光内法等，卷十六為紫霄演慶五雷五靈等，卷十七為上清西禁大法等，卷十八為上清玄都昇真火鈴雷等，卷十九為紫虛洞耀五雷大法等，卷二十為太乙炎明五雷等，卷二十一為清微衡法等，卷二十二為清微神霄梵炁碧靈妙樞九字等，卷二十三為高上神霄玉府西臺斬勘五雷大法等，卷二十四為清微秘妙五陽符法等，卷二十五為紫陽皇太乙玄玄初五雷秘篆道法樞紐等。大抵從錄道家所謂雲篆天经及一切禁咒符籙而成。按道家教方

術，如抱朴子所謂攜明鏡帶護符行禹步以避妖邪之類，其來舊矣。歷魏晉六朝以迄隋唐，而益趨複雜。是編廣搜博採，集道教方術之大成，所載如清微召神役使雷霆策命三界拔贖幽陰起死回生作晴布雨催生艾邪治病避瘟等一切禁咒符籙，莫不備載，定為治道教方術者所必不可廢之書也。

太上九要心印妙經不分卷 在道藏洞真部方法類珠字帙中

舊題仙人張果老述考趙道一歷世真仙体道通鑑云張果老隱於恒州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果有長生秘錄耆老云為兒童時人見已自言數百歲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則天皇后召之出山佯死於妬女廟前於是則天信其死矣後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迎之果對晤氣絶晤乃宣天子求道之意俄頃漸蘇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迎果果隨嶠到東京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號通玄先生果塵陳老病乞歸恒州賜絹三百疋遣從弟子二人至恒州弟子一人相隨入山尋弟子棄之傳中多附會虛誕之說蓋道流意在自神其說以衒人又後世道書多託之於果疑是經亦唐以後人之所假託其書不分卷以大丹九轉故以道分九要蟄為九篇首真一秘要次處篇秘要次三五一樞要次三一機要次日魂月魄真要次日用五行的要次七返還丹簡要次八卦朔元抗要次九還一氣從要大旨在於闡明道家修真体道之機要以為人得一以神氣精長存故極言調氣定神三火五行一氣抱元守真之理三成一氣抱一鍊神之兴夫坎離鉛汞七返還丹之要九還一氣胎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法蓋先序顯用次要應体以体兼用則性命備矣

會真集五卷（在道藏洞真部方法類良字帙中）

金王吉昌撰、吉昌自號超然子、其始末未詳、考金峰山通玄子劉志淵行狀、稱志淵乃[redacted]起然弟子入室弟子、則吉昌亦遼金時人也、是編前有魏南雲溪閑老楊志朴序、稱是編為吉昌門人寫唐梁振之、許南榮之秀二子鏤板通布於四方、全書都為五卷、第一卷為水火木金土生成圖說、顛倒五行、推後八卦、第二卷凡詞五十闋、其目曰木金間隔、木去金、金去木、水火交互、既濟、水火昇降、因土、坎離氣變、還元、貪狼、巨門、祿存、文曲、武曲、廉貞、破軍、左輔、右弼、玄牝、八卦配九宮、坤卦老陰之象、乾卦老陽之象、乾坤卦象、明道、九陽還丹、進道、第三卷凡詞四十八闋、其目曰九轉功成、鍊神合道、大圓覺海、五行生數至成數、成數造化、金丹、飲刀圭、玉鎖金關、互換、封閉、真坐偽坐、氣邪、氣邪歸正、神邪、神邪歸正、賓主互換、欲界、色界、無色界、積空、斷空、真空、三千功、八百行、返老還童、火候不正、全真、第四卷凡詞四十二闋、第五卷凡詞三十八闋、考集中所載圖說錄歌、皆出自胸臆中、埏埴輪旋、調和大塊、大旨在闡明內養之說、按道流判教有三、以易為真玄、以老子為虛玄、以莊子為談玄、是編會三玄而講義、更參之以參同契之說、意主收斂心氣、存真

固命、而歸於冲虛渾化、與造化為一、深合於清淨之旨、蓋道書中之不甚荒唐者也、

無上玄元三天玉堂大法三十卷（在道藏洞真部方法類崑岡劒三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按是編第一卷末有上清大洞三景法師路時中題記云宣和庚子上元夜星壇奏香回入室存真異香降回首見祖師于金光梵炁中謂余曰余吳之趙昇也今侍闕下焉吾昔生于天目山中有秘書臨上昇之時藏于江南句曲山三茅大山之頂汝其往取余後數年被命通守金陵尋躡峰頂夜半神光亘天入深開掘可三丈許得石函一帛書一卷約長六七丈雜以蓬萊細沙余得之因釐為二十四品以傳世云則是編蓋宋宣和靖康間路時中之所纂輯而託言得趙

昇所藏秘書於句曲山三茅大山之峰頂以神其說路時中為宋徽宗欽時人自署上清大帝洞三景法師其始末未詳全書凡三十卷據時中題記釐為二十四品然校其書除神虎追攝品仙化成人品皆作第十九延生度厄品保制劫運品皆兩見外實為三十四品時中題記二十四品之二疑當三字之誤其目曰發大道品第一真師戒律品第二存真修証品第三高奔內境品第四升斗奔辰品第五太玄制魔品第六延壇威儀品第七通真達靈品第八厭怪勝妖品第九驅正邪輔正品第十幽獄追攝品第十一驅祓禬禳品第十二延生度厄品第十三福壽增崇品第十四斬瘟斷疫品第十五慧光燭幽品第十六棄聲救苦品第十七濟度幽冥品第十八神虎追攝品第十九仙化成人品第二十三五步罡品第二十一生身受度品第二十二役使將吏品第二十三保制劫運品第二十四斷除尸瘵品第二十五師旨直指品第二十六朝真謁帝品第二十七出入斗罡品第二十八升降二景品第二十九驅降制伏品第三十光祖符品第三十一役召將品第三十二祈真度厄品第三十三壇頂威儀品第三十四正統刻經時不知題記二為三之誤故以發明大道品至斷除尸瘵品為二十四品自師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旨直指品以下皆不計數又以神虎追攝品仙化成人品皆為第十九以足二十四品之數誤矣今考其內蓋掇錄道家符籙祈禳禁劾諸舉之術及消災度厄之法按道家方術源於古之巫覡漢晉以後迄於隋唐日益複雜抱朴子真誥人上品妙經等經卷皆有記載是編廣搜博採纂為一編於滅魔殺鬼禳龍蛇入井禳野獸入人家禳器鳴自破禳夜中門外鬼聲禳六畜自死禳蛇禳鼠禳木石五金精魅解咒詛禳疑育嗣增保胎治產度厄保命消災散禍延壽保生斷瘟消疫呼召鬼神役使將吏等一切禁咒符籙搜羅頗稱詳備可謂集道家方術之成矣

太丹直指二卷 在道藏洞真部方法類稱字帙中

元邱處機述處機字通密自號長子登州棲霞人世為顯姓金熙宗大定六年丙戌年甫十九遯居崐崳山七年丁亥聞重陽祖師在寧海全真庵即往師焉養真所受於師者時或作歌詩以形容之由是聲名籍甚二十八年戊申世宗召入問以至道又嘗應元太祖召入西域還燕居長春宮元太祖二十二年丁亥卒世祖至元六年己巳褒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事蹟具詳元史釋老傳是編前有處機自序全書都為上下兩卷上卷為五行顛倒龍虎交媾圖五行顛倒周天火候圖三田返復金液

三田返復金液圖還丹五炁朝元太陽鍊形圖神水交合三田既濟圖內觀起火鍊神合道圖棄殼升仙超凡入聖圖五行顛倒龍虎交媾訣並圖五行顛倒龍虎交媾火候訣義火候圖五行顛倒周天火候訣義三田返復肘後飛金精圖三田返復肘後飛金精訣義三田返復金液還丹訣圖三田返復金液還丹訣義行功應驗五氣朝元太陽鍊形訣圖五氣朝元太陽鍊形訣義神氣交合三田既濟圖神氣交合三田既濟訣義下卷為五氣朝元鍊神入頂圖五氣朝元鍊神入頂訣義內觀起火鍊神合道圖內觀起火鍊神合道訣義十魔君棄殼升仙超凡入

聖訣義核其宗旨蓋為心屬火中藏正陽之精名曰汞木龍腎屬水中藏元陽真氣名曰鉛金虎先使水火二氣上下相交升降相接用意引脫出真精真氣混合於中宮用神火烹鍊使氣周流於一身氣滿神壯結成大丹功行兼修可躋聖位全書皆因圖以立說而大旨不離於道家蓋內修之極則也

玉清金笥青華秘文金寶內煉丹訣三卷　在道藏洞真部方法類稱字帙中

宋張伯端撰、伯端天台人、少無所不學、浪迹雲水、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孜孜訪問、徧歷四方、宋神宗熙寧二年、陸龍圖公詵鎮益都、乃依以遊蜀、遂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成、字平叔、自號紫陽真人、修煉功成、作悟真篇行於世、是編前有表奏及金丹圖論序、自稱衣下民孰無道器、奔勞塵境、役伐真元、愈降愈下、棄人就物、就物思人、則不可得而返之矣、物不能修、終乎異類、以某所傳受青華真人玉清金笥長生度世金寶內煉丹訣、簡而易行、詳而不雜、著為圖論、毫髮無隱、直泄至真之奧旨、全書都為三卷、上卷為心為君論、口訣、口訣中口訣、神為主論、氣為用說、精從氣說、意為媒說、坎離說、下手工夫、精神論、幻丹說、捉丹法、神水華池說、百竅說、中卷為採取圖論、交會圖論、採取交會口訣、口訣中口訣、真泄天機圖論口訣、爐鼎圖論、神室圖論、下卷為火候圖論、陰盡圖論、陽純圖論、總論金丹之要、次第秘訣、火候秘訣、其書大旨、在推闡金丹之要、與悟真篇彼此互相發明、內言清虛煉神、復本還原之法、坎離水火鉛汞之要、以陰陽五行昏旦時刻為進退持行之候、其火候、秘訣具用九轉、其說大抵皆言之成理、治金丹之道者、率

可資為參証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極至命筌蹄不分卷（在道藏洞真部眾術類芥字帙中）

宋王慶升述。慶升字果齋，始末未詳。按其書大抵曰牛車無上乘篇云，由是蓮藕草足，浪走台溫，有某隱先生楊師古遊近水嘉屋隱，一見傾心，採以藥物鼎器之旨，時淳祐癸卯十一月也。甲辰三月三日，復授以火候，因視丹經，呆合符節，則慶升蓋宋理宗時人也。是編不分卷，首列法象諸圖，而各係以詩，次為玉車三乘，次為絳紫請曰真人金液大還外丹訣，次為述頌純陽真人霜天曉角，次為天寶鍊神混元入藥妙訣，次為鍊藥真歎，次為丹經舉要，次為三要從序敘，次三關從敘，次為九鼎從敘，次為陰符破迷贊，次為古仙真訣集句，次為修真六用，次為五空叙，次為修丹十戒，次為修仙善惡勸戒。其書大旨在闡明調神理氣之方，還丹九鼎之道，以為修真內鍊法，當先修築爐起火之術，次修守中之法，更次修房炁回風之道，然後以乾坤為鼎器，坎離為藥物，七返九還，金液鍊形，此所謂玉車三乘也。今考其書係分條析綱，舉目張大，抵本於陰符經、參同契，而參以悟真篇及正陽鍾離權、純陽呂巖、紫陽施肩吾諸子之說，主於收心斂氣，存神固命，核守戒律，亦道書中之不甚荒唐者也。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註不分卷（在道藏洞神部玉訣類是字帙中）

舊本題始封山太玄子侯善淵註。不著時代。善淵始末亦無考。惟是編前有平水老人毛麾序，稱今驪山侯公先生，游方之外者也。知善淵驪山人，且知其為黃冠。又考道藏洞神部玉訣類金高守元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前，有大定己酉毛麾序，知善淵之時代，當在金世宗時。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按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一書，世傳為老子所作，然隋志、唐志皆不著錄，且詳其文体，尤不類先秦之作，蓋唐五代間道流據道德經五千言附會而成，是編逐句為解，大抵自抒會心，擺落訓詁，意在闡明言外經旨，不以尋行數墨，解釋字句為務。又於各句註釋之下，系之以頌，頌要探斷，往往得言外之旨。更以嵩仙翁、妙玄真人、正一真人題記，附之篇末，不加註釋。今考其書，詮釋經旨，主於言句之外，了悟其義，故即說經外經旨，為之訓解，辭簡而甚易明，理達而甚易行，於清靜二字，神而明之，自遣欲而滅三毒，由觀心而識無空，屏執著之妄心，識貪求之煩惱，祖道經旨，以開以明，其間如謂悟而無為者是，得而有作者非，又謂大道中無文字，文字中無大道，天文玉訣，須憑師匠口傳，又謂不執空為空，不著有為有，若此之類，皆深得

道家之精義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元始說天道德經注解五卷 在道藏洞真部本文類洪字帙中

宋李榮注解、李榮字嘉謀、自號息齋道人、宋九天觀道士、潛心道笈、道藏收其著作、有道德真經義解四卷、及是編行於世、按是編凡五卷、其經分妙篇、元篇、神篇、真篇、道篇、各一千言、道藏目錄入洞真部本文類、其書前有序云、此經故宋息齋先生李君嘉謀隨章為之解、板行西蜀、蓋有年數、至寶祐間、天台子謝公圖為序而傳、則蜀本已不存矣、初公宦遊嶺表、即收蒐訪是經、乃得於方外一蜀士之手、猶獲至寶、比來西浙、袖以見觀文殿大學士可齋李公曾伯、即慨然為授之嘉興道士李君可久、募工鋟梓以傳、時觀文公提舉洞霄宮、亦為序、吳郡癸復道人雷所張善淵、因獲其本、謹復募緣鋟梓以傳、輒贅解經題之次者、是其書傳授淵源、畧可概見、錢塘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云、嘉靖丙寅龍陽山人、萬曆乙亥句谿山人李栻、並有題識、然今道藏本皆無之、考此經深達竅妙、出入無有、妙元神真道五千祕言、與太上道德經、互相發明、大旨在於推闡有無妙竅、道法自然、與夫生之徒十有三、七六水火之妙、李氏注解、大抵逐章逐節、順文衍義、間亦雜引儒道書卷、及釋教經典、以為之解、其文明白曉暢、詮釋經旨、亦頗精詳切、蓋為讀元始說先天道德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經之階梯也、

諸師真誥不分卷 在道藏洞真部讚頌類爲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按其所錄師真、有南五祖誥北七真誥、考宋南渡後、道教之分派日益顯著、有南北二宗對立、南宗主先修性、北宗主先修命、南宗起於遼之劉操、宋之張伯端、石泰、薛道光、陳楠、白玉蟾、有所謂南五祖之稱、北宗起於金之王嚞、宋之譚處端、劉處玄、馬鈺、邱處機、郝大通、王處一、孫不二、有所謂北七真之稱、其時代之最晚者約在宋理宗寶慶間、又如雷真人、鄧天君等、其時代亦大抵如是、則是書之作、其時代或在宋末元初、其書不分卷、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著錄為一卷、全書撮錄諸師真誥讚頌之詞、凡四十一篇、其為目曰元始至尊號、上清號、彌羅號、天皇號、星主號、后土號、神霄號、救苦號、可韓號、普化號、雷祖號、太一號、洞淵號、六波號、採訪號、斗母號、三宮誥、火官誥、玄天誥、祖天師誥、路祖師誥、魏祖師誥、仙公誥、真君誥、華蓋誥、梓潼誥、三茅真君誥、麻姑元君誥、洪崖仙伯誥、全真五祖誥、祖元君誥、北七真誥、南五祖誥、虛靖天師誥、侍宸誥、雷真人誥、辛天君誥、鄧天君誥、張天君誥、趙元帥誥、大旨在讚頌歷代師真体道修真之學、處世立教之跡、治道教史乘者、頗可藉此以觀諸師之宗本、惟以駢儷文字出之、未免浮華不定耳、

玉京集六卷 在道藏洞真部表奏類官字帙中

宋真宗御製、真宗名恒、太宗第三子、初封壽王、以太子嗣位、是編蓋掇錄其即位二十五年中、一應祈禱祥瑞慶賀清詞表文而成、按宋代尊奉道教、以真宗徽宗為盛、宋本趙氏、不欲以老子為祖、乃別造一道教之祖、名曰趙玄朗、尊為太上混元皇帝、使共太上玄元黃帝相對、宋史禮志紀真宗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制九天司命保生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此即所謂趙玄朗也、又上玉皇大帝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其崇奉名色有如是

者、且於京師建玉清昭應宮、會靈觀、管以宰相、職各路亦遍置宮觀、以侍從諸臣退職者領之、號曰為祠祿、一時道教之盛、冠於前代、今考是編所錄凡表章一百六十道、釐為六卷、稽其內容、凡謝祥瑞表四十二道、為火事詞十三道、謝上聖號表九道、為本事詞九道、謝雨表八道、祈福民詞六道、告謝詞六道、祈福表五道、謝禮畢禮成表五道、謝加恩表四道、謝聖祖降臨表詞四道、生日生辰表三道、冬至謝表三道、迎奉迎鑄聖像表三道、天慶節謝表三道、天祝節謝表二道、年節謝表二道、為蟲螟詞二道、為元德皇后升祔祔表二道、為聖像在路詞二道、謝立伏景色表二道、謝今歲無事表二道、為二聖祈謝表二道、謝偃兵表二道、興工詞二道、祀事祈晴詞一道、為火事罪己表一道、謝降天書表一道、先天節詞、東嶽岱嶽觀一道、疏決刑禁表一道、謝皇后授册表一道、為皇子事詞一道、降聖節謝表一道、謝秋成表一道、上梁表一道、謝道場表一道、星見謝表一道、謝降制立后表一道、謝天禎節詞一道、謝承天節表一道、太清宮一道、幾於國家一切大小庶政、皆有表奏、其於道教崇奉之盛、可以想見、又考其表章、大抵皆上之玉皇及聖祖天尊大帝、按大中祥符五年始上趙玄朗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天尊大帝、則是編所錄表章、大体皆大中祥符五年以後之所作也、

靈寶自然九天生神三寶大有金書不分卷 在道藏洞真部譜籙類騰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所謂三寶者、蓋即天寶靈寶神寶也、按道之名義、在老莊淮南諸子、僅譬喻之玄談而已、漢晉之後、至於隋唐、始浸成具体之神話、而有創造道教之人物、即所謂元始天尊者出焉、據枕中書稱此元始天尊化身為三清、第一為天寶君、住清微天之玉清宮、時為龍漢元年、第二為靈寶君、住禹餘天之紫微宮、時為赤明元年、第三為神寶君、住太赤天太極宮、時為上皇元年、是編所述、與此神話、正復相類、則其書或為六朝隋唐之舊、且其文平鋪直叙、不引經卷、不用典寔、樸質曉暢、其体與六朝隋唐所譯釋典為近、而不類唐以後道經、則亦未必非唐以前之古籍也、今考其書、首言天寶靈寶神寶三君、雖年殊號異、本寔同一、分為玄元始三炁、之尊神而治三寶、皆三炁之尊神、號生三炁、三號合生九炁、九炁列正、日月星宿、陰陽五行、人民品物、並受生成、天地萬化、自非三元所育、九炁所導、莫能生也、夫人得還生於人、所以能愛其形、保其神、貴其炁、固其根、終不死壞、而得神仙、骨肉同飛、上登三清、是與三炁合德、九炁齊并也、但人得生之時、多不能自尊其炁、自貴其形、自寶其命、自愛其神、是自趣死壞、離其本真也、九天生神

三寶章、蓋所以使授其道者、希慕神仙、及得尸解、滅度、轉輪終歸仙道、形與神同、不相遠離、俱入道真、其修行之法、必千日長齋、不関人事、諸塵漏盡、夬心默念、清香執戒、入室東向、扣齒九通、調聲正炁、誦詠寶章、其所誦九天生神三寶章者、一曰始青清微天寶章、二曰元白禹餘靈寶章、三曰玄黃太赤神寶章、皆五言韻語也、

太華希夷志二卷 在道藏洞真部記傳類帝字帙中

元張輅撰、張輅字訥齋、元大德延祐間兩任教官、遷仕縣職、是編蓋其延祐元年甲寅出知河中府事時、以所居密邇華山、捻閱希夷先生遺事、爰於公務之暇、掇拾古書所錄、或諮俗所談、凡涉及希夷先生者、彙為一編、名曰太華希夷志、全書都為二卷、按希夷先生陳摶、字圖南、眞源人、後唐末舉進士不第、隱於武當山九室巖、服氣避穀、後移居華山、周世宗召為諫議大夫、辭不受、宋太宗太平興國中、三宣之、始至闕下、甚重視之、賜號希夷先生、自號扶搖子、是編蓋張輅自傷遊宦、遠離鄉土、雖名公鉅儒、累舉詞翰之選、而齟齬當道、恥於奔競、故碌碌居州縣之職、不能展平生讀書之志、因感希夷先生之高節、而編次是書、俾新學之士、可以激勵其志、今考其書、於希夷先生之學行、搜羅頗稱詳備、於先生恬退高隱之節、修眞体道、深造玄妙之理、敘述尤詳、其有前人撰述、紀載差訛、或狃俗所談、傳說謬誤者、則增悉加增訂、按道家傳記、多喜附會虛偽之說、以自神其說、而衒惑流俗、希夷先生為有宋一代道家之異人、故往昔載籍、附會特多、是編採掇眾說、增補訂訛、彙成一書、排比事實、較前此各傳為謹嚴、惟徵引各書、皆不注其出處、使後之讀者、無所參証、則未免有乖著述之体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了明篇不分卷（在道藏洞真部衆術類芥字帙中）

舊本題宋先生述、不著名氏、按篇首乾道四年戊子三衢毛日新序云、茲由天章、因過宋先生、云天機非遠、只在目前、若能堅心固守、斷絕疑惑、道無不成、乃出所著歌詞、共和朔然子詩三十首、言近而指遠、句清而道備、余敬而拜授、遂編成一集、名曰了明篇、又考篇中過真歌首句云、乙酉年四月中、白日再遇鍾離公、乙酉為宋孝宗乾道元年、則是編蓋乾道中宋先生之所作、而乾道四年戊子三衢毛日新之所編次也、白雲霽道藏目錄詳注、著錄了明篇一卷、云松江後學王景陽述、考景陽所著為明道篇、雲霽誤為了明篇、蓋失之矣、全書不分卷、凡詩三十有二首、曰過真歌一首、解迷歌一首、和朔然子進道詩三十、凡詞二十有二闋、今考其載詩詞、皆所以闡明內養之道、論解迷進道之法、外丹達恍惚杳冥之旨、內氣明泝流胎息之源、意謂人之生於斯世也、戴天履地、靈於萬物、徒以奔名競利、遂偽喪真、至於沒齒不能聞道、若能堅心固守、斷絕疑惑、鍊形化氣、鍊氣成神、鍊神合道、使真一無漏、了然明朗、而歸於沖虛渾化、與造化合一、其大旨本於通玄觀朔然子劉希岳進道詩、其言頗為近正、蓋深合於道家清淨之旨、與道家荒唐之說、固自同也、

太平經一百七十卷現存五十七卷（在道藏太平部受傳訓入四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按後漢書襄楷傳云、初順帝時、琅玡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目、號太平清領書、章懷太子注云、神書即今道家太平經也、其經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為部、每部十七卷也、漢末牟子理惑論稱有神書百七十卷、則自漢末以及初唐、太平經之見於著錄者、皆為一百七十卷、抱朴子遐覽篇著錄甲乙經一百七十卷、分為甲乙等十部、每部為十七卷、故抱朴子名之曰甲乙經、今考道藏中所收太平經、在太平部受傳訓入四帙中、自三十五卷起、至一百一十九卷止、首尾均有殘缺、中間亦頗有缺少、所存者只五十七卷、亡失至一百一十三卷之多、故正統刻經時、天啟白雲霽作道藏目錄詳注時、因誤以太平經鈔為太平經之首十卷、查道藏太平部外字帙中之太平經鈔、分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蓋於太平經每部十七卷中、節錄文句、各成一卷、故為十卷、而今存道藏中之太平經、則不分甲乙等部、但經鈔丙部之首段、恰與經本第三十五卷開始之文相符、是知經首所亡佚者、乃甲乙丙部共三十四卷也、又經鈔庚部之末段、相當於經一百十九卷中文、而由卷百二

十至百七十、計為五十一卷、是知經尾所缺者、乃辛壬癸三部、五十一卷也、依此推測、則是經一百七十卷、初必分為甲乙等十帙、於後散失、時或先帙其甲乙辛壬癸五帙、而後其他諸帙、亦各亡其若干卷也、考引用是經之最早者、據今所知、當推唐章懷太子後漢書襄楷傳注、注中引經凡五條、其關於神咒一條、見於是經卷五十第十四頁、其他四條、以經文多所殘佚、故不可考、又唐王懸河之三洞珠囊、亦引用是經六條、其引經卷四十五之一段、固仍在現存經本第四十五卷中、據此可知道藏中之太平經、至少當為唐代之舊也、至於是經之時代、依吾儕之考訂、亦未必非漢代之古籍、何則、襄楷上桓帝書云、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帝、順五行為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此其語與現在太平經之性質、寔完全相符合、又其書推尊圖讖、所言頗合於緯書、其暢譚災異占卜、與漢代儒家亦相似、故襄楷謂其參同經典也、今考是經、蓋假託神人降於人世、以大道昭示六方真人、純等常有疑滯、則以之轉問神人、故經中幾全為神人與真人問答之辭、其文平鋪直叙、反覆解釋、不多引經卷、不多用典寔、文極樸質、不尚浮華、故襄楷言其文易曉也、其大旨以為天地萬物、受之元氣、元氣即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部

虛無、無為之自然、陰陽之交感、五行之配合、俱順乎自然、全經據漢代最流行之天人感應說、以旱天為神將、謂災害為天譴、人之行事、不當逆天、須事事順乎陰陽五行之理、又屢言太平氣將至、大德之君將出、神人因以下降、故其所陳、又多治國之道、謂人君當法天而行仁道、令天下之人皆忻喜、夷狄卻降瑞應悉出、災異畢除、又謂治國之大要、以多民為富、少民為貧、故痛斥爭戰、又以生子多者為貴、因而禁殺女、主張一男應得二女、經中又多道家方士之術、如言人本於陰陽五行之元氣、故當辟穀食氣、亦多延年卻病驅邪之方、有所謂草木方者、即延年救死之術也、又有生物方、謂有神藥可生飛步禽獸跂行之屬、又言灸刺可以調三百六十脈、通陰陽之氣、言葬宅須辨逆地生地、又言音樂之精者、可以和陰陽、定四時五行、感召神鬼來對事、又有飛明古籙訣、上懸於天、其動與下相應、又有天刻之文字、曰丹明耀、可以救非禁邪、又因天地有常法、而有天文記、因天上有神人時以要語下授於人、而有神咒、又有吞服之符、如月華陰生等佩於身之符、如星象符等、此則後漢書所謂以陰陽五行為家、多巫覡雜語也、其經中文字雖頗有不甚雅訓者、然就其書之性質言之、則其漢代古籍、似無容疑矣、

太平經鈔十卷 在道藏太平部外字帙中

不著鈔錄者姓氏。按明正統刻經時，及天啟白雲霽作道藏目錄時，以太平經首有殘缺，因誤以是書為太平經之首十卷。今考道藏太平部外字帙中之太平經鈔，分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部，蓋於太平經每部十七卷中節錄文句，各為一卷，故都為十卷。今共以經鈔共今存太平經校之，除甲乙辛壬癸五帙中今本太平經皆已散佚外，自丙部起至庚部止，鈔中所錄經文，每段長短不等，然除今本太平經間有殘缺外，各段幾可以於經中依次尋得，是此鈔所載，即出自太平經，寔太平經之節本，而非其首十卷也。惟其書未題何時何人節鈔，今考正統本太平經卷五十三第一頁言有四治，即所謂天治、地治、人治、政行萬物治也，而經鈔丁部第二頁節錄此文，則避唐高宗諱作四理，謂為天理、地理、人理、政行萬物理，據此可知經鈔在李唐之時，或已有其書。又考唐章懷太子後漢書襄楷傳引太平經五條，其引帝王篇一條，見經鈔乙部第七頁至第八頁中，引丹青一條，凡兩見於鈔中，一在丁部第十二頁，一在庚部第二十六頁，則此鈔之為李唐之舊，尤可無疑。又按晉葛洪神仙傳云：于吉於曲陽泉上遇天仙，授吉青縑朱字太平經十部，吉行之得

道。此書多論陰陽否泰災眚之事，有天道、地道、人道，云治國者用之，以長生。查經鈔乙部第八頁有云：元氣有三名，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天、地、人。其言治國之要，在使元氣調和，天地人相順而不相逆，然後太平可致，而王者可長生自養。據此則經鈔所據之經，與葛洪所傳者，亦不相懸遠。今考是鈔之所節錄，頗能得太平經之精要，大旨在暢談天人感應之說，及災異占卜巫覡雜語，與夫治國之要道。而是鈔之最足饜人意者，厥為藉此可以校正統本太平經之缺失，如今本太平經首尾均有殘缺，考之是鈔丙部之首段，恰與經本第三十五卷開始之文相符，因知經首所亡佚者，為甲乙二帙，共三十四卷。又經鈔庚部之末段，恰相當於經一百十九卷中文，因知經尾所殘缺者，為辛壬癸三帙五十一卷，而此五帙，今經鈔中固猶存其逸文，是則太治平經者，不可不資為參証者也。

無量度人上品妙經旁通圖三卷上卷原缺（在道藏洞真部靈圖類調字帙中）

宋劉元道撰、元道自署太清儲慶宮守一大師賜紫道士、考趙道一歷代真仙体道通鑑云、元道字景初、開封府人、世武弁、獨元道慕莊老、幼投道士李居演出家、喜讀書、道藏之外、九經子史歷歷成誦、宋徽宗初興道教、詔天下搜訪道家遺書、就書藝局令道士校定、元道首與茲選、後遂隱去、是編分為上中下三卷、正統刻經時及天啟白雲霽作道藏目錄詳註時、已称上卷原缺、則在元時之當已逸、其上卷、今就其所存中下兩卷考之、中卷為三十五分總炁上元圖、三十二天總括隱秘、係宿炁說、五方五帝所主名諱、八數、分經首尾、下卷為誦二章正經訣、靜室圖、誦內音訣、誦二章正經驗、誦內音驗、明實經緘藏降世、明內音所因、而以引証書目附之編末、其書大旨意在闡明無量度人品上妙經之要義、與夫誦經之真訣、惟分條立論、不更循文經、逐章剖析、不過通其機妙而已、按元道於書無所不窺、是編採諸家之精粹、貫通群經、包羅眾妙、稽其引用書卷、自道藏以及子史、多至三十餘種、徵引之博、良有足多、又元道常應徽宗之詔、校訂道書、是編中卷、分經首尾、於篇目字數、皆詳為論定、其校訂之功、尤不可沒、惜其上卷殘缺已久、不足以盡知其真跡、而達空玄之妙、盡生命之機、斯其遺憾也、

修真太極混元圖不分卷 在道藏洞真部靈圖類調字帙中

蕭道存撰、道存本末不可考、是編前有道存自序、自題稱章貢混一子、其書假託古抗竹坡金全子、雲遊江南、過華真人施肩吾、以大道詔示之、並授之以斯圖、道存得其傳、不敢隱匿、因傳諸好道者、是蓋託之神話以自重也、全書不分卷、首為三景之圖、次三才定位分道圖、次天地陰陽昇降之圖、次日月弦望圖、次天地日月時候與人參同圖、次不知修鍊耗散走失圖、次人世七十二福地之圖、次海中三島十洲之圖、次虛無洞天圖、次生死路邪正圖、次信心入道仙凡圖、次三田五行正道圖、次五行配象之圖、次真五行顛倒圖、次真五行交合傳送圖、次匹配陰陽胎息訣圖、案道家金丹之說、意在整理體內之元氣、以與外界之日月星辰一致、換言之、即道家修養之術也、是編各圖、皆附之以說、大抵在於闡明修真之要、使天地人三才定位、鍊丹節要之旨、顯然明白、作者蓋深慨於世之學徒、不務大道之源、止求空寂、認為了達、雖能入定出神、奈何精神屬陰、宅舍難固、不能聚三花而回五氣、絕陰換骨、駕景乘鸞、而為純陽之仙、遂依師指而作是圖、以為九丹者、金液為上、而九轉之功、純陽之數足矣、因闡明鼎器萬物、吉凶消長、浮沉主客、抽添鉛汞、癸生消息、陽龍陰虎、升降水火、與夫龍虎交媾、溫養癸生、捉出坎陽、去補離陰、潛龍衮浪、一撞三關、一切修鍊之要道、使一息之功、能奪天地造化、此所謂鍊金丹而至聖也、其說皆徵引經卷、反覆解釋、實道家修真指玄之秘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周易圖三卷 在道藏洞眞部靈圖類陽字帙部中

不著撰人名氏、亦無序跋可兹考訂、惟上卷第三十頁、有題記一則云、右見洪紫微隨筆云、鄭京有舉正三卷、云予頃於福州道藏中、見此書、則是書之成、當在宋末、或即作於閩省、未可知也、又考其書、引用諸家、如周敦頤、邵雍、鄭厚、洪邁等、大抵皆北宋時人、則其書之成於宋末、尤可無疑、全書分為上中下三卷、其書蓋專為推衍周易圖而作、故摭拾歷代學者、闡明易理所衍諸圖、而各系之說、反覆研求、蔓衍成書、上卷為周敦頤太極圖、鄭少枚太極貫一圖、河圖之數、洛書之數、天地自然十五數圖、日月為易、次六位三極圖、先後中天總圖、先天數圖、先天象圖、六十四卦陰陽倍乘之圖、乾坤六子圖、渾天六位圖、六十四卦生自兩儀圖、先甲後甲圖、八卦納甲圖、乾坤交成六十四卦圖、李氏六卦生六十四卦圖、八卦推六十四卦圖、帝出震圖、卦配方圖、乾坤不居四正位圖、坎離天地之中圖、六十四卦大象圖、周易舉正略、中卷為乾坤易簡之圖、屯象圖、蒙養正圖、需須圖、訟象圖、師比御衆之圖、大小畜吉凶圖、履虎尾圖、否泰往來圖、同人圖、大有守圖、謙象圖、豫象圖、隨系失圖、蠱象圖、臨象圖、觀國光圖、噬嗑身口象圖、賁天文圖、剝為陽氣種圖、復七日圖、无妄本中孚圖、頤靈龜圖、大過棟隆橈圖、習坎行險圖、離繼明圖、咸朋從圖、恒久圖、遯象圖、大壯羊藩圖、晉康侯圖、明夷箕子圖、家人象圖、睽卦象圖、夬決圖、解出坎險圖、損益用中圖、蹇往來圖、姤遇圖、萃聚圖、卷下為升階圖、困蒺藜葛藟株杌圖、井鼎水火二用之圖、革爐鞴鼓鑄圖、艮背象圖、鴻漸南北圖、歸妹君娣袂圖、豐日見斗圖、旅次舍圖、巽[illegible]牀下圖、兌象圖、渙躬圖、節氣圖、中孚小過卵翼生成圖、既濟未濟合律之圖、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圖、參伍以變圖、參天兩地圖、乾坤合律圖、卦分律呂圖、四象八卦圖、用九用六圖、乾坤大父母圖、復姤小父母圖、三變大成圖、八卦司化圖、五位相得各有合圖、十有八變成卦圖、十三卦取象圖、陳氏三陳九卦圖、序卦圖、雜卦、大衍數揲蓍法、邵氏皇極經世之圖、太玄準易圖、關子明擬玄洞極經圖、皇極經世全數圖、皇極經世先天數圖、稽其內容、大抵皆因循舊說、畧撮其要、考其徵引所及、尤以合沙鄭少枚、濂溪周敦頤、康節邵雍諸氏之說為最多、或由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互推、或用奇偶方位之法、奇偶參錯、多不可辨識、按自陳摶推闡易理、衍為諸圖、其始也固準易而生、每相符合、及其傳者、則陰陽奇偶、曼衍支離、務神其說、要之皆為道家者流、假借易理、以為修

煉之數宜乎後世學者相繼排擊也惟是編所引如周氏太極圖邵氏皇極經世圖等亦間有言之成理執之有故自成一家之言者是亦未可盡廢也

太極真人說二十四門戒經不分卷 在道藏洞真部譜錄類兩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按道教之齋戒及諸種儀式雖張道陵葛洪之時已漸制定然至六朝時代始大發達如謝罪於天地水三官之三元齋道士女冠最初所受之十戒皆於此時制定大抵多模擬佛教其所謂十戒者殆即佛教之十戒其後漸次發達益趨完密是編之成其時代雖不可考然據其所說二十四戒考之則其書似為隋以後之作今考是經文字多模倣佛教經典以爾時元始天尊先天地生布炁十方成就萬象開始而以五言八句偈語結尾其模擬釋典尤顯然可見全書

託之太極真人本元始天尊傳戒止惡之意說二十四門戒首說奉行此戒當持十直齋八節齋三元齋四始齋三會齋如此諸日同居靜室清齋讚唱念誦燒香次說二十四門戒第一誡不得殺生第二誡不得偷盜第三誡不得心懷陰謀第四誡不得口是心非第五誡不得違經慢道第六誡不得飲酒醉亂心神第七誡不得妄言綺語惡口兩舌罵詈尊親毀辱師長第八誡不得行邪心曲耽淫愛第九誡不得慳貪悋惜財物第十誡不得破齋頹戒不孝不仁第十一誡不得毀拆尊像偷竊幡花第十二誡不得見功德破壞屋舍第十三誡不得因到人家見

他有物便即貸借方便不還第十四誡不得見人有憂心生歡喜見人苦惱心即快第十五誡不得不洗手漱口直進道場第十六誡不得探巢破卵傷胎墮子第十七誡不得裸形露体於天地日月星辰之下第十八誡不得耗虚常住攀摘花木損拆園林第十九誡不得雜食葷辛葱韭蒜薤身中臭穢第二十誡不得自以為是非第二十一誡不得將諸毒藥方便施人損他性命第二十二誡不得計算三寶錢財六親第二十三誡不得將齋食就葷辛酒肉相和共食不敬齋法第二十四誡不得自侍豪强欺誘貧賤此二十四門誡皆身之大患凡欲學道先須齋戒洗心防患齋戒之功無窮無量一人持戒九祖生天合家蒙恩蓋修真之初步也

歷代真仙體道通鑑五十三卷（在道藏洞真部記傳類鹹河淡鱗潛五帙中）

元趙道一撰道一號全陽江西瑞州人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其始末無考是編有道一自序廬陵劉辰翁序中齋叟鄧光薦序及道一奏進表又別有小序一篇不知撰者為誰氏據道一自序稱曰海瓊先生曰晉抱朴子作神仙傳所紀千有餘人劉綱法師復掇一千六百為續仙傳宋朝王太初集仙者九百人為集仙傳宣和間考古挍今述所得仙者五萬人謂之仙史海瓊先生之所謂傳所謂史皆不見行於世間因錄集古今得道仙真事跡究其踐履觀其是非論之以大道而開化後人進之以忠言而皈依太上是其作書之旨可以見矣其書蓋摭經傳所載上聖高仙有真修實行之可紀者纂輯成編都凡五十有三卷首列高真上聖數人以舉綱維其次自羲農之世下迄五帝三代歷秦漢三國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以至宋末凡歷代真仙躬行踐履之接於人之見聞者皆分別筆之於書都為五十有三卷總計所錄凡七百二十三人案其編例謂所得真仙事跡乃搜之群書考之經史訂之仙傳而成間或芟繁摭要不敢私自加入一言庶可示信於後今考之其書雖附會傳聞仍所不免然大抵因事緣飾不盡子虛為有實據舊聞非出偶撰

且唐宋以來道家者流事蹟多不見於史乘亦頗藉其採錄而流傳至今其搜集之功要不可沒治道教史者可資為參考焉

歷代真仙體道通鑑續編五卷 在道藏洞真部記傳類羽字帙中

元趙道一撰道一號全陽江西瑞州人自署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不著時代按道一有歷代真仙體道通鑑五十三卷已著錄據其編例稱通鑑始自上古三皇下逮宋末而其紀事實止於元順帝至元間則道一之為明時人似可無疑是書諸家書目罕有著錄蓋續其歷代真仙体道通鑑而作意在補通鑑之遺漏全書都為五卷紀歷代飛昇登仙者体道之跡第一卷為王嚞馬鈺二人第二卷為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三人第三卷為王處一等六人第四卷為薩守堅等十五人第五卷為張道清等八人都凡三十有四人又間於各傳之後附以短論稽其所紀時代大抵始於唐玄宗開元初年下迄元順帝至元間雖其中附會傳聞均所不免然要皆摭拾群書因事緣飾不盡子虛烏有之談如丘處機劉處玄等各有著述傳世皆非鑿空者可比且宋徽欽以來道家者流其傳仙道真事跡亦頗藉其採錄以傳於世搜集之功尤有足多惟時代凌亂先後無序如火師汪真君傳稱真君唐玄宗二年甲寅生于蔡州乃列之於第五卷宋高宗時諸人之後又趙麻衣傳稱唐僖宗時黃巢盜起麻衣避於終南山見道人數十居山間麻衣無所食饑為傭役由

是有所遇而得道、是麻衣當為唐大曆間人、乃亦列之徽欽間
諸人之後、是則立体之未協、不得不以責賢者也、

歷代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六卷 在道藏洞真部記傳類羽字帙中

元趙道一撰、道一號全陽、江西瑞州人、自署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人、不著時代、按道一有歷代真仙體道通鑑五十三卷及續編五卷、已著錄、按其編例、称通鑑始自上古三皇、下迄宋末、而稽其紀事、寔止於元順帝至元間、則道一之為明時人、顯然可據、是書前有目錄及道一跋語、全書分為六卷、第一卷載飛昇登仙者三人、以上無元君為首、第二卷載二十有七人、以九天玄女為首、第三卷載二十有一人、以上元夫人為首、第四卷載三十人、以紫素元君為首、第五卷載二十有五人、以明星玉女為首、第六卷載十有四人、以錢女真為首、今考其書所紀

皆歷代女真體道飛昇之事、始自上古、下迄宋末、蓋以通鑑及續編所載、多限於道士、故別撰是集、以紀歷代女真、其中附會傳聞、雖亦如通鑑及續編之在所不免、然大抵皆捜之群經考之子史、緣飾成書、不盡鑿空之談、且歷代女真飛昇登仙体道之事、多藉其搜集、而傳於後世、則其書誠不可廢、又其書於編首附列目錄、並於人名之下、注其時代、斯則較通鑑及續編之不列目錄者、尤便翻檢、惟全書不依時代為次、未免可議、雖道一跋語称神仙傳紀、每有不記年代者、不可編年一也、應世見

身歷千百年，倏前倏後，難究始終，不可編年二也。然考其書所載一百二十人，其不記年代者不過二十人，其書苟以時代為次，非不可能，其說終不免為遁辭矣。

華陽陶隱居傳三卷 在道藏洞真部記傳類翔字帙中

賈嵩撰。賈嵩爵里事跡無考，亦不詳其時代。是編前有嵩自序，自署薛蘿孺子。按丹陽陶弘景識洞古今，為道家之所推崇，而梁書之傳先生，猶史記之述老氏，其敘事頗多删略，使仙聖行業不得昭著。齊永明十年，謝詹事瀹自吳興聞弘景棄官隱居華陽，復為之作傳，亦病其疎略。陶翊作本起錄，又多闕遺，且至永元元年，遂缺而載。其後潘泉文更踵其作，始自天監元年至七年夏四月，先生改名氏，潛訪遐嶽，旁無所知，於是又成絕筆。賈嵩既慾前二傳之簡略，復傷後二書之無條貫也，深恐君子

辟世之道，清真養翮之跡，磨滅不顯，於是考之登真隱訣、真誥、泰清經及先生文集，揣摩事跡，而作斯傳。書成，釐為上中下三卷。上卷自先生世系，叙至永明十年先生辭官命舳東川，中卷新州紀，則自永明十年先生辭官之後，直至先生之卒，而旁及先生体道之事，與夫先生之著述，下卷則列舉關於先生之史料。其書大体以本起錄及先生著述為據，而旁及諸家傳記並本起錄等，搜集材料，定較前此各傳為詳備，且凡所紀述，皆雜引以各書，附之其下，以資參攷，体例亦頗称謹嚴，又以關於先生之史料，列之下卷，使後之讀是書者，有所參証，用意之善，尤有

足多、惟搜集材料、仍不免於道遺漏、如傳末列先生所著書、凡三十二種、雖大体略備、而刀劍錄真靈位業圖兩書、皆至今猶有傳本者、是編乃缺而不錄、斯則未免白璧之微瑕矣、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一卷　正道藏洞真部譜籙類致字帙中

元劉志玄謝西蟾編、志玄字天素、號清溪道士、自署賜紫教門高士、澄虛湛寂洞照法師、西蟾本末無攷、是編前有太玄子及劉志玄自序、其書成於元泰定帝泰定三年丙寅、先是元世祖混一宇內、於道教特加崇敬、五祖七真、咸錫徽號、迨於武宗復褒以帝君真君之封、志玄適生逢其盛、得覩列聖詔書、爰欲纂輯成書、以紀其事、商之西蟾、西蟾欣然、稱善相共編纂、成書一卷、其書首錄元太祖召丘神仙手詔及世祖皇帝加封制詞、次為五祖七真傳記、又於各傳之前附列圖像、各傳之末更附以

贊、故名金蓮正宗仙源像傳、又名全真正宗仙源像傳、今考其內容大抵採之傳記、參以碑碣、不盡子虛烏有之談、其所記載除混元老子李耳之外、所謂五祖者、蓋東華帝君正陽子鍾離純陽子呂巖海蟾子劉操重陽子王嚞是也、所謂七真者、蓋丹陽子馬鈺長真子譚處端長生子劉處玄長春子丘處機玉陽子王處一廣寧子郝大通清淨散人孫不二是也、其處於歷代勅書御詔、手札傳記碑文像贊、搜集略備、既可使道流之士於五祖七真之事跡、知所景仰、且各傳之中、於歷代所加封號、皆詳載無遺、治道教史者、欲知歷代重道之美意、亦可資為鉅助

焉、

玄風慶會錄一卷 在道藏洞眞部錄譜類致字帙中

元移剌楚材編、楚材自署元侍臣、昭武大將軍、尚書禮部侍郎、是編前有楚材自序、題壬辰長至日、考壬辰為宋理宗紹定五年、即元太宗四年也、按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著錄元風慶會錄一卷、與此本同、惟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著錄此書、則作五卷、注曰失名、當別有所據、其書蓋紀長春眞人丘處機對御問答之辭、眞人姓丘、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濱都人、生於宋高宗紹興十八年戊辰、未弱冠、即學道崑崙山、宋寧宗嘉定十二年己卯、元太祖命侍臣劉仲祿、捧詔禮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不得已而後起、對御問答陳道德、以致君、止干戈而救物、功成身退、其往返事跡、已載於西遊記中、其對御問答之辭、則太祖令近臣侍錄而秘之、其後歲已踰旬、傳之及外、楚材始編次而梓行之、今考其內容、大抵皆大道無為、理身治國之語、首論長生之道、在於去聲色、以清靜為娛、屏滋味以恬淡為美、男陽屬火、女陽（陰）屬水、陰能消陽、水能剋火、故學道首戒乎色、貪婪色慾、則耗神而散氣、必去奢屏慾、固精守神、使陰消陽全、然後可以昇天而為仙、次言濟世安民、累功積德之道、要在省賦稅、定民食、以安黔黎、其言皆淺近平易、尤注意於修眞節慾、以幾於道、

不過道家理身之初步，不足以盡玄言之奧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洞衆戒文二卷　在道藏洞眞部譜籙類兩字帙中

張萬福編，不著時代。萬福自署三洞弟子京太清觀道士，其始[illegible]
末不可考。是編前有萬福自序，撰實靈昇玄步虛章云，皆從齋
戒起，累功結宿緣。又太極左仙公云，學道不修齋戒，亦徒勞山
林矣。是以學道求眞，莫不先持齋戒。戒者所以戒諸惡行，若不
持戒，道無由得。然持戒經事，受則行之不神。三洞科儀備有
[illegible]格，而師資稟訓，多各據一門，吳蜀京都，相承或異，艮以毅戒
須漸頓悟，人有賢愚，不得不設法隨機。萬福深恐蹈見之徒妄
生疑惑，爰依諸經錄出戒文，俾道士誦習，防非止惡，以制六情。
書成釐為上下二卷，上卷為始起心入道三歸戒文、弟子奉師
科戒文；下卷為靈寶初盟閉塞六情戒文、三戒文、五戒文、八戒
文、三訣文、八敗文、三要文、十三禁文、七百二十門要戒律鈔文。
大抵皆依據諸經錄出，舉其大綱，間或略加伸論附之各戒之
後，別題萬福曰三字，以資識別。今考所各戒，皆自淺之深，非無
次序。從凡入聖，各有等差，編次頗有體。按凡道流授法，各授
法服，宣示法服科戒，備授法位，乃授天尊要戒及勸戒，三日後
設齋謝恩，授三師名諱形狀、居觀方所。是編亦一一並具，惟其
書既錄自諸經，似宜注其所本，以資參証。是編乃但稱經曰，不

詳其何所錄為何經。始使後之讀者無從復按。是則未免可議矣。

太上昇玄消災護命妙經註不分卷（在道藏洞真部玉訣類收字帙中）

金李道純註。道純字元素，號清菴，自號瑩蟾子，都梁人。按道純有中和集三卷、後集三卷、太上老君常清淨經注一卷、大通經注一卷、洞古經注一卷、三天易髓一卷、全真集元秘要一卷，已著錄。是編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著錄，作一卷。道藏本不分卷，分為三章。其書隨文訓釋，間亦旁為推闡，而於各章之下，復總釋章旨，大抵皆依經文解釋，不多引經卷。謂第一章開示說經之義，一切有情，皆住有無色空差別境界。是故天尊垂慈，演說種種方便，欲使人假此幻景，而修正覺也。第二發明昇玄之心法，天尊慈憫，直指有無色空之旨，叮嚀告戒，欲使諸離差別境界，不住有無空見。第三章務喻持經之功德。蓋前說有無色空四趣，作昇玄之階級，恐不及者，承當不去，故復假說立種種法相，接引人以下，教信奉持，而以四句偈言，直指玄要。大旨在於闡明經中有無色空之理。昇玄造微之要，故白雲霽道藏目錄詳注謂其書所以明妙玄清靜之理。今考是經，多因襲釋典，其論有無色空之理，尤與心經之說為近，故道純之注，亦多採心經之說以為之解，如釋不著空見云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釋清淨六根云無色聲香味觸法，釋斷除邪障云無色無受想、

行識若此之類、皆據浮屠家言以為釋也、

元始天尊說太古經不分卷　在道藏洞真部玉訣類收字帙中

舊本題寵山長荃子註、不著名氏、亦不著時代、故其始末、亦不可攷、是編前有太古經序一篇、不著時代、及作者名氏、疑當為長荃子自序、考其文字、乃與長荃子太上赤文洞古經注序、文字全同、不知何以兩書同用一序、又考其書各注、除篇首詮釋經名之注、及釋經文天尊曰、並經末長生之道一段之注、以外其他各注、亦與其太上赤文洞古經注、文字並同、按太古洞古兩經、經旨本極相類、不過文字間有異同、意者長荃子當以兩經大旨相同、故以同一注解、詮釋兩經、僅就太古經文字不同之處、別加注釋、而兩書之序、遂亦仍其相同耶、其書首釋經名、次則隨文訓解、不引經、卷、僅就經文、推闡其意、大旨在於發明天道清虛之理、謂人能悟理、達其妙道、致虛極、守靜篤、恬淡寂然不為萬物之所累、清靜無為、乃可與天地為一、聲色便泯、動靜兩忘、物我俱空、有無不立、宇宙在乎其手、萬化生乎其身、世人悟其真趣、得其妙元、與道合真、沒身不殆、而世人之所以不得長久者、蓋迷情徇物、愛染萬緣、不生返照、長生之道、必尚忘實精、內以沖和之氣養神、外以諸聖妙法以滋慧命、內外瑩澈、覚性圓明、心境俱忘、恬淡無為、乃合 天德、其說雖不免牽合釋

典然推闡道流悟靜之理要其指歸仍為道家之要義也

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四注四卷 在道藏洞真部玉字號發字帙中

宋陳景元集注景元字太虛師號真靖自稱碧虛子建昌之南城人師高郵道士韓知止已而別其師遊天台山遇鴻濛先生張無夢授秘術自幼讀書至老不倦凡道書皆手自校寫初遊京師居醴泉觀衆請開講宋神宗聞其名詔即其地設普天大醮命撰青詞以進旣奏稱善得旨賜對天章閣遂得真靖師號又改章服累遷左右街副道錄己卯乞歸廬山葬親詔賜白金助之行年七十沐浴改衣韵語長嘯一聲正坐而逝有注道經二卷老氏藏室纂微二卷注莊子十卷高士傳百卷文集二十

卷大洞經音義及是書傳於世是編前有宋真宗御製靈寶度人經序景元集注自序薛幽棲靈寶度人注序今考景元自序則是書之成定在宋英宗治平四年丁未蓋乾齊道士嚴東唐道士薛幽棲太清供奉李少微西華法師成玄英四家注疏編綴而成故名曰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四注都為四卷按靈寶度人經者為靈寶眾經之上品道流諷誦之篇實以此卷為首而經義冥奧音韻隱秘皆申明大梵之理非化誘常迷之辭故往昔道流多為之箋疏嚴薛李成四家尤其著者援引內音拾遺補闕通玄啟蒙事理悉備景元是編就四家之說刪去重

覆，精邃窮義，各注皆以時代之先後為次，且但存其說，不加論斷，俾後之讀是書者得盡規四家之眞義，抉塞啟窾，隨性發明，誠四家之功臣也。

啟眞集三卷 在道藏洞眞部方法類夜字帙中

金劉志淵撰。志淵字海南，自號通玄子，西憨高樓里人，事親至孝，夙慕神仙道，為超然子王吉昌入室弟子，從師以來二十年，聞不見形容喜怒，而後風動士庶，傾以師事之者不勝其數，不假搜索而成一集，曰啟眞，辛卯年五十有九。是集乃其門人平水李志全所編，歷訪晉并，得諸友口誦者一二，洎劉志堅錄帙者十之八九，援集成編，整比義類，釐為三卷。上卷為七言絕句七十一首，七言律詩四首；中卷為詞五十六闋；下卷為文十三章，曰眞心章第一，天中天章第二，眞土章第三，心息相依章第四，死陰生陽章第五，氣神邪章第六，證明通用章第七，叠用五教章第八，忘形養氣章第九，忘氣養神章第十，忘神養虛章第十一，融攝不滯章第十二，無修無証章第十三，而以形行狀及各家題詞附之卷末。集中所載詩詞皆論內丹之旨，大抵主於清心寡欲，而歸於沖虛渾化，共造化為一。下卷眞心等十三章亦所以闡明內養之說，謂攝生之法，解縛釋累，懲忿窒慾，以心息相依為最切要，然只知禁慾，則一念心動，氣隨心散，精逐氣亡，惟除並一死，乃無六慾七情，當體為處頓息，故得正念，又學人氣得混沌之後，神邪不擾，復成魔境，必使神氣通正，以法度

鍊之則魂魄凝和含融不昧更假乾坤為鼎器坎離為藥物以七返九還之功鍊作純陽長生之体恍惚杳冥無彼我之形容日照無影神用自在性含萬德用絶百非如是則顯本來妙体與道合真然大道無形修之有序必悟愚而得始達始而得終而歸頓了頓而入圓勘破諸相是妄而後道合自然妄形養氣歸根証得進而功功養神澄湛而忘其氣更進而忘此神以養其虛然後融攝萬有而心不滯心淨如虛空而無礙以顯妙體圓明離諸名相照見一一皆空無修無証此內修之極至也其說多牽合浮屠家言如地水火風四大皆採自佛经之名辭然其言頗近正與道家荒誕之說固自不同也

紫陽真人悟真篇註疏八卷 在道藏洞真部玉訣類歟字帙中

舊本題象川無名子翁葆光注武夷陳達靈傳集慶空玄子戴起宗疏不著編者姓氏及時代篇首有至元元年戴起宗序陳達靈序乾道癸巳翁葆光序及熙寧乙卯張伯端序又卷末有元豐戊午張用成後序今據戴起宗自序攷之則是編似為元世祖至元間起宗之所纂輯案悟真篇者宋張伯端之所撰也伯端一名用成字平叔天台人自云熙寧己酉歲因隨龍圖陸公入成都感真人授金丹藥物火候之訣既遇真詮安敢隱默罄所得成律詩九九八十一首號曰悟真篇以明金丹之要宋孝宗乾道九年癸巳翁葆光始析為三篇作註以申釋其義又別作紫陽真人悟真篇直指詳說三乘秘要一卷以闡明其意葆光字淵明號無名子象川人及淳紹間其友人陳達靈更為之傳達靈號紫陽翁武陵人其書傳之既久名亦隱晦元世祖至元元年甲子戴起宗訪得舊本因重加訂正復為疏以發明之起宗字同甫號空玄子集慶路人延祐中常官紹興儒學教授全書都為八卷考葆光自序謂分為三卷闡三乘大法又清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及清四庫全書総目題要著錄戴起宗悟真篇註疏亦作三卷皆與今本不同然各本於陳達靈之

傳皆不著錄則是編之為八卷雖必未為起宗之舊亦自有其依據也其書以悟真篇詩詞各分類聚標題於左而各為之注疏按悟真篇分性命為二宗訓人各進分內外為二藥訓人同進寔千古丹經之要旨與魏伯陽參同契並傳為道家之正宗而學者多取旁門非類妄為穿鑿是編各注大旨皆不出於道家所謂真陰真陽之二物奪天地之一氣以為丹餌歸丹田氣海之中以御一身後天地之氣則一身之氣翕然歸之若衆星之拱北辰是以首列七言四韵一十六首表其真陰真陽之數也次詠五言四韵一首以表太乙之奇即金丹一粒也既得一粒餌歸丹田然後運火依約六十四卦而行之故續以絕句六十四首以按周易六十四卦夫火之功有十月并沐浴共十有二月故又續西江月一十二首以應周天之歲律十月功備胎圓而形化為純陽之氣故總吟成律詩八十一首象其純陽九九之數其說大体近正蓋治丹經者所不可廢也

紫陽真人悟真篇三註五卷 在道藏洞真部玉訣類律字帙中

舊本題紫賢薛道光子野陸墅上陽子陳致虛註道光一名式一名道源陝府鷄足山人也一云閬州人字太原嘗為僧法號紫賢一號毗陵禪師宋徽宗崇寧五年丙戌冬遇道人石泰稽首皈依因請受業卒學還丹傳受口訣真要乃註悟真篇作復命篇及丹髓歌行於世光宗紹熙二年九月初九日尸解陸墅字子野宋寧宗時人其本末無考致虛字觀吾自號上陽子元時人年四十始從趙友欽學道講神仙煉養之術其書不著編者姓氏時代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題陳致虛悟真篇三註是以其書為致虛之所編按是書卷首有張士弘序士弘元時人廣官至工部尚書據其序稱今集薛陸陳三家所註壽梓以行則其書寔士弘之所編輯也考悟真篇為紫陽真人張伯端之所撰專明金丹之要與魏伯陽參同契道家並推為正宗然其書初出第道家自相授受儒家罕有傳述者紫賢之注雖見稱為世而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亦謂三註以道光為最然空玄子戴起宗則以其書為偽戴氏悟真篇註疏序云世人竊翁葆光之註易為道光之註予詳辯於篇末矣則今所傳紫陽賢之註寔出於葆光既析悟真篇為三篇而作註以申其義傳之

既久世人遂竊之以易為道光之註而葆光之註遂不復顯今核三家之注大旨在於闡明金丹之要以為三教殊途而同歸先了性然後修命大藥從性入方是金丹蓋三家皆深儒釋之理氣類薰染宜乎其注皆從三教歸一之旨也

黃帝陰符經注一卷 在道藏洞真部玉訣類閏字帙中

舊本題張唐果注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云張果隱於恒州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果有長生秘錄耆老云為兒童時人見之已言數歲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則天皇后召之出山佯死於妒女廟前於是天信其死矣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通事舍人裴晤迎之果對晤氣絕晤乃宣天子求遊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迎果果隨嶠到東京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號通玄先生果屢陳老病乞歸恒山賜絹三百疋隨從弟子二人至恒州弟子一人相隨入山卒弟子葬之傳中多附會虛誕之談蓋道流之士故神其說藉以震眩流俗也其本合為一篇不分章又經末有人以愚虞聖以下一百十四字且注中多雜以李筌之說疑即出於筌或筌以後人之所偽託按陰符經文意刻酷五賊三盜之名尤為奇險注其書者或以為道家言或以為神仙家言或以為兵家言楚失齊得莫衷一是是編各注尚称純粹大抵據道家之說以為之解間亦雜以儒家之說以闡明經義惟五賊三盜之解未免失之於玄奧於義似有難通蓋道流務其說固難免於斯弊矣

黃帝陰符經心法三卷 在道藏洞眞部玉訣類餘字帙中

舊本題胥元一註元一蜀之潼川人自號六虛散人不詳其時代考經中有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十六字爲唐僖宗時廣成先生杜光庭所加則元一蓋五代後人矣其本分爲三篇惟各章標題多異於他本上卷爲發明天理章中卷爲開示養生章下卷爲勝欲復命章又經末有人以虞愚我以不虞以下一百一十四字文字亦與諸本小異今核其書較他本頗有文義大抵隨文訓解多雜引書卷以推闡經義大旨在於發明天性之意以天道在人心天道在心即心是道修道

即修心修心即修道盡心則知性知性即知天陰符之旨盡於是矣故作注以中釋其義而名其書曰陰符經心法以上篇爲發明天理之微妙中篇爲開示養生之要道下篇爲勝欲復命之方術其言皆不出於道家而道家之中持論獨爲近正釋强兵戰勝之義尤爲正論雖間亦以儒家之說詮釋經旨如據孟子持其志無暴其氣之說以釋經文禽之制在氣之類然大体取其融會貫通而不失其本義他如五賊三盜三要之名注義亦殊純粹楷其所註皆深於道書明乎儒理故較之他家頗具條理能不惑於方士之詭說要非虛言道家之所能作也

七眞年譜一卷 在道藏洞眞部譜錄類致字帙中

元李道謙撰道謙號天樂道人自署門下奕山李道謙其里貫則不可考是編末有道謙後序題至元辛未歲中元日考至元爲元惠宗年號起於乙亥迄於庚辰而無辛未疑爲正(至)元之誤其書之作蓋以古人之有年譜所以著出處之實使後世得以考觀而玄門七眞身雖游乎方外道寔滿於人間因於焚誦之暇編考七眞文集及諸家所作傳記詳加編次通爲一譜書成都爲一卷起自宋徽宗政和二年壬辰迄於宋理宗寶慶三年丁亥蓋自重陽子王嚞降世之歲速夫長春子丘處機昇仙

之秋凡一百一十六年之間七眞之出處事跡皆按年編次年經事緯釐然有當按其所謂七眞者爲清淨散人孫不二長眞子譚處端丹陽子馬鈺廣寧子郝大通玉陽子王處一長生子劉處玄長春子丘處機至於重陽子王嚞則爲五祖之一不在七眞之例其書於七眞終始之大概大抵畧具排比事寔亦尚稱謹嚴其有一二傳記所載與各師眞文集不相同者則以文集爲紀錄之眞傳記有所未詳故捨傳記而取文集尤深合著述之法惟所紀各事多不載其出處又於其七眞体道修眞之學與夫從容無爲之妙未能盡詳而僅其紀出處世立教之迹

不足以觀諸師之宗本是疏略之譏誠所不免矣

玄都律文一卷（在道藏洞真部譜錄類雨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按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經類著錄玄都律二十五卷玄都律編八卷今道藏中皆不著錄疑是編即彼二書之別本或即彼二書之節本至於何時何人析出為一卷則未可知矣今考其書僅數十則前後雜亂無次序大抵皆道流修真入道之戒律首為虛無善惡律謂行道守真敬奉師法當不違大虛元清靜微寡柔弱卑損時和會之道庶得免於為天所刑更當確守善惡之律如人有一善心定體安人有一惡心勞體煩之類凡為律四則次為戒頌律謂無勿詐鬼

欺神輕罔天道勿以偽為真以真為偽勿以善為惡以惡為善之類與夫常以平旦日中日入後存想五方五氣東方青氣化為青龍西方白氣化為白虎南方赤氣化為朱雀北方黑氣化為玄武中央黃氣化為己身則調和五方音而頌之之類凡為律九則次為百藥律謂德以除災藥以癒病故有百葯律如尊天敬地為一藥欽奉三光為一藥仁恕謙讓為一藥之類凡為律四則次為百病律謂救災除難不如防之治病療疾不如修之故說百病律如喜怒無常是一病不好耆老是一病好色無德是一病之類凡為律五則次為制度律謂道士女冠道民一

切制度之律、如道士女冠道民籙生、百姓所奉屬師者、父亡子繼、兄沒弟紹、非嫡不得繼、或兒息小弱、當大人攝治、兒長則立治依舊、若無人承領、則尋根本上屬、不得他人爲之類、凡為律二十有五則、次為章表律、謂奏詞表章貢上天曹、解過除罪禳災降福之律、如災難厄急、從死中求生、消患伏邪、背北向上之章之類、凡為律一十有七則、其言皆淺近平易、不尚浮華、修身及禁忌兩者相混、於道流修真體道之戒律、叙述尚称完備、欲知道教戒律者、寔可資為参攷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無上赤文洞古真經注不分卷（在道藏洞真部玉訣類藏字帙中）

元李道純注、道純字元素、號清菴、都梁人、自號瑩蟾子、按道純有中和集三卷、後集三卷、太上老君常清淨經注一卷、護命經注一卷、大通經注一卷、三天易髓一卷、全真集元秘要一卷、已著錄、是編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著錄作一卷、道藏本不分卷、分為操真入聖、住世三章、其書首釋經名、次則分釋章句、又於每章之下、各系以頌、意在解釋經義、不甚訓詁文字、故曰讀是經者、切不可尋行數墨、當於言句之外、會意可也、今攷其書、詮釋經旨、皆援引書卷、抉塞啟寂、於經義多所發明、或據儒說以明其意、如釋入聖章天地雖大、我之所維、萬物雖眾、我之所持、云、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予謂天動地静、我得總持、萬物之眾、統之則一、或據道書以立其說、如釋住世章、養其无象、象故常在、存守其无体、体故全真、云、老子云、大象无形、又云外其身而身存、予謂无象之象、乃寔象、故歷劫不壞、无体之体、乃真体、故全其本真、或因釋典以為之解、如釋住世章世人所以不得長久者、為丧其元象、散其元体、云、金剛經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予謂夢幻泡影、雖有象而終化、故著於体象、皆是妄幻、終有敗壞、凡其所釋、言皆有據、於守一入聖之道、全真相濟之

理、推闡無遺、而其文淺近平易、樸質無華、尤深合注經之体、稽其所引各書、大抵以老子易傳為最多、而旁及詩經孟子度人經、金剛經、及張橫渠閑禪師諸氏之說、凡所據、皆標其出處、惟入聖章昌有終窮、以詰其弊哉句下、及住世章全真相濟、可以長久句下、引先儒云、不注其出典、斯則未免自亂其例矣、

太上大通經注不分卷　在道藏洞真部玉訣類藏字洪中

元李道純注、道純字元素、號清菴、都梁人、自號瑩蟾子、按道純有中和集三卷、後集三卷、太上老君常清淨經注一卷、護命經注一卷、洞古經注一卷、三天易髓一卷、全真集元秘要一卷、已著錄、此卷是編不分卷、分為真空玄理玄妙三章、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皆作一卷、未知其所據、是編首釋經名、及全經大旨、然後分釋章句、文多樸質明白易曉、頗皆解釋經義、不多訓詁文字、今觀其詮釋經音、多共儒家相似、蓋意在附會儒說、參同經典也、如其釋真空一章原道之始也、則云、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即先天而生、生而無形之義也、中庸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体物而不可遺、即後天而存、存而無体之義也、又其釋玄理章原性之元也、亦云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中者也、天下之大本也、即靜為之性之義、又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即動為之心之義、是其解釋經義、寔多用孔孟之言、不多引道書、僅玄妙章引洞古經一種、雖其言不盡為孔孟之真、然大抵皆淺近平易之說、不盡出於附會、而其釋心性動靜之理、以為性本靜、非心則不見、心本靜、非動即不見、因物見心、潛心見

性、性寂知天、是謂通也、尤深得道家之精義焉、

黃帝陰符經集解三卷 在道藏洞真部玉訣類國字帙中

舊本題赤松子子房真人張良太極左仙翁葛玄西山真人許遜正陽真人鍾離權純陽真人呂巖華陽真人施肩吾至一真人崔明公海蟾子劉玄英清虛真人曹道沖十家注不著編者姓氏亦不著時代今考其所舉十家時代之最晚者如劉玄英為宋仁宗時人則其書之成最早當在宋末矣按戰國策稱蘇秦得太公陰符之謀其書漢志隋志皆不著錄蓋久已不傳今世所行之本出唐李筌宋黃庭堅以為即筌所託注其書者自筌以下凡數十家然如赤松子張子房之注亦皆出於後人之所託故晁公武讀書志引黃庭堅跋稱陰符經妄託子房諸賢之注因知是編所據十家之注殆皆出於唐宋時人之手全書都凡三卷分為三篇上卷為神仙抱一演道章中卷為富國安民演法章下卷為強兵戰勝演術章全經以我以時物文理哲為末句無人以愚虞聖以下一百十四字蓋用驪山老母註本也經文之下雜引赤松子張子房等十家注解更以各家所作之頌及詞系之其下核其宗旨大抵據道家之說以解釋經義雖間亦雜以佛理及儒家之論以暢其說然大要不離於道家之言而不失其初義又守較之他家亦頗具條理而深有理致

五賊三盜之名、注義皆極純粹、蓋非麤野道流之所能作也、

漢武帝外傳不分卷 在道藏洞真部記傳類海字帙

舊本題漢東方朔撰、然史不云方朔有此書、各史藝文志、亦鮮有著錄者、考漢書東方朔傳贊云、朔之詼諧逢占射覆、其事浮淺、行於眾庶、兒童牧豎、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則漢世於朔、已多附會之談、今考其書多用十洲記及漢武故事中語、可知其較二書為晚出、蓋六朝時好事者為之、其篇首云、朔對云、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以國家之盛美、將召儒墨於名教之內、抑絕俗之道於虛詭之跡、臣故韜隱逃而赴王庭、藏養生而侍朱闕矣、亦由尊上好道、且復欲抑絕其威儀也、尤足以見其書之為方士竊慮失志、故藉此以衒眩流俗、且自解嘲之作、其文雖繁麗而浮淺、首紀漢武帝聞八會方臣海中有十洲於西王母、乃廷朔而問之、次紀拳夫人事、次紀淮南王、李少翁、公孫卿、魯女生、封君、李少君、東郭延、尹先生、劉遼、王真、劉京等人事、據其所載、多世外恍惚之事、且亦不限於武帝、又多紀漢以後事、如篇末紀劉京事、有云魏武帝時故遊行諸弟子家、皇甫隆聞其有道、乃隨事之、又云、魏黃初三年、京入衡山中去、遂不復見、若此之類、尤足見其依託總之其書之作、蓋方士意在神自其說、故託古以衒人、摭拾小說家言、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成書若漢武故事、漢武内傳之類、悠謬支離、多乖事實、而大旨不離乎言神仙、亦小説家之流也、

紫陽真人悟真篇拾遺不分卷 在道藏洞真部玉訣類律字帙中

不著撰者姓氏亦不著其時代考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云紫陽真人悟真篇拾遺一卷此編翁葆光述禪宗詩歌頌詩曲雜言則其書蓋葆光之所撰葆光字淵明自號無名子象川人宋孝宗乾道中折悟真篇為三篇作註以申繹其義又作悟真直指詳說三乘秘要一卷是編道藏本不分卷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蓋述禪宗歌頌詩曲雜言以推闡悟真篇金丹之旨故名其書曰悟真篇拾遺其書首為性地頌六首次為無罪福次為三界惟心次為見物便見心次為圓通次為隨他次為

寶月次為心經頌次為人我(又名齊物)次為讀雪竇禪師祖英集次為戒定慧解次為即心是佛頌次為採珠歌次為禪定指迷歌次為無心頌次為西江月一十二闋核其宗旨實以禪宗之理推闡金丹之義蓋恐學道之人不通性理獨修金丹至使性命之道未修運心不普物我難齊而不能究竟圓通迴超三界故先以神仙命脈誘其修鍊次以諸佛妙用廣其神通終以真如覺性遣其幻妄而歸於究竟空寂之本源大旨在藉禪宗戒定慧之說以明其妙用聯絡貫通殊有理致按紫陽真人之作悟真篇本多採釋氏之說葆光之註正與其說彼此互相闡

發、蓋仍不離乎禪學也。

三茅真君加封事典二卷 在道藏洞真部譜錄類致字帙中

宋張大淳編、大淳自署特賜冲靖明真微妙大師、特差充茅山山門道正、權知御前崇禧觀、兼管領本山諸宮觀事、案大淳為洞微先生虛白高士司徒師坦弟子、其里貫則不可考、是編前有丁卯三月望日自序、知其書蹇成於宋度宗咸淳三年、考三茅真君者、蓋周末茅濛字初成、入華山得道、其孫三人、長名盈、仲名固、季名衷、皆得仙、居江南之茅山、老君拜盈為司命真君、固為定錄真君、衷為保命真君、故道號為三茅真君、歷代君王、多崇敬之、宋理宗淳祐九年己酉、虛白齋高士司徒師坦、為國

禱祈、理宗特俾以左街道錄主管教公事、及洞微先生之命、師坦以為國修祝、皆三茅真君之靈、不敢私有、請以是寵光歸之三君、以崇报本之義、理宗允之、勅封大茅君為太元妙道冲虛真君東嶽上卿司命神君、中茅君為定錄右禁至道冲靜真人、小茅君為三官保命微妙冲慧真人、旋又加封聖祐德祐仁祐六字、師坦屢翔以加封事典舉載之金石、有志未逞、而師坦已仙去矣、時大淳方執弟子列、目擊斯舉、以為事典不刊、則不足以顯三君之靈異、而彰聖朝之欽崇、爰成是編、釐為二卷、其書蓋彙集閱於加封三茅真君之表章勅旨而成、第一卷錄師坦之

封各表、理宗所頒加封各告勅、及所賜儀物、而以恭迎告勅奉行典礼時所献大茅中茅小茅三峯祝文附之於末、第二卷錄進封三茅真君聖號慶礼醮科儀及奏謝加封祖師真君恩礼表而以進加封告碑表附之於末、播其所錄表章告勅、皆依時代為次、大抵皆有関於献吾儕藉此可以考見理宗一朝對於道德教之欽崇、治道教史者、寔可資為參攷焉、

太上洞真智慧上品大誡一卷 在道藏洞真部譜籙類雨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按其篇首云、元始天尊、以開皇元年七月一日午時、於西那玉國鬱利之山、浮羅之獄、長桑林中、授上道君智慧上品大誡法文、則其書之為隋以後人作顯然可証、其書蓋假託元始天尊、以智慧上品大誡、詔示太上道君、意在宣通法音、開悟群生、為諸男女解災却患、請福度命拔諸惡根、首說修齋求道、當一心請奉十誡、諦受勿忘、十誡者、第一心不惡妬、第二守仁不殺、第三守貞推讓、第四不色不慾、第五口無惡言、第六減酒節行、第七不得嫉人勝己、第八不得評論經教、第九不得鬭亂口舌、第十恭行施為、平等一心、能奉此諸誡、可得拔度五道、不履三惡、次言修齋行道、開度天人、作諸善功、當行十二可從、然後所願皆成、十二可從者、第一見真經便發道意、第二常行慈心、第三好樂經教、第三尊受師訓、第五信向玄妙、尊奉經訣、第六不務榮華、斷俗因緣、第七勤誦大經、第八敬生善心、第九在所托生、常值聖世、第十潔身持誡、第十一學業廣覺、宣通洞法、第十二常共明師、世世相值、能以一心行此善念、則世世得見聖文、共道結緣、次言智慧閉塞六情上品誡、第一目無廣瞻、第二耳無亂聽、第三鼻無廣嗅、第四口無

貪味第五手無犯惡第六心無愛慾行此六誡閑諸惡門則形入虛空六通智慧次說智慧度生上品大誡第一見人窮急度其死厄第二見人窮乏饑寒困急損身布施第三含血之類有急投人能為開度第四施慧爲獸第五度諸蠢動一切衆生咸使成就第六常行慈心愍濟一切行此六誡慶福恒居其身禍害常遠其門次言智慧十善勸助上品大誡第一勸助礼敬三寶供養法師第二勸助治寫經書第三勸助建齋靜舍第四勸助香油衆乏第五勸助法師法服第六勸助國王父母子民忠孝第七勸助齋靜讀經第八勸助道士衆人經學第九勸助一切布施諫諍第十勸助一切人民除嫉去慾履行衆善能行此十誡飛天齊功心共六通智慧參同僊及仙王七祖次言智慧功德報應上品誡第一施散供養三寶神經一錢以上皆七十四萬倍報一萬以上報不可勝第二施散法師法服治寫經書建立靜治六錢以上皆三十二萬倍報萬錢以上報不可勝第三施散法師道士香油齋食一錢以上皆二十四萬倍報功多則報重第四施散山棲道士一錢以上皆一十二萬倍報功多則報重第五施散清信弟子香燭齋食一錢以上皆三萬二千倍報第六施散天人窮乏一錢以上皆一萬二千倍報功多則報多第七施散衆生損己餉食一錢以上皆七祖二百倍報天人男女有能發自然道意行智慧上品功德之誡損己布散開張福田功德甚重施一之功數萬之報或在見世或在來生毫分不失今考其所說諸誡大抵皆修身禁忌兩者混同蓋入道之戒律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西昇經三卷（左道藏洞神部本文類慕字帙中）

宋徽宗注。徽宗，神宗第十一子，名佶，嗣哲宗立。深通百藝，崇奉道教，自稱教主道君皇帝，惟任用羣小，籍司馬光等為奸黨，又與金啟釁，致金師深入。帝懼，傳位太子，是為欽宗。靖康末，金人陷汴京，虜二帝北去。紹興五年，崩於五國城，廟號徽宗。是編前有政和御製序，知其書蓋成於政和間。其自序稱：朕萬機之暇，遊神太清，於道德之旨，每著意焉。既取二篇，為之訓解，於是書不可無述也。以意逆志，聊為之說。是以此經與道德經五千言相為表裡，故既注道德經，復為此經作注。其書都凡三卷，蓋為三十有九章。按西昇經者，道家相傳，乃關令尹喜望氣，知有博大真人西遊，邀齊莊遮道，迎老子至舍，請問至道，老子因為喜說五千言，又留秘旨，凡三十六章，喜述之為是經。然詳其文体，殊不類先秦之作，大抵出入五千言之間，殆後世道流之所依託。但相傳已久，且唐志有戴詵注西昇經，又唐道士如韋處元等，多為之解，則亦六朝古籍矣。是編循文為解，間亦[illegible]文字，據唐道士韋處元、徐道邈諸家之注，兼收並蓄，凡一家之書，皆不沒其所長。如以聞道竺乾為經道竺乾，以古先生為老子自謂，已類皆從韋處元集解之類。按政和[illegible]之上。大抵[illegible]意在詮釋經旨，不甚訓詁文字。大率以得一為要妙，以飛昇為餘事，於趣妙達本，致虛守柔之義，多所發揮，蓋深得是經之奧旨焉。

洞靈真經一卷 在道藏洞神部本文類貞字帙中

舊本題周庚桑楚撰、是編前有庚桑子傳、稱老子之役、有庚桑楚者、陳人也、偏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穰、後遊吳隱毗陵孟峯、道成仙去、著書九篇、號庚桑子、一名亢倉子、唐封洞靈真人、書為洞靈真經、今考其書、漢志隋志、皆不著錄、唐柳宗元嘗辨其偽、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唐天寶元年詔號亢桑子為洞靈真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傳作亢桑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詆之、可見其銳於譏議也、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考新唐書藝文志、載王士元亢倉子二卷、所注與公武所言同、則公武之說有據、又考孟浩然集、首有宜城王士元序、自稱修亢倉子九篇、又有天寶九載韋滔序、亦稱宜城王士元藻思清遠、深鑒文理、常遊山水、不在人間、著亢倉子數篇、傳之於代云云、與新唐書所言合、則新唐書之說、亦為有據、惟是庚桑楚居於畏壘、僅見莊子、而史記莊周列傳、則云周為書如畏壘亢倉子、皆空言無事實、則其人亦鴻濛雲將之流、有無蓋未可定、是此經之為士元偽託、實無疑義、按其書崇文總目作九篇、晁陳二家書目皆同、宋志作二卷、宋濂諸子辨作五卷、此本則僅有一卷、而篇數與崇文總目合、書中多作古文奇字、晁公武謂其內不足者、必假外飾是也、惟是編於經中古文奇字之下、皆有注音、如[illegible]音為、叓音事、[illegible]音共、䠶音射之類、考宋史藝文志著錄亢倉子音一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殆即釋其奇字、是修四庫時實未見其書、是編白文無注、惟於奇字注音、疑即所謂亢倉子音也、惜不著其撰人姓氏、疑當為宋代黃冠之所作也、讀是經者、得茲編而釋其奇字、進而推求經旨、則其書亦有功於是經者矣、

太上老君混元三部符三卷（在道藏洞神部神符類潔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考道家符籙，太平經已有其說，其名為複文，或藏之幽處，則神祐之，或燒而吞服，以却病延年。然其形体均極簡單，用字複疊以成文，如兩地字横列於上，而下並列三子字之類，此道家初期之符籙也。迄於魏晉，漢代簡單之符籙，因形体不甚神秘詭異，漸見廢棄，故抱朴子所載諸符，其形体已漸複雜，而多變化，已不似昔太平經中之簡複文。六朝以來，方技符籙，其說益以誕漫，其形体尤趨詭異。是編所錄諸符，蓋非一人一時之作，大抵皆綱羅六朝以來道經符籙以為一編，而其形体皆變化複雜，神秘詭異，故竊疑其書當為唐以後道流之所纂輯。全書都為三卷，上卷為都匠符三道，解穢符十一道，安宅符三十一道，辟土瓶符二十九道，移徙符三道，辟火符十道，止魑耗符三十二道，田種符八道，利蠶符三十道，死喪斗痉符三十五道，歇百怪符五十三道，鼠怪符十一道，鬼怪符十九道，蛇怪符七道，狐怪符十道。中卷為百怪符凡一百零七道，十二時地符十六道，護身符四十五道，拜厄符十九道。下卷為延年符十二道，辟鬼符二十八道，安魂符三十三道，斷惡夢符二十九道，辟瘟符五十三道，求子安胎符二十八道，產難符二十五道，却蚊蟲符五道，百解符二道，求官符二十三道，治酒醬符十道。統計全書所載延年治病消災辟邪諸符，凡七百二十有七道，各符之下分別注其用法，或朱書紙上，或朱書桃板，或吞服，或焚燒，或佩之於身，或懸之於戶，其法各異，是編皆一一備載，實研究道教符籙之重要資料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無上三元鎮宅靈籙不分卷（在道藏洞神部神符類潔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晁陳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其書稱無上上上元始太上玉皇無極大道君以歲在壬申十月十五日寅時、降臨於崑崙山層城上宮、以此靈籙明告金明七真、今考其書、稱正月十五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十五日、此則諸天三元校試天地水官人鬼名目、以定生死簿籙罪福之日、又稱八節本命之日、亦以供弟子持齋、按道家三元八節本命諸齋、其說蓋始於六朝、又考道教符籙、初為簡單之複文、六朝以來、形体始漸複雜、是編所錄諸符、神秘詭異、變化複雜、故竊疑其書蓋隋唐五代間黃冠之所作、其書不分卷、首為三元安鎮宅籙、次為無上三天玉司正法律、大旨以三界蒼生、淪溺苦海、為日已久、但大乘上業功德、非天下兆民之所恒修、故以上元天官上靈祓神策鬼收魔攝精大籙、付之眾生、以扶助天地正氣、輔國佐時、而驅除十方五方天地妖精鬼疫瘟災百毒凶害不祥之氣、魔邪魑魅變異之象、並使剿之、更輔以三天玉司正法律、以祓攝不正之氣、來入正法、要其指歸、不過欲藉齋戒符籙諸方術、使幽途朗覺、冥昧開明、發智鏡之門、以照群生未悟之始、令之通曉六慧、暢然無滯、得此靈籙之正教、而使三災六害、

不加於身、蓋道家救世之法耜也、

道德真經集義大旨三卷　在道藏洞神部玉訣類染字帙中

元劉惟永編集、元丁易東校正、惟永字月屋、號凝遠大師、常德路玄妙觀提點觀事、易東字石潭、累官翰林大夫、行太府寺簿、兼樞密院編修、按惟永易東書、蓋羅道德經百家之注、究其妙義、集注為道德真經集義一書、是編蓋叙其大旨也、據編末大旨序跋、知是編寔成於元成宗元貞大德間、其書釐為三卷、上卷為圖序、內有谷神圖、三十輻圖、得一圖、道生一圖、出生入死圖、道生德畜圖、太虛肇一圖、九天生神圖、四始圖、應心為用圖、道生一圖、玄牝圖、天門開闔守雌圖、十有三生死圖、十有三攝生無死圖、道德階梯之圖、道德經集義諸家姓氏、老子序說、及歷代諸家老子序、中卷為杜光庭王元澤劉仲平劉驥趙實庵邵若愚諸家通論道德之旨、及五千言分章名章之義、下卷為程泰之意總、其目曰明總上、明總下、有無、有中之無上、有中之無下、用無、用無成敗、道等、道序、天人、明矯、孔老、本易、道德經分章名章、類例、辭隱、列莊、而以大旨序跋附之編末、其書蓋以道德經五千言、玄理幽深、累代鴻儒箋註殊繁、既類集百家之註、以為集義、猶恐道家者流、究討集義、未明其旨、復鉤玄提要、發其義例、使讀其書者、先明大旨、更進而深造幽微、今考其書、於道德之旨要、道家之淵源、與夫道德經五千言分章名章之義、皆推闡無遺、他如集義各家姓氏、及諸家序跋傳記、亦靡不畢載、誠讀道德真經集義之階梯也、

西昇經集注六卷（在道藏洞神部玉訣類解字帙中）

舊本題碧虛子集註、不著其名氏、亦不著時代、考趙道一歷世真仙體道通鑑云、道士陳景元字太虛、師號真靖、自稱碧虛子、建昌之南城人、師高郵道士韓知止、已而別其師、遊天台山、遇鴻濛先生張無夢、授秘術、自幼讀書、至老不倦、凡道書皆手自校寫、初遊京師、居醴泉觀、眾請開講、宋神宗聞其名、詔即其地設普天大醮、命撰青詞以進、既奏稱善、得旨賜對天章閣、遂得今師名、又改章服、累遷左右街副道錄、已卯乞歸廬山、塑觀、詔賜白金助之、年七十、沐浴改衣、顧語長嘯一聲、正坐而逝、則碧虛子蓋宋陳景元道號、景元有集註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四卷、已著錄、是編前有碧虛子自序、稱搜遺編於藏室、得注解者凡五家、先校取經之是者、後竄去注之非者、集成二篇、依舊號曰老子西昇經、其書蓋就華陽韋處玄、句曲徐道邈、沖玄子、任真子李榮、劉仁會五家之注、編綴而成、故名西昇經集註、惟自序稱集成二篇、此本則釐為六卷、當已為後人之所分、按西昇經一書、自李唐以來、道流之士、多為之箋注、而韋處玄等五家、尤其著者、是就五家之注、擇其所長、而去其所短、兼收並蓄、不宗一家、亦不以己意雜於其間、如以開導竺乾為西極之國名、古先生即老君之別號之類、取捨別擇、言頗近正、其他詮釋經旨、抉奧啟竅、亦頗能得五家之精義、誠有功於是經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文始真經註九卷（在道藏洞神部玉訣類維賢二字帙中）

舊本題神峯逍遙子牛道淳直解。不著時代。道淳始末亦無考。惟道藏洞真部衆術類芥字帙中，有道淳析疑指迷論一卷，前有元貞二年道淳自序。又有大德戊戌重玄子劉道真序，大德己亥沖漠道人王道亨序。稱逍遙子出示高論二編，名曰析疑指迷，則道淳蓋元成宗時人。是編都為九卷，卷為一篇，其目曰一宇、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匕、七釜、八籌、九藥。又於各篇，別分若干章，而以關尹子傳及道淳自序，列冠編首，以葛仙翁文始真經後序，附之編末。按道家相傳，以文始真經為關尹喜撰，然隋志、唐志皆不著錄，則其佚久矣。南宋時徐蕆子禮始得之於永嘉孫定家，考其文字，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言，故宋濂諸子辨疑即定之所依託，然定為南宋人，而墨莊漫錄載黃庭堅詩，已用經中之語，則其書未必即出於定，蓋唐五代道流能文者所為。是編循文為解，意在推闡經旨，不多引經卷，亦不假詳箋，但憑了悟，直解其義。大旨以真空、妙有、覺性、圓明、解意外之言，道經中之髓，謂妙有以真空為源，源是真空，流為妙有，必循末以歸本，泝流而還源，然後可以達事一無為之旨。其說以覺性圓明為主，以了悟為宗，多因襲釋家之說，然要其指歸，仍不道家清淨無為之義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文始真經言外旨九卷　在道藏洞神部玉訣類賢字帙中

宋陳顯微撰、顯微字宗道、淮陽人、為道士、自號抱一子、嘉定端平間、居臨安佑聖觀、所著有周易參同契解、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寶佑二年甲寅顯微自序、及門弟子王夷序、知其書蓋成於宋理宗寶佑二年甲寅、按顯微自序、謂今將九篇分為三卷、以見自一生三、自三成九之義、其下別有小注云原上中下三卷、今離為九卷、是其書本為三卷、明季重修道藏始離為九卷、卷為一篇、其目曰、一宇、二柱、三極、四符、五鑑、六匕、七釜、八籌、九藥、又於各篇別分若干章、而以劉向進關尹子書、及顯微論關尹子分章名章之義、列冠編首、以葛仙翁關尹子後序、附之編末、皆不入卷次、按關尹喜賜號文始先生、故後世道流稱其所著關尹子為文始真經、然其書隋志唐志、皆不著錄、且詳其文字、多法釋典、及神仙方技家言、殆唐五代黃冠依託之作、惟文詞都雅、思致玄遠、是以後世道流、多為之箋注、是編分章詮釋、以是經首篇、多發明五千言之旨、其他各篇、或取儒家之說、或述釋氏之義、故採老莊之骨髓、採儒釋之精微、述成言外經旨、或因言而悉旨、或釋語以明經、或設喻以彰玄、或反辭而顯奧、或句下隱義、或言外漏機、或指意於言前、或顯微於意外、大旨在於推闡是經言外之旨、其說雖時或雜以儒釋之言、然尚不失道家之寔地、固非附會學術者比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冲虛至德眞經四解二十卷 在道藏洞神部玉訣類聖德二字缺中

金高守元集解。守元字善長，平陽人，自號和光散人。是編前有大定己酉毛麾序，知其書蓋成於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己酉。全書都凡二十卷，釐為八篇，其目曰天瑞第一、黃帝第二、周穆王第三、仲尼第四、湯問第五、力命第六、楊朱第七、說符第八。又以列子傳及劉向、張湛、盧重玄、宋徽宗、范致虛諸家之序列冠篇首，不入卷次。按列禦寇，唐天寶元年封冲虛眞人，書為冲虛眞經。宋景德四年勅加至德二字。考其書中言魏牟、孔穿、鄒衍，皆出列子後，殆為魏晉道流掇拾依託之作，然亦有先秦遺言，

且其道因名責實，以貴虛為主，蓋深得道家之旨，故道流之士多推崇其書，而為之箋注。是編蓋取晉光祿勳張湛處度、唐通事舍人盧重玄、宋徽宗皇帝、宋左丞范致虛謙叔四家之注，合為一書，故名冲虛至德眞經四解。其書大抵以張注為主，而輔以盧重玄等三家之注。張注取其詞旨簡遠，不尚繁詞，其他三家之注亦多擺落訓詁，取其自抒會心，領要標新，能得言外之旨者，兼收並蓄，精選密義，於經文冥奧多所闡發。按列子註本傳世極稀，其存於今日者，僅張湛注、殷陳二家釋文及林希逸、江遹、吳澄、朱得之、焦竑等之注。然林朱二氏及焦氏之解皆失之淺陋，惟張湛注得其玄旨。此外無一存者，幸有是解出於金人，得存四家之解，且注皆極精。其於張氏之注，但錄原注，不及陳氏釋文補遺，故撿通篇混入音釋者僅一處。張氏原注之面目得藉此以存。其盧注則雖缺楊朱篇一半，則唐宋諸志皆所未及，唐人注本惟是而已。至於范氏之解，尤為詳審。且四家之注，今多不傳，張注雖存，又為陳氏釋文補遺所混淆，幸得是編存其本來面目，是則留心文學之士所不容忽視者也。惟四家之注往往各執一端，其說多異，是編亦並存之。如天瑞篇既取張湛壺丘子林列子之師，四時行，百物生，豈假於言哉之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復採范致虛壺則空虛而不毀，丘則安固而不動，子林則出道之母，以君天下者，道無問，問無應，体道者黙而識之，無所事言，多言數窮，離道遠矣之說，二說各異，是編並存而不斷，使讀者無所是從，斯則未免可議矣。

沖虛至德真經釋文二卷 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德字帙中

宋陳景元補遺、景元字太虛、師號真靖、自稱碧虛子、建昌之南城人、師高郵道士韓知止、已而別其師、遊天台山、遇鴻濛先生張無夢、授祕術、自幼讀書、至老不倦、凡道書皆手自校寫、初遊京師、居醴泉觀、衆請開講、神宗聞其名、詔即其地設普天大醮、命撰青詞以進、既奏、稱善、得旨賜對天章閣、遂得今師名、又改章服、累遷左右街副道錄、己卯乞歸廬山、登覲、詔賜白金助之、年七十、沐浴改衣、韻語長嘯一聲、正坐而逝、所著有集註元始无量度人上品妙經四卷、西昇經集注六卷、已著錄、是編前有熙寧二年碧虛子自序、知其書蓋成於宋神宗熙寧二年乙巳、按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列子釋文二卷、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是編即其書補遺也、據景元自序、稱及長遊天台桐柏、於司馬微水帳之下、護爛書兩卷、標題隱約、乃列子釋文、紙墨敗壞、不任展玩、而急手抄錄、其脫落蠹碎、壞滅殘損、十七四五矣、而紙尾題云、唐當塗縣丞殷敬順纂、衡岳墨布子書、遂草寫藏於巾衍、後於潛山覽有唐道士徐靈府手寫列子、洎盧重玄注、補亡拾遺、復其舊目、是其書蓋就墨布子徐靈府手寫本、參以諸家箋注所引、校訂而成、正其文字、辨其音讀、拾遺補缺、於殷書之缺漏、多所是正、按自明季以來、列子注本、多以晉張湛注、及敬順釋文、合為一編、音注淆亂、往往不辨孰張孰殷、幸得是編、以窺殷書之舊、惟景元補遺、不加識別、如列子新書目錄下、云大宋景德四年敕加至德二字、號曰沖虛至德真經之類、往往與殷氏釋文淆混莫辨、是則不免白璧之微瑕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華真經循本三十卷（在道藏洞神部玉訣類，聽楊田三字帙中）

舊本題羅勉道述，門人彭祥點校。不著時代。勉道始末亦無考。據篇首自署，知其字竹峯，廬陵人。又據編首釋題云，寥寥千八百載間，作者之意鬱而未伸。按莊子周顯王時人，解題千八百年間，則勉道蓋明初人也。莊子唐封南華真人，書為南華真經。[illegible]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存者三十有三篇。是編蓋據東坡蘇氏之說，黜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而以列禦寇接寓言之末，合為一篇。又以刻意、繕性二篇膚淺非真，定為二十有六篇，釐為三十卷。而以莊子傳及釋題列冠編首，不入卷次。其書以諸家箋注，或敷演清談，或牽聯禪語，或強附儒家，多非本文指義，故別撰是編，以循其本指，因以循本名其書。今考其辨別真偽，黜讓王等七篇，定三十三篇為二十六篇，又稱內篇皆先立篇名，而篇中之意，不出此外。外篇與雜篇則摘篇首字以名之，蓋內篇命意已足，外篇雜篇不過敷演其說，若此之類，皆灼然有見，頗具卓識。又其詮釋經旨，詞義簡遠，自抒會心，亦往往得言外之旨。至於訓詁文字，如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乃據大射有司正司獲，見儀禮，唐子乃掌堂涂之子，猶周王族之適子稱門子，義台乃儀台之類，言皆有據。無古學者實不足以知之。且文詞典雅，思致玄遠，迥在其他道流箋注之上也。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通玄真經注十二卷 在道藏洞神部玉訣類璧字帙中

舊本題默希子註、不著名氏、亦不著時代、考默希子者、唐徐靈府自號也、趙道一歷世真仙体道通鑑云、道士徐靈府、號默希子、錢塘天目山人、通儒學、無意於名利、居天台雲蓋峯虎頭岩石室中、凡十餘年、自廬於石層上、喬松修竹、森然在目、有環池方百餘步、中多怪石、若島嶼、因名之曰方瀛、日以修煉自樂於其間、唐會昌初、武宗詔廉訪使以起之、廉訪奏以衰耗免命、由此絕粒、久之凝寂而化、享年八十二、著玄鑑五篇、注通玄真經十二篇、及撰天台山記、三洞要畧、是編前有默希子自序、稱文子者、周平王時人也、著書一十二篇、其書釐為十有二卷、卷為一篇、按唐天寶中、追封文子為通玄真人、其書為通玄真經、李暹文子注、因史記貨殖列傳及裴駰集解、以計然文子合為一人、於是文子乃有姓有名、謂之辛鈃、然馬總意林列文子十二篇、註曰周平王時人、又曰計然者、葵邱濮上人、姓辛名文子、其先晉國公子也、其書皆范蠡問計然答、則文子計然、截然兩人兩書、暹合為一人、謬之甚矣、漢書藝文志著錄文子九篇、隋志唐志皆作十二篇、此本作十二篇、蓋符隋唐志舊數、詳其文体、殊不類先秦時人所作、其為依託、唐人固已言之、是編據默希子自序、稱默希以元和四載、投迹衡峯之表、考室華蓋之前、追經八稔、夙敦樸素之風、窈味希微之旨、今未能拱默、強為註釋、是其書蓋作於唐憲宗元和中、大抵先釋全篇大旨、然後循文為解、擺落訓詁、自抒會心、領要標新、往往得言外之旨、大意在乎歸本太上之言、歷陳天人之道、闡述時變之宜、寔一家之學也、惟以文子計然、合為一人、未免疏於考證、又靈府生當唐季、應及見諸家舊本、而其所載原文、乃多譌誤、如符言篇、故求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求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是編求為作無為、又知言不知上也、不知言知病也、是編脫言字之類、或上下文義全反、或於義難通、是則校勘之功、多所不逮、然自北魏以來、文子一書、亘以李暹徐靈府朱元三家之註為最早、而今惟靈府是編僅存、且註文明暢、足以宣通疑滯、則白璧微瑕、終不失其可貴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不分卷 在道藏洞神部玉訣類是字帙中

元李道純撰、道純字元素、號清菴、自號瑩蟾子、都梁人、據道純道德會元前有至元庚寅自序、及中和集大德丙午杜道堅序、知道純蓋元世祖時人也、所著有中和集三卷、後集三卷、大通經注一卷、護命妙經注一卷、洞古經注一卷、三天易髓一卷、全真集元秘要一卷、道德會元二卷、已著錄、是編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清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盧文弨補遼金元藝文志作一卷、其書循文為解、詞意簡質、自抒會心、意在闡明經外本旨、擺落訓詁、不以尋行數墨為事、今考其書、詮釋經

義、扶奥啟竅、領要標新、往往得言外之旨、其間或據道德五千言以立說、如謂天地絪緼、萬物化生、降本流末、生生化化、而无有休息、太上始言无形无情无名、天地之始、次言有動有靜、謂有名萬物之母也、若復有人知此兩者同出異名、則知清濁本一、動靜不二、流雖濁其源常清、用雖動而其体常靜、清靜久久、神與道俱、與天地為一、或因易以明其意、如謂易係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非道之形乎、又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非道之情乎、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非道之名乎、凡其所釋、大抵以老易會解、於動靜清濁之理、多所闡發、雖雜以易理、而能不失道家之寔地、誠有功於是經者也、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經註不分卷 在道藏洞神部玉訣類是字帙中

舊本題海南瓊琯子白玉蟾分章正誤，終南應徵子王元暉註。按趙道一歷代真仙体道通鑑云，先生姓白，母以玉蟾名之，應夢也，字以閱衆甫，一字如晦，世為閩人，以其祖任瓊州之日，故生於海南，乃自號海瓊子，或號海南翁，或號瓊山道人，或號蠙菴，或號武夷散人，或號神霄散吏，幼舉童子，長遊方外，得翠虛陳泥丸先生之道，當時士大夫欲以異科薦之，弗就也，後縱遊名山，莫知所之，或云尸解於海豐縣。又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道家類道德寶章條下云，葛長庚字白叟，閩清人，為道士，居武夷山。舊本題紫青真人白玉蟾，玉蟾其別號，紫清真人，則嘉定間數赴闕下所封也。元暉始末無考，亦不詳其時代，惟註中多引長春子丘處機、丹陽子馬鈺、長生子劉處玄、逍遙子牛道淳之語，其時代皆在宋元之間，道淳且為元成宗時人，則元暉之時代，當在元末。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按常清靜妙經者，道家相傳，以為太上老君所說，然詳其文字，蓋唐五代道流依託之作，原文不分篇章，玉蟾始就其文義，釐為五章，各以四字標題其目，曰先天大道章、造化自然章、全神合道章、賢愚見識章、應現無方章，復詮釋經旨，為作圖像於前，以顯性命之至真，見真空之妙有，又述大道淵源、老氏聖紀、混元三寶之圖、初真內觀靜定之圖、金丹大道之圖、傳經證道品、傳經、開經、知覺、明師、口訣、行功、成道、超凡、入聖之說，列冠編首，大旨在藉圖像，以顯明經義，喻清靜二字，以推闡修真之指歸，蓋摭拾歷代學者，闡明易理，所訂諸圖，薈演成書，而參以道家內丹之說。元暉之註，則更裒輯衆解，以發揮其義，徵引頗稱宏富，且凡所引據，皆一一標其出處，亦深合註書之体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纂圖解註不分卷 正統道藏洞神部玉訣類是字號中

宋王玠纂圖解註。玠字介玉，一字道淵，自號混然子，長洲人。一云吾化人。其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録詳註作一卷。是編前有王氏自序，謂余以管窺之見，將是經逐節引先聖先賢之語，解註于下，而又纂圖貫通經註，是其書蓋以註解經，以圖輔註，故以纂圖解註名其書。按道家相傳，謂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者，太上老君之所作也，然隋志唐志皆不著録，且詳其文体，尤不類先秦之作，蓋唐五代間黄冠之所為。是編首標經名，然後逐節為解，其間復作圖像，以推闡其意，而以葛仙翁左玄真人正一真人經讚，附之編末，亦各為之解。今考其書，纂圖解註，曲暢旁通，文詞簡質，無非直解其義，不甚訓詁文句，大抵意在自抒會心，發明言外經旨，所作圖像，亦明白易曉，條理秩然，融會貫通，往往能得其精奥。按自宋儒言易，於象數之中復岐出圖書一派，劉牧周敦頤皆傳其學，一時學者靡然嚮風，於是道流之慧黠者，亦多襲其說，以詮釋道書，是編之作，即擬周子太極圖，以喻道家有無動靜之理，而推論丹道之微妙，道藏洞神部玉訣類，別有宋白玉蟾太上老君說常清靜妙經註一卷，與是編之說，正復相同，蓋一時風氣如此，非偶然也。惟葛仙翁等三真人讚，並出後人偽託，是編乃附之卷末，詳為註解，是則誤信是編為老子所作，未免疎於考辨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老子說五廚經註不分卷 在道藏洞神部玉訣類是字帙中

舊本題唐京肅明觀尹愔註。尹愔自號思貞子，通老子書，為道士，師事葉法善，盡得其道，學玄宗尚玄言，召對喜甚，拜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固辭不起，有詔以道士服視事，乃就職，專領集賢史館圖書。是編前有尹愔奏進是經序，則其書蓋尹氏進御之作。按五廚經者，道家相傳，謂為老子所說，然考其文字，為五言韵語，絕非先秦之作，蓋六朝道流之所依託。是編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據尹氏自序云，伏讀此經五章，蓋修身衛生之要，全和含一，精義可以入神，坐忘遺照，安身可以崇德，研味滋久，輒為訓註，則其書實分為五章，今本不分篇章，當為後人之所並。其所謂五章者，疑當以五言四句為一章。全書凡五言韻語二十句，適合五章之數。其書首釋經名，謂天存一炁和泰和，則五藏充滿，五神靜正，五藏充則滋味足，五神靜則嗜欲除，此經是五藏之所取給，如求食於廚，故云五廚爾。然後逐句為解，大抵據莊以立說，於全和含一、坐忘之旨，多所發明。其間亦往往雜以浮屠家言，如釋氣歸諸本氣句云，四緣受識，六染生禁，地水火風，散而歸本根，識既染則從所受業也。若此之類，蓋全襲釋家之說，惟註文明暢，足以宣通疑滯，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終為瑕不掩瑜之作也。

圖經衍義本草四十二卷序例五卷在道藏洞神部靈圖類競資父事君曰嚴七字帙中

宋寇宗奭撰、宋許洪校正、宋奭萊國公寇準曾孫、著有萊公數烈一卷、見郡齋讀書後志、以衍義劉付通鑑長編二百八十三証之、知其曾官杭州順安軍永耀各處、熙寧十年、為思州武城縣主簿、政和六年、由承直郎澧州司户進書、轉通直郎添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所辨驗藥材、許洪始末無考、自署稱太醫助教辨驗藥材、是編凡為卷四十有二、而以序例五卷、列冠編首不入卷次、按晁公武郡齋讀志醫書類著錄本草廣義二十卷、云皇朝寇宗奭編、蓋即本書、而書名卷數皆與此本異、又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本草衍義十卷、云通直郎寇宗奭撰、亦即此書、而書名與此本同、而卷數與此本及晁氏讀書志皆異、考是編前有政和六年丙申宗奭自序、謂依舊作二十卷、及目錄一卷、目之曰本草衍義、是晁氏讀書志作廣義者誤也、廣書為衍義字之誤、陳氏書錄解題十字上脫二字、文獻通考正作二十卷、是矣、其書有宋刊本、見於青陸心源儀顧堂續跋著錄、云本草衍義二十卷、次行題通直郎差充收買藥材所辨驗藥材寇宗奭編撰、前有政和元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劉付、劉付後有宣和元年本宅鏤板印造、姪宣教郎知解州解縣寇

約校勘兩行、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一字、宋刊宋印本、則猶宋時單行本也、是宗奭原帙作二十卷、名曰本草衍義、尤可無疑、此本編首題圖經衍義本草、疑為明季修藏時因其書各圖曾據嘉祐圖經本草、故改題是名、其書釐為四十二卷、序例五卷、蓋亦明季修藏時之所分、其書序例、首為補註總敘、次為圖經序、次為開寶重定序、次為唐本序、次為梁陶隱居序、次為序例、次為重廣補註神農本草并圖經序、次為雷公炮炙論序、次為衍義總敘、次為序例、其書卷一至卷二為玉石部上品、卷三至卷四為玉石部中品、卷五至卷六為玉石部下品、卷七至卷十一為草部上品、卷十二至卷十五為草部中品卷十六至卷十八為草部下品、卷十九為草部上品、卷二十至二十一為木部上品、卷二十二至二十三為木部中品、卷二十四至二十五為木部下品、卷二十六為人部、卷二十七為獸部上品、卷二十八為獸部中品、卷二十九為獸部下品、卷三十為禽部上品、卷三十一為蟲魚部上品卷三十二為蟲魚部中品、卷三十三為蟲魚部下品、卷三十四為蟲部下品、卷三十五為菓部上品、卷三十六為菓部中品卷三十七為米穀部上品、卷二十八為米穀部中品、卷三十九為米穀部下品、卷四十為菜部上品、卷四

十一為菜部中品、卷四十二為菜部下品、其書以嘉祐證類二部、失於商較、因考諸家之說、參以實事、有未盡者、衍之以發其理、如東壁倒流水冬灰之類、（灰陸心源儀顧堂續跋宋槧本草衍義跋引作霜）隱避不斷者伸之以見其情、如水自菊下過而水香、（菊原作蘜據陸心源宋槧本草衍義跋校改）鼠溺精墜地而生子之類、文簡誤脫者証之以明其義、如石泉石窟之類、（石泉陸跋引作玉泉）避諱而易名者原之以存其名、如山藥避宋朝諱及唐避代宗諱之類、使是非歸一、治療有源、檢用之際、曉然無惑、且採拾衆善、兼收並蓄、纂輯之功、良有足多、陳氏書錄解題稱其援引辨証、頗可觀采、非虛譽也、據日本發行印、以覆首

混元聖紀九卷（在道藏洞神部譜錄類與字帙中）

宋謝守灝編、守灝字懷英、永嘉人、生於宋高宗紹興四年甲寅三月二十二日、少聰慧明敏、年弱冠、刻志於學、少年補中上庠、後館於曹忠靖公府、仰慕清虛皇甫真人道德、遂脫儒冠、參禮真人為入室弟子、先生博學強記、議論宏偉、究竟經史、出言有據、孝宗淳熙十三年、江西漕使牒請知西山玉隆萬壽宮、光宗紹熙之初、朝廷賜觀復大師、充行在壽寧觀管轄高士、光寧兩朝、眷遇優渥、晚年相貌清古、住世年七十有九、於寧宗嘉定五年壬申二月二十日、正衣冠端生倏忽而化、門人私諡修文輯教觀復先生、是編前有紹熙四年陳傅良序、及紹熙二年守灝進書表、知其書蓋宋光宗紹熙二年辛亥、守灝奏御之作、按趙道一歷世真仙体道通鑑續編謝守灝傳云、先生惟是究覽三教諸子百家之書、作太上老君混元皇帝實錄一部七卷、奏聞主上、盛行於時、然考守灝進表書云、搜羅三教書編敘而為聖紀、稽考百家說、訂正而合真經、計餘十萬言、分為一十卷、是其書實為十卷、趙氏仙鑑續編七當為十之誤、此本作九卷、與進書表之說異、意者當為明李修藏時之所並耶、按老子自司馬遷作老莊申韓列傳為惝恍之辭、其後列仙傳之流、漸加藻飾、

太平道天師道等，更皆尊奉為師。迄於後代，附會益多，而老子遂成為至尊無上、神變無方之神人，隨方設教，歷刦為師，無世不出，數易姓名，隱顯有無，罔得而測。是編備考三教經典傳記，究其源流，敘為聖紀，自開闢以來，下迄有宋，凡老子名迹變化，遺事微言，以及歷代崇奉之事，散見於子史百家者，摭拾詮次，幾無遺漏。卷一為年譜，卷二至卷九為聖紀，援引典籍，不下數十百種，纂輯之功，良有足多。惟稽其所紀，多屬神話，怪誕不經，又往往援引僞書小說，不可信據。蓋意在夸大聖人，以自神其教，宗教家言，本不以考証為事，尤不足以言信史，則其書於老子神話搜羅詳備，亦自有其足取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上老君年譜要畧不分卷（在道藏洞神部譜籙類敬字帙中）

宋謝守灝編集。守灝字懷英，永嘉人，生於宋高宗紹興四年甲寅三月二十二日。少聰慧明敏，年弱冠，刻志於學，少年補中上庠，後館於曹忠靖公府，仰慕清虛皇甫真人道德，遂脫儒冠，參禮真人，為入室弟子。先生博學強記，議論宏偉，究竟經史，出言有據。孝宗淳熙十三年，江西漕使牒請知西山玉隆萬壽宮。光宗紹熙之初，朝廷賜觀復大師，充行在壽寧觀管轄高士。光寧兩朝，眷遇優渥。晚年相貌清古，住世年七十有九，於寧宗嘉定五年壬申二月二十日，正衣冠端坐，奄忽而化。門人私諡修文輔教觀復先生。所著有混元聖紀九卷，已著錄。是編不分卷，首行題太上老君年譜要畧，次有永嘉謝守灝編集、隱山李致道校正。考紹熙二年守灝進混元聖紀表云，搜羅三教書，編敘而為聖紀，稽考百家說，訂正而合真經，計餘十萬言，分為一十卷。今考道藏本混元聖紀第一卷太上老君年譜，是編蓋即據其書，刪繁去複，別為一編，意者即隱山李致道之所為耶。其書編年為紀，考太上老君自天皇時降世，號通玄天師，起歷三皇五帝、夏、商、周、秦、漢、晉、魏、宋、齊、梁、陳、隋、唐、五代，下迄宋徽宗政和二年壬辰，隨方設教，歷代為師，埀世應現之迹，年經事緯，薈萃

有當凡所援引皆分別註之各條之下亦深合著述之法雖語
多誕妄不可信據然其所紀本為神話且意在夸大太上自神
其教則亦不必以虛妄辨之矣

太上混元老子史畧三卷 正統道藏洞神部譜籙類敎字帙中

宋謝守灝編。守灝字懷英，永嘉人，生於宋高宗紹興四年甲寅三月二十二日。少聰慧明敏，弱冠剋志於學，少年補中上庠，從館於曾忠靖公府，仰慕清虛皇甫真人道德，遂脫儒冠參禮真人，為入室弟子。先生博學強記，識論老傳，究竟經史，出言有據。孝宗淳熙十二年，江西漕使滕請知西山玉隆萬壽宮。光宗紹熙之初，朝廷賜號觀復大師，充行在壽寧觀管轄高士。光寧兩朝，眷遇優渥。晚年相貌清古，壽世[illegible]年七十有九，於寧宗嘉定五年壬申二月二十日，正衣冠端坐奄忽而化。門人私謚修文輔

敎觀復先生。所著有混元聖紀九卷、太上老君年譜要畧一卷，已著錄。是編釐為上中下三卷，紀太上老君歷號治世及歷代崇奉之迹，自開闢以來，迄宋政和間，為師不絕，經二百七十五萬八千四百餘年，凡名迹變化，莫不備載。考紹熙二年守灝進混元聖紀表云，搜羅三教書編，敘而為聖紀，稽考百家說，訂正而合真經，計餘十萬言，分為一十卷。又考趙道一歷代真仙體道通鑑續編謝守灝傳云，先生惟是究覽三教諸子百家之書，作太上老君混元皇帝實錄一部七卷，奏聞主上，鋟行於時，是守灝所作太上實錄，惟混元聖紀十卷，趙氏仙鑑續編七卷之

七、當為十字之形誤、無作太上混元老子史畧之說、今考其書、大抵據混元聖紀、刪繁摘要、纂輯成書、疑當為元明間道流、苦聖紀卷帙之浩繁、因節錄其書、以為是編、故以史畧名其書、亦猶隱山李致道、於聖紀中析出太上老君年譜、別為一編、名曰太上老君年譜要畧也、

猶龍傳六卷 正統道藏洞神部譜籙類敎字帙中

宋賈善翔編、善翔字鴻舉、蓬州人、善談笑、好琴嗜酒、混俗和光、然究修煉、哲宗朝為左街都監同僉書教門公事、賜號崇德悟真大師、一日在亳州太清宮講太上洞玄靈寶度人經、後昏黑之夕、夢眾靈官傳太上命、賜其仙服、以其為太清宮主者、數日後竟反真、所著有高道傳及是編行於世、是編前有善翔自序、謂司馬子長唱始作史書、而帝紀世家列傳、叙前古聖哲之云為、燦然若當年目擊、故班固而下、皆以為則、聯聖降世之迹、雖預其列、大率簡約、學者莫能究始末、愚不揆淺陋、紬繹內外

書而廣之、庶其詳也、其書都為六卷、釐為二十有九篇、其目曰、起無始、稟自然、見真身、為師資、歷劫運、造天地、登位籙、興靈篇、撰仙圖、傳經蘊、為帝師、降生年代、明宗緒、七十二相八十一好、為柱史、去周、試徐甲、度關試關令、授關令道德二經、青羊、流沙化八十一國九十六種外道、孔子問禮、號河上公、授于吉太平經、度漢天師、授葛仙公齋法、賜大魏太平真君之號、大唐聖祖、真宗皇帝朝謁、自開闢以來、下迄宋真宗祥符間、凡老子名迹變化、遺事微言、及歷代崇奉之事、散見於內外書者、摭拾詮次、無不備載、搜羅之功、要不可沒、惟援引所及、多偽書小說、事多

怪誕，采謝守灝謂其書雖記述頗詳，而被董字引，首尾失次，其間取舍，未免非是，二三其說，覽者淆惑，見混元聖紀。可謂的評，然其書之作，本為尊大聖人，以自神其教，宗教家言，不避神話，誠如善翔自序所謂，涉世之外，其間不能無耳目不相接之論，蓋著於傳記，無敢畧之，且不以辭害意者，其是之謂歟。

華蓋山浮丘王郭三真君事實六卷 正統道藏洞神部譜籙類孝字號中

不著纂人姓氏，亦不著纂輯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是編首有永樂五年張宇初序，景定辛酉朱澳序，景定辛酉劉祥王克明序，洪武辛未張顏序，考張顏序稱三真君事實刊板毀於壬辰兵亂，人鮮克聞，主華山之祠者江碧澄氏，嘗構殿宇，既畢，復慨念華山靈響若此，而事實將湮微，是不可不急也，乃購求全集，較其殘缺，率好道之士，合力鐫梓，以廣其傳，則其書蓋明太祖洪武中，道士江碧澄之所纂輯也，碧澄字源遠，華蓋山主祠道士，又考劉祥王克明序云，實錄昔亦有之，歲在壬午，炎帝炳靈，竟為灰燼，今不復存，祥等夙業仙恩，誓刊此錄，徧求其本，始得道士黃獨堅所纂者，祥等不愧愚庸，列為一十四卷，未敢校正其是非，姑存本以俟知者，是三真君實錄，兩宋以來，已有景定間劉祥王克明所刊道士黃獨堅所纂本，而其他刊本，似猶有毀於兵燹水火之厄者，則碧澄是編，不過據舊本其殘缺，摭拾詮次，重加纂輯，舊帙釐為六卷，按撫州華蓋山又名寶蓋山，三峯聳雲，為江右絕巘，而浮丘王郭三真君飛昇得道之所也，三真之祠在焉，浮丘者，齊人浮丘伯，楚元王少時嘗與申公授詩於浮丘伯，而道家相傳，謂即黃帝時仙人浮丘公，

書與容成子遊、王郭二真君者、本汴州陳留人、王為方平之遠孫、郭乃王之族弟、相傳因記邑令之姓、故曰郭真人、是編備述三真修煉昇舉之顛末、靈顯感應之實跡、以及累朝褒崇之事實、並歷代褒封冊文、與夫名公巨卿所作傳記碑刻序記、莫不畢載、大抵搜採羣籍、彙輯成編、搜羅之功、有足多者、惟郭乃王氏族、而託邑令之姓、是姓猶未詳、又所載顏魯公王郭二真君碑銘、稱晉元康三年二月一日二仙飛昇、考之晉史、乃無元康年號、若此之類、是編皆無所辨訂、是則考証之功、蓋多不逮矣、

太上老君戒經不分卷（正統道藏洞神部戒律類力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按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類著錄老子戒經一卷、注云葛洪撰、今考是經、首謂老君西遊、將之天竺、以道德二經、授關令尹喜、此所謂道德二經者、蓋道德五千言及西昇經也、按道家相傳、雖謂老子為關令尹喜述西昇經、然詳其文体、殊不類先秦之作、大抵出入五千言、蓋南北朝間道流之所依託、故竊疑是編、亦後世道流之所為、且其書多雜以浮屠家言、較之葛洪抱朴子、思想文字、皆不相類、尤足証其書之不出於洪、蓋方士意在自神其教、故喜託之彼教之所謂傳大真人、以衒惑流俗、晉以後道書之依託葛洪、亦猶晉以後文人言荒外則云東方朔郭憲、述漢事則云劉歆班固也、惟隋唐以來、道家經典、多援引及之、則相傳已久、殆亦齊梁間古籍矣、其書不分卷、惟通志藝文略著錄作一卷、經中首說戒須五章、次說五戒、第一戒殺、第二戒盜、第三戒婬、第四戒妄語、第五戒酒、復次則詮釋五戒之旨要、具說其本末、與夫受持之儀、大抵皆託之尹喜與老君問答之辭、考道教齋戒儀式、雖張道陵葛洪之時、已漸流行、然至南北朝之世、始大發達、其說多取之釋典、是編所說五戒、亦復如是、按毘尼藏經、佛家有所謂五戒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者、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是編殆全襲其說、又其詮釋五戒之本、亦多雜以浮屠家言、蓋一時風尚所趨、非偶然也、其書各句之下、皆有註釋、亦多據釋典以立說、不知其出於誰氏之手、意者或唐五代間道流之所爲耶、又其書末原有缺文、蓋已非完本矣、

太上老君經律不分卷 正道藏洞神部戒律類力字號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所著錄、其書謂昔周之末、赧王之時、始出太平之道、太清之教、老君至瑯琊授道與干君、開首即云昔周之末、其非先秦之作、已極顯明、而道家者流、尊重道統、必欲託之於老子、其虛妄殆不足辨、今考道教齋戒儀法、雖張道陵葛洪之時已漸製定、然至六朝之世、始益以誕漫、趨於完備、其諸種戒律、多模倣佛教、如所謂五戒十戒者、殆全襲佛教之五戒十戒、是編所載長存要律、多至百八十戒、是其書之成、當已在道教齋戒儀法、燦然大備之時、故竊疑其書蓋[redacted]隋唐[redacted]間道流之所依託、是編不分卷、惟明白書爲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全書釐爲四篇、曰道德尊經戒、曰長存要律百八十戒、曰太清陰戒、曰女青律戒、前二者爲男官所受、後二者爲女官所受、是編太清陰戒及女青律戒二篇原闕、今所存者惟男官所受之道德尊經戒及長存要律戒二篇而已、道德尊經戒者、凡九行二十有七戒、大抵據道德五千言、二篇八十一章、集會而成、如九行者、謂行無爲、行柔弱、行守雌、勿先動、爲上最三行、行無名、行清靜、行諸善、爲中最三行、行無欲、行知止足、行推讓、爲下最三行之類、皆本之道德尊經以立說、長存

要律者、凡百八十戒、大抵修身及禁忌、兩者相混同、道家相傳、往昔諸賢仙聖、皆護持之、而得道者也、

太上經戒　不分卷　正統道藏洞神部戒律類力字帙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諸家書目、亦罕著於錄、按道教科戒、雖張道陵葛洪之時、已漸製定、然至六朝時代、始大發達、如謝羅於天地水三官之三元齋、道士女冠最初所受之五戒十戒、皆於此時制定、大抵多模擬佛教、其所謂五戒十戒者、殆全襲佛教戒律、是編之成、其時代雖不可確知、然據其所載科戒、至為完密、似當成於道教科儀粲然大備之時、又考其書所引道書、如上品大戒等經、多六朝隋唐間經、則其書蓋隋唐五代間道流之所作也、全書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其書大旨以戒有多種、人亦多品、上品之人、身先無犯、亦無所持、中品之人、心有上下、觀境即變、以戒自制、不令放逸、如此之人、或受十戒五戒、以自防護、下品之人、惡心萬緒、難可禁制、下品之中、復有二品、上品者身欲奉戒、或受一百九十九戒、或受觀身五百大戒、或受千二百威儀之戒、以自防係、令無越逸、下品者身同禽獸、雖有人形、而無人心、雖受其戒、終無所益、故首說第二中戒十種科業、次說大戒上品、次說太霄琅書十善十惡、次說思微定志經十戒、次說妙林經二十七戒、次說老君二十七戒、今考其所說諸戒、大抵道流終身奉持、修身處世

禁忌、三者皆備、蓋入道之科戒也、

三洞法服科戒文不分卷 正統道藏洞神部戒律類力字帙中

舊本題張萬福編錄、不著時代、萬福自署三洞弟子京太清觀道士、其里貫無考、按宋鄭樵通志藝文畧道家類著錄五等朝儀一卷、註云張萬福撰、鄭樵生當南北宋之間、則萬福之時代、當在北宋以前、所著又有三洞衆戒文二卷、已著錄、是編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其書蓋假託三天法師、正一真人張道陵受道之後、請問法服、與太上問答之辭、以宣示三洞法服科戒、授道流授道之法、先各授法服、宣示法服科戒、簡授法位、乃授天尊要戒、及勸戒三日之後、正衣冠、設齋謝恩、復授三師名諱形狀、居觀方所、法服者蓋身之章也、隨其業受品次、形色各異、各有科儀、是編撫拾內外經典、備述道家法服品次形色、以及科儀戒文、俾後世道流、知所奉持、意至善也、其書首論九等品次、各因業受、以垂分別、次論上聖無有形質、不資衣服、惟應迹人間、乃不得不有、雖其品次、畧有九階、要而言之、則歸二種、至其形色、原於階修、各有差別、又分七種、奉行不變、復次則論下世道士紹聖教者之法服科儀、末述法服科戒四十六條、及不持法服所失十種恭敬、得十種輕賤、與夫其他禁忌、今考其書、於道家法服之品次科戒、敘述頗稱詳審、獲

羅之功、良有足多、惟其書既出編錄、似有所本、乃不注其出處、
是則未免掠美之嫌焉、

太上三五正一盟威閱籙醮儀不分卷 在道藏洞神部威儀類忠字帙中

舊本題廣成先生杜光庭刪定、按陶岳五代史補、載光庭長安人、唐僖宗時應九經舉不第、常從道士潘尊師遊、會僖宗求可領蜀中道教者、潘薦光庭、遂奉詔披戴、賜號廣成先生、而青城山志、載光庭中彭崇一序、則云光庭字賓聖、京兆杜陵人、與前說小異、然其為由儒入道、則二說皆同、又考朱子通鑑綱目、書王建以道士杜光庭為諫議大夫、而光庭廣成集中、又有謝戶部侍郎表、則光庭非惟入蜀、且仕於蜀矣、是編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按隋書經籍志云、受道之法、初受

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齎金環一、并諸贄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籙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云以為約、弟子得籙、緘而佩之、其於受籙之法、言之詳矣、至於閱籙、亦有科儀、則隋志未嘗及之、是編蓋就道流閱籙科儀詮次成書、謂凡道流閱籙、當以甲子、庚申、本命、三會、三元、晦朔等日、卯酉二時、其法先發爐、次鳴法鼓二十四通、次出官、次出奏法籙吏兵、次出諸部將軍兵馬、次三燃香、起長跪讀祝文、次誦復爐咒、次吟步虛頌、誦出

戶呪、今考其書於關籙科儀以及章奏祝頌之辭紀載頗稱詳審、惟光庭由儒入道、所述皆嫻於文字、觀其廣成集道教靈驗記等書、較他道家之書、詞采為可觀、而是編文字、頗傷俚俗、甚者殆五代宋元間道流、掇拾遺書、删合成編、而託之光庭删定耶、

太上正一閱籙儀不分卷 在道藏洞神部威儀類忠字帙中

舊本題廣成先生杜光庭集、光庭字賓聖、自號東瀛子、京兆杜陵人、一云長安人、初善讀經史、工詞章翰墨之學、後棄儒入道、事從道士潘尊師遊、會唐僖宗求可領蜀中道教者、潘薦光庭、遂奉詔披戴、賜號廣成先生、考宋朱子通鑑綱目、書王建以道士杜光庭為諫議大夫、又考光庭廣成集中、有謝戶部侍郎表則光庭非惟入蜀、且仕於蜀、累官至戶部侍郎、故傳其後留居青城山以卒、所著有廣成集道教靈驗記神仙感遇傳等書行於世、是編不分卷、惟明白雲霽道藏目錄詳註作一卷、按道藏洞

神部威儀類忠字帙中、別有太上三五正一盟威閱籙醮儀一卷、編首亦題光庭删定、與是編同為紀述道教閱籙科儀之作、按道家受道之法、必先潔齋、受籙於師、誠而佩之、凡閱籙皆有科儀、一一如法、不可闕也、是編紀閱籙科儀、謂道受正一法籙、常以甲子庚申本命三元三會五臘八節晦朔等日、清齋入靜、以卯酉時、焚香排辦酒果、務令嚴潔、先展所法籙於几案之上、著新淨衣服、澡浴盥漱畢、然後入戶上香、奉行科儀、一一如法、先持入戶呪、次上洞案香、次上本案香、次持上香呪、次禮師存念如法、次鳴法鼓二十四通、次持發爐呪、次各稱法位、次出官、

次醮品、出錄中吏兵、次出諸部將軍兵馬、次叩齒三通長跪持
祝文、次復罏、次吟學仙頌、次持出戶呪、今考其書所載閱籙科
儀、以及章奏祝頌之辭、與太上三五正一威盟閱籙醮儀、大同
小異、互有詳畧、而是編於起首科儀、紀載獨詳、合而觀之、則道
教閱籙科儀、可想見矣、惟其書文字俚俗、殊不類光庭其他各
書詞采之可觀、豈光庭僅摭拾道、詮次成編、未曾加以藻飾耶、
抑或為五代兩宋間道流之所為、而託之光庭耶、未可知也、

太清中黃真經二卷 在道藏洞神部方法類盧字帙中

舊本題九仙君撰、中黃真人註、不著名氏、亦不著時代、按漢時
黃老並稱、其大旨主于清靜無為而已、張道陵寇謙之承其學、
言符籙而不言煉養服食、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服食、
至葛洪之流、而符籙煉養服氣、一切科儀經典、並以滋漫、是編
之作、其時代雖不可確知、然據其所載服炁凝神真訣考之、則
似當為隋唐以來道流所為、其注亦當為唐代五閒黃冠所作、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中黃經二卷、題九仙君撰、中黃真
人注、晁氏當南北宋閒、尤足証其書之為宋以前古籍、是編凡

上下二卷、與晁氏讀書志同、鄭樵通志藝文畧道家類著錄中
黃經一卷、註云九仙君撰、不題中黃真人註、疑鄭氏所據當為
白文本、故卷數與晁氏讀書志及是編各異、全書釐為十有八
章、其目曰內養形神章、食氣玄微章、五芽應思章、煙霞靜志章、
百穀閉遣章、長存之道章、鹹美辛酸章、穀食精華章、三蟲宅居
章、九仙真炁章、胎息真仙章、五臟真炁章、太極真宮章、九炁真
仙章、太微玄宮章、九竅空門章、六腑萬神章、勿泄天機章、今考
其書亦名胎藏論、大旨在闡明道家服食之要妙、謂元炁浩然、
凝結成質、育之以五臟、法五行以相應、明之以七竅、象七曜以

昭晰，其識潛諳，其神布行，於是神形相託，神形相成。若神離形則散壞，形離神則去生。故志道之士，必除慾以養精，棄食以存命，食胎炁，飲靈元，使形精不離，元炁凝固，此道家服炁凝神之道也。其說蓋於養生，言皆近正，且行顯意直，事具文功。於食炁之理推闡頗詳，其註亦援引道書，標新領要，亦足以宣通疑滯，蓋有功於是經者也。

幻真先生服內元炁訣不分卷　正道藏洞神部方法類何字號中

不著撰人姓氏，亦不著時代。考宋鄭樵通志藝文略道家類著錄服內元氣訣一卷，註曰唐康仲熊撰。鄭樵一代學者，其說當有所本。仲熊始末未詳。是編題曰幻真先生服內元炁訣，幻真先生不知其為誰氏，意者或即仲熊之號耶。又考通志藝文略道家類別有氣經新舊服法三卷，康真人氣訣一卷，並題康仲熊撰，則仲熊殆唐代黃冠之精於服食之道者也。其書不分卷，惟通志藝文略作一卷。全書釐為十有五訣，其目曰：進取訣、淘炁訣、調炁訣、嚥炁訣、行炁訣、鍊炁訣、委炁訣、閉炁訣、布炁訣、六炁訣、調炁液訣、食飲調護訣、休糧訣、守真訣、服炁胎息訣。按道家以服炁為修真之要道，抱朴子至理篇云：服藥雖為長生之本，若能兼行氣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藥，但行炁而盡其理，亦得數百歲。服氣者，蓋即息慮絕欲，呼吸吐納之法，其所謂者非僅服己身之炁，且可以服天地陰陽之炁，莊子逍遙遊所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炁之辯者是也。是編大旨，在於推闡服炁之指要，主於服己身之炁，專於內守，以養其神，書中於吐納胎息之道，闡述極詳。蓋服炁以胎息為首要，其法吐納以鼻不以口，尤以丹田吐納為重，鍊精炁而結聖胎，皆於此致功焉。今考其書

所載諸訣，皆自淺入深，從凡入聖，條理秩然，編次頗稱有條，非
邃於此道者，莫能作之也。

康熙姚州志四卷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刊本

清姚州知州管棆纂修。管棆，江南武進人，監生，康熙四十九年
庚寅，由江西新昌縣知縣陞任姚州知州。按姚自唐始置州治
姚城，後沒南詔，元復置，屬大理路，後於州置姚安路，明為姚安
府治，清廢府治，屬楚雄府，州舊無專志，及管棆來牧，是州始發代
遠人遷之慨，生起衰振墜之思，而於簿書之暇，廣搜載紀，徵詢
故老，設局創修，肇始於康熙五十一年壬寅秋杪，至五十二年
癸巳夏而全書告竣。凡為卷四，為類二十有九：曰星野，曰建置
沿革，曰疆域，曰形勢，曰山川，曰風俗，曰城池，曰水利，曰戶口，曰
田賦，曰鹽法，曰物產，曰兵防，曰職官，曰公署，曰倉儲，曰學校，曰
選舉，曰祠祀，曰古蹟，曰寺觀，曰名宦，曰鄉賢，曰孝義，曰列女，曰
流寓，曰隱逸，曰醫士，曰仙釋，曰災祥，又或於各類之下，別附子目，
而以圖考列之編首。其書但分細目，不列總綱，以資統系，分列
類目，頗傷繁瑣，稽其內容，大抵多因循郡志，搜集材料，亦頗嫌
其簡略。志山川則但知排列名目，不能詳其脈絡；志戶口田賦，
亦但知鈔錄檔冊，不能考其源委；鹽法為是州之要政，所紀乃
不過數行，其簡畧可知。惟沿革風俗各門，尚有寔錄；物產一門，
但志是州之特產，亦深合志法。創始非易，則其書尚不失為假

瑜互見之作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民國大理縣志稿三十二卷卷首一卷民國六年丁巳刊本

民國大理縣縣知事張培爵等修，邑人周宗麟等纂。培爵，東川人。民國初元，奉命來知縣事。按大理在雲南楚雄縣西北五百里，漢置葉榆縣，東漢曰楪榆，晉因之，南梁没入蛮，唐為姚州地，後入南詔，為羊咀咩城，改國號曰大禮，五代段氏據之，曰大理，元時内附，因置大理路，尋置太和縣，為路治，明改為大理府，清因之，民國二年癸丑四月，裁府留縣，曰大理縣。舊志一纂於明洪武中，再纂於嘉靖中，三纂於萬曆中，四纂於清康熙中，皆郡志也。至若縣志，則自明季張相度纂修之後，遂無繼者。光緒九年癸未冬，因續修通志，奉文採訪，邑人周宗洛始纂成志稿十数册。及培爵蒞治斯土，以共和肇典，改革建設，事多宜紀，不可無志，於是設局纂修，延邑人周宗麟等主其事。書成，都凡三十有二卷，釐為十有一部：首地志部，次地理部，次建設部，次食貨部，次社交部，次學校部，次武備部，次祠祀部，次秩官部，次人物部，次藝文部，次雜志部。又於各部之下，別分子目。其書体例，大抵根據通志標識類別，仍用舊例，而新政亦無不括，如地質、交通、自治、學校、警察之類，凡一切新政，志中皆詳言之，可謂善於因襲。地圖比例開方，用新法測繪，尤較舊志各圖為詳確。志中

多用表册、亦深得保存故寔之法、惟軍制與警察性質不同、則軍警不宜併為一部、自治團体社會教育與社交何涉、則社交一部、名稱亦嫌不倫、又秩官部不著就任年月、沿革乃在疆域之後、胥其蔽也、

雍正順寧府志十卷 雍正四年丙午刊本

清順寧府知府范溥修、錢塘布衣田世容纂、范溥字博谿、江南吳縣人、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四月由監生奉檄來攝府篆、按順寧在雲南保山縣東南四百里、本蒲蠻地、名慶甸、歷代叛服不常、元時内附、因置慶甸縣、為順寧府、志尋省縣入府、明季因之、清襲置順寧縣、府志舊無刻本、惟康熙中郡守刘芳声、奉文纂輯、招致楚人陳鳴鳳與郡中士紳等創為志畧、後經郡守徐權董永艾相繼增補、皆削草未就、及范溥蒞治斯土、深慨於舊志之闕畧也、爰銳意採訪、設局重修、延錢塘布衣田世容主其事、書成釐為十卷、卷為一志、首天文志、次沿革志、次地理志、次建設志、次官師志、次學校志、次賦役志、次人物志、次風俗志、次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圖考列之卷首、其書大抵因循康熙志畧、搜集材料頗稱豐富、援引歷代史志多至四十餘種、網羅之功、要不可沒、其於舊志增補訂譌、是正尤多、如志畧内無名宦、鄉賢、土司之類、是編悉為增補、又舊志各卷所注年月、錯誤闕失者幾居其半、是編亦悉為辨正、遂事補填、其於秩官一門、增補尤多、凡遠年案牘碑記題額、檢查殆遍、採討之勤、尤有足多、惟天文一門、乃無步天歌星宿考、亦當專並載、殊

為無謂。斐按志所載多礼樂祭儀事不專於一邑尤嫌其有乖志体。藝文分目多至十有三類既非專論文体之作條分縷析不知於意何取若此之類胥其酌衷之未當者也。

光緒姚州志十一卷卷首一卷 光緒十一年乙酉刊本

清姚州知州陸宗鄭修 歲貢生甘雨纂 宗鄭江蘇青浦人同治十三年甲戌進士光緒二年丙子奉檄來牧是州按姚州志乘創始於康熙五十一年壬寅州牧管掄寔纂修之道光十三年癸巳學正王塏更重加纂修嗣後未聞有賡續成編者及宗鄭權刺斯土時經喪乱之後舊志散佚網羅非易宗鄭諮考文徵每憾闕如爰於簿書之暇設局重修適明經甘雨方主書院講席因延之到館總司其事未及觀成而宗鄭奉調他適繼後之守斯土者復相繼從事至光緒十一年乙酉而全書蔵事都凡十

有一卷凡為十有一志曰天文志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食貨志曰祠祀志曰武備志曰秩官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曰雜志又於各志之下别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卷首不入卷次按圖經志乘多為官書往往成於衆手識解跂出体例者雜是編為甘雨一手所成故條理秩然不失為一家之言分列類目綱舉目張較之舊志但分細目不列總綱以貫統系者其善多矣又舊志各類紀載頗傷簡略是編廣搜博採於志中各類叙述皆極詳審亦足補舊志之疏畧惟書成於光緒科學東漸之後而輿圖仍用舊法測絵天文猶存星野不免蹈襲積習

之議他如列沿革於疆域之後附風俗於地理之中則乜稍知方志体例者所以無之誤也

光緒續修永北直隸廳志十卷光緒三十年甲辰刊本

清署永北直隸廳同知葉如桐等修候補知縣戊子科舉人石屏朱庭珍等纂如桐字筱泉直隸清苑縣人光緒二十四年戊戌由監生奉檄來權斯篆按永北在雲南麗江縣東南二百二十里漢益州郡地東漢永昌郡地後為施蠻所據唐南詔異牟尋始開其地名北方睒宋段氏時改置成紀鎮元初內附置北勝州明因之清升置永北府尋又改廳未之有志則始自明萬曆二十九年辛丑州牧羅好仁修北勝州志四帙迨清雍正九年辛亥郡守石去浮復奉文修纂稿両成而未付梓乾隆三十

年郡守陳奇典更廣續從事成府志八卷及如桐蒞治斯土永北志乘已百三十餘年未有繼者如桐以州志久缺舊聞將湮沒而不彰也於是設局纂修延石屏朱孝廉庭珍主其事未及观成而奉調騰越繼任靈川秦定基融縣江蘊琛復相繼纂修蓋經始於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至二十六年壬寅凡五歷寒暑始克成書凡為卷十為志一十有三其目曰天文志地輿志建置志食貨志政治志秩官志武備志學校志典祀志選舉志人物志雜紀志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其書大抵因循乾隆府志分別類目粗具規模書中各類紀載亦大体無乖永

利為農田之要務是編尤三致意焉道咸以來兵燹頻仍是編特立戎事一門以紀其事因時制宜頗稱有見祀典舊志有行礼儀注未免繁冗是編悉從刪畧亦較舊志為有体風俗一門於夷俗方言皆詳載無遺亦足資考核惟惟天文不廢星野風俗列之食貨斯則稍知方志之体例者所必無之誤也

乾隆廣西府志二十六卷乾隆四年己未刊本

清廣西府知府周埰修候選教諭李綬等纂周埰字樂亭奉天府吏生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奉檄來守斯郡按廣西府志創始於明嘉靖間郡守解一經有志畧若干卷萬曆間郡守蕭以裕復踵事增華重加纂輯迨康熙十三年甲寅郡守趙弘任更事纂修而未經鋟版及周埰來權斯篆前後凡二十餘年既慨舊志之簡斷編殘僅存十一於千百復懼文獻之無徵也於是設局重修延候選教諭李綬等主其事成書二十有六卷釐為二十有四類其目曰輿圖星野建置山川疆域城池田賦積貯戶口經費風俗祠祀水利學校兵防秩官名宦選舉鄉賢物產土司古蹟祥異藝文又或於各類之下別分子目其書大抵因循康熙趙志但分細目不列總綱殊無綱舉目張之便夫地志之紀物產宜舉其特有者斯郡物產本無奇特可紀乃亦勉強湊合罄其常產依類紀名千邑雷同殊為無謂秩官一門但有題名乃不詳其任職年月亦屬鉅漏學校一門並祭儀樂章祭器等亦詳載無遺自謂極有端倪足資考索不知此並國之通礼載在會典非一邑之所專雖多亦奚以為凡此之類胥其紕謬惟志建置則於歷代興廢沿革皆據代寫書田賦積貯經費水

利各類，亦窮源盡委，紀載頗稱詳審，足以窺見當時社會經濟情狀，則白璧微瑕，其書終不可廢也。

民國新平縣志八卷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刊本

民國新平縣縣長吴永立等修，新平中學校長馮太元等纂。永立，雲南牟定人，香港器械大學畢業，民國二十年辛未，奉命署篆斯邑。按新平在雲南元江縣北二百里，漢益州郡地，唐為蒙巂部地，元置平甸縣，屬𡶶峩州，尋省為鄉，明為丁苴白蠻夷所據，後討平之，改置新平，屬雲南臨安府寧州，清屬雲南省元江州，民國三年甲寅六月，劃屬雲南普洱道，尋廢道直屬省府。邑舊有志，自明天啟六年丙寅，邑侯李春學覺創修之，其後再修於清康熙五十一年壬辰，邑侯張雲翮，三修於道光三十年庚戌，邑侯李誠，四修於民國十五年丙辰，邑侯符廷銓，及永立來守是邦，邑志之不修，又數年矣。適省府訓令各屬修具志乘，永立因設局重修，延新平中學校長馬太元主其事，採訪彙會。永元平奉令調省，繼任昆明王志高復賡續從事，始克成書。都凡八卷，釐為二十有五類，其目曰圖、大事記、天文、輿地、職官、民政、司法、財政、教育、交通、農政、工業、商務、物產、氏族、方言、禮俗、宗教、藝文、金石、藝術、人物、詩文、徵軼事、辨誣，又或於各類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前志源流、本志修纂始末、本志參考書目，附之編末。其書輿圖皆用新法測繪，比例開方，頗稱精核，又其於民國以

來新政、若地質、自治、司法、交通、與夫其他各種雜稅、皆依據事實、詳載無遺、方言一類、蒐羅尤富、治西南方言者、實可資為參證、且於志中附圖像、以輔筆墨之所未及、用意亦善、惟宗教編所述各教、考本為旅贅、兼復紕繆百出、是則可已而不已者也、

光緒永昌府志六十六卷卷首一卷　光緒十年甲申刊本

清永昌府知府劉毓珂纂修、毓珂字樸齋、順天大城人、光緒九年癸未奉檄由臨安移守斯郡、按永昌舊志自康熙四十一年郡守羅綸始創修之、再修於乾隆五十年郡守宣世濤、三修於道光六年郡守陳廷焴、及毓珂蒞治斯土、郡志之不修又五十餘年矣、適上憲纂修省志、檄各屬上其志乘、毓珂因為薄書之暇、設局重修、書成、都凡六十有六卷、釐為十有四志、曰天文志、曰地理志、曰建置志、曰食貨志、曰學校志、曰祠祀志、曰武備志、曰秩官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列女志、曰群蠻志、曰雜紀志、曰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圖與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体例、大抵以通志為準、然以地有省郡之分、事有多寡之別、故分門別類、亦多有更易、蓋亦因地制宜之意也、書中凡本郡之事、皆不厭其詳、其非本郡之事、而舊志誤入者、則盡為刊去、循名核實、不事鋪張、尤深合方志之体、地理建置、食貨各志、皆頗有實錄、或紀其方位道里之詳、或載其建置變遷之迹、或敘其紊錯綜之數、紀述頗稱詳審、永昌接壤諸夷、隱慮伏攘、故特立群蠻志一門、以志群蠻之種族風習、又郡地自道光辛酉逆狪犯境、疊經滄桑、事多可紀、是編武備人物

二志於此尤三致意焉惟禮樂祀典事不專於一郡星野多出附會久為識者所不取是編乃亦蹈襲積習依樣葫蘆是則未免可議矣

乾隆景東直隸廳志四卷 北平圖書館鈔本

清景東直隸廳同知吳蘭孫纂修 蘭孫江蘇吳縣人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奉檄來滇初攝東川之會澤越歲權守大理五十四年己酉來攝廳篆按景東在雲南鎮沅縣北二百五十里古蠻地唐時南詔蒙氏立銀生府於此尋為白蠻所據歷大理段氏莫能征服元討平之因置開南州明改景東府清初因之旋改為廳廳舊無專志惟改廳以前府志猶有存者蓋首創於康熙十二年癸丑遼陽胡向極雍正十年壬子崑山徐樹閎復踵而修之及蘭孫蒞治斯土上距雍正徐志已六十餘年蘭孫深感由府改廳廳志不可久缺也於是設局重修書成都為四卷釐為十有二門一星野二疆域三城池四賦役五學校六職官七兵防八選舉九人物十風俗十一物產十二藝文又於各類之下別分子目其書大抵因循雍正府志至其体例則一以通志為衡參考討述期於嚴謹疆域城池賦役兵防諸端紀載皆極詳審於國計民生尤知致意風俗一門頗有寔錄種人一類於苗夷種類紀載尤詳惟物產析及草木鳥獸依類紀名有似類書殊為無謂學校一門所載多禮樂祭器皆國之通典是編乃纖細必錄不知於意何取他如分列類目乃以城池統建置不知城池

寔建置之一種、本末倒置、殊乖志体、藝文不列書目、所載詩文、亦頗蕪、其冗濫、是則美中之不足也、

咸豐鄧川州志十六卷卷首卷末各一卷咸豐五年乙卯刊本

清署鄧川州知州鈕方圖修、州人侯允欽等纂、方圖字賡雲、浙江烏程人、咸豐元年辛亥、由舉人奉檄來攝州篆、按鄧川在大理縣北九十里、漢葉榆縣地、唐置邆備州、後為邆賧詔所據、蒙氏併之、邆賧妻不屈死南詔、旌其城曰德原、元時內附、置德原千户所、後改置鄧川州、明清因之、屬大理府、州舊有志、明嘉靖間侍御楊兩依寔創修之、惜已殘缺、無有完本、崇禎二年己巳、州牧敖滋貞復加纂輯、至清乾隆間、而高月峯刺史更重修之、及方圖來牧是州、州志之不修、又七十餘年矣、方圖深感風會遞殊、措施屢易、志乘之不可久缺也、於是設局重修、延州人侯允欽主其事、書成、釐為十有六卷、凡為志一十有四、曰天文志、曰地輿志、曰村户志、曰風土志、曰災祥志、曰建置志、曰祀典志、曰賦役志、曰河防志、曰官師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曰盜防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敘文、諸圖、姓氏、凡例列之卷首、雜異附之卷末、皆不入卷次、其書大抵因循崇禎、乾隆兩志、分別類目、体例粗備、網羅材料、亦尚稱豐富、志山川則悉其源流、分其技幹、經緯脈絡、瞭如指掌、志風土則考其殊異、詳其淳漓、土俗民風、一一備載、河工為鄧川之要政、頭緒紛繁、

是編河防一門論列詳審，尤足饜人意。又鄧多盜患，道光以來虐焰尤張，是編特立盜防一門以紀之，凡所處置，皆犂然有當於人心。惟凡例既稱祭器、祭物、祭儀之詳載會典者，似無庸贅，然秩祀一門於文廟祭器、丁祭儀注仍備載無遺，是為無謂。又以菴寺列之地輿，街市列之風土，學校列之建置，亦嫌其所附非類，有乖志体，是則千慮一失，不得不以責賢者也。

江城縣政府徵集省志資料不分卷 北平圖書館藏民國二十二年癸酉江城縣政府原鈔本

民國江城縣縣長李文新纂輯。文新字華民，永善人。民國十九年庚午，由普防殖邊隊第二營營長奉命來守斯邑。按江城在雲南思茅縣西南，舊為猛烈土司。民國二年癸丑一月，劃為猛烈行政區。十八年己巳十二月，改設江城縣，直屬雲南省府。縣舊無志乘，是編蓋二十一年壬申，省府纂修通志，命各屬徵集資料，文新時方蒞治斯土，設局採訪之所纂輯也。其書首頁題江城縣採訪省志資料，上有江城縣政府印。書中各頁之間亦有縣政府印，末頁題民國二十二年十月三十一日縣長李文新一行，下有朱文新印方印，知其書寔縣府原鈔，蓋成於民國二十二年十月者也。全書不分卷，釐為六十有一類，其目曰兵事、匪患、天災、改縣、路政、最近之黨務、境內之經緯度與流星隕石、境內之溫度雨量風向、境內之山脉水系溫泉毒泉火山河流、城墻、境內之橋梁津渡中法碑界、江城縣邊防、境內驛傳之沿革、境內之古跡、江城縣縣長李公華民德政、戶口、江城縣官吏姓名籍貫履歷表、市鄉區分及名稱、江城之舉人及諸生、清季至民國之縣邮事項、江城縣田賦調查表、牲屠菸酒稅、江城縣禁煙罰金調查表、各種雜稅及地方附捐、歷次募兵調查表、

海關稅分局、銀幣銅幣錁幣之價格、歷年米糧之價格、歷年食
鹽之價格、動物植物礦物、已採未採各種礦產表、農務之情狀、森
林、蠶桑棉茶甘蔗、市集商業調查表、度量衡、度量衡調查表、男
女之勤惰奢儉、境內大姓稀姓及土住人民、商會教育經費獨
立委員會、倉厫、寺觀、耶蘇堂及入教信徒、施棺會、佛教會、自清
季至近年舉辦自治之經過、團警之分併及警欵、兵額、教育局、
江城文學之開端及教育之官師、邊地小學調查表、夷民種族
及其習俗、境內服官外省之人物、養濟院、貞女朱寶明事略、佛
教長老劉運弼事略、其書大抵檔案及隣邑志乘、掇拾成編、採
集材料、頗稱簡略、編次繁複、漫無體例、分列類目、尤嫌其瑣細、
惟其書本為省志徵集資料、則亦勿庸譏其體例之優劣、且中
所例表格、多依據事實、質而不虛、則其蒐集之功、亦未始無補
於一邑之文獻也、

乾隆彌勒州志二十七卷 乾隆四年己未刊本

清彌勒州知州秦仁等纂修、秦仁江南長洲府無錫縣人、雍正
四年丙午科副榜、八年庚戌、奉檄代篆是州、按彌勒志乘、舊無
刻本、康熙五十五年丙申、州牧吳永緒雖嘗纂輯成書、亦未付
梓、及秦仁蒞治斯土、上距康熙吳志又二十餘年矣、適上憲檄
飭各屬修其志乘、將備省志之採擇、秦仁因設館於署旁之退
思堂、延廣文任僎等、董其事、未及觀成、會奉調去職、其事遂擱、
乾隆元年丙辰、浙江王緯來署州事、復重加纂輯、始克成書、未
及付梓、而奉調以去、乾隆四年己未、江西傅騰蛟來刺是州、懼
其事之中輟也、於是更加校訂、以付剞劂、凡為卷二十有七、為
類二十有五、其目曰圖說、星野、山川、建置、疆域、城池、學校、風俗、
戶口、田賦、課程、經費、水利、積貯、祠祀、兵防、秩官、名宦、選舉、人物、
土司、古蹟、物產、祥異、藝文、又或於各類之下、別附子目、其書雖
經始於雍正九年辛亥、然至乾隆四年己未、凡歷時九載、始克
成書、故書中紀事、止於乾隆三年戊午、大抵據新舊通志及南
詔野史諸書、纂輯成編、凡所引據、皆註明於下、蓋以見其立言
有自、非憑臆說也、按彌勒地屬荒徼、建設未久、是編於其建置
之沿革、山川之道里、田賦之盈虛、皆就當時實在情形、條舉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繫頗稱詳審、惟其書亦非無可議者，如志風俗則所紀皆各地通行之習俗、志學則所載多國家之通典，志物產則依類紀名、非是州之特產，又藝文一類蒐輯尤濫，是皆不免為全書之玷也。

乾隆麗江府志畧下卷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乾隆五年庚午刊本二卷現存一卷

清麗江府知府管學宣修、麗江儒學教授石屛萬咸燕等纂。學宣字未亭，安成人，乾隆元年丙辰秋，由威楚司馬奉檄來守斯郡。按麗江在雲南鶴慶縣北九十里，漢越嶲郡西徼地，唐屬嶲州，後入南詔，蒙氏置麗水節度，宋時為麼些蠻所據，元擊降之因置麗江路，明為麗江府，清因之。府志舊已荒畧，弗考。乾隆中石屛萬咸燕來鐸是邦，始網羅散佚，纂輯成書，名曰雪山外史及學宣蒞治斯土，慼郡志之久闕也，於是創議纂修，延咸燕主其事，因就曩日所撰外史，復加採輯，彙為上下二卷，此本現藏

北平圖書館，僅存下卷，其上卷已散佚久矣，故全書門類已不復可考，今就其所存下卷考之，其目曰學校畧、人物畧、兵防畧、禮俗畧、藝文畧，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畧之下。其書禮俗一門，於麗江一郡土風民俗，紀載甚詳，且所紀皆其風俗之特異者，條分件繫，足資異聞。又麗江漢夷雜處，方言殊異，是編禮俗畧下附載方言，搜羅詳備，詮釋明確，治西南方言學者，更不容忽視者也。人物、兵防各門亦大體無乖，惟學校畧中備載禮樂祭器，皆通行典禮，為國家之所制定，非麗江一郡之所特有，乃一一詳列，殊覺辭費。又物產一類，依類紀名，皆各地之通

產尤為無謂至於以寺觀列之禮俗則尤嫌其所附非類有乖
志体然未睹全豹則千慮一疏亦不足以為是編詬病焉

康熙黑鹽井志八卷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刊本

清黑鹽井鹽課提舉司提舉沈懋价修吏部候選訓導楊璿等
纂懋价字函蕃浙江山陰人康熙三十八年己卯由歲貢奉命
來視井地按黑鹽井今雲南鹽興縣治舊屬定遠縣相傳唐時
有李阿台者牧黑牛飲於池肥澤異常跡之池水皆滷泉報蒙
詔開黑井故以黑鹽井名其地井舊無專志及懋价涖治是井
念井地為滇省財賦之區不可無志於是請之上憲設局創修
延吏部候選訓導楊璿專其事書成釐為八卷凡為類二十有
九其目曰天文地輿疆域山川古蹟勝景物產風俗氣候祥異

建設衙署名宦關哨兵防橋梁水道學校祀典鹽法人物貢選
鄉賢文行孝義列女流寓藝文又或於各類之下別附子目其
書但分細目不列總綱以資統系殊無綱舉目張之便如人物
之外別有鄉賢文行孝義列女流寓諸目一似鄉賢文行等非
人物者又如列疆域於沿革之前是未出井名先臚井地尤不
知其何所依據且志山川則不能詳其脈絡分其支幹志物產
則駢列名物有似類書凡此之類胥其可議者惟書中各門紀
事尚稱詳審風俗一類所紀亦多為井地特殊之習俗如六月
廿五日為星回節燃松炬以弔鄧賧詔妻慈善之類皆頗有意

錄非苟而已、則白璧微瑕、亦不足深責矣、

乾隆白鹽井志四卷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刊本

清白鹽井鹽課提舉司提舉郭存莊修、賜同進士出身順寧府教授趙淳等纂、存莊字眉初、山東汶上人、舉人教習、乾隆十九年甲戌、由霑益州知州奉調來視井事、按白鹽井唐為髳州地、南詔蒙氏時、有女牧羊於此、一羝舐土驅之不去、掘地得滷泉、因名白羊井、後訛為白鹽井、井舊無專志、雍正八年庚戌、提舉司劉邦瑞因貢生陳廷佐稿本、成志四卷、又三十年而存莊來司是井、慨志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於是設局重修、延趙州進士趙淳主其事、書成、釐為四卷、凡為類二十、星野、地輿、疆域、山川、建置、户口、風俗、為第一卷、學校、鹽賦、經費、祠祀、為第二卷、官師、名宦、選舉、鄉賢、文行、列女、物產、祥異、為第三卷、藝文為第四卷、又於各類之下、別附子目、而以靈源書院記、白鹽井會同黑琅兩井、詳准童生免府試記、白鹽井社稷壇記、及白鹽井楊教諭捐增祭需卷金程費記、四篇、附之編末、其書大抵因循雍正劉志、而增補訂譌、多所是正、如劉志以學校列之建置、附非其類、殊乖志體、是編另為一目、頗稱有見、井志以鹽政為要務、是編於井口滷額課程等、皆備載無遺、因革損益、瞭如指掌、其他各類、大抵亦皆有裒錄非苟而已、惟書中但分細目、不列總綱、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免失之紊亂，又建置沿革，乃列之疆域之後，亦未免先後失序，是其可議者也。

光緒續修白鹽井志十一卷卷首一卷（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刊本）

清白鹽井鹽課提舉司提舉李訓鋐等修，舉人羅其澤等纂。訓鋐字蓋臣，江西臨川縣人，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十月，由監生來署斯任。按井之有志，始於雍正八年庚戌提舉劉邦瑞之創修之。又三十年至乾隆二十三年戊寅而提舉郭存莊復重修之。自是而後，井志之中斷者又百十餘年。迨訓鋐來視井地，深感井志久缺，使不及今搜訪賡續，後此尤難藉手，於是設局重修，屬羅孝廉其澤主其事。功尚未訖，而訓鋐奉調他適，繼任長白文源復賡續從事，至三十二年丙午冬而全書告竣。都凡十有一卷，首天文志，次地理志，次建置志，次食貨志，次祠祀志，次武備志，次秩官志，次選舉志，次人物志，次藝文志，次雜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序、姓氏、例言、書目、輿圖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体例倣通志而加以变通，綱舉目張，足較舊志之不列總綱者為有体。搜集材料，亦頗稱豐富，網羅諸史圖經，凡三十餘種，纂輯之功，不可沒也。又凡所引據，必將書名人名標注於下，亦深合著述之法。井志以鹽為重，其案牘課額銷場經費諸類，皆不厭其詳，因地制宜，有足多者。惟書成於光緒末葉，而輿圖不知比例開方之法，天文猶存星野，則其識趣亦可知矣。

道光大姚縣志十六卷 光緒三十年甲辰重印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刊本

清大姚縣知縣黎恂修翰林院編修貴州貴陽府知府劉榮黼纂黎恂貴州遵義人嘉慶十九年甲戌進士道光十八年戊戌奉檄來攝縣篆按大姚在雲南姚安縣北六十里漢置青蛉縣晉因之南梁以後沒於蠻唐復置後沒南詔蠻名大姚堡宋段氏時屬姚州元初置大姚堡千戶所後升縣明清因之屬楚雄府邑舊有志始於康熙中邑守吳殿弼寔修之惜稿本殘缺散佚已久嘉慶十五年庚午邑紳劉桀堂太史復撰成志畧七篇亦未全備及黎恂蒞治斯土深慨於邑志之不可缺也於是刻意搜羅立志重修旋以調署雲州復奉檄運銅事遂中輟迨中輟迨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回任重理志事適劉榮黼太史罷郡閒居因延請主筆裒輯成編凡為卷一十有六為志一十有四曰地理志曰户口志曰祥異志曰田賦志曰物產志曰種人志曰建置志曰祠祀志曰官師志曰人物志曰選舉志曰古蹟志曰藝文志曰雜異志又或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編首書中各志考訂頗稱精審搜集材料亦尚稱豐富按志地之書莫要於疆域姚邑為古蜻蛉屬越嶲越嶲蜀郡也而邑今隸滇蜻蛉屬弄棟弄棟姚安也而邑今隸楚雄沿革分合舊志紀其梗概往往多誣是編悉為訂正且邑雖滇省腹地而與蜀分疆形勢轄制今昔迥殊唐宋以來據於南詔陷於土蕃屢淪屢沒如髳濮麾徼諸州與来馬西等縣皆遙設羈縻並無城郭里居之可核舊志以訛傳訛尤多疏陋是編悉循名核寔此疆彼界考核極為精確姚邑據滇蜀之交漢夷雜處是編特立種人一門以志苗夷因地制宜亦頗稱有見惟物產藝文兩志頗傷繁瑣或則有似類書或則與文徵無別是則不免白璧微瑕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鎮南州志十一卷　光緒十八年壬辰刊本

清鎮南州知州李毓蘭修、姚州同治十二年癸酉科舉人甘孟賢等纂。毓蘭字芝軒、四川遂甯人、光緒十五年己丑、由恩貢舉檄來攝斯篆。按鎮南在楚雄縣西北九十里、漢益州郡地、樸落蠻所居、地名欠舍川、唐置宗州、後沒南詔、蒙氏置石鼓縣、宋段氏封高氏地、皆隸之、元初置欠舍千戶所、後改置鎮南州、明清因之、屬楚雄府、州舊有志、創始於康熙四十三年甲申、州牧陳元、其後則有劉階續修之志、及光緒間姚州甘應麃所撰鎮南州備採志畧、及毓蘭蒞治是州、深以舊志之簡略為病、爰於簿書之暇、設局重修、屬其事於甘孝廉孟賢、書成釐為十有一卷、卷為一畧、首天文畧、次地理畧、次建置畧、次食貨畧、次祠祀畧、次武備畧、次職官畧、次選舉畧、次人物畧、次藝文畧、次雜載畧、又於各畧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圖考列之卷首、其書蓋合陳元劉階兩志及備採志畧纂輯成書、大抵本之備採志畧者十之六七、本之陳劉兩志者十之二三、此外則參之通志、證之滇繫及元明兩代史志、增補訂譌、於舊志多所是正、如建置畧補入學校水利郵傳、武備畧補入戎事之類、亦足補舊志之缺、畧惟志成於光緒中葉、值科學東漸、方志學業已倡明之會、而輿圖仍用舊法、簡略特盛、星野多出附會、乾隆熱河志已一掃舊習、而是編乃猶蹈故常、且自光緒以來、新政次第推行、而是編乃無一語及之、寔為鉅漏、至於沿革列之疆域之後、則尤乖志体、是則不得不為是編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光宣威州志八卷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刊本

清署宣威州知州劉沛霖修，舉人朱光鼎等纂。沛霖字春霆，貴州貴筑縣人，道光二十三年癸卯由進士來署州篆。按宣威州志，自雍正九年辛亥州牧漆扶助創修之後，至乾隆四十四年己亥州牧藍眉饒夢銘更加纂輯成書八卷，旋以缺篆故未發刊。道光五年乙酉省局調取府州縣志，州牧李文培奉文之限，孝廉康孫紹、朱光鼎就饒志續採添纂成集，彙送省局，亦未付刊刻。及沛霖蒞治斯土，州志之不修十又有餘年矣。沛霖深以修志而不刊傳於世，則文獻將湮沒而不彰為懼，適朱孝廉光鼎來掌榕城講院，即屬其因舊志而續修之。書成，仍依舊帙釐為八卷。其目曰圖考、星野、疆域、山川、建置沿革、城池關哨、津梁、物產、風俗、戶口、田賦經費、秩官、兵防、武秩官、名宦、學校、典禮、祀典、古蹟、選舉、武職、人物、鄉賢、忠烈、孝義、文學、節烈、封贈、蔭襲、流寓、仙釋、工司、祥異、宸翰、奏議、藝文、雜志。又或於各門之下別分子目。其書大抵據道光乙酉李志重加增補，凡道光乙酉以後之事，皆廣為採訪，分門別類附之。李志之後，搜葺之功有足多者。惟其書既據李志續修，則何者為李志，何者為續修，似宜分別注明。是編乃不加標識，殊歉其掠美。又其於舊志之疏陋多不加訂正，如宣威僻處府城之東北，去省四百餘里，分野殊難辯析，饒李兩志乃鑿空臆斷，妄為之解。又宣威四境沒於蠻烟瘴雨之間，舊志妄言涵濡聖化，不為蠻夷立志，若此之類，皆舊志之紕繆，而是編乃一仍其舊，無所更易，斯則未免可議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雍正馬龍州志十卷卷首一卷 雍正元年癸卯刊本

清馬龍州知州許日藻修，馬龍州候選訓導杜兆鵬等纂。日藻字易盧，福建海澄縣人，康熙五十六年丁丑由邑貢生奉檄來牧是州。按馬龍漢律高縣地，晉析置西安縣，南齊改曰西中，後沒于蠻，唐為麻州地，後入南詔，宋為納垢蠻部所居，元討平之，改置馬龍州，明降為縣，清復升州，屬曲靖府。州舊有志，創修於明嘉靖，歲久年湮，多散佚不存。及日藻來守是州，即有志於重修，適以兵書鞅掌，奉調餽糧，供職疆圉，百務叢集，未遑及之。迄康熙六十一年壬寅之秋，諄尋書多暇，且列憲加意風教，諄檄修志，日藻因商之州吏之士紳，設局重修，書成釐為十卷，卷為一類，首天文，次沿革，次地理，次建設，次賦役，次官師，次學校，次典礼，次人物，次藝文，又於各類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序目、凡例列之卷首，不入卷次。其書凡明嘉靖以前事，皆以嘉靖張志為準，自嘉靖以下，迄於清康熙末，近二百年中人物事寔，則考之傳文紀載，訛者刪之，疑者闕之，体例則倣之通志。其一州之事少，而不能成帙者，或其類之可相通者，則或併或附。凡所處置頗稱有体。又其於舊志之譌誤，亦多所是正，如木蓉山境內境內並無其名之類，悉加辨訂。惟州境地僻處荒僻，且志乘久闕，故搜羅材料，似歎其簡畧，如馬龍自南齊以來，累沒於蠻，其事多可紀者，是編乃僅以種人附之風俗，殊歎簡畧。又如官師一門，有清七十餘年中，知州僅有二人，尤足見其疏陋，是則考証之功，有未逮也。

道光開化府志十卷 道光九年己丑刊本

清開化府知府何懷道修、岁貢士開陽書院教習萬重贇等纂。懷道字涑園，陝西人，道光五年乙酉由進士奉檄來守斯郡。時開化府志自乾隆四十九年甲辰郡州毘陵楊大崑纂修之後，其未經纂輯者又七十餘年矣。懷道既蒞治斯土，深懼年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於是商之安平同知鉄嶺周炳，設局續修，延明經萬重贇主其事，草創於道光七年丁亥。會周炳移權中甸，攜書以往，退食之暇，分類檢討，明年炳復履安平，仍與重贇重加商榷，始克成書，然猶未及細讐。道光九年炳遂擢安徽池州府知府，宦程期迫，乃攜其稿至會城，乞省志總纂北平查守樗、山陰史濟初更加刪定，乃付梓人。前後凡歷時四載始克成編，釐為十卷。其目曰圖象、建置、山川、田賦、官師、學校、人物、兵防、風俗、藝文，又於各門之下別分子目。其書大抵因循乾隆楊志，增識補缺，体例粗備。賦役、兵防二門尤為是編之最屬人意者。賦役為國計所關，原額雖定，然七十餘年來，新墾漸多，是編悉照八里所報清冊纂入，以道光六年丙戌為止。其厰挸鹽課，無多变更者，則一仍舊志。兵防一門於有清以來列鎮分營之制，窮源盡委，紀載殊詳。其他各門亦頗有寔録，非苟而已。惟學校一門備載礼儀、位次、祭器等，此並國之通典，雖多亦奚以為。物產一門巨細不遺，頗似類書。風俗僅及種人、里甲，列之山川，是則酌衷之未當者也。

光緒浪穹縣志畧十三卷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刊本

清浪穹縣知縣周沆纂修周沆字貞季貴州遵義府遵義縣人光緒進士二十九年癸卯由户部主政調任斯邑按浪穹為唐時六詔之一永昌初置州後並入南詔蒙氏亦曰浪穹州元改為縣明清因之屬大理府卽今之洱源也邑舊有志創於明神宗萬曆間邑人何邦漸迨清康熙間邑人李崇階復加纂輯道光二十二年壬寅邑守蜀慶符樊肇新更重修之惟刼火殘佚多不可得及周沆涖治斯土上距道光樊志又六十年矣措施攸殊因革互異周沆深感於邑志之不可久缺也於是設局重修成書十有三卷其目曰天文志地理志建置志賦役志學校志祠祀志秩官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雜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其書徵文考獻多以道光樊志為衡雖碎璧散金已非全帙然凡所援引皆别題舊志二字其徵引他書者亦倣雲南通志稿例詳載見於某書亦所以不没前人之苦心也其續增者則加採訪二字其間有發明者則以謹案雙行別之若此之類皆深合著書之体搜集材料大抵亦尚稱詳備溯自光緒中葉以後新政已漸推行是編仍用舊例故新政多有不括如郵政勸學所學堂畢業等志中皆未言及寔為鉅漏又志成於光緒末葉方志學大盛之後而天文志猶存分野未免可議又其志物產皆按類紀名據爾雅本草以為釋味如嚼蠟尤乖志体是為全書之玷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滇南雜志二十四卷 排印本

清曹樹翹撰。樹翹字春林，上海人。是編蓋其遊宦滇南時之所作也。編首有嘉慶十五年庚午樹翹自序，稱滇省通志作於乾隆元年，迄今七十餘載矣，中間郡縣之更置，軍旅之修治，漢夷之順逆，歷年既遠，事多殊異。余遊滇南，思有所紀撰，案之方策，無可徵，述迺旁搜稗乘，就所及見，益以通志所載，分為八門，合廿四卷，名曰雜志。是其書之作，蓋以通志年久失修，將藉此以補其闕遺也。全書都凡二十有四卷，釐為八門，首事畧，次考據，次傳紀，次軼事，次遺文，次殊方，次土司，次種人，又於各門之下別標細目，而以顧陸遺詩附之編首，方言附之種人之下。書中紀事，上自唐虞，下迄有清，凡天時地理人事之大綱，殊方外域僰裸之細故，皆條分件繫，考訂頗稱詳審。按滇南僻在荒服，自莊蹻通道以來，歷年既遠，竄擾頻仍，文事失修，傳聞滋異，山川疆域，言人人殊，是編考據一門，悉擇其說之尤雅者，詳加辨証，使稽古之士，得所折衷。事畧一門，網羅古今，洪纖畢具。遺文一門，掇拾諸家詩文，亦多足供採擇者。至於種人之紀滇蠻種族，與夫風俗方言，皆足資異聞，治民俗學者，寔可資為鉅助。惟以滇本邊方，事多怪異，故材述異、搜神，別為軼事一門，則不免事涉荒唐，多齊諧志怪之語，立体未純，是其書之小疵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滇海虞衡志十三卷 雲南圖書館校刊本

清檀萃撰。萃字默齋，一字廢翁，自號白石先生，望江人。乾隆二十六年辛巳進士，官祿勸縣知縣，後以傲罷令，且復獲罪。是編前有嘉慶己未檀萃自序，謂居滇數十年，爲農部積錄，華竹新編及騰越、蒙自、浪穹、順寧、廣南凡七志，其於滇之土訓誦訓，頗爲略知，屢語當事續修通志，而年不能，然念居滇久，不獲勒成一書以慰滇人士之情，此心終有歉然不自得者，故於歸途爲此則具書，蓋萃罷官後歸途中之所作也。先是范石湖師廣右，居桂林，嘗作桂海虞衡志，萃因倣其體例而作是編，故以滇海虞衡志名其書。范氏桂海志例，共十三志，志爲一篇，篇長短不齊，各爲一卷，都凡十有三卷，是編體例一仍范氏之舊，亦爲十有三卷，卷爲一志，其目曰志巖洞、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獸、志蟲魚、志花、志果、志草木、志雜志、志蠻，按虞衡志蓋合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以爲名，土訓之書也。今核其書，大抵依據事實，質而不虛，志草木鳥獸蟲魚，則所舉皆滇海特產，志蠻則於滇蠻之種族、與夫風俗嗜好，莫不備載，又滇之巨政，首推鹽與銅，是編於此尤三致意焉。其他山川、巖洞、金石、文字，亦條分件繫，頗資採擇。雖志花一門，以山茶、紅梅、紫薇爲三乃甲組之云，破荒洗陋，妄事品評，殊爲無謂，然文人好事，亦不必深責也。

滇語備忘錄不分卷 北平圖書館藏舊鈔本

清王定柱撰。定柱字掀園，東垣人。初宰師宗，旋調麗江，累官至永昌府知府。是編蓋其遊宦滇南時之所作也。其書不著時代，然考書中謂中丞錫齋先生工書，自書兩聯刻之齋中，一云勢到萬難須放胆，事當兩可要平心；二云行言不易空言易，評事無難了事難。余云兩聯皆不朽名言，第蒐猷稍疑乙聯義似小複，擬請增一字，減一字，移易一字，云了事無難曉事難。中丞朗襟開霽，最能容護迂戇書生，設親聞斯論，定復不以為迂迂，則定柱蓋與錫齋同時。按錫齋為永保字，乾嘉間累官至兩廣總督，則定柱亦乾嘉時人，其書之作當在嘉慶初年矣。今考其所紀，大抵就其遊宦滇南時見聞所及，隨筆載紀，不分門類，亦不分卷。書中所紀以師宗、麗江、永昌三地之故實為多，蓋就其平居見聞所紀，及拉雜記之，舉凡各地之建置沿革、山川道里、風俗物產，與夫遊賞燕集、軼聞遺事，鴻纖巨細，莫不畢載。其於風土之美惡、物産之豐澀，尤再三致意。如師宗邱北有額採焰硝，是編於焰硝例價、採發情形，紀載極詳，若此之類，尤足以考見當時社會狀況。惟其体裁既為雜記，自與志乘殊途，故据摭既嫌其未當，抉擇亦多有未當。如其紀僰夷行蠱之譚，不免稍涉荒唐，往往雜以小說家言，斯則雜紀之作終不可立於著作之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滇雲紀畧二卷 嘉慶十三年戊辰刊本

清張若驌撰。若驌字遠公，桐城人。自乾隆二十七年壬午至乾隆末年，凡兩赴滇南，跋踄數萬里，歷廣二十年，遍歷三迤郡邑，睹山川之壯麗，物產之珍奇，有感於懷，遂在在留心搜訪，遍境紀錄，納諸行笥。當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王師伐緬，從戎入滇之時，道過大理，於書肆中得無名氏所錄六詔遺事一帙，慇其殘缺不備，因於公務餘閒，取雲南通志、南詔野史、古滇語及滇省載紀諸編，益以畢音搜訪所得，纂要芟繁，辨訛訂舛，成書二卷，名曰滇雲紀畧。上卷為疆域形勢、歷代名稱、周秦至唐宋沿革、南詔蒙鄭趙楊段高六氏割據、元明沿革、國朝沿革；卷下為山水、古蹟、名宦、流寓、人物、列女、仙釋、物產、夷種。今考其書雖不立地志之名，然按其編次門類，固地志之流也。書中各類叙述，不尚文章，亦雅潔可觀，殊無說部蕪雜之習。其書体例，蓋仿廣輿記而有更易，雖卷帙無多，然於滇南建置之沿革、山川之脉絡、古蹟之存亡、人物之興衰，皆臚列頗詳。他如方言夷種，亦搜括無遺。其於滇中物產，則但志其奇特為他省所絕無者，尤為有体。又凡於郡邑地名之古今殊稱者，則於古地名下列注今名，亦頗便於讀者。惟凡所援據，皆不載其出典，如書中載諸葛武侯七擒孟獲，皆指其次數，乃不知其採自何書，斯則未免有乖著述之法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雍正賓川州志十二卷 雍正五年丁未刊本

清賓川州知州周鉞纂修。周鉞，長洲人，雍正初由歲貢召試，改授賓川州知州。按賓川在雲南大理縣東北百六十里，漢葉榆縣地，唐為匡州地，後入南詔，宋為段氏所據，元時收附，為太和、雲南及趙州地，明始析置賓川州，清因明制，屬大理府。自置州以來，已百五十餘年，而志乘久無作者。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纂修一統志，詔天下郡縣各以志書上之史館，牒下有司奉行，多舉其廢墜。周鉞既來剌是州，因蒐討故實，設局創修，書成釐為十有二卷，卷為一類，曰地圖，曰星野，曰沿革，曰疆域、山川，曰城池，曰田賦，曰秩官，曰學校，曰名宦，曰選舉，曰風俗，曰藝文，又或於各類之下別列子目。其書大抵摭省郡新舊各志，而參以歷代史乘及山海經、水經諸書，摭拾成編，更就採訪所得，畧加增補。沿革一類，年經事緯，於是州沿革源流紀載頗稱詳審。山川一類，亦頗能詳其方位脈絡，非如他志之但知駢列名稱。凡此之類，皆其足饜人意者。惟創始非易，疏略之處亦所不免。秩官一類，但載官師姓氏，而不載其任期，其失一也。禮樂祭器圖之通典，千邑雷同，是編學校一類乃詳載無遺，殊為無謂，其失二也。公署列之秩官，鄉賢、忠孝、節義等列之名宦，古蹟、勝覽附之風俗，亦未免所附非類，有乖志体，其失三也。總之，其書率爾告蕆，無所因循，固不免瑕瑜互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滇小記一卷（雲南叢書本）

清倪蛻撰。倪蛻字蛻翁，雲南昆明人。雍正間彙筆從幕，為雲南巡撫甘國璧記室。是編即其游幕滇南時之所作也。書末有蛻翁自跋，謂昔鄴下周櫟園先生藩閩布政之餘，作閩小記，以寄風流跌宕之思，而亦自附其辭章，為世所膾炙久矣。余無登高作賦之才，有懷古撫今之感，因而效顰為此，然意各有在，原不從同。是其書蓋倣閩小記而作。都凡上下二卷，今上卷已佚，此本蓋其下卷也。今核其所載，大抵隨所見聞，拾紙雜記，釐為若干則，每則之上各有標題，延覽形勝，諏詢名物，凡山川道里之詳，風土人情之變，草木鳥獸之奇，與夫一鄉之墜聞逸事，萬類洪纖，莫不醧備載。其滇雲記載、滇雲人士詩文集各條，尤足資採擇於滇省文獻，關係至鉅。其他軼事遺聞，雖或採自方志，亦多得之耳目之近者，是以見聞較切，敘述不苟。至其最足饜人意者，則在其記緬藏二程之詳審。蓋雍正九年辛亥，審藏之役，蛻方在巡撫甘国璧軍幕，目睹當時將吏茫昧方輿，恇怯畏縮，而深謊緬藏之於滇，如左右股，不能付痛癢於身外，取譬切而慮患深，故計里按程，瞭然如在指掌，誠籌邊者之指南也。蛻自謂仿周櫟園閩小記，而意各有在，豈虛語哉。惜其書上卷散佚

已久，吾儕乃不克一睹全豹，為可惜耳。

洱海叢談不分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文果撰。文果長沙人，始末未詳。考書中謂丙寅秋，余客昆明藩幕。九月朔，中丞王公繼文延齋，授維文字往承。康熙間以從平吳三桂有功，官至雲貴總督，則此所謂丙寅，蓋清聖祖康熙二十五年。是編即其時文果遊幕滇南之所作也。其書不分卷，大抵就所聞見，拾紙雜記，雖篇帙無多，然於洱海山川建置、種族、世系、風俗、物產，以及瑣碎故實，或為志乘所不載，或載而未詳者，皆條分件繫，隨筆記錄。其體例不全為小說，亦不全為地志，故署曰叢談。洱海者，雲南之別名也。按滇南僻處荒服，唐宋以來，稱援頻仍，而蒙氏、段氏、高氏、鄭氏，尤稱巨族，是編於其種族世系、歷代分割情形，與夫風俗習性，莫不究其詳細。雖其紀各族之始，不免稍涉荒唐，然世界各種族之始，皆具神話，則是編之說，又何足疑。且其紀蒙段高三族，父子相承，皆以名之末一字聯續。如姚安高雪君名琇映，其嗣則名映厚，言皆有據，亦足資異聞。至其紀其它遺聞遺事，如述各府饔飧、說孤貧口糧之由類，尤足補志乘之闕遺。惟編次龐雜，殊無體例，又或雜採搜神志怪之說，不知抉擇，如載觀音七化，及晉華洞有灰色龍盤踞洞中，祖田皆巨岳之類，皆不核證實，悉登簡牘，記可已而不已者也。

滇南新語不分卷（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張泓撰。張泓，漢軍旗人，乾隆六年辛酉，舉孝廉入滇，牧新興，十年乙丑，調任劍川。是編即其遊宦滇南時之所作也。按張泓自乾隆六年辛酉入滇，遊宦新興、劍川諸郡縣，幾逾念年，行部所經，輒延覽山川形勝，諏詢土俗民風，攝景興懷，感時寓意，因亂聞見所及，隨筆載記，久積既多，遂重加編訂，而成是編。其書不分卷，凡雜記若干則，於滇南山川景物之奇，風土人情之變，草木鳥獸之細，以及其它軼聞逸事，皆甄錄備載，其叙事約而賅，體物核而精，記載博贍，文章雅潔，雖稗官瑣記，無當於志乘之體，然其紀竈戶煎鹽之法，通省鹽斤之消費情形，及滇銅之開採煉製，皆能依據事實，究其詳細，於滇南民生關係至鉅。又其紀劍川之夜市，土民之迷信，亦足以考見當時滇省社會狀況。他如紀風俗，則大抵皆一鄉之殊風異俗，頗資採擇；紀物產，則能舉其特出者，備求品名，臚列精詳。其它軼聞逸事，亦多有可錄，足補志乘之闕遺。惟編次凌亂，漫無體例，又或雜以小說家言，不核真偽，如謂滇池多龍窟，辛未六月五日已後，省郡頗晴朗，忽亂雲起西北，近乃凝而不流，五龍夭矯，長百丈，懸空際，一護以白雲，餘則黑霧罩之，俄而雨點如飛稿葉，龍乃冉冉升天表之類，純爲齊諧志怪之談，乃亦舉而並錄，是則抉擇尤有未精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閩嶠輶軒錄二卷 光緒間刊本

清卞寶第撰、寶第字頌臣、儀徵人、其書不著時、然考其書下
卷之、光緒元年沈葆楨撫軍會同閩省督撫奏於艋舺地方
創建府治、名為台北府、則其書之作、當在光緒中葉矣、其書
都凡二卷、以省府州縣為綱、以建置、沿革、疆域、山川、諸大端
為緯、首為福建省以為總綱、次為福州府、繫以所領十縣、曰
閩縣、侯官、古田、屏南、閩清、長樂、連江、羅源、永福、福清、次為福
寧府、繫以所領五縣、曰霞浦、福鼎、福安、寧德、壽寧、次為興化
府、繫以所領二縣、曰莆田、仙遊、次為泉州府、繫以所領五縣
曰晉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次為永春直隸州、繫以所領二
縣、曰德化、大田、次為延平府、繫以所領六縣、曰南平、將樂、沙
縣、尤溪、順昌、永安、次為建寧府、繫以所領七縣、曰建安、甌寧、
建陽、崇安、浦城、政和、松溪、次為邵武府、繫以所領四縣、曰邵
武、光澤、泰寧、建寧、次為汀州府、繫以所領八縣、曰長汀、寧化、
上杭、武平、清流、連城、歸化、永定、次為漳州府、繫以所領七縣、
曰龍溪、漳浦、南靖、長泰、平和、詔安、海澄、次為龍巖直隸州、繫
以所領二縣、曰漳平、寧洋、次為台灣府、繫以所領四縣、曰台
灣、鳳山、嘉義、彰化、每縣之下、紀述少則數百言、多則一二千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言、大抵先述輿地、沿革、繼以山川、城池、間戶口、田賦、其他學
校、官師、人物等類、皆擯而不錄、其體例無所沿襲、頗成一家
之言、雖成卷帙無多、網羅未富、然於閩省郡縣輿地諸大端、
紀述率多精核、則亦扼要之作也、

海東札記四卷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寫刻本

清朱景英撰、景英字幼芝、一字研北、武陵人、乾隆間累官至台灣司馬、是編蓋其貳守海東時之所作也、按景英任台灣司馬幾逾三年、行部所經、遍南北路、所至輒延覽形勝、諏詢名物、凡所聞見、皆拾紙雜記、條分件繫、藉備遺忘、日積以多、遂重加編定而成是編、凡為卷四、為類八、卷一為記方隅、記巖壑、卷二為記洋澳、記政紀、卷三為記氣習、記土物、卷四為記叢瑣、記社屬、夫台之為地、屬在海國、非中土可例、傳聞不免失真、方策與記東筆者又未必親至其地、輾轉因襲、訛誤尤多、景英身親其地、多歷年所、見聞既切、敘述不苟、凡所紀載、大抵皆志乘之所不載或載而未詳者、如疆域之廣袤、山川之脈絡、海洋之交通、政事之興革、風土人情之變、草木鳥獸之奇、與夫陸閫遺事、萬類洪纖、莫不覼縷備載、敘事約而盡、体物核而精、多足補方志之闕略者甚多、氣習一門紀載依據事實而不虛、如紀迎神賽會、傭人家無髻女子、裝扮故事、舁遊於市、謂之抬閣、又如紀神祠里巷所演戲劇、發聲詰屈、不可索解、譜以絲竹、別有宮商、名曰下南腔、又有潮班音調、排場亦自殊異之類、悉其俗之特異者、足為考風者之助、他如紀述土物、亦頗能舉其特出者、非如普通方志之盡錄各地通產、巨細不遺、有似類書、雖札記之体無當於志乘、網羅未富、不免多所挂漏、然千慮一疏、遽不足以損其價值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問俗錄六卷 道光十三年癸巳刊本

清陳盛韶撰、盛韶字灃西、湖南人、道光間歷官建陽、古田、仙遊、詔安四縣知縣、邵軍、鹿港二廳同知、是編蓋其涖治諸邑時採風問俗之所作也、先是盛韶之出宰閩南也、深以邑令於民間風俗尚不能周知、則動必乖違、問政無從、是以每宰一邑、必輕車下鄉、接見士紳、悉心諮訪、究問民風土俗、復懼其久而遺忘也、爰於簿書之暇、分別條錄之、輯為是編、名曰問俗錄、其書都凡六卷、卷為一邑、首建陽、次古田、次仙遊、次詔安、次邵軍、次鹿港、今考其書所紀、大抵皆各地土俗民風及其它軼聞逸事、或因風俗而及土產、一事一物之細、亦必詳悉紀載、反覆推勘、且序次詳贍、文章雅潔、至其尤足饜人意者、則在於紀述各地之風土人情、皆能舉其大者、其於各地特殊之風習、尤三致意焉、如建陽山多田少、荒山無糧、多租與江西人開墾種茶、故茶山風俗多異於他邑、是編建陽一篇、如茶山、茶訟、茶賭、茶賊、茶盜各條、皆紀其事、窮源竟委、於茶山風俗、備載無遺、他如紀古田之火葬、與夫仙遊一篇之七子班、童子各條、所紀皆一鄉特殊之風俗、條理秩然、足供採擇者甚多、雖其紀邵單各地養蠱之風、不免稍涉荒唐、無所抉擇、然民間風俗、多涉神怪、此亦足資異聞、未足為是編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閩中摭聞十二卷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刊本

清陳雲程撰。雲程字孫鵬，福建晉江人。是編前有乾隆五十二年丁未雲程自序，知其書寔成於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全書都凡十有二卷，大抵摭拾地志方策纂輯成編，以地為經，以事為緯。臺為十府二州，其目曰福州府、曰興化府、曰泉州府、曰漳州府、曰延平府、曰建寧府、曰邵武府、曰汀州府、曰福寧府、曰台湾府、曰永春州、曰龍巖州。其書掇拾閩中各府州縣陸聞遺事，條分件繫，紀勝蹟，誌名人，采軼書，正譌傳。事不一類，例不一格，其体不全為地志，亦不全為雜史小說，隨筆載記，不分門類，是以編次繁複，漫無体例。稽其所紀，類皆閩中名人軼事，以及各地瑣碎故寔，多地志所已載，別無創聞，且捃拾未富，疏漏之處往往而有。又其書既多採自地志方策，則凡所援據，似宜分別注其出處，而是編乃拉雜徵引，悉不標其出典，未免有掠美之譏。書中所紀事，間或掇以諸家詩文，或描寫景物，或紀載瑣事，品題藻鑒，殊類詩話，蓋文人積習，未免有乖志体矣。惟其紀當時瑣聞逸事，亦間有得之聞見，詳寔不苟，足補志乘之缺遺者。且其体裁本為雜記，與志乘殊塗，隨筆載記，自難精核，能稍補文獻，已有其可存者在矣。

噶瑪蘭廳輿圖纂要不分卷 北平圖書館藏舊鈔本

清噶瑪蘭廳通判章覲文纂修。覲文里貫未詳，同治初奉檄權判是廳。按噶瑪蘭廳治在台湾山後濱海之區，初屬番，嘉慶二年丁巳，民人吳沙率漳泉廣三籍之人入其地，和番酋闢田土，十餘年間墾得地段東西廣二十五里，南北袤一百四十五里。嘉慶十五年庚午，始請設官輸賦，而入版圖。廳舊無志乘，及覲文蒞治斯土，始於履勘所經，隨時諮訪父老，參稽互校，不憚跋涉，而成是編。其書不分卷，首為輿圖，次為輿圖識，次為輿圖表，次為輿圖表，次為輿圖冊，次為輿圖總說，又於輿圖冊中別分疆界、坊里、山水、城池、防汛、道里等類。其書雖不列地志之名，然核其編次，固地志之流也。編首首列正圖，復以正圖限於紙幅，難以明晰，又別為圖附之於後，用意至善，足資取法。輿圖表分疆界、坊里、山水、城池、衙署、舖舍、防汛各類，條分縷析，亦秩然有當於人心。輿圖冊亦大抵依據事寔，條分件繫於山川、道里、建置、兵防，皆備載無遺。惟輿圖繪製未精，疏漏孔多。如輿圖總說云：依山沿海，西南行，有大石峭嶼，連山盡岸，中間一閞，橫截大路，是為北關。由此而徑達蘭城。水程以沙崙為咽喉，陸程以礁溪為阨塞，北來之門戶，於斯為固矣。而是編輿圖中，於沙崙

礁溪二地，乃闕而不載。按其書既以輿圖為主，其疏漏尚復如是，則他更無論矣。

東瀛識略八卷 同治十二年癸酉刊本

清丁紹儀撰。紹儀字杏舲，無錫人。同治間出仕於閩，旋忤大吏，被劾去職。是編蓋其遊宦閩南時之所作也。先是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紹儀歸妹至彰化，禮成，往省其師黃浣雲於臺灣郡廨。時守台者為其父執仝卜年，方兼台灣道篆，因留其在台襄理度支，並佐浣雲稽核台郡交冊。勾留於台者凡八閱月，溥書之暇，因取台事之足資談助者，入耳經目，輒筆識之。內渡後棄置篋衍，久不省記。同治七年戊辰夏，張煥堂觀察邀辦通筆墨於案牘中，略稔時事，因複加訂正，成書八卷，釐為十有六類。其目曰建置、疆域、糧課、稅餉、學校、習尚、營制、屯隘、海防、物產、番社、番俗、奇異、兵燹、遺聞、外紀。全書五萬餘言，前後凡二十餘年，始克成書，雖雜記之作，無當於志體，然核其編次，頗稱有體，固地志之流也。今考其書，記載賅博，文章雅潔，殊無說部冗雜之習。而於台灣一郡，設治之沿革，疆域之廣袤，田賦之豐歉，關隘之建置，以及其宅風俗、物產、軼聞、逸事，莫不包羅靡遺。且考核不苟，務求傳信，凡所紀載，率多精核。其中於糧課、稅餉，稽求原委，考核度支，敘述特詳。蓋紹儀嘗理台郡度支，故於此尤再三致意。其他如番社、番俗，於台灣一郡番社種族、風俗嗜好，紀

載亦頗稱博洽惟各類之下往往附綴議論意在厚民生而移風俗空言無補殊嫌蛇足又鈌遺閩外紀所載或不免稍涉荒唐是其小疵焉

台灣雜記不分卷 光緒十一年乙酉刊本

清黃逢昶撰逢昶字曉墀湘陰人光緒末遊閩浙諸省由湘浦而畿輔而閩台而兩浙是編即其旅居閩台時之所作也逢昶旅台既久足跡所及遍南北路遨遊山水延覽形勝耳目所及於台灣一郡之故寔亦靡不究其詳細於是隨所見聞分別條錄之以備遺忘又往往撫景興懷感時寓意形之歌詠階於律呂久集既多因合為一編名曰台灣雜記其書不分卷凡詩文雜記若干篇其目曰竹枝詞重遊玉山絕句聞寇警有感絕句蘭陽八景歌龜山歌生番歌熟番歌上岑宮保撫番稟稿驅寇論醫方大抵所作以生番歌熟番歌二篇最為世之所稱故又以台灣生熟番紀事名其書書中竹枝詞重遊玉山蘭陽八景歌及龜山歌等篇皆紀遊之作於台灣一郡山川景物之足供眺望遊賞者皆形之歌詠或描寫景物或歌詠故寔雖詞旨平平鮮有佳構然亦足見台郡山川之幽窅形勢之險夷使讀者低徊慨慕於其間生番歌熟番歌為書中精心之作於台灣番族之生活習性包羅無遺其中故寔亦多足資採擇者上岑宮保撫番稟稿及驅寇論兩篇則皆普通文稿殊少創聞議論尤極平凡按台郡橫山跨海湮瘴迷漫內地遊子不合水土多致疾病

醫方一篇、蓋其所擬禦瘴葯方、遊台之士、固可資為實用者也、總之其編次麤雜、文筆拙劣、敘述事實、尤未為精核、可謂勞而鮮功者矣、

黔語二卷咸豐四年甲寅刊本

清吳振棫撰、振棫字雕翁、錢塘人、是編蓋其旅居黔省時之所作也、按滇黔入中國為最後、無明以前、名勝遺跡、及金石文字、且滇事多記載之書、黔則尠有述者、又郡邑率闕志乘、此其所以異於滇南也、振棫於滇黔皆再至、而居黔尤久、得以暇日、遊覽諮訪、網羅故實、稽核名物、偶有聞見、恐不加記錄、輒為事所奪、遲久遂即遺亡、於是隨筆載記、勒為是編、以所語之屬於黔也、名之曰黔語、其書都為二卷、上卷記事、凡二十六條、下卷紀事、凡五十條、各條之上、皆有標題、敘事約而盡、體物核而精、文章雅潔、考訂不苟、雖一事一物之細、亦必考古証今、務求傳信、其兩說相近、而無書可以徵信者、則姑置之、蓋不論寧缺毋濫意至善也、書中於墮闕遺事、所錄最繁、其於黔中土產、稽求品名、臚列尤詳、訓詁名物、亦多精核、體物之工、不啻健師、至其紀黔中風俗、亦皆其實錄、頗能舉其特異者、非如其他志乘之千邑雷同、凡所引據、皆一一標其出處、亦深合著述之法、惟有意求博、遂不免雜取稗官家言、未有抉擇、或真偽不辨、或事涉荒唐、不脫說部為雜之習、又瑣屑支離、漫無體例、蓋雜記之作、終難與耕志乘同科、斯

亦不足獨非是書也已

安徽輿圖表說十卷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石印本

不著撰人姓氏，亦無序跋，足資考証於書中紀事之有年代可稽者，雖上於同治初年，如潁州府條下云同治五年，分置渦陽縣之類，然考貴池縣圖表職官一格中，有電報局設殷家滙之語，按自光緒中葉新政始漸推行，則是編之作，其時代當已在光緒中葉以後可無疑義，意者其書或為當時通志館所纂輯，即安徽通志之長編，故不著撰者姓氏耶，其書以省府州縣為經，以沿革疆域天度山鎮水道鄉鎮職官為緯，釐為十卷，凡省府直隸州皆各為之說，其他州縣則各為圖表，其目曰安徽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安慶府、懷寧縣、潛山縣、太湖縣、宿松縣、望江縣、徽州府、歙縣、休寧縣、婺源縣、祁門縣、黟縣、績溪縣、寧國府、涇縣、太平縣、旌德縣、南陵縣、池州府、貴池縣、青陽縣、銅陵縣、石埭縣、建德縣、東流縣、太平府、當塗縣、蕪湖縣、繁昌縣、廬州府、合肥縣、廬江縣、舒城縣、無為州、巢縣、鳳陽府、鳳陽縣、懷遠縣、定遠縣、壽州、鳳台縣、宿州、靈璧縣、潁州府、阜陽縣、潁上縣、霍邱縣、亳州、渦陽縣、太和縣、蒙城縣、廣德直隸州、廣德州、建平縣、滁州直隸州、滁州、全椒縣、來安縣、和州直隸州、和州、含山縣、六安直隸州、六安州、英山縣、霍山縣、泗州直隸州、泗州、盱眙縣、天長縣、五河縣，全書皆依據事

寔質而不虛，如州縣皆列表，以明其升降變遷之迹，載山川道里之詳，條舉件繫，頗稱扼要，誠不失為修志之良法。惟書成於光緒中葉，而天度尤存星野，則猶未免蹈舊志之積習焉。

黑河劄記一卷 排印本

民國楊孟超撰。孟超吳苑人，民國八年己未，應東省成通公司之招，駐大黑河清理錯項，是編即其旅居黑河時之所撰也。先是晚清之世，新政漸興，蘇浙人士，奔競至東者踵相接，及民國肇興，輪軌既修，農鑛以闢，東省之名亦日著。民國七年戊午，龍江廣創集股欵，購求輪船，行松黑兩江間，名曰成通公司，紀其事也。孟超既奉招來黑，得攀躋山川草木之奇，復至黑河，騁其形勝，爰於公餘之暇，就見聞所及，隨筆載記，成書一卷，釐為三章：第一章曰黑河金融，第二章曰黑河交通，第三章曰黑河指南。今考其書所紀，大抵皆依據事實，質而不苟，於當時情形，紀載葉詳。金融、交通兩篇，尤其書之最饜人意者。據黑河金融，所稱種類，而上流通之貨幣，有俄國羌帖、日本金票、本國大洋票、林小洋票、奉天小洋票、江省官銀號小洋票，及廣信公司官帖等，是編於當時金融行情、貨幣種類、流通情形，莫不備載，窮源竟委，頗稱精審。交通一章，於黑河與各處交通，客程起里，臚列頗詳。他如驛站道里，舟車價目，亦備載無遺，更於其間列表以[illegible]綜錯繁複之數，條分縷析，尤秩然有當於人心。惟黑河指南一章，記黑河沿種氣候交通，以及各種工商業情形，則顯未遑，疏

甚尤多、不過聊為旅客之助、未足以言著述也、

雅克薩考不分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本

清何秋濤撰、秋濤字願船、光澤人、道光進士、官刑部主事、懋勤殿行走、於經史小學靡不研究、尤長於輿地、有一鐙精舍甲部稿、朔方備乘、北徼彙編等書行於世、是編亦秋濤輿地叢著之一、按雅克薩城亦曰阿爾巴青、在黑龍江左岸、清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中俄締結尼布楚條約、歸其地於中國、秋濤以其與俄羅斯接壤、為水陸阨要之區、雖未設官置戍、然每歲察邊會哨必至、其關係邊防者至鉅、因為是編、以紀其大要、其書不分卷、大抵網羅載籍、搜討故寔、隨筆載記、雖不立地志之名、然核其編次、固地志之流亞、惟不分門類耳、其書記載寔質而不苟、考古証今、務求傳信、雖篇帙無多、然於山輿城池兵防等莫不備載、其中俄交涉、考訂尤詳、窮源盡委、覼縷畢具、而其尤屬人意者、則在於考証之精審、如有清道光以前用兵於斯土、前後凡二次、其一在太宗崇德年間、以征索倫之故、其二在聖祖康熙年間、以征俄羅斯之故、乃往昔紀載不知有征索倫之故、遂誤以崇德四年俄羅斯已據其地、方策輿地記互相沿襲、未有知其非者、是編據開國方畧、八旗通志、諸臣列傳以証其訛誤、頗精審、其他紀事亦多出言有據、凡所徵引皆注出典、尤深合著述之法

惟其間於山川道里、多所闕遺、是其小疵焉、

富錦縣史錄不分卷 民國十二年癸亥排印本

民國富錦縣知事宋雲桐修、富錦縣公署科長曹霈恩纂。雲桐里貫無考、民國十二年癸亥春、奉命由吉林督軍公署中校參謀、來知縣事、按富錦在吉林樺川縣東二百四十里、遼為五國部之越里吉地、金屬胡里改路、元屬水達達路、清宣統二年、始析置縣、土名富克錦、滿語作富替新、故名、屬吉林臨江府、民國三年甲寅六月、劃屬依吉林蘭道、旋廢道、直屬吉林省、邑舊無志乘、及雲桐蒞治斯土、深愍志乘久闕、文獻之無徵也、因與縣署科長曹霈恩、搜羅考証、將著為縣志、会奉調賓縣、未竟厥功、是將考據斯邑歷史所得材料、彙為一編、名曰史錄、其書不分卷、大抵綱羅方策載籍之涉及斯邑故寔者、依年代排比彙凡輿地之建置沿革、莫不畢載、其紀事約而盡、考訂質而核、如據郝懿行之說、以証息慎稷慎肅慎、皆声轉字通、寔一國也、又如史載古肅慎國在不咸山北、是編據地望以証不咸山即長白山、凡此之類、皆足正舊時載記之訛誤、至其凡所援引、皆一一標其出處、則尤合著述之法、惜既名曰史錄、当如普通方志建置沿革表、附載大事之例、而是編所紀、僅限於輿地沿革、其他邑中大事、如兵燹災異之類、皆闕而不載、未免名寔之兩

乖矣

民國神木鄉土志四卷 鄉土志叢編本

不著纂修者姓氏亦不著時代考遜清光緒末季預備立憲敕各府州縣纂修鄉土志乘以為研究地方自治之本後世鄉土志之名蓋始於此今考是編紀事之有年代可稽者止於民國元年壬子則其書蓋民國初元守斯土者之所纂輯也神木漢為圁陰縣地晉時荒廢後魏置石城縣北周改曰銀城唐置麟州兼置新秦縣為治宋於銀城縣界置神木寨尋省銀城縣入新秦金時地屬西夏州縣皆廢元初於神木寨置雲州又廢州改置神木縣明清因之屬榆林府邑舊有志年久失修文獻無

徵及民國初元斯邑令長始因遜清末季敕修鄉土志之例設局纂修書成都凡四卷釐為三有一類天文地理山川邊外屬地疆域邊外屬地山川營造封爵為第一卷職官貢賦學校祠祀選舉封廕兵防為第二卷軍事郵政水利鹽法茶政物產為第三卷風俗祥異名宦人物陵墓古蹟經籍金石藝文拾遺志異為第四卷又或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卷之下其書紀事大體無乖蒐集材料亦尚翔詳備天方一門於星野等附會之說皆擯而不錄僅載斯邑經緯氣候時刻頗稱有體按乾隆八年癸亥各旗貝子等以人民種地越界游牧窄狹等情呈報

理藩院行文川陝總督飭司核議後奏蒙欽差理藩院尚書川陝總督前詣榆林會同各札薩克等議定於舊界外再展二三十里至此以後蒙旗屢次展界疆域數倍於昔是編特立邊外屬地疆域山川兩門以紀其事於邊外疆域山川開墾始末紀載綦詳又邑無產鹽之區是編鹽政一門於蒙鹽之運銷課額定限亦莫不備載他如營建貢賦學校郵政各篇亦多有實錄質而不虛惟封爵水利茶政經籍各類皆無事實可紀故僅存其目不著一言建置一篇敘述亦殊嫌簡畧不足以觀其沿革風俗一門首述士農工商情形尤非志體他如經籍一門命名似嫌與藝文相複兵防軍事似不宜分屬兩門若此之類是其可議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朝邑縣鄉土志不分卷 鄉土志叢編本

不著纂修者姓氏亦不著時代考遜清光緒末季立憲議起敕修鄉土志采以為研究地方自治之預備鄉土志之名蓋始於此又考是編紀事之有年代可稽者止於光緒三年丁丑則其書蓋即光緒末季官斯土者之所纂修也案朝邑漢臨晉縣地後魏置南五泉縣西魏改曰朝邑以北據朝坂為名唐改曰河南尋復舊名明清因之屬陝西同州府邑舊有志始於明正德十四年己卯邑守王道實創修之其後再修於萬曆十二年甲申邑守郭實三修於清康熙五十一年壬辰邑守王兆鰲四修於乾隆四十四年己亥邑守金嘉琰五修於咸豐元年辛亥邑守李元春及光緒末季邑志之不修又四十餘年矣官斯土者既奉敕修鄉土志之命因設局纂修以成是編其書不分卷釐為十有五類其目曰沿革表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業而以縣境全圖列之編首按圖輿為志地者之所重是編成於光緒末季方志學倡明之後而輿圖仍用舊法繪製僅得其形似不知比例開方之法實為鉅謬又人類實業各篇類皆勉強湊泊人類僅謂皆漢人無別種族實業僅紀士農工商約數紀載簡陋滿殊難憑信

惟沿革列表以省簡牘、年經事緯、頗稱有當、政績兵事諸舊各錄網羅宏富、大柢皆依據事實、質而不虛、山水兩篇亦頗能詳其脈絡、分其支幹、物產所紀皆斯邑特產、尤不似他志之依類列名、有同類書則白璧微瑕、亦不足為是編病也。

光緒中部縣鄉土志不分卷 鄉土志叢編本

不著纂修者姓氏、亦不著時代、考其書中紀事之有年代可指者、止於有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又考鄉土志之名、始於光緒末季、當時立憲議起、朝廷敕各府州縣、纂修鄉土志乘、以為研究地方自治之本、則是編蓋即光緒末季官斯土者之所纂修也、按中部東晉時姚秦置、故城在今陝西中部縣南、隋改曰內部、唐改縣曰中部、清屬陝西鄜州、邑舊有志、始於清嘉慶十二年丁卯、邑守丁蘭寔纂修之、自是而後、遂無繼者、及光緒末季、朝廷敕修鄉土志乘、當時官斯土者、始設局重修、而成

編、其書不分卷、釐為十有七類、首建置、次歷史、次政績錄、次兵事錄、次耆舊錄、次人類、次戶口、次氏族、次宗教、次實業、次地理、次寺觀、次山、次水、次道路、次物產、次商務、其書篇帙寥寥、不過因循舊志、飾纂叢牘、以應故事、戶口一門、乃虛無事實、不筆於古昔戶口、無所紀載、即於當時戶口、亦殊少調查之功、有目無實、直同虛設、宗教一門、僅識邑人皆不知各種宗教一語、既無事實、尤不知其意何謂、建置一門、所載亦嫌與歷史一門無多差別、其他各類、亦大抵如是、或空虛浮泛、或編次淩亂、勉強塗泊、頗傷簡略、雖政績、耆舊、地理各門、差有實錄、而未見精核、總

之其書，蒐集探訪，未周，材料缺乏，不得不敷衍成篇，殊無與於著作之林也。

光緒甯羌州鄉土志不分卷 鄉土志叢編本

清甯羌州知州陳芭芬修，教習附生蔡彩勳纂。芭芬始末未詳，以光緒末年奉檄來牧是州。按甯羌在沔西畧陽縣西南二百三十里，漢設葭萌縣地，晉為晉壽縣地，隋為綿谷縣地，唐析置三泉縣，宋於縣建大安軍，元降為大安縣，省三泉入之，明省入沔，後羌民由九成作亂討平之，置甯羌衛於此，後升為州。清因明制，無所改置。州舊有志，始於明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州守盧大謨遠創修之，其後再修於光緒十四年戊子，州守馬毓華及芭芬蒞治斯土，適立憲議起，朝廷敕修鄉土志，以為地方自治之本。芭芬既奉敕命，爰商之州之士紳，設局纂修，而成斯志。其書不分卷，釐為兩大部，一曰鄉土歷史，以建置沿革、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節烈、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屬之；一曰鄉土地理，以境界、區劃、山脈、水路、道路、物產、商務屬之。其書大抵因循舊志，網羅散佚，採訪近事，類皆依據事實，質而不虛，雖資料稀簡，然於其間，多附表格，如山系表、水系表、路系表、名產表、商務細目表之類，或以明支幹脈絡之迹，或以數繫複錯綜之數，皆確有裨於文獻，惟歷史地理，截然強為區分，蓋地方志之者，本以地理為綱，而紀述現狀，亦

必側重其歷史皆是也、

光緒宜川縣鄉土志不分卷 鄉土志叢編本

不著纂修者姓氏、亦不著時代、按書中紀事之有年代可稽者、約止於有清光緒間、又考光緒末年、始有飭修鄉土志之命、則是編蓋光緒末年、官斯土者之所纂輯也、按宜川在陝西膚施縣東南二百五十里、戰國魏定陽邑、漢置定陽縣、晉因之、北魏改臨戎、隋改義川、唐五代因之、宋避太宗諱、改曰宜川、屬陝西永興軍路鄜州、元屬延安路、明屬陝西延安府、清因之、邑舊有志、年久失修、舊聞放失、及光緒末立憲議起、以鄉土志為研究地土自治必要之書、因敕各縣從速編纂、時官斯土者既奉敕命、乃設局纂修而成是編、其書不分卷、釐為九類、曰星野而氣候附焉、曰沿革、曰疆域、曰山川、曰里甲、曰古蹟、曰勝景、曰風俗、而以縣境圖附之編首、其書沿革、山川、里甲、各篇敘述、皆依據事實、質而不奇、風俗一篇、所載皆斯邑殊風異俗、如謂婿延女家長幼、面訂吉期、謂之議話、議定隨具銀幣衣飾致送、謂之送錢、婚前之日、男女家各請外氏宴飲、謂之告外家、次日男女外家、各饋儀物、厚薄不等、謂之送頭錢、凡此之類、皆足資異聞、惟書成於光緒末葉、方志學倡明之後、而輿圖仍用舊法、視同弁髦、頗傷簡略、又星野之說、多出附會、乃亦

疏。蓋他志積習,是其可議者也。又其書於田賦、人物、藝文,皆略無一語及之,或非當時完本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城固縣鄉土志不分卷 鄉土志叢編本

不著纂修者姓氏,亦不著時代,考鄉土志之名,始於遜清光緒末年,又考是編紀事之有年代可考者,止於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則其書蓋光緒末年官斯土者之所纂修也。按城固在陝西南鄭縣東北七十里,漢置成固縣,晉因之,南北宋改曰城固,屬梁州漢中郡,南齊北魏因之,隋屬梁州漢川郡,唐屬山南道興元府,宋屬利州路興元府,元屬陝西省興元府,清因明制,無所更易。邑舊有志,自明嘉靖四十五年丙寅,邑侯楊守正始創修之,清康熙五十六年丁酉,邑侯王穆復加纂輯。及光緒末年,邑志之不修,已二百餘年矣。時立憲議起,教各州縣修鄉土志,以為研究地方自治之助,邑宰既奉檄命,因設局纂修而成斯志。其書不分卷,都凡十有五類,首歷史,次政績錄,次兵事錄,次耆舊錄,次人類,次戶口,次氏族,次宗教,次實業,次地理,次山,次水,次道路,次物產,次商務。又或於各類之下,別附子目。其書大抵因循康熙丁酉王志。其康熙以後文獻無徵,考訂史料,猶為疏漏,如耆舊、政績等錄,於康熙以下史實,皆闕而不載,是為鉅漏。他如人類、氏族、宗教各篇,亦皆無足錄,殆稍湊泊,殊為無謂。惟建置、沿革、列表以

商閭閻年經事緯，秩然不紊，其法至善。又地理、山川能詳其脈絡，分其支幹，是亦非無可取也。

光緒鄠縣鄉土志三卷　鄉土志叢編本

不著纂修者姓氏，亦不著時代。考書中紀事之有年代可稽者，約止清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則其書蓋成於清末葉，官斯土者之所纂輯也。按鄠縣在陝西省治西南八十里，古扈國，夏啟伐有扈，作甘誓於此。湯為崇國，秦為鄠邑，漢置縣，屬右扶風，晉屬雍州始平郡，北魏屬雍州京兆郡，隋、唐、五代因之，宋屬陝西永興軍路京兆府，元屬陝西奉元路，明屬陝西西安府，迄清因之。邑舊有志，自康熙二十一年壬戌邑守康如璉始創修之，雍正十年壬子邑守善一佐復加纂輯。及光緒末憲議起，以鄉土志為研究地方自治所要之書，敕各縣從速編纂，當時官斯土者，因設局創修。書成凡為卷三，為類凡二十有一，其目曰本境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孝友、義行、名宦祠、鄉賢祠、節烈祠、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山川、道路、物產、商務。其書大抵因循舊志，凡舊志所不載者，則類由採訪所得，加以增補。其山川地理，因古今形勢之變遷，而今昔不同者，亦悉為訂正。又光緒中葉以來，新政已漸推行，是編於當時新政亦多所紀載，氏族一門亦頗有選錄，有功史乘。惟兵事一門，則敘述殊嫌簡略，他如人類一門之虛無事實、實業一門之僅及農業一項，則其目尤嫌空設，至宗教一

門所述各教，考本尚稱贍，兼複訛謬百出，此皆勉強湊泊，虛應故事之弊也。

光緒甘泉縣鄉土志不分卷鄉土志叢編本

不著纂修者姓氏，亦不著時代。按書中紀事之有年代可稽者，止於清光緒三年丁丑。又考光緒末年，立憲議起，始有敕修鄉土志之命，則是編蓋光緒末年官斯土者之所纂輯也。按甘泉在陝西膚施縣西南九十里，漢雕陰縣地，隋洛交縣地，唐始析置甘泉縣，屬關內道鄜州，縣西南巖谷上有甘泉，其泉去地一丈，飛流激下，其味甘美，隋煬帝游此，飲之，取入內，縣以此名。五代因之，宋屬陝西永興軍路延安府，元屬陝西延安路，明屬陝西延安府，清因之，邑舊有志，散佚已久，及光緒末官斯土者，既奉敕修鄉土志之命，因設局纂修，書成不分卷，釐為十有五類，其目曰歷史、政績錄、兵事錄、耆舊錄、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物產、商務。其書大抵抄纂案牘，以應故事，蒐集材料殊嫌其簡略，全書篇帙寥寥，各類紀事多者不過千言，少者不過數十字而已。如兵事志僅記同治回逆之亂，頗傷簡畧；人類一門，僅謂本境居民皆系漢戶，並無別種人類；宗教一門，僅謂離縣四十里之道左埠居住天主教士數人；實業一門，僅紀士居十之一，農居十之九，工商居十之一，凡此之類，其目皆同空設；物產一門，所載皆各地通產，依類列名，有同類書，惟沿

革、政績、地理、道路、差有寔錄、總之其書蓋勉強湊泊敷衍公令、不足以言著述也、

光緒岐山縣鄉土志三卷 鄉土志叢編本

不著纂修者姓氏、亦不著時代、考鄉土志之修纂、始於遜清光緒末年、又考是編紀事之有時代可稽者、止於光緒元年乙亥、知其書蓋光緒末年官是邦者之所纂修也、按岐山在陝西鳳翔縣東五十里、漢雍美陽二縣地、北魏析置周城、隋改岐山、屬雍州扶風郡、其山兩岐、故以名焉、唐屬鳳翔府、宋元明清因之、邑舊有志、自順治十四年丁酉邑宰王穀始創修之、其後再修於乾隆四十四年己亥、邑宰平世增三修於光緒十年甲申、邑宰胡昇猷及光緒末、立憲議起、敕修鄉土志、以為研究地方自治之豫備、時官斯土者既奉敕命、因設局纂修、而成是編、釐為二十有一類、其目曰歷史、政績錄、兵事錄、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寔業、地理、古蹟、祠廟、坊表、橋梁、市鎮、學堂、山水、道路、物產、商務、其書大抵因循舊志、書中紀事、多詳古而畧今、採訪之功、寔有未逮、按自光緒中葉以來、新政已漸推行、舊志体例多不適用、是編於當時新政、如宗教、寔業、學堂、商務諸端、雖各立新目、然稽其內容、則類皆虛無事寔、如人類之僅紀邑中並無它種、寔業之但紀士農工商人數之比例、率多皆畧著數語、其目直等空設、僅沿革、政績、戶口、地理、差有寔錄、總之其書蓋鈔纂案牘敷

行成書宜其疏畧如此也、

光緒華州鄉土志不分卷鄉土志叢編本

清華州知州褚成昌纂修成昌始末未詳考書中紀事之有年代可稽者止於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則成昌之來牧是州當已在光緒庚子以後矣按華州秦鄭縣地後魏置華山郡又置東雍州西魏改為華州隋州郡皆廢尋復置華山郡唐仍名華州旋改曰太州尋復故名宋曰華州華陰郡金仍為華州屬京兆路明清因之屬陝西同州府州舊有志創修於明隆慶六年壬申州守李可久續修於清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州守馮奕昌再續於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州守汪以誠三續於光緒八年壬午州守吳炳南及成昌涖治斯土適朝廷預備立憲敕各州縣纂修鄉土志成昌既奉敕命因設局重修而成斯志其書不分卷蓋為十類曰政績曰兵事曰耆舊曰戶口曰人類曰宗教曰實業曰地理曰物產曰商務又或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其書大抵因循舊志而增補訂訛於舊志多所是正如星野之說多出附會久為通識所病是摒而不錄頗稱有見政績兵事耆舊各錄亦皆有事實非如他志之僅取官文書綴錄塞責者又地理一門於沿革鄉屬兩端皆列表以省簡牘且以覈其變遷錯綜之迹獨得保存故實之法以視他志之摭拾膚闊之詞累册不休

者，轉不如列表之有功之史學也。惟宗教一篇本無事實可紀，乃亦勉強敷衍，所述回教考，直同贅瘤，且復紕繆百出，是者可已而不已者。至若物產之兼紀通產，依類列名，巨細不遺，則尤非方志之正格焉。

民國黑龍江通北設治局通志不分卷（北平圖書館藏鈔本）

民國通北設治員熊良弼纂修。良弼字耀南，江西南昌人。清湖南補用知縣。民國三年甲寅，奉調來黑，委充通北稽墾局專員。四年乙卯，改組通北設治局，奉委任設治員。按通北在黑龍江海倫縣東百四十五里，舊為海倫縣地。民國元年壬子，設稽墾局。四年乙卯五月，改設置治局。良弼始任稽墾，繼而設治，久居斯土，深以文獻無徵為病，適奉省署纂修志乘之令，爰於簿書之暇，編次成帙。其書不分卷，釐為九類：曰輿地志，曰建置志，曰經政志，曰禮志，曰武備志，曰職官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曰志

餘。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按通北地本蒙荒，民國元年始大放稽墾，開闢未久，故寔亦荒寂無傳，故考訂史材彌為艱窘。是編所紀類皆勉強湊泊，鈔纂案牘，以應故事。稽其体例，尤多乖迕。夫通志為省志之通稱，是編乃以通志為名，未免名寔兩乖。醫院附之警政，沿革後於輿地，亦殊乖志体。或附非其類，或先後失次。又禮俗一門，多與古禮相牽合，於當時現狀反無一語及之，亦未免可議。物產一類，所錄皆東省通產，千邑雷同，尤為無謂。至於藝文一門，所錄皆自作詩文，更難逃後日之誹誚。然新闢之區，史材簡寂，得此亦非易易，且建置經政

各志所能保存事實邊務一類於當時地畝清丈及稽墾情形紀載尤詳則亦非無可取也

民國黑龍江璦琿縣志十四卷 民國九年庚申排印本

民國璦琿縣縣知事孫蓉圖修庫瑪爾路協領徐希康等纂蓉圖字鏡忱直隸獻縣人光緒二十六年庚子舉人民國四年乙卯奉命來知縣事按璦琿在黑龍江黑河縣南七十二里清康熙中始置黑龍江副都統於黑龍江東北岸後移治墨爾根咸豐八年戊午改置江南有副都統駐之光緒三十四年戊申升置廳屬黑龍江省民國二年癸丑三月改縣邑舊無志來及蓉圖來守是邦適省署有編纂縣志之令於是設局創修延庫瑪爾路協領徐希康主其事經始於民國七年戊午逾年至民國八

年己未而書成都凡十有四卷釐為十有三類首地理次政務次財賦次交通次外交次祠祀次學務次武事次人物次禮俗次物產次藝文次庫路又或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按自國體鼎革新政已漸推行舊志體例多不實用是編分列類目大體仍用舊例而於新政亦無不括可稱善於因襲凡財賦交通學務諸端志中皆詳載無遺璦琿與俄接壤交涉頻繁是編特立外交一門於此尤三致意焉又庫瑪爾路在呼瑪河畔舊有協領駐此地屬璦琿是編特立庫瑪爾一門以志之亦深合志體惟禮俗一門所載多與古禮彙合祀典儀注多久不奉行且並

不專屬一縣、乃亦蹈襲他志積習、依樣葫蘆、殊為識者所不取也、

遼東文獻徵畧八卷　民國十六年丁卯刊本

民國金毓黻撰、毓黻遼陽人、是編前有毓黻民國十五年自序、以遼東一隅、方策與記紀載多疏、北遼以來、乃於從公餘晷、博稽古書、參以目驗、纂輯而成、是編題曰遼東文獻徵畧、遼東之名、始見於史記燕世家及匈奴傳、文謂典籍、獻謂賢者、凡所甄采、必有依據、故曰徵、隨筆摭拾、不成條貫、故曰畧、全書都為八卷、釐為六類、首郡邑、次山川、次金石、次人物、次典籍、次雜錄、又於各類之下、別分細目、按漢遼東郡、蓋全有奉天一省之地、是編所紀、以奉天省故選為多、而以吉黑兩省及東蒙舊事附之、

大抵網羅舊聞、諏訪近事、薈類洪纖、莫不備載、依據事寔、質而不苟、且凡所援引、皆分別注其出處、亦深合著述之法、敘述詳贍、文章雅潔、搜集材料、亦頗稱豐富、引用之書、多至七十餘種、纂輯之功、有足多者、其於前人載籍之疏舛、尤多所是正、如挹婁國忽汗城、黃龍府、皆在吉林省境內、而舊志云皆在奉天省、清始祖所居之地、本在長白山附近、而舊志以吉林之敖東城當之、若此之類、是編悉為辨析、頗稱精核、又前人考論東北輿地、多非身親其地者、因訛承訛、時多鑿空之論、如長白山本因終年積雪、一望皆白得名、而論者乃謂此山為白衣觀音所居、

草木禽獸皆白色之類、是編於此亦悉加辨訂、他如金石一門倣金石萃編之例、考論前代金石文字、首列原文、次繫義証、使讀者不必覓求原拓、而本末兼具、法至善也、惟隨筆摭拾、無一定体例、雖自謂雜記之作、不同專門著述、然不免為小疵焉、

民國義縣志十八卷、前卷後卷各一卷、民國十九年庚午排印本

民國義縣縣長趙興德等修、邑人薛俊升王鶴齡等纂、興德字子馨、奉天黑山高山子人、民國十五年丙寅夏、由奉天督辦公署秘書奉命來攝斯篆、按義縣在遼寧錦縣北百里、漢無慮縣地、唐營州地、遼置宜州並置弘政縣為州治、金改州為義州、屬北京路、元省縣入州、尋降州為縣、屬大寧路、明改置義州衛、清復置州、屬錦州府、民國二年癸丑二月改縣、邑舊無志、爰及興德蒞治斯土、懼志久不修、文獻之無徵也、於是設立志館、創議纂修、延薛俊升、王鶴齡相繼為館長、經始於民國十六年丁卯

四月一日、至十七年戊辰七月三十一日、而全書蔵事、書成未及付梓、而興德以事去職、繼任濮良孫、維善、宋德誠、復相繼增訂、至民國十九年庚午始付之剞劂、其書分為上中下三卷、又於中卷之中復分子卷、都凡一十有六、上卷為圖譜、中卷為地輿志、建置志、職官志、宦績志、户口志、財賦志、學制志、民事志、選舉志、人物志、藝文志、武備志、下卷為大事記、於各類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序、凡例、創編縣志之原委、列之前卷、附志列之後卷、其書分列類目、体例粗備、蒐集材料、亦尚稱宏富、財賦、學制、民事諸志、皆頗有事寔、非如他志之僅取官文書綴錄塞責者、於

民國以來新政如交通司法議員畢業等亦包括無遺戶口一類列舉遼金元明清歷代戶口及當時情形尤足資比較與圖皆按新法測繪比例開方頗稱精核又或附刊照片以輔筆墨之所未及尤修志之良法惟學校畢業生及近今民治之選舉似與前代科貢不同不能併為一談又星野之說多出附會是編成於民國乃猶蹈襲積習寔屬可議至於藝文一門分目至三十八類之多既非專論文体之作則條分縷析殊嫌其無謂是尤不免囿於俗例也

增訂吉林地理紀要二卷 民國二十年辛未排印本

民國魏聲龢撰聲龢字勗卿武進人夙治東北地理所著有雞林舊聞錄三卷及吉林地志一卷已著錄是編亦聲龢研究東北輿地之作書成於民國六年丁巳初版發行之後研討有得病其疏畧因復網羅舊聞採訪近事隨時增訂歷十有四年至民國二十年辛未始付再版故以增訂吉林地理紀要名其書書凡二卷上卷以事為經以地為緯下卷以地為綱以事為目上卷曰全省總圖山脉水道國界交通下卷曰永吉縣長春縣德惠縣農安縣長嶺縣乾安縣磐石縣樺甸縣濛江縣伊通縣

雙陽縣舒蘭縣延吉縣和龍縣汪清縣琿春縣東寧縣寧安縣敦化縣額穆縣依蘭縣樺川縣富錦縣同江縣撫遠縣饒河縣虎林縣密山縣方正縣穆陵縣勃利縣寶清縣濱江縣阿城縣珠河縣葦河縣延壽縣賓縣雙城縣扶餘縣榆樹縣五常縣又於各縣之下釐為沿革形要二類間或別附子目其書雖篇帙無多然敘述簡潔條理秩然上卷紀吉林一省之山川道里國界交涉與夫交通情形頗稱詳審紀山川則能詳其脉絡分其支幹紀國界則能窮其源委覈其變遷更於其間附中俄界碑表以明其繁複錯綜之迹尤深得保存故寔之法交通一篇所

附輿圖甚多，亦頗能輔文字之所不及。下卷紀吉省各縣之沿革形要，大体亦尚稱扼要，惟於各縣疆域道里皆無一語及之，是為鉅漏。又書中載各縣沿革形要之後，往往別有附錄，內述山川古蹟及國際交涉，編次龐雜，於例殊覺不純耳。

黔中水道記不分卷 小方壺齋輿地叢書鈔本

清李斯嵗撰。斯嵗字一齋，新喻人。康熙六十年辛丑進士，乾隆間累官至湖北巡撫。邃於經學輿地之學，所著有楚蒙山房易經解十六卷、禹貢解八卷，行於世。是編蓋其輿地叢著之一。蓋自莊蹻略地，椓船且蘭，而牂柯江始出，然循江循沅，前後漢書異指，江沅番禺，莊蹻唐蒙，又各殊歸，桑欽酈道元，西南未暨，山谿分合，略而不詳。斯嵗有感於是，因就遊覽所及，考証圖志，以記黔中水道，全書不分卷。大抵隨所登涉，勘察道里，延覽形勢，於黔中水道分合，莫不備載。按黔處萬山之中，形勢迂迴，水道

分注，至為微渺。其間茹納群流，吞吐谿壑，達江赴海，肄眾水而經之者，曰烏江，曰盤江，曰濛江，曰銅仁江，曰鎮陽江，曰清江，曰都江。是編於此數江者，皆詳其脉絡，分其支幹，源流分合，瞭如指掌。更考証圖志，辨別異名，凡所紀載，類由身親其地，得以遊覽詢訪，究其詳悉，故見聞較切，非如其方策輿地之輾轉傳訛，漫無系統。又其於黔中水利、交通道里，亦往往因類著及，頗稱詳審，文字尤雅潔可觀。雖援引圖志，每每不載其所出，使後之讀者，無從參証，似有乖著述之體。又書中所紀，皆其遊覽所經，於黔中水道支流，未免間有挂漏，然瑕不掩瑜，其書終不失為

有功輿地之作焉。

萬曆寧德縣志八卷　萬曆十九年辛卯刊本

明寧德縣知縣舒應元修，邑人陳瑨等纂。應元字及吾，南昌人，隆慶元年丁卯科舉人，萬曆十一年癸未由副榜除授直隸池州府建德縣儒學教諭，十七年己丑三月內陞寧德縣知縣。下車伊始，深慨邑志之久闕，且辛酉之變，典籍盡成煨燼，前志書板亦付祝融，而世變時異，人物世殊，苟任其煙沒而弗修，將散佚而不復可考，於是創議重修，延邑人陳瑨主其事。先是寧德縣志有宋之寫本，亦有明景泰五年甲戌之重修本，至嘉靖十七年戊戌，州守謝公復檄學博閔文振理而成之，下距是志之成，蓋已五十餘年矣。其書大抵因循嘉靖戊戌閔志，增補考訂，纂輯成書，始事於萬曆十八年庚寅，不數月而告竣，釐爲八卷，卷爲一志：首輿地志，次食貨志，次建置志，次歷官志，次選舉志，次人物志，次藝文志，次雜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体例不務新奇，搜纂尚稱宏富，敘述亦極有法。如古今名賢題詠，皆隨事附入各條之下，使覽者有所稽而考古者有所據，其法實較他志之附入藝文者多有當焉。其於坊表亭觀等，無論存亡，寺廟皆詳其興廢，備載不遺。又職官志中，凡其人之政績有可道者，則別附小傳於後，並名宦一日以繫之

亦較他志於職官之外別立一門者為有體藝文志僅載書目並詳其卷數作者板本而不載詩文亦深合著述之法惟志中所載時多齊東野語如稱仙茅山為茅仙兄弟煉丹之所午日巖為程公端午日採藥輕舉之地同仙湖為同仙白日飛昇之處諸如此類皆書之不疑又寧德數經兵燹兵事宜多可紀是編乃於武備兵事皆付闕如寔為鉅漏且引據皆不標其出典亦有乖著作之法然大醇小疵在明季志書中已不可多覯矣

民國同安縣志四十二卷 民國十八年己巳排印本

民國同安縣知縣許榮等修邑人吳錫璜等纂許榮同安城内人民國十一年壬戌九月由商會長選舉出任斯邑時同安縣志自清嘉慶三年戊午邑侯吳堂重修之後久無嗣響蓋已百餘年於茲矣民國以來國體變更縣志尤為當務之急歷年遞代迭文獻無徵雖屢議纂輯卒無成書民國十二年癸亥許榮既出守斯邑因復創議重修而邑人吳錫璜慨然以其事為己任復延邑紳翁坊文等共相釐訂已成十之八九適許榮以事解職厥後數易其官皆未遑兼顧志事至民國十五年丙寅十月詔安林學增來守斯邑會國民政府省政府數以縣志相促因復屬續從事仍延吳錫璜負編纂全責並聘邑人蘇萬靈等相助為理全書乃底於成義始事於民國十二年癸亥至民國十七年戊辰而告竣釐為四十有二卷依全省縣志通用條例分為二十一門首疆域沿革次氣候次大事記次山川次水利次城市次建築次名勝次戶口次稅則次物產次度支次職官次學校次選舉次警察次武備次實業次交通次刑法次外交次禮俗次惠政次祠祀次藝文次金石次思明州[illegible]人物類錄次人物錄次雜錄次外紀次舊志小引又於各志之下間或附以

子目。而以序言、道告、纂修姓氏、舊志纂修姓氏、引用書目、凡例、圖繪等，列爲卷首，不入卷。其書搜集宏富，叙述亦尚稱得體。雖因循舊志及省志而仍舍之志目，然頗知因時制宜，不盡恪守前規。蓋自光緒中葉以後，新政已漸推行，若警察、實業、交通、外交、墾荒、華僑、學堂、畢業、議會、選舉等，凡舊目之所未能賅括者，是編皆另立門類，或別增子目，以類相從，一一詳其原委。其所廢置，頗稱有當。志中所有各圖，皆用新法，較之舊志，尤爲確鑿。舊志星野，捕捉影響，殊爲無謂。是編悉從略，而別列緯候一門，用新式測量，以推斯邑氣候、氣溫、氣壓、溼度、風力、雨量之變化，繪圖說明，極稱精審。此外言沿革，則能溯其源流；言稅則，則能詳其因革。其他各志考訂亦稱精確。又舊志不載金石，是編特增之，以補史乘之遺，亦殊有見。惟全書無自治、無教堂，是其遺漏。藝文兼載詩文，亦無當於志體。又朱戊功閻府君明，明季遺老多往從之，是編別立君明州人物類錄以明之，似於縣志之體亦有未安。總之，其書雖不免於小疵，然能用新法，不襲舊套，終不失爲民國地志中之上選焉。

康熙邵武府續志十卷 康熙九年庚戌刊本

清邵武府知府汪日麗修，邵武府學教授王鍈聘等纂。日麗，江南六安州人，康熙三年甲辰由拔貢來守斯郡。考邵武府志，舊有上官氏和平志、元陳士元武陽志，暨迄於有明成化十二年丙申郡守馮孜，成化二十年甲辰郡守劉元，宏治十八年乙丑郡守夏育才，嘉靖二十二年癸卯郡守邢址，萬曆四十五年丁巳郡守曾文復，以次修輯。越五十餘禩，日麗涖任斯郡，懼郡乘久闕，舊文之放失也，於是創議續修，延府學教授王鍈聘主其事。書成，釐爲十卷，卷爲一志：首輿地志，次建置志，次賦役志，次官師志，次武備志，次秩禮志，次選舉志，次人物志，次藝文志，次雜事志。又別分子目，附之各志之下。其書蓋繼萬曆舊志，紀丁巳以後五十餘年之事，故名續志。分門別類，大體皆以萬曆舊志爲準。舊志分類無總綱以資統繫，是編則更列總綱以統之。又名宦列傳即附之於官師，亦較舊志爲有體。惜蒐材朴，殊感缺乏，故書中除官師、選舉、人物、藝文畧佔篇幅外，其他各志幾同虛設。又間有數門竟不著一字，且凡所徵引，皆不注其出處。總之，其書各志皆太簡畧，未能各門皆盡其源委。其體例之可議者，則以學校附之於建置，此有乖志體，亦不足以詳一邑之

教化、斯則沿舊志之誤、而不知因革者也、

道光漳平縣志十卷卷首一卷 道光十年庚寅刊本

清漳平縣知縣盧紳修、儒學教諭林得震等纂、盧紳字小栽、江西南昌人、道光八年戊子八月由舉人來宰是邦、時漳平縣志、不修已百四十餘年矣、先是漳平縣志、昉於嘉靖二十七年戊申邑侯朱召肖創爲之、嗣後終明之世、莫或繼之、迄於有清康熙二十四年乙丑邑侯揚于蕃復踵修之、自是又成絶響、及盧紳推篆斯邑、適大憲方續修通志、檄所屬修其志乘、盧紳因偕諭四里紳衿採訪、設局重修、延教諭林得震等主其事、未及竣緒、而盧紳調任平和、平和蔡世鈸調任漳平、下車之始、首務修志、賡續從事、凡三閲月而志成、都爲十卷、卷爲一志、曰輿地志、曰規制志、曰賦役志、曰典禮志、曰兵防志、曰秩官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曰雜志、又別分子目附之各志之下、而以縣圖、舊序、列之卷首、不入卷、其書大抵以康熙乙丑揚志爲準、惟成書倉卒、敘述不免疏略、材料之搜集、尤感缺乏、故書中除秩官、選舉、人物、藝文畧備篇幅之外、其他各志、皆極空虚、賦役志僅詳於明清二代、明以前皆棄而不載、初未能識其源流、規制志所載坊表等、亦多但記爲某人所立、而不盡詳其年月、藝文志不載書目、蒐輯詩文、亦復冗濫、總之其書極稱簡陋、考證

尤非所知，蓋當時纂輯之士，潦草成編，僅知抄錄舊志及採訪冊，初未暇追溯史籍也。

康熙建寧縣志十四卷 康熙十一年壬子刊本

清建寧縣知縣陳才達等修，邑人陳惕等纂。才達湖廣臨湘人，順治十八年辛丑進士，以康熙九年庚戌來守是邦。舊建寧士紳方謀續修邑乘，才達因取前令袁植屬邑人李翊元所修遺稿，及徐中恒續編，而參訂詳核，從事纂輯，未及觀成，以丁艱中止。繼任周賢下車伊始，即留心邑乘，知纂輯之未就也，於是多方鳩督，乃克竣事。先是建寧縣志，修自明嘉靖二十五年丙午，邑侯何孟倫實創始之，下距斯志之成，蓋已百二十餘年矣。其書大抵因循嘉靖丙午何志，以康熙九年庚戌經始，至十一年壬子而成書，都凡十四卷，分大綱十，子目六十有一。卷一曰輿地志、風俗志，卷二至卷三為建置志，卷四至卷五為賦役志，卷六為祀典志，卷七至卷八為官師志，卷九為選舉志，卷十至卷十一為人物志，卷十二為雜事志，卷十三至卷十四為藝文志。其書多因陋就簡，抱殘守缺，材料之搜集，似亦未豐。夫學校者教化之所繫也，武備者防守之所重也，並為邑志之所最切要者，而是編於此種犖犖大端，皆付闕如，其簡陋可知。又其叙述亦多無條貫，次第龐雜，体例叢脞，如列雜事於藝文之前，附物產於風俗之中，或則先後失序，或則所附非類，他如引據

之不標其出典亦有乖於著作之体焉

乾隆泉州府志七十六卷 光緒八年壬午重刊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刊本

清泉州府知府懷蔭布修廣東四會縣知縣黃任等纂蔭布字涵都滿州正黃旗人乾隆元年丙辰進士以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來守斯郡考泉之為郡肇自隋唐更歷五季統轄無常其所為地載無聞焉州之地自宋定而志亦自宋始顧嘉定淳祐二志僅存其名元九十年間未聞續作迨於明季志凡三修一修於嘉靖四年乙酉郡守高越再修於隆慶二年戊辰郡守萬慶三修於萬曆四十年壬子郡守陽思謙入清康熙雍正間雖再經修輯而未有成書蓋自萬曆壬子至是已百五十餘年矣蔭布甫來是郡即施閱舊志病其簡略殘脫因有志於重修請之上憲得蒙報可於是廣徵群書移牒五邑令長分搜稟報開局於承天寺西偏聘永福黃任晉江郭賡武等主其事肇始於乾隆二十四年己卯之九月竣事於二十八年癸未之臘月成書七十有六卷為目六十有九曰星野曰氣候曰建置沿革附表曰封域附驛遞舖舍曰都里附街巷市廛曰山川附形勢曰水利附橋渡曰城池曰公署曰學校附學田書院諸祠曰壇廟寺觀曰古蹟附宅墓坊亭曰戶口曰物產曰風俗曰田賦曰倉儲曰鹽政曰榷政曰郵政曰軍制曰海防曰職官曰名宦曰選舉

附薦辟、曰封蔭、曰期壽、曰封贈、曰人物列傳、曰循績、曰仕蹟、曰文苑、曰熙績、曰武績、曰捍衛、曰忠義、曰達友、曰篤行、曰樂善、曰隱逸、曰藝術、曰寓賢、曰方外、曰列女、曰鑑戒、曰祥異、附紀兵、曰藝文、曰拾遺、曰補編，而以序言、舊志各序、修志名氏、舊志名氏、凡例、目錄、繪圖等列之卷首，不入卷。其所謂補編者，蓋志稿付梓之後，得雍正間續修惠安志稿於螺陽，因復加採輯附之編末，故補編皆紀惠安一邑之事。其書蒐輯考證，尚稱詳贍，敘述亦殊有法，如田賦、倉儲、鹽榷諸端，紀載皆極詳核，山川志考證尤極精審，氣候一門所敘亦多特色。又泉郡自明中葉倭寇奔突，迄於清初海氛未靖，是編特立海防一門，舉瀕海衝要汛防、風信、潮候等悉著於編，亦頗補得體。藝文做漢書藝文志之體，備載書目，而以詩文分隸各門，尤較舊志為有法。惟人物既有列傳，似不分類矣，又有循績、仕蹟、文苑等目，未免自亂其例。此外如附諸祠於學校，列紀兵於祥異，斯則立體之未安者也。

乾隆馬巷廳志十八卷 光緒十九年癸巳校補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刊本

清馬巷廳通判萬友正修，拔貢黃天助等纂。友正，阿寧人。乾隆四十年乙未六月，由舉人署泉州府通判，移駐馬巷。先是泉郡別駕凡四易其治，始而附郡，繼移安海，再遷金門，旋移駐馬巷。自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七月，始奏割同邑之民安、同禾、翔風三里，移金門通判以治其地，故名曰廳。厥後雖屢易其官，逮友正來署廳事，始創修廳乘，然限於修費，不設志局，僅延紳士黃天助等分任其事，書成釐為十有八卷，以類相從，定為大綱二十。首星野、氣候，次建置沿革，次都里、形勝，次山川，次水利，次賦役，附戶口、倉儲、社穀、經費、鋪遞，次船政，附鹽政，次學校，附書籍，次海防，次軍制，附師旅，次官署，次廟宇，附古蹟，次風俗，附祥異，次物產，次職官，次選舉，貢生、捐職、武附、封蔭，次人物，附鄉賢、方技，次列女，次藝文，次雜記，而以目錄、凡例、全圖列之卷首，不入卷。其書於山川、人物、選舉、藝文等類，凡屬三里者，皆從府、縣三志採擇而成。據其凡例云：宿度所及，一度管二千九百三十二里，馬巷僅一隅，隸府統縣，毋容分別，妄侈躔天。是撰者於星野本置不信，而志中又特立星野、氣候一門，殊為無謂。又其書惟建置沿革、祥異、職官、選舉諸志上溯宋元，其他各志大多起自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明清不能盡其源委是其簡略可知蓋考獻之功實多未逮總之創始非易也但知抄錄省府縣志而未遑參稽舊籍詳為採訪敘述之疏略無足怪也至於考証則更非其所知矣

道光廈門志十六卷　道光十九年己亥刊本

清福建分巡興泉永海防兵備道周凱修閩清縣儒學教諭凌翰等纂周凱字仲禮一字芸皋富陽人嘉慶十六年辛未進士以道光十年庚寅授福建興泉永兵備道是年冬觀察閩南政事餘閒披覽載籍時閩省方重修通志奉檄採訪近聞得薛起鳳鷺江志而讀之深病其於政事之要紀述未及詳備因復網羅散軼搜摭群言與士林諸君子相與考訂設局纂修而屬其事於閩清學博凌翰等越二年而書成會周凱以擢委調台未及刊刻繼任蔡攀鏐始付諸剞劂都凡十有六卷名曰廈門志分別類目釐為十有四綱曰繪圖曰分域略曰兵制考曰防海略曰船政略曰臺運略曰關賦略曰番市略曰藝文略曰職官表曰列女傳曰風俗記曰舊事志而以周公墓誌銘公祭周芸皋先生文附載編末不入卷考廈門舊曰嘉禾嶼明曰中左所本同邑之一嶼孤懸海中為邊海防之要隘其地與內地之府州縣治各異故其書之體例亦不得不因地致宜而異於他志廈為水師所駐故特立防海一門以詳稿敘明之又廈門政事之大者莫如船政臺運海關三者是編皆以次及之紀載蔡詳而以島上之田賦漁稅關賦附焉且清季海禁初開廈為販洋

之正口，故是編特立番市一門，以紀賈舶通市之狀，紀述尤極詳實。凡其所度量，類皆極費經營，酌衷至當，頗為得體。其材料之蒐集亦極宏富，徵引之書多至百餘種，考覈之功，蓋有足多。惟人物既以列傳統之，不更分子目，較他志之分類瑣細無由分析者，殊為有見。然人物列傳之下，復別出列女一門，一如列女非人物者，抑何不思之甚。至其體例之可議者，則附書院倉廒於分城，所附似非其類，未免參雜，有乖志體，斯則白璧之微瑕耳。

康熙甌寧縣志十三卷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刊本

清甌寧縣知縣鄧其文修。其文，江西崇仁人，康熙二十五年丙寅由監生涖任斯土。以甌寧自宋元祐間分邑之後，七百年來邑志久闕，僅附乘於郡。其文既來視縣事，慨然有志於創修，於是博徵文獻，從事纂輯，閱七年而成書。都為十有三卷，列綱二十有一：曰圖考，曰建置沿革，曰星野，曰疆域，曰形勝、氣候，曰山川，曰城池，曰賦役，曰水利，曰公署，曰學校，曰職官，曰選舉，曰秩祀，曰風俗、禮文，曰道學統緒，曰人物，曰藝文，曰雜志，曰小序，曰總論。又別分子目，附於各志之下。其書大抵因循建寧府志，如建置沿革、星野、城池等，悉本郡志，無所增損。且建置沿革、職官、選舉皆紀之以表，經緯事緒，開卷瞭然，殊為有體。惟人物之外別立道學統緒一門，載理學儒行之事，或則與甌寧無涉，或則簡略而失當，不知其義何取。藝文亦沿郡志之失，不載書目，僅錄雜著類詠之辭，既不足以表現斯邑之文獻，又不盡為邑人之作，且與斯邑之風土政蹟亦風馬牛不相及，尤殊其無當於志體。至其體例之疏失，則如兵榮之附於城池，物產之附於水利，皆酌衷未當，有乖志體者也。

乾隆長樂縣志十卷卷首一卷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刊本

清長樂縣知縣賀世駿修儒學教諭鄭殿佐等纂世駿字拔倫號相皋江西安福人雍正七年己酉舉人以乾隆二十一年丙子來知縣事考邑之有志創自明永樂間惜其書久佚其後一修於弘治十七年甲子邑令王淡再於萬曆二年甲戌邑令蔣以忠三修於崇禎十四年辛巳邑令夏允彝又百二十餘年世駿來守斯邑奉檄撰輯志書補所未逮於是設局重修延儒學教諭鄭殿佐等與諸紳各證所知書成釐爲十卷依門別類凡爲綱十爲目六十有八首封域志次建置志次田賦志次祀典志次學校志次官師志次選舉志次人物志次藝文志次雜志其書大抵因循萬曆甲戌蔣志及崇禎辛巳夏志而紀述既極簡陋考證尤嫌其疏略夫志乘之作所以紀輿地尤宜詳其封域是編封域志乃並疆域而略之其簡陋亦甚矣又其紀事惟知抄錄舊志及當時採訪所初未嘗追溯史籍是以簡略特甚記風俗則徒作空論浮而不實志沿革則考證未周建置之源流莫詳考覈之功實有未逮他如武備兵事亦志乘之所最切要者是編乃並付闕如殊覺其疏陋惟列兵衛於建置志中所附既非其類紀載尤嫌其未備又夫祀典禮國之常經非一邑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部

之所獨有斯志乃特立祀典一門未知於義何取且以墳墓附之其下亦似非其類凡此之類要多足議也

康熙建寧府志四十八卷（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刊本）

清建寧府知府張琦修，宜黃鄒山等纂。張琦，關封籍，潁州人，康熙九年庚戌進士，以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來守斯郡。考建寧府志，自宋守韓元吉始輯成書。其後明弘治六年癸丑郡守劉璵續修之，嗣是而嘉靖、而萬曆俱有增志，戊子兵燹，板燬無存。入清，康熙五年丙午，署府事同知程應熊復有志纂修，未及觀成而程公遷調他適。十一年壬子，詔修一統志，台檄郡縣各修志乘，郡守劉芳標不得已，乃以鈔本應之。及張琦來守是郡，病鈔本之魯魚亥豕爲識者所譏，是是禮聘紳士，延問耆老，舉前鈔本損益而折衷之，芟其蕪蔓，訂其舛訛，補其缺略，閱歲而書成。都凡四十有八卷，爲綱二十，卷一爲輿圖，卷二爲沿革，卷三爲疆域，卷四至卷五爲山川，卷六爲城池，卷七至卷八爲公署，卷九爲學校，卷十爲書院，卷十一爲津梁，卷十二爲坊市，卷十三爲賦役，卷十四爲物產，卷十五至卷十六爲祀典，卷十七至卷十九爲職官，卷二十至卷二十三爲官蹟，卷二十四至卷二十七爲選舉，卷二十八至卷四十爲人物，卷四十一至卷四十三爲藝文，卷四十四至卷四十七爲雜志，卷四十八爲拾遺。又於各志之下，間或分子目。其書蒐集極富，紀載亦尚稱詳核，惟引據皆不標其出處，又其體例亦多可議，如學校之外別出書院一門，重床疊屋，未免失之叢冗。又全書於物產、兵制、兵事悉付闕如，是皆犖犖大端，志所切要者，闕之殊爲鉅漏。此外藝文志多載他邑名賢方外紀事、詠物、遊覽、贈答之作，於斯邑之風土政績了無關係，未免失之於濫，是皆全書之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興化府莆田縣志三十六卷 乾隆十二年丁卯補刻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刊本

清莆田縣知縣金皐謝修。貴州提學僉事候補布政司參議林麟焻等纂。皐謝字應台，號陶，嘉善人。康熙二十七年戊辰進士，以康熙三十四年乙亥奉檄權篆斯邑。考莆田縣，實先於郡，縣置於郡，置於宋。然郡志有宋迄明重修匪一，莆田則寂無專志。且郡志自萬曆四十一年癸酉重修之後，距今又百餘年矣。其間興發存亡，指不勝屈。及皐謝來守是邦，深以邑志之未修為憾。會中丞梅公奉詔檄所屬各邑修其志，乘皐謝因廣諮博採，設局於洞橋書院，延邑人林麟焻、監察御史朱元春等參輯贊襄。經始於康熙四十三年甲申三月，閱十有五月而編纂成書。都為三十六卷，為綱凡十有二。首輿地志，次建置志，次賦役志，次職官志，次學校志，次秩禮志，次戎備志，次選舉志，次人物志，次藝文志，次祥異志，次雜志。而以序、前序、題名、告文、目次、凡例、圖列為卷首，又於各志之下，以類相從，各分子目。其書大抵以明萬曆甲戌郡志及萬曆癸丑郡志為其嚆矢。推甲戌志釐為八綱，癸丑志更益為十綱，是編則更以學校、祥異各立一門。夫學校於一邑之教化關係最鉅，特標為一門，較之舊志殊為有見。至於祥異，則多瑣細怪誕之語，亦別立一志，殊嫌其無謂。其他體例尚無巨謬。藝文以人為綱，僅載書目，不錄詩文，亦較他志之藝文徵無別者，頗稱得體。惟邑志之秩官應以邑令為主，而是編乃並郡守志行載入。若謂縣為府屬，志未可略，果爾，則但有邑志足已，更何需乎郡志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浦城縣志四十二卷卷首一卷 光緒二十六年庚子刊本

清浦城縣知縣翁天祐修、崇安翁昭泰等纂。天祐字應侯，海豐人，以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四月由進士來守是邦。考浦城縣志，昔以為始自明李熊孫明胡呈成化十五年己亥志。序云，志之脫落者幾百餘年矣，非史氏之闕典歟。是邑志之修，實遠在明季之前，惟創自何代，作自何人，則序文過略，不復可考。其後明成化十五年己亥邑令劉珩、萬曆三十七年己酉邑令林氏範、及清順治七年庚寅邑令李葆貞、乾隆八年癸亥邑令李藩、嘉慶十六年辛未邑令黃恬，先後凡五經纂輯。自辛未迄於光緒

邑志之丕修又九十餘年矣。天祐蒞瑣之三年，乃進邑中文學之士，設局重修，迄光緒二年丙子科舉人議叙知縣崇安翁昭泰總其成，纂輯未就，適天祐奉調南安，永嘉呂渭英來攝是篆，復繼成之，都為四十有二卷，為志二十有六，首建置沿革，次疆域，次山川，次城池，次橋梁陂塘，次風俗，次物產，次戶口，次田賦，次經費，次倉儲，次典禮，次壇廟祠祀，次兵制，次公廨，次學校，次職官，次宦績，次選舉，次人物，次列女，次古蹟，次方外，次著述，次藝文，次雜記，又於各志之下，間或附以子目，而以繪圖、舊序、纂修姓氏等列之編首，又以典謨列之卷首，皆不入卷。其書體例，

大體悉遵嘉慶辛未黃志，叙述尚無鉅謬，於昔無今有之舉，如電報、釐金等，亦分類增入，殊為有當。於戊午髮逆之變，紀述亦極詳核。又浦城土音多異，且四鄉各不相同，是編特增語言一門，以補前志之缺，治中國方音者可資為鉅助焉。此外經費一門，為斯志之所特創，所以紀一邑公費之開支，條分縷析，犂然有當，堪為後世則。惟尤多沿舊志之誤，而未及盡汰者，如典謨多不專於一邑，列之卷首，殊為無謂，又藝文之外，復有著述，亦嫌其重床疊屋，未免失之繁冗焉。

乾隆漳州府志四十六卷 嘉慶十一年丙寅特通阿補刻乾隆四十二年丁酉刊本

清漳州府知府李維鈺修，官獻瑤等纂。維鈺，通化人，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副榜生，來守斯郡。時郡志自康熙五十四年乙未郡守魏荔彤纂輯之後，未經修輯者，又六十餘年矣。維鈺既奉檄來知是郡，懼舊聞之放失也，於是創議重修，延安溪官獻瑤主其事。書成，以付剞劂，並上之藩府，以其中有未合之處，命加改正，而館局已撤，未及釐定，其板亦遂廢棄。越三十年，至嘉慶十一年丙寅，郡守特通阿始補刊而印行之。是以其書前無維鈺自序，及纂修姓氏，惟光緒志後序於斯志纂修之源委，紀之綦詳。全書都為四十有六卷，釐為二十綱：首建置志，次星野志，次疆域志，次山川志，次風俗志，次物產志，次古蹟志，次秩官志，次規制志，次祀典志，次學校志，次選舉志，次賦役志，次兵紀志，次藝文志，次災祥志，次宦績志，次人物志，次列女志，次紀遺。又於各志之下，間或附以子目，而以舊序、凡例與圖列之卷首，不入卷。其書標目，大體沿康熙乙未魏志之舊，而以災祥以上志事，列女以上志人，故於魏志先後次序，多所移易。然如秩官、選舉，臚列姓氏，間亦援舉行誼，安得謂非志人？是其分析殊非易事。此是志編次之所以循多可酌也。又於舊志之譌誤，亦多未及汰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兵紀志僅記歷代兵事，於兵防武備，皆未收入，是其疏漏。且此之類毋乃可議。惟物產志所載土物，漳產居多，取其為一郡之特產，非如他志之徒以多識草木鳥獸之名，自誇淹博。又人物志以傳為殁世之稱，故不為生人立傳，紀述亦尚稍詳實，斯則深合著述之體焉。

光緒漳州府志五十卷卷首一卷 光緒四年戊寅刊本

清漳州府知府沈定均修、龍溪吳聯勳等纂。定均湖南臨湘人。同治十三年甲戌由拔貢來守斯郡。以郡志自乾隆四十二年丁酉李維鈺纂輯之後，其不修者又九十餘年矣。因有意於重修，限於經費，無力開局。於是廣為咨訪，取乾隆丁酉李志而重刻之，更就康熙乙未魏志略加增訂，並據採訪所得，附以近九十餘年之事。兵亂後典册無存，所徵信不得已而使然也。議既定，遂屬龍溪令人吳聯勳等分任其事，考其新增各條，斷限截自光緒三年丁丑四月，成書當在是年。全書釐為五十卷。凡為綱二十，曰建置，曰星野，曰疆域，曰山川，曰規制，曰學校，曰祀典，曰秩官，曰賦役，曰選舉，曰兵紀，曰宦績，曰人物，曰列女，曰民風，曰物產，曰古蹟，曰藝文，曰災祥，曰紀遺，末附甲子忠義錄。惟編輯未竟，又於各志之下，間或各分子目，而以為序。徵啟凡例等列之卷首，不入卷。其書義取乾隆丙申李志為經而增補之。惟李志標目二十，以災祥以上為志事，列女以上為志人，編次先後要多可酌，是編以其分析非易，故不採其說，但取其原文依康熙乙未魏志定其先後次序，惟仍於各卷標目之下，著明乾隆志卷數，使有蹤迹可尋。又於李志未載各條，亦悉予更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至於丙申以來掌故事實，則就檔籍所存、聞見所及，依類增附，皆著明新增字樣。間有從康熙乙未魏志補輯者，亦著明據康熙志補入字樣，使與乾隆志文兩不相混。凡此之類，頗稱得體。其書各門既一如舊志，不過略有增補，則其體例之優劣固無足議也。

康熙清流縣志十卷卷前一卷 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刊本

清清流縣知縣王士俊修，山西馬邑縣知縣邑人王霖等纂。士俊字竹菴，三韓人，康熙四十年辛巳由起居注筆帖式奉檄權篆是邦，以為縣志之纂輯，未可久闕，於是創議重修，延邑人王霖董其事，肇始於四十年辛巳仲夏，而成於季冬，為卷者十，為目者三十有二。先是清流舊志，明嘉靖二十四年乙巳，邑宰陳桂芳始創為之，其後萬曆二十一年癸巳，邑宰阮宗文復加纂輯，崇禎十二年己卯，邑宰鄧應韶更重修之，迨斯志之成，上距崇禎鄧志，蓋已六十餘年矣。其書子目分官署、行署、分野、舖舍、倉庫、疆界、里圖、街坊、山川、形勝、風俗、氣候、節序、學校、禮儀、壇壝、廟祠、古蹟、寺觀、橋梁、水利、賦役、户口、荒政、兵制、守禦、職員、選舉、人物、惠政、土產、祥異、塚墓，而以圖說列之卷前，不入卷。体例大抵因循舊志，惟倉卒成書，蒐集自多未備，至於考証，則尤非所知。如凡例稱經國大猷，惟教與養，賦役、學校，討究特詳，然稽其内容，實甚疏畧，夫賦役欵項，宜識其源流，學校教育，必詳其沿革。是編乃但以清代簡明冊為準，宜其簡畧如是，以其所謂討究特詳者，尚且如此，則他更可知矣。又其於各家詩文之與斯邑風俗政教有關者，皆隨事附入列之各條之下，斯固較舊志之藝文與志文徵無別者為有見，然因此遂不為藝文列志，則未免失之陋矣。

康熙松溪縣志十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刊本）

清松溪縣知縣潘拱辰修、儒學教諭黃鑒等纂。拱辰字子宜，江南無錫人。初由監生為北直武強縣知縣，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權篆斯邑，懼邑志之久闕也，於是創議重修。先是松溪縣志明正統間邑令張紳始創為之，其後正德二年丁卯邑守陳槐纂，嘉靖十四年乙未邑守黃金、三十八年己未邑守來端本復相繼纂修，萬曆三十五年丁未邑守劉一爌、清康熙九年庚戌邑守董良檟亦有志於重修，皆緝有成書，錄而未刻。拱辰既有志於重修，因取嘉靖志於殘闕失次之中，參之以劉志，更合之以

董氏零稿，設局纂修，延儒學教諭黃鑒主其事，閱歲而書成。釐為十卷，卷為一志，曰地理志、曰公署志、曰學校志、曰典祀志、曰賦役志、曰食貨志、曰職官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各志之下，又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凡例、舊序列之卷首，補遺志後列之卷末，皆不入卷。其書大体尚無鉅謬，考其優点，則在於補舊志之未備。如冶鐵之術，於松邑民生關係至重，故是編特立冶坑一目，列之食貨，以詳其源委，雖所附似非其類，然其事寔不可廢。又土產志止載異名及本土之最多者，而於各地俱出及遐爾共知者，則一概從刪，亦較舊志為謹嚴。惟全書不載兵

制，乃以兵家災祥列之地理志中，是其鉅漏，且于之志体亦有未安。此外如徵引之不標其出處，皆斯志之足議者也。

康熙寧化縣志七卷 康熙二十二年癸亥祝文郁刊本

清李世熊撰。世熊字元仲，寧化人。以舊學遺儒為時所欽。隱居縣城百里外之土室中，不履城市者凡四十年。順治間，邑侯何鳳岐東書戴幣以邑志請先生，先生辭之，再載請乃可。書未及就，而何令遷去。越五載，邑令王之佐奉檄來涖斯土，適其書告竣，方欲梓行，復以故未果。王令旋亦他調，繼任祝文郁來寧之三載，值朝廷稟徵海內志乘，纂輯一統志，而寧志叢冗無可采擷，因取世熊志稿付之剞劂。時去前志之纂輯蓋將百年矣。其書於舊志之体例多所更革，視他志亦別為一体，分土地、人民、政事三大綱，各以子目附之。其下建邑、分野、氣候、風俗、疆界、山川、城池、公署、田畝、津梁、水利、鄉置、古蹟、寺觀、丘墓、土產為土地部；官師、官師題名、名宦、戶口、選舉、科目題名、人物為人民部；賦貢、步役、條鞭、欵目、度支、禮儀、廟學、學田、先聖歷代崇祀、先儒歷代崇祀、先師世系、孔子弟子、書院、壇遺、廟祠、民兵、屯田、匠班、寺租、恤政、災異、寇變為政事部，凡為目四十有一，釐為七卷。其書成於一人之手，而蒐集極富，於材料之處置亦尚稱得体，考訂亦時具卓見，文字尤極典雅，非如官修志乘之草率不文。惟以類分屬土地、人民、政事三綱，則分析論斷殊非易事，反不如循序合編，不加總綱，或依舊志之分列綱目較為允妥。又土產志騈列名目，有似類書，固非盡斯邑之土產，且於各物之見於典籍者，皆雙行詳為徵引，雖考訂極究博，皆方之志，遂似有未安。他如先師世系、孔子弟子等，亦非志乘之所宜紀。又全書不載藝文，至一邑之文獻無可徵考，尤為斯志之鉅漏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光澤縣志八卷 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增刻二十二年癸亥刊本

清光澤縣知縣金鳳鳴修，繼任張彭增修，儒學教諭張霍等纂。鳳鳴，遼東寧衛人，康熙十六年丁巳由恩監來宰是邦。張彭，字沁西，山西沁水人，康熙二十四年乙丑繼鳳鳴來守斯邑。先後踵成是志。考光澤舊志自明正德九年甲戌邑令鍾華創修之，後萬曆四十一年癸丑重修於邑令汪正誼，下距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是志之成，蓋已七十有一年矣。又十一年至三十三年甲戌，邑令張彭乘兵燹之餘，來涖斯土，簿書之暇，搜閱舊乘，痛其殘缺無可查取，爰畧加考訂而增刻之。書成，都為八卷。卷為一志，卷一為地理志，卷二為建置志，卷三為賦役志，卷四為秩官志，卷五為秩禮志，卷六為選舉志，卷七為人物志，卷八為藝文志，而以雜事志附之編末。其書大体因循舊志而畧加增補，然挂一漏萬，疏畧特甚。如光澤自明季末葉疊遭兵燹，防禦之事宜多可紀，是編乃不為武備列志，舉凡軍戎之事皆付闕如，寔為鉅陋。賦役一門為志之所切要者，戶口稅糧尤宜識其源流並詳今古，是編乃僅以清初簡明冊為準，自元以上皆無可考，考覈之功，寔多未逮。又於文人才士紀事詠物遊覽贈答之作皆載入藝文，亦未免所收太濫。他如學校為一邑人文之所繫，乃附之建置志中，殊嫌其本末倒置，所附非類。斯並是編之疵累也。

康熙范澤縣續志九卷 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刊本

清范澤縣知縣馬璵修，儒學教諭陳方升等纂。馬璵，直隸南宮人，康熙四十二年甲申由舉人來守斯邑。會郡守魏麟徵所屬志乘，深慨[illegible]范澤舊志自康熙二十二年癸亥邑侯金鳳鳴重修於前，三十三年甲戌邑侯張鈖增輯於後，至是又十餘年未經纂輯，因檄命邑侯馬璵續修之。馬侯既奉檄命，乃偕儒學教諭陳方升等朝夕採訪，設局於縣之明倫堂，參互考核，踰月而竣事，釐為九卷，卷為一志：曰輿地，曰建置，曰賦役，曰官師，曰選舉，曰人物，曰學校，曰藝文，曰祀異，而以地圖志附之。編首其書之作，蓋所以續康熙三十三年甲戌舊志所紀時代，不過十有四年，且其体例大抵即依舊志為規模，而以甲戌以後之事分條附入，致其竣事之速，可以無怪。然其於舊志之体例亦間有增改移易，如舊志附疆域於沿革，是編則特立一目；舊志建置無倉廒、置郵，賦役無均徭、鹽課，秩官無名宦，選舉無武舉，是皆犖犖大端，而舊志闕之，是編悉為增補，詳溯其源流；又舊志附學校於建置，不無所附非類，亦無以重一邑之教化，是編則標出特立一門，頗稱得体矣；祀典禮制，國之常經，非邑志之所宜詳，舊志乃立秩禮一目以載之，殊非志体，是編則從刪汰，極為有見。此其所以較舊志為優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慶南平縣志四十一卷卷首三卷卷末一卷 同治十一年壬申刻本

清南平縣知縣楊桂森修陝西園縣知縣應丹詔等纂桂森雲南石屏州人乾隆五十七年壬子舉人嘉慶四年己未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散館以知縣用十二年丁卯出宰斯邑考南平縣志創於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三韓朱君燮乾隆三十年乙酉邑人官救亭撿討復加纂輯遲未開雕及桂森出守是邑之次年深感於縣志之久失修也爰進諸生博採遠近以邑進士應丹詔總其事取救亭舊稿而增損之除聖諭圖繪列爲卷首三卷舊志序跋列爲卷末一卷之外都凡四十有一卷以天地人物分部星野祥異氣候歸天部得卷三建置沿革山川疆域城池公署壇廟特祠寺觀學校歸地部得卷六職官歷官選舉田賦倉貯兵防郵驛風俗名宦武功道學鄉賢文學仕蹟貞烈孝義列女隱逸技術仙釋流寓古蹟著作書目藝文叢談歸人部得卷二十有八物產歸物部得卷一其書用官稱者十居八九至於乾隆乙酉以後之事則採輯增補之搜集材料尚稱豐富惟分別類目統以天地人物四部分析論斷殊難允當如以學校附之於地古蹟歸之於人皆有未安反不如舊志分別綱目之有條不紊卷首所載諭旨如諭與文獻至聖先師孔子暨之類多不專於下邑載之邑乘殊乖史法人物志道學一門載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四賢並列爲年表錄四賢中惟李羅爲南平人楊朱二賢皆非南平人強爲比附殊嫌其附會選舉志歲貢不宜混列恩貢而是編混雜不分亦其立體之未安也他如秩官人物亦不免於脫略同治十一年壬申邑宰皖南潘文鳳以其書原板有同治七年戊辰刷後被蠹蝕蛀殘百餘片不能復刷因覓得原本措資補刻並請學博陳卅三重行校閱正其譌誤其有疑義而未便擅動者皆加批於書眉辨晳各條皆足備他日重修之助焉

光緒邵武府志三十卷卷首一卷 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刻本

清邵武府知府王琛修邵武縣學教諭鄭交康等纂王琛字雷廬河南麗邑人同治元年壬戌翰林光緒十九年癸巳蒞守茲土考邵武府志自康熙九年庚戌郡守汪日麗續修之後又十七年郡守張一魁復延郡人施鴻纂為志稿至乾隆三十五年庚寅郡守張鳳孫更取其稿重加纂輯以付剞劂自是以來百三十餘年未有繼之者苟不及時重修將湮沒而不彰王琛既蒞任茲土寔懷斯懼爰設局重修延邵武縣學教諭鄭交康襄理其事搜羅纂輯未獲成書而王琛量移溫州府篆繼任徐兆豐復賡從事以文獻政治所關不可不慎復延連江縣知縣張景祁等共蒇斯舉經始於光緒二十二年丙申三月迄於二十三年丁酉夏間而告竣計分卷三十標題二十有二曰星野曰建置沿革曰疆域曰山川曰水利曰城池曰公署曰戶口曰田賦曰風俗曰物產曰典禮曰學校曰兵制曰職官曰名宦曰選舉曰人物曰列女曰古蹟曰藝文曰雜記又於各門之下間或附以子目而以輿圖附之卷首不入卷其書大體因循乾隆庚寅張志體例不務新奇雖總大綱以資統緊然以類相從頗為謹嚴搜集材料迹尚稱豐富建置沿革尊通志之例列表以求詳晰殊為有當山川志於舊志之舛錯尤多所是正如舊志載瀨魚山與上巍山相聯而寔不相聯又云東十里為雲錦山而雲錦山初非位於瀨魚之東凡此之類皆據各縣所載山川分別辨正較為明確恤政之紀育嬰堂亦頗稱詳核舊志田賦未列振踊是編亦為增列物產於斯郡之特產如茶葉木棉礦產能舉其大者尤較舊志之駢列名物為有體藝文僅就歷宋以下及清代諸儒著述成書者分經史子集依類編載至碑記詩文則附之各門之下又凡引據皆一一標其出典於史法亦頗稱有當雖典禮所載或不專於一郡不免白璧之微瑕然終不失為清代方志中之上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光彰化縣志十二卷 道光十五年乙未刻本

清彰化縣知縣周璽纂修。周璽，廣西臨桂人。道光六年丙戌三月由進士來署縣事，未彌厥月，值閩粵分類械鬭，罷職。濡滯斯土，得就郡伯邑侯之聘，主講崇文、白沙兩書院。如是者有年。每與邑侯李廷璧談及邑乘，以為臺郡四縣，臺邑有志，鳳邑有志，嘉邑雖無志，然前此諸羅舊志猶有存者，而斯邑志乘獨付缺如。且彰化自雍正元年癸卯分諸羅中間百餘里之疆，南截虎尾，北抵大甲，建縣以來百有餘年，經制規畫，事多可紀，尤不可以無志。方議纂輯，會廷璧調署嘉邑，繼任銳充通阿來蒞茲土，亦欣然樂觀其事，倡議勸捐，未幾而李君廷璧回任，始開局於明倫堂後，延周璽總纂志事。經始於道光十二年壬辰，至十四年甲午而告竣。凡為卷一十有二，卷為一志，曰封域志，曰規制志，曰官秩志，曰學校志，曰祀典志，曰田賦志，曰兵防志，曰人物志，曰風俗志，曰物產志，曰雜記志，曰藝文志。又別出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序文、例言、地圖、列聖諭旨、文詩列之卷首，不入卷。其書草創於始，無所規撫，大體以郡志及諸羅舊志為準。封域志於建置沿革、山川形勢，凡郡志及諸羅志之已載者，皆一仍其舊；所未載者，則博採旁徵，據寔補入。展卷披閱，燎若列眉。彰化為臺郡一邑，偏處海隅，是編於海道、潮汐、風信記載綦詳，殊為有體。規制志於創始必溯其原，更張必稽其代，使增置改建，各歸其實，亦殊有當。田賦志窮源盡委，考核亦尚稱詳贍。惟凡例既稱星野之說原本術家，紛紛聚訟，毫無確據，而封域志又有星野一目，不知於意何取。卷首載列聖諭旨、詩文，如御製平定臺灣告成熱河文廟碑文、御製剿滅臺灣逆賊生擒林爽文紀事語等，多關臺灣一郡，非邑志之所宜詳。藝文志不載書目，所錄詩文亦殊嫌其冗濫，又引據多不標其出典，是其足議者也。

同治金門志十六卷 光緒八年壬午刊本

清福建金門等處地方協鎮劉松亭修、舉人林豪等纂。松亭湖南人、以同治七年戊辰八月奉檄協鎮斯土、旋復他調、九年庚午三月回任、以金門志乘久無刊本、乃謀諸紳□欲付剞劂。先是金廈兩島、為泉漳屏障、而志乘未有成書、道光間分巡興泉永海防兵備道富陽周凱、既創為廈門志、復顧念金之與廈唇齒相依、亦不可以無志、因屬其事於邑人林焜熿、凡二年成金門志若干卷、將謀開雕而未果也。迄同治十二年癸酉、松亭協鎮斯土、既越三稘、請晏之秋、講求文教、謀所以梓行之、而自道光至是又三十餘年、兵燹、沿革、事多可紀、邑人林豪、為焜熿哲嗣、善讀父書、因續而成之、故其紀事、斷至同治末年、書成、釐為十有六卷、凡為目十有三、曰繪圖、曰分域、略曰賦稅考、曰規制志、曰兵防志、曰職官表、曰名宦列傳、曰選舉志、曰人物列傳、曰列女傳、曰藝文志、曰風俗記、曰舊事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其書蓋邑人林豪就道光間其父焜熿所纂志稿、而增益之、故其體例、一仍舊貫、自道光至同治、三十年間、兼遭海氛會匪之亂、與夫規制建置、如創設育嬰堂、移營湄洲等事、多可紀、是編皆詳其顛末、足資考核、又金門之所最切要者、莫如兵制、海防、前志紀載、已極詳審、道光以後、防務多所更定、是編皆一一附之各條之下、他如海道島嶼、莫不畢載、極稱詳確、藝文志舊志但列各家書目、是編更各補提要一則、並詳其存亡、殊為有體、惟紀坊巷則不載其建立之年月、志賦稅則不識其古今之源流、是則白璧之微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民國政和縣志三十五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 民國八年己未排印本

民國政和縣知縣錢鴻文修閩侯進士李熙等纂鴻文爵如浙江嘉善人清光緒十五年己丑進士以民國三年甲寅來宰斯邑考政和邑志之修肇自明建文四年壬午典史鄧新屢寔創為之嗣綴萬曆二十七年己亥邑令車鳴時清乾隆二十六年辛巳邑令譚垣道光十二年壬辰邑令程鵬里相繼纂修及鴻文來蒞斯土上距道光壬辰程志之成已垂八十年矣代遞嬗民國肇始興廢沿革宜多可紀任其湮沒俾後之識者將無可徵考會民國六年丁巳邑中來文修志鴻文因創議重修延前令

閩侯進士李熙主其事設局期年未及觀成而鴻文以事解職繼任黃體震復踵為之又越年餘而志以成立表二曰疆域沿革表曰縣候表圖一曰疆域圖而以諸圖附焉志二十有一曰大事志曰山川志曰水利志曰城市志曰名勝志曰戶口志曰賦稅志曰物產志曰度支志曰職官志曰學校志曰選舉志曰警察志曰武備志曰實業志曰交通志曰刑法志曰禮俗志曰惠政志曰祠祀志曰藝文志傳十有一曰列傳曰循吏傳曰儒林傳曰文苑傳曰獨行傳曰忠義傳曰孝友傳曰方技傳曰列女傳曰流寓傳曰方外傳雜錄一凡為目三十有六為卷三十

有五又以序修志姓名凡例目錄列為卷首捐貲姓名列為卷末皆不入卷數政和舊志門類為綱十有一為目八十有四是編則改為三十六門用合新體且不別立綱以為統系分類雖尚稱完備然取材則多仍舊文於舊志之弊亦未能盡除書成於民國八年而地圖多用舊法與地猶存星野未免泥古不知通變學校一門亦盡襲前志將載清代文廟祭器禮文於學校反闕而不載其蕪尤甚至其體例之叢脞則如附外交於交通之下列傳之外又出循吏列女諸目皆有乖於志體惟警察實業交通諸志之紀新政選舉志之增納中學以上畢業者皆詳核

有法頗稱有當又藝文志但列邑人著述且各附簡明提要亦深合志體焉

咸豐長汀縣志三十三卷卷首一卷卷終一卷 咸豐四年甲寅刊本

清長汀縣知縣延棣修，候選國子監學正道光十一年辛卯科舉人曾炳文等纂。延棣，滿州人，咸豐四年甲寅由舉人奉檄攝篆斯邑。案長汀附廓汀州郡，郡向無志，明嘉靖間邑侯祝一鑑始擬分輯邑志，延邑紳康寅謝先生纂爲十卷，惜未刊行。迨康熙五十七年戊戌邑侯張文偉乃裒集成書付諸剞劂。乾隆四十七年壬寅邑侯陳朝羲、道光十年庚寅邑侯王璽後相繼纂修。及延棣來守茲土，邑志之不修又二十餘年矣，懼年久失修，舊文之散失也，因集邑紳分任總校，設局重修，延邑人曾炳文主其事。書成，除卷首序圖、卷終附册不入卷外，爲卷凡三十有三，爲目凡三十有四：曰建置、曰星野、曰疆域、曰山川、曰戶口、曰田賦、曰城池、曰關隘、曰津梁、曰古蹟、曰公署、曰學校、曰祀典、曰祠廟、曰兵制、曰武功、曰驛傳、曰鹽法、曰榷政、曰鹺政、曰職官、曰選舉、曰封廕、曰政績、曰人物、曰列女、曰[illegible]、曰塚墓、曰寺觀、曰典籍、曰金石、曰風俗、曰物產、曰祥異、曰雜識。又於各志之下間或別附子目。其書體例大抵以閩省通志條例爲準，然亦略有移易，如水利附於山川，鋪遞附於驛傳，視通志之自爲一卷者繁簡各殊；戶口田賦居城池關隘之先，風俗物產次典籍金石之後，視通志之先後次序，[illegible]重有異。夫通志邑乘，其體自殊，是編體例一以通志爲式，雖略有移易，然不免膠柱鼓瑟之嫌。且次第龐雜，既無統系，人物分類尤傷繁瑣。列女亦人物也，乃於人物之外別出列女一門。又邑志之職官應以邑令爲主，而是編並郡守悉行載入。凡其政績之略有可稱者並列之政績志中，若謂邑附郡郭，覩承德政，是不可湮，果爾則但有邑志可矣，更何需乎郡志哉。惟其紀戶口田賦，參考諸史，窮源竟委，詳核有法，則亦自有其優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長汀縣志三十三卷卷首一卷卷終一卷 光緒五年己卯刊本

清汀州府知府劉國光修署長汀縣知縣謝昌霖等纂國光湖北人光緒三年丁丑十二月由舉人奉簡命出守汀州下車伊始輒諏取郡邑志乘以長邑爲汀郡附郭而邑志自咸豐四年甲寅邑候延棟重修之後又二十三年於茲矣其間興廢沿革自宜依類增補以備輶軒之採擇且自咸同間髮逆之亂長邑數遭蹂躪其事尤多可紀國光因集邑中紳士籌款設局從事增修而以編纂之責屬之署長汀縣知縣謝長霖始事於光緒四年戊寅仲夏越十月而告成除卷首序文凡例圖考卷終附刊誤不入卷外爲卷凡三十有三爲目凡三十有四曰建置曰星野曰疆域曰山川曰戶口曰田賦曰城池曰關隘曰津梁曰古蹟曰公署曰學校曰祀典曰祠廟曰兵制曰武功曰驛傳曰鹽法曰榷政曰蠲政曰職官曰選舉曰封蔭曰政績曰人物曰列女曰冢墓曰寺觀曰典籍曰金石曰風俗曰物產曰祥異曰雜識又於各志之下間或別附子目其書之作蓋所以續咸豐甲寅延志故其體例一以延志爲準承延志各門舊文分別錄之於前而以續修者附之各門之後另題光緒五年補纂數字以示區別此所以不沒前人之苦心也考其所補以職官選舉

人物列女爲多其他各志或數條或十餘條不等更有數志竟未嘗增補一字蓋是編與延志相去實不甚久故山川古蹟物產之類多無可續者至其體例全仍舊志亦無容議其優劣也

康熙諸羅縣志十二卷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刊本

清諸羅縣知縣周鍾瑄修陳夢林等纂鍾瑄貴州貴筑人康熙三十五年丙子舉人五十三年甲午由邵武縣調補斯邑知縣案諸羅僻處臺之北鄙禹貢無傳職方不紀向在存而不論之列康熙三十五年丙子臺灣副使高拱乾始創為郡志而邑乘猶缺及鍾瑄來蒞斯土嘆郡志之闕畧且自丙子迄今幾二十餘年矣規畫營建興廢日多不亟增其闕畧成一邑之志後之人將有慨於文獻之無徵因以其事請於上憲既得報可乃設局纂修延漳浦陳夢林總其事肇始於康熙五十五年丙申秋

八月越明年五十六年丁酉仲春而脫稿為志十有二志各一卷都凡十二卷首封域志次規制志次秩官志次祀典志次學校志次賦役志次兵防志次風俗志次人物志次物產志次藝文志次雜志又別分子目四十有七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列之編首是書雖屬草創然分類尚稱完備內容搜輯亦稱詳實邑治山川叢雜郡志所載每多缺畧是編於此校勘特詳凡山川之脈絡水道之源流皆詳碻敘明井井有條學校選舉賦役諸志亦皆能窮源盡委各討故實據其大要諸羅為臺海肩背海防之所重是編特立兵防一門分列水陸防汛

舉凡重塞險要官兵戰艦數目瞭望巡哨處所莫不畢載言之深切著明又邑人五方雜處風俗不一而諸番習俗尤異於內地是編風俗一門於諸番禮俗記載獨詳非他志之能托空談者可比方言為各志所不載是編亦為之增補繫於番俗之末凡所處置頗稱得體在清初方志中無愧佳著惟藝文志不列書目所載詩文亦頗傷冗濫與夫全書之不標其出典斯其遺憾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嘉慶崇安縣志十卷 嘉慶十三年戊辰刊本

清崇安縣知縣魏大名修，進士章朝栻等纂。大名字虛谷，歸善人，嘉慶十年乙丑，由舉人奉檄權篆斯邑，越二年至十二年丁卯，閩建將纂省典，檄取各省郡縣志書，而崇安舊有志書，士於前明永樂間，邑人邱錫復纂修之，嗣後隆慶三年己巳，邑侯佘乾亨，清康熙九年庚戌，邑侯管聲駿，雍正十一年癸丑，邑侯劉靖，更相繼重修，及大名來守是邦，上距雍正癸丑已七十餘年，書缺有間矣。大名既舉採修志，因與邑中紳衿之士商榷開局，更延原任詹事府主簿建江進士章朝栻總其事，肇始於嘉慶十二年丁卯春，閱歲而告竣，都為十卷。其目分圖說、建置沿革、疆域、山川、風俗為第一卷，水利、物產、城池、津梁為第二卷，田賦、兵制、公署為第三卷，學校、典禮為第四卷，職官、名宦為第五卷，選舉為第六卷，人物為第七卷，列女為第八卷，壇祠、宅墓、寺觀、藝文為九卷，仙釋、古蹟、災祥、叢談、原敘為第十卷，又或別分子目，附之各志之下。其書體例大抵以閩省通志為準，其非斯邑所有或不必紀者則闕之。又其分門別類，但立二十六門，雖不著總綱，以為統繫，然以類相從，尚稱謹嚴。擇其優點，蓋多可論。夫志載星野，久為識者所譏，是編以其說之不甚足據，故抉而不錄，殊為有見，此其一。山川志皆能詳其脈絡，紀山則以武夷為綱，三十六峯為目，脈絡貫注，斷續向背之態，俱見其中，此其二。崇邑上游重地，為全閩咽喉，武備要多可紀，舊志缺而不錄，是編特立兵制一門以紀之，詳核有法，此其三。舊志人物雜專條散立，錯出難以搜覽，是編則彙為一帙，各依時代編入，廁便讀者，此其四。藝文志依漢書藝文志之體，但載目錄，若詩文則分類散見，以備參稽，方之志體最為得之，此其五。凡此之類皆其優於舊志者。惟其紀坊表則不盡載其建立年月，引據不盡標其出典，是則美中之不足也。

同治淡水廳志十六卷 同治十年辛未刊本

清淡水廳同知陳培桂、侯官楊浚等纂修。培桂，廣東高要人，道光二十六年丙午舉人。同治八年己巳奉檄權篆是廳。案淡水廳治，建始於雍正元年癸卯，歷今百五十年，志乘久無成書。道光中鄭儀部用錫創為初稿四卷。同治六年丁卯，嚴署廳金清復續成志稿十四卷，皆未及刊刻。培桂既慨夫鄭、嚴二志之為周備，復深感廳志之未可久闕，爰於同治九年庚午正月開局重修，延侯官楊中翰浚代為草創，迄十月而全書告竣。都為十六卷，分圖、志、表、傳、考五類。首圖說，次封域志，次建置志，次賦役志，次學校志，次典禮志，次武備志，次職官表，次選舉表，次列傳，次風俗考，次物產考，次古蹟考，次祥異考，次文徵。又於各志之下，問或別分子目。其書大抵以鄭、嚴二志稿為準，增訂修輯，纂定成編。揆其內容，要多可論。全書附圖凡二十有五，開方比例，殊為精詳。淡水為台地要區，海防尤重，是編於海防一門，紀述綦詳，舉凡船政、風信、潮信等，莫不畢載，極稱有體。夫方志之志藝文，所以紀一邑之著述，若不載書目，但錄詩文，非志體。是編以淡水人文初啟，著述難立專志，而各家詩文又多足資考證，未可以不合志例而廢之，故依章學誠文史通義之論，列為文徵，用意殊善，足資取法。他如以礦案附之物產之下，亦足資證於苗夷風俗之紀載，尤稱博洽。又職官、選舉，列紀之以表，凡其引據，胥標其出典，尤深合著述之法。惟凡例既稱分志與總志不同，不宜詳於星野，然封域志仍列星野一目，紀載不過數行，殊為無謂。名宦與本地人才有別，是編附之列傳，殊非志體。又典禮志所紀，類皆國家政典，不專於邑，連類及之，似屬未當。是大醇猶不免於小疵也。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卷 部

康熙歸化縣志十卷　康熙三十七年戊寅刻本

清歸化縣知縣湯傳榘長洲人康熙二十七年戊辰進士三十六年丁丑九月奉檄署理縣篆考歸化舊屬清沙寧永支界明成化八年壬辰始建爲縣草昧初闢文教未興崇禎十二年己卯邑侯江安楊鼎甲始裒集邑志九卷入清以來至康熙二十三年甲子邑侯王國脉復纂修之及傳榘代庖於玆蒞政暮月邑人請重修縣志於是設局纂修書成釐爲十卷卷爲一志首輿地次建置次田賦次學校次祀典次秩官次科目次人物次藝文次雜志又剏分子目八十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書綱目雖尚稱光備然取材殊嫌其簡畧紀風俗則徒托空言無關考證志物產則駢列名物有似類書建置志如坊表橋梁之類宜詳其位與夫建置之年月而是編每每闕而不載田賦志宜兼詳古今而是編所紀僅及清初不能詳其源委蓋鈔自舊檔似未暇涉獵文籍學校志不載書院義學尤爲鉅漏選舉志目録作科目前後兩歧不知何意人物志或稱公或稱名其登第或書或否例不畫一亦爲志病其他簡略疏陋之處尤觸目皆是夫是編之成上距康熙甲子王志不過十有四年可紀之事本不甚多不難求其詳備而是編不寧失之簡略且并舊志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之疏陋亦無所辨正可謂虛應故事之作矣

康熙上杭縣志十二卷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刻本

清上杭縣知縣蔣廷銓修，儒學教諭胡雲嘉等纂。廷銓字璞臣，長洲人。康熙十九年庚申由貢監來守斯邑。考上杭邑志，明以前固無可考矣。以明言之，凡三經修纂：成化十二年丙申一修於邑宰蕭崧；弘治六年癸丑再修於邑宰徐綬；萬曆七年己卯三修於邑宰揚萬春。向皆刻有成書。及廷銓來蒞茲土，邑志之不修又百有餘年矣。且明季舊志惟揚志流傳，弘治、成化兩志皆殘缺不完。會朝廷加意會典，詔各省纂修通志，大憲檄郡邑輯其志乘，廷銓因網羅舊聞，詢故老，設局重修，書成。都凡十有二卷，立綱分目，卷為一志：曰區域志，曰建置志，曰版籍志，曰典秩志，曰武備志，曰職官志，曰名宦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藝文志，曰風土志，曰雜志。又於各志之下，列分子目。其書體例，大體悉遵欽定河南、陝西志例，然亦間有增損。版籍志之名，為是編之所創，稽其內容如戶口、土田賦稅之類，殆即他志之田賦，於宋元以來之戶口賦稅，皆能窮源竟委，並詳古今。凡所紀載，殊為有法。風土志亦為是志之創體，舉凡茲土之風俗、藝業技、物產，皆備載不遺，於一邑之風土，瞭如指掌，較他志之分門各門者，頗稱得體。是書取法，推以學校列之典秩志，與祠廟、壇遺並列，視學校同淫祠，未免所附非類，有乖志體。其他各門亦大醇疵得失參半焉。

康熙永春縣志十卷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刊本

清永春縣知縣鄭功勲修，永春縣儒學教諭蔡作遹等纂。功勲字震寰，正黃旗，順天人。康熙二十年辛酉七月由諸生來守斯邑。二十二年癸亥，鄭議令天下郡縣修其志，乘而永春邑志，自明嘉靖五年丙戌，林必剏爲之。其後萬曆四年丙子，朱安期復纂輯之。入清康熙十二年癸丑，雖奉檄修志，卒以逆變中寢。自萬曆丙子迄今，邑志之不修者，蓋已百有餘年。其間兵燹更張，多有待於紀述。且兵燹之餘，前志原版已散失不存。功勲既奉檄修志，因延教諭蔡作遹等，設局重修，網羅舊聞，徵詢故老，閱半載而書成。釐爲十卷，卷爲一志：卷一爲疆域志，卷二爲規制志，卷三爲學校志，卷四爲防禦志，卷五爲田賦志，卷六爲典禮志，卷七爲官師志，卷八爲科目志，卷九爲人物志，卷十爲雜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書大抵因循舊志，規制一門，幾與舊志全同，分列類目，尤多疎略。疆域志不載疆域四至，又不爲藝文列志，將何以辨一邑之方位？尤不足以考一邑之文獻。凡此皆其疏漏。典禮志紀聖祭則，全襲闕里圖，詳編無遺，全國皆同載之，至乖殊爲無謂。改選舉志爲科目志，標奇立異，亦賢者之所弗取。惟疆域志建置沿革用年表之法，年經事緯，頗稱有當。鄉都之下，增入十班姓名，辟爲亦較舊志爲有見。防禦志於一邑之治亂，地方之厄阻，皆詳錄明晰，是亦非無優點也。

康熙漳平縣志九卷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刻本

清漳平縣知縣查繼純修、儒學教諭吳名世等纂。繼純字長醇，浙江海寧人。康熙十九年庚申，奉檄出守斯邑。考漳平之有志，昉於明嘉靖二十七年戊申，署邑朱召、而邑人曾汝檀實纂輯之。嗣後明之世，未聞踵其事者。及繼純蒞治斯土，邑志之不修，已百三十餘矣。會朝廷纂修一統志，徧徵志乘，繼純奉詔固設局重修，而屬其事於學博吳名世，取嘉戊申朱志旁搜先人藏書各家乘及碑刻遺集，彙刻成書，都為九卷，卷為一志，首輿地志，次規制志，次秩官志，次賦役志，次典禮志，次兵防志，次人物志，次藝文志，次雜事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縣圖、舊序、凡例等列之編首。按舊志分分野、疆域、山川、秩官、風俗、物產、戶賦、學校、禮儀、選舉、武備、人物、外志十三目，是編則以選舉合於人物，學校統於規制。又舊志不載藝文，是編則從而增之。嘉靖志志山川，止臚名目，不能詳其脈絡，是編則綜其支幹，分合脈絡起訖。凡此之類，皆較舊志為有體。搜集材料，亦尚稱豐富。賦役志雖於清代以前疏於考據，然於有清一代，紀載尚稱詳實。其他各志，紀述亦無鉅謬。惟藝文不載書目，是其遺憾。物產一門，駢列名目，各加注釋，又非盡斯邑之特產，殊為無謂。然

大醇小疵，在清初地志中，終不失為佳著焉。

光緒正安州志十卷 光緒三年丁丑刻本

清正安州知州彭焯修、選用訓導楊德明等纂。彭焯字闇齋，湖南善化人。同治十三年甲戌六月由舉人奉檄來權州篆，援羅舊志僅得殘編，會光緒元年乙亥黔省纂修通志，檄郡邑以六月為限修志上呈，而正安州志自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州牧袁治始創為之，其後嘉慶二十三年戊寅州牧趙宜霖復因袁氏舊説成書四卷，咸豐八年戊午州牧朱百谷更重修之，紀載畧備矣。而咸豐戊午之後地方多故，文獻無徵，彭焯繼奉憲命，爰於乙亥秋上浣之十日開局重修，延選用訓導楊德明等秉筆，

卷帙書成，釐為十卷，遵通志條例，列為八綱，曰天文、地理、職官、食貨、風教、選舉、人物、藝文，而以子目分別附之各門之下。舊志之目凡五十有三，是編則增為七十有九。舊志有目無綱，事多雜亂，是編則分列綱目，條理井然，殊為有當。其書紀事多採之舊志，咸豐以下則就採訪所得畧加增補。凡其採自舊志者，皆於各條之下注明某志，頗稱有體。惟州境自明末時秋為姚二逆蹂躪，文獻不存，故明以前事實多付闕如，是則考核之功有所未逮也。其卷首冠以縣境圖，僅就縣境形狀繪成一圖，夫書成於光緒，不寧繪圖不用開方法，且並山川形勢亦不能詳，未免可議。正安當咸豐以來，數遭兵燹，是編將連年軍務始末備載於師旅一門，圖經有是，然其他武備、兵防皆付闕如，是其遺陋。風教一門為是志之創體，然稽其內容，實即他志之學校，必別立新名以求立異，殊為無謂。人物志不依時代先後為次，亦嫌其紊亂，至於體例之可議者，則如列疆域於建置之前，戶口附之食貨，皆的袁之未當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南籠府志八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刻本

清南籠府知府李其昌纂修其昌字連溪一字敬伯四川成都人乾隆七年壬戌進士二十七年壬午十月奉檄來守斯郡考南籠古梁州地明設安籠守禦所隸於滇南正統三年[illegible]戊午隨普安衛改隸貴州屬於安順清康熙二十年辛酉改安籠所為南籠廳仍屬安順雍正五年丁未始改廳設府而志乘久無成書其昌以官師之權去靡常文獻之凋殘可懼於是亟圖纂輯廣咨遺老博採風聞筆削之權不敢假手他人書成都為八卷卷為一志首天文志次地理志次賦役志次營建志次秩官志次選舉志次人物志次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以序文凡例目錄與圖列之卷首外志列之卷末皆不入卷其書僅志府治親轄之風土人物所屬二州二縣之事俱不及載記纂事蹟止於乾隆二十九年甲申秋月惟事屬創舉考核維艱乾隆初年始列府治於通志雖按籍得以參稽然多沿四屬以立言不免簡畧文獻無徵難詳其畧而不詳也是編大抵多以通志為準兼採周生於岐之紀畧而附以見聞稽其內容要多可論天文志僅載星野氣候事雖確定言多空疏人物志僅分孝友節婦耆年隱逸流寓數門分類未周宜多疏失藝文志但錄奏疏不載書目亦乖志體凡此之類皆其酌裁失當者也惟地理志沿革悉本通志而於疆域形勝記載獨詳末附苗蠻於其種類習俗備著無遺是則其書之優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黔西州志八卷 乾隆九年甲子刻本

清黔西州知州馮宿光纂修。宿光代州人，乾隆中以貢監出知是州。考黔西古水西地，舊無志乘。自康熙十四年乙卯由府改州，州牧西蜀何緍始創為州志，不過撮其梗概而已。厥後雍正九年辛亥，州牧鮑尚忠復纂輯之，而未付剞劂。及宿光來牧是州，病舊志之舛而無紀也，因創議重修，斟酌損益，釐為八卷。本中丞張公所纂通志之例，列為八綱：首天文，次地理，次營建，次食貨，次秩官，次武備，次人物，次藝文；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圖考志列之編首，不入卷業。黔西為古荒服之地，自明以後，安酋授首，始置郡邑。迨於有清，乃設府改州。惟風化未啟，文獻無徵，故是編於材料之搜集極感缺乏。分別類目，雖尚稱完備，然稽其內容，實甚空虛。紀氣候則不及兩行，無異虛設。祥異則僅及於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且紀載不過半頁。乃與星野合稱天方志，簡陋可哂，殊屬無謂。建置志不列坊巷、壇廟、寺觀，又多不紀其營建年月，亦未免有傷疏畧。食貨志田賦、稅課，皆不能識其源流，僅詳於有清一代。物產一門，惟知駢列名物，不能著一州之特產，亦無當於著述之體。秩官志皆不詳其任職年月，且[illegible]亂無次，稽考惟艱。又以水西安氏叛服本末附之其下，不知於義何取。藝文志不載書目，所收詩文，亦多失冗濫。他如列戶口於食貨，列學校於營建，皆有乖於志體。人物志不載文苑，亦其疏畧。凡此之類，皆全書之玷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光黔西州志八卷 道光十五年乙未刻本

清黔西州知州會壽松修，拔貢秉㦤雲騎尉熊聲元等纂。壽松湖南長沙人，道光間由舉人來牧是州。先是黔西州志自前牧何縉紳、尚忠、馮光宿相繼纂修之後，凡九十餘年未經修輯。迄嘉慶八年癸亥六月，州牧東海劉永安復創議重修，未及觀成而奉調入省，州牧晉冀李秉夷始賡續成書。及道光間壽松來牧斯土，上距嘉慶刻志之成又三十餘年矣，懼舊文之放失也，於是更重修之。延邑人熊聲元主其事，書成釐為八卷，卷為一志，曰天文志，曰地理志，曰營建志，曰人物志，曰食貨志，曰秩官志，曰武備志，曰藝文志。四則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書大抵因循嘉慶癸亥劉志，如天文、地理諸門，視舊志皆無所增損。惟人物舊志列之武備之下，是編則移置食貨之上。文廟舊入祀典，與群祀無別，是編改隸學校，因較舊志為有見，然並禮樂儀式之屬亦連類及之，附之其下。夫文廟禮樂國之常經，非一邑之所專，列之州乘，殊乖志體。總之是編但知就舊志體例，增入乾隆元年甲子以後之事，而其所增補者亦不過人物、秩官、選門，其他各門一如舊志。且其書既多採舊志，則何者為舊志，何者為新增，似宜注明，是編乃並無可考。又於舊志之譌誤亦無所[illegible]，則其體例之優劣固不足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光緒晉安廳志二十二卷 光緒十五年乙丑刻本

清晉安廳直隸同知曾昌祺修卭江縣知縣陽朔覃夢榕等纂昌祺字潤芝湖南長沙人同治十年辛未進士光緒十二年丙戌仲春奉檄來署廳篆下車伊始即索閱廳志而晉安志乘自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州守王粤麟纂輯之後其失修者已百餘年矣且王志刻板亦殘缺不全僅見鈔本昌祺懼舊聞之放失也爰集邑紳共謀重修延陽朔舉人譚夢榕主其事越二年書成郁為二十有二卷卷一為天文卷二至卷四為地理卷五至卷八為營建卷九至卷十為食貨卷十一至卷十二為秩官卷十三至卷十四為武備卷十五至卷十九為人物卷二十至卷二十二為藝文又別分子目附之各門之下其書體例大體悉遵通志之規矩山水人物藝文各門多殊之乾隆戊寅王志惟名宦師旅古蹟諸門於舊志之舛謬多所釐正地理志於苗族種類如羅羅獨家獎人紀載綦詳舉凡風俗方言莫不備載研究中國西南苗族者足資考核焉其他各門於材料之搜集亦稱豐富惟過求詳備不免失之繁冗如學校志備錄祭祀之文及典禮樂舞之制此國家之常典各邑所同非郡邑志乘之所宜詳是編連類及之殊乖志體武備志於連年軍務始末詳載無遺瞭若指掌固極有見然於武備兵制反付闕如實為鉅漏藝文志不載書目所錄詩文亦頗嫌其冗濫斯並總編之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光永寧州志十二卷卷首一卷　光緒二十年甲午重刻道光六年丙申刊本

清永寧州知州黄培杰修、永寧州儒學訓導楊夔等纂。培杰，浙江人，道光十五年乙未由衆人奉檄出知是州，下車之始，欲知是邦之故實，索州志而不可得，即有意於重修。先是永寧州志自乾隆三十七年壬辰秋訓導謝庭薰始創爲之，惜未付剞劂，旋以兵燹散佚。培杰既有意於重修，因廣求謝君之所爲志，閱數月，始於謝君之六子庠生謝澂及安南楊嗣煊處各得數卷，然皆鈔本殘缺不全，使不急加纂輯，將無以徵文考獻，爰於公餘之暇，檢閲謝志，正其謬，芟其繁，增益其所無，凡十有一月而全書蕆事。爲綱十有一，發爲十有二卷。卷一爲銜名、目録、凡例，卷二爲天文志，卷三爲地理志，卷四爲營建志，卷五爲食貨志，卷六爲學校志，卷七爲武備志，卷八爲秩官志，卷九爲人物志，卷十爲風土志，卷十一爲藝文志，卷十二爲雜記。又別分子目六十有五，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卧碑文、訓飭士子文、御書體例列之卷首，不入卷。其書大抵因循乾隆壬辰志稿，楷其得失，要多可論。大志載星野，久爲識者所病，是編乃更增爲天文一門，殊非志體。永寧雖步皆山，州志要宜詳其脉絡，是編但列衆其著者，餘皆從畧，未免失之疏畧。又名賢詩文之關係州事者，既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藝文志仍不載書目，祇録各家詩文，不知於義何取。推風俗志紀載綦詳，圖以苗蠻附之，苗語方言亦備載不遺，足資考核，頗得體。又名宦之有政績可書者，即附之秩官之上，亦較他志之另一目者簡核有法，是亦非無優點也。

光緒永寧州續志十二卷 光緒二十年甲午刊本

清永寧州知州沈毓蘭修、永寧州訓導楊斌林等纂。毓蘭，雲南昆明人。以光緒十三年丁亥十一月，奉檄出知是州。考永寧州志，自道光十六年丙申州守黃培杰索得舊志鈔本，延訓導楊燮等纂成十二卷，付諸剞劂。咸豐中燬於兵燹數十餘年，續修無從。光緒五年己卯黃公嗣君紹光權定番州事，邑人吳寅邦以書詢志稿存否。紹光以所藏稿貽之。邑人既得舊稿，因謀續修，以集資不易而止。及毓蘭來牧是州，以事關文獻，不可久闕，十九年癸巳之春，方議重修，以晉安匪擾中輟，迨於秋初，沈公以其事之終不可緩，力促續修，而屬其事於訓導楊斌林。經始於十九年七月，越年餘而蕆事。其書之成，蓋去道光黃志又六十年矣。凡為卷十二，為志十，首天文志，次地理志，次營建志，次食貨志，次學校志，次武備志，次秩官志，次人物志，次藝文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都凡四十有二。其書綱目大抵悉依舊志，同時重刻舊志，附之於前。故是編紀事，始於道光十六年丙申以後。夫志載星野，久為識者所病，是編更增為天文一門，殊乖志體。食貨志戶口、賦役諸條，宜識其源流，並詳古今，是編但以清初簡明冊為準，故所載事實無多，殊嫌其頤畧。惟人物志紀載綦詳，頗稱有體。地理志舊志未載古蹟，是編則從府志繹出，為之增補，亦殊有見，此則較舊志為優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開州志四卷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刊本

清開州知州王炳文修湖廣保康縣知縣進士楊夬等纂炳文湖北人康熙四十四年乙亥由歲貢出知是州夬開州在黔萬山中建自明季志乘無稽迨雍正五年丁未州守馮詠始創爲之名曰開州志畧及炳文來守是州州志之不修又五十餘年矣其間興廢沿革已非復五十年前之景象若不續而志之則文獻將散失而不復可考炳文因集合州紳耆採訪纂修延進士楊夬集其事書成釐爲四卷爲目凡十有六曰圖考曰建置曰疆域曰山川曰城池曰官署曰學校附學田冊曰選舉曰賦役曰職官曰典禮附祀禮曰祠祀曰土司附苗寨曰人物曰風俗附氣候曰雜項附陋規其書蓋繼雍正丁未馮志而作然體例大抵同於馮志凡馮志之已詳者皆不復載惟增補丁未以來五十餘年之事蓋既補前志之闕略又不沒前人之苦心非如他志之襲前志既行前志遂廢也然稽其得失亦多可論舊志星野多出附會是編志從刪除殊爲有見戶口爲邑志之所最切要者舊志闕而不載實屬鉅漏是編特爲增補頗稱得體凡此之類皆其優於舊志者惟典禮爲國之常經非一邑之所專舊志不載極合志法是編必從而增補殊嫌其蛇足又開州

苗夷雜處土司苗寨風俗宜多可紀而是編風俗一門乃陳陳相因摭拾瑣語於苗夷風俗紀載殊畧藝文惟以前守馮詠之作已刻入桐村集遂不爲藝文列志是其考覈之功實有未逮也

續修四庫全書 卷 史部

康熙思州府志八卷 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刊本

清蔣深修深字樹存一字蘇齋長州人以才爲纂書武英殿出知餘慶縣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奉檄護理郡篆慨然於郡志之無存也因有志重修考思州府志非無成書據郡守陸世楷思暘志略序云喪亂之後故家遺俗典籍蕩然求明初崔公彥俊所進志畧及萬曆年間蔡公懋昭所葺新舊合志已渺不可得即近歲陳公龍巖所草志稿僅存紀載建置輿圖三卷是舊志散佚已久世楷志畧修於康熙二十三年甲子惜其書未付剞劂蔣深既立意纂輯爰執其書增補考訂網羅舊聞博詢遺老成書八卷卷爲一志曰區域志曰職官志曰建設志曰賦役志曰選舉志曰人物志曰事變志曰藝文志又別分子目五十有八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書大體因循康熙甲子志畧然亦多所增補於舊志體例亦間有移易如職官志畧不載視事年月且其紀載止於明崇禎間故是編所增始於清初於任職年月考索頗詳名宦與本地人材有別志畧附之人物殊乖志體是編則改隸職官頗爲有當他如風俗有苗漢之不同古蹟有增廢之不一是編皆博詢得寔以補志畧之未備凡此之類皆其優於舊志者惟兵防一門志畧附之賦役固失義例是編改屬建設亦非志體事變志爲是編之創體然既無當於志體且稽其內容亦不盡屬於事變其法殊不足取藝文志搜集頗勤惜其所收太濫又其書雖爲府志而不載屬縣亦其鉅漏要不敢許爲佳著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民國都勻縣志二十二卷　民國十年乙丑排印本

民國都勻縣知縣竇全曾修、四川天全州知州貴陽陳矩等纂。全曾字苑庵，興義人，以民國九年庚申來出宰斯邑。案都勻明清大郡也，民國改制，始列為縣，然志乘久無成書。同光間太守羅星潭、王仲俞先後有府志之纂輯，顧均無成。民國三年甲寅，邑守孫竹孫始及邑耆紳協議改修縣志，延八寨歐陽莘衡主任纂輯，草創未就，而歐陽君歸道山，輟不復舉。全曾深以邑志之久闕為憾，會十年辛酉安順任志清修明文獻，開通志局，繕纂省志，檄郡邑修其志乘，於是全曾乃聘貴陽陳矩總其事，設局省垣，發匯陳書，彙集訪稿，商榷修葺，輯閱三年而蕆事。蓋經始於民國十年辛酉，至更成書於十三年甲子仲冬。凡為卷二十有二，卷一至卷六為地理志，卷七為大事志，卷八至卷十一為營造志，卷十二至卷十三為食貨志，卷十四至卷十五為官師志，卷十六至卷十七為人物志，卷十八至卷二十一為藝文志，卷二十二為雜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而二十二卷出。未付刊其書範圍斷至清末，盡專以結束有清一代，權其內容，得失互見。地理志、食貨志皆極貫經營，紀載詳實，致據精當。志載星野，久為識者所病，是編悉從刪畧，殊為有見。官師人

物諸表，年經事緯，亦釐然有當。惟其時各縣已有教堂，且學校已有專業，志中皆未言及，又不為武備立志，皆其疏漏。藝文不載書目，所錄詩文尤極冗濫，是但知恪守前規，不善因時制宜者也。

康熙湄潭縣志三卷 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刊本

清湄潭縣知縣楊玉桂修。玉桂字石臣，陝西鞏昌府階州人。康熙中奉檄出守斯邑。考湄潭舊為播境，後隸平越，自明萬曆間平播建縣，數十年來邑志久無成書。迨玉桂出宰斯土，會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修一統志，詔各省郡縣修其志乘，玉桂奉檄因創為縣志。凡為卷三，為目五十有七。卷一曰縣圖、星野、沿革、建置、碑記、形勝、城池、方向、河道、源流、內河小水源流、外河小水源流、水陸道里遠近、名山、勝景、先賢、古蹟、村寨、戶口、田畝、租賦、徭役、縣治、公館、學校、學宮、職官、鎮兵、舉人、歲貢、拔貢、選貢、嗣陞、場市、恩政、寺觀。卷二曰風俗、月令、國洞、節烈、孝義、隱逸、土產、災異、紀兵、平播州頌序、藝文。卷三曰藝文、詩文。其書門類雖繁，皆其凌雜無次，且無總綱以資統攝。其內容土產下有災異、紀兵，而不見於目錄，是其疏略。且蒐集材料極感缺乏，故書中各門皆極空虛，且藝文一門已佔全書之半，是其簡略可知矣。夫戶口田畝租稅，皆邑志之所最切要者，宜識其源流，並詳古今。是編惟以清初簡明冊為準，自明以上皆無可考，考覈之功實有未逮。建置沿革僅載自萬曆間平播建縣始，萬曆以前皆付闕如。又武備為志乘之所最切要者，而是編所載無多，凡此之類，皆其疏略。他如職官之不叙年任，藝文之有傷贅冗，亦其失也。

雍正安南縣志四卷北平圖書館鈔雍正間刻本

安南縣知縣何天衢修、藍利曾紀常等纂。天衢貴池人。雍正七年己酉來羅斯邑。時安南縣志散佚已久，即邑人偶存鈔本，亦簡畧失次。會大憲方議重修通志，飭郡邑修具志乘。天衢奉檄，乃延前令藍利曾紀常重加纂輯。紀常因與教諭劉麟、訓導汪毓麟、邑人郭士信、吳讜等網羅舊聞，徵詢故老，纂輯成書。都為四卷，分列綱目。卷一為輿圖、建置、沿革、星野、疆域、風俗、學校；卷二為秩祀、山川、城池、公署、坊表、驛站、舖遞、賦役、大事、秩官；卷三為人物、古蹟；卷四為藝文。又或於各門之下附以子目。是編蓋北平圖書館據雍正間刻本鈔藏，惜僅存殘卷，其第二卷似已散失不存。其書綱目殊覺紊亂，如列山川、城池於學校、秩祀之後，而以倉庫附之城池之類，或先後失次，或所附非類，皆有乖於志體。又其於材料之搜集，亦嫌其疏畧，不足以盡一邑之文獻。藝文類所載詩文，幾佔全書四分之一，且並鄂爾泰通行雲貴兩省丁糧條約之類亦並錄之，其冗濫可知矣。學校志所錄祭品、祭器、儀注、樂器各表，皆全國之所同，固非邑志之所宜載。惟斯邑蘭麻草創，體例多闕，如起教止，斯邑則代之以鄉黎詳之，邑志亦足資考核。他如建置沿革、疆域形勝，紀載亦尚稱詳實，斯則草創之功，亦未可潛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民國安南縣志不分卷 北平圖書館藏民國五年丙辰鈔本

民國安南縣知縣冈叙彝纂修。叙彝四川舉人，以民國五年丙辰來守是邦。其書不著纂修姓氏，亦不分卷，編首無目錄叙例，都凡九冊，每冊首頁題貴州安南縣志鈔本，皆蓋縣印，每半頁八行，行二十二字，小注雙行，字數同。志中各門均叙至民國五年丙辰時，叙彝方守是邑，是編疑即叙彝進呈教部之稿本。各冊目錄有地理沿革表、地理志、古蹟志、河渠志、經制志、各衛所本末、田賦志、學校志、祠祀志、物產志、職官表、選舉表、孝友表、善行表、壽考表、節婦表、列傳，考其目錄，似猶多闕漏，如武備、藝文之類，皆付闕如，或為當時未完之本。其書大抵因循雍正何志，然亦間有移易，地理沿革、職官、選舉等皆用編年之體，年經事緯，條分縷析，較舊志為有體。又其所作各衛所本末，文字簡潔，而考核極精，惟其書編於民國，雖邊遠之區亦多推行新政，是編皆未言及，但知恪守前規，不善因時制宜，是其鉅謬。又職官表但書姓名爵里，而不載其任職年月，亦其疏略。總之是書蓋當時草創未完之本，故不免失之草率也。

光緒湄潭縣志八卷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刊本

清湄潭縣知縣吳宗周修，鎮遠府學訓導歐陽曙等纂。宗周字紹伯，雲南人，光緒二十三年丁酉由舉人大挑一等出授縣事。時邑志自康熙二十六年丁卯邑候楊玉柱纂輯之後，其未經纂修者且二百餘年矣，嘉道而上其事固莫可稽，咸同之際迭歷紅羊，事多可紀，亦鮮有紀載，苟聽其廢墜，後之識者將何以徵文考獻。宗周有感於是，爰創議重修，延鎮遠府學歐陽曙主其事，刻期開局，凡六閱月而告竣，都為八卷，釐為八志：首天文，次地理，次營建，次食貨，次秩官，次武備，次人物，次藝文，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案舊志分目，無總綱以資統攝，是編則仿貴州通志之例，分為八綱，用統衆目，較舊志之凌亂無次，殊為有體。舊志輿圖止繪縣境，是編則增繪全境山水各圖而係之以說，採李廷琪山水略以證之，亦較舊志為精核。又舊志建置沿革載自萬曆平播建縣始，是編則更採遵義府志補入歷代沿革，窮源盡委。武備舊志所載無多，是編更採通志補入，至咸同近事則就採訪所得分四里為年表，年經事緯，簡核有法。凡此之類，皆優於舊志者。然於舊志之譌誤亦多未能盡除，如天文非邑志之所宜詳，而是編仍前志之舊，秩官不載其任

職年月、亦隸其疏畧、至於學校、公田之附於營建、戶口之附於
食貨、與夫引據之不標其出典、皆其有乖於志體者也、

古州雜記　嘉慶十年乙丑刊本

清林溥撰、林溥字午庭、收野人、既領鄉薦、以秋曹主政來官於黔、所至、輒有偹纂、嘉慶四年己未秋八月、奉檄來攝廳事、茲編之作、即始於是時、蓋取其地之山川道里、四時氣候、古蹟沿革、城郭屋廬、以及花木果蔬之細、就所聞見、公餘筆之座右、迨五年庚申臘杪、爪代再權安郡、乃籌灯擁爐、率筆成書、將謀付梓、六年辛酉冬、再蒞斯土、感念舊遊、重加修葺、八年癸亥、感受煙瘴、解組乞歸、養痾有垣、頗增悵觸、因托詞語以遣旅懷、即附識於後、以付剞劂、名曰古州雜記、其書不分卷、凡雜記三十有九

則、古今體詩十有一首、案古州僻處萬山之中、四面皆苗夷、惟人煙輻輳、儼然一大都會、顧志乘久缺、舊聞[illegible]、林氏是編雖無取於志乘之體、然首載其建置沿革、疆域、戶口、職官、兵防、以及山川脈絡、皆簡核有法、於苗夷種類風俗之紀載、尤極博洽、足補圖經之闕畧、要亦地志之支流也、他如飲食游息、涉景類敘、隨手紀事、飄多風趣、惟其體裁既異於志乘、紀載自不免於疏畧、如建置食貨之類、皆缺而不載、且徵引拉雜、無所統系、終不免為小說家言、又其引據處不標其出典、蓋雜記之作、初未可語於著作之林也、

乾隆盛京通志四十八卷 咸豐元年重刊本

清奉天府府尹宋筠修署奉天府府丞王河等纂宋筠河南商邱人雍正十二年甲寅由進士奉檄來權府篆考盛京通志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將軍伊把漢府尹董秉忠等始創修之雍正十二年甲寅王河來署府篆以盛京通志已五十餘年未經修輯爰設局重修自夏至冬五閱月而稿就值府尹宋筠到任更相與商定細加校讐又七閱月再易稿而後成書釐為四十八卷分類目卷一至卷四為典謨志卷五為京城志卷六為壇廟志卷七為山陵志卷八為宮殿志卷九為苑囿志卷十為建置沿革卷十一為星野志卷十二為疆域志卷十三至卷十四為城池志卷十六為關隘志卷十七為驛站志卷十八為公署志卷十九至卷二十為職官志卷二十一為學校志卷二十二為選舉志卷二十三為戶口志卷二十四為田賦志卷二十五為風俗志卷二十六為祠祀志卷二十七為物產志卷二十八為古蹟志卷二十九為帝王志卷三十至卷三十一為名宦志卷三十二至卷三十四為人物志卷三十五至三十六為孝義志卷三十七為列女志卷三十八為隱逸志卷三十九為流寓志卷四十為方伎志卷四十一為仙釋志卷四十二至卷四十七為藝文志卷四十八為雜志其書雖名盛京通志其實以後來之東三省為其範圍當時奉旨纂志部頒以河南通志為例是編以盛京為有清發祥重地非他省可比故體例兼採明一統志南京興都之例惟門類雖備其中率陋之處則不可悉數畧而言之如古蹟志但舉遼金諸州縣之名而太半不能指其為今何處夫古蹟云者謂其在當時有蹟可尋也若但舉其名復奚賴於志也后妃一門專以遼金兩朝為斷不知慕容基業渤海建邦亦不可沒其世數宮殿京城兩志皆寥寥數紙圖尤麤劣寔無以稱陪都志典制至於分類之無總綱以資統繫人物志之外又別出孝義列女隱逸諸志斯并立體之未協夫當物力全盛之時而成書不過如此蓋虛應故事之作本不足以言著述也

民國開原縣志十二卷 民國十九年庚午排印本

民國開原縣縣長李毅修嚴貢生王毓琪等纂李毅字怕忱黑山人民國十七年戊辰奉命來守斯邑考開原古肅慎之地漢唐以來或為扶餘或為高句麗世多更變至清康熙三年甲辰改設縣治乾隆五十六年癸丑邑侯明亮始創為志又八十餘年至咸豐七年丁巳邑侯全祿復纂輯之又六十年至民國六年丁巳邑侯韋啟槐更重修之民國十七年戊辰北伐成功李毅來長縣政以時過境遷情勢各殊增闕補漏不容或緩爰籌措經費設局重修延王毓琪明經總司編纂之事費時八月而全稿蕆事釐為十有二卷凡大綱六子目四十有五卷一至卷二為地理卷三至卷四為人物卷五至卷七為政治卷八至卷九為人事卷十為物產卷十一至十二為藝文而以輿圖照像列之編首其書紀事頗稱矜慎凡荒唐迷信之談妄誕不經之說概不濫入寔事求是力黜虛浮殊為有見疆域山川兩門皆仿現行地理諸書山分支幹水分源委村屯分區域凡其處置頗稱得体篇首附刊照像以輔筆墨之所不及修志者苟能善於利用寔為良法惟其大綱殊難分析政治人事義界尤為混肴凡所謂政治者固無一非人事也必分為兩門寔難紀之畛域又以職官附之人物夫人物云者必限於邑人職官則殊無限制似不宜併為一門凡此之類是其可議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民國雙城縣志十五卷卷首一卷 民國十五年丙寅排印本
民國雙城縣知事高文垣等修清歲貢生候選訓導張鼒銘等
纂文垣字壽雲奉天遼陽人民國十年辛酉奉命來署縣事先
是嘉慶十七年壬申於阿勒楚喀拉林西北古雙城子地方移
駐京旗一千戶兼輯吉西省旗戶三千編為二十四屯光緒
八年壬午設理事通判以治之為雙城廳宣統元年己酉改府
民國復改為縣然自屯墾以來百有餘年文獻無徵光緒三十
四年戊申之歲太守許元震始延歲貢生張鼒銘編輯邑鄉土
志迨夫民國五年丙辰邑侯魏紹周復重修之皆囿於例目不
免簡略及文垣來守斯土會省令各屬修志於是設局重修復
延張鼒銘主其事書成都凡十有五卷卷為一志曰沿革志曰
輿地志曰職官志曰政治志曰賦役志曰禮俗志曰物產志曰
教育志曰實業志曰交通志曰宗教志曰人物志曰列女志曰
藝文志曰拾遺志各志之下復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卷首
不入卷其書大体就雙城鄉土志增損而成然規模固已大殊
於前蓋事足較豐故易為力舊志各門之前皆附以小序散辭
無取是編皆從省略頗稱有見又舊志紀載每多異同糾紛之
處非稽考典籍不足為據是編皆各加案語引書徵實且一一
標出其典尤為得体就中沿革一編叙述詳確而無附會之弊
禮俗一篇悉本現狀而言不與古禮相牽合亦近世方志所不
及其他各志亦大抵精當無可議者惟人物志多載詩人訣言
滿幅藝文志自錄所作詩文無論如何終難逃後人之誹笑謂
其為瑕不揜瑜之作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民國雙山縣鄉土志不分卷 民國三年排印本

民國雙山縣知事牛爾裕纂修。牛爾裕，山左人。宣統元年己酉十一月，出任雙山安墾局長，實行招墾。民國元年壬子，農商大集，九月改設縣治，復兼任設治委員。二年癸丑，縣治成立，遂備縣纂，以雙山地處蒙疆，居民鮮少，文獻無徵，引爲已疚，因創議修志，會奉民政長令，各縣修鄉土志，爰委員調查，纂輯成編，具書不分卷，釐爲輿圖、歷史、政績、兵事、耆舊、人類、戶口、氏族、宗教、實業、地理、山水、道路、風俗、物產、植物、商務，除耆舊、氏族，現缺之外，都凡十有六類，而以親民堂記、雙山本興學記、防疫說、移民墾費書等四篇爲附錄，列之卷末。案，雙山本內蒙哲里木盟達爾汗王旗地，自光緒末葉文放，至民國初元設縣，地處蒙荒，初無歷史之可言，是以其書搜集材料，頗稱缺乏，類皆勉強湊泊而成，蓋當時縣治初設，尚未發達，故實亦荒寂無傳，不過鈔纂案牘，以應故事，能略具規模，以存文獻，已非易易，更無容議其優劣。惟分列類目，似多未妥，或體例叢脞，或先後失序，如物產之外，復有植物；地理、山水，乃列之政績、人物之後，是皆有乖志體，不得不以責賢者焉。

民國樺川縣志六卷 民國十七年戊辰排印本

民國樺川縣知事鄭士純等修，清歲貢生朱衣點等纂。士純字宏毅，奉天西安縣人，民國十四年乙丑三月奉命來知縣事。考樺川當松江中流，清季為三姓副都統管轄之地，赫哲民族漁獵之區。光緒三十二年丙午，設依蘭府，宣統二年庚戌，始設縣治，而志乘久無成書。及士純蒞治斯土，適奉省令，聘員修志。然縣治初設，文獻無徵，閱於一縣之文物制度，私家亦無專書可資摭拾，檔案掌故，復殘缺散失，無可參証。廣搜博採，纂輯未竟，而奉調去。樺繼任唐純禮復接修之。書成，釐為六卷，分列類目。

一大事、沿革、輿地，二交通、實業，三物產、建置、職官、行政、司法、選舉、自治，四教育、禮樂、軍警、兵事，五田制、財政、度支、貨幣、殖民、風俗，六宗教、慈善、衛生、人物、古蹟、金石、藝文，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紀事略以省志及依蘭府志為準，大體無乖。交通、自治、教育、田制、財賦多附表格，條理井然，寔方志中重要之史料。又或附刊照片，以輔筆墨之所不及，後之修志者可足資取法。惟分類似嫌其繁雜，如度支為財政之一項，財政不應與度支分篇；軍隊與警察性質各殊，軍警不宜併為一目，此其弊也。又敘述過於繁冗，如禮樂篇之祀典儀注，久不奉行，且並不專屬一縣，

乃亦蹈襲他志積習，依樣葫蘆，則殊為識者所不取也。

民國莊河縣志十二卷卷首一卷 民國十年辛酉排印本

民國莊河縣知事廖彭修，邑人宋掄元等纂。廖彭字錢如，貴州人，民國七年戊午十月由廩貢來攝縣篆。考莊河在清初為蓋平縣地，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始置岫巖通判，復以其地居極南沿海之區，過於寫遠，鞭長莫及，晚清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始析置莊河廳。民國二年，郡縣異制，廢廳設縣，然僻於一隅，文獻無徵。及廖彭蒞治斯土，慨縣志之未修也，爰召集耆碩，或司采訪，或任纂述，功垂成矣，適奉檄他去。繼任趙增厚復賡續為之，未及兩載，復以病歿，因循久未鋟梓。民國十年辛酉，繼任李紹陽始卒成之，都凡十有二卷，分為大綱十二，子目七十有二，曰地理，曰古蹟，曰職官，曰人物，曰民治，曰教育，曰財政，曰禮俗，曰交通，曰實業，曰物產，曰藝文，而以序、凡例、姓氏、目錄列之卷首，不入卷。其書文字荒陋，地理篇稱趙爾巽為次帥，人物篇謂李東衛曾為東三省大經略，古今無此書法，無此官稱。又其分別綱目，亦多可議，如以宗教附之古蹟，善舉附之實業，風景附之藝文，皆所附非類，有乖志體，凡稱如方志體例者所必無之誤。其中惟森林、魚鹽為斯邑之特產，是編特為標出，敘述綦詳，為可取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民國北鎮縣志六卷 民國二十二年石印本

民國北鎮縣知事王文璞修清優增生呂中清纂文璞字晦庵民國十七年到任籍貫出身無考按北鎮爲醫巫閭山於中國史爲名區於遼西爲大邑惟向無志書不無遺憾民國十六年曲君康本宰是邑值省令督修縣志乃纂輯呈核以體例未合飭令補修未竟其事而去王君文璞來視縣事爰撥款設局延紳呂君中清劉君慶齡孟君憲彰細檢舊稿贅者汰之漏者補之譌誤者正之閱四月蕆事終以款絀至二十二年始付手民書共六卷其總綱一曰地理二曰人物三曰政治四曰人事五曰物產六曰藝文繫以四十三目其建置沿革山川疆域壇廟古蹟率本盛京通志而證以實地調查至壇廟古蹟則查其現存者載之其昔有今廢者附以説明如古蹟於唐塋云唐太宗征高麗駐兵之所按明一統志在今城東南三十二里其紀法不惟古蹟不濫而又不以偽爲真且皆言之有據誠足多也政治因時改革今昔不同凡行政司法教育警甲交通自治各政均按現行

新制詳爲紀載且將舊制悉行附入以見演變之跡其宗教一目於釋道耶回諸教皆究其原委分別詳紀亦爲此編菁華所在惟其政治之職官一目所有職官但記姓名到任年月至籍貫出身則皆不載而又以追自清之光緒爲斷是於今事雖詳而於往事則疏終未能稱完善書也

民國遼中縣志二十九卷 民國十九年排印本

民國署理遼中縣縣長徐維淮修，遼中前勸學所勸學總董李植嘉纂。維淮字應辰，西豐人，民國十八年一月到任。遼中向無縣志，自清光緒三十二年設治後，雖有鄉土志之編輯，不過風土民情學校講演資料而已。闔令寶敬、盧令權英皆曾有修志之舉，以籌欵維艱，卒卒未果。維淮來縣，適奉省令飭各縣編輯縣志，爰與教育局長金良傳商聘李君植嘉充編輯主任，戴君名蘊、張君萬山充當編輯，於民國十八年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八月一日呈報開辦，至十九年六月底止，計閱十有一月而蕆事，都為二十九卷。其大綱分地理、人物、政治、人事、物產、藝文六門。其書係出草創，即門類畧有未備，似亦未可苛責。然其各門資料或由檔案，或由採訪，或割省郡舊志，例應標出，乃遍查全書竟無一則註有出處，揆諸志法，殊屬非是。其人物所收太濫，尤為垢病，如鄉宦目中所載張國琛，北京優級師範畢業，充奉天省中學校長；王玉璠，清附生，現充省政府第二科科員。夫以中學校校長、省政府科員而亦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名為鄉宦，列諸邑乘，使日後續修邑志仍援此例，恐將收不勝收矣。且人之生存者，向不入志，此編昧載，更屬可議。惟民國新政若教育局、圖書館、講演所、印花稅、車牌捐、汽車公司、電話局、郵務局、自治會等，皆能詳其原委，頗有可取。總之此編所據似以檔案為多，於史事則鮮注意。

民國安東縣志八卷 民國二十年排印本

民國安東縣知事關定保等修，邑清附生于雲生等纂。定保字義安，奉天遼陽人，清宣統己酉科拔貢，民國十一年由遼東調署考安東。地處東陲，為奉省東南門户，清光緒二年丙子始行設縣，而縣志久付闕如。民國十四年乙丑，關君定保宰斯邑，始以修志之舉謀諸邑人，延聘儒宿，著手編輯，未幾關君他調，嗣後姜君承業、俞君榮慶、王君瑞之、王君杼先後繼承其事，迄十六年書成，十九年王介公任邑宰，始行付梓，二十年全書得乃殺青，都為八卷，卷一曰疆域，卷二曰物產，卷三四曰政治，卷六七八曰人事。其編輯例目，蓋依省令標準稍加增減者。此編雖係縣志，而道署及其他警廳、海關各署局會所，並列入，視之似出邑乘範圍，惟安東遶道首邑，與他縣所處地位不同，縣署之治所，即道署之治所，故不能不藉存沿革。其政與事則悉以縣為界，不及廳道，體例斟可稱適當。縣圖中凡疆界、山脈、河流、各區分畫、學校、鐵路、道路、電線等，皆用符號標明，實便觀覽。古蹟引證各書，自盛京通志、盛京典籍備考、方輿紀要、唐書、金史、清朝全史外，並採公牘輿論，亦頗核實。官廳昔有今無者，如典史巡檢各署，亦詳其地址所在，備述興廢之因。其人物志除錄自公牘口碑者外，有為邑人所採送者，必註明某人所採，各門紀述皆稱有法，入民國來之佳著也。

民國鐵嶺縣志八卷 另附康熙志二卷 民國六年丁巳排印本

民國鐵嶺縣知事陳藝修，宜興蔣齡益等纂。陳藝字漱六，江蘇宜興人。民國元年壬子奉命來守斯邑，考鐵嶺縣志，清康熙十六年丁巳邑宰嫣川賈弘文始創修之，惟僅有鈔本，而卷迄未梓行。及陳藝來知縣事，上距舊志之纂輯已二百餘年，其間興廢沿革多有待於紀述，陳藝因商諸士紳，徵厥舊志，建議踵修，旋以賈志體例未經爰更定新例，而以舊志附之別卷，衆議僉同，乃設局纂修，經始於民國四年乙卯之春，閱五月而脫稿，分爲八卷，凡爲志四十有七，爲表三，一圖二，氣界疆域沿革城市官廳鄉村六志，三戶口山水道路險要田畝物產祠廟古蹟八，四政續兵事縣署行政改革禁煙監獄教育警察田稅鹽貨稅地方雜捐自治十一志，五農事工藝商務礦務四志，六宗教慈善禮俗民族人民程度災害佚聞鐵路交涉外國教育堂醫院學校九志，七名宦寓賢鄉官忠節孝義耆舊儒林列女志職官科舉選舉三表，八藝文志。案明史兵志遼東都指揮司統衛二十，其第六衛曰鐵嶺。康熙三年甲辰始置縣，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增設法庫廳，割縣西陲隸焉。其在遼爲銀州富國軍地，其書體例完備，蒐集材料亦尚稱完富，農事工藝諸篇頗有事實，非如他志僅取官文書綴錄塞責。惟人民程度一篇命名嫌與教育相複，又佚聞篇所載嫌與古蹟無多差別，是其可議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鐵嶺縣志二卷 民國六年丁巳排印本

清鐵嶺縣知縣賈弘文修、董國祥等纂。弘文直隸遷安人。康熙十三年甲寅奉檄來守斯邑。會朝廷修一統志，令各省府州縣修其志。乘鐵嶺舊無專志，府檄頻催，苦無以應。康熙十六年丁巳秋冬之際，乃與邑紳共議纂修，延董國祥主其事，蒐採校正，纂輯成書，都為二卷，凡大綱九，細目二十有九。上卷為建置志、疆域志；下卷為田賦志、戶口志、學校志、官師志、祥異志、人物志、藝文志，又間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其書体例既多叢脞，搜集材料尤感缺乏，是以事蹟寥寥，殊不足以盡一邑之文獻。且各之下，多雜以祝讖文詞、牢騷題詠，尤有乖志体。至其分列類目，亦多可議。如列建置於疆域之上，是疆域未明而有建置，未免先後失次。又如以孝義附之戶口志，名宦附之學校志，亦標其所附非類。其他率陋之處，尤不可悉數。夫志載田賦，宜並詳古今，考其原委，而是編田賦一門，所紀丁糧、徭役、雜稅，皆不過數行，於當時田賦紀載尚不詳盡，更無論窮源委矣。官師志但載文職，不載武職，又不為武備立志，皆其缺陋。他如田賦、選舉各門，紀事僅限於康熙一代，其簡畧可知矣。

民國瀋陽縣志十五卷

民國瀋陽縣知事趙恭寅修、曾有翼等纂。恭寅浙江紹興人。民國二年癸丑一月由監生出任奉天府知府。是年五月改府為縣，後攝縣篆。案瀋陽縣志向無成書，光緒末葉，郗林布篆承德時，始與邑紳從事編輯，金正元繼任，就原書付梓，是為瀋陽志之嚆矢。顧其書採蒐簡略，節目疏闊。及恭寅來守斯邑，覩其義殘，爰設局重修，始事於乙卯二月，越歲七月而告成。書凡十五卷：一地理，二職官，三民治，四教育，五財政，六司法，七實業，八交通，九人物，十古蹟，十一禮俗，十二物產，十三宗教，十四慈善，十五藝文。其書採舊志，而多有異同。地理篇於疆域山川而外，兼述宮殿陵寢，用光緒順天府志例也。瀋陽為前代陪都，其興王基業猶在，固宜特筆紀之，以別於古蹟，然猶惜其過簡，不能望宋敏求、朱彝尊之書也。民治篇分列戶口、選舉、警察、保衛四項，似足包羅一切，然近今民治之選舉與前代貢舉終有不同，不能併為一談；警察亦不屬人民自治，皆應別出也。人物篇中氏族一門，紀滿洲、漢軍諸旗源流，最為有功史乘之作也。

民國昌圖縣志十八卷

民國昌圖縣知事程道元修續文金纂道元廣東香山縣人民國二年癸丑由知府改任。昌圖為科爾沁旗地嘉慶七年壬戌(蒙古游牧記作十七年)招墾設治初為昌圖廳理事通判旋升為撫民同知光緒三年丁丑升府民國二年癸丑改縣邑舊無志及道元來宰是邦始創議纂輯延續文金等主其事書成都凡十八卷一天文二地理三建置四祀典五職官六政事七財政八教育九實業十慈善十一交通十二宗教十三戶籍十四禮俗十五物產十六人物十七選舉十八藝文其書分門別類雖尚稱完備然材料之搜集殊感缺乏且書成於民國天文中尚存星野地理中尚存勝景甚至每景綴以自作之詩已屬結習未除至宗教編所述各教考本為複贅兼復紕繆百出尤為可已而不已者若夫人物兼載生存則與奉化志例正同非方志之正格也

民國新民縣志十八卷民國十五年丙寅排印本

民國新民縣知事王寶善修邑人張博惠等纂寶善字煥然錦西人民國十三年甲子奉命來權縣篆考新民志乘見有府志創於有清宣統初元郡守管鳳龢主纂輯之民國肇興郡邑異制三年甲寅改府設縣十年辛酉邑侯李康白覽府志而意有未盡復創議重修採訪未竟而奉調他適及寶善蒞治斯土以其事之不可久廢也因賡續編纂延邑人張博惠主其事經始於民國十三年甲子七月至是年十一月而蔵事都凡十有八卷卷為一志首地理次區劃次建置次財賦次實業次教育次交通次宗教次交涉次慈善次風俗次兵事次人物次列女次藝文次物產次古蹟次雜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圖繪列之編首其書體例大抵以瀋陽鳳城兩志為準紀事則多以盛京通志及新民府志為據地理區劃人物教育各門多附以表冊定為志書不可少之史料財賦一門於新邑賦稅度支紀載甚詳實業外交各門亦頗有足錄惟其分類列名似多未安例如區劃古蹟等皆宜列之子目不應提為大綱軍隊與警察性質不同似亦不宜併為一目藝文所收太濫又不載職官皆其蔽也

康熙德化縣志十六卷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刊本

清德化縣知縣范正輅修，儒學教諭方祚隆等纂。正輅字載瞻，鄞縣人，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十一月由舉人來攝縣篆。考德化縣志，自明萬曆三十二年甲辰，邑侯周佑創始之後，至天啟七年丁卯，邑侯桂振宇復纂修之，未及鋟版，而遭兵燹，散佚不存。迨於有清，定鼎，奉檄徵志，邑侯王龍受撫拾殘餘以應，限期迫遽，不免疏略。及正輅蒞治斯邑，慨然念邑志之荒略，於是創議重修，取王氏稿本，設局編纂，延學博方祚隆主其事，書成以付梓人，釐為十有六卷，為志凡二十，曰星野、封域、形勝、風土、里社、井陂、橋渡、物産、典禮、祭法、戶口、田土、糧稅、經費、徭役、屯田、官師、人物、文籍、雜志，又於人物、雜志各門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篇首。末范氏自序，其書成於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然稽其內容，紀事逮止於五十二年癸巳，則范氏成書之後，後之守者當續有纂輯，第無序跋以資考核，不知續者為誰氏耳。其書体例，大抵因循舊志，不列總綱，以資統槩，分類亦殊嫌煩碎。如星野、形勝等宜附之封域，糧稅為經費之一項，不宜分篇，凡此之類，皆當附而不附者。又其紀事亦失之簡略，人物有志，而鄉賢如鄧丁溪之流，闕焉。防汛之宜，講武衛民，而職官闕之。他如貢

不分恩拔副歲，亦其疏失。總之，范氏雖[illegible]以舊志之荒略為病，然其所修是書，初未必優於舊志也。

福建通志列傳補編不分卷 道光間刊本

清陳善撰。善字扶雅，號壽客，仁和人。幼而好學，時仁和為人文淵藪，子弟多以詞章相矜耀，善獨與同郡趙坦潛研經術，好為古文辭。嘉慶五年辛酉舉於鄉，春試屢黜，乃薄游以養親。道光六年丙戌會試不第，大挑二等。道光八年戊子補嘉善縣學教諭，未幾以憂去。復應浙閩總督孫文靖公之聘，纂修省志列傳。文直而事核，是編蓋即陳氏在閩修志時之所作，卒之前一日屬其友秀水莊仲始為之刊行者也。其書不分卷，凡為傳二十有八，附傳八，所紀人物大體起於明崇禎間，下迄乾隆，各依時代先後編入，頗便讀者。案方志人物分類最難允當，蓋人之性行本不限於一端，必強為分類，固難免乎膠柱鼓瑟之譏。是編以時代先後為序，不更分類，頗為有見。惟取捨之間似稍欠矜慎，往往諛言滿幅，了無實錄。態其書之作蓋陳氏於纂修通志人物之外，而其軼復時時見於他說，因剟而綴之，以為補編，庶備後之修志者有所採摘。補遺之作，原非定本，其體例之優劣，初不必議，而其聚腋之義，實有補於文獻，則正未必無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民國龍巖縣志三十七卷卷首一卷　民國九年庚申鉛刊本

民國龍巖縣知縣馬龢鳴修，邑紳杜翰生等纂。龢鳴，湖北黃岡人，民國五年丙辰奉命來權斯篆。案龍巖古新羅也，自唐天寶元年壬午肇邑以來，七百餘年邑志久缺。至明天順間，邑人蘇孔機始纂為志稿三卷。又百餘年，至嘉靖二十二年癸卯，邑宰湯相復踵修之。自是而後，一修於萬曆四年丙子，邑守馬章；再修於萬曆十五年丁亥，邑守吳守忠；三修於清順治九年壬辰，邑守王有容；四修於康熙二十三年甲子，邑守江藻。雍正十二年甲寅改龍巖縣為直隸州，而以漳平、寧洋兩邑屬之。十三年

乙卯，州牧張廷球復創為州志。道光十年庚寅，州牧彭衍堂更踵為之。又六十年，至光緒十六年庚寅，州牧張文治復加纂輯。民國二年癸丑，廢府州之制，於是復改州為縣。及龢鳴來守是邦，邑志之不修又二十餘年矣，其間沿革興替，多有待於紀載者。於是設局重修，仍復邑志之舊，未及觀成，旋以軍興中止，而龢鳴亦解職。繼任陳丕顯更賡續從事，延邑紳杜翰生等主其事，不一年而全書告竣。都凡三十有七卷，卷為一志：曰疆域志，曰緯候表，曰大事志，曰山川志，曰水利志，曰建置志，曰名勝志，曰戶口志，曰賦稅志，曰物產志，曰度支志，曰職官志，曰學校志，

曰選舉志，曰警察志，曰武備志，曰實業志，曰交通志，曰刑法志，曰外交志，曰禮俗志，曰惠政志，曰祠祀志，曰藝文志，曰列傳：曰儒林傳，曰文苑傳，曰高士傳，曰孝友傳，曰忠節傳，曰良吏傳，曰義行傳，曰列女傳，曰方伎傳，曰流寓傳，曰方外傳，曰雜錄。而以凡例及總分各圖列之卷首，不入卷。其書分門別類，尚稱完備，補舊志之遺闕，亦犂然有當於人心。凡民國以來新政，如外交、警察、交通、實業之類，皆敘述綦詳，非苟而已。乃至惠政、度支、水利、戶口、流寓、列女等，凡舊志之所未列者，皆一一為之增補。舊志封域圖志錯誤，是編皆用新法測繪，極稱精確。藝文但録四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部之書，零篇短文則因事附之各志之下，亦殊有体。惟以古蹟附之名勝，未免不倫。夫名勝古蹟，其義自別，派然不分，失之陋矣。又禮俗志所紀，辭有重録；人物分類，稍嫌煩碎，斯則白璧之微瑕也。

康熙寧洋縣志十卷　康熙三十一年壬申刊本

清寧洋縣知縣沈荃修、舉人吳璉等纂、沈荃浙江湖州人、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奉檄來知縣事、考寧洋自明嘉靖四十四年乙丑建邑、隆慶改元、董公良佐莅治、是邦皆無志乘、至萬曆初年、鄧公于藩始創為志、而楊公継時踵成之、萬曆三十八年庚戌、許公一元更加釐定、迨於有清康熙元年壬寅、邑宰蕭亮復取舊志而重修之、遭甲寅之變、編簡散失、已無完書、康熙二十二年癸亥、朝廷命修一統志、檄郡邑修其志乘、邑宰王時泰、就舊志抄補以應之、未書登梓、李公文然、継其後、以志乘之不可久缺也、亟於成書、遂綜其大概、付之剞劂、草率成書、頗傷簡畧、及沈荃來守斯邑、痛邑志之簡畧也、因與邑中紳士耆庶、謀修志之舉、上憲報可、乃設局學宮、延舉人吳璉等主其事、匝月而全書告竣、都為十卷、卷一為舊序、纂修姓氏、凡例、圖繪、卷二為輿地志、卷三為建置志、卷四為賦役志、卷五為官師志、卷六為武備志、卷七為秩禮志、卷八為人物志、卷九為藝文志、卷十為雜事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書紀事大体因循舊志、分列類目、亦尚稱完備、職官選舉、皆作表以省簡牘、体例至善、惟蒐集材料、殊感缺乏、故書中除官師、人物、藝文畧佔篇幅、其他各志殊為簡畧、武備一門、不過寥寥數頁、考核宜有未遠、秩禮志多載通禮、章逹並錄、亦頗傷冗濫、雜事志宜出俗例、陋行馳性、尤為無謂、是皆不得不以責賢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德化縣志十八卷 乾隆十二年丁卯刊本

清德化縣知縣魯鼎梅修邑人王必昌等纂鼎梅字調元一字燮堂江西新城人乾隆七年壬戌進士乾隆八年癸亥奉檄視篆斯邑考德化自唐長興四年癸巳升歸德場為縣以來宋元兩代志未聞有明季邑人凌邦輝始創為之而年月無考其後再修則並其載筆之人亦失傳萬曆三十二年甲辰邑宰周祐更重修之越天啟七年丁卯邑宰桂振宇復命邑庠生徐育元加以補輯未及鋟版以兵燹散失迄於有清康熙二十六年丁卯邑宰范正略乃重加纂輯及鼎梅來守是邦邑志之不修又六十年矣其間興廢舉墜事多可紀於是延邑人王必昌等設局重修鑒舊編新得有十八卷綱舉目張首列舊序繪圖次沿革志次疆域志次山川志次建置志次民賦志次學校志次祠宇志次禮儀志次武衛志次秩官志次科目志次人物志次藝文志次古蹟志次五行志次摭佚志又別分子目附之各志之下其書体例尚稱完備惟既以綱統目宜以類相從是編乃多當附而不附者如沿革之宜附於疆域祠宇之宜列之建置諸如此類皆別立一門殊嫌其煩碎物產附之山川名宦附之人物亦所附非類有乖志体民賦志載戶役田賦等蓋即他志之田賦志必別立新名亦殊無謂五行志亦斯志之創体稽其內容蓋即他志之災異不過宋水火木金土分別條縷夫史載五行已為後世之所病況一邑志乘何取乎是誠不免於牽引之習矣至其優点則在補舊志之闕陋蒐集材料亦頗稱宏富沿革建置民賦武衛各志皆頗有實錄非泛常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光順昌縣志十卷 光緒九年癸未刊本

清順昌縣知縣陸嗣淵等修、邑人遊全適等纂、嗣淵字沅薌、浙江平湖人、道光八年戊子由進士奉檄來攝縣篆、考順昌縣志自明正德十五年庚辰、邑侯馬性魯始創為之、嗣後凡四經纂輯、一修於萬曆四年丙子、邑侯舒偉再修於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巡撫金鋐三修於康熙四十八年己丑、邑侯郭鍈四修於乾隆三十年乙酉、邑侯陳鍈嘉慶八年癸亥、南昌許廷[梓]來守是邦、復創議重修、而未克觀成、及嗣淵蒞任斯土、會大府議修通志、設局省垣、檄飭各屬彙集成書、送局纂訂、嗣淵以年湮世遠、舊志已少完本、爰創議重修、以嘉慶八年許公志稿為權輿、纂修參訂、約畧成帙、適嗣淵奉調、未告厥成、繼任山右賈懋功復與邑人廖績纂輯、始克成書、蕆肇事於道光八年戊子孟冬、至十二年壬辰仲春而告竣、得書十卷、卷為一志、卷一曰地輿志、卷二曰建置志、卷三曰食貨志、卷四曰職官志、卷五曰選舉志、卷六曰人物志、卷七曰列女志、卷八曰藝文志、卷九曰拾遺志、卷十曰方外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體例大抵因緣舊志、僅於今昔互異之處畧為酌定、其餘論序、多仍舊志、至其補舊志之闕漏、亦犁然有當於人心、如舊志疆域與沿革混而為一、且於置縣之始、亦援据未確、是編則詳考唐閩諸書及十國地里表、細為敘列、作表以便稽核、寔為有見、惟目錄星野之下不列沿革、不知何意、又舊志究祥中葷叙郎政且闕如、兵事而於武備則付闕如、郵傳止載雙峰而遺富屯、諸如此類、是編悉為增改、此其優於舊志者也、至其體例之可議者、則以學校書院列為子目、而以方外列為大綱、未免本末置[倒]、壇廟祀典禮附之建置、戶口列之食貨、亦嫌其所附非類、有乖志体、是其失也、

嘉慶雲霄廳志二十卷重印時增入一卷　民國二十四年乙亥據嘉慶二十一年丙子刊本

清雲霄廳同知薛凝度、貢生吳文林等纂修。凝度，江蘇無錫人。嘉慶六年辛酉進士，十九年甲戌八月奉檄來權廳篆，二十年乙亥二月調署鷺門，二十一年丙子四月復任。考雲霄居漳水之曲，古漳洲地也。幾經沿革，代多更變，至清嘉慶三年戊午始設廳治，志乘闕焉無成書。嘉慶十九年甲戌八月，凝度蒞治斯土，乃商諸紳耆謀修志之舉。書未就緒，會奉調鷺門，因以其事屬之山長吳文林。二十一年丙子四月回任，文林志稿畧已就緒，復相與參訂，付之剞劂。書成都為二十卷，大綱凡十有九：曰輿圖、曰方域、曰學校、曰民風、曰戶口、曰土田、曰物產、曰祀典、曰兵紀、曰規制、曰秩官、曰宦績、曰選舉、曰人物、曰列女、曰名蹟、曰藝文、曰災祥、曰紀遺。又於各志之下，間或附以子目。至民國改元，廢廳設縣，當時刊行之本年遠代湮，剝蝕叢殘，幾無完書。民國二十四年乙亥，邑宰雷壽彭擬創修邑志，以不先理廳志，則縣志將無所承，爰搜訪缺殘，重加校讎，付之排印。惟廳志輿圖錯誤極多，因采關方比例之法，別繪新圖，而以民元廢廳改縣議案及呈批各件列為一卷，附之卷末，並原書二十卷，都為二十有一卷。其書紀事大體採之漳州府志及浦和詔三縣志，錯綜彙纂，抄撮成編，而續之以近事。凡其引用各志及其他典籍，皆一一標其出處；其有辨証增補之處，則附之各條之下，另題謹案以別之。又志以紀事紀人，事有相同而章程互異者，必分載之以俟查考，如紀三邑糧鹽輸納價貴各有重輕是也。人有遷徙而祖籍可稽者，必備列之以重本根，如紀海澄許光亨、漳浦蔡元鼎是也。凡此之類，頗稱有見。惟宦績、列女等列為大綱，分析瑣碎，殊無体要；藝文所收尤傷其太濫，則亦非無可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永定縣志十卷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增補康熙十一年壬子刊本

清署永定縣知縣趙良生修，邑人黃日煥等纂。良生字省齋，江南泰興人，康熙三十六年丁丑以連城縣知縣來署縣事。考永定開治始於明成化十四年甲辰，是年邑守王環始創為志，自是而後一修於嘉靖三十八年己未，邑守許文獻再修於萬曆三年乙亥，邑守何守成三修於清康熙十一年壬子，邑守潘翊清。惟潘志賦役、藝文僅有其目，及良生來守是邦，見其缺文，懼他年之無以徵信也，爰謀諸闔邑鄉老、通庠名宿，蒐輯增補，以成全書，釐為十卷。卷一為序文、院文、凡例、圖繪、誌義、編輯姓氏，卷二為封域志，卷三為營建志，卷四為學校志，卷五為賦役志，卷六為秩官志，卷七為選舉志，卷八為人物志，卷九為兵制志、丘壠志，卷十為藝文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其書大体據潘氏所修之本，僅賦役、藝文、境圖、名勝為良生之所補，体例尚稱完備，紀事亦殊詳核。惟營建志所載斯邑建置，或不記建築年月，或不紀其所在，是為遺漏。學校志並文廟祭文、樂器等亦備載不遺，又不免牽引之習。並壠冢列為子目，是編乃援為大綱，似亦可議。總之其書不過因循舊志，畧具規模而已。

康熙武平縣志十卷 民國十九年庚午據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刊本排

清署武平縣知縣趙良生纂修。良生字省齋，江南泰興人，康熙三十七年戊寅以連城縣知縣來攝縣事。時武平縣志自康熙十一年壬子邑守劉昉纂修之後，已三十餘年未經修輯，殘缺剝落，亥豕莫辨，良生因詢邑紳之請，設局重修，自春徂秋，而全書告竣，都為十卷，分列類目。卷一為方輿志，卷二為建置志，卷四為版籍志，卷五為蒞治志、扞圉志，卷六至卷七官師志，卷八為人物志，卷九為人物志、閭閥志、方外志、坵壠志、災祥志、萑苻志，卷十為藝文志、叢談志，又於各志之下別分子目。其書体例龐雜，務求新奇，蓋猶不免明人地志之惡習。版籍、蒞治、扞圉、萑苻各志，皆是編之創体，無將其內容。版籍即他志之食貨，扞圉即他志之武備，萑苻即他志之兵事，其事不殊，必別創新名，以求立異，殊為無謂。蒞治一門，紀公署、縣治、黌宮、郵遞，名稱尤為晦僻。且摭拾成編，或沿襲舊文，失之冗蔓，或簡陋缺畧，挂一漏萬，或体例不純，彼此牴牾。學校為一邑人文之所系，而是編但以黌宮附之蒞治，其他並付闕如，尤為脫漏。人物之外，又別出閭閥一門，一如閭閥非人物者，重床疊屋，貽譏識者。總之其書雖因襲舊志，不過畧具規模，非完書也。

康熙連城縣志十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　康熙五年丙午刊本

清連城縣知縣杜士晉修邑紳謝家寶等纂士晉順天人順治八年辛卯舉人康熙初奉檄權篆斯邑考連城縣志自明嘉靖三十五年丙辰邑令陶文淵始創為之迨天啟五年乙丑部文纂修實錄廣搜天下志乘邑令張大觀乃卒成之崇禎九年丙子邑令陶文彥復加增補至於有清順治五年戊子兵燹薪之七年庚寅署令王自成尋覓舊本繕梓未竣康熙五年丙午士晉涖治斯土爰設局重修延邑紳謝家寶等主其事謝氏自崇禎丙子蓋已三襄厥事矣書成釐為十卷卷一為歷年紀卷二為輿地志卷三為建置志卷四為籍產志卷五為官師志卷六為選舉志卷七為人物志卷八為藝文志卷九為丘墓古蹟卷十為仙釋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更於卷末增添救條告示論記考題辭等卷首列序目圖繪皆不入卷全書多因陋就簡抱殘守缺夫邑志之作首重封域山川道里所以見地利之衝要而是編紀山川則只列名勝其餘諸埠支流皆缺而不載其識趣可知他如以食貨志為籍產志用意亦殊晦僻立丘墓古蹟仙釋皆列為大綱又何貴乎有綱目耶他如職官之不載任期藝文之不列書目皆不脫方志之惡習焉

康熙大田縣志十卷卷首一卷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刊本

清大田縣知縣葉振甲纂修振甲字彰祖順天籍浙江慈溪人康熙二十一年壬戌由舉人奉檄來守是邦考大田自明嘉靖十四年乙未因肇邑地當延泉漳三郡之交越十二年會稽謝廷訓來知縣事始創為志書六卷時邑當初設事蹟闕如但梓其大畧而已其後百四十餘年無論積修無人即舊藏剞劂亦亡於兵火及振甲蒞任之始適朝廷纂修會典檄郡邑修其志乘於是設局重修續新刪蕪補缺正訛編為十卷列目分綱首天文次地理次王制次選舉次人物次稽古次藝文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列之卷首不入卷案舊志五綱凡七列目三十有二是編列目則增為五十其中名宦忠直儒林災祥豐累險要藝文等皆舊志所無而是編特為補續者蓋舊志創於初設縣時紀載頗少是編優點在其能博補舊志之所未備修飾其所不足皆犁然有當於人心惟邑志賦役宜並詳今古明其源委是編但據舊志所錄及當時採訪冊未及考核故籍窮源盡委不免失之簡陋矣

續黔書八卷　黔南叢書本

清張澍撰。澍字介侯，一字壽穀，武威人。嘉慶四年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改官知縣。是編蓋其嘉慶九年甲子出宰黔中時之所作也。初名黔中紀聞，旋以濟南田蒙齋有黔書之作，因易名曰續黔書。然其書實張氏居黔雜記，初非續田氏之書而作也。張氏以文章名於當時，故是編文字奇奧，筆力雄偉，而意在修飾文彩，於事實多未臚具。全書紀事凡一百則，釐為八卷。於黔中山川道里、風俗氣候、古蹟物產、與夫墜聞逸事，皆隨所見聞，分別條錄，間或掇以自作詩文，惟取材儉陋，無所統系，雖志乘之別体，然意在為文，不以立言為主，故養素堂文集中收錄是編記文諸作凡十之二三，其書体例於此可見。且其為文率依史漢書存古字之例，變本加厲，用小學篆籀之体，更採諸字書中奇字或体以益之，為例不純，不免文人之積習。加之意在文彩，於是撏撦僻典，充塞篇幅，尤為無謂。是編刻本有粵雅堂本、養素堂本，又補遺，增減不同者甚多。考熊氏刊本得之廣子尚家藏寫本，蓋張氏初稿，故文字較為簡易。是編即據粵雅堂本，而兼採熊氏本之長，故文中從順，較為易讀。至其紀事固多足補圖經之闕畧，然亦多附會之辭，如第五卷化虎、視尸為魚、風鬼之類，斯並齊諧志怪之談，不足以言著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黔南識畧三十二卷 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刊本

清貴州巡撫愛必達撰。愛必達滿州鑲黄旗人，姓鈕祜禄氏，遏必隆之孫。乾隆間由吏部郎中累官貴州巡撫、湖廣總督。是編蓋其乾隆十二年丁卯撫黔時之所作也。先是愛必達既拜撫黔之命，深以監司之官，任愈尊，與民愈遠，不足以周知民情為病。於是條例十八事，下所屬親民官吏，俾各覼縷以陳，藉以觀其人之賢否。事既畢上，屬貴陽參軍張鳳孫芟煩摘要，稍加詮次，名曰黔南識畧。都凡三十有二卷，不分門類，惟以府廳州縣分析為志。復就形勢、風俗大概，結為總叙一篇，列冠篇首，以挈其綱。其書之作，意在備服官者之採摘，故畧古而詳今。然於郡邑之建置、疆域之遠近、山川之脉絡、田畝之肥瘠、財賦之轉輸，以及關隘驛傳之建設、稼穡樹藝之所宜，皆備載不遺。惟人物、藝文、星野、占候之類，則概不登錄。紀述精審，實事求是，咸以見在者為主。水道亦書當時之名，不用洪稱存之所考，尤為便利。總叙及諸府廳之後，各繫以論，体裁得宜，非同泛常。黔為中國邊省，紀載極尠，檔冊亦多缺畧。地界犬牙，州縣四至八到，舛錯極多。田賦之科，亦州殊縣異。司里不同，關隘營汛鋪遞詳言者蓋寡。是編体例雖異於圖經，然於方志之疏畧多所增益糾正，洵為治黔中地理者不可少之書。惟其書成於乾隆間，而往往雜以嘉道間事，不知為何人濫入。或謂出於滇中李復齋文耕之手，斯則有待於考訂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光大定府志六十卷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刊本

清大定府知府黃宅中修湖南新化縣廩膳生鄧漢勳等纂宅中字心齋一字惺齋山西河曲人道光二十五年乙巳十一月由進士奉檄來守斯郡二十八戊申年六月奉調別任八月還任考大定為禹貢梁州之南域清康熙三年甲辰水西烏撒平乃置四府以大方城為大定府水西城為黔西府比那城為平遠府烏撒為威寧府後乃並隸於大定府而益以水城畢節之地於是領廳一州三縣一然自設郡以來百有餘年文獻闕如至乾隆十五年庚午郡守王允浩始創為志而未及梓行及宅中來守斯郡訪得王志鈔本八卷取為權輿延鄒漢勳茂才至署相與釐訂重加編纂逾年而就共得六十卷蓋始事於丙午之春至己酉季冬而蕆事其書体例大体仿李元仲甯化縣志以土地人民政事分編之意分為疆土治地惠人俊民經政舊事六門而以宸章冠於篇首次以典禮蓋所以尊朝典也廣輯文徵附於卷末終以舊序蓋所以著遺聞也其体列門目皆自抒胸臆不相沿襲王志斷於乾隆十五年庚午以下非舊稿所有是編旁詳為續補且王志僅紀郡守親轄之地各屬皆未之及是編則於所屬諸州縣一一備載鉅細靡遺搜羅之富要有

足多沿革志作表以省簡牘亦頗有當惟其体例務求立異不免叢脞宸章典禮載之編首已乖志体而又多為全國通禮不專於一邑且並職官學校等視條亦備錄之尤不免方志牽引之習治地一門列宮室一目所載不過學校公所坊表衙署寺觀按名責實似有未安又以學校附之治地學制列之經政職官附之惠人官制列之經政亦嫌其兩橛凡此之類皆其立体之未協者貫書然搜羅宏富纂輯之意固不可沒也

光緒增修仁懷廳志八卷卷首一卷 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刊本

清仁懷廳直隸同知崇俊等修四川通判署理金堂縣知縣王椿等纂崇俊字志齋正藍旗滿州文治佐領下人同治十年辛未進士光緒十七年辛卯十一月來權廳篆崇仁懷居遵義之一隅其未設廳治時為縣為堡遷徙靡常稱名不一向無專志僅有貢生楊拱仁懷志序稿稱關西趙公未詳其官階爵分及名字飭各學採訪文獻惟僅有序稿而無成書雍正初改設通判乾隆間復改直隸同知至道光二十年庚子同知陳熙始創為廳志八卷遭苗教各匪暨赭寇之亂板燬於火書亦散失鮮有存者且自道光至是五十餘年事多可紀崇俊懼舊文之散失也因延首理舉人王椿總司其事悉心採訪成書八卷卷一為圖考星野建置遷改疆域幅幀形勢要隘十景山川橋梁渡口卷二為古蹟城垣官署廟宇祀典祭田鄉鎮戶口田賦卷三為學校兵制職官選舉賦衙卷四為政績河工園規稅課關口鹽政木政蠲政經費濟老育嬰倉穀卷五為人物貞節陣亡殉難仙佛人瑞卷六為邊防風俗方言月令集考農事祥異塚墓卷七為藝文卷八為藝文土產而以序文修志姓氏凡例列之卷首不入卷其書視道光舊志刪除增改者十之四添補者十之三存原志者十之三其綱目不分姑不具論目錄與內容多不相應如目錄建置下有遷改疆域下有幅幀而卷一但作建置疆域卷三選舉下有仕籍而目錄無之諸如此類殊為怪事其他搜集材料則儉陋附益敘述事實則雜糅無序率陋之處不一而足且書成於光緒末年新政已漸推行是編於此不爭無所紀載而輿地有星野人物有仙佛其識趣可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史部

民國八寨縣志稿三十卷卷首一卷 民國二十一年壬申排印本

民國八寨縣知事郭輔相修，邑人王世鑫等纂。輔相，龍里人，貴陽模範中學講武學校畢業。民國十八年己巳年奉令出宰斯邑，值兵匪擾亂之餘，檔案文卷多散佚不存，且既因經費之不充，兼為除會之所阨，邑志久無成書。考八寨僻處邊隅，自清雍正間始列版圖，三百年來，文獻無徵。輔相來守是邦，懼過此不修，老成凋謝，將無可問津，爰力倡修志之舉。延邑中搢紳父老之知識明達者為採訪，學力宏富者為編纂，設局纂修。凡十閱月而志稿告竣，將付剞劂，適輔相奉調，繼任蔣惠溥復加潤色，甫經畢事，復值奉調，繼任王定一始卒成之。蓋肇事於民國十九年庚午，至民國二十一年壬申而全書蕆事。都凡三十卷，分類二十有八：曰輿圖，曰沿革，曰城垣，曰營建，曰祠廟寺觀，曰山川，曰關梁，曰古蹟，曰區保村寨，曰職官宦績，曰學校，曰選舉，曰營汛驛站，曰土官，曰典禮，曰農桑，曰物產，曰工業商業，曰風俗，曰倉儲，曰年紀兵事，曰文學，曰武功，曰忠義，曰烈女，曰藝文，曰災異雜類。又間於各門之下附以子目，而以總目銜名列之卷首，不入卷。其書紀事多採遵義都勻兩志，門類尚稱完備，惟無總綱以資統繫。城垣、區保、村寨等皆特立一門，未免失之煩碎。

苟如此分類，則何事不可專立一門，又何需乎子目耶？祠廟寺觀首列文廟學宮，與淫祠並列，似亦可議。古蹟一門末附形勝，姑無論古蹟形勝其義自別，未免所附非類，且所謂形勝者又不過僅載八景，尤屬無謂。典禮一門多紀全國通禮，又為清代制度，已非邑志之所宜載，且並見大總統副總統總理禮節，亦錄之，尤不免志書牽引之習。其中惟農桑一門，於斯邑農地農宜農事等紀載綦詳，風俗一門亦頗有寔錄，非苟而已。蓋瑕瑜互見之作也。

乾隆玉屏縣志十卷卷首一卷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刊本

清署玉屏縣知縣趙沁修邑人田榕等纂趙沁字滄州浙江長興人乾隆二十一年丙子由候補通判來署縣事考玉屏故平溪衛也昔隸於楚自雍正五年丁未始改縣隸黔而平溪衛志萬曆以前雖兩經纂輯皆散佚無考天啓五年乙丑大司馬豫章塗石熊公謫寫斯土復加增修明末之亂亦遭灰燼迄於有清康熙十二年癸丑山左王公士梓蒞衛奉檄修志旋以逆藩之變卒未成編及趙沁攝篆是邑慨舊聞之散失也於是設局重修經始於乾隆二十二年丁丑重九之日延邑人田榕主其事案其自序稱旁搜博採焚膏繼晷閱三月而告竣然考其紀事宜止於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則趙沁解職之後繼任杜兆璧李永祺當續有纂輯其書都凡十卷卷爲一志首星野志次區域志次建設志次學校志次賦役志次職官志次選舉志次人物志次事紀志次藝文志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舊序示文小引凡例姓氏目錄圖説列之卷首不入卷其書体例大体仿之河南通志而參以本省通志郡志夫志載星野久爲通識所病即必欲載之於區域志中列一子目斯亦可矣是編乃特立一門失之過矣玉屏僻處一隅禮樂制度事多未備修志者宜據事直書以資考核而是編學校一門備載秩祭方位及祭器樂章皆歷來製備者亦連及之不知於義何取凡此之類皆可議者惟名宦舊在人物是編移置職官志中殊爲有見又選舉志舊惟科目差詳恩選歲各貢皆極寥寥是編悉爲查出增補幾倍於前志斯則較舊志爲優也

光緒畢節縣志十卷卷首一卷 光緒五年乙卯刊本

清畢節縣知縣陳昌言修候選訓導徐廷燮等纂昌言茶江人光緒四年戊寅奉檄重攝縣篆考畢節自清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建縣三十二年癸酉邑守方瑞合始創為志其後一修於康熙五十三年甲午邑守柯天健再修於雍正間歲貢生邵照載三修於乾隆二十二年丁丑邑守董朱英自是而後歷百二十餘年未嘗續修兵燹頻仍舊乘亦散佚殆盡同治十年辛未遂縣王正璽攝篆是邦復創議重修設局採訪未及編輯旋奉調去任越三年昌言來守斯邑復賡續從事蒐羅補輯創稿未盡亦以代他適及光緒四年戊寅重蒞縣事慨其事之中廢也因延候選訓導徐廷燮等編次校對以底於成得書十卷卷為一門曰天文門曰地輿門曰祠祀門曰職官門曰選舉門曰人物門曰風教門曰食貨門曰兵戎門曰藝文門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序姓氏凡例目錄圖列之卷首不入卷其書大体雖因循舊志然分別去取釐正不少舊志有目無綱是編分列綱目以資統攝頗稱得體斯邑迭遭寇亂是編特立兵戎一門於斯邑兵事武備紀之甚詳其他補舊志之遺闕如食貨之類皆犂然有當風教一門為斯志之創体以紀風俗禮儀亦頗有定録惟職官選舉藝文各門清以前紀事大体斷至有明明以前雖間採一二殊嫌其簡略考核之功宜有未逮邑志職官宜以知縣為限是編乃並知府等職而並列之亦有乖志体又以宸章列之編首固為當時志書体例然稽其所載多不專於一邑且並康熙二十五年丙寅所頒先師孔子贊二十八年己巳所頒四配贊等亦錄之祠祀志亦多載通禮是皆不免牽引之習焉

天啟同州志十八卷 天啟五年乙丑刊本

明馬朴撰。馬朴字敦若，同州人。萬曆四年丙子舉人，官雲南按察副使。案同州志乘創於何時，久已散佚，不復可考。然據盛以弘同州志序云，同州舊固有志，疏漏舛訛，則州志之創修，當在馬氏之前。是編之作，蓋馬氏病舊志之訛漏，且以同州所屬五縣，前志皆未嘗紀載，雖五邑各有成書，亦不免疏畧，於是窮搜極覽，凡語繫同事者，輒手錄之，積有歲月，稍欲編纂成書，以備文獻，乃以受事積陽，倥偬弗果。然宦守司歷，褰帷攬轡，未嘗釋手，經營三十年，編輯始就，都為十有八卷。卷一至卷二為輿地，卷三為建置，卷四為秩祀，卷五為食貨，卷六至卷九為秩官，卷十至卷十三為人物，卷十四至卷十五為選舉，卷十六為菑祥，卷十七為藝文，卷十八為雜志。又於各門之下，別分子目，而以輿圖列之編首。至於五邑，則各以類附。其書成於一人之手，体例不務新奇，搜集尚稱詳備，在明季志乘中，殊不多覯。如食貨志之紀土產，但列其優良及特有者，餘悉不書。輿地志之紀沿革，用表以省繁牘，年經事緯，秩然不紊。藝文志僅勒先達纂著，而以詩文分別附之各志之下，亦頗有体。凡其處置，皆犂然有當於人心。惟秩官所載，多不盡官於斯地者，如劉敉，涿郡人，為司空府記室參軍之類，乃亦列之秩官，殊乖志体。人物所載帝紀，尤多附會。菑祥一門，多採歷代小說家言以矜其博，亦不免明人志書牽引之習，是則不得不以責賢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乾隆同州府志二十卷卷首一卷 乾隆六年刊本

清同州府知府張奎祥修，雍正八年庚戌進士李之蘭等纂。奎祥字文垣，湖廣華容人，由李康選拔出官直隸滄州知府，雍正十二年乙卯九月陞授同州府知府。案同州為古馮翊郡，魏晉以下代有更革，清因明制為同州，雍正十三年乙卯始升州為府，且以華州所屬歸併管轄，領九縣一州。奎祥首由州牧擢守斯郡，越五載至乾隆五年庚申，政理初就，稽考史籍，蒐討舊聞，而同州舊有州志，重修於明天啟五年乙丑邑人馬朴，且陝省通志所載同華並分列於州，奎祥慨府既新設，志猶仍舊，不足以紀創舉，因設局纂修，延原任寶鷄縣知縣李之蘭等司編次之責，蒐羅往事，採訪近聞，歲餘成帙，都凡二十卷，為目凡二十有七：曰星野，曰建置，曰山川，曰疆域，曰城池，曰公署，曰學校，曰祠祀，曰帝系，曰封爵，曰職官，曰名宦，曰選舉，曰人物，曰賦稅，曰水利，曰關梁，曰古蹟，曰陵墓，曰物產，曰風俗，曰經籍，曰藝文，曰德音，曰紀事，曰祥異，曰拾遺。又或於各志之下，統以子目，而以序、纂修姓氏、凡例、目錄、圖繪列之卷首，不入卷。其書大抵依通志所式，合同華二州志及所屬各縣志，聯綴成之，更補其所未收，而續其既缺，以後有事蹟人迹者，搜集材料，尚稱豐富。紀事

紀事以地為經，以代為緯，據事直書，不加論斷，非如地志之前後叙論肴亂是非。又引據皆一一標出典，凡所處置頗為謹嚴。同之為郡，屹然為全秦之門戶，歷代兵事宜多可紀，舊志不載武備，殊為闕漏，是編關梁一門，於潼關營之首，控全秦神道嶺之扼塞北路，以及武科收士、勇畧旌賢之事，皆紀載靡遺，頗稱得体。又於舊志之譌誤，亦多所是正，古地名不得混施，舊志建置沿革有未甚晰者，是編悉為辨正，並附同州府歷代統屬考於建置沿革之末，纂輯之意，良有足多，然亦非無可議者。輿圖為志之所重，是編所繪，多因循舊志，不過得其形似，混清莫辨，殊失圖經之意。凡例既知天道邈遠，難以一塊地寸量星躔，乃仍循俗例列星野於編首，不知於義何取。建置沿革列之卷一，紀事列之卷末，亦未免兩橛。至其体例亦多未當，置山川於疆域之前，列水利於人物之後，是前後失次也。經籍之外，別出藝文，一如經籍，非藝文者，是立体之未協也。他如拾遺之名，重出俗例，且多採叢編瑣說以為博，踵行馳陸，亦殊嫌其美中不足焉。

乾隆同州府志六十卷卷首一卷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刊本

清陝西巡撫畢沅修，內閣中書舍人吳竹嶼等纂。畢沅字纕蘅，一字秋帆，鎮洋人，乾隆進士，官至湖廣總督。是編蓋其巡撫陝西時之所修也。先是同州郡志修於乾隆六年辛酉，郡守張奎祥實創為之。越今又四十餘年，失其間政事人物已志，多不備。畢沅既蒞治斯土，爰檄命郡守設局重修，適內閣中書舍人吳竹嶼方主講關中書院，因延其任編纂之責，始事於乾隆四十二年丁酉，閱三年而全書告竣，都為六十卷。除以天章列之卷首不入卷外，凡為目十有七：曰圖考、序、地理、名山大川、建置、古蹟、職官、名宦、選舉、人物、藝文、大事、經籍、金石、補遺。其書大抵因循張志，網羅舊聞，採訪近事，材料之蒐集頗稱完備，惟過求詳盡，亦不免牽引附會，以矜其博，而有傷冗濫。如列天章於卷首，已不脫志書俗例，且並錄親王華嶽詩，亦附之御製卷中，殊為不倫。輿圖星野，亦多沿舊志之謬誤，或粗略失當，或附會不經。又如漢馮翊太守治所本在高陵，今同州府治在漢代不過臨晉縣地，建安以後始移太守縣今於此，而是編乃誤以太守漢之治治此也。府能統縣，不能統道，潼商道雖駐府境，然通志得而識之，府志不得而載也。府志但宜載其衙署於潼關城內，而是編乃羅列百餘人，豈有當乎？凡此之類，雖多可議，然其纂輯之功亦自不可沒也。

咸豐同州府志三十四卷附文徵錄三卷 咸豐二年壬子刊本

清同州府知府李恩繼等修、虞城縣教諭即選知縣蔣湘南等纂。恩繼字黼堂，漢軍正白旗人，道光六年丙戌翰林，二十五年乙巳奉檄來守斯郡。案同州自雍正十三年乙卯設府，乾隆六年辛酉郡守張奎祥始創為府志，至四十六年辛丑郡守楊徵復續修之。逮恩繼蒞治斯郡，郡志之不修又七十餘年矣。恩繼病舊志之疏略，懼文獻之無徵，爰設局重修，延固始蔣湘南主其事，未及觀成而奉調他適，官司屢更，未遑賡續。及咸豐元年辛亥，郡守武訪疇蒞任茲土，乃接辦之，將竣事矣，復以事去職，繼任文康始足成之，釐為三十有四卷。援古地理家圖經之法，定為圖表志傳四門，凡目三十有一，目繁不備載。表六，曰府屬高弧表、紀事沿革表、職官表、選舉表、古今人表、列女表；志十有四，曰建置志、田賦志、祠祀志、學校志、兵防志、山川志、鄉鎮志、古蹟志、風俗志、物產志、陵墓志、寺觀志、經籍志、金石志；傳四，曰良吏傳、列傳、列女傳、序傳；而以聖製紀、皇恩紀列之編首，文徵錄附之編末，皆不入卷。其書分門別類，尚稱完備，蒐集材料，尤為豐富。稽其優點，約有數端：府志以府為主，是編於制度典章皆先詳府治，後及十屬；若沿革則由古逮今，山川則後支先幹，職官人物皆循其時代，而書某州某縣，頗稱有法，此其一。方志圖經，自宜以圖為主，舊志僅得其形似，殊失圖經之意，是編以開方經緯為主，瞭如指掌，此其二。府境于秦屬內史，漢為京兆馮翊二郡地，魏晉以下代有更革，是編作歷代疆域圖，以與紀事沿革表互相証明，用意至善，足資取法，此其三。舊志星野，宜出俗例，躔行馳悖，貽譏識者，是編用欽天監法測算，十屬經緯分為府屬高弧表，是較舊志為有見，此其四。舊志沿革在第二卷，大事在五十二三卷末，兩橛使讀者翻檢不易，是編援景定建康志之例，紀事沿革合為一表，年經事緯，犁然有當，此其五。府能統縣，不能統道，舊志職官於潼商道羅列百餘人，殊乖志体，是編悉為刊落，頗稱得体，此其六。經籍但錄鄉賢著作，而別附文徵，立体殊善，此其七。惟編首載聖製、皇恩兩紀，殊為無謂，古今人表亦非志乘之体，是其可議者，然瑕不掩瑜，終不失為清季方志中之佳著也。



康熙長安縣志八卷康熙七年戊申刊本

清長安縣知縣梁禹甸纂修。禹甸字爽亭，平遥人。康熙元年壬寅由拔貢舉撒來守茲土。案長安舊志，自宋龍圖學士宋敏求始創修之。嗣是以後，未聞繼響。至明萬曆四十三年乙卯，邑侯李華於更重修之。及禹甸蒞任斯邑，李志已毀於兵燹，已二十餘年矣。禹甸傷典册之散佚，慨文獻之不足，爰創議重修，籌畫鞅掌，有志未逮。会中丞賈公振興臚典，通志告竣。禹甸既感且奮，懼斷簡殘編之聲沈響絶也，因設局纂修，成書八卷。卷為一志：首地理，次建置，次貢賦，次官師，次選舉，次封建，次人物，次襍記。又別分子目，以類相從，附之各志之下。而以輿圖列之編首。其書所列大綱，雖尚稱完備，然稽其內容，寔多疏陋。夫方志之作，所以紀地輿，圖尤為志地者之所重，而是編所繪各圖，僅得其形似，殊失圖經之意。且地志者，蓋以紀一地代嬗之迹也，是編於建置沿革，乃略而不詳，使疆域山川皆失其根據，寔為鉅謬。他如藝文所以考一邑之文獻，武備所以示一地之兵防，皆為地志之所重，是編亦並付闕如，尤不免失之疏略。風俗為人事，乃列之地理；物產與貢賦何涉，乃併為一目。凡此之類，亦非其例。且長安為古昔建都之地，其與亡基業固宜特筆記之，以別於古蹟。是編雖欲繼宋敏求之書，然猶惜其過簡，皆其酌衷之未當者也。惟建置、貢賦各門，皆頗有定錄，記載亦尚稱詳確，非苟而已，是則亦非無足取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０２０
作者＝
页数＝８０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正文